

全元文

52

鳳凰出版社

封面題字

啓功



國家『十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重點規劃項目

國家教委人文科學研究『九五』規劃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十五』重點項目

江蘇省『十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李修生 主編

全元文

鳳凰出版社

52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全元文. 第 52 冊/李修生主編. —南京:鳳凰出版社,  
2004. 12

ISBN 7—80643—873—4

I. 全... II. 李... III. 古籍—中國—元代—全集  
IV. Z424. 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39661 號

- 書 名 全元文(五十二)  
主 編 李修生  
責任編輯 王 劍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集團地址 江蘇出版集團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  
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http://www.ppm.cn>  
經 銷 江蘇省新華書店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如東縣印刷廠有限公司  
如東縣掘港鎮通海路 15 號 郵編 226400  
開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張 19.5  
印 數 1—2000 冊  
字 數 417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7—80643—873—4/I·229  
定 價 49.00 圓  
(鳳凰出版社圖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全元文》編纂工作委員會

顧 問（以姓氏筆劃爲序）

白壽彝 周 林 郭預衡 啓 功 劉迺和

鍾敬文

主 編

李修生

副主編

龍德壽 曾貽芬 李夢生 吳小平 彭久安

編 委（以姓氏筆劃爲序）

王明澤 卞 岐 朱瑞平 李 軍 李 鳴

李修生 李夢生 何本方 吳小平 邱居里

邱瑞中 卓連營 周少川 姜小青 查洪德  
徐 勇 曾貽芬 張文澍 郭立傑 彭久安  
鄧瑞全 樊善國 魏崇武 龍德壽 羅 超  
資料工作人員

李仲祥 楊玉芬  
第五十二冊責任編委  
李夢生 李 鳴

目 錄

全元文卷一五八八

趙時敏

彰德路廳壁記

党 安

來安縣尹杜侯承事德政之碑

葉景伯

淮安路儒學修造記

顏伯遂

王家奴政績碑文

蘇友雲

濟瀆靈應記

全元文 目 錄

一

三

五

七

九

一

程 益

正旦賀表 ..... 一一

天壽節賀表 ..... 一二

賀皇后箋 ..... 一二

有元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碑陰記 ..... 一三

千乘程氏重修龍祠記 ..... 一四

楊宗瑞

辟靡賦 ..... 一五

會試試卷 ..... 一六

衡山縣進士題名記 ..... 一八

重修大雄寺碑 ..... 一九

楊升雲

瑞陽志序 ..... 二〇

楊彌昌

上海縣苗糧改科豆麥記 ..... 二一

楊 倬

衡州路進士題名記 ..... 二二三

# 全元文卷一五八九

## 元文宗 一

諭中外官員 .....	二一五
即位詔 .....	二一六
敕諭中外 .....	二一七
諭御史臺詔 .....	二一八
遣使諭燕鐵木兒 .....	二一八
敕御史臺 .....	二一九
諭群臣詔 .....	二一九
諭廷臣詔 .....	二二〇
敕有妻之僧道還俗 .....	二二〇
諭中外詔 .....	二二〇
敕行御史臺 .....	二三一



敕御史臺臣	三二一
詔免雜役等	三二二
諭飭臺臣	三二二
追封伯夷叔齊制略	三二三
陞等減資詔	三二三
諭鐵木兒補化	三三三
復位詔	三三四
敕使者	三三五
朝官任期詔	三三五
諭廷臣詔	三三六
免僧租役詔	三三六
官階品級詔	三三七
官吏丁憂詔	三三七

全元文卷一五九〇

諭忽都魯都兒迷失撒迪虞集詔	三八
諭中書詔	三九
依舊定例啓閉牓詔	三九
戒翰林院詔	四〇
太清宗聖宮聖旨碑	四〇
處置逃歸軍士詔	四一
敕不得從他俗收嫂收庶母	四一
敕文移不得稱皇后等	四二
禽鳥勿作賊論詔	四二
諭江南行臺詔	四三
諭宣忠扈衛親軍都萬戶府詔	四三
敕各行省	四三
親祀南郊肆赦詔	四四
籍徹里帖木兒班丹速速諸罪臣家詔	四四
賜燕鐵木兒地詔	四五
賞諸功臣詔	四五

還脫脫家貲詔	四六
禁官吏爲人行賂關說詔	四六
敕雲南行省及行樞密院	四六
加封孔子妻并官氏制	四七
諭御史詔	四七
加封孔子父母制	四八
加封顏子詔	四八
加封曾子詔	四九
加封子思詔	五〇
加封孟子詔	五〇
加封程明道詔	五一
加封程伊川詔	五二
敕樞密院等每歲遣官巡歷諸郡詔	五二
罷陝西行臺監察御史陳良詔	五三
賜置西寧王傅官詔	五三
加封顏子父母制	五三

加封顏子妻制 ..... 五四

## 全元文卷一五九一

張 兑

太平路采石書院增修置田記 ..... 五五

孔 陽

午溪集序 ..... 五八

王將軍破倭寇序 ..... 五九

龍泉縣重修城隍廟記 ..... 六〇

張 桓

宋公逸夫墓表 ..... 六二

泰不華

禱雨歌序 ..... 六五

題范文正公書伯夷頌卷後 ..... 六五

題范文正公與尹師魯二札卷後 ..... 六六

書李孝光漢洛陽令方聖公儲傳後 ..... 六六

重建靈溥廟記 ..... 六七  
明倫堂記略 ..... 六八

王充耘

尚書論定序 ..... 六九  
南豐州重修學記 ..... 七〇

全元文卷一五九二

揭 泐

代祀碑 ..... 七二  
興學記略 ..... 七三  
湛盧書院記 ..... 七四  
東壁亭記 ..... 七五  
張問題名 ..... 七五  
漢晉印譜序 ..... 七六  
九靈山房集原序 ..... 七六  
六藝綱目序 ..... 七七

題米南宮書宋宗室孝恭墓誌銘	七八
董秉彝詩文稿序	七八
唐褚遂良兒寬贊跋	七九
祭陳子上先生文	七九
陳子上先生墓誌銘	八〇
有元故禮部尚書秘書卿貢公神道碑銘	八一

## 全元文卷一五九三

汪克寬 一

夫子之墻賦	八七
無逸圖賦	八九
宣文閣賦	九〇
皇極賦	九二
紫微垣賦	九三
鳳凰來儀賦	九五
天府賦	九六

吳山賦	九七
泮宮賦	九八
別知賦	九九
三友堂賦	一〇〇
九夏賦	一〇二
贈遠辭	一〇五
松蘿老人辭	一〇五
和陶靖節歸去來辭	一〇六
又和陶淵明歸去來辭	一〇七
惜別辭	一〇八

全元文卷一五九四

汪克寬 二

答劉叔簡啓	一〇九
題鄭伯康領薦赴省詩序	一一〇
送友人汪德茂歸休寧序	一一一

唐縣尹改政稅籍詩卷序	·····	一一二
送樵茶提舉貫公子素詩卷序	·····	一一三
和溪漁隱圖詩序	·····	一一三
冰壺軒序	·····	一一四
送朱如山序	·····	一一五
春秋纂疏序	·····	一一六
經禮補逸序	·····	一一七
重訂四書集釋序	·····	一二〇
通鑑綱目凡例考異序	·····	一二一
資治通鑑綱目凡例考異序	·····	一二五
汪文節公簡帖後跋	·····	一二六
張介玉手抄孟子後跋	·····	一二八

## 全元文卷一五九五

汪克寬 三

先王制禮之盛論	·····	一二九
---------	-------	-----



越國公論	一三〇
省試論	一三一
霸論八則	一三三
省試策	一三七
易之文言傳謂君子行四德乾元亨利貞說	一四一
存誠堂說	一四二
經禮附說	一四二
任生名字說	一四四
蔣之翰字說	一四五
吳氏三子字說	一四六
貫南山字序	一四七
王栗名字序	一四八
余槐卿肖山序	一四九

全元文卷一五九六

汪克寬 四

重建祁門縣儒學記	一五〇
梅烈侯祠記	一五一
重建西峰大聖卓錫亭記	一五二
重建淨菴碑記	一五四
萬川家塾記	一五五
志學齋記	一五六
邑東平政橋記	一五七
聚德堂記	一五九
槐庭記	一六〇
竹徑齋記	一六一
東野堂記	一六二
汝舟軒記	一六二
橫野樓記	一六三
皆山樓記	一六四
西南林壑樓記	一六五

全元文卷一五九七

汪克寬 五

大學正心四戒銘	一六七
思復齋銘	一六八
主靜銘	一六九
存誠銘	一六九
吳季實字銘	一七〇
香遠閣銘	一七〇
亦政堂銘	一七一
櫟軒銘	一七二
提舉貫公像贊	一七二
靜樂公圖贊	一七三
汪府判像贊	一七三
鄭長者傳	一七四
師山先生鄭公行狀	一七六

黟縣橫岡忠烈廟碑	一八一
宋故迪功郎勅授龔州助教謝公墓表	一八二
元故將仕郎全州路清湘縣主簿陳君墓碣銘	一八三
哭任生本初哀辭	一八五
哀些五章爲鄒山處士作	一八七
募建萬安橋亭疏	一八八

## 全元文卷一五九八

### 舒 頌 一

瑞蓮賦	一九〇
草賦	一九一
去惡賦	一九一
折齒賦	一九三
春暉堂賦	一九四
貞素齋自序	一九五
送戴山長之清忠書院序	一九五

朱萬戶勦寇序	一九六
漫游子序	一九八
雲臺觀集燕序	一九八
送旌德縣達魯花赤赫斯公秩滿序	一九九
送胡兼善之南京聽調序	二〇一
贈星者房景星序	二〇二
贈江真卿遷調序	二〇三
贈卜筮畢斗南序	二〇四
送楊子成歸錢塘序	二〇四
送黃克明之歙任序	二〇五

全元文卷一五九九

舒頔 二

石鏡詩序	二〇七
石印詩序	二〇八
溪山環秀序	二〇九

胡氏族譜序	二〇九
章氏族譜序	二一〇
北門張氏族譜序	二一二
戴氏族譜序	二一三
暮霞張氏譜序	二一五
群英詩會序	二一七
夏守謙詩集序	二一八
松桂山房序	二一八
時賢詠物詩序	二一九
林泉歸隱後序	二二〇
表節詩冊序	二二一
星源周門二節婦歌序	二二二
雞冠花歌序	二二二
續桃源行序	二二二
招軍行序	二二三
石馬行序	二二三

悲姑蘇詩序	一二三
黃氏族譜序	一二四
湘中曲引	一二五
節飲詩引	一二六
前山寺引	一二六
題清湘秋景	一二六
送彭如山主簿詩序	一二七
滿江紅詞序	一二七

全元文卷一六〇〇

舒 頤 三

跋隱龍上方家藏始祖河南王諱蕩唐誥後	一二八
讀汪康範先生行狀	一二九
跋相溪圖後	一三〇
跋汪杏山北遊詩集	一三〇
跋白雲文集後	一三一

跋竹洲胡君行述後	二二二
跋百馬園內三牛	二二三
更名字說	二二三
猫不捕鼠說	二三四
瑞瓜說	二三五
祛邪說	二三五
退思軒說	二三六
交山說	二三七
余生時行字說	二三八
王道士號虛中說	二三九
石印辨	二四〇

全元文卷一六〇一

舒 頤 四

大鄣山記	二四一
遊石照記	二四三



綠照亭記	二四四
五松亭記	二四五
一清堂記	二四六
無名齋記	二四七
謙齋記	二四八
蔓青樓記	二四九
秀巖雲逸記	二五〇
交山記	二五一
聚賢亭記	二五二
適安堂記	二五三
野航記	二五四
仁知堂記	二五四
乳溪道院記	二五六
埜耕堂記	二五七
晝錦堂記	二五八
重建翠眉亭記	二六〇

文會亭記	二六一
明理軒記	二六二
小盤谷記	二六三
聽雨軒記	二六四
旌表饒義士記	二六五

全元文卷一六〇二

舒 頌 五

復齋箴	二六七
修德齋箴	二六八
惟善堂銘	二六八
循善堂銘	二六九
謙益齋銘	二六九
松厓銘	二七〇
暮霞張氏譜銘	二七〇
成德堂銘	二七一

武備樓銘	二七一
知非齋銘	二七二
止善齋銘	二七二
方寸堂銘	二七三
謙齋銘	二七三
題許公重二小像贊	二七四
呂婦贊	二七四
題章運之公像贊	二七五
楊鑿泉畫贊	二七五
墨鷗贊	二七六
黃克明像贊	二七六
方彥敬像贊	二七六
姚仲明道士像贊	二七七

全元文卷一六〇三

貞素先生自傳	二七八
二節婦傳	二七九
三害傳	二八〇
邢孝子傳	二八一
星源周門二節婦張氏方氏合傳	二八二
雲山一懶翁姚先生璉行狀	二八四
蘇文定公祠碑	二八六
三賢堂碑	二八七
重建登源廟碑	二八九
雲臺遷地重建碑	二九一
曹溪庵碑	二九二
故處士張君吉甫墓誌銘	二九三
普慧居士偈	二九五

## 全元文卷一六〇四

舒頌 七

代作祭鄭知縣文	二九六
祭表兄戴仲德歸壙文	二九七
祭方道夫文	二九七
祭先妣安人戴氏文	二九九
祭張仲敬人壙文	三〇一
祭知縣理天章文	三〇一
雲臺觀祭理知縣文	三〇二
祭王主簿仲寶母宜人嚴氏文	三〇三
祭程良甫妻沈氏文	三〇三
先妣大祥祭文	三〇四
先妣歸壙祭文	三〇四
代知縣祭胡參政大海文	三〇五
代翟仲誠縣丞祭鄭知縣文	三〇六
代縣官祭王仲寶主簿母宜人嚴氏文	三〇七
代祭王用和文	三〇七
代道士王虛中祭姚仲明文	三〇八

代表姪戴珍祭其父仲德歸壙文……………三〇八

### 全元文卷一六〇五

#### 舒 頌 八

祈雨祝文……………	三一〇
績溪縣上梁文……………	三一〇
龍川環秀樓上梁文……………	三一〇
雲臺觀上梁文……………	三一〇
績谿縣廳上梁文……………	三一四
登源祖廟疏……………	三一六
沈谷華休官人道蓋庵疏……………	三一六
修造雲臺觀疏……………	三一八
修整曹溪庵諸佛像疏……………	三一八
修造登原廟疏……………	三一九
題造鞏嶺庵疏……………	三二〇
題造新嶺茶亭疏……………	三二〇

題開洪富嶺路疏	三二一
題洪富嶺開路蓋亭疏	三二一
重修仁里富陽橋疏	三二二
新造豐干橋疏	三二二
虎入市文	三二三
南山虎文	三二三
閔蝶文	三二四
績谿縣勸農文	三二五
績谿縣勸農文	三二六

全元文卷一六〇六

盧琦 一

驅睡魔賦	三二八
悠然亭賦	三二九
海賦	三三一
重建登科巖記	三三二

重修永春縣學記	三三三
永春縣重建公署記	三三五
三華重修講堂記	三三七
東坡善應庵記	三三八
惠安縣學修學增田記	三四〇
遊凌溪記	三四一

## 全元文卷一六〇七

盧琦 二

元故真士陳公墓誌銘	三四三
樂齋陳公墓誌銘	三四四
祭烏石陳貞士文	三四六
上惠安吳縣尹啓	三四七
答吳縣尹啓	三四七
領舉贄上本路鄒總管	三四八
分司海口場祈晴	三四九



建言常平	三五〇
諭寇文	三五二
跋伯章九龍卷	三五四
跋趙茂叔山居圖	三五四
題牧牛圖	三五五
題曾君世家盛事集	三五六
題山水圖	三五六
求麥舟疏	三五七
求麥舟疏爲建寧李宗父作	三五八

### 全元文卷一六〇八

#### 汪文環

餘姚州官題名記	三五九
修海塘記	三六〇
餘姚州儒學增造記	三六一
修上虞城記	三六二

重修城隍廟記略	三六三
述律杰	
滇南華亭山圓覺寺元通禪師行實塔銘	三六五
寶珠山能仁寺之碑	三六六
魏元裕	
跋張浚與虞允文書	三六八
劉復亨	
法輪禪院重修善灑堂記	三六九
周德洽	
創建玄逸觀碑	三七一
祀太玄妙應真人記	三七三
浚州長春觀棲真堂記	三七三
大元重建龍山觀碑	三七四
玉清宮提點張公壽堂之記	三七六
重修東嶽岱山廟碑	三七八

全元文卷一六〇九

凌光謙

新建海康儒學記 ..... 三八〇

徐圖

胡令公碑記 ..... 三八一

晏天麟

荆門州守佐題名記 ..... 三八二

程良真

新昌縣學田記 ..... 三八三

王鵬

重修東嶽廟記 ..... 三八四

重修廟學垣墉記 ..... 三八五

朱晉

有元贈宣武將軍左都威衛千戶騎都尉追封清河郡伯張公墓誌銘并叙 ..... 三八六

徐桂蟾

修儒學記	三七八
岳天祐	
昭忠逸詠序	三八九
馬速	
歷代蒙求纂註序	三九〇
馬宗成	
碧霞洞慶真閣記	三九一
馬秉英	
順德路總管府忠勤堂記	三九二
曹太素	
五龍王感應記	三九四
崔灑	
大元故征東都鎮撫高麗國匡靖大夫檢校僉議評理兼判內府寺事元公墓誌	三九六
大元高麗國故壽寧翁主金氏墓誌銘	三九八

全元文卷一六一〇

兀納罕

增修中山府廟學記 ..... 四〇〇

中山周氏義行銘 ..... 四〇二

徐驥

重建明倫堂碑記 ..... 四〇四

陳權

陝州重修廟學記 ..... 四〇六

徐公邁

元鑄普陀大士像碑 ..... 四〇七

胡深

祭萬戶葉良器文 ..... 四〇九

胡祖廣

大元加封宏吉烈氏相哥八刺魯王元勳世德碑 ..... 四一〇

武略將軍濟寧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先塋神道碑 ..... 四一三

孔思遠	雙節祠記	四一六
田宗尹	懿州城南學田記	四一八
徐□亮	宣聖廟重增本息記	四一九
徐道齡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注後序	四二一
李震孫	廣西道平蠻記	四二三
李永	黃河隄防記	四二五
	分務勤勞記	四二七
	洞元觀記	四二八

全元文卷一六一

李仲璋

增福相公廟記

..... 四三一

范圭

重修韓公亭記

..... 四三三

姚紱

新復黃甲洲記

..... 四三四

董僎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後記

..... 四三五

董守中

修歸德州廟學記

..... 四三六

莒州知州劉侯去思碑

..... 四三八

柳宗監

清湘書院記

..... 四三九

任栻

祭陽令潘君治蹟碑	四四一
朵爾直班	
題鄭氏義門家範後	四四三
詹天祥	
重修祠山行廟記	四四四
王揆	
包孝肅公祠記	四四六
東嶽行宮碑	四四七
李臺山	
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余公興學記	四四八
陳宗義	
蔡倫廟碑	四五〇
陳椿	
熬波圖序	四五一



全元文卷一六一二

烏馬兒

代祀南鎮記 ..... 四五三

完者台

元統乙亥泥陽靜明宮祭文 ..... 四五四

馮餘學

達魯花赤伯顏察爾去思碑 ..... 四五五

馮 雯

重修懿濟夫人廟記 ..... 四五七

傅行簡

興國路重修教授廳記 ..... 四五九

傅貴全

金石例序 ..... 四六一

縣官題名記 ..... 四六一

映雪齋記 ..... 四六二

賀 祿

福嚴院重修法藏記 ..... 四六四

重脩南關觀音堂遺蹟感應記 ..... 四六五

萬家閭

添印茶由事議 ..... 四六六

萬 英

有元故萬公墓誌 ..... 四六八

李惟彥

重修齊東縣學宮記 ..... 四六九

重修上清宮宗派記 ..... 四七〇

朱氏族葬昭穆圖記 ..... 四七一

柴緝熙

遷修洞霞觀記 ..... 四七二

董 恕

建加封南嶽府君碑記 ..... 四七四

譚 慥

虞台嶺觀音堂記 ..... 四七五

吳尚志

禮記纂言後序 ..... 四七六

張引

擬雅詩刻跋 ..... 四七七

林宇

代祀南鎮記 ..... 四七八

萬松齡

儀門外大井記 ..... 四七九

### 全元文卷一六一三

葛復振

蠡州重修建文廟記 ..... 四八一

孫友仁

兩蘇先生神道碑陰記 ..... 四八四

郭孝基

奉勅致祭孔廟文	四八六
致奠曲阜孔子廟記	四八六
李懋	
繭館賦	四八八
李敬仁	
追爲亡人楊昭宗神道碑	四八九
許良知	
句容儒學田籍記	四九〇
釋道澄	
紹興路蕭山縣咸通重興之院記	四九二
葉現	
重修通濟堰記	四九三
崇道觀重建三清大殿記	四九五
高溪崇道觀碑	四九六
羅允澄	
買均去思碑	四九八

李居謙	
雄州儒學記	五〇〇
吳允功	
奉使宣撫曹公惠政碑	五〇二
董文淵	
御香碑記	五〇五
李復	
府官續題名記	五〇六
何希淵	
涇陽縣學田記	五〇七
陳光大	
惠濟東西橋記	五〇九
郭建中	
重脩贛縣記	五一〇
王穆	
城隍廟碑記	五一二

全元文卷一六一四

洪師中

有宋故承議郎行大理評事添差通判泉州趙公墓誌銘……………五一四

王行簡

句曲浮山天王寺重建山門記……………五一六

周汝霖

穀亭闡記……………五一七

周積翁

興修儒學記……………五一八

馮元杰

鹽亭縣修學記……………五二〇

傅定保

興化軍錄事司記……………五二二

程 栗

涇縣修學記……………五二四

蘇公政績記跋 ..... 五二五

李仲謀

刑名通義序 ..... 五二六

修社稷壇記 ..... 五二七

傅商俊

金谿縣儒學置田記 ..... 五二九

迺賢

徐伯敬哀詩序 ..... 五三一

寄題壽張堂詩序 ..... 五三二

南城詠古詩序 ..... 五三二

讀汪水雲詩集 ..... 五三三

仙居縣杜氏二真仙廟詩序 ..... 五三四

### 全元文卷一六一五

顧瑛

與子剛書 ..... 五三五

釣月軒分題序	五三六
芝雲堂會飲分韻序	五三六
芝雲堂燕集分韻得歌字序	五三七
可詩齋分韻序	五三七
湖光山色樓口占四首序	五三八
湖光山色樓燕集以危樓高百尺分韻得危字序	五三八
餞謝子蘭分韻得東字序	五三九
題桐花道人卷	五三九
三體心經偈 並引	五四〇
復博文詩跋	五四一
爲黃雲卿題林屋先塋圖跋	五四一
題趙仲穆臨李伯時鳳頭聽跋	五四一
題陳惟允溪山秋霽卷跋	五四二
題宋徽宗臨唐懷素聖母帖	五四二
題宋趙伯駒畫春山樓臺	五四三
口占詩序	五四三



來龜軒詩序	五四四
綠波亭題句後記	五四四
秋日海棠花開序	五四五
浣花館題句識語	五四六
過吳江紀行小序	五四六
遊錫山紀行詩序	五四七
觀音山詩後序	五四七
書畫舫夜集聯句跋	五四八
方寸鍊志	五四八
登虎丘有感詩後記	五四九
巫峽雲濤石屏志	五四九
拜石壇記	五五〇
玉鸞傳	五五一
金粟道人顧君墓志銘	五五三
金粟道人小像贊	五五四

絳雪亭詩跋	五五五
馮勉	
解試清廟瑟賦	五五六
解試策	五五七
武進縣學記	五五九
潔己臺記	五六一
劉讓	
兵馬指揮脫別台馮公去思碑	五六三
楊俊民	
文宣王廟繪塑記	五六五
宣聖廟塑像記	五六六
修陽和樓記	五六七
勅建靜修祠碑記略	五六八
重修學宮碑記	五七〇
郭性存	
張文龍墓銘	五七一

全元文 目錄

四六

王克義

大元故進士牛安甫妻賈氏貞節誌 ····· 五七二

蔣宗簡

大瀛海道院銘 ····· 五七四

# 全元文卷一五八八

## 趙時敏

趙時敏，字可學，睢州（今河南睢縣）人。泰定元年（一三二四）登進士第，授鈞州同知。天曆元年（一三二八）遷偃師縣尹，後至元中轉安陽縣尹（《燕石集》卷一二《偃師縣尹趙君遺愛記》，清嘉慶二十四年《安陽縣志》卷三）。歷東安太守（清光緒十二年《順天府志》卷七七），累任至大學士（清乾隆十一年《陳州府志》卷二二）。本書收趙時敏文一篇。

### 彰德路廳壁記

己卯 後至元五年

彰德，河朔之雄郡也，守茲土者率多□□□□□□廊廟之名臣，故其廳事宏□壯麗，□□郡皆□□□久漫漶弗飾。至元五年乙卯，監郡萬家奴刺公、總管杜德遠<sup>〔一〕</sup>、太中同知忙兀海牙、朝列判□毛刺，與□襄推府□璧、宏德經歷王翊、承事知事王敬、將事照磨王公弼相謂曰：「府治者，宣化讀法之地，理政教民之所。昔之創建，守其營模，可謂大且勞矣。今見而不修治之，豈惟廢前人之績，

貽將來之誚，抑何以聳民庶之觀瞻乎？」同寅諸公咸唯唯共爲之。於是庀益興事，撤故易新，梓匠朽人，衆藝偕作，浹旬之間，輪焉奐焉，官舍一新。之後，而政令亦一變其故矣。凡工商物置，悉發公帑以給之，無虛取於民者。蓋府之營□□諸公之來，則節約用度，積以爲營繕之資，是以□□雖繁而民不知擾也。又造公用什器凡若干，皆□息之利也。於戲！一事必實益於官，一物不虛取於民，君子曰「處官事如家事，愛百姓如妻子」，諸公其□焉。且命僕爲記，勒諸翠珉，以告來者，俾相續於無窮，其公勤節愛，憂深思遠，可謂至矣！彼視公家爲傳舍者，聞諸公之風，亦將有感而興起也。今列所造什器等事於左。至元五年己卯秋月吉日，安陽尹趙時敏記。（清嘉慶四年《安陽縣志》附《金石錄》卷一，嘉慶二十四年《安陽縣志》金石錄卷一一 魏崇武點校）

〔一〕總管杜德遠：管，原作「以」，今據《元史·百官七》「諸路總管府」目下所載設官情況改。

## 党 安

党安，曾爲揚州路來安縣學官（一九三四年《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五》）。本書收党安文一篇。

## 來安縣尹杜侯承事德政之碑

戊辰 致和元年

泰定二禩乙丑春二月，承事郎、來安縣尹杜侯繇河南行中書省掾史陞今官。侯兩主勾稽，皆著廉能，未至來安，先聲載道。來安士民喜曰：「吾山邑賸剝之餘，今賢令尹至，其有瘳乎！」及侯至，士民爭逐，如失哺嬰兒之得慈母也。侯至，下令卹凋瘵，招流亡，旌善良，鋤強梗，俾民安生樂業，如作邑之初者，侯以身任其事之力也。侯以公明廉勤之德，行寬平安靜之政，其於事，井井有條，有如悍吏藏踪，鄉閭安息，□□□□□□□□□□，城池有更鼓之□□□□，倉儲水旱之防，社學立孝弟之義，橋梁修而無□□□□□□□□□□，農桑成而紓飢寒。人吏優暇，取孔子四書，偕職教者授以經旨。吏猶訓之，何況民人乎？一日，視宣聖宮，侯曰：「此不葺，民何知□□□□重道之風？」觀三皇廟，則曰：「若不修，何以報開天立極之本？」乃令隸儒隸醫之有力者修葺之，於民力無損也。曰儒曰醫，不忘侯德，勒石備載，其詳已。至若辦決可否受詞訟，是以訟簡；分民等第定徭役，是以役均；勸民務本無逐末，是以戶增田闢盜息。人謂侯來三年而五事備，廉能生百善之效也。有若丁卯歲六月，飛蝗繇泗達縣界，我侯齋戒致禱，神明嘿祐，悉往天長、六合，沿江而逝。真古之卓茂令密，蝗不入境，德誠全也。噫！賢侯何以□□此哉？蓋心公而政平，天輔其德也。侯平日絕請謁，人不迹其門，戴星視事，祁寒暑雨皆然也。由是民庶而知教，三年而政有成。行將大用，不

可得而借留。父老士民踵門相告曰：「子前職教吾邑，言公而筆直，蓋爲我文諸石，以寓去思之懷？」余不敏，何足以□之？請者益□□□得□靖恩曰：「漢唐以來，最親於民者，令長之職也。循良賢否，百里安危係焉。蓋今世仕之可稱者，惟廉與能，多有優於此而劣於彼者。惟侯兩全其義，故宜事不擾而易辦，民所去而見思也。」侯，汴京古滄人，名居敬，字簡卿，嘉山其號也。嘗讀《漢史》，南陽太守杜詩身節儉而政治清平〔一〕，百姓便之。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今來安士民樹碑頌德，是不忘侯父母子民之恩，抑亦有南陽古君子之遺風焉。謹按史克誦魯僖公法，繇其實，而系之以頌。頌曰：

永陽山城兮介于淮楚，兵燹蹂躪兮離離禾黍。天開太平兮統一寰宇，四海清謐兮萬民按堵。賢才篤生兮爲國之輔，憂民之憂兮庶務畢舉。蒞政廉勤兮十令同伍，如鑑如衡兮滁民仰覩。旄倪加額兮千載斯遇，承流宣化兮仁沛春雨。三年遺愛兮召父杜母，刻石紀德兮名留萬古。（民國二十三年《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五》魏崇武點校）

〔一〕句中「詩」字疑爲「持」之誤。

## 葉景伯

葉景伯，泰定間爲淮安路儒學教授（《淮陰金石僅存錄》頁二五）。本書收葉景伯文一篇。

### 淮安路儒學修造記

乙丑 泰定二年

天子御極之明年，□□政，加意萬□，詔下郡邑，敦勸訓誨，□養人材，風憲□□□加勉至□□  
狹甸□衛（闕）惟恐□睽茲淮安，實東楚都會，故恒選用重臣。粵明年乙丑，嘉議大夫□□□總府事，  
滌篆之□□謁大成殿，周視徘徊，慨念□□，顧謂景伯曰：「廟宇損壞，隨即修完，國朝之令典，□職  
專提調，敢不究心？今或棟撓柱□，□不加省，非所以上稱德意，而□□樂育之忱也。」載謀載惟，先  
其甚者，俾□□櫺星門三座、戟門三楹、挾□□楹，壯偉森嚴，前所未覩。戟門之外東南數武，創屋三  
楹，與西屋對峙，以備肅儀。凡兩廡四齋，地靈□□。□泮者□之，罅漏者完之，靡有闕遺。遇朔望，  
效□嵩呼，展拜先聖，拾級升堂，□諸生府史，援引經訓，誨以忠孝，齎齎弗絕。□政餘隙，親命題面  
試，無倦色。長篇巨什，清□典雅，有非騷人墨客之所可企。公之留情庠序如此，正以風厲多士，皆



歸於禮義之地而已。先是，脫烈海來□順□之□□□也，以□□□□圖像黜□不足，以揭虔妥靈。爰擇精縑，命工繪畫□十有六軸，冠履佩章，悉中□武。彩飾正殿，丹雘稱宜，神龕供案，華美璀璨，□位□臣子之□聖師神座□道統之□，塗金藉錦，用□尊崇。既滿代，而公□之一德一心，罔有先後。於是，前學正徐元老帥士之耆俊，揖而進曰：「魯經二百四十二年，可筆可削，皆勸善懲惡，而思樂泮水□□頌僖公之德美。言言在目，宛如旂茂茂而鸞噦噦也。今二公敦尚儒雅，興舉學校，前召後杜，此所以詠歌舞蹈，自有不能已者。子之分□□□正己率人，不憚勤瘁，汔成厥功，願有記也。」景伯拱而對曰：「維昔聖帝哲王之建學也，非徒群居族處，以竊其名□；□非以詞章侈靡辯析之繁冗，以夸夫能也。蓋以性□□□，義理之奧，有弗能盡知盡達者，於是□為庠序以教之，正使明於事君奉親，從兄弟長之道，必誠意脩身齊家之要，極而至於平治，而利物澤民。或者不是之悉□，□於它岐殊途，□□歲，而俛俛然莫知所適，□□乎？況乎二公經營謀度，而長□幕□僉議□同，此謂知先務之為急，景伯□容刀焉。」然紀實所以傳遠，尚望後之君子惓惓于斯文。□又不可以峻辭。是役也，公捐俸金中統二百五十緡，餘盡出學帑，而師生廩膳弗輟焉。雖然，公之治郡多可書，而今獨書其興學之事者，《春秋》之意也。公名宗道，字景賢，太原人。（民國羅振玉輯《淮陰金石僅存錄》頁二五，羅振玉輯《楚州金石志》頁二五 魏崇武點校）



完。公身□習之，歲時肅豆俎，行祠奠禮，衿佩鏘然，有和樂之風焉。又令其僚屬，率私錢□□□民地於郭西里許，爲圓方二十畝，周以崇垣，疏其中，爲畦三百，徧種以□□。民各視其力，歲來分往植之。擇通樹藝者，復其家，專墾闢，既則如初。因有□鉅公□竭其身力，故窮山絕壑，人悉□□梗□隨高下□腴所宜，植桑無□壤，婦女□織無□人，治生事益不廢，連歲大穰，昏札不作，民用寧□。越三年，天大旱，□關陝，緣河南，北拒荆湘，諸道□徒交走，死無葬，不能弔，□□充路。時府廩甚虛，公會諸富人曰：「爾里閭長少□知禮讓，而視□是怙。人無恤，可乎？」衆□發倉，下其估半，以沽流亡。且願輸於官，總得石七千二百四十有八，惟公所賑。老窮幼乳幾隕而克生以安者垂萬人，輿負而至者咸濟於養。手□氣煦，有衆不瀆祀，佗州□如也。是秋有年，而公以終更罷。公本西北□俟字嘉□，和恒誠□，雖有不懌，未嘗見□色。□政多□□□□各有條次。方蒞政時，人若不知有公者。及其去也，民惘惘若失□□□□□□君子，公之謂歟？□人之賢者以幣來取記，余□□□□□無以足□鄉耄稚所欲言□□光之土田俗習，與公政治之績□聞□□□長者□□□敢辭？乃序其事，俾劖諸石，以伺其有激也。夫繼州而牧者，□□□矣。（明成化二十二年刻《河南總志》卷一六 魏崇武點校）

〔一〕寫作時間據文中內容標示。

## 蘇友雲

蘇友雲，後至元間在世。曾爲鄉貢進士（明成化二十二年《河南總志》卷一五）。本書收蘇友雲文一篇。

### 濟瀆靈應記

後至元六年

水有知乎？曰：無知也。無知何以能使既沉者而復浮也？曰：使既沉而復浮者，非水也，水之靈也。水之靈，人非水乎？曰：靈所以主乎水者也。物皆有所主，非特水也。夫五行於天地間，爲生數之終始。故在地者，五嶽爲名山，四瀆爲大川，歷代崇望秩之典，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爲禮也隆矣！不有其靈，將誰主乎？濟，其瀆之一也，廟於是源，其來久遠。香火之致，四方輻輳，昭示靈異，有碑如林。苟非其可信，則古今經閱之久，往來觀聽之衆，則亦不可重罔而厚誣矣。況吾楊公正直之德無異神明，尤非受誑而納侮者也。其展敬於瀆，對越凜然，真若□神在之靈，則固可以表公之誠，而公之誠則尤足以致神之靈矣。神人交孚應感，乃俄有其物泛出波面，若捧若托，烏翻魚

盪，直占未少側，誠何物邪？取而視之，乃葡萄釀也。盛以其瓶，緘題宛然，歲月甚久而味愈淳異焉，如此可怪也！曰：無足怪者，人徒見夫水之能浮其沉者而已，而不知其所以浮者靈也，非水也。人徒見夫靈之能昭其幽者而已，而不知其所以昭者誠也，非獨靈也。故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而其所以然者，□□□其誠耳。然則濟水之能顯其靈者，實由楊公之能存其誠也。公名溫□，□□人，□□□□□□□□道肅政廉訪司事，分歷至此，因用事於□□□□□□□□□□吏蓋□□□入奏差□，時則至元庚辰冬十月之望日也。□□□□□□□□

□□其淵濟之源，蛟之所潛龍所眠。隔離人世凡幾天，浮□□□□□□□□□□味來于闐，沉之於此其有年。霜澄月映深湛然，没求豈有□□□□□□。□□禱禱閱萬千，渴飲曾未嘗滴涓。非神或有彼此徧，誠之至否爲□□□。楊公楊公致精虔，萬斛冰霜沐清蠲。神之感之思報旃，玉壺□命馮夷□。□漿柱醕奚足言，苟非甘雨即醴泉。葡萄亦實神所箋，殆非人能置於先。白環報德明有編，講堂之異宜三鱣。雲仍芳派滋綿綿，至功陰德方大宣。一啓秘鑰開幽鍵，俾神有□不敢專。封題合子驛遞傳，梅堂聚醞娛□仙。峩方嬰疾固文園，臨池幾許垂饑涎。夜深思舉犀一然，惜哉才愧溫嶠賢。（明成化二十二年《河南總志》卷一五 魏崇武點校）

## 程 益

程益（一三〇三——？），字光道，濟南章邱（今屬山東）人。登元統元年（一三三三）進士第，授翰林檢閱。後至元六年（一三四〇），由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遷秘書郎，除國子博士，與修宋遼金史。遷監察御史，劾宰相，不報，即解官歸。復起爲廉訪司僉事，尋卒（《元統元年進士錄》卷上，《秘書監志》卷一〇，明萬曆二十四年《章丘縣志》卷二三）。本書收程益文五篇。

### 正旦賀表

至正元年

春秋大一統，群臣舉元會之儀；閏月定四時，太史紀有年之慶。諸福畢集，萬姓交歡。中賀恭己無爲，純一不已。崇儒重道，載興取士之科；尊祖敬宗，聿嚴躬祀之典。天地位而萬物育，極致中和；股肱良而庶事康，爰資謀斷。緝熙聖學，而作之君師；率由舊章，而建用皇極。某等職司芸閣，敬奉椒觴。河出圖而洛出書，東壁煥人文之秘；雲從龍而風從虎，大廷覩聖德之光。

### 天壽節賀表

至正元年

四月惟夏，有聞震夙之祥；衆星拱辰，咸仰照臨之德。歡騰海宇，喜溢廟廊。中賀守位曰仁，制心以禮。南風薰兮民愠解，治洽五絃；黃河清而聖人出，慶延九鼎。人文宣朗於東壁，君臣相悅於內朝。成功難名，太平有象。臣等叨司芸閣，趨賀彤庭。禹範箕疇，允協休徵於甲觀；堯年舜日，願祝聖壽於華封。

### 賀皇后箋

至正元年

星軒肅駕，法臨九嬪之尊；斗柄回春，禮謹三朝之始。乾坤交泰，日月合明。中賀德著家邦，化行江漢。天啓椒房之戚，位正母儀；人思彤管之風，治成陰教。跬步合珩璜之節，動容守師傅之規。淑慎其身，柔嘉維則。臣某等論思虎觀，獻納龍廷。歌二南之詩，竊冀本支於百世；賴一人之慶，願齊聖壽於萬年。（以上見文淵閣四庫本《秘書監志》卷八）

## 有元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碑陰記

蔚州太守李公惟恭至官，率僚□□士弟子入學謁孔子廟，顧謂學官謝端曰：「古者先聖、先師、夔、伯夷、周公、孔子而已。夔、伯夷祀于唐、虞，周公、孔子祀于魯，由□至于天下，□秦、漢至于魏、晉、梁、唐，由天子至于庶人，咸得立廟而常祀焉。雖夔、伯夷、周公，亦不如孔子之盛也。唐開元初，行釋奠禮。二十八年，勅文宣王廟□□□八十年，始加「至聖」之號。迨我世祖混一區宇，日修文事，聖□□□武宗皇帝纂承丕緒，誕布德音，□□□垂範百王將二千祀，而褒未稱，加「大成」于「至聖文宣王」上。嗚呼休哉！聖王之用心也。□當即位之□□□□之詔，首以推尊孔子爲心。夫億兆之內，萬幾之務，豈無有大于此事者，迺以是爲先耶？蓋曰天地間無孔子之道，不可一日爲人，而可□□□□乎？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余謂自堯舜以來，未有如我武皇之用心也。且是州居二京間，□□地□民實在畿內。詔下三十年，未鑄貞石，守土者將何以□承德意，宣布聖化，彰一代之盛乎？」其州達魯花赤馬馬和哲及同知州那海、幕賓張瑄、田亨僉曰：「太守真能以詔書從事者！」遂相與鳩材命工，以助其□□太守子茂謁□爲記，余不獲辭，以太守之言書于碑陰。（清光緒三年《蔚州志》卷九）



## 千乘程氏重修龍祠記<sup>〔一〕</sup>

千乘當青淄之下流，歲雨溢民田爲災。舊尹蕪肯李嘗築堤以庸水，復建龍祠于其上。歲邈，堤壞祠圯，民遇旱潦，祈禱無所。邑之義士程公萬里乃卜東城闢，得隙地而遷祠焉。棟宇宏麗，視舊制有加，其邑廛吏民便之。工既訖，將刻石以貽永，主簿趙奢魯俾爲文以志其實。余惟程公以好義聞山東，余不容贅。切謂龍之爲物，神變不測，而其潛見飛躍，各有其時。《易》曰：「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六位，《易》六虛也。六龍，乾六畫也。龍一動非時，則氣運不亨，而雲雨不施，品物不流行，于是有旱乾之患矣。聖人得天時，行天道于天下，亦然。萬里，好施者也，其能體于是乎？余因其來求記，作樂章二首，以貽邑人歌于龍祠，尚冀雨暘時若，以副太平之世。其辭曰：

海有波兮岱有雲，龍出時兮淄水神，淄水神兮富我民。岱有雲兮海有波，龍出匪時兮淄没禾，禾既没兮民受瘥。嗟我民兮孰怨孰尤，建龍之祠兮迴龍之舟。龍不遊兮淄水安流，千秋萬古兮樂以無憂！吹洞簫兮伐鼉鼓，陳精誠兮奠清醑。紛總總兮士民，駿奔走兮祠廡。望龍車兮翩翩，倏而來兮忽而旋。乘雲雨兮御天，萬古千秋兮豐稔有年！（清康熙六年《樂安縣志》卷一七 以上魏崇武點校）

〔一〕題據民國二十四年《續修廣饒縣志》卷二五所載標示。

## 楊宗瑞

楊宗瑞，字廷鎮，醴陵（今屬湖南）人。延祐二年（一三一五）進士。歷翰林修撰，泰定元年（一三二一）以禮部郎中佐禮部尚書馬合謀使安南，天曆間爲國子司業，二年（一三二九）預修《經世大典》。至正八年（一三四八），以翰林國史院學士，與張起巖、黃潛爲總裁官，纂修后妃、功臣列傳。通曆象地理記問度數之學。本書收楊宗瑞文四篇。

### 辟靡賦

聖元誕膺天命，德洽仁浹，三垂晏然。萬國臣妾，神聖代作，武功赫然。天啓聖皇，乘龍御天。登三邁五，繼後光前。斂五福以錫庶民，播仁風而胞八埏。厭吏治而樂士，賤遠物而寶賢。乃尚文德，韜武功，一制度，作辟靡。聲教被乎遐邇，隆運軼乎時雍。其爲制也，璧月印海，迴風舞漪。方壺屹然中峙，長虹爛乎四垂。鬢序秩兮免輪，簷蕙翊于翬飛。產三秀兮殿楹，羅石鼓兮庭閣。八戶闔闢兮乾坤，九楹儼雅兮璧奎。鼓鐘頌其於樂，振鐸宣其教辭。翫芹藻兮澄碧，俯菁莪兮中坻。澹文

魚兮遊戲，爾威鳳兮來儀。乃有髦士碩儒，咸集于茲。馴良喻兮德驥，朋來況乎□□。聳冠蓋兮后先，翳裾佩兮陸離。建嘉猷兮二典，擬鴻休兮六詩。並追芳兮伊周，齊接武兮咎夔。含咀續天之葩，效唾明月之珠。是皆素丘園之賁而來賓上國之輝者也。至若萬乘戾止，六龍馳馭，日表淵穆，天顏冲邃。百王駿奔，千官肅懿。以祀其饗，禮嚴物備。飲食三老，釋奠素王。洞洞屬屬，濟濟跄跄。耄□仰聽而咨嗟，億兆嚮風而樂康。在泮宮而宴樂，陋魯侯而不齒。聞橋門而觀聽，視漢世其孰昌。乃進諸生，論經史，研治否，權今古。色笑以教，匪狎匪怒。聖敬日躋，恩渥時澍。頌聲媿夫韶□，慚德薄夫湯武。於是益窮至治，爰發德音。誕告多方，簡樞士林。思臻霖雨之佐，以協宵旰之心。集天下之英才，軌行藝於京國。鷓鴣奮兮南溟，驂騮空兮冀北。捫膺語心，揮雲吐虹。來游來歌，載歌辟靡。歌曰：

隔壁水兮作辟靡，建聖治兮啓淳風。進多士兮表至公，繫令德兮垂無窮。恢弘庠序之制作兮，準酌成均之遺蹤。固非後世之所可擬倫乎，宜與唐虞成周而等隆。不然，何以表皇元萬億年太平之成功。（明《永樂大典》卷六六一 陳紱點校）

## 會試試卷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霸者，合諸侯以存信義，《春秋》猶有取焉。夫盟諸侯，信也。尊周室，義也。霸者之威行於列國，固非

聖人之所深與也。猶幸其屬諸侯而信義行於中國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同心協力以戴王室，信義著矣。自春秋以來，未始有也。今也，九國之君胥會于幽，宋、衛、陳、許，同盟焉，未足多也。滕、滑小國，同盟焉，未足尚也。鄭也，介乎南北之間，畏於楚，而遠于齊，亦奔走于京。牲載書之會，則桓公之信義行於中國矣。公不書，諱之也。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請申言之。《春秋》之作，聖人其有憂患乎？不憂之，《春秋》不作可也。王室而既卑矣，而僭王之是懼，聖人能無憂乎？於是時也，苟有人焉，能連諸侯，紀綱中夏，外攘諸裔，內尊王室，是固聖人之心也，又烏得而不取之也耶！桓公以方伯之國，任賢良之佐，驟合諸侯，力扶諸夏，然而政未易爲也。不有信義以連屬之疇，能服列國之心耶？況鄭也，以周之近親，鄰於強楚，中國之興替，君子嘗於鄭觀之。鄭之從楚，則中國之病也，鄭從中國，則中國之幸也。今桓公約諸侯同尊周室，始會列國同盟于幽，而鄭服焉。聖人蓋曰：「中國其有□乎。」於是，歷序列國，書齊侯于其首，而次之以宋、陳、衛、鄭之君，繼之以許、滑、滕子之邦。始命之曰「同盟」，以其同心協力獎王室也。君子是以知幽之盟，聖人之與桓公也。君子是以知幽之盟，桓公之霸業已成，而信義著于中國也。且太公之封於齊也，成王賜之履而命之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繼序相傳，其來尚矣。今桓公出而合諸侯，列國景向，宋、衛、陳、許之君，其與盟會也舊矣。滑伯、滕子，蕞爾小國，猶不敢自外於大國之盟會，以至反覆無常從楚之鄭，一旦奔走服命焉。而魯也以周公之後，號禮義之邦，挾先世之□而進退惟谷，《春秋》得不爲親者諱之乎？然是盟也，桓公欲以尊王室也。於是列國之君服其信義，衣冠玉帛，翕然承從，酌地里之宜，會盟于宋之幽。而命之曰同盟，則與特相盟者異



貢于京師，會試以拔其尤，廷對以第高下而官之焉。五嶽在宇內，衡爲最遠。在趙宋時，趙忠肅以《春秋》登第，爲宋名臣。其子忠清，繼登右揆。自時厥後，無復以科第顯者。南北既一，天運更新。與計偕者，恒不乏人。其光嶽之英華發於文而得之賦稟歟？抑自唐以來，若李若韋，勵志讀書，遺風未泯歟？抑亦胡氏昆季米張師友，講明洙泗濂洛之學於此地，定生人之大紀，發經籍之微緒，有以致之歟？不然，文質彬彬輩出，皆自衡山，而他亦無聞焉。湖廣所隸郡邑數百，八科之中魁鄉薦者三，盛哉。至元丁丑春，部使者陝郡姚紱于徵戾止邑庠，詢訪咨嗟，將勒堅珉，以示激勸。命邑長注哥進義，以其事來屬宗瑞書之。宗瑞向也職教茲山，忝與延祐乙卯進士第，且嘗承乏史官，用是不敢固辭。大書姓名以垂不朽，俾後之學者期踵前修，孜孜不怠，篤學力行，登名大府。繼茲以往，當不一書。是謂不言之教，勉勵之要也。率先於此，將天下是勵，豈惟一邑而已哉。（明《永樂大典》卷八六四八 陳紱點校）

## 重修大雄寺碑

靈川縣隸靜江，其阿練若曰大雄，蓋一邑祝釐之所也。初，邑僧惠堅，全氏子也。偕全志超、邑人黃子淵創建福善寺，殿台以閣規置冠一道。宋嘉定年間，始更今名。歲月寢久，日就摧毀。元統甲戌，住持僧法榮化緣修理，邑令筮從善實主之。于是遐邇施心雲起，過客恭城劉履泰、柳州路知事管璫、檀越歐陽進玉俱樂施以成其事。經略使李曾伯以其祖父太宰李文和公邦彥言事忤旨，謫死桂林，遷葬靈

川，建太宰祠堂于寺，度僧以奉香火，買田永充常住。曾伯去任，屬經幹管安昌父子維持之。中更兵革，浸以淪沒。安昌孫務實官廣，爲核實之文，勸都元帥萬奴布金以相，修造寶閣輪藏，故太宰祠及常住土田俱得不廢。至元丙子三月望，法榮以笱君書來，丐書其事。嗚呼！今之僧雖別其教，能新其宇，勒文字以爲永久計，若法榮者，蓋絕無而僅有也。又素知笱君，稔其善政。靈川去天萬里，以其爲政之暇，新祝釐之所，其教民尊君親上之心爲何如也！故書以爲來者勸。（《廣西通志》卷二四〇 龍德壽點校）

## 楊升雲

楊升雲，字雲衢，太和（今屬江西）人。至治初薦授瑞州路學正，泰定元年（一二三四）登進士第，授貴溪縣丞，改陝西抄庫官，再調新喻州判官，以病歸。本書收楊升雲文一篇。

## 瑞陽志序

郡邑之有圖志，其來尚矣，蓋自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而圖之經始見。班孟堅載地理之志，而志之書始行。《禹貢》一書載天下山川土色田賦、包貢草木甚詳，而聖人定之以爲經。漢高帝初入關，蕭

何先收秦圖籍，以此盡知天下阨塞。則夫郡邑之圖志，豈細務哉。瑞爲郡昉於唐，復於宋，國朝因之。歸附且百年，百廢具舉，獨圖志闕焉。至治初元，普寧崔公棟寔長郡幕，獨慨焉墜典之未修，言諸總府，僉以爲然，迺屬筆于予。予惟方今四海會同，窮天所覆，極地所載，悉屬來臣。若瑞郡者，何可勝紀！不有圖志，則非惟地理貢賦無所考，且將無以垂後。於是始收錄官府案牘類而編之，且參考舊志，摭以新聞，使因革互見，燦然在目。爲圖於首，則職方氏之遺意也。列志於後，則班孟堅之家法也。門分類析，綱舉目張，覽者如視諸掌。後之來者按圖考貢，且以徵輸，庶幾無壅蔽之患，而亦知前之爲政者，能識大體云。（清康熙五十九年《西江志》卷一一 陳紱點校）

## 楊 彌 昌

楊彌昌，泰定時爲將仕郎、興國路通山縣主簿。本書收楊彌昌文一篇。

### 上海縣苗糧改科豆麥記

國朝昔於松江置府，乃割華亭縣五鄉立上海縣。其地瀕海，潮沙蕩激，挾沙土於畎澮，於是



滷瘠之壤日積以亢，川流不通，五鄉莫不病之。而高昌、長人兩鄉尤甚。穀不宜稻，稔歲農惟仰食豆麥，遇旱乾則莽爲不毛之墟。夫何田下而賦上，以石計四十萬有奇，概科秬糧，與沃壤等有司峻期取盈，富有力者轉糴以輸，貧無所措則里正代償，因而破蕩轉徙，邑民重困，孰拯恤之？其來尚矣。真定鄧公伯川爲斯邑丞，至治二年秋行田檢災，詢知其弊，慨然建議，請易米以豆麥，以從土宜，以紓民力。且謂華亭境壤相接者亦從改科。會嘉興路治中壽之高公來覆視災田，聞而是之，遂上其議於行省。未幾，鄧公以廉能選爲行省掾史，爲之力陳民瘼，上官惻然。適俾銜命上中書，亦及斯事。公又昌言於政事堂，拳拳爲下邑疲氓請命，乃下其議地官，迄獲從請命。始於泰定二年，聽以豆麥準秋糧，仍俾憲司覆實惟允，著爲令。令下，邑之士民歡欣踴躍，上感聖朝曲綏遠民之恩，下奉賢宰翦除民害之德，咸願刻石以貽不朽，而徵文於余。余惟《禹貢》則壤成賦，而銓秸粟米，各隨其地。周典辨土教稼，而令貢斂賦，厥政均齊，凡皆以便爾民而不強以所無云爾。茲上海創縣今幾年，長民凡幾人，習弊恬害，莫之省憂。仁哉鄧公！於易賦一事，始至而力圖之，已去而卒成之，以貽邑民無窮之利，而餘潤及鄰焉。古循吏之去而見思，信不誣矣，庸摭實而書之。時泰定四年六月日。將仕郎、興國路通山縣主簿楊彌昌記。（清嘉慶二十三年《松江府

## 楊倬

楊倬，濟南路濟陽（今屬山東）人。大德三年（一二九九）任秘書監令史，致和元年（一三二八）遷監察御史，後至元時任衡州路總管。仕至海北廣東廉訪使。本書收楊倬文一篇。

### 衡州路進士題名記

進士之制，本于成周。題名則著於唐，而後世因之。衡舊有進士題名，歲久不存。其郡志所載，尚可考也。宋祥符間，鄭向而下，至寶祐二百餘年，衡陽由進士舉登第者六十有一。皇元設科取士，自延祐甲寅始，逮至元乙亥，前後八科。湖廣省貢士通得二百有四人，衡則有劉彭壽之父子倡之于前，護都不花等繼之于後，凡五人。而較之前代，雖有多寡之殊，亦不可謂無人矣。才難之嘆，不其然乎！今之進士選者，必題其名辟雍，郡縣學校亦然，蓋所以寵異彰顯之也。至元丁丑冬，湖南僉憲陝郡姚公子徵按部至衡道，謁宣聖，人學引試諸生，勉勵切至。凡有關於名教廢弛而未備者，悉加振舉。以進士闕於題名，迺命教授趙君應詵、學正卜霖特具石刻，昭示後來，礪風節以作士氣，真可

謂知所本矣。俾余記之。竊惟學校人材乃風化之所係，安敢緩！繼此以往，教養作新之不息，日加月益，將見文風大振。長材碩德之士，濟濟踴躍，接踵並進而不絕，此其權輿。重望後之有志于學者益加焉。時至元三年丁丑仲冬望日，通議大夫、衡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濟南楊倬記。（《永樂大典》卷八六四八 陳紱點校）

# 全元文卷一五八九

## 元文宗 一

元文宗（一三〇四——一三三二），名圖帖睦爾。武宗次子，明宗弟。母唐兀氏。至治元年（一三三一）出居海南。泰定帝即位，召還京師，封懷王。泰定二年（一三二五）正月，又出居建康，後徙居江陵。致和元年（一三二八）七月，泰定帝崩于上都。八月，燕鐵木兒與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等舉事，迎立圖帖睦爾。九月，改元天曆。同月，泰定帝幼子阿剌吉八爲倒刺沙等所擁立，即帝位于上都。十月，敗之，阿剌吉八遁。天曆二年（一三二九）正月，和世琜（元明宗）即位于和寧之北，八月至上都。文宗遜位，與燕鐵木兒往迎，中途藥殺明宗，復位。在位五年，于至順三年（一三三二）八月崩于上都。諡曰聖明元孝皇帝，廟號文宗，蒙語諡號曰札牙篤皇帝。尊崇儒學，立奎章閣學士院，延攬名儒講授經學，纂修《經世大典》。倡程朱理學，而又受佛戒（《元史·文宗本紀》）。本書收元文宗文五十八篇。

### 諭中外官員

天曆元年九月〔一〕

昔在世祖以及列聖臨御，咸命中書省綱維百司，總裁庶政，凡錢穀、銓選、刑罰、興造，罔不司之。

自今除樞密院、御史臺，其餘諸司及左右近侍，敢有隔越中書奏請政務者，以違制論。監察御史其糾言之。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即位詔

天曆元年九月〔一〕

洪惟我太祖皇帝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一統緒，宗親各受分地，勿敢妄生覬覦，此不易之成規，萬世所共守者也。世祖之後，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以公天下之心，以次相傳，宗王、貴戚咸遵祖訓。至於晉邸，具有盟書，願守藩服，而與賊臣鐵失、也先帖木兒等潛通陰謀，冒干寶位，使英宗不幸罹於大故。朕兄弟播越南北，備歷艱險，臨御之事，豈獲與聞！朕以叔父之故，順承惟謹，于今六年，災異迭見。權臣倒刺沙、烏伯都刺等專權自用，疏遠勳舊，廢棄忠良，變亂祖宗法度，空府庫以私其黨類。大行上賓，利於立幼，顯握國柄，用成其奸。宗王、大臣以宗社之重，統緒之正，協謀推戴，屬於眇躬。朕以菲德，宜俟大兄，固讓再三。宗戚、將相，百僚、耆老，以爲神器不可以久虛，天下不可以無主，周王遼隔朔漠，民庶遑遑，已及三月，誠懇迫切。朕姑從其請，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已於致和元年九月十三日，即皇帝位於大明殿。其以致和元年爲天曆元年，可大赦天下。自

九月十三日昧爽已前，除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但犯強盜，印造偽鈔不赦外，其餘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於戲，朕豈有意於天下哉！重念祖宗開創之艱，恐墮大業，是以勉徇輿情。尚賴爾中外文武臣僚，協心相予，輯寧億兆，以成治功。咨爾多方，體予至意！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敕諭中外

天曆元年九月〔一〕

近以姦臣倒刺沙、烏伯都剌潛通陰謀，變易祖宗成憲，既已明正其罪。凡回回種人不預其事者，其安業勿懼；有因而扇惑其人者，罪之。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敕諭中外

天曆元年九月〔一〕

軍中逃歸，及京城游民敢攘民財者斬。

全元文卷一五八九 元文宗 一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諭御史臺詔

天曆元年九月〔一〕

今後監察御史、廉訪司，凡有刺舉，並著其實，無則勿妄以言。廉訪司書吏，當以職官、教授、吏員、鄉貢進士參用。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遣使諭燕鐵木兒

天曆元年九月〔一〕

丞相每臨陣，躬冒矢石，脫有不虞，奈何？自今第以大將旗鼓督戰可也。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敕御史臺

天曆元年九月〔一〕

凡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漢人各一人。各司書吏十六人，用職官五，各路司吏五，教授二，鄉貢進士四人。本臺經歷品秩相當者，除各道廉訪使；都事除副使。本臺譯史通事考滿，不得除御史。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諭群臣詔

天曆元年十月〔一〕

自今朝廷政務及籍沒田宅賜人者，非與燕鐵木兒議，諸人不許奏陳。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諭廷臣詔

天曆元年十月〔一〕

凡今臣僚，唯丞相燕鐵木兒、大夫伯顏許兼三職署事，餘者並從簡省。百司事當奏者，共議以聞，或私任己意者，不許獨請。上都官吏，自八月二十一日以後擢用者，並追收其制。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敕有妻之僧道還俗

天曆元年十月〔一〕

天下僧道有妻者，皆令爲民。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諭中外詔

天曆元年十一月〔一〕

諸王王禪及禿滿迭兒、阿刺不花、禿堅等，兵敗而逃，有能擒獲者，授五品官；同黨之人，若能去逆

效順，擒王禪等來歸者，免本罪，依上授官；家奴獲之者，得備宿衛；敢有隱匿者，事覺與犯人同罪。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敕行御史臺

天曆元年十一月〔二〕

凡有糾劾，必由御史臺陳奏，勿徑以封事聞。（以上見中華書局校點本《元史》卷三二「文宗本紀」一）

〔二〕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敕御史臺臣

天曆元年十一月

以予觀於天下之治，不有臺憲之司布在中外，則何以肅紀綱，正風化，輔成朝廷之大政，而休息吾民者乎？昔我世祖皇帝即位之十年始立御史臺，以總國憲，其憂慮遠，使吾子孫有以周防於隱微，禁制於暴著，其在斯乎？朕三復貽謀，究觀法意，懼無以彰皇祖創始之明，責任之重，其刻石內臺，儆有位於無窮焉。（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析津志輯佚》頁三九）

〔一〕篇名白擬。

## 詔免雜役等

天曆元年十二月〔一〕

被兵郡縣免雜役。禁釀酒，弛山場、河灤之禁；私相假貸者，俟秋成責償。蒙古、色目人願丁父母憂者，聽如舊制。（中華書局校點本《元史》卷二二「文宗本紀」一）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諭飭臺臣

天曆元年

太祖皇帝嘗訓飭臣下云：「美色、名馬，人皆悅之，然方寸一有繫累，即能壞名敗德。」卿等居風紀之司，亦嘗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臺，首命達齊爾、奔帖傑兒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猶一人之身，中書則右手也，樞密則左手也，左右手有病，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其勢然也。朕有闕失，卿亦以聞，朕不爾責也。（文淵閣四庫本《元朝典故編年考》卷七）

## 追封伯夷叔齊制略

天曆元年

讓爵以明長幼之序，諫伐以嚴君臣之分。昔居北海之濱，遺廟東山之上。休光垂於千載，餘澤被於一方。永懷孤峻之風，庸示褒崇之典。可追封伯夷爲昭義清惠公，叔齊爲崇讓仁惠公。（文淵閣四庫本《元朝典故編年考》卷七）

## 陞等減資詔

天曆元年〔一〕

以兵興，內外官吏供給繁勞，在京者陞一等，至三品止，在外者減一資。（中華書局校點本《元史》卷八三「選舉志」三）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諭鐵木兒補化

天曆二年六月〔一〕

皇帝遠居沙漠，未能即至京師，是以勉攝大位。今亢陽爲災，皆予闕失所致。汝其勉修厥職，祇

修實政，可以上答天變。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復位詔

天曆二年八月〔一〕

朕惟昔上天啓我太祖皇帝肇造帝業，列聖相承。世祖皇帝既大一統，即建儲貳，而我裕皇天不假年，成宗入繼，纔十餘載。我皇考武宗歸膺大寶，克享天心，志存不私，以仁廟居東宮，遂嗣宸極。甫及英皇，降割我家。晉邸違盟構逆，據有神器，天示譴告，竟隕厥身。於是宗戚舊臣，協謀以舉義，正名以討罪，揆諸統緒，屬在眇躬。朕興念大兄播遷朔漠，以賢以長，曆數宜歸，力拒群言，至於再四。乃曰艱難之際，天位久虛，則衆志弗固，恐隳大業。朕雖從請而臨御，秉初志之不移，是以固讓之詔始頒，奉迎之使已遣。尋命阿剌忒納失里、燕鐵木兒奉皇帝寶璽，遠迓于途。受寶即位之日，即遣使授朕皇太子寶。朕幸釋重負，實獲素心，乃率臣民，北迎大駕。而先皇帝跋涉山川，蒙犯霜露，道里遼遠，自春徂秋，懷艱阻於歷年，望都邑而增慨，徒御弗慎，屢爽節宣。信使往來，相望於道路，彼此思見，交切於衷懷。八月一日，大駕次王忽察都，朕欣瞻對之有期，獨兼程而先進，相見之頃，悲喜交集。何數日之間，而宮車弗駕，國家多難，遽至於斯！念之痛心，以夜繼旦。諸王、大臣以爲祖

宗基業之隆，先帝付托之重，天命所在，誠不可違，請即正位，以安九有。朕以先皇帝奄棄方新，摧怛何忍；銜哀辭對，固請彌堅，執誼伏闕者三日，皆宗社大計，乃以八月十五日即皇帝位于上都。可大赦天下，自天曆二年八月十五日昧爽以前，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於戲！戡定之餘，莫急乎與民休息；丕變之道，莫大乎使民知義。亦惟爾中外大小之臣，各究乃心，以稱朕意。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敕使者

天曆二年九月〔一〕

使者頒詔赦，率日行三百餘里。既受命，逗留三日及所至飲宴稽期者治罪。取賂者以枉法論。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朝官任期詔

天曆二年十月〔一〕

除風憲官外，其餘朝官，不許二十月內遷調。

全元文卷一五八九 元文宗 一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諭廷臣詔

天曆二年十二月〔一〕

皇姑魯國大長公主，蚤寡守節，不從諸叔繼尚，鞠育遺孤，其子襲王爵，女配予一人。朕思庶民若是者猶當旌表，況在懿親乎！趙世延、虞集等可議封號以聞。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免僧租役詔

天曆二年十二月〔一〕

諸僧寺田，自金、宋所有及累朝賜予者，悉除其租。其有當輸租者，仍免其役。僧還俗者，聽復爲僧。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官階品級詔

天曆二年十二月〔一〕

凡階開府儀同三司者，班列居一品之前。（以上見中華書局校點本《元史》卷三十三「文宗本紀」〔二〕）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官吏丁憂詔

天曆二年〔一〕

官吏丁憂，各依本俗，蒙古、色目倣效漢人者，不用。（中華書局校點本《元史》卷八十三「選舉志」〔三〕）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全元文卷一五九〇

## 元 文 宗 二

### 諭忽都魯都兒迷失撒迪虞集詔

天曆三年二月〔一〕

昔我祖宗睿知聰明，其於致理之道，自然生知。朕以統緒所傳，實在眇躬，夙夜憂懼。自惟早歲跋涉艱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員，日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陳說於前，使朕樂於聽聞。卿等其推所學以稱朕意，其勿復辭。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諭中書詔

天曆三年二月〔一〕

昔在世祖，嘗以宰相一人總領庶務，故治出於一，政有所統。今燕鐵木兒爲右丞相，伯顏既知樞密院事，左丞相其勿復置。（以上見中華書局校點本《元史》卷三四「文宗本紀」二）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依舊定例啓閉牐詔

天曆三年三月〔一〕

都水監言：世祖費國家財用，開闢會通河，以通漕運。往來使臣、下番百姓，及隨從使臣、各枝幹脫權勢之人，到牐不候水則，恃勢捶撻看牐人等，頻頻啓放。又漕運糧船，凡遇水淺，於河內築土壩，積水以漸行舟，以故壞牐。乞禁治事。命後諸王駙馬各枝往來使臣，及幹脫權勢之人，下番使臣等，并運官糧船，如到牐，依舊定例啓閉，若似前不候水則，恃勢捶拷守牐人等，勒令啓牐，及河內用土築壩壞牐之人，治其罪。如守牐之人恃有聖旨，合啓牐時故意遲延，阻滯使臣客旅，欺要錢物，乃不畏常憲也。（中華書局校點本《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戒翰林院詔

至順元年七月〔一〕

僧、道、獵戶、鷹坊合得璽書者，翰林院無得越中書省以聞。（中華書局校點本《元史》卷三四「文宗本紀」三）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太清宗聖宮聖旨碑

至順元年七月十三日

長生天氣力里大福蔭護助里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城子里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往來的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月古臺皇帝、薛禪皇帝、完□都皇帝、曲律皇帝、□顏□皇帝、□□□皇帝、護□□皇帝聖旨里：和尚、也里可溫、答失□、先生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者，告天祝壽者麼道有來。如今依着在先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天□每根底祝壽者麼道。奉元路盤屋縣終南山有的道祖古樓觀太清宗聖宮住持本宗都提點□真□□達妙大師劉道常、

提點修仁明義通元大師寇□□、顯真葆和純靜大師提舉張道進爲頭兒先生每根底，依先例執把行的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宮觀裏，他每的房舍裏，使臣休安下者，鋪馬祇應休拿者，地稅商稅休與者。但屬宮觀的水上、園林、碾磨、店舍、鋪席、解典庫、浴堂、船只、竹□□等，不揀什麼他每的，不以是誰，休倚氣力奪要者。更屬本宮舊有的乘田村西觀谷常住贍宮地土，不揀是誰，休倚氣力侵占者。更這先生每，道有聖旨，無體例勾當行呵，他每不怕那。聖旨□的。至順元年馬兒年七月十三日，上都有時分寫來。（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道家金石略》頁六八五）

### 處置逃歸軍士詔

至順元年閏七月〔一〕

如臨戰陣而逃，死，宜也；非接戰而逃，輒當以死，何視人命之易耶！其杖而流之。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敕不得從他俗收嫂收庶母

至順元年九月〔一〕

諸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者，坐罪。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敕文移不得稱皇后等

至順元年十月〔一〕

累朝官分官署，凡文移無得稱皇后，止稱某位下娘子。其委用官屬，並由中書擬聞。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禽鳥勿作賊論詔

至順元年十一月〔一〕

位至宰執，食國厚祿，猶受人生口，理宜罪之。但鸚鵡微物，以是論賊，失於太苛，其從重者議罪。今後凡饋禽鳥者，勿以賊論，著爲令。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諭江南行臺詔

至順元年十二月〔一〕

龍翔集慶寺工役、佛事，江南行臺悉給之。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諭宣忠扈衛親軍都萬戶府詔

至順元年十二月〔一〕

凡立營司境內所屬山林川澤，其鳥獸魚鼈悉供內膳，諸獵捕者坐罪。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敕各行省

至順元年十二月〔一〕

凡遇邊防有警，許令便宜發兵，事緩則驛聞。（以上見中華書局校點本《元史》卷三四「文宗本紀」三）

全元文卷一五九〇 元文宗 二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親祀南郊肆赦詔

至順元年十二月

朕膺昊天之感命，承聖祖之貽謀，祇纘丕基，於今三載。統萬幾之兢業，思兆姓之雍熙，式舉禮文，聿嚴報祀。爰以今年十月初四日，躬服袞冕，致明禋於南郊，尊我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配享上帝。方至誠之孚格，嘉景貺之旋臻。宜施曠蕩之恩，用洽溥天之慶。於戲！永言配命，克肩昭事之心；一視同仁，益思鴻寧之福。（文淵閣四庫本《元朝典故編年考》卷七）

### 籍徹里帖木兒班丹速速諸罪臣家詔

至順二年二月〔二〕

此輩怨望於朕，向非赦原，俱當置之極刑，可俱籍其家，速速禁錮終身。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賜燕鐵木兒地詔

至順二年三月〔一〕

燕鐵木兒非他臣比，其令所在有司如數給付。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賞諸功臣詔

至順二年四月〔一〕

賞格具如卿等議。燕鐵木兒首倡大義，躬擐甲冑，伯顏在河南先誅攜貳，使朕道路無虞，兩人功無與比，其賞不可與衆同。其賜燕鐵木兒七寶腰帶一、金四百兩、銀九百兩；伯顏金腰帶一、金二百兩、銀七百兩。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還脫脫家貲詔

至順二年四月〔一〕

故尚書省丞相脫脫，可視三寶奴例，以所籍家貲還其家。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禁官吏爲人行賂關說詔

至順二年六月〔一〕

諸官吏在職役或守代未任，爲人行賂關說，即有所取者，官如十二章論贓，吏罷不叙終其身；雖無所取，訟起滅由己者，罪加常人一等。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敕雲南行省及行樞密院

至順二年六月〔一〕

凡境上諸關戍兵，未可輕撤，宜視緩急以制其變。（以上見中華書局校點本《元史》卷三五「文宗本紀」四）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加封孔子妻并官氏制

至順二年六月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我國家敦典禮以彌文，本閨門而成教。乃睠素王之廟，尚虛元媿之封。有其舉之，斯爲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并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籩豆出房，因流風於殷禮；琴瑟在御，存燕樂於魯堂。功言邈若於遺聞，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褱衣之象，稱其命鼎之銘。噫！秩秩彝倫，吾欲廣《關雎》、《鵲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興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主者施行。至順二年六月日。（清嘉慶九年《江寧金石記》卷六；民國四年《山東通志》卷首；民國二十三年《續陝西通志》卷一六〇）

## 諭御史詔

至順二年七月〔一〕

凡儉人如欽察台者，其極言之，毋隱。（中華書局校點本《元史》卷三五「文宗本紀」四）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全元文卷一五九〇 元文宗 二

### 加封孔子父母制 至順二年九月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闕里有家，系出神明之胄；尼山請禱，天啓聖人之生。朕聿觀人文，敷求往哲，惟孔氏之有作，集群聖之大成。原道統則堯授舜，傳之周文王；論世家則契至湯，下逮正考甫。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太極之生天地，如鉅海之有本源。雲仍既襲於上公之封，考妣宜眎夫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道，考而不繆，建而不悖，于以敦典而叙倫；宗廟之禮，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于以報功而崇德。尚篤其慶，以相斯文。齊國公叔梁紇可加封啓聖王，魯國太夫人顏氏可加封啓聖王夫人。主者施行。至順二年九月日〔一〕。（明萬曆十一年《濱州志》卷四；清嘉慶九年《江寧金石記》卷六；民國二十三年《續陝西通志》卷一六〇）

〔一〕至順二年九月日：「九月日」三字原闕，據《江寧金石記》及《續陝西通志》本補。

### 加封顏子詔 至順二年九月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朕惟得孔氏之門，人聖人之域，顏子一人而已。觀其不遷怒，不貳過，以成

復禮之功；無伐善，無施勞，益著爲仁之效。蓋將不日而化矣，惜乎天不假之年也！朕緬懷哲人，留心聖學，將大新于風教，故特侈於褒加〔一〕。於戲！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雖潛德一時之不顯，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顧聖言百世而彌彰，尚復寵光〔二〕，丕隆文治。可加封兗國復聖公。主者施行。至順二年九月日。

〔一〕故特侈於褒加：加，《兗州府志》作「嘉」。

〔二〕尚復寵光：復，《兗州府志》、《江蘇通志稿》作「服」。

## 加封曾子詔

至順二年九月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朕惟孔子之道，曾氏獨得其宗，蓋本於誠身而然也。觀其始於三省之功，卒聞一貫之妙〔一〕。是以友于顏淵而無愧，授之思孟而不湮者歟？朕仰慕休風〔二〕，景行先哲，爰因舊爵，崇以新稱。於戲！聖神繼天立極以來，道統之傳遠矣！國家化民成俗之功，《大學》之書具焉。其相予之修齊〔三〕，茲式彰于褒顯。可加封鄒國宗聖公。主者施行。至順二年九月日。

〔一〕卒聞一貫之妙：妙，《兗州府志》作「道」。

〔二〕朕仰慕休風：「仰慕」，《兗州府志》作「恭仰」。

〔三〕其相予之修齊：予，《兗州府志》作「與」。

## 加封子思詔

至順二年九月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昔曾子得聖人之傳，而子思克承厥緒〔一〕。稽夫《中庸》之一書，實開聖學於千載。朕自臨御以來，每以嘉惠斯文爲念。萬幾之暇，覽觀載籍〔二〕，至於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雅留意焉。夫爵秩之崇，既隆於升配；景行之懿〔三〕，可後於褒加？於戲！有仲尼作於前，孰儷世家之盛？得孟子振其後，益昌斯道之傳。渥命其承，茂隆丕緒。可加封沂國述聖公。主者施行。至順二年九月日。

〔一〕而子思克承厥緒：緒，《兗州府志》、《江蘇通志稿》作「統」。

〔二〕覽觀載籍：觀，《兗州府志》作「覩」。

〔三〕景行之懿：懿，《兗州府志》作「意」。

## 加封孟子詔

至順二年九月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孟子百世之師也。方戰國之縱橫，異端之充塞，不有君子，孰任斯文？觀夫七篇之書〔一〕，惓惓乎致君澤民之心，凜凜于拔本塞源之論。黜霸功而行王道，距詖行而放淫辭，

可謂有功聖門、追配神禹者矣。朕若稽聖學<sup>〔一〕</sup>，祇服格言，乃著新稱，以彰渥典。於戲！誦《詩》、《書》而尚友，緬懷鄒魯之風；非仁義則不陳，期底唐虞之治。英風千載，蔚有耿光。可加封鄒國亞聖公。主者施行。至順二年九月日。（以上見清嘉慶九年《江寧金石記》卷六，明萬曆元年《兗州府志》卷九，民國二十六年《江蘇通志稿》藝文志三「金石」二十二）

〔一〕觀夫七篇之書：之，《兗州府志》作「遺」。

〔二〕朕若稽聖學：《兗州府志》無「若」字。

## 加封程明道詔

至順二年九月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朕惟三千之徒，莫先顏氏；睠言往哲，式克似之。故河南伯程明道體備至和，躬承絕學。元氣之會，鍾于獨得；聖人之道，賴以復明。繫百代之真儒，豈追崇之可後？爰蒐盛典，爵以上公。於戲！緬想德容，儼揚休而山立；聿新禮命，敷渙號以風行。服此寵靈<sup>〔一〕</sup>，益綿道統<sup>〔二〕</sup>。可追封豫國公。主者施行。至順二年九月日。

〔一〕服此寵靈：靈，《伊陽縣志》作「章」。

〔二〕益綿道統：統，《伊陽縣志》作「脈」。

## 加封程伊川詔

至順二年九月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朕惟孟氏以來，千有餘歲，不有先覺，孰任其承？故伊陽伯程伊川本諸躬行，動有師法。謂初學入德，始乎致知格物；謂隨時從道，在乎觀象玩辭。遺書雖見于表章，異數尚稽于封冊。作之大國〔一〕，庸示褒崇。於戲！規矩準繩，庶有存於矜式；火龍黼黻，匪徒侈于儀章。懋相人文，以對休命。可追封洛國公。主者施行。至順二年九月日。（以上見清嘉慶九年《江寧金石記》卷六；清道光十八年《伊陽縣志》卷五）

〔一〕作之大國：作，《伊陽縣志》作「胙」。

## 敕樞密院等每歲遣官巡歷諸郡詔

至順二年十一月〔二〕

每歲樞密院、宗正府遣官，與遼陽行省官，巡歷諸郡，毋令諸王所部擾民。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罷陝西行臺監察御史陳良詔

至順二年十二月〔一〕

雖會赦，其准風憲例，追奪敕命，餘如所奏。（以上見中華書局校點本《元史》卷三五「文宗本紀」四）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賜置西寧王傅官詔

至順三年三月〔二〕

以西寧王速來蠻鎮禦有勞，其如安定王朵兒只班例，置王傅官四人，鑄印給之。（中華書局校點本《元史》卷三六「文宗本紀」五）

〔一〕篇名及時間據《元史》補。

## 加封顏子父母制

至順三年五月

朕惟孔子之道大矣！學之以復諸聖，傳之而得其宗者，其惟顏子乎！崇其道而褒封其所自



出，禮也。故列聖以來，於孔孟之考妣，亦既褒錫之矣。朕迪民興學，議禮考文，爰命有司稽顏氏之先，帥封之宗國，節以一惠，顧豈私於其家哉？享祀有嚴，永世無極。父無繇可贈杞國公，謚文裕。母齊姜氏追封杞國公夫人，謚端獻。

### 加封顏子妻制

至順三年五月

朕惟顏子侑食於孔聖，春秋釋奠，爲郡國通祀，又有廟於魯，其子孫祠祭，宜如孔氏家人之禮，爵秩固當及其配焉。夫德足以相其君子，則今之歆於世享，以比隆闕里之家，不亦宜乎？妻宋戴氏可追封兗國夫人，謚貞素。（以上見清乾隆元年《山東通志》卷一一 以上魏崇武點校）

# 全元文卷一五九一

張 兌

張兌（一三〇四——？），慈利（今屬湖南）人。學問贍博，元統元年（一三三三）進士。殿試，上嘉其才，原名文悅，因上齒缺，賜名兌。授茶陵州同知，轉德州牧，擢當塗尹，俱有治績。徵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後遷辰州路總管致仕。明太祖即位，復徵爲翰林編修，以疾辭，仍賜原銜，食祿終身。有《谿堂集》行世，今佚（清同治八年《直隸澧州志》卷一五「文苑傳」，清乾隆十五年《當塗縣志》卷一六，清道光元年《直隸澧州志》卷一七）。本書收張兌文一篇。

## 太平路采石書院增修置田記

甲申 至正四年二月

天朝化夾海宇，振古無倫，而孔子之道與之俱盛。故上自國都，下逮郡邑，各創廟貌，以崇厥祀，肄業有所，贍士有田，學制之備，亦古所無，道隆俗厚，固其宜也。采石爲鎮，瀕江阻山。書院之設，  
□淮陽獻武王張公弘範宣慰江東時，從儒士趙君必晁請，寔開其端。太守何公璋克承厥旨，即射圃

暨景雍堂故址，以爲教育之地，□今六十有七年矣。殿廡齋居，毀剝滋甚；又乏晷晦之業以爲學士講習之資，故校官之至者，無旬浹留。民之子弟逐末棄本，相屬公币，無怪也。中山無極人賈實，繇國子生，憲豸以文行薦爲學師。至正改元春，來領教事。既至，喟曰：「茲學基於獻武王，迄今無能成其志者。彼浮圖外說克壯師居，而吾徒固不之及，何哉？士患無立志，志苟立，成將有時。」乃矢心顓慮，聚學徒而訓之。既而敬業者衆，勸之曰：「而輩方領侈袂，游歌於茲，顧堂構傾圯，瞻仰弗堪，盍相與新之，以無墜教基？」於是群應曰：「諾。」遂鳩工計徒，興廢補敝，爲應門三楹，設戟十有二。前直應門爲櫺星門，直櫺星門爲臬門，俯臨闐闐。御史中丞王公繼學金書其額，以聳民瞻。應門左右各置屋一楹，東貯禮器，西祠后土。建兩廡凡十楹，以居先賢之從祀者，置木主百有五位，楷書姓名、封爵，無不嚴整。正殿三楹，燕居堂三楹，瓦甍棟檁，悉因故而新之，規摹雄偉，百倍昔時。非賈君勤而率之，曷以臻此！經始於癸未之春，落成於是年之穉。而賈君之志不止是也，乃建議太守府，意若曰：天門書院均隸太平，廩稍積餘錢數萬緡，附□於路。□斥其餘，以惠多士。且哀多益寡，於理爲宜。至正二年秋，楊君和甫以老成宿望來按屬郡，嘉其志，即牒府，俾請於省。明年，憲僉崔公伯恭甫寔來，嚴明公正，澄肅郡邑。謂學校之勵，事屬風紀，省議弗下，豈宜中輟。即飭監郡帖里答失、總管胡侯國安〔二〕，如賈實請，出鈔萬緡，買馮村田，爲畝六十有五，咸上腴焉。而猶以爲未給也，又以土民籍官田畝三十有一、三江水利□□錢二千五百緡，□學贍士。凡此皆崔公興舉之力。而復出己俸，俾有司舍采告廟。於此見公於茲學治□有成如此。而贊佐完集，若彥君彬卿、樊君士

凱、郭君仲恭、趙君仲宏，皆儒士之掾於憲府者。監郡太守，下逮僚佐，奉承惟謹。若俞巖□元傑，又皆守史之奔走効勞者焉。嗟夫！教化既行，習俗斯美。微教，俗奚由善？微養，教奚以行？此唐虞之時，稷、契二官必相爲表裏，而《周禮》地官司徒兼主教養者。與今采石絃歌之地既闢於張獻武王，而資給之源復開於崔公僉憲，相距六十餘年，而教養之具始爲兼備，其成固有時哉？抑亦以支干計之，數至六十則復，非偶然也？繼自今，鎮之人當湔滌心慮，從事聖賢之學，致知力行，明體適用，以□朝家育材之旨，且無負張、崔兩公興學之意，則善矣。若夫教養有具，而人不務學，則郡人之罪，其又奚辭！賈君既承崔公之命，以能有成功，於是伐石求文，以示後之人，俾勿廢，而授筆於兌，兌焉敢辭？時至正四年甲申歲二月也。（民國二十三年《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五》魏崇武點校）

〔一〕總管胡侯國安：「總管」二字原闕，據正文後立石者名單補。

## 孔 暘

孔暘（一三〇四——一三八二），字子升，號潔庵，温州平陽（今屬浙江）人。取元統三年（一三三五）鄉薦，溫之士以《春秋》貢者自暘始。至正元年（一三四一）再薦于鄉，登二年進士第，授衢州路錄事，階將

仕郎。九年，轉從仕郎、處州路慶元縣尹，代歸。十九年，起爲温州路同知平陽州事。二十二年，丁母憂，解官。入明不復仕，明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七月二十七日卒，年七十九（《故元温州路同知平陽州事孔公墓誌銘》，文淵閣四庫本《蘇平仲文集》卷一三）。本書收孔暘文三篇。

## 午溪集序

古今詩人莫盛於唐，唐之詩莫加於杜少陵。自少陵而後，學詩者未有不以少陵爲師，然能造其藩籬者蓋鮮，況升堂入室乎？蓋少陵號集大成，不惟其古、律詩皆備，而體製雄渾，窮妙極玄，實兼前人之所長。故其語有奇偉壯麗者，有沖淡蕭散者，有高古者，有飄逸者。至論其人神處，則皆在於沈著痛快焉。學之者不辨其體製，而混然一概師之，譬之欲涉江河，罔知津渡之攸在，雖沿江河而步，彷徨竟日，終不得而濟矣。夫伯夷、柳下惠未得與吾夫子並，而得與吾夫子俱以聖稱者，以其一偏之行，亦至乎極故也。學詩者苟得少陵之一體而精焉，則可以言小成矣。括蒼陳君伯銖好學，善爲文，尤刻意於詩。翱翔湖海，與名公勝士游，聞見益廣，賦詠亦工。有《午溪集》四百餘篇，故黃文獻公與今仲舉張公、伯溫劉公皆爲之序，將鋟梓以傳。聞余至括，復馳書，以集示余，俾爲之遴選，且評其當否。余，黃公之門生，嘗謁張公於燕，謁劉公於杭。三君子之議論，固所敬聽而誠服者，夫既皆贊君之詩矣，余復何敢言？雖然，伯銖有命，不容自己。乃取其集，端誦之者累日，但見夫良金美

玉，無可揀擇，而興趣之高，詞意之雅，則皆悠然有一唱三歎之音。余始愛其五言，以爲古詩學陶彭澤，律詩學孟襄陽，七言則因是而擴之爾。及吟諷之久，然後知其一出於杜少陵。蓋非泛學杜集，而專師其一體，所謂沖澹蕭散者是已。若其寫懷序事，往往慷慨可念，又非得杜公沈著痛快之旨者乎？學詩如是，可以自成一家矣。大凡詩之本，在乎達性情，善作者不以雕琢爲巧，脂粉爲華也。往時，聞劉須溪先生之語曰：「詩無論拙惡，忌矜持。」又曰：「晉人語言，使壹用爲詩，皆當掩出今古。無他，真故也。」今伯銖所賦，無矜持之態，又皆一出於真，此誠真知詩道者。故能髣髴古人，自成一家，則可以傳世矣，夫豈一朝一夕之力所至哉？余非諛伯銖也，知詩者虛心以諷之，則有以得之矣。伯銖所居在午溪上，故因以名其集云。前進士、温州路同知平陽州事曲阜孔暘序。（文淵閣四庫本《午溪集》卷首）

## 王將軍破倭寇序

括蒼山水奇秀，故人生其間，多賢能俊傑之士。今上焉者爲國家佐命大臣，次則列侍從，登清要之地，分布州縣，職撫字、任守禦者甚衆，莫不效忠於國，施惠於民。蓋浙水東七郡之人才，未有盛于括者。若武略將軍鎮守平陽王公，亦括人也。公到官以來，廉慎公正，約束部伍，撫善良，禁姦慝，穆若春風之和，毅若秋氣之肅，民莫不畏而愛之。性好文，善爲歌詩，喜鼓琴。軍旅之暇，即延士大夫

弦誦竟日。迹其所爲，蓋漢祭征虜之流亞歟？洪武五年夏六月，倭寇船犯縣之南鄙，並海之民望風奔潰。公聞，帥士卒，戴星馳往。比至，寇已登陸肆虐。公奮擊，大破之，殺傷過半。餘寇急走，趨船遁去。公振旅還縣。于是，士民百執事之人相與語曰：「寇雖少，頗悍。其船在海者衆，不急摧其先鋒，必滋蔓不已。侵尋內人，老稚何逃死哉？今獲更生，皆公之賜也。未能請于官立名紀功，姑求士之能文者爲序其事，不使日久泯沒而無傳，何如？」衆皆曰然，乃以其事屬暘。暘聞古有野史、小說等書，所載潛德隱功，雖當時濡筆螭首之史或不能備收，後之網羅放失舊聞以成一家言者亦必有取焉。觀司馬公與范內翰論修書帖可見已。暘用是不辭，而爲之序。他日太史公倘採摭以書公功，庶不負公忠國惠民之盛心，亦足以小伸士民百執事之人報公之意也。是爲序。（民國十五年《平陽縣志》卷六五）

### 龍泉縣重修城隍廟記

至正十年十二月十五日

城隍祠，通天下郡縣有之。然影□□□□□□□□□□不能焉，蓋亦繫乎山川之氣而已。龍泉縣在萬山中，其治面大溪，群山疊嶂<sup>(一)</sup>，環遶若城郭<sup>(二)</sup>，信天鐘秀於是。故其人既聰明特達，膺富貴，而神之靈亦異。直治之西，爲城隍廟焉<sup>(三)</sup>。故老相傳言，能爲民捍患禦災，威靈烜然，不可殫舉。姑即一事明之：戊寅歲，鄰有寇入境，燔官舍民居。朝廷命將來征，寇既殄，議屠吾邑。將忽自

疑，乃潛祈於神，擊瓦以下之〔四〕。卜成，悚然曰：「神祐民如此，吾其敢妄爲？」遂班師，不戮一人。民驩呼更生，爭先走詣神謝。自是，水旱癘疫無不禱，禱無不應，今七十餘載矣。民之事神不懈，而神之蒞民益勤。廟屢壞屢修，然皆濟一時之急，未盡善也。至正十年夏五月，主簿唐兀公乃慨然爲久遠之謀，出家財倡之，士之好施者和之。命集福寺僧崇十董其役。自六月甲申朔始事，至十月望日告成。其用工弘矣〔五〕，而民若罔聞知。殿堂門廡，冠冕侍御，靡不堅固完好。更數十歲，雖勿修可也。於是，縣之人愧曰：「此吾黨事也，而公爲成之，我其何以報？」乃相與買石，誌公之勞，使來徵予文。予讀李陽冰《縉雲廟記》有曰：「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然則是廟之設，自唐始矣。論者謂神之有城隍，猶史之有守令，未知其然乎否也？噫！神歆民之享祀，猶吏食民之賦稅，皆當圖報而錫之福，其理一而已矣。主簿公廉靜寡欲，獨愛民汲汲若不及，所以致力於斯廟者，亦以其神能爲民興利而除害爾。其心非爲神也，爲民也。視夫飾緇廬、崇黃宅以自徼福者，相去豈不遠哉！故不辭而爲之記，使來者有考焉。公名九住，字伸義，唐兀其氏也。是年十二月十五日記。（清光緒十六年《兩浙金石志》卷一七，民國十五年《平陽縣志》卷六四 以上魏崇武點校）

〔一〕群山疊嶂：「山疊嶂」三字原闕，據《平陽縣志》本補。

〔二〕環遶若城郭：「環遶」二字原闕，據《平陽

縣志》本補。

〔三〕爲城隍廟焉：「爲城隍」三字原闕，據《平陽縣志》本補。

〔四〕擊瓦以下之：「卜之」

二字原闕，據《平陽縣志》本補。

〔五〕其用工弘矣：「用」字原闕，據《平陽縣志》本補。



## 張 桓

張桓（一三〇四——一三五—），字彥威，真定藁城（今屬河北）人。父木，知汝寧府，因家焉。桓以國子生釋褐，授滑之白馬丞，人補中書掾，擢國子典籍。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以言事不合去。至正十一年（一三五—），汝寧盜起，桓避之確山。賊魁素聞桓名，襲獲之，欲授以官，不從。囚六日，賊縛桓妻孥九人至前，次第殺之以脅，桓唾罵如初。賊魁怒，殺之。時秋八月也，年四十八。事聞，贈禮部尚書，諡忠潔。（《南村輟耕錄》卷一四，《元史》本傳）。本書收張桓文一篇。

## 宋公逸夫墓表

至正二年

西臺御史宋公崇祿，既著其祖考之績，樹碑勒銘，以傳不朽，迺命孫衍祖持房伯行事狀來，謂桓曰：「昔吾考參政公嘗言：『子孫得守先業，安田畝，大抵皆吾兄逸夫之功。』余聽之惟謹，迄今未敢忘也。且伯與考葬實昭穆，今不表其墓，恐逸潛德，後世無所稽考。子宜賜之文。」桓顧性寡陋，辭不獲已，謹按其行實而書之。公諱立，字逸夫，爲人厚樸純謹，勤力稼穡，孝友行義，稱乎鄉里。金末，

河南騷動，令民徙北土，公及妻劉氏趨令而行。已而惟鄉土之戀也，挾家南奔。當兵荒之餘，田業皆爲人所有，公迺訴於官。官直公訴，以其業復之。往勸勤悴甚矣，遂奠居焉。公有子二人：曰進，曰通。女二人：長適孟善，次適千夫長呂椿。孫九人，孫女四人。曰瑜，曰信，曰仲，進之子也。進攻襄樊，沒於陣。瑜早亡。曰振，曰理，曰誼，曰誠，曰珪，兩浙運司奏差，曰琪，通之子也。振、理亦早世。曾孫十一人，曾孫女十五人。榮祖，中政院管民提領，承祖、紹祖，信之子。昭祖、嗣祖、隆祖，仲之子。敬祖、顯祖，誼之子。繼祖，誠之子。慶祖，珪之子。光祖，琪之子。玄孫十二人，玄孫女九人。榮祖子一，曰泰。承祖子三，曰履，曰升，曰晉。紹祖子三，曰臨，曰節，曰頤。敬祖子二，曰豫，曰隨。繼祖子三，曰豐，曰鼎，曰需。光祖子一，曰震。傳三世，子孫凡六十五人。嗚呼盛哉！公積德有徵矣。公自始祖以來，葬衛之山陽縣及白馬宋胡寨北，先塋與侍御公皆同一原。聖元再新版籍，析爲軍民，其籍昭異。侍御公以先祖正隴不辨昭穆，延祐間改卜林子里之西永甯阡，以禮部尚書德仁公爲始祖，以公與參政考爲昭穆配葬，禮也。公雖功業不著于時，而德澤垂裕于後。由侍御公改葬新塋，昆弟峙列，子孫並盛，豐碑闕閱，表著丘隴，公與有榮焉，是可銘也夫。銘曰：

根茂實遂，源深流長。積之也久，傳之也昌。遭世長阨，潛德流芳。有美族子，邦家之光。舊原壘壘，新塋是規。豐碑崔巍，昭示來裔。惟侍御公，能不我私。顧瞻伯父，實懷永思。克復故物，官直公訴。公不榮時，以昌厥祚。乃祖禮部，參政昭穆。惟侍御公，飫聞公素。勒銘金石，以表公墓。（民國二十一年《重修滑縣志》卷八「金石」魏崇武點校）

## 泰不華

泰不華（一三〇四——一三五二），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初名達普化，文宗賜以今名。世居白野山，父塔不台入直宿衛，歷仕台州錄事判官，遂居於台。家貧，好讀書，能記問。年十七，江浙鄉試第一。明年，對策大廷，賜進士及第，授集賢修撰，轉祕書監著作郎，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脫歡怙勢貪暴，泰不華劾罷之。文宗建奎章閣學士院，擢爲典籤，拜中臺監察御史。順帝即位，出僉河南廉訪司事，俄移淮西。繼遷江南行御史臺經歷，辭不赴，轉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擢祕書監，改禮部侍郎。至正元年（一三四一），除紹興路總管，頗有政績。召入史館，與修遼、宋、金三史，書成，授祕書卿。陞禮部尚書，兼會同館事。九年，受詔察方國珍之亂，既得其狀，遂上招捕之策，不聽。尋除江東廉訪使，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已而出爲都水庸田使。十一年二月，以泰不華諗知方國珍之亂情狀，遷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分兵于温州，使與江浙行省左丞孛羅帖木兒夾攻之。方國珍降，遷泰不華台州路達魯花赤。十二年，方國珍復叛，泰不華率兵擊之，寡不敵衆，力戰而死，年四十九。已後三年，追贈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國，封魏國公，諡忠介，立廟台州，賜額「崇節」。泰不華尚氣節，不隨俗浮沉。善篆隸，溫潤適勁。嘗重類《復古編》十卷，考正訛字，於經史多有據云（《元史》本傳）。有詩集《顧北集》一卷，今存。本書收泰不華文六篇。

## 禱雨歌序

至正三年

至正三年，余守越。夏六月，不雨。率僚徧禱群望，又不雨。河流且竭，歲將不登，心甚憂之。父老或進曰：「郡有楊道士者，能以其術致雲雨，盍請試之？」余信道不篤，又以百姓故，遂設壇長春宮，禮致道士如父老言。既而天果雨，獲免於饑。因作歌以紀其實，復以報道士。（清康熙十二年《紹興府志》卷一三）

## 題范文正公書伯夷頌卷後

後至元三年九月十五日

魏國文正范公在宋朝爲名臣，稱首當時，論者或直以爲聖人，或方之以夔、禹，是豈泛然而爲之言哉？觀魏公出處，始終大節，一合乎道，其豐功盛德，煥乎簡冊，若日星之不可掩，山嶽之不可齊，與天地相爲悠久，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歟？今觀魏國所書《伯夷頌》，筆法森嚴，真可與《黃庭》、《樂毅》等書相頡頏。是則魏公非特于德行功業超然傑出，其於書法亦造乎其極者也。然公不他書，而書韓子《伯夷頌》者，尤見公切切于綱常世教，未嘗一日而忘也。披玩再三，令人斂衽起敬。至元年三年後丁丑歲秋九月望，後學秦不華謹書。（民國九年武進李氏鉛印《大觀錄》卷三）

## 題范文正公與尹師魯二札卷後

後至元三年九月十五日

范文正公以論事忤執政，遂落職知饒州。於時直范公者相屬於朝，尹師魯亦自請同黜，可以見一時賢才之盛矣。師魯既貶監郢州稅，觀范公二書中語，略不及當時事，亦不以師魯因已被黜而加存問。蓋范公所論爲國也，而師魯之請以義也，是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書末云「惟君子爲能樂道」，前賢之用心於此可見矣。二帖筆力遒勁，有晉人遺意，尤非泛泛於書者，范氏其世寶之！至元三年丁丑歲秋九月望，後學秦不華書。（民國九年武進李氏鉛印《大觀錄》卷四）

## 書李孝光漢洛陽令方聖公儲傳後

至正四年正月十五日

按，劉昭引儲策傳《五行志》，儲則董子、夏侯勝、翼奉之徒，明於菑異、五行之說者也。史臣乃不爲儲作傳，宜乎世祠之而稱其爲神仙焉。鄉非張鷟撰《黜侯碑》少見儲事，安知其爲賢哉？予讀李季和所著傳，頗推鷟言，爲之足備闕遺。先師所謂語人而不語神，庶幾近之。時至正四年歲戊寅正月望日，白野秦不華書。（文淵閣四庫本《新安文獻志》卷一〇〇上）

〔一〕題目代擬。

## 重建靈溥廟記

乙亥 元統三年

相古明王建祭法，秩百神而祀之，山川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所秩也。赤頰潭在臨海縣南絕壑，神龍居之，鬱鬱常有雲氣。宋元祐中，禱雨，有金龜之應，錫封其神曰「豐澤靈溥顯應侯」。揆古祭法，爲有合焉。有廟在法海寺右偏西，上賜額「靈溥」。故事：旱乾禱于廟，始克登潭求靈應，若龜魚蛇能蛙蜴之屬，祠之則雨速降。歲久廟圯，神棲于寺。寺距潭復一舍遠，厓傾谷黝，登者率憚之。元統改元癸酉夏六月，不雨。縣典史澄江朱君圭齊被宿寺下，將入山，衆以險阻白。朱君曰：「民以穀爲命。穀就槁，民命懸旦暮，吾獨能自愛乎？」即披荆棘，冒百險至潭所，再拜稽首，請命。少焉，嵐霧晝冥，水忽湧溢没踵，陰氣肅肅砭肌骨。衆僵立迷愕，求引退。朱君哀籲益虔，曰：「吾不得靈應，不返也。」俄有青蛇躍入器中，蜿蜿蜒蜒，若顧若答。出山，雷驅電繞，甘澤周溥，歲以大有。越明年，夏復旱。往禱如初，厥應惟不爽。朱君曰：「是不可以無報靈德也。」乃輟既稟，闢舊址，作新廟十二楹。內爲神寢，視昔制加壯。刻木象神，以資憑附。是年秋九月，廟成，集里中閭姓行寧侑禮，大合樂薦裸，降登有數，神不吐于享。耆老聚觀歎息，不圖復見雩宗之舊。蓋將永賴以弗曠潦，獲豐年焉。廟之陽爲紫巖山，余同舍周君潤祖隱居山中。余嘗過周君，爲道神跡，余聞而避之。既

叙厥攸作，復繹之曰：龍於天壤間爲用最大，雨土殖穀，化沴爲穰，俾民用粒食。其變化離合，與元氣相降升，茫洋旁魄，邈乎其無方也。然假之必有其道，在《易·渙》之貞，風其悔水，風行水上，其象爲亨帝立廟。蓋渙者，散也。廟所以拯渙也，齊於斯，祭於斯，聚神氣於斯。君子謂朱君之作是廟也，其知所以交於神明之道已夫，固宜人神允孚，顯貺屢答也。用勒之貞石，以訊夫後之祭禱者。元統三年龍集乙亥夏五記。（民國五年嘉業堂刊本《台州金石錄》卷一二）

## 明倫堂記略

國家慎選守令，輟侍從論思之臣出理郡邑。翰林應奉林君希元任上虞尹，至官，一切期與民休息。朔望謁先師廟，與文學師生講求治要。顧瞻明倫堂棟宇摧撓，慨然曰：「學校未興，德化弗流，若何稱塞？」屬歲少稔，無以給費。乃與達魯花赤佛家兒議捐俸金以倡之，參佐僚吏莫不樂從，邑人占藉于學及家饒而好義者各出私錢來助，合所得緡錢五千有奇。諏日庀工，撤而新之。度材必良，陶埴必堅。基構樸斲，朽填塗暨，靡不完好。凡爲堂三間，高壯深廣，度越舊制，用可經久。興工於至正十一年十有二月丙子，明年五月丁亥落成。教諭朱榘疏其事，屬余識之于石。按，上虞有學，始于宋之慶曆，重建于淳熙。堂則嘉定甲申所創也。國朝大德十一年，令阮惟貞以庠隘，得民故材，改作焉。逮茲五十年，漸致圯壞。玩歲愒日，補葺相承。縣令以興學爲事，率之以義，人用趨勸，不數

月，而堂構一新，俾師弟子得以安居講肄，宜矣。今夫環千里而郡，百里而邑，莫不建學立師。學之所以明人倫者，豈惟（下闕）。（清康熙十年《上虞縣志》卷五 以上魏崇武點校）

## 王 充 耘

王充耘（一三〇四——約一三七四），字與耕，吉水（今江西吉水）人。元統元年（一三三三）進士，授永新州同知。後棄官養母，授徒著書。《新元史》卷二三五有傳。著述有《讀書管見》二卷，《書義矜式》六卷和《四書經疑貫通》八卷。本書收王充耘文二篇。

### 尚書論定序

充耘嘗讀蔡氏所註《尚書傳義》，爲之論次詳略於其間，而參以管見。極乎其所事，總以求爲通白乃意而止，無過解也。昔朱子功在《六經》，而《書》、《春秋》獨無節次手筆之文。《春秋》別有左、穀、公羊、宋氏程、胡之傳，似不資於晦翁。而《書》者，暨垂沒，且屬意蔡氏。今之坊刻，大抵皆蔡氏文也。充耘所論，詎云有異，然擇焉而約其所中。充耘自謂直可以揭晦翁不言之意，而上會二帝三



王所以經世傳道之心，于今三十有七矣。充耘粗解大致，往嘗以是對策大廷，蒙恩殊獎，賜以勅策，俾得教授鄉里。而復以猥庸，被蒙優詔，食二千石，坐五馬。年來官曠職弛，愧悔交集。宜無敢及於訓詁辭章，而今反翼翼然而急於是書文義之解者，誠不拘官謗之虛文，忘政事之實紀，略精一之聖訓，迷後學之楷模也。爲論卷目如左，學者試詳覽焉。（清道光五年刻本《吉水縣志》卷三一）

### 南豐州重修學記

古者，立學校以明人倫，故其歸也，道德同而風俗一。今學校之設猶古也，故游乎庠序者，舉知敬老而慈幼，親親而尊尊。夫惟聖人之道不墜，而後民有所恃，以立於天地間。使三綱四維一日斷絕，則下陵上替，爭奪攘攫，人之類滅久矣。故州邑有賢守令，必以教化爲先務，而刑名、訟訴、錢穀出入次之；其興舉廢墜，則必以學校爲先務，而公私廨舍、筦庫、亭驛次之，誠知所輕重緩急也。南豐州學由創始訖今，蓋修者屢也，而歷年滋多，日就傾圮。知州事大會烏侯樞始至，謁學宮，退與其屬謀曰：「學不修且壞，今守一州，固將以化民成俗爲事。教化之行，風俗之美，有不基於學校者乎？朝廷以教養責有司，以勉勵責風憲，形於詔旨者，班班不絕。所以宣上德意，非州郡長吏之責其誰哉？記學廩之人，不足以供繕完。州爲文獻邦，以曾文定公名天下，流風未遠，豈無義士出於其間？其倡之，無不宜從者。」衆咸是其議而贊其決。於是，州民譚伯顏、季仁仲、曾景福畢力以供其

役。侯復謂判官鄧梓曰：「余總其概；君進士也，盍董其成？」君曰：「諾。」自殿堂廡門，以及泮亭書樓，先賢祠宇，敗者完，欹者正。梁柱榱桷朽腐撓折者，咸易以堅壯。蓋瓦級磚疏漏殘缺者，補之使完密。丹漆朽墁漫漶剥落者，治之使鮮明。相舊靈星門不如制，復改爲之。廣端門故道，使坦易端直。經始以六月望日，休工以十二月吉日也。於是文學陳晉南暨州之人士相與謀曰：「昔魯侯修泮宮，其臣子侈而爲頌，至今讀者如見當日。今邦有賢侯，令行禁止，百廢具興。其新學宮，所以衛翼聖道，嘉惠士子者至矣，而蔑有紀述，其何以宣示後來？」乃礪石請余爲之記。余辭不獲，爲紀其本末而繫之以詩曰：

惟昔魯侯，克修泮宮。臣子作頌，流聲颯颯。於維南豐，如古侯國。邦有賢侯，爲良師式。仁行如春，威行如秋。鋤強植懦，靡剛不柔。官無苛征，民有餘力。乃相學宮，乃興力役。翼翼寢廟，煌煌禮門。朽蠹者去，漫漶者鮮。天子右文，養士有詔。我侯承之，殫力學校。侯有賢貳，同德一心。誰董其役，曰是我任。我侯戾止，載經載紀。工徒如雲，斧彼鋸彼。誰是渠渠，理人之居。誰是坦坦，道義之衢。聖人之居，侯實營之。聖人之教，侯則型之。嗟我士子，曷報侯德。忠君孝親，惟侯是則。聖人之教，如日麗天。明明天子，壽考萬年。侯哉泮宮，樂哉泮水。天子萬年，侯多受祉。侯多受祉，施于孫子。（清同治十年《南豐縣志》卷三七 以上鄧瑞全點校）

# 全元文卷一五九二

## 揭 泫

揭泫（一三〇四——一三七三），字伯防，豐城（今屬江西）人，僊斯子。少敦樸苦學，年十八，盡通六經大義。肆舉子業，試不合有司，既棄去，取諸子百氏書窮研之，攻古文辭。侍父入燕都，補太學生，端方有威儀，六館士敬憚之。父喪，守喪盡禮。服闋，至正十年（一三五〇）蔭補秘書郎。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歷太常博士、翰林修撰。代祀北嶽北鎮，還，拜禮部員外郎。十八年，出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治建寧。陳友諒圍建寧，城中吏民相繼出奔。泫攻守有方，率留守者力退友諒軍。人爲秘書少監。元亡，稱疾不仕，寓居慈溪。洪武六年（一三七三）二月八日卒，年七十。泫六主文衡，所得多奇士，交友皆當世名人。爲文敦深簡質，有父風，務關倫教，不爲浮豔語。文集毀於兵（《元故秘書少監揭君墓碑》，文淵閣四庫本《文憲集》卷一八）。本書收揭泫文十四篇。

## 代祀碑 至正十七年

謹按：醫巫閭，幽州之鎮也。時惟正月之吉，上御文□殿，手香授使者，徧禮海嶽。于時，翰林

侍講學士□□、翰林修撰揭泮北鎮寔來，二月達廣寧。既望之□日辛丑，代祀貞德廣寧王神所，禮行三獻。祠已，臣泮再拜稽首，謹獻頌曰：

昊穹罔測，曰維四時。時至運行，天道隨之。聖神立極，動以天則。嶽鎮闡靈，其猶輔弼。皇帝若曰，功祀禮宜。古醫巫閭，玄化之機。爰命近侍，偕汝翰林。香幡至止，如當朕心。承事既虔，肥腴精潔。妖孽不興，歲成災滅。聖壽無疆，屹如山□。品彙生□，民康□遂。成於斯，生於斯，終始于斯，□為坤德，元聖之基。（民國間《滿洲金石志》卷五）

## 興學記略

至正二十二年

至正二十一年，江淞行省平章燕赤不花奉旨移鎮閩省。明年夏，赴治所。賽甫丁挺其黨為惡，撓政蠹民，積有年矣。公諭之使去，不從，阻兵拒守。公遂駐連江縣，發諸郡兵逐之。一日，至縣學，卑陋頽壞，公慨然曰：「此王政之本、風化之原，不可一日而廢者。」欲大興造，乃捐己俸為倡。秘書卿貢師泰、員外郎柏鐵時爾、都事乃穆泰咸贊之，遂以五月始工。自大成殿而南，東西廡、戟門、櫺星門，自明倫堂而北，稽古閣、尊道堂、鄉賢祠，以至齋舍學宮之門，廩庫庖廡，或撤其舊而新之，或仍其舊而修之，或舊無而今創之，腐撓者易之，漫漶者鮮之，缺弛者完之。由是煥然而有輝，翼然而有序，可以嚴祭禮，可以盛威儀，可以聳觀瞻，可以崇講肄。公當搶攘之際，而以興學為務，遠矣哉，其用心也！宜夫效之

速也。然則藏修息游於其間者，可不思以副公之心而求其無愧聖人之徒耶？董是役者，澗江朱文峴。屬貢課章，克盡其宜，蓋從事之賢者。連之士請記其事，遂爲書焉。（民國十六年《連江縣志》卷二一）

### 湛盧書院記

至正二十三年

徽國朱文公講道於建寧，而楊、羅、李之道愈尊，劉、蔡之學亦顯，其徒若黃、若真、若陳、李皆得以表於後世。天下崇尚其道，專用其書，凡師友游息問辨之地皆建書院。起於文公之祠堂，在縣治之右十七步。至正十六年，福建行省參知政事阮公同知建寧路時，因其址西拓之。中爲講堂，北爲文公祠。祠之南爲展禮之庭。堂之南爲泮池而梁其上，翼以兩廡。又南爲大門。堂之左爲燕居。門之右爲興文神祠，門之左爲參政公祠。而以湛盧山，故名曰「湛盧書院」。明年，閩海僉事船若帖木兒行部，覆其事而嘉之，俾請於朝。二十二年，得請而賜額。明年，署羅文諒爲山長，遂來請記。余嘉其請，曰：「惟文公之道，孔孟之道也。孔孟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松溪之人能服行文公之道，唐虞三代之人矣。今之書院，昔爲祠堂，不過朝夕企仰以致其慕而已。今也列爲學宮，有訓迪之師焉，有講誦之友焉，當求文公之微言奧論而推明之，追文公之善行懿德而懋勉之，日有所進，月有所益，庶乎文公之道在是，而不負朝廷尊崇之實意，與夫參政作養之初心，何其幸也！」（民國十七年

## 東壁亭記

至正二十四年

福城之三山，閩山其一，即烏石山也。至正二十四年，平章政事燕赤不華，摹勒皇太子所賜「忠孝文武」于石，亭是山之陽而建焉，名其亭曰「東壁」。亭之西有岩曰「天秀」，又亭其椒曰「望海」。望海之西又亭焉，曰「東升」。東升之西臺焉，曰「清泠」。門其南，曰「春明」、曰「天秀」者，狀其景之勝也；曰「清泠」者，即其氣之肅也；曰「東」、曰「海」、曰「春」，皆因儲皇之恩錫而起也。於是，山顛海隅煥焉若重光之照臨，莫不敬歎欽羨于仰瞻之下，不惟平章公忠孝文武之名可垂永遠，凡宅于茲者皆將以是自勉也，不可以不記。朝散大夫、江西等處左右司郎中揭泮記並書。（民國二十三年《閩中金石略》卷一一）

## 張閭題名

至正二十四年十二月

至正二十四年歲在甲辰十一月，戶部員外郎張閭以董鹽莢至三山，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迺賢□□□□□□至十二月七日，登道山亭，讀曾文定公記。飲霹靂巖畔，轉□□□□又飲焉。又自觀音巖下，逕仁王寺、東壁亭，伏觀福建行省平章燕赤不華公摹勒皇太子所賜「文武忠孝」四字□石

□□望海、東升二亭，又飲焉。日暮，迺□□邂逅之會，可爲千載之故事也。從事者：戶部掾□□瑞  
□□□伯□□□□□德山；記之者江西行省郎中揭泫也。（民國二十三年菽莊叢書本《閩中金石略》卷  
一二）

### 漢晉印譜序

至正二十五年五月

印章之來尚矣。制式之等、細綬之別雖各有異，所以傳令示信一也。是編自漢至晉，凡諸印章  
搜訪殆盡，一一模搨，沿類聚品，列沿革始末，標註其下，不惟千百年之遺文舊典古雅朴厚之意粲然  
在目，而當時設官分職、廢置之由，亦從可考焉。吳氏孟思素以篆隸名，而是編皆其手錄，尤可寶也。  
能君仲章得之，以示余，故書此而歸之。至正二十五年五月甲子，豫章揭泫書。（國家圖書館藏碑帖第  
三八一號）

### 九靈山房集原序

至正二十五年十月初一

《九靈山房集》者，浦江戴九靈先生所作之詩文也。先生以聰敏之資、篤誠之志，而學文於柳待  
制先生、黃文獻公，又學詩於余忠宣公闕。故其文叙事有法，議論有原，不爲刻深之辭，而亦無淺露

之態；不爲纖穠之體，而亦無矯亢之氣。蓋其典實嚴整則得之於柳先生者也，縝密明潔則得之於黃文獻公者也，而又加以春容豐潤，故意無不達，味無不足。其詩則詞深興遠，而有鏘然之音，悠然之趣，清逸則類靈運、明遠，沉蔚則類嗣宗、太冲，雖忠宣公發之，而自得者尤多。夫詩文之法具於六經，而得之者鮮，蓋其說固在於方冊，而口傳心授之要實又在於師承也。不得其要，不惟自誤，而又以誤人，所以必就有道而正焉者此也。先生游於三先生之門，朝論夕講，日探月索，故能得其得，有其有，而發之於外，縱橫上下，無適而不合，可以黼黻，可以弦歌，安有如是而不傳者乎？先生名良，字叔能。浦江有九靈山，戴氏世居其下，故以名其集云。至正二十五年十月朔日，中順大夫、祕書少監揭泂序。（文淵閣四庫本《九靈山房集》卷首）

## 六藝綱目序

至正二十五年十一月

先王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六藝已習於小學之時。及夫世降教弛，而六藝之所存者名耳。學者又漫視之，而所存之名仍復記之不悉，語之不詳，況能尋其至理之所寓耶？識者病焉。執風舒先生乃推其名之所始，義之所在，綱以提其要，目以盡其詳，作爲《六藝綱目》，類分臚列，循文生訓。句以四言，使觀者便於記誦。其子恭又加註釋，指意原委，儀物度數，粲然明備。於戲！因是書而名之存者常接于目，接于目則得於心，得于心則先王之遺制或由之而舉，豈小補哉？至正二十五年十一



月，豫章揭泫序。（清光緒七年《六藝綱目》卷首）

### 題米南宮書宋宗室孝恭墓誌銘

至正二十六年四月

古之銘其先世功德，撰文書丹，必求諸大手筆者，蓋因其文與書之傳，而吾先世之功德與之俱傳也。宋宗室崇國公墓誌銘，當世代革易之餘而爲人所寶愛者，米南宮之書也，崇國公遂同不朽矣。後世乃不求必傳之文與書，止慕其人官爵之崇，以爲可榮其先世，豈知古人之意哉？至正二十六年四月辛未，豫章揭泫書。（文淵閣四庫本《趙氏鐵網珊瑚》卷四）

### 董秉彝詩文稿序<sup>〔一〕</sup>

余讀黃文憲公所撰董秉彝墓誌，深嘆其篤學苦志，所造有古意，而不得年以卒也。胡幼學攜秉彝詩文過予，讀之數過，則其篤學苦志，皆已發之于詞矣。故其詩雅淡蕭散而寓意深永，如幽林孤芳，自形自色，而清氣逼人；其文凌厲蹀躞，旁搜遠索，如新羈之馬，而志在千里，假之以年，其成立蓋未可量也。今見於世者止此，悲夫！豫章揭泫序<sup>〔二〕</sup>。（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四明文獻集》卷三，民國二十四年四明張氏約園排印本《四明文獻》卷下）

〔一〕題目代擬。

〔二〕豫章揭泂序：泂，約園排印本《四明文獻》作「法」。

## 唐褚遂良兒寬贊跋

褚河南書清勁峻嶷，平生大節蓋已見筆墨之間，古謂書類其人，信哉！  
豫章揭泂記。《揭伯防集》（文淵閣四庫本《御定書畫譜》卷七二）

## 祭陳子上先生文

嗚呼！先生有高世之志而不得遂，有匡時之才而不得施，抱耿介而莫屈，負卓犖而莫羈。恣恣乎追古之作，怫怫乎疾今之爲。當早年而少試，即擢第於當時；任錄事於四明，乃僅歷乎兩期。方政平而訟理，忽解綬而去之；及再授而不拜，竟東遯而西馳。或排難而一出，又翩翩而我違。念頽波之日靡，故乍合而乍離。當丁未之仲春，謁總戎而北來。論天下之大計，陳閩浙之安危。無一毫而已爲，豈好爵之可縻？自徂暑而得疾，氣奄奄而就衰。雖藥石之日進，竟摧謝而勿治。望故鄉而萬里，魂怳怳而何依？嗚呼！先生狷有似於仲連，清有慕於伯夷。法遷固以爲文，祖漢魏以爲詩。仁者而勿壽，賢者而數奇。豈世道隆而致然，抑天道遠而難推？吾儕昔同處乎中土，今一旦而別

茲。或素慕乎高義，或常接乎容儀。或託交於金石，或見友於文詞。其再拜而哭爵，用致導乎靈輒！（民國十五年《平陽縣志》卷九四）

### 陳子上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高，字子上，世爲永嘉平陽著姓。先生幼讀書，日記千言，所請問即出人意表。擢至正十四年進士第，授慶元路錄事。明敏剛決，吏不能易，民不敢欺，聲名赫赫。一旦忽移去，及方氏至，欲招致之而無從得矣。再授慈溪縣尹，亦不起。方明善與平陽周宗道構兵，嘗一出，而解兩家之難。平陽陷，棄妻子，往來閩浙間，蓋欲人不知其所在。二十六年冬，東西浙陷。明年春，先生浮海過山東，謁河南王、太傅、中書右丞相于懷慶，論江南之虛實，陳天下之安危，當何以弭已至之禍，何以消未來之憂。適關陝多故，未之用。士大夫聞其至，皆願與友。丞相亦喜，即欲官之，知非其志，亦不强。數月而疾，以八月十八日卒于邸，以是月二十日葬于懷慶城南。其疾也，丞相留河南，遣醫往問。其卒也，遣官致祭，贈賻甚厚。其葬也，中書平章政事鎖鑄，先生同年也，實經理之。四方之士，凡自南而來者皆會哭。先生生于乙卯十一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三。先生爲文，上本遷、固，下獵諸子。先生爲詩，上遡漢魏，而齊梁以下勿論也。先生爲行，潔己而不同于俗，抗節而不屈于物。意所與，惓惓焉不能舍，赴其急，水火不避也；所不與，欲其一語一字，不可得。所至合則留，不合則去，

自號「不繫舟漁者」。銘曰：

志非不在于用世，才非不足于匡時，是何節之苦而遯之肥？果人之爲耶？抑天之爲耶？

（民國十五年《平陽縣志》卷八九）

## 有元故禮部尚書秘書卿貢公神道碑銘

至正二十三年

延祐之際，仁皇隆尚儒術，而清河元文敏公、四明袁文清公、蜀郡虞文靖公、巴西鄧文肅公、宣城貢文靖公、先文安公相繼登用，文明之盛煥然有光于前。能繼先業而以文政事稱者，獨貢靖公之子，是爲秘卿公。公，文靖次子也，諱師泰，字泰甫，其先世居大名路開州長垣縣之蒲城。至宋，有文顯者，以武德大夫、都總軍將使從思陵南渡，繇鍾陵徙居宣城，因家南湖，公八世祖也。文顯生尚書省評事賢。賢生承信郎之琳。之琳生朝奉大夫用。大用生承節郎應霆，是爲公曾大父。入皇朝，以文靖貴，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廣陵郡伯。妣黃氏追封廣陵郡君。禮部生士濬，是爲公大父，以文靖貴，贈亞中大夫、秘書大監，國子祭酒歐陽玄奉勅撰神道碑。又以公貴，加贈太中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輕車都尉，追封廣陵郡侯。妣李氏累封廣陵郡夫人。太常生奎，即文靖也，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贈翰林直學士、太中大夫，謚文靖，御史中丞馬祖常奉勅撰神道碑。又以公貴，加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輕車都尉，追封廣陵郡侯。妣張氏累封廣陵郡太夫人。公生有奇質，穎悟

過人。三歲授以《詩》，輒成誦。太常嘗曰：「是兒，吾家書厨也。必大吾宗。」延祐二年，文靖提學江西儒學，公從行。時吳文正公辭國子司業，歸鄉里，公受業其門，文正深器之。七年，文靖召爲翰林待制，公從至京師。至治二年，用大臣薦爲國學生。嘗作《讎神賦》，袁文清公大加賞歎，謂他日必秉文衡。時北人多易南士，公毅然自立，人莫敢犯。嘗夜讀書，隣女數見誘，公盛怒責之。明日，迺知同舍生所嗾也。文聲益著，諸生多師事之。鐘樓街遇駕小紅車婦人遺囊道上，公從者得之，皆大珠也，公追還之。婦大驚，拜伏，選其中大者數十枚爲謝，公不顧而去。他日，知爲黑厮侍郎之母，侍郎數詢其人不得，公終不言。天曆二年，公試上京，擢第。擢授吉安路泰和州判官，階從仕郎。聞文靖公訃，自京師奔還，報喪無□禮。至順三年，服除，改徽州路歙縣丞。江浙行省辟爲掾，宰執而下皆敬禮之。中書移文：江南三省掾史互相遷調，他省不得取用。公上書，言人材之生無問南北，用材之道何分遠邇？姑以近古言之：陸忠宣生於越，范文正生於吳，張九齡生於嶺南，周子生於道州，朱子生於新安，歐陽文忠生廬陵。世祖皇帝首徵南士，居中書者有之，任臺諫者有之。今限以地方，則周子、朱子之道學不必尊，忠宣、文正之德業不足紀，歐陽文忠之文章不可傳，國初南士之彬彬者不必尚。茲議一行，不惟遠棄歷代之嘉猷，實乃近變世祖之良法。書上，不俟報，一夕引去。省遣人追之，不及。遂優游田里，以奉其母，置學田以養子弟之來學者，立義莊以贍宗族之無依者。至元二年，以應奉翰林召，階徵事郎。明年，從師道來爲編脩官，迺以避嫌辭。遷奎章臺典籤，又以避親名辭。六年，丁內艱，執喪如喪文靖時。至正三年，服闋，擢紹興推官，階承務郎。山陰縣民徐告郭等

殺其兄，獄已具。內一人乃豪民，嗾徐誣之，以報私仇。公竟直其冤，坐豪民以罪。縣論阮氏死事，由謝獲邵私鹽，用木楫打阮而死。公讞之，即阮之私鹽，邵實無預，阮亦謝而死，公盡平反其事。餘諸暨捕獲山寇，株連滿獄，公審其冒罪者，白奉使宣撫縱之。山陰民徐奪人土田，誘人妻女；三江亭氏某豪奪武新，撓法欺民，咸有所倚，公一置于法。王亞關死事，連逮平民甚衆，公發蒙摘隱，虛實彰然，稱爲神明。奉使宣撫舉公治行東南第一。八年，復以翰林應奉召，階儒林郎，預脩遼、金、宋三史，有金織文段之賜。九年，擢宣文閣授經郎，階奉訓大夫。所訓皆諸生及功臣子孫。公師道甚嚴，三宮賜賚甚厚。五月，扈從上京，兼經筵譯文官，進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反覆義利之辯，上悅，賜以金織文段。十年，遷翰林待制，階奉直大夫。俄兼經筵參贊官。又代祀天妃，自直沽至彰州凡一十七所。故事：使者二人，僉議以公誠敬純潔，宜專領其事。十一年，竣事。未還，道拜國子司業。諸生聞公之至，欣悅倍常。在監一年，深厭時望。十二年，太師右丞相奏：「宜如世祖皇帝時省、臺兼用南人。上可其奏，首用公爲吏部郎中，階奉議大夫。未上，拜監察御史，分巡上京。至平縣，有賈販木綿五十車，夜宿劉呂家。比明，盜其〔一〕，平縣以坐劉。公曰：「事可疑也。」乃平反。未幾，果獲真盜。遷吏部侍郎。十三年，太師右丞相南征。上曰：「江南不靖，民多誑誤。朕當曲〔二〕，使其拔來歸。」公與刑部侍郎禿堅不花奉詔往諭，仍領兵糧三十萬石於平江。時鎮江金壇縣王肯堂十一家自寇中來歸，南中丞伯嘉納。既納其款，江浙行省右丞佛家閭欲仍以反逆論，俱移文中書。中書下其事，刑部與公覈之。刑部曰：「當從右丞。」公曰：「當從詔旨。」刑部曰：「詔在前，降在

後。」公曰：「曲赦之詔方下，而用法既降之人，恐非主上好生之心。」刑部始恕，卒從公論。改兵部侍郎，階奉政大夫。中書遣理口北十三驛，時富者倚權勢隱蔽，貧者無授日困。公至，囑託者紛紛，皆不得行，乃第其力乏虛實而高下之。貧得少舒，焚香遮拜于道，家題官位姓名而事之。十四年，復遣涿州良鄉七驛，均平允當，一如口北。轉都水庸田使，階朝散大夫。糴軍儲一萬石，踰月而事集。十五年，改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副使。未行，陞閩海道肅政廉訪使。未及境，而赴訴者遮道。公隨事諭遣，莫不厭服。以禮部尚書召，及行，又調平江路總管。時淮南張士誠之衆已壓境，或謂宜遲遲其行。公曰：「上命也。」時江浙參政脫脫因分省是郡，守禦調度，一出己意，公不得有所更張。未浹旬，桌陷，公懷印而出，欲圖克復，竟不得遂，乃作《幽懷賦》以述其志。十七年，張士誠籍所據歸朝廷，江浙行省左丞相達失帖木兒公承制用公爲兩浙都轉運鹽使，又承制用公爲參知行省政事，皆非公志也。十八年，廷議以福建歲煮鹽十萬引，內一萬五千歸省憲，餘八萬每引易米五石，以五千於嶠關、分水，通江東西之商販。廣東歲煮鹽四萬三千引，內存二千五百五十，餘以易米至直沽，如福建。罷福建都轉運使司，置提舉司，分戶部尚書一員以領之。以所易米自海漕至直沽，給空名宣勅，募能自備海艘漕至京師者授之。起公爲戶部尚書，階中順大夫。得自辟曹屬，事關鹽法者從宜行之。勅授以下得專處決，省憲不得與焉。別命福建廉訪使贍思丁、廣東廉訪使八思不花以相督運，遣應奉翰林文字程世京持印章至閩。十九年春，命始下，時公在江淞，道阻不得往。乃上書中書，言閩中山多田少，以鹽易米固爲便益，只恐鹽有餘而米不足，民將不堪，財竭力盡，人心離散。書上，不報。二十

年春，公始得抵閩。時上下汹汹言不便，在倉之鹽不滿百引。公剪刈魁姦，搜剔宿蠹，分遣僚屬，曉諭客商，嚴制以斷私販，分隅立局，以便民食。時閩廣郡縣多爲有力者所據，雖曰稟令於省，而令實不行，皆服公之威信，聽命惟恐後。踰月得米五萬餘石，先漕京師。復上書中書，言江東西之盜充斥，榷關、分水絕無商賈，而境內素非產米之地。言極懇至。其年冬，上賜尚尊金幣召還，以戶部尚書篤列圖代之。東宮亦遣賜公，以風汛非時，未得發舟，出居城西香嚴寺，有司猶日供具，月給俸廩，公悉拒不受。二十一年，築臺於寓寺之右，曰「高風」，亭其上，曰「鳴鳳」。日與諸生講明道德性命之要，省憲諸公、四方賓客及方外之交候問無虛日，公欸遇周洽，莫不得其歡心。朝廷以秘書卿召，階中憲大夫，仍命行省，還公所辭祿。使者具言朝廷之所以待公者，及東宮大書公姓字，期以必來之意。二十二年夏，自連江、福寧遵海而比<sup>〔三〕</sup>，以海寧時夫人留門生朱燧家，遂寓焉，竟以是年十月十日葬<sup>〔四〕</sup>，享年六十有五。二十三年閏三月三日，權厝于本州十七都小桃源。公娶張氏，寧國路總管紹祖之女，累封廣陵郡夫人。子男三人：晟、旻、時之。又以兄朝列大夫、江陰州尹師謙季子昱嗣，江浙行樞密院掾史。女一人，適海寧州判官張肅，夫人兄子也。孫男一人，寧童，孫女一人。公四爲考試官：考國學公試者一，考鄉試者二，考會試者一，所得多名士。主文福建時，榜中再舉，三舉之士過半，尤爲士論所歸。推官紹興時，江浙、江西、湖廣皆聘爲至正七年考試官，以江陰君之喪，俱不赴。公篤淳溫厚，樂易可親，所至之地，學者雲集。雖在官次，教亦不倦，前後受業于門者凡數百人。爲政外嚴內寬，不苛不弛，有古良吏之風。爲文嚴密清麗，闕深典實；詩極幽邃冲遠，能兼諸體，有



盛唐風骨，當時得公所作去爲寵榮。有《詩補註》二十卷、《友于集》十卷、《玩齋集》三卷、《頓竅集》二卷、《閩南集》三卷。公在京師，揭先天六十四卦圓圖于壁而虛其中，禮部員外郎程文名之曰「玩齋」，故學者皆稱爲「玩齋先生」云。將以某年某月某日歸葬于鄉，門人劉中狀公世系、歷官、行事，請銘。先文安公與文靖公同朝，而泐又嘗與公同事，蓋有再世之好，故不敢以鄙陋辭，乃爲之銘曰：

貢系端木，用字爲氏。禹興于漢，位列三事。代有聞人，迄于我元。文靖炳炳，焯燿禁垣。公濟其美，光前復始。體本于經，用參于史。勇往力邁，行之遵聞。鍾呂之音，黼黻之文。論經筵閣，典教胄子。內掌絲綸，外振綱紀。部理國程，梁植莠薶。柄文造士，拔尤蒸髦。上明其明，下懷其惠。尚遵織文，便蕃內賜。中秘之召，竚登政途。天不愆遺，一疾弗瘳。春風之和，猶想樂豈。秋月之清，如覲華采。公今歿矣，下沒者存。其去彌遠，其聞愈尊。崇山盤盤，流泉浩浩。刻此銘詩，用樹羨道。（明嘉靖十四年徐萬璧刻本《玩齋集》卷首 以上魏崇武點校）

〔一〕盜其：此句當有脫誤。

〔二〕朕當曲郝：郝，當作「赦」。

〔三〕自連江、福寧遵海而比：比，當作

「北」。〔四〕竟以是年十月十日葬：葬，疑當作「卒」。

# 全元文卷一五九三

## 汪克寬

汪克寬（一三〇四——一三七二），字德輔，一字仲裕，祁門（今屬安徽）人。嘗從吳迂學。泰定三年（一三二六）秋應江淞鄉試，中前列。次年會試見黜，遂家居著書講學，人稱「環谷先生」，從游者甚衆。明洪武二年（一三六九），應聘入朝，與修《元史》。成，有旨留仕，以老疾辭歸。五年卒，年六十九（吳國英《環谷先生行狀》，清康熙十八年刊《汪氏三先生集》本《環谷集》卷首）。著有《經禮補逸》九卷、《春秋胡傳附錄纂疏》三十卷、《環谷集》八卷等。今以清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刊《汪氏三先生集》本《環谷集》爲底本，校以文淵閣四庫本《環谷集》。集外輯得文一篇。

### 夫子之墻賦

敏學主人與博古先生遊於尼山之麓、曲阜之墟，造孔林之闕里，瞻玄聖之攸居。榭楠連雲而蒼鬱，檜栢參天而扶疎。蹕亭嵯峩而倚空，杏壇甃壁而荒蕪。列橫序之層構，峙鉅殿之中歸。屹崇門

之突兀，繚周垣之迴紆。主人喟然而嘆曰：「端木子所謂數仞之墻，其在茲乎？吾子衣蹠躑之逢掖，冠崔嵬之章甫，塗抹丹鉛，摹寫今古。行式淵、騫，言稱求、路。盍爲我抽思逞辭，飭章繪句，鋪張弘麗之規，緣飾高廣之度？極詞人之炫耀，亟援筆而爲賦！」先生曰：「嘻！夫子之墻，豈今之所謂墻哉？粵自二龍繞室，五星降庭。萃大塊之清淑，會元氣之晶英。纘聖神之華胄，集條理之大成。拓天下之廣居，開億代之文明。夫是以覆泰宇以爲欄，立人極而爲柱。存至誠而爲基，凝至道以爲土。文章爲之華飾，德業爲之培累。貫一理以爲楨，崇萬善而爲堵。仁義中正，乃其板載之方；詩書禮樂，乃其畚插之具。不思不勉，初何事於經營？彌高彌堅，又奚煩於削鏤？悠久無疆，乃斯墻鞏固之迹；博厚配地，乃斯墻延袤之數。蓋非有馮馮之聲，俾人得而聞；又非有薨薨之形，俾人得而睹。子輿守約而獨請，復聖瞻前而無方。衛贛及肩之淺室，仲由駐足而升堂。彼州仇之何人，固無惑乎？不足以窺聖域之渺茫。」主人展然而笑曰：「絜尼父之誨人，若太虛之時雨。示後進之表儀，固無行而不與。夫豈強蔽於垣墉，岌岌乎城堞之扞禦。使升高而無階，謾顛顛而延佇？」先生曰：「非也。夫物理之不齊，亶鉅纖之異宜。凡藏蓄之廣博，必高深而難窺。倘其中之狹隘，外卑薄以奚疑？苟處下而眎高，曾何異乎斥鷃笑大鵬於藩籬！」主人於是與客躡高蹠，眺清賞，關重扃，披宿莽。歷石級而步趨，睇宮庭之峻廣。扣玲瓏之綺疏，拜蒙俱之遺像。覽碑碣之籀文，聆絲竹之絕響。爰從容而詠歸，挹清風之蕭爽。

## 無逸圖賦

粵有好古書生，博雅搜奇，閱几上之冊，絕編中之章。覽商周之逸蹟，睹漢唐之懿儀。涉獵前昔，究竟無遺。秘閣主人見而問之曰：「子亦嘗聞唐人之《無逸圖》乎？演往聖之箴規，易明君之玩娛。維良相之偉制，實盛代之弘摹也。盍抽子秘思，據子遠謀，探訓誥之蹟，闡方策之腴，撫芳遑妍，而爲余賦諸？」書生曰：「唯，唯。繫唐中葉，實惟明皇。式遏寇攘，克正紀綱。嗣睿而帝，既安且平。虎皮包刃，鵠板收英。爰得宋璟，股肱之良。敷陳治道，討尋憲章。璟乃思曰：『繫人君之履位，如臨深而捧盈。宜處逸而思艱，宜旰食而遑寧。』於是寫《周書·無逸》之圖，爲唐皇克己之銘。不飾不文，不丹不青。惟取周公旦之數語，所以戒成王之守成者也。念聖人之遠慮，懼嗣王之暇逸。獻《無逸》之嘉謨，陳艱難於稼穡。於以戒夫怠荒，於以勉夫兢業。考歷代之隆規，敷祖考之弘績。嗚呼七歎，感慨乎今王之心；不敢五言，鑒觀乎前哲之德。于觀逸，于遊田，再四爲之丁寧，生則逸，生則逸<sup>〔一〕</sup>，反覆爲之戒飭。陳享國之久近，論得壽之隆嗇。是皆以昏爲懲，而以善爲則也。璟之圖之，必精緻而詳極；明皇觀之，宜亦感省而修慝。矧夫九齡進金鑑之錄，蘊古遺大寶之箴；賢臣交納乎忠言，賢君亦謹於操心。故迴奢爲儉，戒荒爲勤。燬殿庭之綺繡，卻錦坊之織紵。是宜開元之盛治，遂與貞觀而比倫也。夫何賢輔既往，侈心遽萌。肆情慾於玩好，易山水於宸屏。霓裳羽

衣，稔宴安之鳩毒；槃盂觴豆，忘古道之典刑。弗致蕭牆之警，卒罹馬嵬之行。蓋無逸之戒，明皇不能慎終以如始，是以樂極而患生。方今聖皇，宵衣圖治。篤緝熙之學，繼纂成之志。有臯、夔以論思，有伊、呂以獻替。固不假宋璟之爲圖，而可以軼成周之盛治也。」秘閣主人展然而笑曰：「子之述是，蓋將致吾君於唐虞，躋斯世於雍熙。異於圖混一而賦大都，陳諂頌而翊佞諛者矣。吾爲爾歌之，以發其餘。歌曰：公旦輔周，厘獎勸兮。《無逸》數策，垂寶訓兮。宋璟制圖，條不紊兮。惜哉！唐虞皇功，虧九仞兮。猗歟我皇，勤勞克謹兮。保惠黎民，延億兆而有永兮。」

〔一〕疑有誤字。

## 宣文閣賦

有序

皇帝九年，制作宣文閣於大明殿之西北。皇上萬幾之暇，御閣閱經史，以左右儒臣爲經筵官，日侍講讀。茲閣深列紫御，傑出青霄。朝野傳誦，瞻望踊躍。布衣微臣，欣幸睿聖崇文致治之隆，曠古莫及，敢竭蟻忱贊揚之私，拜手稽首而獻賦，曰：

鰲極立兮時雍，四海一兮書同。作神京於燕薊，貫北辰乎天中。懿聖皇之御極，煥離明以當空。復至元之盛治，繩神武而不隆。淳風沕穆，膏澤涵洪。文燄烜赫乎扶桑崦嵫之域，仁聲馭沓乎濮鉛

祝栗之封。既而乾符昭陳，神珍聿錫。文德誕敷，皇圖廣闢。建傑閣乎中霄，屹大明之西北。揭宣文之嘉名，示弘摹於萬億。爾乃準小，臬恢鴻基。公輸獻巧，匠石殫思。陶人運其埏埴，玉工效其雕幾。豫章松柏，剪千尋之夭矯；金壁銀樓，致萬里之瓌奇。斧斤振鏗錡之韻，礪斲極精緻之宜。四方子來，經之營之，羌不日而告成，儼崔嵬而峗巍。觀夫岩崑嵯峨，崛吻環譎，構複栴而重欄，邈希世而特出。麗不踰奢，儉不及質。璇題翠壁，削繒綾而龍鱗；蛟吻踞甍，免翬飛而跂翼。綺疏鏤列錢之玲瓏，藻井粲菱荷之繪飾。玉鐙壁英，灌護而零亂；隋珠明月，照耀而恍惚。瓊戶耀乎尹之璀璨，金鋪響連環之複疊。浮柅嶮岨而星懸，鬪拱衡縱而斗折。枝掌扞捩而斜據，芝栴攢羅而戢香。曲折要紹而環句，層櫺礧危而岌嶮。交龍纏楣，橫飛雲之梁棟；雙蜺蟠礎，聳擎天之柱石。朱楣結曲而縈迴，鉛砌晶熒而焯燁。腹垣流丹以周繚，翠栢膠枝而行立。於是聖皇駕玉輅，張龍旂，展乎國容，輝乎皇儀。望舒陪夫左馭，屏翳道夫先馳。鳴和鸞之鏗鏘，服袞龍之陸離。御斯閣以問道，闡經幄之弘規。帝幕高懸，天顏孔怡。列儒紳而進讀，對黼辰之嚴威。舒緇帙之蟬蠹，擴六籍之精微。咏仁咀義，聆天語於羲、昊，言溫氣和，陳古道於臯、夔。殫詞臣之忠藎，恢聖學之緝熙。內府頒奇珍於翠釜，上方瀉甘醴於玉卮。和氣春融，起天庭之黃色；文星環拱，映帝座之清輝。想夫聖躬聽講之餘，臨眺倚徙，接羲娥之耿光，納穹壑於無際。東望則延春之閣，崔嵬崢嶸，橫絕天半，窅邈觚稜；西瞰玉德秘殿，暘曜月朗，渺太液之輕漪，涵天光而滉漾；北瞻則萬歲之山，嶮嶮峭崿，厓洞谿谿，草木蒼鬱；南眎象魏峯嶺，朱闕巉崑，媿黃道之啓途，列閭闔之九關。猗歟休哉！卓彼斯閣，曠古曷

耦？莫億代之基圖，闢八紘之戶牖。萃鴻碩以講劄，稽典墳於蝌蚪。於以廣睿覽之明，極乎有截之垓埏；廓聖德之聰，達乎無垠之宇宙。思昔石渠、天祿，徒以貯簡編之糟粕；麒麟、凌烟，祇以圖輔翼之英雄。曷若聖皇之制作，宣人文於萬代，致文治於無窮？彼弘文館聚四部之奧博，白虎觀辨五經之異同，又烏足與聖世而比崇也哉？迺舞蹈而歌之曰：

於穆聖皇，亶聰明兮。雲漢昭回，昭萬方兮。嘉惠兆人，臻義康兮。傑閣中天，討憲章兮。鸞鷲章逢，侍帝旁兮。載稽經訓，研籀倉兮。治功彌隆，追虞唐兮。人文宣朗，貽億萬世而無疆兮！

## 皇極賦

繫鴻濛之未鑿兮，闕蒼閭之昏渾。迨太極之肇判兮，廓旁魄而昆侖。崇與卑之既陳兮，繫人文其朗宣。孰主張是兮，總九野之元元。偉睿智之首出兮，奠中區而建極。履大寶之巍巍兮，秉元聖之休德。侔大學於虞后兮，至仁媿乎唐國。作庶類之標準兮，靡不於斯而作則。實無偏而無陂兮，恒特立乎中央。羌至極而莫踰兮，厥表正乎四方。東西南北各止乎是兮，俱輻輳而瞻望。猶北辰之居其所兮，爛衆星之環拱。屋中高而四下兮，揭乾棟之獨聳。任斯道而弗頗兮，邦總總而歸往。慨余懷古先兮，屢翹首而企踵。禹濬川而疏洛兮，睹神龜之負書。背文自一而至九兮，亶后皇之錫疇。稽皇極之位於何而存兮，儼五數之中居。統八類而爲綱兮，挈裘領於襟裾。歷夏暨商兮，斯理湮汨。嗟

周王之有道兮，纘禹舊服。釋纍囚而訪箕兮，演大法於簡策。陳名言於不朽兮，瞰中天之日月。道不虛行兮，在乎其人。武得之而致理兮，綿八百而永年。五行順兮五事察，八政厚兮五紀協，斯皇極之所以立。三德以父兮稽疑以明，庶徵允念兮福極於以勸懲，斯皇極之所以行。噫！後世之昏迷兮，彝倫攸斁。天不畢乎此疇兮，乖往軌於初古。舉世瞽瞍而佞佞兮，象緯黯其失度。嗟大中之是訓兮，襲舛譌於訓詁。彼優游而姑息兮，胡弗遵於王路。宜孝元與代宗兮，竟莫延於曆數。惟蝌蚪之未沫兮，尚斯文之可徵。仰聖皇之御極兮，踐五位而文明。由聖道之正直兮，粵作則於八紘。述敷言以爲世訓詁兮，貽億代之嫩聲。顧鯁生之何幸兮，將觀光於上京。叩帝闈而獻頌兮，慶四海之咸寧。歌曰：

我皇在上，亶明聖兮。建其有極，德至盛兮。參贊化育，天地並兮。四方取則，無不敬兮。寤寐禹、箕，爲龜鏡兮。億萬斯年，延福慶兮。

## 紫微垣賦

璧月皎兮朗明，銀浦爛兮晶熒。輕飈恬兮肅清，纖雲收兮宵冥。若有客兮游木天，陟仙瀛，瞻太虛，仰圓靈。顧謂翰林主人曰：「吾觀紫微之垣，天皇之庭，高高而在上，遙遙而莫登。願先生搜典籍之蹟隱，闡象緯之縱橫。據藻麗之錦心，賦鏗鏘之金聲。某也將屏息而竚，傾耳而聽。」主人曰：「唯，唯。蓋聞紫宮巍巍，天皇是處。大帝之座，尊居其所。抱以勾陳之六珠，佐以天極



之四輔。燦燦其後者，椒房之后妃；燁燁其前者，青宮之儲副。尚書、大理，炳煥而森羅；柱史、女御，輝光而旁午。運轉於百餘萬里之外，在中而弗移；周迴于七十二度之間，常現而可覩。繫榮衛之昭布，儼七八之相聯。環乎皇極之居，斯謂紫宮之垣。左樞右樞，夾乎離南之穹門；上丞下丞，攝乎坎北之重閣。上宰少宰以對待，少尉特立而聿存。上輔少輔，煒東西之次列；上衛少衛，分左右而屏藩。是垣也，覆以華蓋之輪囷，植以天柱之突兀。黃金爲城，塹以雲漢之津；白玉作京，闢以閭闔之闕。疊銀礫之層層，樹白榆之歷歷。匪築以干戈河圖之倚杵，匪甃以五色女媧之鍊石。傳舍、庖丁之密邇，內階、天府之相逼。瑤宮玉臺，岿嶷乎其中；廣寒清虛，暎照乎其側。故至尊之履位，代紫宮以居中。師保耿台躔之拱侍，臣鄰炯郎星之列從。奎壁炫文章之府，執法肅御史之風。由是天帝之垣環，衛太一於高空。萬國群黎，林林總總，以仰時雍之化，豈非微星之萬一千五百二十，旋繞而無窮？若大微象明堂之房，天市媿權衡之宗，雖皆帝座之所寓，群星之所叢，或隣翼軫之墟，或貫房心之衝，曾未若紫宮環衛於北辰之扛轂、五緯連珠之所拱向、列宿撩輻之所會同也。」客聞而歌之曰：「我皇聖明兮握符御極，賢才並翰兮光華赫奕。紫辰倚空兮金墉巖峩，萬國歸心兮黔黎戴德。」又歌曰：「丕圖弘開兮景星耀輝，帝垣昭晰兮中天巍巍。至和坱圠兮玉燭獻奇，樞軸旋轉兮萬壽無期。」歌畢，月掛觚稜，露寒秘閣。璇杓低昂，玉繩迴薄。立清寒於掖垣，仰紫微於寥廓。

## 鳳凰來儀賦

有虞起兮歷耕，重華煒兮文明。衫衣絢兮斧宸，時雍變兮八紘。命后夔以和樂，奏《韶》《箛》之九成。致靈鳥之並集，舞威儀於彤庭。想夫鳴球夏擊，絲桐振響，搏拊胥諧，咏歌迭唱。先祖洋洋而格思，群后逡巡而揖讓。宮縣斯設，篋簾維縱。峙崇牙之捷業，蔚樹羽之衡縱。瞽矇擊祝而作作，眡瞭播鼗以逢逢。陰管駢歛於鍾笙，金奏鏗鏘於大鏞。變徵旋宮，調律同之硯籥；執干秉翟，列舞佾之從容。導大塊之至和，致象物之感通。爾其九奏爰終，於飛翔翥。粲粲其章，翩翩其羽。覽德輝於千仞，聿迴臻於殿宇。九苞炫爛，犴黃扉而裴回；五色毳毼，歷玉階而延竚。儀容肅肅而雅馴，翼翼踴踴而獻舞。德侔君子，恒揭義而負仁；音協黃鐘，媿鏗金而考鼓。其爲物也，稟乎太一之粹，孕乎丹穴之峰。距弗履乎弱草，喙弗啄乎生蟲。朝憩崑崙，餐琅玕之瑣碎；夕游縣圃，飲玉池之沖融。首昂金鷄之喙，尾曳鯨魚之踪。背靈龜而領燕，後祥麇而前鴻。飛禽三百有六十，而唯是之爲宗。爾其九官都俞，四岳輔弼，洛水懷襄而底平，烝民艱鮮而奏食。八埏皞皞而雍熙，四海安安而寧謐。帝舜之德，殆不翅玄渾之并包，與方儀之立極。是宜太和之音，始迭作於九變；而太平之瑞，駢雄雌而下集。昔者軒轅施德，聿巢阿閣之顛；厥後岐昌修政，爰止高岡之側。羌至聖之致瑞，實後先而同轍。迨夫時乖政熄，代變風醜，尼父興不至之嘆，接輿歌德衰之辭。楚人山鷄，賜千金而誨諂；西

都神爵，驚屢至而夸奇。蕭史神仙之恢詭，符秦謠讖之支離。偉我皇之聖明，協重光於虞帝。大猷昭黼黻之文，雅樂應《簫韶》之制。賜湛樂於吾民，陶太和於斯世。臯益接武而論思，稷契駢肩而獻替。願羽儀於天朝，効鳴陽於盛際。

## 天府賦

維蒼姬之肇造兮，臻泰和於寰寓。恢輿圖於八紘兮，邈聖德之涵煦。偉《菁莪》之樂育兮，烝俊髦之楚楚。舉寶興之盛典兮，進賢書於天府。羌天府之崑巍兮，實萃國之焜煌。列弘璧暨天球兮，炯明月於夜光。肆異才之挺生兮，媿瑚璉而圭璋。既溫粹而罔玷兮，又追琢其文章。宜哲王之珍之兮，登厥明而是藏。嘻成后之善斷兮，且睿聖而輔之。日就月將而弗懈兮，邁文武而緝熙。建《周官》之六典兮，植太平之丕基。掌邦教於司徒兮，卿大夫以爲屬。宣德行而訓迪兮，繫禮閑而樂楛。俾藝苑之翱翔兮，存秉彝之貞淑。每三載而選遴兮，書賢能於簡牘。遂旅獻於丹宸兮，覬重瞳於采錄。王再拜而受之兮，忻得賢而善俗。敕司寶之官而廢其書兮，曾何翅於貝玉？爰論定而授職兮，聿錫爵而頒祿。余幼好此奇服兮，佩往聖之規箴。夙清修而慎守兮，亦廣討而幽尋。螢牕雪几矻矻以窮年兮，非古訓爲無所用其心。維吾既有此內美兮，遂充貢於斯今。皇穆穆以當天兮，亶丕承於祖憲。軼盛治於成周兮，興群才於海甸。曰余蒙此嘉惠兮，遭世孔仁。蘄登名於天府兮，攄尺寸之

忠勤。叩閭闔而開關兮，呈琅玕於帝所。踧敷衽以陳辭兮，念明時之欣睹。茲較藝於鄉闈兮，聊抽思而作賦。顧雕蟲之何有兮，守中扃之貞固。迺舞抃而爲之歌曰：

成周至治，八極咸寧兮。碩彥間生，爲國之楨兮。司徒典教，興賢能兮。策書入獻，天府是登兮。猗歟我皇，爲治厲精兮。設科取士，羅群英兮。所寶惟賢，錄姓名兮。藐焉小子，希對揚於明廷兮。

## 吳山賦

天沈寥而清曠兮，金風淅淅而蕭森。駕言馳騫於西澗兮，縹予馬於虎林。寓遐矚於此邦兮，爰陟吳山之高岑。苔梯石磴縈九折之委蛇兮，躡巉崑而登臨。躋罪嵬之峻頂兮，眺奇巘之嶽峩。倚太虛而峭拔兮，巒嶂崩劣不知其幾層。根盤數千里而廣袤兮，周迴紆鬱於坤垠。層崕倚披而鵬翅兮，疊峰峻嶒而虬鱗。烟雲歎薄其萬狀兮，日月蔽虧於夕晨。草木暢茂而異香芬郁兮，靈奇悅愴而升沉。東望則海門之峯嶺兮，三島負鰲而聳廩。天日渺以西至兮，萬石飛來而錯峙。左西湖之瀟瀟兮，匯冰壺而清泚。溯江右帶而混瀚兮，驚湍瀾濤而澎湃。紛總總其上下兮，舳舻舳舳相屬於千里。下窺闐闐之衍迤兮，樓觀巍峩而叠起。衢道衡縱而如畫兮，車馬駢闐於九軌。異珍輻湊以咸萃兮，委南金而象齒。大府屹立於雄藩兮，薨棟翬飛而麗美。台星耿耿而旁燭兮，閨婆流球會同而至止。

挹佳氣而拄笏兮，偉翠屏之若倚。繫是山之鍾秀兮，肇玄黃之開闢。顧名號之曷從始兮，繇泰伯文身而建國。闔閭揮戈而駕楚兮，夫差奮矛而栖越。何西施之嬋媛吾以爲好兮，賜屬鏤於婞直。勾踐長驅而沼吳兮，胥泛遺忠於潮汐。銀屏雪屋衝突於山趾兮，存英雄之遺跡。叢祠屹於崇岡兮，薦馨香於明德。高風稜稜而與此終古兮，鎮坤輿以無極。歌曰：

大塊流形，峙危阜兮。句吳祚土，錫分守兮。伍員鯁直，忠肝剖兮。命祀千載，怒潮吼兮。聖人馭極，一宇宙兮。拳石海堦，如培塿兮。雄藩重鎮，永遐久兮。蠻夷卉服〔一〕，拜稽首兮。我皇撫運，億萬壽兮。抽思作頌，貽不朽兮。

〔一〕蠻夷卉服：夷，原闕，今據文淵閣四庫本補。以下凡諱「夷」而闕者，皆徑補，不再出校。

## 泮宮賦

予幼好此奇服兮，希前哲而進修。曰侯邦之有學兮，慕泮宮而來遊。何所獨無奇覽兮，羌於此乎久留。煥奎璧之煌煌兮，亶屬目而夷猶。由義闈之軒朗兮，造道闈之嚴邃。瞻崔嵬之層構兮，趨廣袤之敞序。登倫堂之博大兮，偉俊髦之是處。聆弦誦之琅琅兮，侈文物之燁燁。歷重階而拾級兮，陟聖域之穹崇。叩大成之鉅殿兮，闢綺疏之玲瓏。拜素王之遺像兮，儼龍卷之儀容。想過化存神之妙兮，

更千百年而愈隆。步前除以徜徉兮，睹泮池之澄碧。降殺於辟靡之度兮，象玉潢之泮壁。蓄源泉而不竭兮，涵天光之昭晰。茂藻芹之芬郁兮，春意生生而不息。繫厥初之有作兮，實肇造於蒼姬。維東魯之建國兮，闡文服之攸施。於赫公旦之有孫兮，纘十有九葉之丕基。樂泮水而翱翔兮，載龍旂之委蛇。習大射而周旋兮，憬彼獻琛之淮夷。序鄉飲而獻酢兮，儼穆穆之威儀。多士漸摩而克廣於德兮，紛總總而驅馳。嘻魯叟之燕坐兮，亦龜蒙曲阜之遺規。顧嘉名之昭揭兮，蓋考譜載籍而有證也？奚毛鄭之異詞兮，吾將孰從而取正也？抑稽魯頌之訓故兮，謂東西南瀦水而北繚以周垣。故徵諸鑿沼之形狀兮，探名號之本源。若王制之推尋兮，求義理之斯存。眷言政教之是頒兮，溥德意之敷宣。究字書於會意兮，蓋分判焉云爾。班條章於此學兮，俾民眎則而興起。半天子之制兮，明尊卑之殊軌。雖立論之無同兮，匪乖戾於本始。蹇予未有知兮，值昌運之文明。八埏春育於元元兮，侈橫舍於列城。彼魯申之采芣兮，又何足以揄揚於頌聲？制禮樂以陶吾民兮，固將軼成康之太平。歌曰：

猗歟！泮宮之廓開兮，興群彥而蟬聯。抑抒意於鄙辭兮，庶幾續周雅之遺編。

## 別知賦

有序

學正董君彥醇書滿謁選天官，爲歌此賦以餞之。

維紫陽之巍峨兮，汎石壁之漣漪。實遜翁之所家兮，沛遺澤之沾滋。芬茝芹之郁郁兮，交玉佩

之陸離。駕吾乘於東澗兮，懷檄書而來茲。佐鳴鐸之清響兮，振逢掖而委蛇。升臯比以劇論兮，拂殘編而剖疑。抒緒餘於詞藻兮，發幽興於歌詩。偉繁露之璀璨兮，繫先世之所貽。縱橫宇之摧壓兮，撼震凌而弗支。爰翼贊以修完兮，倏炫耀乎前規。嗟日月之冉冉兮，考績及於瓜時。何揚舲之不可繫兮，載雲旗於江之湄。凌埃風而上征兮，遄將造乎京師。攄天人之素蘊兮，叩帝闕而陳詞。朝騁驚於玉署兮，夕翱翔於赤墀。彼青紫之俛拾兮，亦志願之攸宜。念蓬踪之聚散兮，曾幾何以追隨。惟知心之難獲兮，顧繾綣而抽思。山巖崑而萬疊兮，水汨瀾而流澌。酌瑤觴之醇酎兮，調鴈柱之朱絲。情惆悵而若失兮，意縹緲而如馳。凱嘉晤之有繼兮，庶此歡之可期。

### 三友堂賦 有序

余友張文玉，鄉先輩明善先生四世孫也。伯仲三人，刻苦自樹，不墜先業。構堂，植松、竹、梅，扁曰「三友」。其兄介玉愛松，弟仲玉愛竹，皆以儒術就吏祿。而文玉癖於詩，以梅自娛，訓導鄉校有年矣。郡太守嘗辟爲司會，不就，士輩咸異之。暇日與登斯堂，徵余爲之賦。

承先祖之嘉惠，宅雉堞之東隅。構欄楹之閑曠，列軒檻之敞虛。植松梅與茂竹，象棣樓之鼎居。儷清賞之朋從，篤高誼之友于。時三會而笑傲，矧又樂夫潘輿。繫厲操之不易，歷歲晏而與俱。彼美大夫，蒼髯倒植。走虬龍而偃蓋，披介鱗而櫛比。身昂藏而逾秀，節磔砢而多異。撼半空之靈籟，挺萬

古之葱翠。滴琥珀而下藏，蔓蔦蘿而旁施。聳冠劍之交橫，若大臣之廷議。暫榘楸於琴堂，茲繩墨之小試。苟匠石之一顧，作棟梁之偉器。粵有魁仙，澹然幽姿。列崢嶸之高柯，敷的皪之芳蕤。欺冰雪以逞媚，粲珠玉之生輝。稟造化之貞潔，發英華之瓌奇。占群芳之上流，遠桃李之栖遲。備太極之至理，表隱士之範儀。月疎影而錯落，風清臭而芳菲。雖韜采乎丘園，猶暎照於潢池。待青子之有仁，調鼎鼐於明時。懿哉此君，猗猗叢碧。心洞然而中虛，幹修然而外植。卸爛斑之錦褐，峙琅玕之綠戟。森意氣之嚴毅，覆濃蔭而靜寂。來清飈之故人，祛大暑而辟易。姑備用於簡牘，畫刀筆於篆刻。行登進於玉堂，俾編修於史策。若乃風霜高潔，陰谷嚴凝。柔花萎蕪，茂草摧零。慨芳華之寔寔，驚肅氣之稜稜。唯三世之榮茂，特強項而守貞。稟後凋之健德，畎末景之三盟。宜高人之景行，爰尚友而怡情。於是萬寶告成，三餘多暇。折含黃之滿筐，泛新綠之盈罌。偉昆季之壇樂，胥燕坐乎堂下。媚萱草而介壽，祝喬松之純嘏。春一枝兮班班，日三竿兮灑灑。締久交於無射，樂天倫之閑雅。嗤市道之澆漓，或朝逢而夕舍。眎同氣如仇讐，剖連枝於中野。始強笑而追逐，倏擠石而擲瓦。睹清河之高風，盍顏慙而面赭。乃從而歌曰：「蒼松鬱鬱，交繁陰兮。義竹叢生，如相親兮。中有橫斜，漏先春兮。凌寒參立，儼幽人兮。志士取友，惇天倫兮。紅紫焚焚，特微塵兮。」又歌曰：「高堂輪奐，屹華構兮。雁序誥誥，三益友兮。歲晏怡愉，驩永久兮。齊奏慈君，介眉壽兮。節誼堅貞，世鮮有兮。抽思作賦，貽不朽兮。」



## 九夏賦

有序

《周官》：「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祫夏、驚夏。」註曰：「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鐃。」先擊鐘，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杜子春云：「祫讀爲陔。」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賓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驚夏。《禮外傳》曰：「朝聘燕享之禮，或受之於廟，或延之於寢。及祭祀在廟，皆以樂納賓。夫人助祭，出入奏齊夏。周公制禮，而樂章大者有九，謂之九夏。」笙師掌春牘、應、雅，以教祫樂。」註曰：「以此三器築地，爲之行節。」按，鄭康成曰：「肆夏，詩也；叔孫穆子與《文王》、《鹿鳴》俱稱三夏。」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左傳》杜預註曰：「肆夏，樂曲名。《周禮》九夏，其二肆夏，一名繁。其三昭夏，一名遏。其四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也。」《魯語》又曰：「肆夏，繁、遏、渠。」呂叔玉曰：「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其說互異，要之，九夏皆樂歌之名，而不可考矣。疏曰：「王出入，令奏王夏。尸出入，令奏肆夏。牲出入，令奏昭夏。皆《大司樂》文。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四者無明文，或子春別有所見。云「賓醉而出奏陔夏」者，

賓醉將出，恐其失禮，故咳切之，使不失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賓出之時，皆云「奏陔」。云「公出入奏驚夏」者，《大射》云「公入驚」，是諸侯射於西郊，入時奏驚夏。不見出時而言出者，樂師行以王夏，出入禮同，則驚夏亦出入禮同，故兼云出也。此九夏，王夏惟天子得奏，諸侯以下不得。肆夏則諸侯得奏，故燕禮奏肆夏，大夫以下不得，故《郊特牲》云「大夫奏肆夏，由趙文子始」。其昭夏以下，諸侯亦用之。其驚夏，天子大射，入時無文，故子春取《大射》「公入驚」，以明天子亦用也。」愚按：賈公彥云：「鐘中得奏九夏者，謂堂上歌之，堂下以鐘鼓應之。」故陳氏《樂書》云：「堂上、堂下之樂，兩者並用作。方其工之升歌也，搏拊而鐘磬作焉。黃鐘之鐘鳴於堂上，而堂下之編鐘應之。黃鐘之磬鳴於堂上，而堂下之編磬應之。所以節歌者之句也。」先儒說書，笙鏞以間，則曰：「堂上詠歌，則堂下之樂不作。堂下奏樂，則堂上之樂不作。」抑獨何耶？今考《舜典》云：「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而《左傳》云：「歌鐘二律。」又云：「金奏肆夏。」則歌與鐘鼓並作，疏言是矣。乃為之賦曰：

厥初玄黃之肇判兮，囿至和之網緼。大音隱於冲漠兮，闕窅默而無聞。繫聖神之繼生兮，泄堪輿之清淑。聆玉鸞之啾啾兮，契中聲於嶰竹。姬后儼而祇敬兮，躋八埏於時雍。偉大武之有作兮，神瞽聰而能調。協兩間之冲豫兮，紛玉瑄於典同。固睿哲之工巧兮，道太和於王朝。展九夏以為詩兮，合登歌於金奏。皇剡剡而進却兮，曳袞衣之委蛇。駕六龍之蜿蜒兮，齊玉軼而並馳。奏首章於王夏兮，鳴笙鏞之參差。靈氣冉其下征兮，神洋洋乎左右。孰好修而主之兮，忽奔走於先後。陳肆夏而浩歌

兮，竽瑟鏗其雜揉。美辭犧之繭栗兮，命櫝著爲余占之。曰薦是以明禋兮，豈有神其舍之？既在滌之  
潔蠲兮，昭夏奏而來思。百神續其並迎兮，舞干翟之陸離。集磬筦之鏘鏘兮，輅簡狄之新釐。四國率  
其來賓兮，冠岌岌而偕至。叩帝閭而開關兮，執玉帛而爲贄。工歌納夏以延之兮，陳萬舞於其次。無  
此疆而彼界兮，懷秉彝之淵粹。惟爾甥舅叔父兮，敵所愾而獻功。宣昭明於章夏兮，鳴宮縣之編鐘。  
列俘馘而充廷兮，群舞抃而從容。迨肆筵而燕樂兮，錫秬鬯與彤弓。魚軒招搖而戾止兮，粲副禕之姣  
服。宣佐助於王侯兮，執豆籩於瑶席。靈連蜷而既留兮，奠瑚璉於黍稷。疏緩節於齊夏兮，舞續紛而  
繁飾。宗支衍而蕃碩兮，侍孫子之振振。族夏歌而應律兮，鏘瑶簫之鏗金。嘉賓式宴而既醉兮，羌屢  
舞之傲傲。陔夏以爲行節兮，鳴鐘鼓而送之。階西階之踧踏兮，聿折旋於矩規。八音紛以節奏兮，實  
王心之所怡。猗嗟邦君之郊射兮，駕言邁而云返。詠驚夏而容與兮，珠纍纍而若貫。歛籥管而拊鼓  
兮，颺翠旌之縵縵。惟茲九頌之迭奏兮，與至尊而俱作。侯庸肆以暨驚兮，亦康娛而愉樂。思聖德之  
博大兮，宣鬱闕於穹愕。惜簡編之煨燼兮，紛紀註之參錯。何宇文之郊贖兮，高齊以授私。隋堅登歌  
以皇夏兮〔一〕，法蒼籙而陳辭。儼大明於螢爝兮，測滄海於瓢蠹。紀班班於殺青兮，貽來金之笑嗤。惟  
聖元之涵煦兮，洽重熙於覆載。播繩音於樂歌兮，極雄偉而宏大。軼姬周而過之兮，翕五音之繁會。  
抒菲言以作頌兮，歌懿德於時邁。（以上見清康熙十八年刊《汪氏三先生集》本《環谷集》卷一）

〔一〕隋堅登歌以皇夏兮：隋，原殘，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 贈遠辭

錢陳尉趨燕

繫洪都之巨藩兮，翼軫之墟。有媯氏之苗裔兮，曰元龍之緒餘。維祖鼻之殖學兮，陳宏詞之藻麗。偕東萊以掇科兮，攄雄才於經濟。逮夫君已五葉兮，尚遺澤之流芳。試刀筆於案牘兮，贊謀略於油幢。皇畀予以仙吏兮，授休寧之少府。膺仕之涂繇階而升兮，展青雲之步武。羌布政之有方兮，長草色於黃扉。彼狗偷與鼠竊兮，咸徙義而弗違。縣有獄而莫詰兮，伊大辟其誰任。君發摘如神明兮，囚具伏而不以訊。慨豪右之怙勢兮，侵奪乎男庠之土田。君奉檄而按治兮，復疆理於陌阡。使輶歲巡而經於茲兮，叨獎借之殊遇。上薦章於清臺兮，謂廉能之顯著。書上考而及代兮，聿遨遊於上京。遄升華而立要兮，搏九萬之鯤鵬。吾儕小人兮，微駟幪於下邑。念惠愛之不可忘兮，顧扳留而靡及。揭祖帳於東門兮，寫山水乎烟雲。抽繾綣之離思兮，聊抒意於斯文。

## 松蘿老人辭

休陽耆老美大尹唐公之賦均役也

松蘿之山兮，巘嶸厥巖。澗源之水兮，清且淪漪。氓居其間兮，密室參差。繫墾而耕兮，亦耘以耜。井南畝兮，鱗鱗東菑。歷歲滋久兮，焚貿易於質劑。或有餘如絃兮，或不足如夔。視板圖之舊額兮，相什百

而倍蓰。胡司存之未察兮循苟簡而弗治，巨室安閒兮細民恒屢困而流離。公質肅之苗裔兮偉時彥之表儀，冰霜其操兮鸞鵠其姿。承后皇之嘉惠兮履雙鳧而下來，能蒞政以寬兮撫民以慈。慨民役之弗均兮厥咎何居，曰吾爲邑長於斯兮責將奚辭？揭良法於墻壁兮示秩秩之弘規，舉鄉里之良民兮觴於庭而告之。稽定業而書於籍兮必覈實於毫厘，毋慢而疏兮毋詭而欺。往盡而心兮勿煩有司，越期月而告成兮曾弗施於箠笞。其繼自今兮辨等差之崇卑，歲有繇賦兮佚勞適宜。吾儕小人兮忻幸會於此時，強振衣而起舞兮睹美政之恬熙。聿扶杖於公門兮一再拜於前墀，念民瘼之有瘳兮匪公而誰？願公顯榮兮秉衡軸之樞機，駕騏驎之逸足兮騁九軌而並馳。集山谷之謳歌兮聊抒意於俚詞，將紀錄於堅珉兮洩吾心之遐思。

## 和陶靖節歸去來辭

有序

余幼年讀靖節先生此辭，嘆其志節高潔，棄爵祿如土芥。蓋其耻事劉氏，非止遺榮而已也。撫卷三復，敬慕不已，遂倚韻和之，而鄙意微有異於先生。比閱舊稿，如房次律睹故物於破瓮中，頗愧少作疵類。顧不忍棄去，姑存之。

歸去來兮！茅塞蹊間，胡不歸？繫正性之遷移，蕩流往而堪悲。聚螳蚋以慕羶，放鷄犬而莫追。昧庶理而蒼素，荃非是而是非。顧蘊中之弗類，徒巍冠而衮衣。焚念慮於方寸，曾勿辨於幾微。

蠅營狗苟，鵠疆鶉奔。違乎義路，闔其禮門。至道純粹，匪我思存。以彼瓮盎，易我彝尊。歸去來兮！南炎火之赫奕，北寒山之孱顏。西弱水而東海，夥害物而違安。蜮含沙而射人，虎磨牙而守關。嗟謬迷而罔覺，喟長嘆於旁觀。盍猛省而思反，覓故居而復還。聞異香於聚窟，立老鶴於門桓。於戲，噫嘻！哲人熙熙，與造物而同遊。保后皇之降衷，初奚取而奚求？養浩氣而弗慄，循恒徑而靡憂。秩五典於虞冊，建九法於箕疇。若拭古鑒，若汎虛舟。澄污濁於清源，守常明於丹丘。宰萬彙而昭焯，思八表而摻流。物總總而交前，羌逸豫而日休。已矣乎！居乎安宅恒若時，孰謂神往而形留？胡爲乎俛俛肆所之？支流宗渤海，康莊會崇期。皎靈府兮孔弘，治情田而常籽。諛明命於伊訓，執恪恭於商詩。偉天君之泰然，曷受諫於前疑？

## 又和陶淵明歸去來辭

別曹仲傑昆玉

歸去來兮！天寒雲邊征鴈歸。南飛叫月聲嘹唳，使羈旅絆而傷悲。逢斯世之堪嘆，思往事之莫追。感江山其有易，覩風景而是非。霜凜凜以切肌，風獵獵而吹衣。翫山前之紅樹，望雲外之翠微。羈思有感，得興若奔。憶君邀迎，留余聖門。經書翫味，道誼長存。飽我以德，酌我以樽。同清吟以適意，共雅論而歡顏。依梅林之茂蔭，守歲寒而相安。雖客牕之云樂，偶故里之情關。憶青氈之復舊，對黃卷而常觀。喜朝益而暮習，愧春至而冬還。慕唐堯兮虞舜，鑒晉文兮齊桓。歸去來

兮！訪竹徑以遨遊。知榮辱之可畏，遠名利而匪求。對樹花以遣興，傾竹葉以忘憂。樂夫經訓乃菑畚，假筆耕乎田疇。或執樵斤，或棹漁舟。然托迹於朱呂，每留意乎軻丘。好躡屐於崇山，宜濯纓於清流。輕浮名於一羽，貴安分乎四休。已矣乎！曾聞俊傑能識時，張良、范蠡去與留。胡爲乎西去復東之？松楸望予省，枌榆亦我期。慕陶令之行藏，踵龐公而耘耔。傍東籬以待酒，遊西園而賦詩。何當剪韭春風裏，與君相約勿相疑！

### 惜別辭

公胡爲乎山之幽，靈草叢生兮久淹留？松蘿峻嶒兮於焉遨遊，笑言恬嬉兮五越星周。公之來兮草木春，七郡煦燠兮涵至仁。茗臺肅清兮閭無塵，詼詭譎怪兮屏迹而潛身。公之去兮秋風高，鯤鵬變化兮萬里翱。閭闔開兮瓊宮嵯峨，翼贊元化兮躋堪輿於泰和。秋山兮重重，秋水兮汪滟。扳援欲駐兮不得以從容，矯首而思兮憂心忡忡。（以上見清康熙十八年刊《汪氏三先生集》本《環谷集》卷二）

# 全元文卷一五九四

汪克寬 二

## 答劉叔簡啓

慕墨莊之萬卷，遠在七閩；得開府之一書，賢踰十部。宛如晤對，劇慰傾翹。恭惟執事：胄接敞放，襟儲渠祿。書林隱豹，四方講鏤梓之新編；藝苑雕蟲，諸子肄掇科之遠業。蝌蚪秘幽之鬱積，魯魚讐校之精研。侈矣珍藏，久焉敬羨。某叨趨鯉對，粗習麟經。慨傳文充棟之浩繁，放疏義擷英而纂錄。萬八千言之筆削，尋類例之始終；數十百家之同異，撫事辭之精要。聊備紺珠之記，敢云繡木之傳？詎意徹聞，遽貽鏤喻。丹鉛而求至當，念點竄之未完；琬琰以裨將來，顧讓嘲之爲懼。願安承教，用底成功。守約信於末槭，有如皦日；寄抄謄之善本，期以明年。申復稽臯，寅祈翫鑒。不宣。（清康熙十八年刊《汪氏三先生集》本《環谷集》卷七）



## 題鄭伯康領薦赴省詩序

賢才之生於世，必有用於世。然上之人恒患賢才傲睨而不爲之用，下之人又患在上者重惜名爵，不輕於擢用，是以人才會遇，自古以爲難。然自古治天下者，未嘗借才於異代。吾東魯聖師且謂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若是則負才而不爲世用者，豈少矣。同郡鄭伯康，以世家令子，賦質純粹，髻鬣嗜學，穎異不群。蚤孤，卓然有樹立志，夙被母氏斷機之教。比年，余假館其家，恒以持門之隙，辨疑問業，講劇不怠，遂於諸經通大義。哦咏近體詩，清新妥貼。善繼家學，且通世故，處事有才。往歲小試司庠，出內惟平，當路者蓋有以觀其才之可用矣。昔吾兒還自城府，乃知郡太守以賢良薦之中書。行有日，余方卧病齋閣，躍然喜曰：「伯康是舉，可以行其志矣。」迺祖筮仕儒臺，總政資府，理官事如家事，邵菴虞先生亟稱其賢。伯康聞過庭遺訓，所以事上馭下，服之熟矣。矧以訥齋丞相之弭甥、宣慰公之外孫，簪纓閥閱，威儀典刑，耳濡目染於幼穉之時，而嚴師益友薰陶德性於志學之後？所以幼學壯行，在習之有素。然《呂氏家訓》有「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清介自持，吾伯康不啻余之贅言矣。但慎以綜務，厥或謹於大而略於小；勤以剗繁，厥或勵於始而忽於終。必也兢兢然如臨深、如履薄，孜孜然如戴星、如待旦，則他日功名事業，豈特無忝爾祖而已哉？余屬負茲，不能率同志、著茗菘送之上東門外，諸老、俊彥作餞行詩如干首，余弗能以文

辭鳴，輒述其梗概，竊比古人之贈言，而書於卷端云。

## 送友人汪德茂歸休寧序

大人之爲學，知而嗜者爲難，嗜學而勤者爲尤難，勤而能大尤加難焉。古之學者，或繩頭，或刺股，或帶經而鋤，或護雞而讀，或以被蔽燈，或帳有墨色，蓋嗜學而能勤者也。又其甚，則隨月、照雪、聚螢、然薪，斯又勤苦之尤者，然皆有以殖學而成名。今之人，習於聲色之外，耽於逸遊之娛，苟能篤於問學，以此易彼，蓋千百而什一耳，矧望其能勤乎？余客休寧之萬安山，友人汪德茂從余問業者累年，余嘗熟察其微，知其蚤夜不懈，是果於嗜而能勤者矣。無何，以勤苦致病，而猶嗜學弗輟。余戒之曰：「先正有言：『嚴立課程，寬着意思。』苟克恒存是心，固不必窮日之力，而困竭其形神也。生盍孳孳而絕欲速之念，循循而忘懈惰之萌，則所進自有不能已者。」於是，因余之言，損讀以養生，溫故以窮理，然其所得，實倍蓰於疇昔。今年冬，余束書來歸環谷山中，亟錄近作，訪余而求正是焉。齋居旬日，講劇之餘，抄錄余所編《春秋纂疏》，盡識余所以著述之綱領，雪夜篝燈，復與吾兒讀《易》，通程朱傳義之大意。方欲求卒業於余，且以歲聿云暮，慈母在堂，不能不動白雲之思而告歸矣。於其行也，請一言以勵。余曰：爲學之道，平日之所以相告語者，蓋無往而不至矣。生既能勤，而勉之以持久，則成功固可刻日而俟也。生之歸，尚願與任生本初更相戒飭，以平日講劇之書復而熟焉，以

平日訓迪之言思而繹焉，使九仞前功不廢，而三日刮目相視，則余之至願也。他日登余門，必有起余者，則不徒爲生賀，而且爲吾門得人賀。生歸，見任生，盍亦以是語之？是爲序。

### 唐縣尹改政稅籍詩卷序

古聖王制經界，取民有度，化洽風淳。嬴秦任衛公孫，廢井田，由是天下民間，左右豐嗇懸絕。豐者素封將萬石，嗇者無地立錐。俗競伎求，奸宄日滋，訟牒總如蝟毛。泰和盛治，曠千百載不可復。皇元一海內，酌古準今，誕敷恩渥，租稅惟薄。制飭郡縣臣均賦役，惠黔黎，期臻郅治，效軼三代，甚盛甚休！大江南北，定民業，出賦若干緡籍於官，眎各額夥鈔，崇卑給力役。歲有貿易盈虛，有司更其籍。休寧，徽劇縣，人傳版五萬，稅額二萬餘緡，有司因循苟且，二十年籍未革，屬鄉差徭，富若貧倒置，夏秋催科，追擊杖箠，事弗克集。至正五年，歲在實沈，吳興唐侯承中朝命蒞治是邑，確守廉潔，決事以明。首察積弊，駭愕慨嘆。咨度量規畫，一示墻壁間，謂胥吏貪墨，遴選閭里良民，觴於庭，俾家至戶喻，察恒產有無，聿新稅籍，削逃徒，并詭異，秋毫底實。逮三月告成，簿書朦朧既久，一旦櫛剔絲分，如揭皦日。闔邑士民舉欣欣色喜，歌謠頌嘉惠，屬余書卷顛。余唯賢侯爲政，超越前令尹倍蓰千萬。其繼自今，賦役唯均，政恬事簡，考書上最，不辜朝廷掄材治郡縣美意，是宜述梗概，庶幾部使者觀風，有所考徵，且俾來者激勸，又以洩邑士民拳拳弗忘之心，迺書爲序。

## 送樵茶提舉貫公子素詩卷序

牧守之職近乎民，必期利乎民；筦樵之職遠乎民，必期毋害乎民。然牧守者，或苛刻徇私，滌垢索瘢，或涉筆占位，不克與辨曲直，由是德意不宣，而民不獲安其田里。筦樵者，類廣立法制，以防私鬻，繁牒赴而連速無辜，則摘山之利反足以病民。噫！斯豈明廷所以錫爵庸賢之意哉？北庭貫公子素，以勛舊世家，文學、政治克紹先緒，才而能廉。前牧澗左蘭溪，信期集，簡獄訟，與民安於無事，風淳績美，嘉惠迨今。至元五載，持節總茶政於江表。始至，訪田間遺老，凡舊條之不便於民者悉除之。屬州縣分署，鬪譏亦罷不遣。自歲額常數外，秋毫無所取。且禁胥吏勿或糾擾，詔檄屬州縣，違者擒之。先是，不良子險健，持茗菽自陳，厚誣巨室，州縣官與受其咎。公至屏逐，罔敢復言，民被其惠而不知也。公退之暇，與英耆秀士論道賦詩，從容翰墨，有古良吏之遺風。今年及代將歸，祖帳道右，旅餞而賦詩者若干人。余書其梗概，以爲之序。

## 和溪漁隱圖詩序

古之賢者未達，而隱居以求志，莫不有所託而自晦焉。是以卜式隱於牧，朱買臣隱於樵，鄭子真

隱於耕，呂尚、莊光、張志和之徒隱於釣，初非以樵牧耕釣爲可樂，特藏濟時之器而託跡於是耳。苟不知幼之所學者爲何道，壯之所行者爲何事，而濟世之無具，猥曰隱焉，奚隱之云乎？余外家和溪程氏內兄之孫曰可宗，少而嗜學，嘗問業於先生長者而有得，適值時事搶攘，迺寄跡於漁釣，亡友洪舜民繪爲圖，而名士多詩詠以美之。客歲之冬，携卷謁余於縣齋，而請序其卷右。余屬負茲，未果。今年春，復來趣余言，渠渠悃悃，叩欵復固。余力疾而起，語之曰：「子之學既知鄉方，而亦爲範於人矣，其盍孜孜不已，求造其極？以儲濟世之具，毋徒獨善而已也。辟之漁也，溝渠不足以容舟，而蹄涔非鯨鯢之所潛也。繼今以往，棹櫂衝之舟，泛浩渺之波，游於三江五湖，懸數犗之餌，以掣巨鰲，則其志不既大矣乎？」既以語可宗，遂書爲序。

## 冰壺軒序

道無聲色之可見，器有形容之可名，此道之所以寓於器也。凡有聲色形容者，皆謂之器。器，形而下者也，而道非器，將何以形容之乎？昔者，周茂叔之道，中通外直，而形容於蓮；白居易之道，內空節貞，而形容於竹。以鈍爲體，以靜爲用，而借古硯以形容其道者，唐子西也。今者心清而意圓，熙庶績而有餘裕，乃借冰壺以形容其道者，余於明德鍾侯見之矣。侯自繁昌來知余祁，剪韭斷松，被篔簹，膏粱不足嗜，錦繡不足願，故能一介無取於人，而存心何其清也！三皇有殿，先聖有

宮，費省而工簡，庶民而子來，故一毛無怨於人，而用意何其圓也！聽訟則見事而明，用刑則量情而決，心不清而能之乎？村無犬吠而民以安，縣少公事而賦先辦，意不圓而能之乎？清圓而見於行事者，何可勝數。然借物以形容之，則至清莫如冰，至圓莫如壺。徒見霜凝而冰沍者謂之冰，脛婉而身圓者謂之壺，而不知清以照萬物謂之冰，圓而涵萬象謂之壺。且夫冰壺之器，清光澄澈，圓潔渾融，遷於琉璃瓦之宮，安於水晶簾之下，則彼負鼎之罔象、乘軒之寵鶴不得逃其形，鄧都之蒼鷹、桓典之白馬皆得以照其狀，其清圓之器，可謂貴矣！而知公才德有廟廊器，可以揭之於軒曰冰壺。苟能存此道而無間斷，則自邇行遠，自卑登高。而或治邑如卓、茂，治郡如龔、黃者，此道也；栢府如蘇、章，薇垣如崇、璟者，亦此道也。天下之治道，豈有出於心清意圓之外哉？余祁川下士，得聞公之道，而有感於心多矣，故序而爲之頌。

### 送朱如山序

玄渾周乎方儀之表，東蒼龍七宿，北玄武七宿，西白虎七宿，南朱雀七宿，分布若棋，兩曜五緯，循環交運，旦夕靡停。於是燠寒溫涼迭爲代謝，而消息盈虛之變，與之無窮。人生是間，豐嗇贏縮，各因賦予，紛紛總總，有萬不同焉。聖哲達乎形而上者，進退亨屯，安於攸遇。降及叔世，始有談數術謂前知者。然自車區以暨梓慎、裨竈、甘公、石申，未始以數術傳也。班孟堅以探知日月五星之

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爲知命之術。然京房巧於占候，而弗克自知，抑又何哉？比來四海名流以星論休咎者踵跡相躡，其未臻至理之妙而殫數術之巧者，亦千億而什一爾。海寧朱如山以鉛槧世家，游心星學，語人輒多奇中。曩游祁山之下，徜徉縉紳間，見者前席，而余尚未之識也。子素貫侯與書二隸字，携其卷徵余言。余爲叙星學之源委，以寘卷顛云。

### 春秋纂疏序

克寬謹按：《春秋》傳註無慮數十百家，至於程子，始求天理於遺經，作傳以明聖人之志，俾大義炳於日星，微辭奧旨瞭然若眎諸掌。胡文定公又推廣程子之說，著書十餘萬言，然後聖人存天理、遏人欲之本意，遂昭焯於後世。愚嘗佩服過庭之訓，自幼誦習。至正壬戌，從先師可堂吳先生受業於浮梁之學宮，朝夕玩繹，若有得焉。顧每自病諛見寡聞，而於類例之始終、證據之本末，莫能融貫而旁通之。乃元統甲戌，教導郡齋，講劘之暇，因閱諸家傳註，採摭精語疏於其下，日積月羨，會萃成編。非敢以示同志，蓋以私備遺忘云爾。竊嘗伏讀聖人之經，一事之筆削，一言之增損，一字之同異，無非聖心精微之攸寓，而酌乎義理之至當。如殊會一也，而會王世子，則書「及」以會，以卑會尊之辭也，所以尊儲君也；會吳則書「會」以會，以此會彼之辭也，所以外裔夷也。同盟一也，而新城、雞澤，獨於公會諸侯之下，書某口同盟。蓋新城乃趙盾主盟，而雞澤單子與盟，故皆書日以繫同盟之

上，所以謹其瀆君臣之分而異之也。楚成使宜申獻捷，戰泓、圍宋皆貶書「人」，所以賤夷狄。而會孟，書爵於陳、蔡、鄭、許、曹君之上，以著其爭霸之實，蓋不書爵則疑非楚君。昭公失國，會鄆陵，如齊，如乾侯，其返雖不告廟，皆書「公至」，所以存君。而必繫「居於鄆」，蓋不言居鄆，則疑於復國。通諸二百四十二年，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諸如此者，遽數之不能終。區區一得之愚，不遑僭躐，而輒附焉。至元丁丑，嘗求訂定於宗公叔志先生，以爲足以羽翼乎經傳，畀之序引。明年，值鬱攸之變，斷簡煨燼，漫不復存。越三年辛巳，搜輯舊聞，往正是於邵菴虞先生，頗加獎勵，并題卷端。克寬自揆淺陋，奚敢管窺聖經賢傳之萬一？然詳註諸國紀年、謚號，而可究事實之悉備；列經文同異，而可求聖筆之真；益以諸家之說，而裨胡氏之闕遺；附以辨疑權衡，而知三傳之得失。庶幾初學者得之，不待徧考群書，而辭義燦然，亦不爲無助也。

### 經禮補逸序

自《樂》亡，而經行於世惟五。《易》、《詩》、《書》、《春秋》雖中不無殘闕，而未若《禮》經甚焉。然三百、三千不傳，蓋十之八九矣。朱子嘗攷定「四禮」，謂「三禮」體大，未易緒正，晚年惓惓是書，未就而歿，遂爲萬世缺典。克寬伏讀而加惋惜焉。世之「三禮」，所傳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其實《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乃《周禮》之節文，而「三禮」之要，則在乎吉、凶、軍、賓、嘉五禮之別



也。何則？吉禮之別十有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飢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謠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饗先王，以饋食饗先王，以祠春饗先王，以禴夏饗先王，以嘗秋饗先王，以烝冬饗先王。凶禮之別有五：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哉，以禴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賓禮之別有八：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頰曰視。軍禮之別有五：以大師之禮用衆，以大均之禮恤衆，以大田之禮簡衆，以大役之禮任衆，以大封之禮合衆。嘉禮之別有六：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冠婚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燕饗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膾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此其大較也。然《儀禮》十有七篇，吉禮之存，惟《特牲饋食》篇，乃諸侯國之士祭祖廟之禮；《少牢饋食》及《有司徹》篇，乃諸侯卿大夫祭祖禰廟之禮。凶禮之存，惟《喪服》篇，乃制尊卑親疎冠經衣服之禮；《士喪禮》篇，乃士喪其親，自始死至既殯之禮；《士虞禮》篇，乃士既葬其親，迎精而反，日中而祭於殯宮之禮。賓禮之存，惟《士相見禮》篇，乃士以職位相親，始承贄相見之禮；《聘禮》篇，乃諸侯相交，久無事，使相問之禮；《覲禮》篇，乃諸侯秋朝之禮。嘉禮之存，惟《冠禮》篇，乃士之子始加冠之禮；《士婚禮》篇，乃士娶妻之禮；《鄉飲酒禮》篇，乃卿大夫賓興賢能飲酒之禮；《鄉射禮》篇，乃士爲州長，會民射於州序之禮；《燕禮》篇，乃諸侯燕饗其臣之禮；《大射儀》篇，乃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群臣燕飲之禮；《公食大夫禮》篇，乃諸侯以禮食鄰國小聘大夫之禮。自此之外，如朝覲、會同、郊祀、大饗、帝大喪之禮，蓋皆亡逸。況軍禮無存，

非關細故。此豈散佚已在於夫子正《禮》之前哉？是以當時吉禮之失，如魯君之郊僭天子之禮，孟獻子之禘七月而爲之，夏父弗篡躋僖公而逆祀，三桓大夫立公廟於私家，管仲鏤簋，朱紘，晏平仲豚肩不掩豆，至於大廟說笏與燔柴於奧，諸侯官縣而祭以白牡之類是也。凶禮之失，如伯魚喪出母期而猶哭，子路姊喪過而弗除，子上母死而不喪，成人兄死不爲哀，有爲慈母練冠、爲妾齊衰者，有居喪沐浴佩玉與浴於爨室者，有朝祥而暮歌與既祥而絲屨組纓者，以至小斂而奠於西方，既祖而反柩受弔，有以大夫而遣車一乘，有葬其夫人而醯醢百甕之類是也。賓禮之失，如天子下堂而見諸侯，諸侯朝覲而私覲主國，王臣以私好而朝諸侯者有焉；諸侯以強大而盟天子之三公者有焉；庭燎之百，侯國用之，繡黼丹朱中衣，大夫用之者又有焉。嘉禮之失，如魯昭公娶於吳則不告天子，魯哀公爲重肆夏以饗賓，天子以喪賓燕者有之；夫人出境而饗諸侯者有之；大夫反坫與不識殽烝者又有之。軍禮之失，如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魯莊公及宋戰以失御而敗，戰而復矢始於升陘，敗而鬻弔始於臺鮪，以至蒐田不時、兵甲始作之類，可攷也。又況出師專征，習視故常，爭地黷武，歲無虛日，使《禮》經舊典具存於當時，則五禮之失，豈至如此之甚哉？由是知周之叔世，《禮》典已多散逸，蓋不特火於秦而亡於漢也。今攷於《儀禮》、《周官》、大小戴《記》、《易》、《詩》、《書》、《春秋》傳、《孝經》、《家語》及漢儒紀錄，凡有合於禮者，各著其目，列爲五禮之篇，名曰《經禮補逸》。是編也，於周公經世之典，雖未能極意象之微，然五禮之大體，蓋略包舉無遺，庶幾學者於此俾由得失以觀其會通，而天之所秩與造化之運不容息者，卒歸於性命之正，則三代可復也。明時制作之盛，或有擇焉，亦區區

愛《禮》之一得云。

## 重訂四書集釋序

四書者，六經之階梯，東魯聖師以及顏、曾、思、孟傳心之要，舍是無以他求也。孟子歿，聖經湮晦千五百年，迨濂洛諸儒先抽關發矇，以啓不傳之秘，而我紫陽子朱子且復集諸儒之大成，擴往聖之遺蘊，作爲《集註》、《章句》、《或問》，以惠後學，昭至理於皦日，蓋皜皜乎不可尚已。而其詞意渾然猶經，雖及門之士，且或未能究其精微，得其體要，矧初學之昧昧乎？近世儒者懼誦習之難，於是取子朱子平生之所以語學者，并其弟子訓釋之辭，疏於朱子註文之左。真氏有《集義》，祝氏有《附錄》，蔡氏、趙氏有《集疏》、《纂疏》，相繼成篇。而吳氏《集成》最晚出，蓋欲博采而統一之，但辨論之際，未爲明備，去取之間，頗欠精神，覽者病焉。比年以來，家自爲學，人自爲書，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爭奇銜異，竊自附於作者之列，鋟於木而傳諸人，不知其幾，益可嘆矣！同郡定宇陳先生、雲峰胡先生睹《集成》之書行於東南，輾轉承誤，莫知所擇，乃各摭其精純，刊剔繁複，缺略者足以己意。陳先生著《四書發明》，胡先生著《四書通考》，皆足以磨刮癖者之敝。而陳先生晚年且欲合一書而一之，而未遂也。友人倪君仲弘實從遊於陳先生，有得於講劇授受者蓋稔且詳，乃會萃二家之說，字求其訓，句探其旨，鳩僇精要，考訂訛舛，名曰《四書集釋》。學者由是而求子朱子之意，則思過半矣。至正辛

已，建陽劉叔簡得其本而刻之。後二年，倪君猶慮其有未底於盡善者，爰即舊本，重加正是，視前益加精密。間出是書，請余序其所以然者。余竊以爲，書固不可不解，解固不可不詳，然理貴玩索，始有自得之功。讀是書者，苟不能沉潛反復，求其義而反諸身，而徒資口耳之末，則非子朱子所望於後學也。倪君曰：「然。」乃序而書之，以志卷顛云。

## 通鑑綱目凡例考異序

克寬謹按：《綱目凡例》與《綱目》之書，皆子朱子手筆，褒善貶惡，明著義例，悉用《春秋》法，一字不苟。然學者抄錄，書肆傳刻，久而漏誤者多。尹氏《發明》，乃或曲爲之說。噫！朱子論《春秋》變例，謂門人曰：「此爲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或用此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曾謂大中正之道乃如此乎？」竊詳此言，則《綱目》之與《凡例》時或異同，皆抄錄傳刻之失也。況尹氏所紀綱目，如秦王遷太后，誤作「秦人」；隋主堅弒介公闡，誤作「殺慕容泓」；敗死作「貶死」；徵士陶潛作「處士」之類，訛舛尤甚。克寬自幼受讀，嘗有所疑，而未敢決其必然。今者僭躐，謹摭刊本《綱目》與子朱子《凡例》相戾者，敬錄於左，以俟有識者考焉。

「歲年例」曰：正統於橫行之下，朱書國號、謚號、君名、年號，建國、僭國，朱註國名、謚號、姓名、

年號，列國朱註國名，篡賊及不成君亦朱註國名。克寬按：朱書、注、刊本當用白字。今坊本《綱目》行上甲子字仍用白字，則行下大書分註原用朱字者，亦當易以白字。又篇首威烈王名，《凡例》作正統君名，下註曰如云午。今刊本細註亦以比帝，變例大書。

「名號例」曰：秦、漢稱帝。註曰：其曰「上」者，當時臣子之辭。今不用，唯註中或因舊文。今刊本，唐中宗書「上觀燈于市里」，玄宗書「上躬耕興慶宮側」，「上芟麥苑中」，「上復幸左藏」，肅宗書「上朝太皇於西內」，代宗書「上如陝州」，「上還長安」，「上幸章敬寺」，德宗書「上生日，不受獻」，穆宗書「上畋驪山」，文宗書「上有疾」，武宗書「上受法錄」，懿宗書「上歷拜十六陵」，禧宗書「上奔鳳翔」，昭宗書「上更名」，「上祀園丘」，「上如石門鎮」，皆不書帝。

「即位例」曰：凡僭國始稱帝者曰某號、姓名，稱皇帝。註云：「魏王曹丕」、「宋王劉裕」、「梁王朱晃」之類。今刊本惟曹丕書姓，宋王裕、梁王晃皆不書姓。

凡始稱王者繼世曰嗣。今刊本書「魏王曹操卒，太子丕立」，不曰「嗣」。

「復號例」曰：某國復稱王。註曰：如西秦之類。今刊本晉武帝大元十年書「乞伏國仁稱單于」，註云「是為西秦」。十三年書「西秦王乞伏國仁卒」，而不書「西秦復稱王」，疑脫簡也。

「改元例」曰：關義理得失者，以前為正，而註所改於下。註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鑑》於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即稱建興。凡此類，非惟失其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故今正之。今刊本癸卯章武三年書「後主建興元年」，而不數章武之年。然唐中宗景龍四年六月，睿宗即位，是年仍書「四年」，而分註「睿宗景雲元年」，至次年書「睿宗皇帝景雲二年」，則「建興元年」疑誤。

「尊立例」曰：立太子，曰「立子某爲皇太子」。註曰：漢文帝立景帝爲太子，但云「子啓」。中年以後封王，諸子始有稱皇子者，後遂稱之立。按：封立之命出於天子，不應白謂其子爲皇太子，只從文帝初例。今刊本漢順帝建康元年書「立皇子炳爲太子」，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書「立皇子明爲曹王」，玄宗開元二年書「立皇子嗣真爲鄮王」，代宗大曆十四年書「立皇子五人爲王」，「皇弟二人爲王」，誤加「皇」字。非正統，因事特書者，去皇號。今刊本宋武帝永初元年「立子義符爲皇太子」，亦誤加「皇」字。穆宗長慶二年「立景王湛爲太子」，又誤去「皇」字。

「崩葬例」曰：秦漢以後，王侯殂皆曰「卒」。註曰：薨乃臣子之辭，不當施之國史。今刊本唐武宗會昌二年書「昭武節度使劉從諫薨」，僖宗乾符元年書「同平章事劉瞻薨」，誤稱。

謚非生者之稱，而《通鑑》以謚加於薨、卒之上，亦非是，今正之。然非賢者，則虛美之稱亦無所取，故不復註。今刊本「梁文惠公狄仁傑」、「昭文獻公姚崇」、「許文獻公蘓頤」、「廣平文貞公宋璟」、「武穆王李光弼」、「文簡公楊綰」、「汾陽忠武王郭子儀」、「西平忠武王李晟」、「北平莊武王馬燧」、「南康忠武王韋臯」、「邵宣公杜黃裳」、「晉文忠公裴度」皆書謚。無統之君，稱王公者，曰「某王公某薨」。註曰：上無天子，故得因其臣子之辭。今刊本宋、魏之間書「秦王乞伏熾磐卒」、「武都王陽王卒」、「涼王蒙遜卒」，五季之間書「吳越武肅王錢鏐卒」、「吳越文穆王錢元瓘卒」、「楚文昭王希範卒」、「吳越忠獻王弘佐卒」，皆不書薨。凡正統之君，廢爲王公而死者，書「卒」。今刊本唐高祖武德二年「鄭公薨」，不書「卒」。

「篡賊例」曰：君出走而弑之，曰「某君出走，某弑之」。註曰：淖齒之類。又僭國無統，則曰「某

國某人弑某君某」。今刊本書「齊君地出走，其相淖齒殺之」，又書「周郭威舉兵反，遂殺其主承祐」。而尹起莘《發明》皆曲爲之說。愚按秦二世、隋煬亦皆驕暴無道，而仍書「弑」，又如夷狄臣下殺其君長，且以書「弑」，此必傳誤。凡以毒弑者，加「進毒」字而不地。註曰：霍顯又加「使醫」字。今刊本但書曰「大將軍光妻顯弑皇后許氏」，而不書「使醫進毒」，恐漏。篡國，隨事異文。註曰：封其故君則曰「廢」，而不曰「奉」。今刊本唐昭宣帝天祐四年書「梁王全忠稱皇帝，奉唐帝爲濟陰王」，不書「廢」。

「巡行例」曰：凡正統巡行郡國曰「帝如某官府」，第宅曰「幸」，學校曰「臨」、曰「視」。今刊本唐高祖武德七年書「帝詣國子學」，太宗貞觀十四年書「詣國子監」，高宗調露元年、永淳元年、玄宗開元十年皆書「幸東都」，僖宗中和元年「出幸成都」，皆與《凡例》不同。

「封拜例」曰：凡宦者封爵，皆加「宦者」字。今刊本唐玄宗開元元年「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分註：「宦官之盛自此始。」而不書「宦者」字。凡殊禮皆書「自」。註曰：王莽加號九錫之屬，王莽是自爲之。以「自」爲書。今刊本「加安漢公莽號宰衡」、「升宰衡諸侯王」、「上加安漢公莽九錫」，並不書「自」。愚按「篡賊例」註曰：王莽、董卓、曹操等自其得政，遷官建國，皆依范史，直以「自」爲「自立」書之。今董卓、曹操、司馬昭等遷官殊禮，皆稱「自」，惟王莽不書「自」，蓋漏誤耳。

「征伐例」曰：僭名號曰「稱王」。註曰：周列國稱王。今刊本周顯王二十五年書「齊、魏稱王」，四十四年書「秦初稱王」，四十六年書「韓、燕稱王」。註曰：時諸侯皆稱王，趙武靈王獨不肯，令國人謂己曰「君」。而赧王十七年下註「趙惠文王元年」，則趙亦稱王矣，然不書「趙稱王」，疑漏。中國有主，則夷狄曰「入寇」，或曰「寇

某郡」。中國無主，則但云「入邊」，或云「入某郡」。今刊本漢明帝永平十六年書「北匈奴大人雲中」，五季之間屢言「契丹入寇」。凡正統用兵於臣子之僭叛者，曰「征」、曰「討」；於夷狄，若非其臣子者，曰「伐」、曰「攻」、曰「擊」。今刊本漢高祖八年「出擊韓王信餘寇」，十年「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十一年書「淮南王布反，帝自將擊之」，皆不書「征」、「討」。武帝元鼎六年書「討西羌」，光武建武十七年書「馬援討交趾」，明帝永平元年書「蔡形討烏桓」，皆不曰「攻」、「擊」，蓋互誤。

「廢出例」曰：凡正統廢其后、太子無罪者，曰「廢某人」。今刊本唐高祖顯慶元年「以太子忠爲梁王」，不曰「廢」。

克寬按：書肆所刊《綱目》，如「英布」誤作「黥布」，「狄道」誤作「秋道」，「劉裕至彭城戒嚴」誤作「解嚴」之類，未可悉舉。今取其關於義例之切要者，附於《凡例》之後，庶幾初學受讀者可以無惑云。  
（以上見清康熙十八年刊《江氏三先生集》本《環谷集》卷四）

## 資治通鑑綱目凡例考異序

或問《春秋》凡例，子朱子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所爲也。夫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尚不能措一辭。而三傳各立凡例，後之言《春秋》者又各立例，殆將數十百家，言人殊，學者將安取衷哉？」子朱子筆削《資治通鑑》爲《綱目》，褒貶去取，一準《春秋》書法，別統系以



明大一統之義，表歲年以倣首時之體，辨名號以正名，紀即位、改元以正始，書尊立、崩葬以叙始終，書篡弑、廢徙以討亂賊，書祭祀以著古禮之得失，書行幸、田狩以著巡遊之荒怠，書恩澤、制詔以著命令之美惡，書朝會、聘問以著賓禮之是非，書封拜、黜罷以見賞罰之當否，書征伐、戰攻以志用兵之正僞，書人事以寓予奪，書灾祥以垂勸戒。片言隻字，如持權衡以較輕重，銖積黍分，芒忽靡忒。故手筆《凡例》一卷，備列所以筆削之法，學者據此以求《綱目》之旨，不須更設註脚，而史外傳心之要典瞭然在目，如眎諸掌，與傳者之自立例以言《春秋》，蓋不翅霄壤矣。然魯齋王公刊之金華，敬所文君刊之宣城，而傳之未廣也。至元丁丑，友人倪仲弘偶得於其友朱平仲，遂以示余。余喜其有益於後學，欲鋟棗，俾遠其傳。海寧任用和以其子從余遊，聞而樂之，迺刻諸家塾。余因考其同異，以附於後，并識其所從來之顛末於卷首云。（《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卷四〇四「綱目部」）

### 汪文節公簡帖後跋

宗叔禮部尚書巢深先生，其生也，長克寬三十有一年。延祐戊戌登進士第，龐才碩德，雄文異政，聞於至順、至正之間。元統甲戌，克寬以同宗從子拜先生於城府。右簡十帖，迺先生與吾友吳季實交，晚歲往復之尺牘也。先生之先，自五世祖以上，實居婺源，塋城在焉。歲時展省，過城府，屢留季實家，酬答書問蓋多。中更時變散佚，而僅存「一齋」二大字，乃季實先府君藏修之室之所扁也。

其第一帖云「奔走南北」，蓋先生繇春官卿致爲臣而歸之時也。第二帖云「黃山抵舍」，則至正丁亥，克寬館寓黃山，侍先生同遊三十六峰者也。所謂「小孫留外家」，則先生仲子用和彥禮之長嗣，息崇世賢，久從克寬問學，以乙榜授德清文學者也。第三帖至第八帖，皆季實教諭寧國時，問勞酬酢。寧川橫舍頽敝，季實創而新之，部使者索公元岱嘉其勞績，歸語先生，爲文記諸石。先生獎勵深至，且以精學業纂先緒勗之，所以成人之美者厚矣。所謂公文，乃故里豪右侵先生祖塋，而言於有司者也。三賢之文，則先生拜集賢學士時，請以漢董仲舒、宋范仲淹、元劉因從祀孔子廟庭者也。羅文卿七世同居，有張公藝之風，世攸尠見，朝省所當旌異者也。祇此三事，猶見先生嫉惡屏邪、好善尚義之心。第九帖云「桑梓松楸，感念弗置」，恒拳拳於思本。第十帖云「睹疲癯困匱，莫之致力，惟切湮鬱」，尤汲汲於斯民。發第一、第二帖時，先生年已七十有五。而第十帖在癸巳、甲午之間，字畫遒勁，精采煥發，老成典刑，鄉里情誼粲然辭意之表。明年八月，先生罵賊被害。大抵秉心正直，終始如一，皓首致身，臨難不屈，大節焜煌，照耀史冊，太常議謚，易名以「文節」，夫何媿焉？季實服膺箴規，耆艾彌篤，韜晦免患，飭行全名，果無負於先生之所期望矣。今茲敬慕感泣，裝潢遺墨，貽諸後葉，蓋非視爲奇玩而已也。以書求題卷左，克寬老甚病甚，永懷嘆息，再拜而謹書之。歲舍降婁之次，臬月既望之五日書。

## 張介玉手抄孟子後跋

城府張君介玉年將七袞，好學不懈，手抄《孟子》書二帙以教其孫，於以見君聰明過人，尤且愛孫勤至，而蘄書鄉之有續也。上章困敦之歲，余館授師堂，携以示余。余因正其句讀，考其缺誤而歸之。他日，孫傳之子，子傳之孫，讀是書而殖學有成，庶以知賢祖義方之志，抑以知余友善之誼也。是歲旦月下澣，同郡汪仲裕書。（以上見清康熙十八年刊《汪氏三先生集》本《環谷集》卷七）

# 全元文卷一五九五

汪克寬 三

## 先王制禮之盛論

盛哉！先王之禮也。其本在於養性防欲，其用在於視聽言動、周旋揖遜之間，使人之視聽言動、周旋揖遜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驕奢淫佚，蕩而莫之節者哉？不放其邪心，不驕奢淫佚，蕩而莫之節，則禍亂可息，孝弟可行，治教可興。其立意微，其爲法遠矣。故設其器，備其物，辨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其用則在乎視聽言動、周旋揖遜之間而已。然孝弟莫始於親親。親親之心無所不用，則燕之之禮不得而廢焉。燕之之禮不得而廢，則設其器，備其物，辨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於是而用之也。是故莫尊乎君也，君雖尊，不以位加於父兄，燕序必以齒者，達乎孝弟之道也。莫親乎同姓也，然親親不可以無殺，燕則族人世降一等焉。凡燕之禮，必主賓以備酬酢，而族燕

之賓主，則異姓與膳宰爲之者，篤親親之道也。夫飲食，口腹之欲也，而必節之以禮，則驕奢淫佚平而無過也。歌舞，耳目之欲也，而必和之以樂，則言動揖遜易而無乖也。莫不由親以篤乎恩，有恩以著乎愛，有愛以盡其禮。盡其禮，則言動視聽、周旋揖遜之間不徒接乎耳目，所以服習而安之者，自得於養性防欲之幾也。雖然，不特宗族兄弟之親也，遠而異姓諸侯之君臣，以至於蠻貊夷狄之邦，皆由是禮之行，故人說而天下服矣。人說而天下服，則禍亂何由作？禍亂不作，則孝弟行而治教興矣。此乃先王之所以爲燕也。嗚呼！於此可以觀其禮之盛矣。

### 越國公論

仁足以救生民之死，而義有所不爲，此事之至難而不可以兩全者也。白起破趙兵於長平，坑降卒四十萬，又前後斬夷四十五萬，其殺人若刈草菅然。王莽以外戚受封新都，遂竊國柄，視棄君如土梗弁髦，而因以斃之。他日賜劍杜郵，傳首宛城，天道好還，無毫髮爽。後之諄仁違義者，可爲永鑒矣。隋大業之亂，天下豪傑並起，各爲雄長，互相吞噬，殺戮無虛日。惟越國汪公集果毅，保州里，遂兼歙、宣、杭、睦、婺、饒六州之地，救生民於塗炭。逮天下既定，奉表於唐高祖，賜詔褒嘉，命爲方牧。方是時，江左之聚兵據土，如林士弘、李子通之徒並稱尊號，殘忍苛刻，卒覆其宗，且禍逮無辜之民。公迺保全始終，子姓顯榮，蓋其仁足以救生民之死，而義有所不爲者也。予獨怪唐臣編史，比於主簿

張金稱輩，以賊名之。竊考高祖起兵太原，既以私幸晉陽宮人，又殺留守，取長安，陽尊代王侑而假禪受之禮，其與宇文化及、王世充、李軌、劉武周、薛舉、梁師都之流，直五十步笑百步耳。不省己過，而以惡名加之他人，亦獨何哉？歐陽公《唐史》及司馬公《資治通鑑》並因舊史本文，未之有改。善乎吾邦朱子著《通鑑綱目凡例》，凡起兵以義曰「起兵」；其起雖不義，而所與敵者不得以盜賊名之，則曰「兵起」。故隋末白瑜婆、王薄之類，人微而事未成，則書曰「兵起」。蓋深惡秦、隋之暴，謂人人得而誅之，故漢唐之初，書法不異，乃立論之至公也。惜乎越國公之始末，史不立傳，是以《綱目》不獲特書以表之耳。予故辨而論之，以告後之修史者，當以《綱目》為法。

## 省試論

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夫、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於戚，遂城虎牢。戍鄭虎牢。

合人心而霸統定，據地勢而王制明，此《春秋》錄霸之權衡也。悼公復霸，其惓惓於服鄭至切也，而《春秋》致意於筆削之際，蓋不以霸統之立，而終紊王制之舊也。故於戚之會，歷序十國之大夫，而繼以虎牢之城。虎牢在中國，則霸統斯定矣。及乎虎牢之戍，又反而係諸鄭。虎牢在鄭，王制其有不明者乎？吾於是得聖人筆削之旨矣。嘗考隱、桓之世，霸猶未立也，蓋東遷之周，王澤未泯。桓

之二年，蔡、鄭會鄧，曰懼楚而未與之也，當時雖無霸可也。逮乎僖、文之世，霸業盛矣，蓋楚氣甚惡，寢凌中華。僖之四年而伐楚，必侵陳、蔡以先之，結江、黃以援之。當是時，雖欲天下之無霸，不可也。然中侯之賜，曾不以虎牢之輕重也，孰謂中國之衰而江、黃、陳、蔡盡折弗支，辰陵既盟之後，遂委溱洧之郊爲南北之戰場乎？夫鄭以成臯、汜水之險介乎晉、楚之間，晉得之則霸在晉，楚得之則霸在楚。故虎牢在晉，而中國之勢安；虎牢在楚，而荆蠻之勢盛。是宜悼公九合諸侯，終始致意於虎牢也。於戚之役，悼公圖霸之初也，大而齊、魯、宋、衛之卿，小而曹、邾、滕、薛、小邾之大夫，莫不奔走於兵車之會。人心之合者衆矣，無何，虎牢之築，板幹之興，有以蔽荆楚之關，而將得鄭人之服。聖人曰：「悼公而謀之至是，則霸統自茲以定矣。」故虎牢而不係於鄭，所以責鄭之從楚背華，而先祖之地遂爲他人之守也。至於虎牢之戍，悼公得鄭之兆也。既合十二國之君爲伐鄭之舉，故歸疾於虎牢之城，而致完守之計。於是，地勢之所據者固矣。然諸侯之心，非欲蔽荆蠻之路而堅壁以守，惟欲振鄭人之吭。聖人曰：悼公之規模若是，則王制不幾於紊乎？故戍虎牢而復係於鄭，所以責諸侯據地扼險，以擅列國之地，久假不歸，而莫知非有也。雖然，《春秋》之於悼公，蓋責備賢者之意也。未幾，蕭魚告會，三駕奏功，惟至誠以待人，一灑虎牢之專，而鄭自此不復叛。二十四年，《春秋》所以美悼公爲何如哉？奈何戍城不終，而以爲有陳非吾事。平公嗣世，私母家而會城杞。二十七年，爲宋之盟，一撤南北之藩籬，而晉、楚之從得交相見，雖無事於虎牢之戍，而中國之衣冠、玉帛悉改轅於申、息之間矣。昭公元年，楚靈爲申之會，合十有三國，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列國之賢如左師、子產皆

有獻焉，聖人至是蓋亦傷之，而有末如之何者矣。至昭公三十二年，合大夫以城成周，而守在一國矣。自是，中國無霸，吳、楚爭衡，而春秋遂終焉。由是知聖人惜虎牢之意，非爲鄭惜也，實爲中國惜也。

## 霸論八則

霸者之事，假借仁義之名，以濟其利欲之私。故欲之未遂，則汲汲焉謀度而經營之；欲之既遂，則懈惰苟且而不復能有爲矣。由其心僞而不誠，是以始終勤怠之殊，而前後盛衰之異也。

### 春晉侯侵曹伐衛

文公重耳 魯僖公二十八年

晉文救宋攘楚，扶中國之已衰，却荆蠻之方橫，視齊桓雖少劣，而賢於宋襄遠矣。而春秋責之者，徇私用詐，而設施之際失緩急之序也。或謂陳、蔡、鄭、許邇於楚，曹、衛邇於宋，向使晉文遠攻四國，無以釋宋之圍。曹、衛雖不與圍，然楚所以橫行中國者，實得曹而昏於衛故也。吁！是不然。陳、蔡、鄭、許乃華夷之要衝，楚必越四國，始能猾夏。況是時，陳、蔡、鄭、許實舉兵從楚，文公苟能親帥三軍，直造陳、蔡、鄭、許之國都，而討其從夷之罪，且以扼楚人之歸路，則擣虛攻瑕，勢如破竹，而宋之圍，穀之戍將狼狽却走，倍日并行，自救之不暇，我因乘勝以剪其罷敝之餘卒，則霸功不勞而定。



矣。今文公內則利於復怨而分地，外則狙於譎謀以致楚，是以圖霸之始事，《春秋》特書「侵」以陋之。

秋天王定使王季子來聘 魯宣公十年

宣公簡慢於王，知有齊而不知有周，所以君臣朝夕奔走於臨淄之境者，其心必曰「濟西之田未復，不可不曲意事之」，而不思魯封七百里之地，秋毫無君賜也，而拔本塞源，其罪應誅。定王始則徵聘於魯，中則厚賄於仲孫，終則命貴弟報聘，是猶爲人父而不責子之狠傲，乃三揖於定省之常禮，而德色於借糧之微恩也。宣公既不知所當尊，而王亦不能自尊矣，故來求之書止於文公，來聘之書止於宣公，錫命之書止於成公，非削之而不紀，蓋王命不足爲輕重，而王亦不復遣使於諸侯耳。寥寥百有餘年，而石尚以歸脈錄，自是天王之名號不見於經矣。

初稅畝 魯宣公十五年

三代制田取民，雖皆不過什一，而其爲法至周始詳密。而周盡爲人君者，苟能謹守其中正之制，則可以足國而裕民矣。今宣公以篡得國，既不能修德以弭天災，而感水旱螽蟻之變；又不能斂奢以節國用，而貽饑饉空乏之憂。於是一旦紊先王之制，增稅畝之法，作法於貪，其害有不可勝言矣。易世而成公作丘甲，而賦民之力有加於古。迄春秋之終，而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殆無遺餘，皆肇於宣公之作俑也。又使諸國效尤，鄭子產則作丘賦，魏文侯則增租賦，卒至暴秦開阡陌，更賦稅，而

先王之制至今不復，豈非宣公首禍以致然乎？《春秋》書「初」者二：「初獻六羽」，喜禮之復正也；「初稅畝」，憂田制之變古也。美惡不嫌同詞。

### 冬公會單子襄晉侯厲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齊靈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王官下臨，諸侯景從，以却已敗之楚，服懷貳之鄭，宜若振槁。然夏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冬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望風却走，何哉？蓋厲公既勝鄢陵，驕佚放恣，黷於用武，慢於尊王，是以諸侯無同心戮力之誠，鄭不畏而楚復肆，非中國之力有不足，蓋厲公之德有歉爾。有嗣霸之資，而以無道行之，惜哉！

### 城武城

魯襄公十九年

魯於是時，苟能信任仁賢，修明政事，使民效死而弗去，則將制梃以撻鄰國之堅甲利兵，而何畏於強齊？今乃君弱臣惰，安於不道，內則疲民於亟城之勞，外則徼惠於霸國之援，曾無一毫自立之志，使齊莊而有報怨之圖，則魯之禍未有紀極也。

### 己卯地震

魯昭公十九年

夫地道安靜，以震動爲反常之異；臣道恭順，以悖逆爲犯上之惡。是時季孫強僭已甚，天之示

變，欲人君之有所警而以德銷之也。昭公謾不知省，遄及於難，悲夫！

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黎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孝

小邾子穆齊靈世子光伐鄭簡十有二月己亥同盟於戲 魯襄公九年冬

齊桓之時在於服楚，晉文之時在於勝楚，晉悼之時在於敝楚。蓋召陵以前，楚人連歲加兵於鄭。及次陘之伐，屈完來盟，而鄭無楚患矣。城濮以前，楚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既又成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及得臣敗績，而楚願俾服矣。迨夫晉師敗邲之後，楚復凌駕中華，既縣陳入鄭，又滅蕭圍宋，於蜀之會，奄然以蠻夷之大夫主盟諸夏，而聽命者十有一國，卒之保鄭以爲己有。厲公敗之於鄆陵，三假王命以伐鄭，而終不服。悼公復霸，鄭與五會之信而猶叛焉。悼公欲直擣方城、漢水之境，繼齊桓帖荆之績，則楚寢強盛，未肯服義，而昔者處父之伐，不足以屈其力也。欲與之決勝，復文公館穀之捷，則暴骨以逞，克不可命，而先君鄆陵之勝，不足以服其心也。於是數伐鄭而不與戰，楚使、楚人疲於奔命，而莫能爭鄭。既有以挫其暴狠之鋒，又有以摧其憑陵之志，桓文以降，於斯爲盛。故於戲亳北，雖書同盟，以惡鄭之反覆，而會於蕭魚，特筆以著其美也。然悼公四駕伐鄭，唯盟戲不至者，因子駟之言而未得志於鄭，是以不書。至悼公九合諸侯，獨於於鄆、於戲不至，《春秋》豈無意哉？

魯公如晉平 襄公二十一年春王正月

僖公取濟西田，則使公子遂如晉拜之。成公取汶陽田，襄公取邾田，則君親往拜其賜。受霸主尺寸之惠，而不忘其德如此也。然魯君襲奕世之封，端冕委弁，以臨於七百里之侯國，而水木本原，不察所自。襄公之立，踰二十年，未聞遣一介行李至於京師，其何以爲秉禮之子孫也哉？（以上清康熙十八年刊《汪氏三先生集》本《環谷集》卷三）

## 省試策

三代以上，經術施於治道；三代以下，治道隱於經術，而能明之者蓋鮮。自唐以降，且別而二之，益可嘆也。夫三代以上，天子、公卿行於上，故言而爲《尚書》，行而爲《春秋》，進退周旋法乎《易》，動容舉措中乎《禮》，歌之爲《詩》，奏之爲《樂》，施之治道，無非經術。教萬民而賓興之，文藝後於德行，初未嘗以明經而取人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凌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乃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刪《詩》、《書》，贊《易》象，定《禮》、《樂》，修《春秋》，使後之學者《詩》足以正言，《書》足以廣聽，《易》足以通神明、類萬物，《春秋》足以斷事，《禮》足以明體，《樂》可以和神，而唐虞三代之治道，悉具於六經之策

矣。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有四科之目：如閔子騫、仲弓居德行之科，而能諫長府之改作、悟行簡以臨民；子游、子夏居文學之科，而能興弦歌之化、發仕優之言。是皆達於政事者，則其德非尾生孝己之流，而其學非記誦辭章之習矣。此古之儒者所謂施經術於治道、習文法而通世務者也。暴秦燔虐，煨燼六經，而三代之道遂泯。漢高之興，靡好儒術，不足論矣。以孝文之賢君，尊黃老而尚刑名，當時所得如賈誼、鼂錯，皆習申、韓之說，是則雖曰廣遊學之路，而實未嘗用儒也。孝武始求亡書，表章六經，人材之出於科目者衆矣，然能求治道於經術者，僅見一二。董仲舒正誼明道，且泥於災異，幾不免其身。公孫弘學究天人，曲學以阿世。倪寬博通經術，而亦無所匡諫於其君。蓋雖邪正之不同，而於世務之際，皆有論者。厥後，雋不疑引《春秋》蒯瞶以斷事；劉向推五行以徵五事之休咎；平當考《禹貢》之行河，究疏鑿之源；張敞以經術飭吏，而能剴煩以治劇。四人者，雖能考經術以明時務，然其行事皆有未盡善者，不能通治道之大體也。東京之世，高者立奇節，下者守章句，以經術而明治道者益無聞矣。南北分裂，歷隋及唐，而設科之目至八十有六。今雖未暇疏舉，然自明經、宏詞等科一設，而時務之與儒術蓋岐而二之。夫始也，治道隱於經術，猶有能明之者；終也，治道別於經術，而章句之徒遂與案牘之吏如冰炭之不侔。至韓愈氏，僅能因文以見道，而諫不行、言不聽，終亦無益於唐之治。惜哉！下逮宋氏，章句之習益滋，而壞亂極矣。欽惟聖朝興崇文治，取士以德行為首，較藝則以經史、時務兼之，將欲求治道於經術，其中選者俱授州縣之官，使朝廷之行皆合六經，而牧民之職多出儒士，甚盛舉也。茲承執事先生發策秋闈，下詢末學，以究時務之實，舉昔人論吏治

之八計爲問，愚敢稽諸往古，酌諸當時之務以對：夫古者有一年成市、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者，孔子適衛，發「庶矣」之嘆。孟子於齊，有「民不改聚」之言。今求戶口之增，不必待十年而生聚也，但輕其徭稅，俾安其業，家給人足，無流離轉徙之患，則戶口豐而撫字稱矣。古者田必井，授八家，各授田以同養公田，宅不毛者出里布，民無職事者征夫家。今田不可復井也，欲求墾田之多，不必如李愷盡地力，但核勸農之實，加優卹之方，罷妨農之務，則墾田廣而本末辨矣。古者力役之征，歲不過三日，後世過之而不贍。今亦不必如十日、二十日之說也，但能視田畝之多寡以均役，視年歲之凶豐以行役，而後停不急之務，罷雜泛之徵，則賦役均而廉冒別矣。古者虞芮質成而不爭，聽訟必使無訟。今不必如縱囚四百也，但能嚴法律而使之不敢犯，有罪則速斷之，以警其餘，毋淹滯以苦其身，毋數縱以恣其倖，則囚繫寡而決滯果矣。古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後世或至外戶不閉。今不必加詰盜之法也，但能常恤貧民，使無凍餒，鰥寡孤獨各得其所，又重令以禁未犯，而峻法以治其已犯，則姦盜息而禁禦嚴矣。古者卿大夫賓興賢能而升之，司徒、司馬論定然後官之，後世舉之於郡國。今選舉之法不必更定也，但核薦舉而革冒濫，厚敦遣而公遴選，棄其小以取其大，因其文以觀其心，數年之後，人才既盛，又當增中選之額，則選舉衆而風化行矣。古者自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而教養必有其方，後世猶有爭欲爲學官弟子者。今學校不必復興也，但能擇師儒之官，而講習無虛日，敦養育之規，而既稟無侵漁，使所養皆在儒生，而儒生盡得其養，則學校興而教化勤矣。如是，則八計之策雖不盡出於經史，而聖賢之大意不越是矣。經術而施之治道，不過如此而已矣。愚嘗考之國朝之典，

凡州縣之官，以五事爲殿最，給由、銓注則驗之，即所謂稽撫字、稽本末、稽廉冒、稽聽斷、稽禁禦者也。他如學校選舉之事，則令風憲之司以糾察之。蓋如陸宣公之八計，自有吻合焉者，而古人三考黜陟，不外是矣。然愚竊謂興崇學校、選舉人材非細務也。先公所以先戶口、墾田，而終之以二事者，所以庶而富、富而教之意也。然學校不修則民不知義，人材不舉則吏不稱職，二者爲政之所當重也。今國家之法，長吏給由而不述其事，吏部銓注而不考其績，雖曰風憲糾察，而或失其詳，得非善政之小疵歟？五事之備，往往未觀其成效，得非州縣之官未盡出於科舉，而政治不本於經術之故歟〔一〕？抑朝廷千里之遠，給由或得以詐僞，恐考績者猶有未盡其實歟？執事先生欲求設施之要，則愚已粗陳於前，欲其八計之成效，則在考績之覈實而已矣。愚也草澤之士，幼績聖人之經，確守先儒之緒，惟知窮理修身而推之平治之業，若夫雕組之文，則所未學也。茲敢以草茅之見，直述其故以對，惟高明恕其強妄可也。執事先生舉《唐志》，有曰：「方其取以詞章，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隱然爲國名臣。」愚謂：昔之名臣，雖未敢望其萬一，而設施之序，蓋得之素講矣。執事之幸也，實多士之幸也。（清康熙十八年刊《汪氏三先生集》本《環谷集》卷三）

〔一〕而政治不本於經術之故歟：本，原殘，今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 易之文言傳謂君子行四德乾元亨利貞說

乾者，健也，天之德也。天以至健，故能運四德於四時；君子以至健，故能體四德於一身；聖人以至健，故能行四德於兩儀之間，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元者，物之始，於時爲春，其在人則爲仁，其發則惻隱之情，而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者也。《月令》：「天子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惠及兆民。」是體乾之元。亨者，物之通，於時爲夏，其在人則爲禮，其發則辭讓之情，而所以品節乎親親、仁民、愛物之差等者也。《月令》：「天子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悅。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體乾之亨。利者，物之遂，於時爲秋，其在人則爲義，其發則羞惡之情，而所以斷制事物各得其宜者也。《月令》：「天子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諸侯暴慢，以明好惡。命有司，修法制，戮有罪，嚴斷刑。」是體乾之利。貞者，物之成，於時爲冬，其在人則爲智，其發則是非之情，而所以分別事理以宰萬物者也。《月令》：「天子察阿黨，使罪無有掩蔽。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固封疆，備邊境，命將講武，飭死事。」是體乾之貞。



## 存誠堂說

醫之爲言，意也。意苟至誠，則病之淺深、加減，證之陰陽、表裏，脉之浮洪、微沉、弦緊、緩瀼，榮衛之盛若衰，根本之堅固若虛憊，調攝之或過或不及，吾心之虛明以照之，如睹龍鏡，如飲上池水，了然不失秋毫。於是酌劑餌之溫涼，審鍼砭之補瀉，厥効奇妙，如有神助。其不誠者反是。傳有之曰：「至誠如神」，其弗信矣夫？雖然，誠者兩間之實理，斯人稟兩間之氣以生，鈞賦是理而能存之者蓋尠，業醫而存誠者尤加尠焉。同邑徐宗吉，自其上世攻岐黃之學，及其大父仁齋翁，益精其藝，馳聲州里間。宗吉克紹祖父業，闢堂蓄善藥以拯人，而持心信實，曰丸曰散，製和不慊於心，不以與人也。扁其額曰「存誠」，而徵說於余。余喟然曰：「存誠以眎證，盡誠以用藥，其有不中者幾希。吾知宗吉推是心以追踪祖若父，青於藍，鹹於鹽，不難也。」迺書是說以貽之。

## 經禮附說

《周禮》一書，果爲周公所作乎？漢武嘗謂《周禮》爲瀆亂不驗之書，何休又云六國陰謀之書，歐文忠公謂《周禮》可疑者二，蘇穎濱謂《周禮》不可信者三，是皆論以爲非周公之遺制也。然則《周禮》

果非周公所作乎？朱子蓋嘗以周家法度廣大精密言之，嘗以周公建太平之基本稱之，又嘗以周公從廣大心中流出稱之。張橫渠謂周公治周，莫詳於《周禮》；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又謂鄭玄徧覽群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是則又明爲周公所作也。攷之西漢《志》，於周公未之見。東漢《儒林傳》，乃謂《周官經》六篇本孔安國所獻。隋《經籍志》乃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缺《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以《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孝武時，蓋有其書，特未與五經例置博士耳。至西漢，劉歆始置博士，遂盛行於世，後世因有《周禮》作於劉歆之說。是則《周禮》作於周公，而非他人之制明矣。然《冬官》何爲而缺也？經罹秦燬散佚之餘，與漢儒編錄附麗之誤，而始謂之缺也。何以知其然？愚因考補散逸得之。夫五官所掌，曰治、曰教、曰禮、曰政、曰刑。而冬官則掌邦土，或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或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此冬官之大較也。見《考工記》所載者，其屬二十有九，皆工之事，而士與商、農之職俱缺焉。考之《春官》之中，如世婦、內宗、外宗，皆宮中之職，本屬《天官》，而乃人之《春官》；《夏官》之中，如司士、諸子，皆掌士之職，本屬《冬官》，而乃人之《夏官》；《地官》之中，如司市、質人、廩人、賈師、司號、司稽、胥各、肆長、泉府，此皆主於商，土均、草人、稻人、場人、司稼等職，此皆主於農，皆本屬《冬官》，因其職與大司徒掌土地、人民者相類，乃以人之《地官》。若是者，謂非編錄附麗之誤，不可也。況《小宰》記六官，六屬各六十，攷之《天官》，自「大宰」以下六十二，《地官》「大司徒」以下七

十九，《春官》「大宗伯」以下七十一，《夏官》「大司馬」以下六十九，《秋官》「大司寇」以下六十五，何以《冬官》獨缺而爲數不及？五官皆盈而餘數過之，理無是也。他如《儀禮》有齋夫之官，《國語》有司商之官，皆不載諸《周禮》，此亦《冬官》之脫簡也。要之見載於《考工記》者，固爲《冬官》之屬。然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職不止此，當自大司空、小司空而下，撫《夏官》之中掌土者。《地官》之中，掌商農者與夫齋夫、司商之數，并今《考工記》所載之工，總屬《冬官》，則不惟合於《周官》司空之所職與小宰六官、六屬之目，而且周公制作之盛燦然溢著於編，使人得以觀其會通，而爲太平典禮之全書也。克寬因并錄卷末，以俟博古君子正焉。

## 任生名字說

休寧任生序再拜言曰：「序受學於先生，於今五年矣。願先生字之，且述其義以教序，期佩服不忘，而因以勉於學也。」余曰：「冠而字，古也。今冠禮雖廢，待生之年既弱冠而字之未晚也。」生又拜而請曰：「序懼不獲常侍先生左右，苟命之字，若先生之言恒在乎耳而注乎心也。」余以其請彌篤，乃字之曰「本立」，而告之曰：「序與叙同，天倫之次第也。天倫有五：曰父子，曰君臣，曰夫婦，曰長幼，曰朋友，蓋天下之大經也。人道之大，於是焉係，舍是則無以爲人也。果能如此，實有所立。事親以孝，而仁之理由是而推焉；事長以弟，而禮之理由是而達焉。以至於君臣之義，則事上撫下亦

其則也。夫婦之別，則應事接物莫不有智也。若夫朋友之信，則凡所以發於中而應乎外者，皆不可不實也。於是五者各盡其當然之則，則大本立矣。聖賢之學，焉有他術哉？經籍，訓此者也；文詞，論此者也；德業事功，踐乎此而表著者也。生盍廣讀精思，克勤克謹，而於日用彝倫之間，先立乎其大者，則其進未易量也。生其可不勗之哉？」既以教生，且書其說以貽之。

### 蔣之翰字說<sup>(一)</sup>

同邑蔣周翰維楨從鄉老先生遊，而青於藍矣。至正辛卯，年既弱冠，因館授余從孫仲寧之居，而過余辨疑問惑，求所未及焉。既又請叙其字若名之義，而申勉之。余告之曰：「釋詁之文曰：『楨、翰，幹也。』釋之者引《詩》『維周之翰』以證之。夫楨、幹，皆築牆之木也。牆端之木曰楨，牆之兩旁障土者曰幹。詩人引物連類，以賢才爲國家之楨、幹。蓋垣墉之築，匪楨若幹，則掾之陜陝，度之薨薨，築之登登，何所依附？國家匪賢才以任衆職，則禮樂、典則、法制、禁令，是孰主張？是孰維持？是孰辨而孰設施之哉？子以『維楨』自名，而以『周翰』字，子盍思研窮至理，表裏精粗，期無不至？有所未至，則訪鄉先輩耆俊而講切焉。夫然後身履力踐，百倍其功，弗篤弗措，必求造古人之域，則他日出應時須，爲國家之楨、幹也必矣。子之始祖周文公爲周家立八百年基，作《大雅》之詩，追述文祖之德以詔後世，而謂多士皆國家之楨、幹。厥後，尹吉甫又作《崧高》之詩，以美申伯甫侯之賢能，

爲周室之楨、幹。爲國家者，賴賢才以立國如此夫！子之先世，公琰相蜀漢，大直相唐，勛名事業照耀簡冊，子尚篤志於學，弗懈益勤，則不惟無愧於名若字，抑亦有光於前人矣。子勗之！」

〔一〕蔣之翰字說：之，疑當作「周」。

### 吳氏三子字說

友人吳仲實甫，年且耆艾，見三子長次皆就外傳而受學矣，請余字之，以叙其義以告之。余曰：「冠而字，則祝之以辭，禮也。今尚幼，盍俟其稍長而命之字，可乎？」仲實答曰：「生非欲使之尊其名以夸於人也，實欲使之敬其名與字，而亟責以成人之道，俾昭然知所以示訓而永久不忘也。」余曰：「嘻！仲實之愛子，不以姑息，而覲其速成，余焉得不取夫文之美者以爲之字，而警戒以造就之乎？」乃召其子來前而語之：長者益，字之以「文遷」，蓋取《易》之大象「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之義也；次曰革，字之以「文炳」，蓋取「革」之九五象傳「其文炳」之義也；又次曰兌，字之以「文悅」，蓋取彖傳「兌，說」之義也。既以語，復祝之以辭曰：「益也勉旃，宜勗爾躬。聞義而徙，惟善之從。風動雷行，勿固勿慵。日進高明，厥德乃崇。」又祝曰：「革也勉旃，學貴克變。剛健中正，慎思力踐。必強必明，勿替勿倦。德容昭著，允儕時彥。」又祝曰：「兌也勉旃，講習爲宜。朋友切磋，麗澤於茲。」

孜孜不懈，心中自怡。底於成功，前哲可希。「祝已，遂書以貽之。尚願其受茲辭而藏之，深求其意，而勵其所未能，充其所未至，則有所立，而克纘先祖之緒矣。吳氏之子孫，其福祿詎可量乎？三子其懋敬哉！」（以上見清康熙十八年刊《汪氏三先生集》本《環谷集》卷六）

## 貫南山字序

北庭貫生南山，以仲瞻字行。侍迺翁總茗臺於江東，垂五年。至正癸未，余客休寧，謁余富溪之上。齒甚盛，貌甚粹，言溫而氣和，余固意其出於勛舊之門，而謙退若是也。是年秋，告歸，徵余序其名若字，而繹其義焉。介其師金君伯監，請益固。余謂書傳屢稱南山而詩居多，蓋以南者文明之方，化育長養於是焉。在為政者，必鄉南而治，故即其起居飲食所接之崔嵬巍峩者而形於言。夫朝夕坐而瞻之，仰而視之，目之所寄，而心注焉。覩山之屹立不移，則知吾之所以主靜；覩山之厚積不虛，則知吾之所以存誠；覩山之峻嶒而高，則知吾之所以崇德；覩山之盤踞而遠，則知吾之所以廣業。懸崖峭壁，不可攀援者，若吾之威嚴不可犯也；斂雲敷霧，倏忽變幻者，若吾之謀略不可測也。草木生之，吾之仁也；禽獸居之，吾之量也。層巒疊出，星羅棋布，截然不紊者，吾之紀綱設施也；慶雲萬態，瑤簫玉筍，森列無際者，吾之文章奇崛也。太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大。為山九仞未成，一簣而中輟焉，吾未見其善學也。必也孳孳焉，汲汲焉，而至於瞻之在前，如有所立之時，而猶欲罷不能

也。苟或不知所以自監，雖以秉鈞至貴，民具爾瞻，而子曾子以爲不可不慎矣。生其有見於此乎？生既有任瞻之秀彥，謝瞻之才敏，而守之以阮瞻之恬淡與士瞻之清約，果能殖學不懈，則毛維瞻之政理、蘇子瞻之詞藻、紀瞻之事業、路魯瞻之功名，固其舊物也。生其可不勉之乎？君子之於天下也，修於己且欲期於人，凡可與言，無不竭吾志。余嘉仲瞻之嗜學，故不自已於言也，仲瞻其勗之。

### 王栗名字序

維揚王君德容年將六袞，夢異人授之栗而有子，名之曰栗，今五齡矣。其友眉山蘇君伯衡字之曰思敬，使俟其冠而祝之。一日來祁門，請余序其子之名若字，且曰：「吾老矣。先生賜之言，將藏之巾笥，俟吾兒之長，而以是訓迪之，底於有成，則所以受先生之教無窮矣。」余曰：「冠而字，古也。幼而字也，何居？雖然，以君之好修，而又期君之子之肖也，不可以無言焉。夫栗之爲實，其理縝密，其實溫潤。是以黃玉之栗五其房，秋鏘實，躍如爆如，將墜未墜，尤有戰慄之象。古語云『夙夜栗栗』，又曰『不寒而栗』，故以之爲贄則取其虔，以之實籩則示其莊。蘇君『思敬』字君之子，其亦有取於是乎？雖然，栗，竦縮之意，使民戰栗，所以惕人，使之戰栗惴懼以事君也。君子之治己、治人，唯欲矜莊戒謹，兢兢業業。敬以自持，不期人之敬畏，而自無不敬，斯可矣。此東魯聖師所以責宰我之失言也歟？抑余又有說焉。《詩》曰『實穎實栗』，言其稼之成實也。又曰『積之栗栗』，言其稼之積

聚也。他日粟能思君之所以名之，又思蘇君之所以字之，參前倚衡，造次顛沛，無斯須毫髮而不致之謹焉，必期於成立，而聚族以奉其先，則爲無忝於名若字，而君之志願畢矣。其尚以是語之，何如？」曰：「諾。」遂書爲《王粟名字序》。

### 余槐卿肖山序

龍剛肖乎乾，馬順肖乎地，龍馬有所肖也；處身以肖乎山之形，養身以肖乎山之性，君子有所肖也。汾水槐卿余君，身高尚而心好靜，有似於山，故號曰「肖山」。且夫巍巍然聳於青霄，盤盤然鎮於綠野，不爲風所撓而摧，不爲雨所侵而洩，此乃山之形。君則能昂昂然拔於汙俗，濯濯然沐於清風，功名利祿舉不足累，所以持身之高，非有肖於山者乎？至於凝然而不動，逸然而發舒，草木生之，泉脉流焉，此乃山之性。君亦能定而後靜，心廣而體胖，福祿綏之，子孫盛焉，故養心以靜，實有肖於山者乎！比如龍之剛、馬之順，君子所肖亦有默契者。視彼螢光似乎火，鶯黃似乎金，肖其名而不肖其實，安可同年而語哉？君苟能體夫山之高、靜，而力行之，則靜以得其仁，高以超乎衆，有其德必有其壽，豈異端之笑誚可奪其操歟？（以上見清康熙十八年刊《汪氏三先生集》本《環谷集》卷四）



# 全元文卷一五九六

汪克寬 四

## 重建祁門縣儒學記

祁門爲新安屬邑，山奇而峭，水清而駛，氓俗質朴。承平之世，比屋絃歌，擢倫魁而秉鈞衡者往往有之。學宮在邑治之西，地勢蜿蜒，平岡衍迤，旗山左矗，筆峰前聳，實稱神棲。壬辰之變，蘄兵蹂躪，鞠爲茂草，邑之遺黎存者百二三。大軍恢復後，蒞民者爬梳剔抉，未遑也。歲昭陽單闕夏四月，魏郡鍾侯以廉明剴治之才遷宰是邑，訪求遺址，俛仰瞻顧，喟然曰：「學校，風化之本，而廢蕪弗治，其何以承宣而布維新之教乎？」乃剪翳闢基，鳩工庀材，是秋八月鼎建禮殿。侯規畫有度，民歡趨之。第以凋瘵之久，慮疲吾民，且曰：「徐之勿亟也。」明年，次第創東西兩廡，大起三門，蕃以靈星，繚以周垣，肖先聖暨四國公像，繪十哲百五賢，而舍采焉。又明年，復建加號制書碑亭及明倫堂，齋、廬、井、庖、湔之舍，百爾具備。凡爲屋三十有八楹，甍甍翬飛，丹髹炫爛。察祭器之匿於民家者，詰

而復之，缺者補之。勸獎邑民，助田三十五畝一角一步半，歲人之租三百五十一秤半，以供春秋祀事、且望舍采之費。集邑氓之穎異者，禮聘名儒而訓迪之。縣丞清江吳君、主簿金陵宣君克贊其成。邑之人士樂侯之興文教以陶吾民也，迺謀於邑文學李績、訓導蔣維楨，而合辭徵余言以記於石。余惟先聖之道位天地，植綱常，亘萬古而無斁。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惟是而已。其遊息在于庠序學塾之間，其度數寓乎簠簋籩豆、鐘鼓管絃之器，其文字則存乎《易》、《書》、《詩》、《禮》之所紀載，故爲之官師，以聚天下之俊秀，期會辨說，絃誦歌舞，使之深知其意，以徵成己、成物之功。秦毀學宮，燔典籍，坑儒生，廢綱常之道，而遂無以立國。蘄兵之暴，視秦爲甚，然綱常之理具於人心者未嘗泯也。矧茲邑密邇朱夫子之闕里，今得賢大夫爲之師帥，吾黨之士宜日相與勗其子若弟，講劄綱常之道以淑諸身，小則足以作式而善俗，大則推其用施於天下國家，庶無負賢大夫之志，而亦無忝乎生於朱夫子父母之邦矣。侯名友諒，字明德，聰敏通濟，執法不阿。其始至也，薙蓬藿，開市井，招逋逃，墾荒田，捕餘醜之梗化者，審理冤抑，覈實田土，均其賦役，故民服其教，吏畏其明，美績彰彰在人耳目。而又創公署，作三皇廟，築社稷壇，起譙樓，飭郵傳，邑之復興，實自侯始。暇則閱經史，詠詩歌，其爲政蓋有本云。

## 梅烈侯祠記

至正甲辰

豪傑之士生於其鄉，歷千百世，而鄉之人思之不忘，像而祠之，是必有其故矣。叔孫穆子有言

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魯鄒之祠孔孟，以其德也；錢塘之祠錢鏐，以其功也；濟南之祠伏生，以其言也。梅侯名銷，世居新安之祁門。大漢初，鄱君吳芮以侯爲將軍，俾率百粵之兵，從高祖伐秦，入函谷關。暨天下既定，以功封爲烈侯，食邑十萬戶。侯故城在邑西十里，所居在邑城之東，今爲洞元觀。墓在城南二里，今爲大悟法萬安寺。舊有梅祠，在寺之左。至正壬辰夏，燬於兵。明年，大梁趙君某來宰是邑，亟命重建，民驩趨之。爲屋四楹，貌侯其中，丹青黝堊，照耀炳煥。邑氓瞻仰，迺礮石而徵余記其概。余謂吾郡有古丘墓三：唐初，汪忠烈墓在歙北之雲嵐山，距今七百餘年；陳初，程忠壯墓在歙西之黃墩，距今八百年。俱立廟墓道，尸而祝之。唯侯之墓，自漢迨今千五百餘年，而鄉之人思之，久而愈篤。稽諸漢史，吳芮始爲鄱陽令，甚得江湖間民心。侯爲鄱君所信任，其得民心諒矣。然則民之思之，不惟其功，而亦以其德乎？其繼自今，治於是邑者亦如侯之得民心，則安知他日不以思侯者而祠之哉？

### 重建西峰大聖卓錫亭記

唐季，兵革四興，壤土分裂，歙祁邑西鄭氏集驍健保閭里。光化三年，有異人詣鄭氏，自稱五臺僧，覓幽棲演化之所。鄭氏言西峰上元山之杪，曠衍數百步，群巘鏡天，流泉清澈，人踪莫至，可稱禪居。師乃飛錫杖，卓立其間。鄭氏薙草經營，即其地爲卓錫亭，亭之下建屋百餘楹以處徒衆。聞其

事於揚州吳王，賜額「上元寶林禪院」，師累朝錫號「神惠永濟普祐禪師」。逮宋紹興五年，山前豪右惑陰陽家言，撤院屋，徙之外半里而遠，亭亦毀去。後一百有二載，當元元統二年秋，大旱，縣長令命悟法泗洲院僧永泰走西峰祈雨，院僧義崇爲言：「師有卓錫故址，禱必應。如其言，邑境大霽。永泰遂謀復是亭，告諸邑長。幕屬捐俸先之，令義崇溥勸遐邇之嚮善者。粵自是歲之冬十有二月庚申朔，即其遺址，首創梵宮。且於其下爲重屋四楹，分命其徒居之，以主焚修。至元元年秋，大旱，縣尹趙侯士元躬禱西峰，旋塗，甘雨驟至，畎澮皆盈。即助鈔以錢計者千緡有畸，畀義崇爲鳩工費。二年夏四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趙侯復禱，應響如初，助鈔照前年之數。三年後四月，厥功告完。僧祖心、惟孜捐己田八畝，并其先師永惠田八畝，俾焚修者食其人。邑善士程道真亦捐田五畝，以佐薰燎之膳，且復揮金莊嚴肖像，以稱具瞻。江德清捐田一畝半助之。五月甲子，義崇具本末來請記。余惟古之祭法，能禦大菑、捍大患則祀之，以其有功于民也。水旱疾癘之不期，非神明智慧捍禦於無形者有以相吾民，民孰賴焉？余聞師住世，自鄭氏之境亢旱，請於師，輒雨。邑大旱，令往禱之，又雨。揚州旱三歲，並禱群祠，弗應，聞歛神汪王靈貺夙彰，乃命郡將陶公雅禱之，期三日不雨，毀厥祠。其夕，汪王感夢陶公而告曰：「吾不能致雨。西峰有大聖者，曰水晶宮菩薩，常役五龍化雨，不由天降。盍往求之？」陶公遣介致請於西峰，無何，揚州一雨三日。若是，則師之禦菑於民也舊矣，安得不屋而祀之、尸而祝之？究竟始造，則飛錫所稱，實昉至此山之遺躅也。蕭梁武帝時，誌公和尚與白鶴道人愛舒州潛山之奇絕，帝令各以物識其地。誌公飛錫卓於山麓，遂築室於上，及今以爲

故實。豈以西峰之爲院，而舍卓錫之基乎？矧師之靈響，唯雨最著。昔景泰禪師卓錫於羅浮，泉湧數尺，迄今不竭。因卓錫以爲壇，則雨之應也，又奚趨寶錫之泉乎？由是知西峰之有卓錫，猶水木之有本源也。向也荆棘莽然，今也迺復舊觀。瓊榭翠壁，複疊崔嵬，綺疏欄楯，玲瓏嚴飾者，此前日之荒烟而暮靄也；範削污繕，金壁綵繪，軒蓋床座，精麗華美者，此前日之隕碌而苔甃也；昕鍾夕鼓，鯨呿鼉吼，同聲作禮，稱揚贊嘆者，此前日之狃鳴禽哢而狐兔之隱處也。肇謀者永泰，而義崇是克終焉，於法宜書。雖然，師常告鄭氏曰：「貧僧三界內廓然無累，豈徒住院哉？」是則棟宇象設，於師何有？禪心空寂，本無一事，豈若凡夫妄生顛倒，起貪嗔癡？嗣其教者，果能掃除浮念，浸入淨覺，則求之吾心，心則相符，燈傳無盡，將綿之億千萬世而遐久矣。義崇曰：「然。」即以余言勒諸石。是年八月十五日記。

### 重建淨菴碑記

塔山菴距邑西二十里，曰石門村口。僧惠滿佛印大師與丞相汪公先世甚善，公微時藏修之所，以「淨菴」二字易之。前有諸峰秀列，下有石門對峙，石礪、石磴、石佛、石池、石瀑、石岩、石鼓、石鼎，皆其中之所有也。深進六七里，曰石門寺，其山水猶甲勝一方，與淨菴戶籍、田產合而爲一。自觀化三年至於今日，凡興廢有三。余按《淨菴碑記》：厥初有僧，曰圓明、性善，首闢菴蕪，作新梵宇。鬼

神受趾，黎元樂康，保祚延洪，率由此道。迨宋紹興三年，弗戒於火，殘甃斷礎，無孑遺者。有僧曰祖謙、祖禹，募工興復。溥勸鄉里之向善者，樂爲之助，曰殿、曰門、曰閣、曰廡、曰方丈、曰庖庖。當元統二年，屋老不可支，僧惠明、惠遠殫智畢力，節縮浮費，告所還往，助者益衆。蓋正殿八楹、觀音閣八楹、兩寮各十二楹、門屋十二楹，方丈、庖福如舊。東偏立丞相汪公壽祠，塑像於其中，以陳氏二先生侑焉。公嘗館於是，石墅仲容偕藤溪可大二陳先生游於館下，究明道義，以偉於世。崇寧中，公登第，建炎間仕至檢校太傅、保信軍節度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新安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實封二千一百戶，卒謚忠定公。公嘗手著有表章、奏議、雜文數十卷，《中興日曆》五卷，《春秋大義》十卷，文集，《三傳本末》爲三十卷，藏於菴西館與壽祠，以傳不朽焉。昔公除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仲容先生以龍溪縣尹請爲之幕，孫良弼先生與藤溪定宇先生互相師友於其間，惓惓仰慕先業，而不懈其尊賢尚德之心也。良弼先生割田二十畝，畀僧崇德奉守，爲增葺費。王伯俞亦讀書於此，仕至直閣。有聯句云：「昔年去學深山寺，今日來游小石門。」尤不可不知其所自。明年秋七月，厥工告完。冬十有一月丙子，僧至誠具其事來請記，余故不辭，爲之識其本末，而并記此意，以示後觀者云。是爲記。

## 萬川家塾記

古之教者家有塾，非家有塾也，二十五家爲閭，閭同一巷，巷首有門，門側之堂謂之塾，仕焉而已。

者教於是焉。朝夕出入，恒受教於塾，而其所以爲教者，皆因性誘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銘樂冶，以成其德，以達其才。敬敏任恒，則閭里書之；孝友睦婣，則族師書之。士生斯時，不待捨去桑梓而有學有師，其人才之盛、風俗之美，非後世所能及也。井田既廢，閭里無學，士常輕去鄉土而事遠游，行之修窳無所於考，教之者以訓詁爲賢，學之者以葩藻爲功，非惟無以淑其人，而且斲喪人之本然之性矣。近代以來，濂洛諸儒先繼出，吾邦紫陽夫子集厥大成，揭晦冥之日月，開千載之盲聾，於是六合之廣、四海之外，家誦其書，人攻其學，而吾邦儒風之丕振，俊彥之輩出，號稱「東南鄒魯」，遐邇宗焉。比年，矛戟搶攘，列城兵燹，學者逃難解散，非唯里閭廢學，而郡邑學宮悉爲坵墟，此家塾之所爲作也。余宗友德懋，久從余游而有得者，世居休寧之萬川，慨庠序之不興而士習日靡，迺以所聞於余者居家教授，集親族閭里之子弟若干人，旦夕脩讀以自勗，亦古者家塾教民之遺意也。遂名其堂曰「萬川家塾」，請余書其額而併記之。余曰：「人性之初，渾然純粹，無間古今。果能養正以希聖功，則成己成物，厥效難量，豈特無負於余，而實有光於紫陽夫子之闕里矣！尚勉之哉！」

### 志學齋記

聖人之道，淡而寡味，然辟之菽粟之在天下，不可一日而舍也，舍是則無以有成也。世之人有志於聖人之道者蓋夥矣，然未之或知，誅於小藝，惑於旁蹊，則是志之未立也。志苟立矣，朝勤而暮輟，

一暴而十寒，則是志之未誠也。志苟誠矣，覽之未博，習之未熟，未聞其所未知，未勉其所未行，則是志之未篤也。必也求之方策，誦而復焉，思而繹焉，凡理之所當然者，必法乎先哲，而反諸身本，無往而不至也，然後出其餘，以肆力於爲文，推其用以顯於時，則可謂充其志，而於學乃克有成矣。海寧任生元，年近弱冠而請學於余，氣清而質淳。既而以平日講劇之書與之讀之，以余之所聞於大人先生者與之言之，喜其有孳孳未已之意，而果有志於學也。又明年，請名其書室。余嘆曰：「書室之名，不必他求也。志於學而思弗懈，其進詎可量乎？」客有詰余者曰：「十五志學，東魯聖師之能事也。曾謂初學者而可語是乎？」噫！人皆可以爲堯舜，塗人可以爲禹，矧聖師斯語實爲後進矩範，俾由階而升堂，沿流而達海，蓋猶射者之求的，行者之求返於其室也，寧令自暴自棄，而勿以是爲準則乎？余早蒙父師之訓，頗知嚮方，長而考德問業於鄉校，既壯而游於四方，乃徐有得而不自知。其至猶未也，余又安得不爲生勗之諄諄以誨之哉？客曰：「以俟之，而蘄生之速成也。」既以告於生，遂書爲記。

## 邑東平政橋記

爲政必務知要，知要則所施者寡而所濟者衆。或不知其要，而以私恩小利悅其民，則心勞無窮而力有不贍，烏得人人而蒙其惠哉？柔兆敦祥之歲夏四月，宜陽余侯來尹祁門，值縣屢經兵燹，百



廢未興。邑東平政橋，舊爲石梁十有七，高不尋丈。歲久，石梁頽潰，存者不及三之一。石梁毀折，存者七之二，每架木以補其缺。春夏當潢潦稽天，奔湍怒迅，操渡舟者稍失，便卒致沒溺，民甚病之。侯惻然興懷，召邑之耆老，諭之曰：「橋之廢，可復興乎？」僉對曰：「邑遭時變，石工無存。他山之石，微良工莫能致。」侯笑曰：「有是哉？若曹之弗通其變也。」明年，訪歙邑石工之良者，得十餘人。會度其費，工以日計者若干，米以食計者若干，首捐祿米爲之倡，集邑之好義者隨所助。相地勢之宜，躬爲之規。舊石梁咸十有二，增高一仞有半，灑水爲六道，橫以巨榱，縱列株樟，疊石平甃其上，左右欄杆，以防其危。於是，東西行旅之出於塗，不翅履虹霓而步霄漢，莫不喑喑稱美。匪惟祁民免病涉之憂，而遐邇之人被侯德於無窮矣。復創亭於橋東，肖普陀大士，設茗飲以甦道渴。經始於丁未八月，落成於戊申三月。邑耆老謁余，請曰：「橋之建，不可無記。先生起家科第，能文辭，二政於下邑，且與侯同居江西，交誼尤篤，願有述焉。」余惟余侯之爲政知要，而濟物之功甚博，德之及人蓋倍蓰於編竹橋而渡蟻者，於法宜書。侯名寶，字鈞玉，慈祥愷悌，正大公平。其治祁也，明而能斷，寬而能惠。招徠流離，俾墾荒土。諭民以理，簡其獄訟，稽物力之豐嗇，以均賦役。故有所興作，民樂從之。甫三期，建鐘樓，廣公署，新郵傳，易坊題，更排柵，創三皇廟門暨城隍忠烈祠，築堰渚，導故溪，循祁山之麓，俾民永無水患。暇日，數臨學宮，勉勵諸生。節嗇既稟，刊書於學，以惠多士。故茲役大有功於民。余雖與主簿曾寧方君崇禮、幕職金陵高君仲輝贊其成，而侯之功居多。董其事者，耆宿謝惟告、王子椿、汪文炳、釋文穆、儒職胡泰初也。謹叙而銘之。銘曰：

祁門爲邑，清溪四環。石梁絡溪，接於祁山。歲歷時遷，欄摧梁斷。百澗合流，洪濤汗漫。春夏之交，濟以敷舟。斯須弗謹，應龍之求。余侯蒞政，惕然矜之。鳩工架梁，不日成之。爰作弘規，革易古昔。疏其溪流，崇其疊石。盤根鐵鍵，幹地玉甃。鰲負虹舒，鱗比雪搆。層欄橫楣，影映波光。行者履坦，游者相羊。履嶮而夷，登高若卑。萬辭贊美，齋咨噫嘻。作亭橋左，茗飲斯設。勞者以息，渴者以歡。鑿石祁山，勒侯之功。顯顯令德，與山無窮。

### 聚德堂記

謝氏爲祁門著姓，擢進士科，宦通籍者代不乏人。樵隱翁問學該洽，豪俊過人，少嘗筮仕，馳騁朔南。中年提領浙右營田，厭俗而歸。子原，其仲子也，秀穎溫粹，余嘉其能繼世業，以弱女女之。比年時變搶攘，干戈充斥，子原卜隱居於邑西之小壺天，晦跡清修，幽棲甚適。洪武初元冬十有一月既望，子原請余過其居，相與燕樂，於時其季父逸齋暨其弟子英、從弟子溫咸在焉。鄉之人聞而見之者皆曰：「此德星聚也。安知無太史之言於上乎？」於是子原因鄉人之輿論，扁其堂曰「聚德」，而求余記之。余屬負茲，未遑也。明年，余與金華宋先生被召纂修《元史》，子原亦因事至京師，先生篆書二大字以遺之，而子原求記彌廛。余惟天之生賢，實由其祖宗積慶而致然也。樵隱翁之大父，彬彬儒雅，司會鄉校，未暢厥施。迨樵隱，益精鉛槧，挂冠之後，與同儕畝盟詩社，吟風咏月，有少陵、樂天

之風。雖青雲之翼弗展，其將修飭於身，以俟後昆顯榮而食其報乎？今逸齋皤然魁岸，作範邑里，群從子姪英傑林立。子原三子：長曰祐，次曰祐，次曰禔，皆階庭玉樹，成吾家之宅相，必斯人也。是爲記。

## 槐庭記

同邑王子正甫，代居邑治之西偏、石山之右，左挾旗峰，前挹文筆，地勢崇高，閭溪環遶，蓋山水之最勝處也。邇更時變，海宇寧謐，創新居四楹，旁植鉅槐數株，欄楹弘敞，軒牖疏達，圖畫布列，筵几秩然。乃摘東坡翁《三槐堂銘》「槐陰滿庭」之語，扁曰「槐庭」。翰林學士金華宋先生篆書二大字揭之楣間，而請余記。余按：王氏爲祁門大姓，析居邑之平里，大倉者，子姓蕃衍，擢巍科，登顯仕者，代不乏人。子正自其九代祖繇大倉徙居石山，詩禮傳家，奕葉彌盛。其先君子福卿積善種德，餘慶流芳。子正甫善繼先志，不懈益勤，治家井井有法，群從昆弟怡怡如也。與人謙謙盡禮，一介不苟取於人。昔兵部侍郎晉國公修德於身，手植三槐於庭，云其子孫必有興者。而其子魏國文正公位登台鼎，富貴壽考。傳其子懿敏公，爲工部尚書，與歐陽文忠公、余襄公以直諫著名當時。今子正父子趾美階庭，玉樹芝蘭，秀穎林立，吾知王氏之昌將自茲始矣。余嘉子正之嗜善也，於是乎書。

## 竹徑齋記

同郡蔣之翰，迺詩書世家，曩從吾游，刻志於學。邇年隱居黃山，橫經以迪後進。歲在闕逢，執徐，魏郡鍾侯明德來宰祁邑，徵之來歸，館於縣庠，訓導厥子及邑氓之俊秀。隙日則謁余書舸，而講明至理之肯綮焉。值橫宇新建，侯屬之翰董其事，厥功惟夥。明年，部使者至學，欲舉而用之，之翰謝不就。暨鍾侯秩滿，承府檄偕侯赴省中書，博士茂清迂叟并館閣諸公多以詩贈之。無何，言還，築室於泮宮之側，讀書其間，蚤夜檢討。既而請曰：「維楨慕鼻祖遺躅，闢徑書室之前，藝竹數十百箇。春則植樊於徑之兩旁，護籜龍轟轟，高並欄楹，如碧玉列，與吾爲侶，琅玕玳瑁，光照几席。夏則憩層影，讀書其下，好風徐來，清致孰偶？秋則聆戛玉聲，簫瑟與咿唔應，不翅韶濩。冬則皓雪散積，瓊林瑤樹，猗儺其枝，黃卷映明，未有囊螢鑿壁。以故雖居闔闔之中，而有山林意趣。先生盍賜之記，以勗其不逮？俾書之楣間，以貽遐久，則受先生之賜無窮矣。」余曰：「噫！古之君子比德於竹，其蔭物似仁，抱節似義，遇風磬折似禮，中虚似智，而家兗州使君開竹下三徑，其亦有契於是乎？植物中之清高正直者，其孰有越於是者乎？而不慕晉賢之曠達、唐逸之沈飲、渭川千戶侯之貨殖，而惟積學是務，則他造詣未可量也，豈直兗州之德業而已哉？」既以告之，遂書其語以爲記。

## 東野堂記

謝爲祁門著姓，繇前宋而來，擢魏科，躋膺仕者代不乏人，奕葉子姓，如芝蘭玉樹，秀穎林立。南渡後，有諱璉者由特奏名仕龔州助教，嘗從吾紫陽朱夫子講性命之旨。吾友子溫，其五世孫也，早歲侍其從伯父筠軒翁同學讀書，接人溫溫其恭。時值多艱，喜遁丘園以自晦。比年海宇廓清，九域寧謐，築室於先人故址，扁所居之堂曰「東野」，內翰潛溪宋先生爲之篆二大字，以刻其額，而徵余文以記之。余曰：「昔孟貞曜以『東野』字行，子得無有慕蘭之心乎？」子溫嘆曰：「非是之謂也。吾先子嘗名之曰『和』，而父師字之以『子溫』。夫青陽開動，溫然以和，於時爲春。春者，發生之時也。皇甫氏《世記》云：『春之位，在東方，蓋君子體仁之意，天地生物之端。』故以是名題吾藏修之所，而朝夕瞻望，蘄以廣愛之功云耳。先生盍爲我記之，且以爲勗焉。」余曰：「噫！而祖高卧東山，未幾登彝鼎以安天下。今子隱於東野之堂，而有澤物之志，吾知他日遠大之業，必將復祖氈而顯名江左矣。」余喜謝氏之有子也，於是乎書。

## 汝舟軒記

一齋吳君得隙地於書塾之西偏，治軒爲諸子藏修之所。其袤四楹，其廣一尋有半，崇稱是。上閣

爲篷，前除爲欄，薨棟高明，牕牖疏達，肖舟之制而丹青飾之。簷之外，適當山阜，甃石坡，以樹佳花美木，而歲寒三友具焉。環列棐几，圖史左右，絃誦休息，若放翁載書文剡中，次於水裔，而山林掩映，玩而忘歸也。良辰清夜，壺觴嘯詠，若東坡誦詩赤壁，扣舷而歌，風恬浪止，泛乎中流也。薄暮欠伸，馮眺仰視，又若逋仙汎船西湖，艤篙徙倚，逍遙相羊，不知日之云夕也。遂命之曰「汝舟」，而請余爲之記。余按：舟，周流也，其用周流而無窮也。大《易》之象，凡濟險必曰「涉川」，則水之有舟，實濟險之具也。今夫溝瀆之微，洲渚之隘，洪流齧岸，奔湍吼雷，孟氏之徒杠已摧，季路之馮河莫涉。於此之時，苟非舟而奚用？至若大江之浦，溟海之洋，積水滂漫，濁浪排空，靡蛟龍以梁津，無神人之鞭石。於此之時，又非舟而奚用？《商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諒矣哉！今君之子方且航學海而浮游聖道之淵，余願其以存誠爲檣，以主教爲舵，以詩書爲橈櫓，以仁義爲維纜，以勤力不息爲席帆，以躬行踐履爲棹楫，然後以文章詞藻爲波浪，則將紹濂洛而溯洙泗。異時駕巨艦鏖戰突出於澗水千艘之上，而爲明時濟世之用，則商之傳說不得專美。雖然，善其事而不利其器，非良工也，必也擬時而後應，時至而後動，則翼然如鴻毛之遇順風，而一日萬里，詎可量哉！峻動撐拽，疇昔叵息，其尚有戒。君之子懋勉之！

## 橫野樓記

居曠衍者乏佳賞，處僻幽者絕遐觀，豈天實嗇之？地勢然耳。今夫闌闌之間，都邑之會，構重

屋而登覽焉，闊視宇宙之大，千里一瞬，無有疆域，而峰巒之奇，滅沒蔽虧，邈然不與目接，不翅燕越。至於穹崖鉅谷，荒絕之顛，雖有重崗複嶺，峭拔險異，而狹隘迫近，雅意莫舒，欲命夸娥負之而不可得也。海寧爲一郡山水之勝，邑人余元之居城東偏，不僻不曠，樓於所居之側，良辰美景，夷猶其上。北望則松蘿天竇蜿蜒旁薄，而浮丘三十六峰迥出天際；南則芙蓉諸岑嵯峨森立，淞江之源帶其前，奔流若馳，斷崖窄岑，怪石錯峙；西則氓居、官邸葺瓦低昂，櫛比鱗次；其東則原田井畫，喬木衍迤，晨霏夕靄，歎欲摩盪，輸英騁秀，層見叠出於軒楹之左右。迺命之曰「橫野」，前提舉貫公子素與書其顏，介友人汪生德懋徵余文以記之。噫！茲樓倚於塵市，而有僻野之致焉；隣於喧囂，而有閑曠之趣焉。一難之并，孰與爲比？何時披鶴氅，步上東門，訪元之之居，相與倚闌遐矚，僕風介月，撫今懷古，掀髯而笑，抵掌而歌，傾駭山川之神，當援筆而重賦之。

### 皆山樓記

古稱新安有佳山水，而祁邑爲尤。東則祁山，若令字之旗，長杠斜倚，而綴游委蛇，孫僊棲真之崑，迥在天際；西則石山群巘，若萬馬自天而下，扶輿清淑之氣，毓秀凝萃，崔巍萃嶽，左右衛從，爲縣治千載之基；北則石鍾諸山，或如屏几，或如倉困，或如帷帳，欽崑而環拱；南則白石之峰，層巒叠嶂，朝簪文筆，羅列玉筍之班，峭拔可愛。邑人胡伯善，世家詩禮，隱於塵市中。闡闡以居，創重屋

四楹，薨棟高明，軒牖疏達，日讀書以自適。暇則馮欄觀山，娛心悅目。乃摘歐陽公「環滁皆山」之語，扁曰「皆山」，而朋儕因以是稱號之。且徵余文，爲記諸楣間。余惟《易》之八卦，在艮爲山，而重艮即皆山之象也。吾東魯聖師贊《易》之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伯善抱才韞玉，藏器於身，玩遺經之至理，慕聖賢於前古，不求聞達，合於大《易》「艮止」之義。而覽觀山中，朝嵐夕霏，歎欲吐吞，千態萬狀，殆與塵世浮沉，盈虛代謝，實同軌一，而山之青青不改，並堪輿相爲悠久。高趣遠志，樂山之靜。壽母年踰七袞，怡愉養志。其纂先緒而貽後昆，詎可量哉？余嘗過伯善之居，見其前除植梅數株，佳致匪俗，因以「梅軒」字其堂，而篆四大字以遺之，并書以爲記。

## 西南林壑樓記

郡北三十里，有山曰鳳凰。余友吳仲實既封其親於山之麓，遂廬於先塋之側，復即茲山之陽以爲別墅焉。繇先塋右度小礪，縈紆灣澄，夾徑釋樹數十本。薙蓬藿，築室四楹。室之北，沼圃廣袤，可百餘步，藝梅、李、杏、梨、榴、棗、栗、枇杷、林禽如千株，雜置奇卉，植竹如樊，柳槐鬱鬱。圃北爲屋四楹，以宿賓。賓館之北井方池，渚源頭活水。池中累土成方洲，重槐婆娑，繚以欄檻。洲外碧蓮孔茂，蓮之四旁，編篠養魚數百頭，圍圍洋洋。北之東，並徑爲小亭以遲賓，扁曰「問津」。室東南重屋



四楹，窗牖疏達，貯書數千卷，留名士觴詠，觀書鼓琴。並室闢徑，詰曲二三百步，暨山半，爲臺以憩游者，扁曰「笑閑」。步山之顛，岡阜四環，鉅松彌望，清貫四時。諸峰獻狀，黃山六六宛在眉睫，瑤簪玉笋，秀竦可愛。暇日，與客登重屋而遐覽。西則奇峰屏列，茂林演迤，蒼翠蒼鬱。南則大壑廣衍，花草芬芳。壑之旁有巨石，高四五尺，上平如砥，可坐可倚，可琴可棋。乃扁之曰「西南林壑」，而謁余記之。《易》於「蹇」、「解」，皆曰「利西南」。西南，坤之方也；山川，地之文也。大山巒岈而有平原之暎帶，廣谷寬閑而近喬木之葱蒨，則奇勝岑蔚，莫斯若矣。噫嘻！林原丘壑，農樵牧豎口相羊其間，顧勤耒耜，勞斤斧，出入榛棘叢，血濺趾蹙，目不識丁字，罔知詩書，陟峻涉深，奚悟登覽趣？悟是趣者，須學士大夫。然微升斗祿，馳騫名郡大都，苟取青紫榮耀，縱有田園臺館，踪跡罕至。孰若吾友屣棄簪紱，逍遙物表，極山水之玩，不佞餘貲，購法帖、名畫、金石、古器、道釋遺文，積疊編簡，以自娛樂，泊然無秋毫世俗慮，其賢於人遠甚。余與仲實以文墨交殆三十稔，實余之心友，愛其境，高其行，於是乎書。（以上見清康熙十八年刊《汪氏三先生集》本《環谷集》卷五）

# 全元文卷一五九七

汪克寬 五

## 大學正心四戒銘

### 戒喜銘

君子之學，孳孳不息。欲盡理融，中心悅懌。世俗之喜，玩物適情。娛於嗜好，酖毒心醒。小子戒之，非喜勿喜。窒欲閑邪，樂善而已。

### 戒怒銘

聖賢之學，鋤奸撥亂。去彼兇頑，拯茲塗炭。世人妄怒，焦火斯炎。面赭髮豎，蹈禍而顛。小子戒之，必懲其忿。中心湛然，不知不愠。

全元文卷一五九七 汪克寬 五

### 戒憂銘

玄聖上達，樂以忘憂。禹稷憂民，橈權鉏耰。與憂俱生，世俗所溺。患得患失，逐利惟劇。小子戒之，講學徙義。憂之如舜，志軻之志。

### 戒懼銘

聖賢之心，至理熙熙。浩氣配道，砥柱弗移。世人徇欲，內省多愧。其氣欲然，惟恐惟怖。小子戒之，懼所不聞。自反而縮，勇奪三軍。

### 思復齋銘

厥初生民，萬本則一。降衷秉彝，至理真實。桎梏物誘，邪慝雜之。本然之善，未始或虧。身之反之，斯爲上智。中人以下，毋自暴棄。吾儕小子，辨理劬書。苦思力踐，蘄復厥初。雞犬易求，牛羊勿牧。存養省察，戒懼慎獨。不顯亦臨，戰戰兢兢。積之又久，雲卷波澄。一旦超然，德崇業茂。匪豐於今，匪嗇於舊。弗得弗措，示敬坐隅。日夕乾乾，允念聖謨。

## 主靜銘

人生而靜，天之本性。操而存之，守之有定。是心未發，中扃寂然。皎皎明鏡，澄澄深淵。遇物而感，或喜或怒。隨物處之，於我何與？不爲事遷，不爲欲縱。當然而然，以靜制動。統御萬變，酬酢萬端。中流砥柱，任彼狂瀾。我銘坐隅，視以爲則。希聖之功，斬立人極。

## 存誠銘

無爲之真，凝而爲人。滿腔實理，具於吾身。思慮未萌，此心無妄。至理渾然，秋空月朗。心與物接，實理應之。從違喜愠，適事之宜。燕坐閑居，景慕賢聖。涵養天性，至公至正。遇事臨變，隨時處中。交人以信，謀人以忠。心無妄念，志無妄想。語無誑諂，行無邪枉。事上待下，足履手擎。毫釐必實，頃刻用情。百行之源，五常之本。自粗及精，由邇迨遠。斯須匪實，言動俱虛。物欲陷溺，不保其軀。我作斯銘，庶幾允蹈。願言思誠，先民是效。

## 吳季實字銘

惟人有生，理全賦予。凝真無極，精萃二五。淵實中存，四德渾淳。英華外著，萬善彌綸。哲人希天，文光允塞。默契至誠，庸熙庶績。光輝充實，體立用行。洋洋發育，振采抒英。胡今之士，習尚雕巧？罔究本根，祇令浮藻。夸毘組繪，鳳味鷲翰。潢潦易盈，艷葩先殘。華而靡實，全體斯泯。實而靡華，大用斯隱。卓爾吳生，令資粹質。稟氣精英，持心篤實。芳齡嗜學，思猶厥宗。勤劬請益，憤悻求通。黽勉進修，孜孜不已。騰實蜚英，指顧千里。慎終如始，永保嘉名。吾言匪鄙，戰戰兢兢。

## 香遠閣銘

有序

友生汪文昭，久從余遊而有得焉，歸築書室於所居之東，面臨方池，植蓮輒茂，並池作小閣以觀。宗叔巢深先生，摘周茂叔《愛蓮說》扁其閣曰「香遠」，余銘之。

植物之華，繫連獨清。媲美君子，錫之嘉名。外直中通，令姿靜儼。景風南來，厥香斯遠。同宗有子，篤學在茲。法則濂溪，跂其齊而。我作銘詩，刻諸座右。願言勉旃，以延遐久。

## 亦政堂銘

有序

亦政堂者，同郡鮑以仁築以奉其親者也。以仁孝親友弟，理家有法，蓋受學於先友待制鄭公而有得焉者。公嘗摘《魯語》以名其堂而記之矣，請言於余。余曰：「傳云：『政者，正也。』上所以正不正，而下所以取正者也。」然《書》稱君陳「克施有政」，謂其有孝友之心，施於一家之政也。吾夫子言「施於有政」，是謂以孝友之心施於一家之政也，故曰「是亦為政」。『亦』之為言，謂治家、治國同是道耳。蓋窮則為一家之政，達則為一國與天下之政。子曾子傳《大學》，於「治國平天下」二章，俱以孝弟言之，有以也。夫果能致盡己、推己之心，即在己者孝，而人皆知孝；在己者友弟，而人皆知友弟。施諸四海，準諸一家，夫豈難哉？「既以語以仁，乃撮其義而銘之。政以正事，綱紀經綸。帥正以正，斯濟斯民。絜矩之道，篤近業遠。為政以德，修身為本。天之生物，立愛惟親。由是而推，施及於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天下治平，如運諸掌。華勛孝弟，斯道之原。玄聖設教，孝友彌敦。自家刑國，以建人極。《君陳》之篇，斯為準則。鮑子克孝，木培其根。怡愉奉親，睦於弟昆。翼翼高堂，爰居爰處。聿顏其楣，允念《魯語》。篤於所厚，表端影隨。窮養達施，舉而措之。自治治人，止於至善。惟日孜孜，令德顯顯。人道有門，積學有基。孰謂岱高？跂而齊而。願言勉旃，毋懈毋替。永保令名，貽諸來裔。」

## 櫟軒銘

有序

友人鄭君士坦築藏修之室，字之曰「櫟軒」，徵余言以自勵。余語之曰：「莊周氏見杜櫟，其大蔽牛，匠石過之而不取，謂櫟以不材得終其天年。然櫟非果不材，《淮南》記以爲十二月之木，十一月棗取其赤心，十二月櫟可爲車轂。而說《周禮》者，則謂櫟實象斗可共染。今日之用若是，則櫟果不材乎？」迺爲之銘，曰：

牛山之木，斧斤相尋。萌蘖其間，牛羊遞侵。鬱彼杜櫟，多歷年所。煦以春陽，滋之雨露。本固葉茂，厚積深培。勢千雲漢，陰庇莓苔。巨幹百圍，美實千億。路車之轂，染人之色。漆園寓言，覲全其天。明時之用，拙匠所捐。吾儕殖學，務其大者。存茲良知，愛諸拱把。鄭君作軒，姑示匪材。高標挺特，逸興崔嵬。勿剪勿拜，善芽滋長。匪依穹林，遐邇攸仰。弗負榆錢，弗羨松官。赤心爲友，以待歲寒。我作銘詩，大書深刻。願言勗之，聿崇令德。（以上清康熙十八年刊《汪氏三先生集》本《環谷集》卷七）

## 提舉貫公像贊

髯虬而體充，骨梗而質淳。赤虹萬丈爲之氣，清冰萬壑爲之神。標致如姑射之仙，瀟灑而無塵；襟

度如雲夢之澤，弘廓而無垠。謙和之容，曖然如春；激勵之論，鏗然如金。世家文學，居然得輪扁之真；官途政理，騫然中庖丁之音。其憂國之志，愛民之心，蓋將磅礴萬物，以爲世運轉四海而爲霖也歟？

### 靜樂公圖贊

有序

權使貫公以「靜樂」字其燕居之庭，邦人髣髴氣象，祖帳長亭上。某與公相知惟深，故拏筆而贊之。

大塊勞生，滾滾熙熙。自役厥身，蟲飛馬馳。彼美君子，靜中有樂。志趣安閑，襟懷恢廓。熏香默坐，恬淡無爲。俛仰乾坤，至理在茲。展玩遺編，矍然怡懌。遐想聖賢，熹意何極！茗臺總政，事簡民寧。篆文生綠，纖塵不驚。潑潑天機，和氣洋溢。心逸日休，五載如一。匪伊大任，贊化皇朝。海宇以謐，鼎鼐斯調。刻畫如圖，是用逸遠。無涯去思，寄此繾綣。青山籠嵒，嘉樹葱蘢。矯首千里，悠然飛鴻。

### 汪府判像贊

公之學，溯濂、洛之源，而遊洙泗之濱；公之詩，參黃、陳之妙，而逼李、杜之真。貪泉賄市不足



移其操，印纍綬若不足縻其身。氣象崢兀而不可攀者，如絕壁之與孤岑；儀容矍鑠而不知其耄者，如翠栢之與蒼筠。彼丹青者，固能寫公之神，不能寫公之心。管幼安、陶元亮、白樂天、繫公之倫歟？（以上見清康熙十八年刊《汪氏三先生集》本《環谷集》卷七）

### 鄭長者傳

長者姓鄭，名紹卿，元之盛德士也。大父諱泰齡，父諱珪，咸潛德弗仕，世居歛之雙橋。長者生而岐嶷，長從鄉先生陳公定宇遊，講學知道大原，慨然有濟人利物之志。先生嘗語人曰：「紹卿德性寬厚有容，存心愛物，他日於人必有所濟。」其爲學也，以窮理修德爲先，而不事文辭。至元間，隱居於家。人或勸之仕，長者曰：「夫既無知人之智，又乏撥亂之才，則是不能以有爲矣。豈不自知，以徒取辱乎？何如優遊田里，孝友於家，而終吾身也哉？」居家孝友嫻睦，性寬厚溫恭，犯而不較。嘗有怙強罵於道，長者聞，無所問。告者再三，乃徐應聲曰：「已知。彼特醉耳。」顏色自若。有田，疆畔爲人所侵，或以告之。長者問：「侵過幾何矣？」曰：「適過其畔。」長者曰：「吾以爲段之半。若畔之半，則固以知之矣。」已而皆知自愧。其存心類此。家承累世富有之貲，又能恭儉不怠，制節謹度，常計其所入，自奉、祭祀、給家衆外，一以周貧、睦鄰、恤嫻爲事。凡鄉之疲瘡瑯獨、顛連無告者，則分穀粟以賑其饑，遺布絮以拯其寒。其有死喪，貧窮不能舉事者，則遺棺以斂之，分地以葬之。其他凡可濟人利物之事，惟

理可爲則爲之，未嘗以人之毀譽爲作輟。存心公恕，人咸服其德量。以故鄉邑有訟理不決者，往往求直於長者，無不慚服而去。居之西有塌曰小母塌者，灌田數千畝。其源濫觴，至塌纔十里。每歲，農家待雨霽，備草木，截流以堰水。迨潦退，而源已涸矣。嘗徒費勞力，而未嘗沾其利。長者乃謀改圖，以石爲梁，布板爲閘，以爲經久規。時徵工於農，怨聲四作，長者不以爲正應，捐貲助費，不日而成。又割田若干畝，令收其租，以爲祈禱修葺之費。於是農免堰築之勞，歲沾灌溉之利，人人咸歌之，因祀以爲神。

論曰：熊燔兔炙，不加於菽粟之厭飫也。狐裘豹袂，不加於布帛之溫燠也。行道顯身，不加於樂道而善其身也。真若菽粟布帛之可嘉，豈以窮居而德聞加損乎？若長者，幼而講學明道，常存愛物之心，慨然有意於斯世。雖其遭時中微，不能移其素。隱居樂道，孝友於家。即其平生所行，大抵存心以仁，處己以忠，正己以御物，推己以喻人，是以居之一家而一家順，行之一鄉而一鄉慕，不求服人而人自服，不求安身而此心悠然超乎物外。觀其志，其在孔門，蓋猥者之流，而其心則浴沂汶上之心也。若夫正己而不求於人，無所爲而爲善，則聖賢《大學》教人修己治人之方，大人正己而物正之道，不是過矣。程子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而吾夫子稱子產爲惠人，觀其爲政，於鄭三年，而輿人誦之。若是，吾長者得行其道於當時，而據其素志，則其利澤之在人，而人之慕化者爲何如哉？雖不獲試而不得觀其所蘊，然其德之在身而不遺於微，則其德之及物，必能大施而澤被於廣矣。特所遇窮達之不同，易地則皆然爾。夫君子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若吾子者，真可謂盛德之士矣！世稱「長者」，不亦宜乎？

## 師山先生鄭公行狀

先生諱玉，字子美，世居徽州之歙縣衮繡鄉貞白里。十二世祖諱球，以貴雄其鄉，號雙橋鄭氏。曾大父文政。大父安，至元初，聞大兵討李世達，將屠城，即杖策詣軍門，言動主帥，全活郡民。遂授徵事郎、歙縣尹。沒而民思其德，言於有司，請立祠。省府嘉歙民之志，下其事如請，俾列之典祀，號「鄭令君廟」。父千齡，累官承事郎、休寧縣尹，以操行著稱，學者集士友私謚曰「貞白先生」，有司表所居爲貞白里。大德二年戊戌，貞白公調官太平縣之弦歌鎮。七月一日，母夫人汪氏生先生於弦歌，火光照室，隣里驚駭。貞白公心異之，嘗指語汪夫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苛刻，人蒙吾力脫罪罟者不貽。天或報施是兒，其大吾門乎？」先生自髻鬣不與凡子伍，稍長穎敏，不治細務，唯嗜讀書，禁「無以家政關我」。才十歲，聞人誦朱子之言，則喜其契於吾心也；聞人論朱子之道，則喜其切於吾身也。於是日誦《四書》，玩味朱子之說而紬繹之，沉潛反覆，久而融會貫通，得其旨趣。數從鄉先生學，意不適，輒易師。既而載書入黃山祥符寺，又遷紫陽南山觀，處己以澹薄自持，立心以誠敬爲本，攻苦殖學，靡替寒暑。嘗因同郡進士王君儀過之，欲烹雞供具。僮隸逐鷄，飛鳴躑躅，遂不忍烹。王君拊其背曰：「子美長養此心！」因是，於惻隱之發體認涵養，造詣益深矣。再應進士舉，不利，即棄舉子業，求聖人之道於六經，研精覃思，優游涵泳，蘄必至古人之域。至順初，侍貞白公游京師，閣老諸公覽其所爲古文，將交

章薦之，先生竟奉親南歸，不屑也。貞白公卒於杭，先生扶輓數百里，歸殯於家，哀毀踰禮。及葬，門人、士友相執紼者數百人，見先生祖載遺奠，蹣跚相侑，一循古典，大敬悅之。除喪，或勸先生筮仕，笑而不答。築室里之師山，將著述以見意。學者從先生問學，紳佩寢盛。門人鮑元康等因其地創師山書院，殿堂、門廡、庖福咸具，講肆有齋，登眺有亭。先生日與諸生論說《春秋》，而通其大用。間被短策，游釣岑山之陽，鄉之人目岑山曰「鄭公釣磯」。元統初，有司以先生德行文學純備，才識達於治體，滋欲試之以政，上薦章於浙省若江南行御史臺，先生謝絕不就。至正十二年春，先生聞蘄黃紅巾兵陷江州，郡守李公黼死之，西鄉慟哭。三月，聞饒州繼陷，語門人曰：「主上未有失德，茲不過烏合之衆，然承平日久，將驕卒惰，莫克禦之耳。」四月，蘄兵繇婺源破徽城，據之。先生避地南石耳山。五月，蘄黃主帥搜求先生，先生欲死之。門人鮑元康語從子深曰：「家可再有，今先生世不可得。」深與先生弟璉冒刃入城內，賄以免。九月，大軍克復。時州里豪俠多禽脅從者以獻，爲名爵計。先生嘆曰：「殺人以干祿，仁者不爲也。」是冬，蘄黃兵再陷郡，先生竄靈山山中。其徒百計訪先生，將至先生所，先生亟避之，攀磴墮地折臂，氣絕復甦。明年，浙省平章三旦八公率大軍來討，郡邑悉平。平章素知先生名德，欲舉而用之，先生以手病辭。十四年，遠近寧謐，門人以師山精舍巋然獨存，迎先生講學其中，刪定所註《春秋》。或往來岑山，手不釋卷。六月，天子以大臣薦，遣使者謝嘉卿齋內府酒帛，以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召先生於家。使者浮海而達，九月至郡。監郡按敦海牙公率僚屬至山中，先生卧病，不起。監郡强起之，乃拜受酒帛，固辭宣命，請以布衣入覲。是冬，偕使者至浙省，而番陽餘孽復陷郡城。丞相塔失鐵

木兒公見先生驩甚，劇論時事便宜，至暮弗倦。明日，將燕先生。先生語丞相曰：「敝邑爲江淞屏翰，生民菹醢，丞相不亟拯救而寵然燕禮，獨何心歟？」言既，泣數行下，丞相爲之改容。即調建德路元帥劉公某會合徽泰翼官軍征討，先生復請給饟饋。十六年三月，進兵克之，輓漕無乏。監運婺源判官曹子學謂軍士曰：「此鄭待制之淚所致也，若屬知之否乎？」四月，先生行至海上，疾作，草謝表，授使者而歸。六月，舟過建德之淳安邑之梓桐源，士族徐氏、王氏迎先生登覽河山之勝。徐氏將建書堂，留先生講道其中。是秋，門人鮑深自淞來會，遂與俱歸，隱於郡南孤山之麓。時淞東元帥八爾思不花公、監郡浙都沓兒公、太守鄭公傅翼、歙縣尹潘君從善旬朔省起居，咨問安民禦寇方略。孤山之旁富登渡，鉅石屹立溪澗，先生疇昔釣游其所，淮南省平章余公闕大書「鄭公釣臺」，先生自爲文記之，里人吳虎臣刻諸石。十七年，還師山，纂註《周易》。是時，先生竹冠野服，一僮抱琴，一僮持綸，相羊山水間。忽憶黃山舊遊，偕諸生尋訪故館，浴於丹砂泉，磨崖紀歲月而還。秋七月，天兵遽至，郡城失守。先生率昆弟子姪復往梓桐源，仍館徐氏。十八年，淳安、建德相繼亦破，先生間道歸隱休寧山中。七月朔旦初度，晨起薰沐，東向再拜，不自勝，語弟璉曰：「夜來達旦不寐，何也？」明日，聞郡中大小人言於主帥，欲羅致之。先生曰：「吾知死期至矣。二雉飛入吾室，此其兆也。」弟璉懼傷先生，奮身往，主帥拘之，不得還，令以書招先生亟出，先生曰：「吾荷國厚恩，偷生苟容，何面目立於天地間耶？」欲亟死，而吏卒猝至，急如星火，逼迫至郡。主帥引見，命左右拽之跪拜，先生不爲禮。問：「爾何不出？」先生曰：「昔元朝授以隆賜，命之顯秩，尚辭不出，今何出耶？」又問：「爾隱山中，曷不爲用？」先生曰：「我前日不

仕，今復仕耶？」抗辭愈厲。主帥命左右拽之出，羈留郡城。先生閉戶高卧，不食七日，猶賦詩爲文，從容若平時。手爲書，喻諸生曰：「人言食人之食則死其事，未食其食，奚死？然揆之吾心，未獲所安。先哲論殷三仁，胥獲本心。士臨事，惡可不盡其本心哉？吾初欲忼慨殺身以敦風化，既不獲遂志，今將從容就死，以全節義耳。」復爲書，戒弟璉屈志以存宗祀，戒子逢辰與從子拱辰義居，以續孝友之風。夫人聞之，使人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八月一日，沐浴更衣，北鄉再拜，入寓館，自經而死。聞者，見者賢與不肖咸喑喑嘆息，曰：「男子哉！男子哉！」弟璉奉柩，歸殯於家。明年己亥十有二月庚午，葬休寧縣廟嶺上，尊治命也。先生娶程氏，有賢行，克相厥德。子男二人：長祖澤，蚤卒；次逢辰。女二人，黃庭堅、吳宗其婿也。惟先生質貌清古，襟度坦平，卓行特立，應機能斷。天性孝友，自貞白公既歿，終身一聞其諱或其遺事，輒泣下霑襟。每過貞白里門，泫然流涕，莫能仰視。母夫人汪氏病癱若石榴然以歿，終身不食榴實。弟璉蚤失怙恃，先生盡意訓育，底於成人。從兄國英，實祖母洪氏之兄子也，眇如同氣。既卒，撫其遺孤，尤極勤篤。每過先塋，必下車伏謁。自十世祖而下，悉立石，大書深刻，以表其墓。復爲族譜圖，列始祖以下十五世群從子姪名字，刻諸徵事公墓碑之陰，敦孝友也。爲人質直耿介，重然諾，於人少許可，一介不妄取與，故遠近學士大夫以孝廉目之。每與名公大夫論及爲政，必以樹綱常、厚風俗爲急先務。其爲學大概本朱子，嘗謂學者曰：「斯道之懿，不在言語文字之間而具於性分之內，不在高虛廣遠之際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窮理，以此淑身，以此治民，以此覺後，庶乎無愧於古之人矣。」晚年以師道自任，誘掖後進，無厭怠意。門人有過，面折之，不少

貸；有善，則獎借而汲引之，成材者居多。其於經，則曰：「《易》於諸經爲首出，而獨爲完書。天地萬物之理，古今萬事之變，《易》無不具；而吾身心四體，出處進退，《易》無不在。是故不可一日而不講者。」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辭以爲經，列夫子十翼之辭以爲傳。其或十翼辭義簡奧，則附以註說，命曰《周易大傳附註》。既又折衷程、朱二夫子之說，合爲一書，命曰《程朱易契》。謂《春秋》損益四代之制，爲百王不刊之典，所以著聖人之大用，體天地之道而無遺，具帝王之法而有徵，其功足以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明之者，帝王之治可復。有《易》、《詩》、《書》而無《春秋》，殆皆空言而已。惜夫傳之者不知經之大用，言異人殊，紛如聚訟。程傳得經本旨，恨無全書。朱子間有論著，未及作傳。於是稽諸經，以證傳之謬。因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經爲綱，以傳爲目，凡諸說之合於理者則取之，其或經有脫誤，無從質證，則寧闕之，以俟知者，命曰《春秋闕疑》。於《禮》經，則屢欲與友人汪某參互考訂，因朱子師友《儀禮通解》釐析經傳，因衛氏《集義》刪定註說，以成一家之言。值干戈騷屑，而志弗克遂。其爲文，以正大剛直之氣，發爲雄渾警拔之辭，感慨頓挫，簡潔純粹。然紀事樸實，不爲雕鏤鍛鍊，跌宕怪神之作。出入馬遷、班固，而根之以六經之至理。大抵主於明正道、扶世教，語子以孝，語臣以忠。初入京師，或傳數篇於奎章閣下，侍書學士虞公集、授經郎揭公侯斯、藝文少監歐陽公玄驚以相眎，曰：「是蓋工於古文，嚴而有法。」晚與平章余公闕、吏部侍郎危公素、南臺監察御史程君文最相知，而公之文名大振於朝野間矣。先生雅好登臨，酷嗜山川泉石佳致，搜奇選勝，極峻窮幽。南游瀾左右，北上燕薊，跨齊魯之墟，瞻岱宗、鳧嶧、碣石、居庸之秀。如石門、金華、西山、南山佳處，嘗一再往焉。

登天目山，宿獅子寺，盤桓玉立亭上，睹雲海之奇觀。郡南覆船山，邃深險異，爲吾郡之甲，先生甚愛之。每夏，携書避暑山中，門人洪斌爲構招隱草堂於眠雲石下。嘗偕程君文、湖南僉憲鄭君潛、前進士胡君南華同游，賦詩以詠歌之。尤且察山水之情性，而默識其理，雖未讀郭氏葬書，而議論玄妙，與臨川吳先生所著如合符契。嘗喜休寧廟嶺溪山環拱扶輿，清淑之氣凝萃於是，屬弟璉曰：「吾歿，則葬於是焉。」因講道師山，學者尊之曰「師山先生」。縉紳稱謂，率以字行。所著詩文若干卷，自題曰《餘力藁》，藏於家。嘗論先生平生梗概，大抵學有本原，而忠義大節處之有素。觀其撰《漢高帝索羹論》、《章孝女雙廟碑》，及獻書乞立故宋文丞相祠以旌節義，則先生涵養志趣，已皦然於胸中矣。故能辭翰林之聘，而不受拘囚之辱，勁氣耿耿，充塞兩間。《易》於「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身可危，而志不可奪也。」繫先生之謂矣！克寬蚤歲與先生相知惟深，比年往來師山，劇談要道，不翅異姓兄弟。世故搶攘，遽成契闊，謹以所聞於先生門人弟子者，摭其大概如此，庶備朝廷大史氏之採擇云。

### 黟縣橫岡忠烈廟碑

古者有德，必百世祀之。有功於民，恒有祭法，矧禦灾捍患能福其民者乎？忠烈汪王，當隋之亂，以布衣倡義，募集驍勇，捍禦一方。暨唐高祖削平區宇，遣使送款，朝廷嘉之，授以方牧，封越國。



是時四方鼎沸，群雄蠱起，據數州之土，竊名字者不可勝紀，爭地爭城，晝夜戰鬪，斬刈蒼生若薙草菅然。惟王保有六州，奉隋正朔，以待真主，俾其境土之民遇鋒鏑如處承平之世。邦人思其義，往往立廟，祀之不忘。水旱疾癘，有禱輒應，蓋七百年於此矣。自宋迨皇朝中，賜王爵徽號八字，榮錫載續，恩秩寢隆。蓋王之功德在民者無窮，故民報之亦遐久而不怠也。黟縣橫岡故有廟，歲久隳圯。至正四年甲申春二月，里人程儀鳳兄弟捐貲改作，秋七月落成。堂寢門廡爲盈一十六楹，棟宇宏麗，丹漆輝霍，肖象尊嚴，軒牖疏達。復構四楹於廟之西偏，命祝史某居之，以職焚修之役。儀鳳割田十畝，俾某世食其利而繕葺其廟宇焉。十年庚寅夏四月，儀鳳請余文，而勒諸櫬牲之碑。迺叙其歲月，而系以迎享送神之詩。厥田疆畝，列之碑陰。詩曰：

桃源之山兮黟之水，民思神德兮百世無已。廟奕成兮有寢有堂，觚稜翬飛兮丹碧焜煌。神之來兮騶西蚪，旌旗若雲兮顯風蕭颯。黍稷斯馨兮芼蘋，牲牢肥腍兮酒醴清。福我壽我兮俾耆而艾，五風十雨兮物無疵癘。我民報祀兮弭厘，神之澤兮允無垠！

### 宋故迪功郎勅授龔州助教謝公墓表

余友謝子温，携其五世祖龔州助教壙誌一通謁余，而言曰：「余祖嘗遊紫陽朱夫子之門，學行醇正，爲時名儒。所著有《語錄》、《日錄》若干卷，藏於家。壬辰兵變，挈家逃難入山，遺文散逸，不復得而見矣。墓

在邑大河之南，爲盜所發，碑文毀裂不復辨，所幸壙誌猶存。比年海宇寧謐，將買石掩諸幽，敢干先生一言以責之，則死生受賜多矣。」余適被召與金華宋先生濂同修《元史》，蓋未遑也。其從兄子原，余壻也，亦因事至京師，爲道其意爲請。先生爲之篆書，余既歸而表其墓。按公誌：公諱璉，字公玉。曾祖諱叡，祖諱諤，父諱昇。兄弟五人，公當其季。娶寧國府太平縣李氏，子男一人：禧年。孫三人：渭、淵、源。女四：長適進武校尉、前監戶部贍軍酒庫陳秉哲，次適待補太學生胡景參，次適待補太學生胡勳，次適進士陳禹錫。公卒三月，葬和光第三甲沈家源，出處詳悉，鐫墓亭誌。余嘗考諸先世遺錄及宋元間邑乘，公嘗從朱夫子講性命之旨，蓋其學始於格物致知，而繼之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始於齊家而終於治國平天下，始於成己而終於成物，其才識學行足臻遠大，而官不配德，使公不得展其所蘊，同志咸惜之。慨自喪亂以來，典籍廢壞，公之嘉言善行不復備見，獨李氏誌乃其手筆。嘉泰初，嘗佐邑宰林侯士謙興建廟學，碑其略。庠北舊有文公祠，以公爲配享。是其澤之在人，蓋猶未泯。拜瞻遺像，尚可想其人焉。嗚呼！當朱夫子倡道之時，海內豪傑之士聞而從之者日衆，而祁之人士得及其門者，惟公一人而已，故自公歿而其傳泯焉。然數世之下，猶有聞風而興起者，未必不自公始也。故特表而出之，使吾子溫刻諸墓上之石。

### 元故將仕郎全州路清湘縣主簿陳君墓碣銘

君諱龍，字義仲，新安祁門人。世稱竹溪陳氏，代有顯者，與同邑韓溪汪氏、潤田張氏、孚溪李氏

並爲望族，事載縣志。祖樾，宋紹定年間登進士第，授將仕郎、安慶府司戶參軍。叔祖鼎新，繇國學生登第，累官知鄂州咸寧縣。父仕宏，宋歸州學正。季父師聖，繇國學生登第，授迪功郎、吉安州教授。母夫人王氏，以宋淳祐己酉正月二十有七日生君於雷湖。君五歲讀書，穎異秀發。及冠，舉進士登第，授登仕郎、南康軍都昌縣主簿。至元初，江南內附，江東宣慰使廉公某蒐賢選士，欲官之，君固辭不就。十八年辛巳，邑之田阮王萬十、王信二謀爲亂，嘯聚二千餘人。無何，大軍征討，其渠魁潛遁。閩帥趙公某諭示轅門，督責君等追捕。君率里中驍健獲王萬十、王信二於池、饒之境。事聞，省府版授慶元路定海縣海內寨巡檢。在官三載，民安盜息。及代，大府喜君廉能，檄攝定海縣官界寨巡檢，尤稱厥職。大德三年己亥，遷饒州路鄱陽縣石門巡檢。五年辛丑之官，時朝廷調兵數萬人往征八百媳婦，君饋饋送之。治劇有方，秋毫不擾於民，且捐己俸創官署門廡二十餘楹。轉池州路貴池縣城山庫上巡檢。縣境連歲大侵，餓莩枕藉，君廣立防禁，推誠綏撫，居氓帖然，無劫禾攫金者焉。陞兩湖都轉運鹽使司長亭場鹽司管勾。先是，鹽額恒虧，君察知其弊，躬歷諸團，廣積土鹽，增辦如額，且補煎前數暨別場所虧鹽數。改撫州路在城稅課大使，無苛取，無巧搜，商出於塗，賈藏於市，各得其驩心。除將仕郎、全州路清湘縣主簿，而君疾不起矣，享年七十有四。娶方氏，宋吏部侍郎袁州太守秋厓先生諱岳之姪，建德府判竹溪先生諱貢孫之女弟也，先君二年卒。君卒之明年，至治癸亥十有二月甲申，合葬於里之仙槎源。子男四人：伯顏、伯良、君用、君濟。女適同邑李貴和。孫男八人：公美、公選、忽都、察都、魁孫、泰孫、宗立、宗獻。曾孫男五人：文英、文理、文淵、善才、

天保。君自少孝友，蚤失所怙，奉王夫人，承顏養志，靡所不至。季弟良坤出爲宗人後，貧，無子，君取其夫婦同居，以篤友于之愛。女姪幼孤，鞠育教誨，視猶己出。既長，厚資裝嫁遣之。鄰邑嫗家逃竄辟賦役之煩苛者，君曰「於我乎館」，繼粟繼肉，不愆也。里有爭辯，君折衷以理，人人慚悔，得全其家云。君博學多聞，尤嗜作詩。既老，自號「竹洲逸人」。歷仕湖左江右，登覽名山大川，形諸賦詠，有古近體詩若干卷，曰《竹洲集》，藏於家。君之子君用常推擇爲吏，既而厭簿書之勞，怡神完氣，逍遙物表。一旦惕然永慕，懼潛德之未著也，迺具世次行實謁余，叙述表諸墓，將刻諸貞石，貽不朽焉。余忝通家之好，不敢以蕪陋辭，故錄而銘之。銘曰：

陳爲著姓，代有簪纓。承纘綿綿，奕葉科名。君學夙成，家聲善繼。惇行孝友，吐辭藻麗。蒞職匪懈，治劇無難。拙於媚世，飛不盡翰。蓄之既深，允昌厥後。螭碣勒銘，聿彰遐久。（以上見清康熙十八年刊《汪氏三先生集》本《環谷集》卷八）

## 哭任生本初哀辭

有序

吾友任本初，蕭齊御史中丞敬子之裔孫也。諸父昆仲，往往以賢才得官師。至正癸未，其父始命之從余講學，授《春秋左傳》《胡氏傳》，輒通大義。學古、近體詩，句法圓熟，興趣清遠。臨歐陽《率更帖》，尤得其筆意。屢訪余環谷山中，相從於宣之太平，無時相舍。余編著《春秋纂疏》，本初與有功。

比年，矛戟搶攘，本初糾集義兵，扞衛州里，遂被擒焉。壬寅之春，余寓黃山之麓，忽聞其抱疾歿於外舅之居，年方三十有五。嗚呼，痛哉！本初爲人，事親以孝，友愛於弟，交友以義，尤施恩於鄉黨，汲汲濟人之難，如其父之用心也。從余遊者，如本初甚夥。余嘗爲文銘其父之墓，去年九月哭其叔父，今又哭本初，若之何不哀且慟也！故爲些辭以哀之。

余取友於天下兮，歷名邦而轍環。雖朋從之彌衆兮，胡達才之良艱？得任子於海寧兮，實穎異而可愛。曷秀而不實兮，使予悲慟而心痲！余哀任子之不壽而歿也，爰命巫陽招而復之。巫陽拜手亟招以辭，辭曰：

任子神遊，胡不歸來些？天地茫茫，子奚之些？魂乎來歸！爾父勤勞，保宗祜些。扶顛植仆，君子澤些。金籛篤教，遺戒昭焯些。魂乎來歸！繼承迺志，唯子是託些。魂乎來歸！爾母鞠育，恩孔深些。思子望望，髮不盈簪些。魂乎來歸！不可久哀，以損其心些。魂乎來歸！難兄難弟，如足如手些。爾弟子立，孰與左右些？魂乎來歸！思兄之悲，不可以久些。魂乎來歸！爾子三齡，泣呱呱些。骨秀神清，識之無些。騏驥之駒，丹鳳雛些。魂乎來歸！毋使寧馨幼孤些。魂乎來歸！疇昔相從，不違頃刻些。祁川汪祁，黃山嵯峨，屢涉歷些。晨窗夕燈，幾請益些。問難勤劬，不可復得些。魂乎來歸！客歲城府，往來追隨些。少陵一編，精研細玩，惘惘論詩些。孰知永訣，我心哀悲些。魂乎來歸！蠲我憂思些。魂乎來歸！兩溪之湄，喬木蒼鬱些。秋風蕭颯，白雲出些。魂乎來歸！世故紛繁，憂患誰恤些？魂乎來歸！大

塊無垠，一蘧蘆些。日月流邁，運大虛些。本性湛然，明有餘些。魂乎來歸！返故居些。

辭曰：富川滔滔兮不舍晨曛，岸芷郁郁兮汀蘭有芬。魂不可招兮涕沾沾余巾，巫陽載歌兮籲於蒼旻！

### 哀些五章爲鄒山處士作

鄒山兮幽幽，古木連蜷兮枝相樛。白石礪魄兮飛泉駛流，粵有人兮於焉藏修。駕言逝兮溘涘風而神遊，皓鶴悲鳴兮青猷啾啾。室廬空闕兮荒故丘，胡不歸來兮少淹留！

陵谷變遷兮陸海波濤，鯨呿鰲擲兮百怪喧囂。生不逢辰兮繫時之遭，嶮巖萬變兮身爲勞。林林總總兮瘖不及搔，恬然處之兮九牛毛。一朝幻化兮遺蓬蒿，胡不歸來兮山中遊遨？

噫嘻！世之人兮萬累糾纏，紅塵馳驚兮狂而顛。獨不忍爲此態兮守清白而靜專，被服紈素兮却美饌之腥膻。登山匪車兮涉江匪船，羌有餘而不足兮恒嘆息於夔蜃。恍惚大夢兮路邈綿，胡不歸來兮聽潺湲？

大化無垠兮猶埏埴之陶鈞，跖何命之長兮顏何命之屯？嗟哉斯人兮樸以醇，夫何灾疢兮四體不仁？越星周而弗瘳兮重子姓之悲辛，丹青彷彿兮迥然笑頰。五十八載兮無懷民，胡不歸來兮潔吾真？

秋風蕭瑟兮揚丹旌，薤露滴瀝兮天杳冥。羞桃菊兮采芝英，奠桂醑兮酌彼兕觥。幽坎何許兮鬱

鬱佳城，長夜不曙兮不如無生。眷言送之兮涕淚零，胡不歸來兮紓此哀情！（以上見清康熙十八年刊《汪氏三先生集》本《環谷集》卷二）

### 募建萬安橋亭疏

伏以萬安橋左屋以爲庵，右屋以爲亭，有憩息馮觀之勝；四方人北轅而之燕，南轅而之越，乃往來交會之衝。雖云結方便之良緣，尚乃欠完成於善事。碧瓦朱甍，覆乎其上者垂成而未竟；青蚨白粲，通於其前者久假而不歸。矧薰香燃燈者無所於居，而吸露飲風者曷焉給食？欲廣基築室，并求香積之厨；更鑿井建亭，俾濟梅林之渴。須仗十方之樂助，庶几衆美之俱完。遶宅之禾百困，充棟之錢萬緡。或寡助，或多助，負郭之雨一犁，並橋之月半畝；請大書，請特書，各生不吝之懽心，共結非常之善果。自今負者歌，行者詠，人人誇無量之陰功；俾爾壽而康，熾而昌，世世獲方來之戩穀！

（清康熙十八年刊《汪氏三先生集》本《環谷集》卷七）

# 全元文卷一五九八

## 舒 頤 一

舒頤（一三〇四——一三七七），字道原，號天台山人，華陽逸者，迂老等，績溪（今屬安徽）人。自高祖珣至父弘，四世相傳，皆以儒顯。頤幼有操志，嗜學好義。年十三，默誦經籍。十五六，淹貫史策，工詩文。及長，乃壯遊江湖，尋師問道，受業於姑孰青山李先生。後至元三年（一三三七），江東憲使燕只不花辟頤為貴池教諭，大興文教，延攬人才。五年夏，父卒，解職奔喪。至正元年（一三四一）秋，服闋，起補京口丹徒校官。十年，轉台州路儒學正。時台州路為方國珍所據，頤之官無所，遂退歸故里。明興，稱疾不赴徵召。晚年結廬讀書，訓課子孫，名所居曰「貞素齋」，學者稱「貞素先生」。明洪武十年（一三七七）卒，享年七十四。所著有《古澹稿》、《華陽稿》、《貞素齋文集》、《歸來稿》、《和蘇文定公詩集》、《貞素齋別錄》六種，大多散佚不存，後人編遺稿為《華陽貞素齋文集》和《貞素齋家藏集》（張梓《故貞素先生舒公行狀》、唐仲實《華陽貞素舒先生墓志銘》，文淵閣四庫本《貞素齋集》附錄一；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清道光二十九年舒正儀等校刊本《貞素齋家藏集》附錄卷下）。本書所收舒頤文，以清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舒啓恭等校刊本《貞素齋文集》、清道光二十九年舒正儀等校刊本《貞素齋家藏集》為底本。集外輯得文一篇。



## 瑞蓮賦

并序

理侯天章治唐昌之明年，移植白蓮於治旁。明年，花乃變爲紅，而雙頭並開。邑之民咸以爲瑞，形於歌詩。未幾，除新安別駕，乃瑞之徵也。爲之賦曰：

繁草木之殊花兮，氣鍾陰陽，孕奇毓秀而生兮。異夫尋常。托根何所兮，來太華之高岡，處淤泥而不染兮。心涵雪霜。湛七竅之玲瓏兮，織絲中藏，忽駢首而並蒂兮。花於唐昌，伉同莖而交頸兮。恍若水上之鴛鴦。始縞素兮，幻紅粧，訝美人兮，雙低昂。窈窕綽約兮，馮夷中央，儼亭亭兮，類直方。嘅鮮葩之殊特兮，爲人降祥，自李侯而致之兮，孰云匪臧。爰宰百里兮，乃推恩光，澤及品彙兮，惟德是將。意造化之陰符兮，瑞應循良，昔異畝而同穎兮，惟周之疆。矧楚麥之兆瑞兮，曰絳之鄉，嘉禾連理兮，載諸典章。和氣致祥兮，群生蒼蒼，侯之聲聞兮，遠邇洋洋。宜超昇兮，位列黃堂，揭來新安兮，先聲播揚。先此邦兮，何賊何戕，倒施顛錯兮，苛虐爲殃。侯之來兮，埽糝糠，六邑熙熙兮，父母是望。小大煦兮，歌儼龔黃，志澄清兮，突過范滂。秉鈞廊廟兮，作柱石，黼黻皇猷兮，爲棟梁，一致吾君兮，超軼乎陶唐！

## 蕈賦

并引

蕈非一種，有松花蕈、蛤蕈、肉蕈、香蕈、竹菇之屬。松林茅地間，一、八月有之。樵夫豎子知其名，采鬻於市。不知名者，食則殺人。因作賦曰：

彼松林之翳翳兮，土恒潤而處卑。當秋季與春仲兮，紛異色乎離離。霑雨露之殊恩兮，迺成形而產茲。謂童子之奔競兮，携籃籠而去之。何黑色之燦爛兮，茁無根與土皮，名各異而可食兮，宜供羹而帶糜。膾微辣而細縷兮，肉稍腴而薄披，友玉版與紫蕨兮，味香美而益奇。積磊磊於盤釘兮，恍有類乎玉芝，名不識而遽淪兮，遂殞命於一時。憶蓴絲而去官兮，惜季鷹之未知，慨商山之莫逢兮，嘆首陽之甘饑。啖苦筍與雕胡兮，何孺子之可悲，獻我君於九重兮，蝓曝背之龐眉，意溪毛礪渣之可漱兮，吾焉舍此去含飴。亂曰：葦葦萬物，陰陽乃和。惟木有耳，惟桑有莪。氣同質異，蕈其孔多。靡根靡蒂，匪華匪柯。薦之宗廟，頌聲有那。商周或遺，是用作歌。（以上見清道光十八年舒啓恭等校刊本《貞素齋文集》卷四）

## 去惡賦

至正十六年〔一〕

鄉寇章清父子集惡黨殺里人胡遂子弟，忠顯公朱侯守禦績谿之三月，咸誅之。澤按：先生

《朱萬戶勦寇序》云：至正乙未冬，蕪黃寇復據黟，朱侯克用總兵嚴陵，討之，扎駐於威平。明年丙申四月，寇平，丞相嘉之，陞侯萬夫長，守績谿。鄉有章清者，險惡販夫，侯擒而戮諸市，境賴以安。先是，侯總兵威平，時有園丁姚壽四者陰與寇通，侯察而戮之，并其黨廿有一人。由是，兵大進，克成厥功。序載刊本。由是群兇俱潰，天台山人舒頤聲其事以揚之，其辭曰：

繫旃蒙協洽之歲兮，月建丑而將暮，澤按：此乙未歲也，元至正十五年，僞宋龍鳳元年。彼妖類之復熾兮，又紛紛乎趨附。據彭蠡之洪險兮，通祁山之僻路，窺藩垣之湫隘兮，俄蜂屯而螳聚。煜絳幘之錯雜兮，務檢括之可怒，何圓頂之造端兮，列惡少如棋布。變郡邑爲邱墟兮，事或關乎氣數，我新安之不幸兮，由壬辰澤按：此元至正十二年。迄於丙申。澤按：此元至正十六年，僞宋龍鳳二年。五年擾擾靡定兮，坐塗炭於生民，當屢陷屢復之翻覆兮，煩謀猷之大臣。懷忠貞以報國兮，嗟予未覩乎斯人，有將軍曰朱侯兮，家世起乎搢紳。曳長裾於京都兮，攀九重之龍鱗，錫金符以出戍兮，化徽泰之彬彬。統大軍於嚴陵兮，羌克復之頻頻，救吾民於水火兮，存一念之深仁。擒渠魁以剿戮兮，明察類乎通神。誅姚壽世於建德兮，名昭箸於省府，正儀謹按：姚壽世，刊本《朱萬戶勦寇序》作「壽四」。丞相偉而懋賞兮，張吾軍於威武，分守禦於乳水兮，斬章清曰子與父。滅其家無遺類兮，刑靡及乎旁午，譬釜中之游魚兮，又焉知其爲醢與爲脯。昔偃偃之得志兮，剗賢知爲愚魯，天網恢而不漏兮，去鄉閭之跋扈。偉君侯之明斷兮，明屈指之可數，介然不惑於私兮，將爲公道之補也，忠心與爲民之除害兮，期無負於聖主也。亂曰：桓桓將軍，威不可屈兮。首梟渠魁，餘孽迹息兮。効忠竭誠，功罔計兮。古有名將，亦莫是洎兮。樹碑勒銘，昭

侯功德兮。爲邦家光，巨千萬億兮。澤按：瀛川家乘有《壯士章清傳》云：「元季紅巾之亂，清聚衆數百人保障鄉里，號『章元帥』。數年間，遠近邨落俱賴以安全。洪武初，清以誤殺里人胡孟一、孟二兄弟，有司以聞，逮至京師，以擅殺人論死。」與此賦所言時事皆異，當別爲一人，而姓名偶同者。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 折齒賦

至正十九年二月

予生五十有六年，澤按：此己亥歲也，元至正十九年，僞宋龍鳳五年。我郡歸明，已三載矣。正月壬戌，折左齒。二月丁卯，右齒繼折。孔氏謂「不知老之將至」，豈欺我哉？作《折齒賦》以自況，

其辭曰：

肇稟一氣，分而形成。萃五緯妙，爲萬物靈。含至剛以中處，包外柔而類局。三十六者爲上貴，齟齬罅罅而零丁。觀《周易》之《噬嗑》，物何味而不經。非咀嚼以自奉，付元氣於杳冥。迨夫老冉冉之將至，乃漸漸乎凋零。或云柔而攸久，莫非剛而自刑。俟蓋棺而事定，又奚必校夫螺贏之與螟蛉。今而後，物之堅者莫得以齟齬，食之糜者曠而有餘馨。於是惡啖鰥之陳陶，慕飲乳之張蒼。幸三寸之猶存，冀一諾於明光。原夫動乃用之權，靜乃體之全。匪動則腸胃受窮，守靜則珍饈莫前。實口

體之所累，無怪夫有時而不傳。苟修短虧盈之有數，付乎命運以終天年。

### 春暉堂賦

歙丞胡君子微，澤按：徽州府《官司志》有歙丞胡拱辰者，以龍鳳十年任。拱辰，其即子微之諱歟？築堂於東山之麓，扁曰「春暉」，孝敬之心概可見矣。迺爲之賦曰：

豁高堂之虛敞兮，靡彫琢以爲奇。闢窗戶之玲瓏兮，納八極之涼颼。匪彩文以爲梁兮，雖藻稅其安施。列青山以爲屏兮，招白雲爲藩籬。漏朝曦於問政兮，藹春光之熙熙。奉慈母於堂上兮，謹圭璧之奉持。羅甘旨以敬養兮，舞漏瀾於階墀。子具饌以陳前兮，婦跪進乎霞卮。參愉色婉容於先後兮，五十而慕今見之。三年愛罔報兮，託陽春寸艸之私。慨評語與德色兮，嗟世俗之何漓。迎板輿以祿養兮，當南北之亂離。越淮江而勞不憚兮，慶康強而踰乎期頤。母二子以廉慎兮，處淡泊而隨宜。昔負米於百里兮，懼定省之或違。孝乃百行之原兮，信移忠之勿疑。出天性之自然兮，重綱常而明乎典彝。竊三千之桃實兮，燕王母於瑤池。鳴丁璫之珮玉兮，翻縹緲之雲旗。祝長生以不老兮，住空同之逶迤。感冬林之竹筍兮，躍雙鯉於寒澌。動天地與鬼神兮，致孝敬非君其誰？看東野之箸存兮，揭春暉於堂楣。縣五福於繼承兮，俾後世爲之範儀。（以上見清道光二十九年舒正儀等校刊本

## 貞素齋自序

明洪武四年

予蚤歲浪游湖海間，所作益多，求其合於體者蓋寡。因其寡，而嘗致極思焉。自壬辰寇變，家藏譜畫書籍與所作舊稿蕩然無遺。雖居離亂中，艱難險阻，千情萬狀，獨於詩未嘗忘情，復盈數帙，自題曰《古澹稿》、《華陽稿》、《貞素齋文集》，不過紀其所歷所見，為異時話柄。四五年間，妖孽未除，兵革未息，出處未寧，東奔西竄，又復零落。當飢寒鬱悒不堪于懷，發而為哀怨憤切之語，關於民風，係於世事，概見於辭。雖無匡救之直，而忠愛之意惓惓然一飯不忘。然則三百篇不作，則治亂、風刺之義不幾於息乎？予之所作，雖未合於體、契於道，或者有關於時。設未盡善，尚俟夫後之知音者訂正云。洪武辛亥冬十月六日，華陽逸者舒頔道原甫序。（清道光十八年舒啓恭等校刊本《貞素齋文集》卷首）

## 送戴山長之清忠書院序

清忠書院者，不知為何人而設也。曰清、曰忠，表而出之，概可見其為人矣。聖門三千之中，未嘗以是輕許人。今書院在松江華亭。夫松江為浙右名府，其間多名人仙子居之，若鴻漸、令威、昭昭

在人耳目者也。吾友戴君仲庸受紫薇垣檄，俾職山長。夫山長，職專而事一，無牽制之患。仲庸負跌宕不羈之才，蚤歲浪遊湖海間，所遇王公大人，皆朝廷重臣，爲一時知己交。今翰林承旨埜里公，其故人也。昔居浙東帥闈，仲庸過訪，公常舉爲右職，耻而不就。又十餘年，公復以茂才舉，始遂初志。仲庸常曰：「短裾窄袖，從事於鞍馬間，君子不爲也。」嗟夫！故人以貴顯之重、名位之隆，猶眷眷不忘於布衣久屈之士，其交情爲何如？且今之爲教官者，其途有二：科舉、茂才而已。然而坐明倫堂上，與諸生講論斯道、周旋禮樂者，吾未見其人。若仲庸之才之德，實稱斯舉，慶吾道之得人也。雖然，非翰林公之知人，莫充斯舉；非丞相之知，翰林公之用人莫遂所願。是則二公相須而成吾仲庸也，仲庸詎敢怠厥事，以負二公之心哉？南風其薰，綠綺再鼓，士友喜曰：「可以出而仕矣！」於是，舒子引觴而告曰：「君去雲間，與諸生講暇，爲我訪諸華表，復有昔時學仙者乎？它日歸也，《茶經》肯惠予否？清忠本末，無忘見示。」仲庸亦喜而辭曰：「敬受命！」

### 朱萬戶勦寇序

至正十六年〔一〕

處大事，立大功，昭昭于時，不屈不撓，爲生民除禍，爲國家宣力，非其謀謨忠義素蘊積於胸中，不汨於物欲者，不可也。今守禦績邑克用朱侯，文武兼濟，優才德而長政事，爲時傑然者。至正乙未冬，寇復據黟，私窺我大藩。侯總兵嚴陵，泝淳安，扎駐於威平，亦窺寇多寡。時兵不滿千計，乃出

奇：待士卒以信，其進也以詐。兵書云「兵不厭詐」，侯得是法，故屢出屢中。丙申四月，新安克之，寇大敗。直抵休陽，及黟，斬首數千級。其用武也，不在周魯下。丞相嘉之，陞萬夫長，守績。鄉有章清者，險惡販夫，集寇黨，未潰。侯默察狀，并其從廝六人，即擒而戮諸市，民不驚而餘惡皆潰。民乃歌曰：「侯來守邑，咸蒙其德。率衆歸寧，首爲殺賊。」先總兵威平，民有姚壽四者，一園丁耳，有膂力，因捕寇獲微功。府設建德，簿乃陰與寇通。侯覺，鞠訊情實，戮其黨二十一人。由是，兵大進。雖然，侯平昔立心處事，往往若是。嗟夫！忠義可以貫日月，可以動天地，可以破山岳，可以感鬼神，彼區區販夫、園丁，欺心罔上，務虐民以肥其家，忠義詎可欺耶？予嘗讀唐史，見處存義遷武義節度使<sup>〔一〕</sup>，每病國難未夷，語輒流涕。軍中多處存義，愈爲之用。素善李克用，遣使諭士，共平京師。王鐸差興復功，以勤王舉義，處存義爲第一，收城破賊，李克用爲第一。今觀侯之功業兼二子，誠有爲於當時者。初，侯侍今上皇帝，出入禁闈十有餘年，忠義之氣，凜不可犯。授金符，錫上爵，翼徽泰千夫長。當四方無事，則橫槊賦詩，雅歌投壺，有古名將風。其進兵也，隊伍棋布，乘其虛，出其不測，計其必勝，則勝也果。是皆忠義所致，不汨於物欲故也。噫！我國家得如侯百輩分布天下，何寇之不可去，何禍之不可除邪？吾儕小子目擊迺事，庸是緝爲菲辭，俾民頌之無忘，他日必有史官書之，昭侯忠義，以對揚天子休命。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二〕見處存義遷武義節度使：處存義，據《唐書》當作「王處存」。



## 漫游子序

澗江之東有聞人焉，蘊藉如王右軍，吟咏若謝靈運，文章似陸士衡。幼讀書有大志，嘗語人曰：「大丈夫生斯世，當周遊天下，歷覽山川人物與夫靈異古跡，遐壤幽怪，驚心傾目，莫不悉觀畢睹，然後貫穿事物之理，融會天人之趣，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是故不登泰華，不知夫高且尊焉；不涉江海，不知夫深且險焉；不跡夫通都大邑，不知華侈而繁盛焉；不履夫燕趙齊魯楚魏之郊，不知夫土地之廣、生殖之繁焉。夫如是，生斯世也，奚負？所謂聞人者，吾郡通判劉侯昭父。其人也，號漫游子，讀書三十年。天子即位之明年，邦國以理，干羽以陳。於是朝廷以明經選士，侯首膺是選，擢忻州同知。夫仕祿，在行其道爾。行其道，所以行其志也。今居一官，守一職，幾敗乃事者，何可勝數？若侯之蘊藉吟咏可肩王謝，而文章政事殆過之，況居鄰禹穴，一舉而歷覽燕趙之墟，涉黃河，觀泰華，以據其素志，亦大矣，夫漫游，殆非虛語。侯爲人抗直而不阿，政明而能斷，有詩數十卷，清潤可掬，將行于世云。

## 雲臺觀集燕序

昔人稱良辰、美景、賞心、樂事，是謂「四美」。予謂景之美者莫如秋，花之美者莫如菊。夫秋氣

最清，花得氣之清，所以爲尤美也。春夏之花，衆人所愛。淵明愛菊，亦愛其氣之清者與？予家舊藏菊譜凡三百餘種，今所見者百中一二耳。世經離亂，人家所植雖一二，亦罕有，況好事者不多見重，予一慨。雲臺道士王虛中植菊二十餘本，誠罕有罕見者。九日至，鞠次第開，風儻雨愴，弗獲往觀。邑大夫許君由衷嘗慕觀焉，屬以事，亦弗果。越十又六日，天氣晴朗，道士過予曰：「花既開，不可不一觀。」許君造焉，予與之俱。花之大而奇者，曰「醉楊妃」、「猩猩紅」，曰「錦雲紅」、「御袍黃」、「玉版白」之類，繽紛錯雜，亭亭挺立，若午天之雲，若宮機之錦，炫耀絢目，不可悉名狀。少焉，肴核既陳，醞罌序行，飲而驩，驩而賦，一時清興，似不減於龍山。予曰：噫！花之愛，豈淵明所獨哉？淵明遭叔世，知晉室之不可支，知祿仕之不可久，在官八十二日，假督郵而去，賦《歸去來》以自況，其高蹈清絕，千載之下，一人而已。觀其詩冲澹雅潔，復出塵表，固自成一派，雖沈沈鮑謝，未易窺其藩籬。嗟夫！花非異於昔也，時有變遷，而人品特殊耳。今有人焉，雅潔如之，冲澹如之，唾視利祿亦如之，何古人之不若邪？然則所謂四美，百年之內幾度？相逢如淵明者又幾何人？今辰獲陪邑大夫與諸公會，燕而樂，樂而能賦，茲非幸與？預燕者：邑校方彥默、府史何仲明；序之者，邑人舒頤也。

### 送旌德縣達魯花赤赫斯公秩滿序

至正十五年〔一〕

旌德屬宣，古邑也，居萬山中，去郡幾二百里，土饒民殷，昔稱易治。凡監茲邑者，率皆國族與夫

色日廉慎有才之人。至正癸巳秋，今西夏赫斯公來爲邑長。下車初，遭時多艱，甲冑未嘗去體，一食之頃，戰兢是持，日思夫靖安之道而未得。迨甲午冬，欽承詔旨，差稅更免三年，惠至渥也。而四方未寧，兵革不息，供給之繁，科斂之重，尤甚於昔。明年，和買軍需，公惻然念民之窮困，乃杜姦倖，縮浮費，俾富實之家蓄筭幹、筋角、皮革之屬，供給其用，而貧者不與焉。守禦關隘，則召募好義之士，招集丁壯，若沙城，若上涇，動以萬計。府委督是役，秋毫無犯。由是寇不入境，民賴以安。凡訟於庭者，辨其曲直，審其是非，彼欺于心，誑於官者，辭窮色厲，則責以罪，而戒夫衆，以警夫將來。彼或當罪，限信符以攝之，吏胥弗獲肆其姦。於是庭無留訟，民亦莫敢輕犯。乙未秋八月，郡失守，公獨守縣治，與民約曰：「寇至，誓死戰。背順者誅。」民咸畏之。總兵者聞公宣力，遂陞爲本路治中。夫治中，古之別駕也，職居佐貳，與太守可否行事，其職亦不爲不重。以監邑而陞別駕，民社之寄何如耶？漢龔遂爲渤海太守，宣帝召見，謂遂曰：「渤海廢亂，卿何以息盜？」遂曰：「海瀕遐遠，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弄兵於潢池中耳。」公之治邑，愛民如子，去而民思之不忘。郡失守，而公堅志不退，彼聞風而遁者，寧不少愧？今秩滿北旋，行將羽儀於天朝也，其盜賊之未息，生民之窮困，上召見之，將如遂對乎？民日望之，相期於父安也。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 送胡兼善之南京聽調序

明洪武六年春〔一〕

鄣山爲乳水之雄、諸山之宗，見於郡志。其山聳拔峻嶮，支分天目，源匯于錢塘。其扶輿清淑之氣，又皆蜿蜒融結，鍾而爲人，由是英俊整潔之才多出其間。是故世經喪亂，陵谷變遷，嚮之喬木故家、詩書遺澤，悉陵替荒落，或至子孫無遺類者有之。於戲！扶輿清淑之氣，理自可恒，孰知夫世運之變，亦有時而息者與？若吾鄉胡生兼善，稟清淑之氣，英偉整潔，況爲人磊落不羈，自幼好學，美資質，聰敏有度量，俾其得良師友，相與琢磨洗滌，以薰其善，其進未易量也。由此觀之，生息之理殆未可窮詰。然予觀其人，豈久汨沉於司縣者哉？五年，吏部符下，凡歷郡邑俸月滿，悉以名上于部，聽調于四方。明年春，時雨乍霽，寒風轉和，於是同列者咸戒行李，出北門，平昔同遊者觴以餞之。予乃酌以酒而祝曰：「生去京師，其尚書、侍郎，皆負才德、著聞望，爲天子所推重，言貌之際惟謹！」再祝曰：「處朋友，卑以自牧，毋阿容；毋狂，以恣其非；毋虐，以便爲身謀！」三祝曰：「處公事如家，勿私於其人，以汙其身，以辱其親。勿以卑而喪厥志，是行也，予知其必有合矣！」生復奉觴謝曰：「願從先生是訓，朝夕服膺，以毋忘是戒！」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 贈星者房景星序

天地閉固，霜風慘悽，有客竦肩揚袂，謁予衡門，長揖而進曰：「某家淮南崇明，房其姓，景星其字，陰陽家者流。自祖父來，今數世矣。於星也，發躔度之妙；於數也，闡河洛之秘，均五行也。而徐子平之元旨，尤究心焉。凡來問吉凶禍福，一皆奇中，以是名湖海間，士大夫以是加敬焉。」予聞而偉之，進而告之曰：「夫自宓戲畫八卦，而吉凶生焉；大撓造甲子，而五行著焉；隸首作算數，而禍福生焉。厥後，紛紜雜說不可勝數。漢司馬季主卜於長安，宋忠、賈誼遊於肆，辨論天地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武帝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大乙家曰大吉，辨論不決。帝令『避死忌，以五行爲主』。今總而名曰五行，五行之說自此始。景星妙年，家傳有自，矧慕季主之論，參諸家之秘，究河洛之旨，於術也，奚但若斯而已邪？太史公志而著之，故非淺能小數之可及也。抑不知今之辨論者，有如宋忠、賈誼者乎？祖父之術，抑嘗造其微乎？俟予暇日相與講明之。」姑以是復之。

## 贈江真卿遷調序

霜風沍寒，萬木帚立。予方憂時多艱，幽思退處，友人江君貞卿翩然而來，飄飄其裾，濯濯其神，過予衡門之下，爲之言曰：「某吏茲邑，遭時多事，凡軍需供給，訟牒追會，與夫工役之繁，科斂之重，出於民，奉於官，官不知勞，民無愁嘆之聲，則吏之責殆盡然。而猶復兢業自持，惟恐怠厥事，以辱厥志。今將逾考而告遷，願請一言以壯之。」予進而語之曰：「今之位郎官，祿二千石，皆吏也，豈特夫司縣而已哉？視其循酷何如耳。然績谿，小邑也，真卿才用磊落，挾簿書佐邑長令，剿繁理劇，若庖丁解牛，遇肯綮而後止耳。予昔浪游金陵、錢塘諸大郡，友夫名公鉅卿，究其所歷，或以門閥，或以貴胄，或起身司縣間，求乎至公無私，惟法是守者，千百中一二人焉。以貨賄敗迺事，毒於民以矯一時者，何可勝紀！今聖天子大一統以御天下，若臺，若省，靡間南北，登俊傑於樞要，擢賢良於顯途，可謂盛矣。然而人才未盡見設施，法度未盡見公正，豈守職奉法者未盡致理歟？抑人才未盡舉用歟？何時事之多艱也！真卿年妙而質美，多才而風流，自縣而州，由州而郡，上而臺省，何適而不可？貞卿慎之勉之，以副予相期之意！」系以詩曰：車書混一垂百年，東南人物還翩翩。邇來臺省體聖意，置諸清要能多賢。大才或遺小才棄，公道一出靡後先。勿謂州縣徒勞爾，由階而升孰非然。廉公慎懃敬佩服，雲路萬里早着鞭。人生適意在富貴，名譽留與身後傳。寒風刮面雪滿天，有術安

得寧戈鋌。相期德業宜勉旃，丈夫立志當彌堅。

### 贈卜筮畢斗南序

海寧畢斗南，性質直，尚友誼，以卜筮鳴于時。凡占吉凶禍福者，踵其門如市，驗人休咎，如執左券，毫髮不差，抑何神耶！晉隗炤善卜《易》，臨終語其妻曰：「五年後，有詔使姓龔者至，俾著而得金。」後果如其言。斗南之卜，將如炤乎？抑亦通《易》之元而預知吉凶乎？又能通變，使人不犯其凶乎？門如市，談者夸焉，宜哉！由是家益饒，有「雙溪讀易齋」，予爲作篆。時焚香默坐，玩其辭，窺陰陽消長之理，斷其占，知吉凶禍福之幾，亦善矣。夫予聞嚴君平賣卜成都，日止百錢，自足，下簾讀《老子》，將無同乎？斗南發一笑。

### 送楊子成歸錢塘序

錢塘爲東南大都會，湖山之勝概，闐闐之侈靡，島嶼外國珍奇詭異之物，莫不於是焉集，可謂甲於天下矣。然習俗之巧而僂，亦非他處所可及者。予昔謁選薇垣，客開元宮，與客汎舟湖上，過南高峰，訪前朝遺跡，俯江樓，觀海門潮勢，亦天下一奇。見齊衰者，未嘗不傷悼而嗟嘆之。及歸，復睹其

盛飾庖饌，嬉笑如尋常人。噫！習俗之儼，抑至斯耶？五代之風尚流於今耶？晉阮籍負才放曠，居重哀廢禮，何曾責之？雖然，干戈擾攘後，足跡不至者今亦甘餘載，不有變而復於古者乎？余耄，杜門謝世事，忽沈良卿告予曰：「吾友楊迪丁父艱，將歸錢塘。」予因有感而道焉。不知錢塘習俗猶如昔乎？侈靡亦猶如昔乎？予不得而知也。子成丰姿爽澤，吏績邑，不幸以父憂去，將不蹈陋俗、襲頹風，混於衆耶？今聖主方以孝治天下，歸而訪諸父老，其以余言爲然否？遂書，以爲送行序。（以上見清道光十八年舒啓恭等校刊本《貞素齋文集》卷二）

## 送黃克明之歛任序

至正十九年己亥七月作，刻《黃氏族譜》。澤按《續谿志》，黃克明，洪武初

舉人才，任歛縣典史。今以此序攷之，至正十九年即龍鳳五年，其時我郡歸附明高帝已三載，但高帝尚僞吳國公，仍奉前朝正朔，未建國號與年號也。《續谿志》繫之洪武初者，由其後有天下追書之耳，非事實也。

居盛世而獲上治民者，未足爲喜；遭亂世而蒙澤食祿者，亦榮矣哉！黃君克明，其爲人也，勤而不諛，謙而有容，尤達於事。丁公西夏之彥，聰明愛人，遭時艱，奇君大才，羅致幕下，總統庶事，凡軍需供給，驛傳送迎，出朱入墨之繁，攷遲稽違之勞，咸資焉。故上不瀆而下無怨，非蒙澤而榮者歟？以丁公之賢，知人之明，舉得其當；以克明之能，識時達變，不負所學，所謂交相贊者也。茲歷



秩，俾其弟維踵門以告，曰：「愚猥忝下邑，大夫士爲歌詩以道予志，願先生一言以爲榮。」夫樂道人之善，君子之心也，然今之吏有司者貪暴諂佞，貨公朵私，閒於上而罔於下者，可勝言耶？公正無私，予獨於君見之。晉山濤舉崔諒、史擢爲郎，後皆顯耀。時不同而舉則一，將無同乎？克明遭艱危而食其祿，豈偶然耶？若夫守之愈堅，則名愈顯而身愈光，位卑祿薄，未可量也。無以山之高而不可企，海之大而不可航。維歸，怡怡然爲我致勉。（清道光二十九年舒正儀等校刊本《貞素齋家藏集》  
〔補遺〕）

# 全元文卷一五九九

舒 頔 二

石鏡詩序

明洪武三年〔一〕

吳元年丁未，允升朱先生自翰林致事歸。明年改元洪武，冬十一月，先生以它事過邑。適通判夏侯偕六安鄭士恒、邑令歐德淵相與觀石鏡，時倉卒未暇賦。去寧國，以此詩寄頔，代爲書之。庚戌十二月，先生以疾不起。余屢欲書，而寺僅創茅一間，塗墍未完，欲題無處。遂命悟上人製此帙，僭爲序其端。復搜訪前後名士大夫題詠附于帙，以便觀覽。夫名山水待人而增重，若峴山之墮淚、采石之蛾眉，良以是與？嚮使主寺者好事，則詩不既多乎？兵燹零落，誰復記存？僅得一二附于後，豈惟增重於茲山，亦不失信於友朋之一端也。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全元文卷一五九九 舒 頔 二

二〇七

## 石印詩序

至正十八年三月〔一〕

頤嘗謂：物之瑞，或因時與人而應。時之應大，而人之應專。氣之相感，類之相符，有固然者。一日，父老告於予曰：「邑南七里，潭曰油潭，石曰石印，汨沒沙磧泥潦中，有年矣。春大雨，泥沙四淨，石乃獻奇。斯何祥也！」頤撫然曰：「斯所謂人之應哉？縣令理侯開治之始，廉明剛正，幾七閱月，民安於政教，則瑞之應，殆謂斯也。」間以語侯，侯怪而問焉。乃率父老，集邑之士友，載酒饌，披荆榛，剪蕪穢，盤旋于途，紆迴于溪，策馬即石而觀焉。狀若蹲虎，小石錯愕，若積若累，四虛中隙，屹立于溪。溪水清淨，環繞洄洑。林木蓊鬱，豐草茸縟。於是坐而觀，愕然相顧而嘆息曰：「郡志載：『石印，令廉乃見，否則隱。』前之見，崔正言爲令，徵黃門舍人；其次蘇子由擢侍郎；又其次張仲紀拜中書右轄。今之見於我理侯，不尤有徵哉？惜出非其時，未見天下太平耳。」是日也，風日清美，二麥告成，侯與士友合飲，罄歡以歸。喜其瑞而慶侯之廉也，各賦詩紀其事。侯名答里麻識理，字天章，高昌人。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 溪山環秀序

黃氏友仁好脩勤讀，爲弟子師。市居，性不愛諠闐，擇夫幽僻東溪之上，築一室，以聚其徒，扁曰「溪山環秀」，事親樂道，起居與適。一日，袖卷過余，請文以張之。予謂天地之秀，或胚胎於溪山之間，而山川之秀，鍾而爲人，人稟其秀，爲萬物之靈，具衆理，應萬事，溪山之秀固已盡得之矣。余謂友仁坐一室，得溪山之秀，朝吟暮誦，莫若得人之秀爲佳。拔其尤者，授之以三墳五典，道之以禮樂刑政。幼而學之，爲一邑之秀；壯而行之，秀當甲於天下，豈特一室專夫秀哉？然則秀之義亦大矣！予之得夫天地之秀者如是，所以期夫友仁者亦如是。友仁學不厭而行有恒，必有得也，書以勉之。

## 胡氏族譜序

予過龍山之陽，岸幘臨風，而歎曰：「昔之彬彬衣冠故老，今無一人焉。昔之渠渠華屋甲第，今皆荆榛焉。昔之琅琅絃誦聲振林木，今何寥闕焉！」感慨疇昔，恍然一夢。忽內弟之姪嫌，手執家譜一通甚鉅，懇款甚勤，禮貌甚莊，進而告曰：「先生讀書著文，名聲昭昭湖海間。敢請一言，以華吾

宗。」予辭不敏。按譜：胡氏始自青州濮陽縣板橋村，意其東晉渡江時也。常侍公不書名爵，亦當時侍從之官，歲久而湮沒與？遷于績之龍山，爲始祖，爲著姓，子孫蕃衍充實，迨今二十二世矣。宋之興，衣冠之士登仕版者班班可攷。元之盛，耕讀不輟，見稱于時，而家益豐。至正壬辰，天下大亂，詩書之澤，蕩然幾無遺類矣。嗚呼！豈謂吾內姪尚存斯譜邪？得見諸老於譜系間，斯幸矣！衣冠之族，禮義之風，後之子孫苟能振起，繼其先世，斯可矣。予觀潯陽陳氏，自唐迄宋，至于元朝，累旌表其家，凡二十餘世，猶同居共爨。及聞浦江鄭氏，今亦十五六世，未嘗分異，讀書嚴謹，有家法。昔人云：「就其如舜者，去其不如舜者。」予老矣，於胡氏尚有望焉。

### 章氏族譜序

明洪武六年八月〔一〕

君子修身，必本於孝，孝莫大於敬親。自吾親推而至於高曾，同此一氣也；下而及乎曾元，傳此一氣也。傳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乎？自高曾至於吾身，幾世矣；由吾身及乎曾元，又不知幾世矣。傳愈久，支愈遠，溯宗紀系，此家譜所由作也。爰自壬辰，兵戈騷擾，譜之存者有幾？予每思至此，太息不已。適表姪章子明袖出家譜一編，丐予弁首簡。其容貌甚恭，其禮意甚勤，其懇請甚確。顧予耄且悖，筆硯廢已久，然子明之祖母，予從姑也，義不容辭。按，章之先，齊太公支孫，封鄆，其後以國爲氏，去邑爲章，子孫因之。唐季康州刺史及居浦城，五代間，枝葉繁盛，太傅仔鈞泊夫

人練氏陰功碩德，載培載植，用昌厥後，故慶歷名相、嘉祐元魁彬彬輩出。南渡時，倉部員外郎遷昌化，亦多顯者。翊之子樵、樵，詡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翊，主徽州婺源簿；樵，主信州玉山簿；樵，知處州；樵，通議大夫；鑑，通奉大夫，爵錢塘縣開國伯；鑄，福建轉運使；淳，淮東總領所幹辦官。祖康，平江府軍諮祭酒；祖邵，知浦江縣；頎之，桐陵縣主簿；運之，從仕郎。運之往來父兄宦邸，道過瀛川，愛其山水清勝，因置田莊。謂昌化爲浙東最僻靜處，有勢則易以興，無人則難於守，銳志遷瀛川，莫家焉。且以信義結鄉人，鄉人無老幼貴賤，咸仰其爲丞相苗裔，指其居，則曰：「此丞相之第也。」指其墓，則曰：「此丞相之墓也。」最爲鄉人所尊重。今幾世矣，流風遺韻猶有存者，豈非祖宗之積德有漸而致然歟？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詎不信然邪？雖然，人稟天地之中以生，賢不肖異類，雖聖人亦未如之何。子明之父寧國路同知文麟公，兄旌德尉子良，皆學博行醇，有古循吏風。方將斂其爲郡邑者施于家，然則茲譜也，豈徒作哉？《記》曰：「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子明於家譜拳拳不忘，迨知孝之本歟？若夫家世之興隆、雲仍之顯達，又在後之人所積何如，勉爾子孫，以副所期，敬之哉！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 北門張氏族譜序

夫祖宗之爲子孫計者，有官爵則思榮其身而昌其家，有恒產則思厚其積而豪其鄉，此人心之所同，無足怪者。及其世代綿邈，子孫蕃衍，然後有賢愚、貧賤、富貴之殊。萬有不齊，此理之常，亦無足怪者。今有人焉，思其祖宗之勤儉，幸其家世之不墜，纂其譜系，續其支派，以符祖宗之心者，曾幾何人？一日，媼友德成告余曰：「張先世由歙之左汭徙績，今九世，在苒幾二百年矣。至正壬辰，大綱不持，兵戈四起，棄我室廬，遯于巖谷。詩書之澤幾廢，先世譜系遺逸靡存。茲欲重脩，則失其本末，不能悉記；欲他尋外宗，則非本支的派，不敢妄爲。邱隴之所存，瓜瓞之所繫，年遠而支益蕃，屢欲過左汭諸族是訪，以徵所從來屬，以事不果。姑自九世祖始，由所知者輯而爲譜，雖云闕略，慙俾子孫知其大概，俟足其全。某與先生忝姻婭，敢以叙請。」辭弗獲。按，張氏，黃帝第五子青陽生揮爲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立祀張星，遂以爲氏。後世散處四方，或榮或悴，皆不可攷。一世祖和，隱居讀書。三世祖諱寔，號拙翁，宋授江東提刑；諱寔，宋登仕郎、秘書省點校官。四世祖恢，魁漕貢進士；恬，字安道，元有天下，版圖歸職方氏，率民來歸，攝本邑令，轉鉛山、建德二縣尹；曰旂，號方山，習書，廣德路文學。五世祖騰光，宋補太學生；鏞，字孟洪，授江陰州文學教；弟鏞，字孟堅，內則頤之從姑也。質而文，皆深衣大帶，表表爲鄉里矜式。德成之伯父諱滄，字彥清；叔父諱潤，字彥

温。棣萼聯芳，魁梧有容儀，皆厚積，爲鄉里仰。諱濬，字彥深，德成之先君子也，磊落不羈，里有不平事，輒往從質焉。然則余於諸伯仲間，忝異姓兄弟之好，寧無言乎？況爲邑望族，自先世來，以儒業進者前後相望，綿綿延延，不絕如縷，豈天之降善於儒門，如是其久且遠乎？抑儒之業可以衰延後嗣、衍而蕃耶？及余所見，亦四五世矣。由喪亂後，今又二十餘年，尚擾擾靡寧。德成迺慨然思念祖宗餘緒，恐久而失其傳也，自一世祖始至于八九世，凡墳墓之在某鄉某原、某山某向，及生沒之年月，與夫或隱或仕，悉書之；若子若孫，娶某氏，嫁某氏，亦書之。區分派別，哀于一集，俾後之雲仍粲然可觀，德成之用心亦厯矣！由左汭家乳水，聚族一門，屈指九世，不爲不遠，詵詵繩繩，不爲不蕃，張氏之族可謂盛矣！嗟乎！詩書一脉，雖百世不可廢，後之子孫思夫祖宗創業，思貽祖宗令名，秋霜春露，焄蒿悽愴之心，寧不勃然有感，思繼先世者乎？斯可謂孝矣！老泉云：「觀吾祖宗之譜，孝敬之心油然而生。」韓魏公云：「謹家牒而不忘乎先塋者，孝之大也。」唐張公藝同居合爨亦九世，千載之下高其義，宗家之事，宜致思焉。余耄矣，張氏之門昌其家而榮其後，天假之年，容或見之。讀余之叙，亦必有感發而興起者矣。尚其勉旃！

## 戴氏族譜序

余讀《孔子世家》，知聖人出於宋，其祖弗父何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知戴氏自宋出，時與聖人



同。夫聖人以仁義道德之說，游齊魯楚衛之郊，時君不能用，退而脩《詩》、《書》、《禮》、《樂》，天下後世則之。戴之族或顯或隱，散處四方，而名彰彰在人耳目，夫豈偶然哉？今以績溪言之，自前山忠公而來有曰愷者，宋紹興三年，授承信郎，監壽春府酒稅；六年，除保義郎，權僉書忠正軍節度；七年，調成忠郎，權通判壽春府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九年，遷武略大夫，轉武顯大夫。有曰泳者，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同蔣重珍榜，授脩職郎，主饒州浮梁簿。厥後支分派衍，子姓日繁，徙于饒、于婺、于旌德、于涇縣、于休寧、婺源者，皆是也。或因時而變遷，或隨寓而占籍，其源蓋出於績溪之新榮鄉前山里，猗歟盛哉！曰六一公，諱璠、字玉甫者，頤之外祖也。頤髫稚時，聞外祖云：「吾族居績溪，清白相承，詩禮之聲弗墜。」時家業雖甚殷，外祖守儒素，厭紛華，博學尚友，好接賓客，喜談論，凡聞望重於時者過自鄉里，未嘗不延欸，驢以禮，壽八十有三。譜之首叙，平章薊林廉公榮祿所作，次則建德錄事俞暉元明所述，其他未暇記也。壬辰世變，舊譜不存，而所抄亦爲丙丁所奪，尚能記憶大略。嗚呼！外祖用心於譜系，可謂厪矣。夫譜者，不過記宗派之親疎，別支流之遠邇，然自吾祖以來，至於吾身，推之，一氣相傳，則何親疎遠邇之有？讀蘇老泉族譜序，可以感發興起。後之子孫思先世之貽謀，繼古人之芳躅，比其富且貴焉，無愧也；貧且賤焉，無愧也。亢宗保族，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十五世孫曰元達，攜譜徵予文。予於戴爲外家，禮有緦麻之親，重其族繁衍而昌大，因述所聞於昔者，緝而爲序。尚蘄勉諸。

## 暮霞張氏譜序

明洪武二年〔一〕

至正壬辰，兵戈蜂起，四方汹汹，若將無依焉。于時西淮將卒據宣，自號長槍，始與一二豪俠會。今舒城張君希顏，其一人也，往來軍旅中，見必晤語，語則及當時事，目成敗於既往，測勝負於方來。於斯時也，民無所定居，流離顛沛，憂懼怨嗟，朝爲秦，暮屬晉，亦曰「願天早生聖人，以安社稷」，如斯而已。由是交益稔，情益密，彼此相忘，不知其歲月之久也。休日，希顏謁予，作而曰：「淵曾祖明，資議大夫、廬州軍安撫制置使，歸附大元。巢民獷，弗率化，朝廷遷阿速軍三千七百日鎮焉，肆强悍，恣姦宄，法莫能繩，毒民尤甚。資議公惡之，知其性好飲，陰令民釀醇酎，俾酣，潛刺殺之。覺，遁廬江，俗呼「車門張」。祖諱富，號方山，舒城總制官，因家焉。父諱廷珍，不仕。且百年于茲。」又云：「始祖諱俊，字德遠，號紫巖先生，宋紹興間拜川陝安撫使，謫永州。孝宗即位，進封魏國公，諡忠獻。高祖諱栻，字敬夫，號南軒先生，秘閣修撰。羽翼六經，扶持世教，至今學者宗之。舊藏譜系罹兵燹，散失不存，亦不能記省。當至正辛卯，濠泗穎亳蘄黃兵起，蔓于汴，彌漫四方。冬十一月，益猖獗，度不能支，携老母、挈妻子全椒龍山，避焉。明年八月，迎元軍，克復我舒。隨克隨潰，於是度江，泊江寧木龍亭凡六月，不幸母喪，浮葭淺土，辟荒田以供衣食。男曰小關，甫八歲，與其母俱栖栖爲生。又二年，甲午，憂濠泗軍亦渡江，不遑寧處。迺遷之宣，惟長槍是依，辟帥府照磨。時徽饒未下，曰小

明王韓據汴，改年龍鳳，江淮東西兵聽制。又三年，丙申，大軍進宣。五月，充樞密院宣使。事無定制，官無定員，紛紜錯雜，玉石混處，勇而有謀者輒居上，苟一語不合，互相戕賊。元帥十八人，烏合坐列憲府，此何等時耶？未幾，濠泗兵戰，遁去。丁酉秋七月，克徽。出使績溪，招安新榮，修文二鄉凡一千七百餘戶，辦軍儲三千五百餘石。主帥鄧公友德，今爲御史大夫，鎮襄陽。八月，授績溪簿。董築城後濠，安置寨木，招誘百姓來歸。造戰舸，供給軍士，跋涉艱險，千情萬狀。時元軍駐嚴陵，民心皇皇，若喪考妣。又明年，四境稍寧，民亦漸漸復田里業。念先妣患難中喪於旅次，衣衾棺槨，莫克措備，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斂，浮菽異鄉，爲人子者，罔極之思曷報，終身之限莫宣，盡然痛傷，肝腸若割。復念先考入壙日久，茲去鄉益遠，歲時墓墳弗克祭掃，若欲改遷附葬，則人事未寧，貲力弗及，猶豫展轉，日復一日，愈增憂悴。時禁淮人度江，謀得田百餘畝於修文鄉七都，於是攜妻與子寓然。友人余舜欽精山水六秀之術，獲牛眠於九都之雲臺，乃卜吉葬先妣。其地平衍，亥山巽向，應庚戌、庚申、泊辰戌、丑未、戊巳年月，當生雙頂英兒。己酉年丁丑月戊寅日庚申時，果生一兒，若執左券，其術之驗如此，遂命名曰雲生。先生與予交有年矣，願丐叙乃事，以貽子孫毋忘，俾其知處憂患難危之世，歷風波險阻之途，卜遷營建之匪易，山水應驗之可徵。敢請！「頤辭不獲，乃叙其事曰：嗚呼！因亂離而遷居者世有之。傳不云乎？「賢者辟世，其次辟地。」懷土之訊，君子耻焉。然則希顏因避地而卜居，乃擇地而葬母。《詩》云：「永言孝思，孝思惟則。」雖然，是亦見幾乘時而作焉者也。予曩歲客居旅館，聞廬江胡右卿弼言巢阿速軍事稍詳。希顏未嘗言之，今說與右卿頗同。

南唐郭崇韜自以爲子儀後，是則希顏亦家之盛者歟？予未敢拂，姑然之而姑復之。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 群英詩會序

詩之不興也久矣！自三百篇以下，漢、魏、李唐諸大家各以詩鳴於時。迨夫宋，其聲寢微。及我元之興也，其音大而跨乎漢，超乎魏，軼乎李唐之上，猗歟盛哉！傳云：「詩言志。」又云：「詩可以興。」鯉趨而過庭，則曰：「學詩乎？」然則詩其可不興乎？興於詩，禮斯立矣。吾鄉諸友，遭群兇攘竊之餘，而復形諸咏歌，發其鏗鏘之音，宣其湮鬱之氣，和其性情之美，或登高臨深，或良辰美景，或悲憂愉逸，一於詩是寄。詩其將興乎？然而，詩之義有六：比、興、賦、風、雅、頌是已；詩之格有四：清、奇、古、怪是已。此舉其大略耳。予謂詩之病亦有六：澁、晦、俗、陋、淺、腐是已。而詩之要有二：圓活、工緻是已。噫！詩豈易言哉？舍是數者，而欲組織爲工，雕琢爲奇，吾未見其可也。自今厥後，凡咏物，工於律，它無所拘。詩成，繕寫成編，請延先達，以攷其工拙，諸友當勇進一頭地，雖未敢與漢、魏、李唐齊驅竝駕，亦不在衆人下矣。因目其編曰「群英詩會」，夫誰曰不可？

## 夏守謙詩集序

名大有

詩始於三百十一篇，孔子刪而正之，所以示政教、觀民風。世降俗偷，去古益遠，而詩之義不明。世之學詩者以組織爲工，以綺麗爲美，相與矜奇衒異，而詩之意益昧。噫！詩豈易言哉？晉魏以降，音律猶有可觀。迨李唐家，體有盛、晚之殊，舍杜陵奚取焉？近代有所謂臺閣、山林、江湖之詩，然臺閣諸老，有非唐人所可及者。如予所識金陵夏君守謙，溫然有容，蔚然有文，遭亂離之世，挈家西東，蹤跡靡定，與燕山李君彥高相友善，出處與俱。會予山中，出示平昔倡和詩一帙，有和平冲澹之意，無組織綺麗之弊，處流離顛沛中，凡窮愁、哀怨、艱難、險阻，一於詩是寄，其勤於用心，亦杜陵之意與？後之觀民風、務政教者，必有采於茲。三復是編，敬書以復。

## 松桂山房序

夫松，產於窮巖幽壑，上干雲霄，下蔽巨澗，凌風霜，虐雪雹，不以肥瘠而易其色，不以寒暑而剝其節，類士之有守與？古桂託根蟾窟，影拂列宿，霜雪不得侵，雨露不藉潤，婆娑伍昂，與太陰相爲明晦，類士之高邁與？二者，物之堅貞勁直，故有道之士於斯有取焉。星源方君彥默介乃行，厲乃

操，飄飄然有凌雲之志。結屋於棠谷先府君之別墅，扁曰「松桂山房」，耕讀自適，志存乎養母，敦尚古道，託松桂以逃名者。今太守閻公儀以隱士薦，申於禮部，出故山，汎大江，游乎舊都，觀鍾陵王氣，覽天下豪傑士，區區升斗，焉能爲君挽哉？昔太史公周游四方，歷覽山川、風土、人物，不如是，不足以發其隱幽、洩其情思，則嚮所謂堅貞勁直，終闕而不揚。唐韋微表爲御史，嘗云：「一班一級，不見滋味。將爲松菊主人，無愧元亮！」君往哉！歸而孝養之志不移，余亦曰無愧松桂也。進退之際，惟君審處。

### 時賢詠物詩序

作詩固難，詠物爲尤難。意貴乎含蓄，事貴乎槩括妥貼，迨乎不蹈襲、不塵俗、不堆積，斯爲善矣。而又欲句圓而意新，格高而語壯，知斯數者，可與言詩矣。然非才識兼備、氣局過人者，莫能造此。友人遜齋余君，暇日選名公大夫士善於狀物、槩括妥貼者凡三百餘首，題曰《時賢詠物》，皆縝密而工緻，且無半點塵俗，搜羅裒集，芟蕪剔蠹，其用心勤且公矣！似非老手，安能如是？矧後生晚進螢窗雪案之餘，誠能用心於此，槩括含蓄，發鏗鏘於金石，變塵腐爲清新，將不在人後矣。若夫寬閒寂寞，更倡迭和，或洩其奇怪，或吐其精嚴，謂非是編之功，吾不信也。予愛其選之精、集之廣，故序其端，爲詩家楷式。

## 林泉歸隱後序

明洪武七年〔一〕

悅中王君與予同年，月先於予，亦以肩隨之。蚤歲同筆研，比長，悅中試吏于宣，予以菲才去南紀，結知公卿大夫士，職冷校，上秋浦之南徐，游天台，不相見者輒一二十年。壬辰世變，後十有三年，邂逅郡城。一見，予薄德，以氣自負，時悅中典休陽邑幕。又十年，會于萬山堂，年各七十矣，髭鬢皓然，恍若隔世，且悲且喜，不圖爲世用，世亦非我用矣。握手出肺肝，語未竟，復示以詩卷，乃休陽秩滿時，士友繪《林泉歸隱圖》，賦詩以贈，以華其旋也。叙與詩，皆能道其實，而辭益壯。予曰：噫！夫仕而隱，見稱於後世，淵明是也，亦知時者。隱而仕，見誚於北山，周顒是也，不知時者。隱而不仕，召亦不起，若李勃、魏野之徒，今未見其人。雖然，典幕，微職也，掌六曹案牘，其輕重、出入、可否，當書決，從典幕始，其職不爲不重。予與悅中出處雖不同，蒼顏白髮，與夫心事，未始少異。茲退處林泉，日抱孫娛嬉，以槩書自適，以玩夫世之攘攘，其樂殆過於予。子曰克禮，辟府史，予雖未覲面，聞其人溫然有儀，知其爲善君子也。嗟夫！世之享厚祿、居大官，貿貿焉據高位而不知退，罔知民恤，辱身喪家，豈不大有惡於吾悅中矣哉？悅中居有司，以清素自持，家無餘貲，人多賢之。先大父曰本脩先生，世居嚴陵，嘗典教郡庠，因家焉。然則一邱一壑，予它日扣山靈，豈容專美？悅中一笑。（以上見清道光十八年舒啓恭等校刊本《貞素齋文集》卷二）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 表節詩冊序

邑西葛崇德氏，哭其母懿孺人許氏謝世，杜門讀《禮》，輒慘慘弗自勝。吾邑之士夫訊之，則曰：「自吾幼失吾父壽生公，賴吾母以撫育。今吾母繼沒，吾失所依矣，吾惡乎用吾情？吾嘗讀《蓼莪》之詩，若有當於吾心者。緬懷顧復，曷寫吾誠？而何慘慘之足云！」維時紀善程君聞遼府，錫「奉節堂」扁，祭酒宋公訥撰記。縣尹陳公昭以慈節褒之，縉紳各爲詩歌，以悼崇德氏之母，因以慰崇德氏。積久成帙，復請於余，叙之首簡。於戲！孝子一舉足不忘乎親，則夫崇德氏之母之逝，而何怪乎崇德氏之弗憚哉！夫人子慕親，根於天性，堯舜與涂人一也。自少艾、妻子、貨利、富貴日交於前，則慕親之念於是乎少替，而況逝者？其遯窮泉杳，隔釋其慕親之念者，天下相環也。崇德氏發軔儒林，異日當有民社之寄，而慕親之心終始不渝，崇德氏庶幾其孝者歟？想夫明發不寐，有懷慈親，臨溪流以攸居，陟青山而遐想，焉得諼草言樹之背，以釋崇德氏之慕之憂乎？噫！茲慕茲憂，固崇德氏之至情，而何釋之有？然一時之慕，人子之私；而立身揚名，以顯其親，則天下之公。儒林，賢才所萃，崇德氏得而友之，陶成之功，有非余所及知者。夫苟俟時出而行道，推慕親之念，以達諸天下，則一念之私，不顯而爲天下之公耶？雖然，顯其親矣，而思養弗逮乎親，此曾子不已於三釜之悲，子路不釋於負米之恨，則崇德氏之慕，亦有終身弗能釋



者。三復是冊，題曰「表節」，其尚有以識此哉！（清道光十八年舒啓恭等校刊本《貞素齋文集》卷二「補遺」）

### 星源周門二節婦歌序

周門二節婦者，竝歛人，一爲張氏，嫁星源周亨甫，一爲方氏，嫁亨甫從父弟子和，皆矢志撫孤，青年茹苦。予既爲之傳矣，復作此歌，以長言而嗟嘆之。

### 雞冠花歌序

小齋前有白雞冠數本，深秋昂首，如樓臺，如芝艸，如風翻旌幢，張弛異狀，如慶雲垂天，重疊獻奇，殆與菊爲交承者，愛而賦之。

### 續桃源行序

神仙之事見於史傳，非負夙緣者，不可企及。然或有遇者，晨、肇誤入天台山，因秦虐而去，殆不可知。去而有所遇，已自不凡。比其返也，子孫歷七世，天運移於晉矣。使當時不出山，仙凡何由而知？以《桃

源行《觀之》，則詆其誣。及讀陶淵明記，又若有可信者。予謂劉、阮入山不爲誤，而誤於出山，其俗根有未盡者歟？話柄未了，亦由此興。予感其事，拾其遺意，作《續桃源行》以釋之。

## 招軍行序

己亥冬十一月，立民兵萬戶府，招農家充軍，數餘七百。意猶未已，衣裝兵具，民皆苦之。乃作詩以記其事。

## 石馬行序

宋相楊沂中昔附檜和金，葬鍾山艸堂。左寺右廟俱廢，惟人馬羊石刻具在。歲丁未，營造宮室，石工碎之，人燬以充。余感其事，作《石馬行》。（以上見清道光二十九年舒正儀等校刊本《貞素齋家藏集》卷三）

## 悲姑蘇詩序

張九四者，高郵鹽徒也，黨甚衆。壬辰世變，據淮安、徐、濠、真、揚等州，後據平江，自僞曰成王。

十餘年間，富貴寵榮，亦云極矣。戊申圍城，知其將敗，以子女妻妾貯於樓，積薪焚之。九四被其軍伍禽而獻之，弦頸而死。（清道光二十九年舒正儀等校刊本《貞素齋家藏集》卷四）

## 黃氏族譜序

刻《黃氏族譜》 明洪武五年二月

洪武五年春二月望日，黃生克敬過我山居，袖出家譜若干卷，白余曰：「吾先世居湖廣麻城，解元珀公宋天聖己已知歙州，因家歙焉。二世祖貞公，宋熙寧三年進士，歷官東京光祿大夫。有曰元晟公者，紹興三十年進士，歷官知嚴州。有曰淵公者，淳祐九年應貢，出宰黟縣，詩禮相傳，不失世守。淵公之孫曰文四者，元大德甲辰自歙徙居績東，爲績著姓自公始。壬辰世變，譜牒殘於兵燹，所遺者圖系而已。每念至此，惻然於懷。苟不繫諸譜，則泯泯無傳，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乎？故自珀公而上，世代遐邇，不敢妄傳也；自珀公而下，派接明白，不敢不傳也。而於世系原流、墳墓處所、生歿年月、人事出處以至嫁娶名氏，區分類聚，哀爲一集。願爲我序，以傳子孫，使百世而下猶知可攷也。」予曰：「嗟乎！士生斯世，孝敬爲先。孝莫大於事親，敬莫先於修譜。譜斯著，則孝敬之心油然而生，祖宗如覲，孰有加於此哉？韓魏公云：『謹家牒而不忘乎先塋者，孝之大也。』雖然，國有史，所以紀興亡得失之由，載仁與不仁之跡；家有譜，所以示昭穆親疏之間，別總功遠邇之分。譜系之作，良有以也。老泉云：『服盡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視爲途人。然則親親之誼不幾於息

乎？『范文正公云：『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疏，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予觀二家之說，取舍之際，君子必有擇焉。』克敬躍然進而謝曰：「維也不敏，澤按《績谿志》，黃克敬號謙齋，洪武間召試天馬詩，官戶科給事，轉河南道監察御史。據此序，則當名維，而克敬其字也。志乘例皆書名，其殆以字行歟？惟范訓是遵。請書以爲黃氏譜序。」（清道光二十九年舒正儀等校刊本《貞素齋家藏集》「補遺」）

## 湘中曲引

湘中徐姓官淳原，偶以事逼，沉于井。其妻妾仍寓官所。鄰邑令，故人也，爲同鄉，昔同仕徐，陳，交甚稔。知其新寡，遣人邀之，遂至。往來數數，驩甚浹。置酒食，出肺肝語，乃求其妾，其妻諾之。將卜日締好，忽松蘿人求媒，不允，隱前議，託詞歸湘中。故人鬱鬱不樂。明日告行，攜酒饌送南門外，泣下，各不忍別去，若留情者。至中途，通松蘿人，以妾從黠令。故人聞之，悵悵若失。不兩月，事覺，坐金陵獄。噫！大丈夫居官若此者，豈斯人邪？墮婦人計者，往往有之。大抵好財與色者，比比皆是。彼以貪敗，此以色謀，相去何遠哉？俱謂之不仁可也。矧區區一婦人，藏機設計若此，匪妖則禍，爲丈夫者才識可見矣。黠令月餘徙袁，死江寧鎮。婦乃伶者，閱其事，作《湘中曲》。非欲傳于世也，抑亦厲風俗，并爲居官者戒。

## 節飲詩引

夫酒，適興而已，名曰「驩伯」，取其樂也。《詩》興眉壽之歌，《書》載沉酗之戒，皆不欲其過於飲也。故大禹之所惡，靖節之所止，莫非此意。雖然，宣其湮鬱，陶其和氣，非此生，其誰歟？於是賦《節飲》一章，惟諸公其斟酌之，幸毋曰寡情。

## 前山寺引

予自上田回山莊，過前山寺，訪秀山主，因登後隴。時雪初霽，見前村一帶人家，蒼松翠竹，殘白掩映，宛如畫圖中，惜不能呼起顧虎頭爲予着筆，乃爲之詩。（以上見清道光十八年舒啓恭等校刊本《貞素齋文集》卷五）

## 題清湘秋景

昔人云：「詩是有聲畫，畫是無聲詩。」善摹寫詩與畫者之辭。然一邱一壑出自肺腑，肆於筆端，

不自知其神也，矧瀟瀟洒洒，奇奇怪怪，非深得意趣之妙不可及。友人汪允中以《清湘圖》寄示，予觀滄江白石，茂林脩竹，彷彿昔客湘中時景。江澚小艇，坐紫衣，橫玉簫，嗚嗚怨訴，又不知誰氏子？豈意離亂後，覩此佳致！有聲二首，敬書以歸。（清道光十八年舒啓恭等校刊本《貞素齋文集》卷六）

### 送彭如山主簿詩序

今上皇帝潛邸時，如山偕朱克用隨侍廣西。及即位，克用除徽泰唐州保甲上副千戶，如山除太平縣尉，轉武岡路綏寧簿。因訪克用回，賦詩志別。（清道光十八年舒啓恭等校刊本《貞素齋文集》卷八）

### 滿江紅詞序

時雪快晴，苗民攻宣未克，往來郡邑間，擾攘尤甚。憲府移司於徽，視而不問。歎時事之靡寧，哀生民之塗炭，因賦此曲，兼柬邑令郭文質。（清道光十八年舒啓恭等校刊本《貞素齋文集》卷八）

# 全元文卷一六〇〇

舒 頤 三

## 跋隱龍上方家藏始祖河南王諱蕩唐誥後

明洪武三年

庚戌仲冬，予與男詢過自旌川，拜先祖山長府君墓。于時風霜淒楚，顧瞻徬徨，有不忍去意。於是取道出邑，由南十里邈迤度冰溪，踰小嶺，訪隱龍上方氏曰德卿，樸而愿，直而不華，兵戈後不相見者十餘年。子曰文偉，曰朝陽，洒落好賓客，有禮文，與予甚善。辱留信宿，出示家藏唐河南王諱蕩誥命，縑素雖破裂，銀鈎寶璽，粲然可觀，流傳子孫今三十世。王于順宗永貞元年拜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爵河南郡王，加神策軍金紫光祿大夫兼御史大夫、試殿中新野郡開國公，相則杜黃裳、張弘靖、裴度諸公所署，以時考之，距今五百七十七年，事已載旌川舊志矣。然稽諸史，則逸而不書，無乃與史官有隙，故不及與？胡爲宜書而不書也？然觀王之在朝，征河北，討淮西，其功烈不爲不盛；官封王爵，位極人臣，不爲不重，而一字不及於史，予竊疑之。當時職微祿薄、滑稽俳優之徒皆

得垂名策書，及其子孫，猶指而稱曰：「某吾祖也，某吾父也。」尚欲光耀後裔，思欲奮迅而作興之，況位高爵重，非常人可擬，胡爲而不書？或者謂其子孫綿邈今二十世，彬彬文物聚族一門，非有陰功厚德，曷如是久且盛哉？是雖不書，猶書也。然則文偉、朝陽與父念始祖之功勳，保誥命若金璧，歷五代及宋季兵戈之患，珍藏惟謹，弗墜先世德澤，爲世所稱道，是可嘉矣。較之趙簡子書竹簡以授二子者，爲何如哉？後之子孫覲於斯、思於斯，勉強問學，克文克武，繼河南之餘芳，爲江東之名裔，復見光其門、昌其族，庶無負珍藏之意。勗哉是圖！（清道光十八年舒啓恭等校刊本《貞素齋文集》卷三「補遺」）

### 讀汪康範先生行狀

元至正二十八年 明洪武元年

古君子見稱者，以六德六行論，文藝次之。遯世不耀，抱道而行，非古君子歟？伏讀康範先生汪公行實，或者惜其不見用於世，非也。志於道，不以利祿分，若曾、思二子，嘉言善行散諸經，先生哀而成書，非志道者然乎？奚其用？五世孫疇卿，經喪亂後，什襲弗墜，賢於伯魯矣。竹坡待制呂公述於前，宗家禮部尚書叔志公識於後，子孫保之。洪武戊申八月三日，里生舒頤敬跋。（清道光十八年舒啓恭等校刊本《貞素齋文集》卷三「補遺」）



## 跋相溪圖後

歸附初，省臺缺吏，用取諸有司。吾鄉以三人貢，子原胡氏其一焉。初，吏御史臺凡三載，發建寧，典興化幕，律身處事以平易聞。閱三十月，閩省理問所缺從事，聞有守，俾攝焉。屬邑簿贓敗，鞠實，罷，復昧其文，匿其過，而復其任。事覺，御史以失錯黜。何其幸耶？昔三人同貢，其二或僂或屯，俱以惡受禍，子原平昔以善著厥聲，以小失黜，豈非天相善人哉？然贊畫興化，予雖不獲見，今觀贈行詩及《相溪圖》，其友誼交情，概可見矣！雖然，子原游歷東南十餘稔，言辭之不遷，禮貌之不易，恂恂然平易人也。嗟乎！今之登仕版者，官無崇卑，一或小失，非僂則屯，極而不分，賢愚一致，可哀也！夫子原處邑末僚，復攝理司從事，能保厥身而歸，囊橐蕭然，覘其所守可見，較之他人，榮幸多矣。暇日披是圖，如見相溪之友，然則相溪之民，寧不爲子原思乎？

## 跋汪杏山北遊詩集

詩豈易言哉？古人於詩，凡憂思、愉逸、悲傷、愁嘆、怨憤、鬱悒、懷感、恐懼，不平於中，必形諸歌咏，所以宣其和、洩其思、成其音者也。暇日，仁齋汪君攜其三世叔祖杏山先生《北遊集》出示，繇

大江之東度淮、濟，入黃河，歷青、兗，達于燕、薊，其城郭之華侈，江山之壯麗，宮闕之雄奇，人物之都會，遍觀歷覽。士君子一出，偉矣哉！然予味其詩，皆鬱悒不平語。嗟乎！先生林泉邱壑之意深，而風雲湖海之志澹如也，授郡文學歸，以將仕終，僅存此集，惜其無傳焉。仁齋志之，示諸雲仍，于以見一代之文物也。

## 跋白雲文集後

作文固難，古文尤難。作文不效古，雖工無益。文所以載道，志於道，斯其所以爲難。漢之時，司馬遷、楊雄、班固、劉向皆擅古文，體製高辭，氣益充然者也。至唐，韓、柳文體三變，以去古未遠，故其氣渾然。迨夫宋，理學明而文不逮古多矣。此又關乎氣數然也。吾友仲實唐君碩學懿行，自南雄校官歸，罹世變故，隱居城南。文有《白雲集》，關鍵理致，雄偉雅健，飄飄然有凌雲之風。至其論議，浩瀚若長江大河，滔滔汨汨，莫知所止，蓋熟於文然也。先府君長孺先生嘗昇南軒書院，時頓嘗資講習。歸老，以鄉校致事，文章學問爲時所宗，仲實蓋得其家傳云。所謂充然渾然者，當不在漢唐下。詩尤高，豐縟清潤，有臺閣風度。昔仲實嘗賓烏古孫左丞館，訓其子弟。左丞公好賢下士，時公卿士出其門者甚多，所居所見，迥與人異。蓋作文非難，繇其昧所見，不得所傳，斯爲難也。予與仲實世忝斯文好，年稍長而學不及，惜不得朝夕求益，徒兀兀老山林下，辱示文集，情不能忘，

敬書以歸。

### 跋竹洲胡君行述後

至正十一年〔一〕

夫士之立身行道，期無愧而已。前廬州路儒學教授鄉先生竹洲胡君粹德碩行，建事使人。曩教鄉邑，相地創學，擇師訓生徒。後司浮梁教，充廩稍之不給，構巖宇之將墜，葺敝補罅，歸民田之久訟者百餘畝。教有方而養不輟，先生可謂急先務矣。至于施藥濟衆，辟途築堤，惠于人者尤博。當群兇擾攘，險難中而彼不爲害也，意造物者陰相之。天假之年，其事業必有可觀者。惜廬州之命下，而遽已焉，可悲也夫！先生歿垂三十年，當太定丙寅，邑士坤翁汪君哀其德之泯而無聞也，始述行實，櫛于家。至正辛卯，先生之孫樟得《行述》于坤翁之從姪疇書篋中。嗚呼！先生之出處，昭于前，晦于後，而復明於今日，蓋天之未喪斯文也，抑其立身行道無愧而致然也。先生葬富龍山之杉木塢樟，爲鑿池聚流，以畜其氣，術家有所謂風水者。昔杜羔失其先隴，詢諸父老，罔知者，館浮屠氏，悲泣追慕，忽覩柱烟煤中，彷彿有字，拂視之，乃父遺書，云：「吾子孫欲求吾墓，當于梁家問之。」遂詢梁，果得其處。予觀子茂訪遺書而得其祖之《行述》，豈偶然哉？館于巨室，資筆耕以營其祖隴事，雖與羔異，而孝敬追慕之心，亦可謂塵矣！予與子茂世忝姻好，稔知其詳，故歷叙其始末，俾乞銘于當道立言之君子，以賁其幽，而垂無窮焉。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 跋百馬圖內三牛

勇於戰者必以馬，力於田者必以牛。今馬百而牛僅三，豈以戰居多而力田者嘗少與？亦知世將用戰而然與？抑畫師當時吮豪運意，殆以是與？抑所謂風馬牛不相及者與？非予所知也。俟夫知者，予將扣兩端而問焉。（以上見清道光十八年舒啓恭等校刊本《貞素齋文集》卷三）

## 更名字說

吾鄉許子仁，名宗堯，昔從師所命，今齒益茂，性益敏，學不至於道，常惴惴懷慙，惟弗稱是懼。去古益遠，氣漓俗偷，懼莫能企及，乃名宗元，字子誠。然則誠與元意相背而義不諧，蓋若曰子善，於義爲近。是爲說曰：夫元，天地氤氳之氣，萬物根於是而生生無窮焉，爲萬善之長，爲四德之首。《易》曰「乾元」、「坤元」，所以見其大且至也。在四時爲春，在五常爲仁。今子知古之人不可企及，而元之理，其知之乎？予嘗攷夫古之人名與字，取義有順有背：若王衍字夷甫，柳宗元字子厚，於義則順；韓退之名愈，朱晦翁名熹，背乎義者也。苟不察此而茫洋私擬，吾恐爲市人捧腹。況元之功，

無一息不在穹壤間。子聰敏好學，究心夫陰陽家，且五行之氣行乎地中而知其休咎禍福，賦之於人而知其貧富貴賤，若燭照數計。苟推是以究夫天地之理、事物之情、吉凶悔吝之數、動靜消長之幾，又安有不善者乎？今之道，猶古之道也，弗思甚矣！或曰：「子善淳慤敦厚，類乎迂；默識淵深，類乎愚。」予曰：「不然。愚者，知之滯者也；迂者，通之隱者也。顏子之愚，司馬氏之迂，非達變知道者與？觀二子之行操，庶知予名子之不虚。」爲之銘曰：

六寓寰區，周流無拘。托根萬物，奉奉徐徐。斂華就實，吾身之適。守而勿失，庶可以符子之德。

### 猫不捕鼠說

至正十五年〔一〕

予家罹壬辰寇劫後，居無恒居。城北曹氏寓廨僅存，予往來假寓焉。草眠缶食，苟爾延息。迨至乙未時，事猶未靖，朝夕惕惕。暮則群鼠跳躍叫嘯，甚至不假寐。鄰媪畜狸奴，甚馴，假而歸之，時而食焉，將俾捕而寧寢。彼狸奴者饑於食，而不饑於鼠，鼠得以自恣嚙而無忌，作勞而無畏憚，狸奴若懵然。乃呼狸奴，而告諸：「汝食我食，同我居寓，群鼠跳躍叫嘯而無畏憚，亦莫汝捕，殆如昔永某氏食汝，何邪？吾將再假於它氏。」狸奴悅首，欲答而不能。乃因歎曰：「吾懼夫鼠竊，爲狸奴是託。茲不捕而恣鼠虐，豈惟負所託？汝亦竊耳；彼利其利而不利於物，與汝竊吾食而莫吾捕，奚其異？」乃即攜狸奴，歸于鄰媪。鄰媪笑而受之，予亦發一笑。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 瑞瓜說

莊畔小圃，地靡盈十丈。命童稚治畦，雜蔬及瓜。夏六月，長繚枯篠，袤五六尺許，蔓駢如掌生，首若雞冠，蠶蜒若青蚪。一蒂十花并開，而實者七，亭亭葦葦，可愛可愕。人奇之，以爲瑞。予亦異之。嗟乎！禾之異畝同穎，周以嘉稱；麥之一莖數穗，絳以瑞應。迨夫田中之麻、九野之黍，凡一花一草爲時瑞者，種種載方冊。茲瓜之異於常，詎非瑞乎？雖然，時乃不祥，瓜之瑞爲時而出，則其謂之瑞也宜哉！

## 祛邪說

鬼神之事，聖賢之所不論。非不論也，理不可詰也，經曰：「不語怪力亂神。」是也。由是觀之，杳冥茫昧，千變萬化，聖人且不可詰，況常人乎？張子曰：「鬼神，二氣之良能。」程子曰：「造化之迹。」斯說最妙，但未易窺測耳。能窺鬼神者，其惟智人乎？姻高仲江氏家世儒者，受父師之訓，讀書達時務，於性命禍福之說，亦嘗討論而推究之。吁！鬼神之情狀，其知之乎？抑究其所以然

乎？抑其中亦有所感而篤信之乎？說者謂施符水祛邪魔，捷如影響，斯道家者流。余孔子徒也，於鬼神之事，未嘗究心。夫學所以明理，杳冥茫昧，豈敢輕言之？暇日，仲江攜是卷過予，予嘉其聰敏而多能也，懼其惑而誣也，復憂其泥於誕而致沈也，作是說以貽之。

### 退思軒說

夫人之立大功、建大業，必本於思。思則明，明則不惑。凡發於心、施於作爲者，皆思也。傳曰：「二五事……思曰睿。」睿者，通其微也。又曰「慎思」，此誠之之日也，學而知也。曰「近思」，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仁之要道具焉。曰「思無邪」，統三百篇之義而言。均思也，特所指異耳。原夫心之所發，萬慮萬變，其要歸於正而已，思云乎哉？舜施君孟文昔從事都督耿公幕，訓練士卒，發謀出慮，時號奇兵。性度溫粹，質美而德懋，望之皎如玉樹然，識與不識咸稱爲寬厚長者。又喜爲詩文，日觴士友，相與倡和，鏗然有聲。僑寓紫陽山北，署其軒曰「退思」，表素志也。予曰：「君退而思，將一日三省如曾子乎？將謀猷畫計如孔明乎？將鎮國家、撫百姓如蕭何乎？不然，退矣，又何思？」經曰：「退思補過。」無乃思其所不及與？抑優游而思進與？」君曰：「不然。子言過矣！大丈夫生斯世，進則思竭誠以報國，退則思脩身以行其道。古者堯舜之治天下，思以仁民無怨；桀紂之治天下，思以暴民多議。就其如堯舜者，去其不如堯舜者，如斯而已。子所謂大功大業，奚出於是

哉？「予退而思，君之言悉矣，敢述其意，書而揭諸軒楣。」（以上見清道光十八年舒啓恭等校刊本《貞素齋文集》卷四）

## 交山說

明洪武五年七月〔一〕

或問：「山可交乎？」曰：「可。」復問：「奚爲而可？」曰：「昔者，龐德公居鹿門，不與荆守交而與山交，以耕藝自樂，與妻子相爲後先，樂其道也，樂與山爲侶也，終身樂而忘天下者也；至今名傳而不辱。周顒隱北山，友猿鶴，亦與山交。後應聘爲海鹽令，孔稚圭移文以嘲之，名亦傳，而遺誚於後世者也。李渤讀書少室，當時徵召不起，昌黎公嘗稱道之，名在辱不辱之間，亦傳於今，賴韓扶持之力也。夫達人隱士，非有王公大人、薦紳先生爲之推薦引援，則名不彰而位不充，李渤是也。赫赫一出，靡靡於時，不能立功立事，周顒是也。樂天知命，遯世無悶，德公是也。苟能察三子之行與志，則去就之幾決矣，交山之意解矣。志於龐，千載之下，未見其人；志周、志李者，世恐多其人。世道不古，民風日媮，進取亟亟惟恐後。時有可進之機，進而保全者何人？」問者曰：「時弗容，弗進弗取，退將奚處？」予曰：「噫！謀厥始，乃有終。昧厥謀，往弗利。」問者曰：「然。行將以是告夫交山山人。」予聞呂君養中端慤好義，整肅而能文，作是說以貽之。澤按：呂君，旌川人，先生曾爲作《交山記》，見前刊本。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 余生時行字說

樂平余舜欽氏讀《易》玩理，究堪輿之學，屢相地於績邑，不遠數百里，奉其祖妣與其父之柩，以藏其山艮，其向丁，其秀峙聳特，蓋有取焉。時未有子，嘗曰：「葬後當生英兒。」歲越四，果信。不忍舍墳墓去，遂買田而家焉。吁！其心亦勤矣，可謂神功矣。名其子曰艮英，字曰時行，蓋本諸艮之義也，請說於予。予嘗玩《易》至「艮」，其象爲山，取坤地隆上之義，陽自下升，極上而止也。彖則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然則豈終止而已耶？《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言山成而但少一簣耳。聖人則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雖然，其止其進，皆在我而不在彼。嗟夫！學者自強不息，緝熙光明，譬如爲山，虧一簣而遽止，未可也。猶學，致力究一理而未貫，未可也，必須日積月累，以進乎遠大明之域，造乎精微極至之地而後已。止不終止，故曰時行，是可以動而行也。是故審其幾而後動，驗其事而後行，體用兼該，動靜攸當，庶不負命字之意。若夫不審是非，不察去就，若涉大海而不知其源，茫茫然而不知所止，而曰海在是矣，豈理也哉？時行年將冠，嘗從予游，中人以上之資，進修之功未可止也。盍思夫嚴君送終佑後之屬勞，買田築室之誠心，抑且義方之訓不怠，宜拳拳服膺，必至

九仞而止可也，時行勉之！予亦以是期進於有成也，時行勉之！時戊申六月日撰。澤按：刊本載先生爲舜欽先生作《循善堂銘》，云：「肇初厥祖，家蕃銀峰」，自注「德興也」。而此又云「樂平」。攷元時饒州路所屬，有樂平州，有德興縣，皆析自三國時所置之樂安縣也。而德興東百里有樂平鄉，鄉有樂安故城。樂平州明降爲縣，其命名實由於德興所轄之樂平鄉，然則「銀峰」者指其縣而言，「樂平」者指其鄉而言，皆謂德興，非樂平州也。舜欽先生祖居殆德興縣樂平鄉歟？澤又按：戊申者，明高帝洪武元年也。

### 王道士號虛中說

天地一大虛也。天不虛，則萬物不生生，三光不明明。地不虛，則山岳不岑嶺，艸木不蕃植。江海不虛，則不納百川，鼃鼉蛟龍不居。故曰，虛所以求其實，虛者實之體，實者虛之末者也。中以虛，萬物得以儲。虛其中，品彙得以容。虛之義大矣哉！人心虛，燭萬理而不昧，應萬事而不襍。中非虛，與下愚俱。中其虛，弗污弗沮。聖人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斯道之體，與天地萬物爲一。今而曰虛，則用在其中矣。體用該而表裏應，斯吾之所謂道也。道友王虛中託迹老子教中，於葷酒絕，處身以潔，於法事熟閑，超乎倫行，於教門也，宜哉！予嘉其不混，作《虛中說》。澤按：王道士法名椿永，見先生《雲臺觀碑》。碑載刊本。（以上見清道光二十九年舒正儀等校刊本《貞素齋家藏集》卷一）

## 石印辨

至正十八年三月〔一〕

郡志載：「油潭石印，方平有文，其出沒係縣令廉否。宋蘇穎濱、崔正言宰邑時，嘗一見，後沉于沙。」世奇其說而傳之。予嘗怪而疑。戊戌春三月，縣令理君天章亦喜其事，拉予往觀，以究其實。比至，目其狀，癡焉頑精，橫卧溪澗，長五六尺許，高如其半，其色若鐵，皆積小石以成，磊砢錯愕，無甚奇者，則郡志與傳皆誣。甚矣！人之好怪也。嗟夫！自有天地，即有此石。有是縣，然後有令。令之貪廉者不知其幾，無乃蘇、崔廉而起石之靈耶？抑石素靈，知令之貪廉，而爲之出沒耶？石其有靈，繼蘇、崔者，果無其人乎？世有石知貪廉而時其出沒，則人不若甚矣，寧不愧乎？何其好怪而昧大理，又復符其說而筆之於志，識者詎庸信耶？唐柳柳州記零陵石鍾乳，刺史貪戾，邦人病且給；刺史明潔，宥人以乳復告。彼以給而此以誣，偶合一機耳。今有人聲譽洋洋在上，海內稱頌不置口，洎見不副于實者，往往若是，豈惟石哉？且豐其祿，巍巍在位，去茲不遠矣！予將火圖經，毀其石，絕其誣，使後之人無復疑。（清道光十八年舒啓恭等校刊本《貞素齋文集》卷三）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 全元文卷一六〇一

## 舒 嶼 四

### 大鄣山記

至正十五年〔一〕

浙水出大鄣山，見諸郡志。其山高數百丈，石如壁立，橫截溪洞，闊如高三之一。去邑五十里，東接唐昌，出天目山，南逾歙度睦，衍遠陂陀，會于錢唐。其源蓋出于茲。予生五十有二年，因避地，歷覽茲山之勝。西南由大塘上甘桃嶺，行數里，崎嶇确硤。過百丈巖，前曰屏風巖，兩巖對峙如相爾汝然。傍曰雲洞。巖之下，曰蒲蘆潭，其狀惟肖。上曰龍潭，皆深不可測，中有魚龍居焉。復去數里，皆蒼崖翠壁，雲林霧嶠。大石如削，鑿竅度足，架獨木爲橋，名曰險橋。匍匐而往，臨深跨絕，過者股慄，莫敢下視。稍弗謹，致殞厥命。度四十二灣，攀藤蘿，跨石磴，曲折紆迴，若斷若續，若見若隱，高若升雲，下若入阱，其寬可以容車，窄可立足。前曰陪坑，林木蒼鬱，石若屋覆。行者休息其下，雖盛暑，可以衣重褐。又度一嶺，曰瓦窰。上胡子坑，觀龍門泉噴噴不絕，雨暘致洪纖焉。山之

南曰湖田，相去五七里，廣數百畝，皆平衍無石。一庵，居有髮僧，仰四方布施。有田出蘆，可以爲簾。田之陰產菅草，可以爲席，人皆賴以資生。曰白鶴池，清泚可愛。由胡子坑尋源而上，又三四里，巨石橫澗嵌立，茶爐、藥研、丹井其上，皆天成自然，匪人力所致。旁有弈棋石，方平卓立，未知劉商輩曾着手否？又去數里，曰平墓，四山開闢，一望豁然。豈料窮谷中，坦夷如許！墓曰「天子」，世俗相傳，藐不可考。巖曰「通判」，亦不知何代人。曰雙峰，諸山之最高者，地理家謂之山祖，猶言發骨處。曰上郭，地稍亢曠，居者斷竹引泉，弗勞汲綆。上郭之外，曰爆竹坑，松篁間植，茅舍棋布，迤邐五七里。自西山出大嶺，北通石痕村。嶺之長，里之計十五，其地多寒，雖隆夏無蚊蠅，陰雲則雨。民居其間，無良田美池，種茶執粟，採藥椎蕨，以遂其生。無五味以戕其壽，無聲色以賊其性，風俗淳樸，率皆八九十歲人。嗟乎！昔聞鄣山之勝，擬欲一往，而不可得。茲因避地，獲遂所懷，惜不得暢情縱覽其間，搜羅遠代名人仙子勝迹以紀其實，又不得從容與其父老訴吾罹亂之苦，雖或觀其大概，終莫能暢然於懷。民之生也，天下治，無獄訟之憂，天下亂，無干戈之擾，樵山引泉，煮山中所有，以全其天，以終其年，如斯而已。迨乎時平事息，尚可携友讀書其間，以娛老境，山中猿鶴，毋曰生客。

## 遊石照記

明洪武四年五月〔一〕

績溪之東，涉湍瀨，踰坡陀，山行五六里，巨石嵌立崖谷間，巉然而高，瑩然而明，光洞然鑒人毛髮，爲一邑勝概。騷客逸士慕奇尚寂，不憚跋涉，資以遊觀者，必於是即焉。山迴路轉，荆榛翳如；崎嶇硤确，苔蘚積如；藤蘿交絡，澗泉涓如。直下一亭，少憩行客。抵北行數十步，老屋數椽，峰巒夾聳，午不見日。蘭若以石照得名，良有以也。世傳自李唐來已有之，二三衲子居其中，遠塵俗，處荒僻，林木蓊蔚，禽語相答，如聞鈞天之音。非性空悟寂，超然物外，不能一朝居也。住持曰悟心原，頗聰明，事修飾，不茹葷酒，稍稍異衆類。恒產雖不多，而困於征徭。時春雨稍霽，予與客徘徊其上，顧而慨曰：「自有天地，即有此石。光明瑩潔，妍媸必鑑，類性空歟？幽深闐絕，塵俗不染，類悟寂歟？俾滄粥跌坐，存想其所以爲石，所以光明者何？一旦豁然了悟，激澈本源，嚮之積翳，亦稍辟矣。原夫至頑者石，猶明明燭物，吾心匪石，本來之光明未昧，奚爲而弗若？慎思篤行，則三乘地位，一指點可到。斯理具在，豈石能照我，吾心亦能照石？」悟乃弗答。俄而天風泠然，聲振萬壑，芒芴若幻化而升寥廓也。

〔一〕據文淵閣四庫本《新安文獻志》卷一六《遊石照記》標註。

## 綠照亭記

明洪武十年〔一〕

忠烈廟既成，乃具牲醴祭享，神人協和，以燕以樂。酒半，唐侯彥昭欣然謂衆曰：「聞昔有亭曰『綠照』，俯臨大溪，凡遊觀者咸於是憩。士大夫之來，或燕飲咏歌其上，觀山川之雄、景物之勝，亦興起而樂焉。茲廟庭適成，斯亭不可不構。功虧一簣，奚以美稱？」衆曰：「諾。」不日而亭告成。梁棟榱桷，樸堅是尚，弗侈弗隘，於遊觀也始稱。於是復置酒其上，以酬其工。惟時東皇謝事，節屆麥秋，時雨乍霽，旭日曛曛，嘉木菀茂，翠陰拂簷，環流湛深，虛潭澄碧，群山隱約於几席之外，萬綠移照於尊壘之間，黃鳥交交，遊魚隊隊，令人意緒翛然，心與景會，物我兩忘，若飛仙之遊浮邱也。迨其夕陽墜，晚烟起，漁歌樵唱，互答迭響，丹青滿目，煥然天成，彷彿王維之寓輞川也。於是衆復執爵謝曰：「廟與亭苟完矣，非侯之力，不如是之壯觀也。神其貺之！」侯曰：「不然。非予之功，諸公相與扶持之力，神明默相惟多。今四方息兵革之聲，朝廷無事，幸得與諸公優游而樂於此亭者，聖天子之賜也。」或曰：「水可以鑿形，不能鑿人之心。侯心如水，清澈不撓，物至無遁，妍媸畢照。然則治民之暇，又能事神，以成厥功，亦政之善也。夫他日立大功，爲國家梁棟，以福天下民，思慕不忘，亦將如神之百千世而悠久也。」侯掀髯一笑，曰：「毋予期！子姑去。」迂老舒頤獲陪斯燕，慶其事功之成，乃爲之歌曰：登源之東，神明之宮。溪環清流，不激不衝。新亭翼翼，庇于椅桐。參天蔽日，蒼翠重

重。昔扁鵲照，今成厥功。我侯所創兮靡有他，址不可廢兮飛薨我峩。騷人墨客兮來遊來歌，長篇短調兮若奏雲和。魚川泳而鳥雲飛兮清陰婆娑，前村煙雨兮樵笠漁蓑。青黃接畝兮高下麥禾，政化所及兮於理則那。聲諸詩兮紀侯來過，勒豐碑兮永矢弗磨。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 五松亭記

雲臺觀舊在邑西，地陋屋老，羽流僅三二人。道士王虛中憂其居，其徒與教寢微，施吾家秀野之隙地而栖焉。先，山門成，門之西創亭一間，去華就易，以憩遊觀。亭之前，有松五本，亭亭若蓋，列坐可十餘人，因以「五松」扁。納崕嶮於几席，俯闐闐於睫目。凡朔望，邑僚吏祝聖人壽，必於是焉至。坐五松之下，綠陰滿床，涼颼洒面，神怡神曠，若登瀛州而跨玄圃。及其清聲灘颯，毛髮竦立，若風雨乍至而起乎無涯。俄焉疊韻接響，馮凌太虛，又若游雲霄而聳鈞天之樂。迨夫雨晴雲斂，蛟龍蟠而鱗甲迸，鬱鬱蒼蒼，可觀可愛。或圍棋，或煮茗，淡乎方外而澹乎世味，此樂未易與俗人道也。夫松，非異木也，林麓山谷，巖壑之間，樵牧以傷其生，牛羊以殘其蘖，未若茲植，日接乎清虛之士，時聞乎鐘磬之音，豈非松之遭與？嗟乎！向之所謂微，今則衆且闐矣；向之陋與老，今則



勝而免然矣！余嘗慕老氏教，而未探其竅以觀其妙，孰能服松華，咀松苓，乘元氣而上升，保元精以延脩齡，吾將與爲徒。虛中曰：「然。」遂書之。

### 一 清堂記

至正十八年三月〔一〕

夫清天地之元氣，網網緼緼，渾渾淪淪。周流穹壤間，無一息停者，其惟元氣乎？其扶輿絢麗湛然者，未始不清，及其晦冥變化，則有時而濁矣。績，唐歛之華陽鎮，鄆水出其東，入淞江，潄于海，其清之源乎？前江淮知府理侯，當艱危之際，出處未嘗關于心，來宰吾邑。民樸而事不繁，官安而吏多暇，下車初，辟草莽，去瓦礫，卹孤閔幼，政明弊革，不數月間，百廢具舉。明年，築堂於寓舍之隙，爲燕息之所，扁曰「一清」，將如水之源乎？將體天地之自然者乎？侯，高昌人也，聰明剛果，識見超卓，奇勛懋德，不可指計。仕於南國，歷年多，於世事靡不通曉。見世之汨泥揚波者衆，懼辱於己，乃棄大府，而僻壤是依。潔身治事，若甚宜之。時方勞鞍馬於矢石，疲甲兵於戰爭，而侯扁堂曰「清」，即侯之心可見矣。居官而守此，則身可保矣；以之治國，則天下可保矣。或曰：「黃河清，天下太平。」予耄，恐弗及見也。昔者伯夷耻食周粟，死于首陽，孔子稱之，而孟氏僅許以清。陳文子潔身去亂，然未見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無所累，夫子亦以清許之。然則君子言行之際，不可不慎。及其風辰月夕，洞開八窗，則乾坤之清氣與我爲一體。青青蒲畦，間植花木，則眼底之清意具物之

中，又與自家意思何異？若夫投壺咏歌，賦詩飲酒，則有賓客之清話存焉。侯愕然曰：「予之所扁，意有所在。子之所論，包天地萬物，善則善矣，而猶未也。復有所思乎？」予矍然曰：「源清，則流清。今侯之心清、政清，惟冀元氣之清耳。源苟渾渾，流將焉救？」侯笑而不答。是爲記。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 無名齋記

蓋聞老氏之道，有物有名。有名，後天而立；無名，先天而生。予生有名之後，泝探無名之先，不亦難乎？然默而思之，竟不知無名何物也。若以物論之，則物於物，非無名也，近於不生不化之說矣。若以無物論之，則曰虛曰無，亦非也，近於荒唐不根之論矣。蓋無名者，不可以淺近而窺，不可以粗俗而度，是蓋無聲無臭，類乎有聲有臭矣，無象無形，超於有象有形矣。先天地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老氏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佛氏因之，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二氏又將無名以物言之，可乎？吁！無名之義大矣哉！一字以蔽之，曰「道」而已矣。今吾友戴公仲德以「無名齋」扁之，蓋有得於是歟？公之生，稟山川之秀，而鍾一氣之妙，能存心養性，不爲物欲所誘，不以利祿動心，其有得於自然之妙與？故曰：無名者，道也。予特

因是以記之。

## 謙齋記

晚進之士，知學之可以立身，識時務，不苟進，甘澹泊，不爲私欲動，非有卓然之見，其孰能如是乎？市東黃克敬氏，年富才贍，與其兄克明、弟克文孜孜矻矻，日與講肄，窺其涯涘，將升堂而入室。講肄之所，以「謙齋」揭，卑以自牧之意，藹然可見。《易》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夫《易》，四聖人之全書。六十四卦，謙六爻俱吉，以一陽處五陰之中，陽微陰盛，一剛不能制群柔，非謙，其何以處之？雖然，君子有是德，始雖卑而終益尊，始雖晦而終益明，故曰「有終」，此謙之象也。然則謙迺君子之盛德，與顏閔之侃侃誾誾，夫子之申申夭夭，其亦謙之意歟？漢張良遇老人於道，履墮圮，命進履。良進，老人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凡三遇，出書一編，曰：「後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下黃石，即我也。」良之謙乃爾，所以成漢之大功。周之時，魏子擊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不爲禮。子擊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爾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夫士貧賤，言不用則行，不合則納履而去，安往而不遇貧賤哉？」斯言也，詔子擊而深讓之，惜猶未悟。噫！寧不知子方父執歟？師歟？倨不爲禮，理之當歟？以師弟子言之，似不爲過。由是論之，子擊之問非禮也。然則二子之遇不遇，

在謙不謙之間耳，克敬宜審之。矧於四聖人之書，加之以涵泳，進之以德業，融會貫通，於剝復運靜，悔吝吉凶，機微易簡，莫不洞然於心胸矣。余嘉其識時務，知進學，而不淆於俗，故遂記之。

### 蔓青樓記

昔任昉稱新安大好山水，然山水之勝，莫勝於婺源。予聞鳳游山去婺源八九十里，山水爲尤勝，夙嘗慕焉。惜無事，不得一造其間，以償所願。邑校方君彥默謂予曰：「子知夫鳳游山之勝，詎知夫世家因勝而居者？」曰：「汪氏端慤達時變，好文而守禮，人品不凡。賓朋過從，饋餉餞贖之禮日不絕。子弟修讀，彬彬然守家法，不爲綺靡所放。當兵戈擾攘之際，里中獷狠糾叛者蠶起，蒼頭弑主，惡少殺人，掠財畜，燬室廬，戮綱紀，恬不爲怪。惟汪氏素以仁義服人，而人亦莫敢以凶暴犯。蓋平昔以善及人，小大賴以安，卒保守以禍免者，汪之力也。大軍至，主將命部領鄉義，一時號曰總管。駙馬子敬王公時領兵鎮婺源，甚寵愛之。兵日以消，時日以寧。汪乃退處于山之陽，擇勝築樓，軒窗豁如，焚香讀書，蔥菁藹如。平挹朝紫，遠分夕翠，蔚蔚巖岫，浮浮爽氣，若造化者攝奇偉，排怪特，獻於茲樓也，因題曰『蔓青』。夫蔓，訓滋也，延也，言山色若黛綠然，滋蔓延繞，綿亘不絕，以助茲樓之勝也。汪氏世居其中，子孫歷千百世，亦猶此山云耳。夫然後仁以居之，義以行之，禮以成之，信以守之，庶斯樓之勝與山俱也。任公之稱，豈欺我哉？」彥默曰：「然。」遂書以遺之，俾歸而鑱諸石。

汪氏名綱，字彥溫。叔父伯恭，前朝嘗爲甘肅柔遠州巡檢云。

### 秀巖雲逸記

鞏山之北，有隱君子曰秀巖，長身瘦竦，雅操厲行，昂昂若野鶴然。年逾七袞，如五六十人。業神農術，藥病疾，濟夭死，貧富不以利賄較，抱疾者日踵門相接。辨色察脉，曰某病可治，某病不可治，越數日，一一如其言。信乎，醫之良者與？家雖貧，汛埽一室，異夫厚積者之爲。至於適夫趣者，細蒲香草，佳菊矮桃；攝夫生者，黃精白朮，椒實芎藭。葳蕤交加，婀娜庭檻，以造物者爲引年之資，翛然物外，不以得喪累其心，見者咸以爲神仙之居。自號曰「秀巖雲逸」，寓物適情，表夫隱居之意以自樂耳。夫雲，動也；巖，靜也。合動靜之機，以處肥遯，何適不可？況乃鞏山峙其陽，吳山背其陰，峰巒攢列，蒼翠萬狀，門枕清流，雲疊遠岫，接於耳者潺潺然，浮于目者靄靄然，林影絢綠，天光湛碧，獻奇納秀，飛動几席，不可悉名。於斯時也，爐篆騰，茶烟息，怡神養氣，默坐忘慮，不知天地之寓我，我之寓天地也。嗟夫！閒居自適者，樂天知命者也；守志厲行者，仁人君子之盛德也；知疾病死生者，醫師之良也；不爲濁世所汨者，超世拔俗之士也。予嘗敬慕焉。後漢韓伯休藥不二價，恒懼人知，忽一女子呼姓名，輒遯去。秀巖翁居鞏山之陰，不入城市，以逸自處，遯世以終其身，抑亦伯休之徒與？予故樂道而記之。翁姓汪，名詢，字子文，先世爲儒家。

## 交山記

明洪武五年七月

壬子秋七月，余偕弟士謙過旌川，拜埽祖隴畢，訪呂君養中于邑庠。假榻西齋，挑燈夜話，論議古今人物得失，若燭照數計然，情甚歡洽。出示交山詩，卷甚富，一時名公卿題詠甚壯麗。且曰：「予世居上涇交山，金鼇峙其北，黃山拱其左，巖巒拱揖，烟霏吐吞，態度萬千，若交契有情者，因揭以自號。況某託交於先生且久，願丐一語，幸毋吝。」予聞上涇呂氏自昔故家，族大而支蕃，于茲有年矣。子以「交山」號，寧無意乎？將薄世俗之澆漓，而與山交乎？將愛山交頸接吻而有情乎？抑謂世居茲山，思祖宗之德澤而不忘乎？將慕兩山若爾汝而嫵媚乎？將棄置遺俗，不與污濁混乎？意者心有所悟，趣有所得而然乎？苟非契合，則山自山，子自子矣，於斯焉奚取？今日子非茲山不交，山非吾子不友，然則交山之勝，子殆獨擅歟？抗塵走俗者，將不獲容迹於其間矣。「言未既，有客闖門，難予曰：「『交山』，隱者之號，將非與山爲徒，殆唾利祿，絕事功，與鹿豕遊，與木石爲偶者乎？」余曰：「不然。養中秀而達，主邑類，育英才，期於成效，亦期大用於世，豈膠於交山者哉？《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養中爲近之。子之言，何其固耶？」客不答，一笑而去。遂書以爲《交山記》。

## 聚賢亭記

陳氏之居蜀馬村，不知其幾世矣。村之東西，兩水合流，下注于溪。居環左右，皆陳姓，貧富雖不侔，無異姓居。好事者跨合流構亭一楹，渾堅樸素，廣丈餘，袤如之，揭以「聚賢」，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意。長至後三日，余過子周隱君家，群俊秀咸集于亭。子周屬予文之。或者以太邱擬之，余曰：「未也。夫賢者，有才德之稱，出類拔萃之謂。顏子、孟子，大賢也。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班固、劉向、劉歆之屬，唐之韓昌黎、柳儀曹、李觀、元結、皮日休、舒元興之徒；宋之盛，有周濂溪、邵康節、張南軒、橫渠、河南二程及吾鄉文公先生，皆以賢稱。古之人無太過人者，仁義存於心，道德蘊諸身，動靜出處，有儀有則，此所以爲賢，今人所不及也。若夫游焉，談詩書禮樂、孝悌忠信，化澆爲淳，斯善矣。息焉，詠歌情性，講明脩身、齊家，以至愛親、敬長，及乎治平之道，尤善矣。其或雜坐鋪餽，燕酣是圖，無稽之談，不急之察，里巷鄭衛之音，縱心悅耳，自謂快意，君子無取焉。司馬公云：『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厥後名譽益著，果如其言，賢乎哉！傳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又曰『見賢思齊』，登斯亭者，其亦有所思乎？」子周與予忝姻好，敬以是復。群俊秀苟不忘其先，志司馬之志，心先哲之心，黽勉自進，超超乎出類拔萃，人皆曰蜀陳多賢乎？其庶幾乎？迂老目擊盛族五世，故不以頌而以規。

## 適安堂記

明洪武九年

堂成，自題曰「適安」，詳見春坊汪仲魯銘與長史陳南賓叙，名士夫詩居多焉。

新安大好山水，延譽已久。其巖岫之特異，泉石之幽奇，惟吾績爲尤最。邑之北，重岡疊阜，逶迤蜿蜒，窈窕深邃，恍若盤谷，支分蟠螭，曰五龍嶺。依山負郭，林木蔚秀，絕喧囂，遠塵俗，吾家世有其居。壬辰兵戈蠱起，室廬劫燼，遂寓山北別墅。越二十有五年丙辰歲，季弟遜構數椽於故址，以蔽風雨，不華不飾，名其堂曰「適安」。余未知其所以安也。將建立事功，措諸社稷如磐石乎？將同流摸稜，冀幸免於世位之危乎？將棲遲偃仰，樂其四體而已乎？然則堂之名取諸韓子《贈李愿》文，則其安可知矣。若夫拄笏看山，開窗邀月，足以娛其朝夕。耕而穫，樵而且牧，圖史琴磬，森羅左右，客至觴詠，談論今古，言不及功利，其於勉修讀之功，明靜定之義，得之於心，則其安又可知也。嗟乎！愿之言，不遇時者之事也。起居無時，身則安矣，苟不遇之，則悶鬱抑熱，其中心顛危，展轉於寤寐，雖山林遠遁，亦惡能其爲安？是安其身不若安其心也。昔禹之治水，履欒於山，乘橈於泥，手足胼胝，過其門不暇以人，若心法之傳，則察之守之，復危於安。其不安其身，而有以安其心也較然矣！韓子之告愿，不及乎此，余於遜，誼重天倫也，豈敢概以事功望之哉？遇焉，不遇焉，無適而不自安，余將以之相期於吾弟也。於是乎書。



## 野航記

航之與舟，小大殊製，其所以濟川致遠則一。颿以麗乎檣，曠其御風也；柁以轄乎軸，制其旋波也；釘以附掣，所以鎮浮也；樓以望遠，所以防姦也。艚以捍濤，篷以覆雨，欲其堅固而縝密也。艚以蕩之，纜以維之，進止在我也。若篙工、槳師，慎擇乃任，則在子矣。于以實萬斛，于以浮大江，風濤汹涌，此身安然若坐密室。曹從善氏以「野航」號，將蓄其具，而置諸寬閒之野，寂寞之濱乎？將脩然遺世獨立乎？將飄飄湖海如鷗夷子乎？將薄斯世，避塵氛污濁乎？不然，奚夔絕若是？亦將友煙波釣徒乎？唐杜陵客成都，依嚴武，築草堂浣花潭上，題《南鄰》詩云：「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遇物適情，陶寫一時所見爾。子年益茂，詞辨博洽，遊歷南北，第恐斯航不久縻於山中。嗟乎！君子者，濟世之航，盍思而勉之？

## 仁知堂記

仁知堂者，甥馮樞所處之堂也。祖居馮村，臨孔道，脩竹華棟，殘于寇兵。垂二十年，遷于楊村，去祖居十餘里。新構數椽，方池嵌前，活水瀲灩流不絕。四山環繞，林木鬱茂，居者三二家，有似盤

谷，或曰似王官谷，類隱者之所居。予嘗造其所，愛其山水幽僻，題曰「仁知」。樞乃請文於予。若夫麗日遲遲，微風扇和，嫩綠嬌紅，眩耀巖谷，雖王維、韋偃復生，不易著筆。及其涼森淒淒，天高氣肅，萬物斂華，俗子遠迹，黃冠野衲絕交。於斯時也，臨清池可以觀遊魚，坐奇石可以對棋弈，況膏腴鱗次，近接目睫，名花佳果，第列左右，逍遙徜徉，足以自樂。樞之曾大父曰貞卿，以醫鳴于時。其父仁伯，婿予女弟，尤精於傷寒，前朝嘗爲郡醫學正，今三世矣。樞嘗云：「人生世間，若輕塵朝露，居諸易邁。苟不以清致自適，將與草木同腐。」於是擇曠處幽，臨清卜築，將如李愿、司空圖輩，棲身其間，以終餘生。予聞而喜之。然而盤谷託文於昌黎公以傳，王官構三休而名益著，惜予非韓擬，而甥之堂將如司空乎？夫志林泉則唾利祿，重道義則輕王公，難與鄙夫同日而語。噫！生乎亂世，遭乎不祥，東征西伐，徵斂靡有虛日，膠膠擾擾，弗獲時刻寧厥躬。乃得竊寸暇以樂夫山水，以償所願，非幸與？《易·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善固善矣，第恐時有弗容。昔人有善爲不龜手者，後封以土。雖然，鑿之爲業，療疲癯，濟夭死，種陰德，功用之博，茲非仁與？鑿者，意也，鑿形辨色，察夫脉之虛實，視其疾之可否而藥之，茲非知與？夫仁、知，聖人之事也。傳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甥黽學聖人之學，心岐黃之心，日究竟於是，躬行實踐，匪虛斯堂，則予名堂之意，亦不虛矣。甥勉乎哉！

## 乳溪道院記

明洪武六年十一月〔一〕

洪富山高數百丈，峙立於北。原委于東南，是爲乳溪。紆迴曲折又三二里，曰浣紗溪，世傳仙女織其上，邑因以名。乳溪之原，實自洪富出，郊曰乳邨，地稍稍平衍，群山環拱，林木秀鬱，龍虎森衛，融結之氣鍾焉。邑人胡慶雲佳城宅其中，家業日肥，因構屋十餘楹，榜曰「乳溪道院」，祀其先世，示不忘也。剝竹引泉，爲池爲亭；清流瀾瀾，以厨以溉。植以嘉木名花，春和景明，邑之人咸於是遊翫，殆山水之勝者與？慶雲之傳，至四世而孫始繁，曰彭、曰有、曰鼎、曰慶，咸克厥家。慶生二子：長應辰，次應祖。而彭乏嗣，復以應祖繼。比儉而理，富而潤，屋充，廣其膏腴，生意津津焉。應辰生仲文，次宗文；應祖生關弟，次關壽。家庭之間，怡怡愉愉，聯芳並秀，若芝蘭然，爲時所稱道，亦云盛矣。壬辰兵戈，道院就燬，祖父子謝世，仲文亦長往矣。惟宗文慨然念先世創業艱難，一旦邱墟，弗忍坐眛。乃與諸姪僉謀，薙荆榛，畚瓦礫，即其故址，募工伐木。始於十月冬，明年七月落成，爲屋凡若干楹，敞而不隘，樸而不華，復其舊而新是圖。窗開南山，爽氣勃勃，襲人杖策；東林鳥聲，嚶嚶悅耳。榮辱不知，黜陟不聞，誠隱者之居、奉先之室也。予因嘆曰：離亂後，富貴家子孫衣冠陵替，邱隴不守，甚至易主者有之，發其所藏者有之，斬斷者有之。悲夫！今胡氏子弟昌而榮，睦而義，僉謀以克成先志，亦可謂善繼者乎？夫仁人之心，根於天性之固有，及爲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苟

充足而罔思先世，今之罪人也。工師給功，不有譔述，何以勸於將來？予同里也，知其先世也稔，故歷叙而書之，并以告夫世之蚩蚩者，俾自厲。宗文將復請於當道大手筆，以耀其家，以永其傳云。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 埜耕堂記

大江之濱，長淮之瀆，有名郡曰和陽。山坡陀而地平衍，蜿蜒磅礴。鬱蔥之氣，融而爲雲霞，舒而爲五采，意其間必有英勇慷慨文武之士生焉，惜未遑一造，以償見聞。鎮撫謝公伯英實生其間。秋七月，以公事至邑，訪予衡門。衣冠楚楚，威儀棣棣，謙恭而和緩，雍容而禮文，不自知其爲將官也。以「埜耕」號，抑功名遂身退之意與？春雨一犁，玩以自適與？將假農業以謝軍政與？非知幾者，其孰能如是邪？舜之歷山，伊尹有莘之野，皆起於畊，垂名傳記，至于今稱道之。至正壬辰，兵戈蠱起，世運徂革。今聖天子聰明睿知，提孤兵度長江，網羅俊傑，十餘年間，奄有海宇。伯英出自將家，負文武長才，冒弓矢，攻城池，風餐露宿，與士卒同衣食，分勞苦。丁酉，戡定禍亂，衛國公鄧大夫崇委以鎮撫新安，爵忠顯校尉。今二十年餘，軍畏其威，民懷其惠，上下穆然，可謂得其心，得其衆，有道矣！較武之暇，淨掃一室，爲休息之所，揭「埜耕」二字於其楣。嘉賓萃止，或焚香觀畫，

雅歌投壺，或弈棋打馬，飲酒論詩，一日之間，盡一日之樂，視彼區區於利祿而罔知進退者，大不侔矣！今天下無事，息兵甲以事畎畝，善固善矣，第恐扶搖九萬，不容山麓久息也。伯英曰：「不然。吾不效堅白鳴久矣。瑛之高祖武功大夫，趙宋知濠州，以才能著，年遠罔記諱字。曾大父天祐，伯顏丞相下江南，以功授太中大夫、辰州路總管。祖文彪，善騎射，驍勇有才識，隨侍芒古歹丞相，除武德將軍，鎮守信揚管軍千戶。父致遠，襲祖爵，承事郎、永新州判官。兄程，襲武德職事，金華奕指揮。」嗟乎！一家之內，繼繼承承，簪笏蟬聯，可嘉也。夫伯英秉磅礴之氣，負英勇之才，以矢石汗馬之勞，一戎衣，位在六品列，紆銀衣緋，不爲不重矣。由祖宗積德百有餘年，歷三朝，子孫文武衣冠相繼，不爲不榮矣。以「桡畊」號，恬淡之意可見。《素書》云：「樂莫樂於知足。」鎮撫公有之。昔曹彬征蜀，不事殺伐，凱旋，舟中無他物，惟圖書而已。後三子皆領旄鉞。若夫後之雲來思祖宗積德，文武忠厚，食祿累朝，加之以勤慎，勉之以問學，將見謝氏顯榮，未易量也。鎮撫公與予交，非一日好也。徵文於予，聞其言而喜之，故并及之。

### 畫錦堂記

至正二十四年三月〔一〕

瀛川處士章運之，重建畫錦堂成。處士之世孫、寧國路同知麒麟，予表兄也，屬予文。記曰：按章氏家譜，運之，宋平章事郇國文簡公後，錢塘伯之孫也。文簡公居浦城，作畫錦堂于縣

南峰，刻仁宗賜詩，凡子孫登科仕宦者鏤名於此。南渡時，倉部員外郎遷昌化，亦多顯者：栩，主徽州婺源簿；樞，通議大夫；標，主信州玉山簿；樵，知處州；鑑，通奉大夫，爵錢塘伯；鑄，福建路轉運使；淳，淮東幹辦官；祖康，軍諮祭酒；祖邵，知浦江縣；頎之，桐陵縣主簿；運之，從仕郎。運之始遷瀛川，乃大其闔閭，以奉先祀，則仍取郇國故居之名，榜諸廳事，所謂禮不忘其本，示後世猶有考焉耳。瀛川狀若祥雲捧月，七星爲案。瀛巖北嶽屏嶂，南峙龍川，左遶瀛源，右旋東南山水，委靈輸秀，至是而極。章氏居之，陟降之際，上念祖德，毋或不虔。史稱文簡爲人莊重深厚，持守法度，在中書八年，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建邦啓土，今百幾十年。運之值兵戈倥傯，救死不贍之餘，乃能表揚之，天殆將復興章氏乎？寧國今以武功顯，爵秩蓋未艾也。消息之機存乎天，廢興之道存乎人。天固未嘗以其消而不息，人亦何能以其廢而不興？苟以其終之不能不廢也，遂輟而不興焉，是夜不必有晝，而天之貞也，亦不必復爲元矣。君子於此，亦惟順天道之消息，以盡力於人事之所當爲者耳。文簡公詩書之傳，輔相之業，其可復者，蓋不止一堂而已。運之積而未施，施而未竟，寧國當詔子孫，圖復其大者遠者，以不忝所生，則庶幾於此堂爲無負也。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 重建翠眉亭記

至正十八年十月〔二〕

邑之西，兩山如嫵，橫列左右，若眉黛然，故名亭「翠眉」，歲月邈不可考。宋元豐末，穎濱蘇文定公宰斯邑，登斯亭，思其故鄉，日吟嘯其上。甫半載，被召，留題三十六韻，而亭之名益彰，凡觀游者即茲以爲勝，今二百餘載。旁有觀曰「雲臺」，亭惟觀是依。至正壬辰，烽火四起，邑之室廬皆燬，觀與亭雖廢，景物猶有可觀者。迨甲午，道士王椿永遷觀于邑之北，遺其故基，無復議建者。丁酉秋，事變。八月，江淮知府理侯至，肇理邑事。會政繁斂擾，越明年，流逋甫歸，賦平事簡，乃舉墜興廢。侯慨然曰：「昔之翠眉，不知作於何人，穎濱至而名乃彰，豈非地以人而勝與？雖世殊事異，昔賢過化登覽之地，詎可湮沒耶？」復議再構，遂卜幽擇勝，得地于觀東。山川獻奇，闐闐下瞰，謂如嫵橫列者，昔賢登覽之意，可以復繼。於是乃垣乃墉，載塗載墜。工既告訖，民樂以嬉。亭成，爲堂三楹於其後，扁曰「溪山一覽」，祠文定公於其間，以邑大夫賢者配。歲時缺祀事，遂買田以畝計者二十有奇，租之人以石計者亦二十有奇，命椿永掌之，以充其費，且俾貯其餘爲葺亭之需。侯之圖存爲悠久計者，用心亦塵矣。然則亭之勝，視昔爲侈乎？梓潼峙其左，鞏山聳其右，烟巒霧岫，隱見太虛，溪流湫洄，清澈無垠。倚欄縱目，神馳思爽，若與造物者同遊乎寥廓。或曰：「亭可遷，而景不可移。」是大不然。苟不遷斯亭，則名與景俱湮沒無聞矣！若乃琴堂事畢，封篆退署，使客不來，邊亭罷武，

與客觴於茲，悠然而思，惕然而憂，曰：「方今兵革未息，民懷呻吟愁痛之聲，吾儕何幸，竊半日之樂，盍思夫轉呻吟於歡笑，化愁苦爲泰和？」此侯愛民之意，人有弗及者。昔柳柳州爲零陵令，薛存義記三亭，謂邑有游觀，亦爲政之具。今遷基構亭，繼前賢將墜之迹，果爲政之具與？復立屋買田，以供祀事，揭三十六詩於楣，殆過於薛矣。地以人勝，豈專美於前人？侯名思明，字天章，號曰徹恩，高昌人。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 文會亭記

明洪武二年〔一〕

文公先生祠成，後餘隙地，復構小亭一間，息焉以資講肄，游焉以抒情思，不雕不飾，去浮靡而儉素是尚。瓦代以茨，示簡樸也。岸纍以石，期弗崩也。中窪而爲池，昭清漣也。蒔蓮畜魚，取濂溪所愛而兼飛躍之義也。縣治相望，政教接也。絃歌琅琅，群英集也。四窗玲瓏，景豁如也。賢侯至止，勵進脩也。扁曰「文會」，本諸聖經也。禮讓進退，非所以事游觀、尚燕樂也。蓋將隆師友，博經籍，切磋琢磨，日求乎進益。而登斯堂，講明斯道，仰瞻貌像，則思學爲聖賢者，所學何事。退而憩斯亭，融仁義於方寸，視利祿於土苴，與造化游，與萬物一，然後翫扁之意得矣。苟規規於言語



文字間，而不究夫所以然，吾於二三子不取。雖然，其始未有亭也，斯亭之構自歐侯始，故爲文以志之。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 明理軒記

理一而已矣！貫萬事，統萬物，根於人心之固有，合乎天道之自然。一本萬殊，萬殊一本，莫非此理。雖然，理豈易言哉？欲明此理，非博學、審問、慎思不可也。六經昭如日月，統此理也；聖賢千言萬語，明此理也。是故，曰天、曰地，指形氣而言，曰性、曰命，是得形氣之靈者，皆從理中來，有此理，然後有此事與物。蓋理之初也，無終始，無內外，無小大精粗，無聲色之可求，無形迹之可喻。理已具，因事物而後著焉，明與不明，存乎人耳。《易》之六十四卦、《書》之九疇、《中庸》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明乎此，始可與言理矣。指一事一物，而曰理止於是，豈理也哉？里人許子仁，予表弟也，性聰明，識道理，築室于鄆山之陽，扁其軒曰「明理」，讀書其間。又心於地理之術，予懼夫泥於術也，乃爲記其軒如此云。

## 小盤谷記

予嘗謂：山水之勝，待人而重。輦山之陰，村曰小谷，去邑治僅五十里許，其山陂陀蜿蜒，起伏環繞，程氏世居其間，爲望族。履善之伯父曰無方，業岐黃術，活人惟恐後。其泉出山下，灑灑巡庭除鳴，清潔可濯。慕唐李愿所居，更名曰小盤谷，辱徵予文。昌黎公序盤谷之勝狀、隱顯之跡，詳且盡矣。歐陽公謂唐無文章，惟有昌黎序盤谷一篇，詎庸其間再一轉語，覺我形穢不思之甚與？然履善請之塵塵焉，敢默默弗以慰所請哉？予嘗謂山水之勝待人而重，小盤谷之記，宜屬之何人？今夫峰巒聳秀，峭拔巉岬，飛舞若龍鳳，馳驟若騏驎，曲如弓，折如規，秋氣含爽，夕陰凝碧，不可悉名山之勝也。至於淵澄潔清，渟滃洄洑，風行而紋縠生，月朗而奩鑑揭，茲水之勝也，猶有可狀者焉。及乎春雨初霽，奔川赴澗，如長虹掛空，如玉龍噴雪，如鳴琴，如濺珠，涓涓不息，汨汨不竭，茲又勝之奇者也。迨夫川上之逝與夫必觀其瀾，斯道體存焉，未易概論。吾意夫履善處承平之時，習紈綺之麗，友朋相過，詩酒殆無虛日，山水之慕，志恐未堅也。嗚呼！天道無知，惜與伯道同一慨。履善笑曰：「陶潛五子，昧文翰而墜休風；任昉四男，懵經術而替家業。有之與無，曠達之士所不論。子與予託姻好，知之深，何其寫予心事之真耶？谷之稱，非子文，其何以名？」遂記之。敢復爲之歌曰：谷之曲，子其卜築。谷之夷，浚以清池。谷之曠，草木茂暢。谷之深，窈而愔愔。盤于磅礴，烟霞漠

漠。巨石平削，枰列仙着。嗟谷之樂兮親戚故舊，日徜徉其間兮曰詩與酒。醉則譁今日月扁牖，笑且歌兮入無何有。何蝨斯之不平兮森門楣而擢秀，意造物之眷眷兮俾金石而爲壽。我佳城之伊邇兮龍虎左右，俯仰無怍兮視富貴如蒼狗，亘千百祀兮斯文不朽！

### 聽雨軒記

大凡物之接於耳目者，必心與物會，情與景融，然後詠歌生焉，吾德育焉。星源方伯鎮氏以「聽雨」名軒，從某而請誌于予。因記昔年客南紀，陪御史中丞迂軒趙公、伯庸馬公泊御史王公伯循休日坐忠塵樓，臨軒四顧，六代之江山隱然在目，英雄事業令人慨然遐想。或焚香而鼓琴，或罷琴而聽雨，溟濛霰霖，土膏回潤，葦葦萋萋，萬物芽茁。余乃支頤而聽，居清高而與物會，感萬化，育吾德，與天爲徒，此一時也。其後買舟東歸，由浙江寄情西湖，與二三友朋携樽湖上，歌姬侑觴。未幾，西山雨來，余乃倚篷而聽，浙瀝霽霽，點滴霍霍，荷香襲人，此又一時也。比叨京口冷校，登北固，坐狼石，與詩僧談論今古。俄而秋風颯然，陰雲四合，淋淋浪浪，乍至乍止。借禪房半榻，興王粲之思，動潘岳之悲，悽慘萬狀，此又一時也。及歸來山中，遭時搶攘，遂遁巖壑，斷雲苦雨，時相從於患難中，驚心駭目，則有憂思愁慮，情緒茫然，嚮之景融德育，遂昧昧矣。夫聽雨一也，特所居所止不同耳。降九天，澤下土，雨也；沛然下，勃然興，亦雨也。注而爲江爲海，斯雨之功用也。然則承平奢靡，罹禍

窮愁，皆耳目所經，夫然後參天地之造化，合萬化與吾德育者爲一，斯聽也，庶無負。雖然，前之所聽，乃予之獨，後之所聽，豈予所獨哉？彥默嘗撰述伯鎮行狀，乞銘於當道，囑文於予，且稱道其叔宗儀喜文辭，克承先君子之志，故輒書以貽之。（以上見清道光十八年舒啓恭等校刊本《貞素齋文集》卷一）

### 旌表饒義士記

自盜張淮汴，延及浙右，江東西若蝮隙防河，漸以決潰，遂不可禁。官軍所討，既克復起，於茲五稔矣。其始也，民狃恬平，牧守戎帥未嘗治兵事，城郭弗立，故得豨突以乘我。頃皆報敗，棄甲弗保。勃爲生兵以擊賊，復我亡邑，扞我有衆，傑然以義聞者，吾得一人焉，曰饒貴禮之。家寧國縣之西鄉，走徽道，凡使驛、賓客游謁之往來，悉給之飲食休宿，餞贈必以禮，而不憚煩也。由是，其名藉藉行路。禮之兄曰孟孫，年薄七十，炊爨一家，訢訢無外言。其叔父德隆、母舅方氏依以生，租賦之輸，召發之役，不及其子若孫，而桑梓之蔭其里之疲勩者，莫非義也。當至正壬辰，鄱陽、上饒陷，徽繼陷，叢山關險阻失守，直犯寧國縣，居人汹汹懼魚爛。禮之會父老子弟，與計曰：「吾里危旦夕，當傾財結壯，不徒保障我境，賊亦可討，以爲功也。」僉曰「善」。乃遣長子忠仁募兵，得五百人；次子忠義、忠禮各得二百人；季子忠允得百八十人。合鄉丁，爲五千人。助官軍力拒賊，復寧國。叙其功，饒氏爲多。於是，部使者版忠仁攝績溪令，而郡復完。出粟救荒，比上於行中書省，以聞於朝，乃錫書

曰：「旌表義士饒貴之門。」樹恒篆榜，赫弈耳目，所以叙其勞、褒其美者惟恐後，而推諸四海以爲勸，無不準也。嗚呼！義出於天而根於心，不能爲者，質之弗強而利害之私汨之也。使充是心於當爲，雖隕身塗腦，亦勇以前。矧吾邑吾民方陷不測，則鼓衆揃亂，自吾本然之心發之，固已氣壓逆壘矣。饒氏之父子兄弟，豈不磊落可書哉！故爲之記云。（民國二十五年《寧國縣志》卷一二「藝文志」中）

# 全元文卷一六〇二

舒 頤 五

復齋箴

爲林彥和作

客有號「復齋」者，學陰陽家，余未面。吾友王生彥高徵余文。箴曰：

陰陽至理，悉寓乎《易》。筮決吉凶，兆始于一。龍馬負圖，象數互立。六四乃陳，迭運駸駸。陰極于子，一陽來臨。於卦爲復，見天地心。務學探旨，有林氏子。研義文奧，蹟璇璣理。以「復」命齋，聖域可企。汲汲孜孜，無利於時。造化之妙，茲焉是推。朝夕黽勉，敬慎爾思。（清道光十八年舒啓恭等校刊本《貞素齋文集》卷四）

## 修德齋箴

爲程仲甯作

六德六行，詎容偏立。君子修身，莫先于德。德匪外求，貴乎自修。否焉日亡，聖人亦憂。行之于己，蘊之爲業。一念弗忘，希聖希哲。行違德喪，中心忸怩。所得既寡，放肆莫羈。於焉何如，修飾勿頗。孜孜不息，切磋琢磨。涓涓不已，終成江河。程生慕學，俯仰無作。陰功種德，三世豎藥。崇之進之，休禎繼作。（清道光二十九年舒正儀等校刊本《貞素齋家藏集》卷二）

## 惟善堂銘

郡守魏侯璋築室退處于城東，扁其燕寢曰「惟善」。乃爲銘曰：

楚國無寶，惟善爲寶。著之於經，允矣爲好。昭烈將終，遺言戒之。毋以善小，而弗爾爲。苟能善善，克己無倦。人欲既消，天理乃見。厥初降衷，至理渾然。所性一鑿，狂悖生焉。善乃天性，靡生厚薄。孟氏道善，荀卿道惡。善惡之際，處貴適中。況也小疵，軻言至公。嗟嗟後學，罔知所履。柔則不立，剛則無禮。頎頎魏侯，以善名齋。朝夕仰瞻，動作與偕。善行是果，善處在我。守此恂恂，戒彼不可。鷄鳴而起，乃舜之徒。中心勿遷，爲後之模。小子作銘，僭竊是告。敢告雲仍，善繼

芳躅。

## 循善堂銘

循善堂者，邑南余宗益之堂也。予嘗記之矣，復爲之銘，以致相期之意。銘曰：

肇初厥祖，家蕃銀峰。德興也。學貫經史，臚傳南宮。子作孫述，繼承可及。燁然令聞，式昭厥德。迨十一世，縣邈亨貞。有學有術，乃遷祖塋。楊溪秘閣，山水衍廓。遭世亂離，辛勤厝櫛。徽饒異邦，同此東江。吁丕休哉！碩大且龐。植以厚德，雲仍蟄蟄。三槐可徵，五桂可必。以啓其後，以光其先。小子作頌，以永其傳。

## 謙益齋銘

歙鮑尚文氏積學好古，扁其齋曰「謙益」，乃爲銘曰：

六十四卦，惟《謙》爲吉。內止外順，虛中以立。高而能下，卑而能屈。處卑而自尊，取退而自佚。屈已待物，恭己作則。有歙鮑氏，沉潛六籍。且讀且脩，齋曰「謙益」。精進不已，聖賢可及。我銘斯齋，勗爾令德。



## 松厓銘

董建中氏通儒術，論星數學，以「松厓」自號，徵予銘。銘曰：

形臞而清，質堅而貞。傲霜雪操，結歲寒盟。巖石坤厚，不騫不崩。屹立萬仞，載瞻載登。伊誰之好，託以高蹈。番易董生，松厓是號。談子平術，觀初庵星。參皇極奧，玩巫咸經。氣凌雲霄，根蟠大地。一朝良工，材用可致。彼炎我規，彼紛我恬。進退用舍，時乎我占。嗟嗟小子，安其所適。敬慎厥德，永保貞吉。

## 暮霞張氏譜銘

淮山峩峩，四興干戈。于濠于穎，精悍則那。元軍既潰，蘄水猖獗。民弗莫居，江右是涉。由昇之宣，莫知所止。若患創痍，愈療愈劓。迨夫龍鳳，四方小康。求田問舍，并州故鄉。營厝母氏，卜吉雲臺。坐亥向巽，山環水迴。蓄陰含陽，內鍾氣秀。降生英兒，自天之祐。舒城績溪，千里相望。子孫往來，奕世勿忘。艱難創業，亂世籌畫。辟地于茲，乃營安宅。德貴乎積，雲來乃昌。族貴有自，宗祊乃光。

## 成德堂銘

爲歙南畢時卿作

古之君子，樸焉以淳。受天之性，居焉以仁。澆風播惡，其性始鑿。禽類獸形，不自知覺。畢氏有子，積學著文。學古爲徒，有本有源。免然斯堂，扁曰「成德」。德貴乎成，德成行立，毋驕恃力。敬哉勗哉，永保貞吉。（以上見清道光十八年舒啓恭等校刊本《貞素齋文集》卷四）

## 武備樓銘

兵乃凶器，始自黃帝。戰于阪泉，後世相繼。有備無患，施以仁義。仁義既施，審國安危。曰唯武事，罔敢或墮。澤按：墮，許規切。戒飭嚴謹，杜漸防微。桓桓將軍，鎮遏邊鄙。攻守給功，訓練益美。兵戈甲冑，樓以貯只。惟時幕下，施君贊襄。決策發慮，才謀孔良。報捷奏凱，惟耿有光。樓曰武備，藏以待用。堂堂都督，爲國梁棟。賞罰用明，有擒有縱。皇風清平，蠻夷來貢。昔備今偃，敬作斯頌。澤按：先生《退思軒說》稱「昇州施君孟文從事都督耿公幕下，訓練士卒，發謀出慮，時號奇兵」，則此武備樓當爲耿都督所作，而其從事施孟文來乞銘於先生者也。《退思軒說》載刊本。

## 知非齋銘

非者，是之對也，二者常相反，而不相離。然非非之間，有是是存焉。或曰：「非矣，何是之有？」雖然，非則非矣，知之者眇。番易程元齡遭時危，遁于輦山之北，扁其居曰「知非」，將有悟于昔歟？爲之銘曰：

衆以爲是，己以爲非。是耶非耶，我心已知。衆以爲非，己以爲是。是非判然，寧不知己。昔之非者，今始覺焉。覺而弗改，伊誰之愆。尚慮弗及，一日三省。勿逆勿詐，于焉懍懍。孰構斯齋，靡尚丹堊。扁曰「知非」，感今悟昨。圖書錯雜，琴劍交陳。悟莊達陶，超然厥身。行慮以正，操履以直。我銘斯齋，庶昭厥德。

## 止善齋銘

人心虛靈，稟之于天。統領畢會，萬善具焉。乃明我德，復新民極。宿穢舊污，漸摩洗滌。必至于善，其道可幾。止其所止，聖賢可希。未至乎善，安可遽止？黽勉力行，嚴陵潘子。一網八目，爛然心胸。修齊治平，涵泳貫通。績學不已，思其絜矩。載瞻斯齋，慎勗厥美。

## 方寸堂銘

邑長舍里佛丁仲德公築堂於寓舍之東偏，爲延賓休息之所，守禦朱侯扁曰「方寸」，邑人舒頤爲之銘曰：

善惡未萌，天理渾然。嗜欲一動，是非播遷。由昧所守，違理逆天。甚至莫禁，執戈操鋌。內靜而正，不頗不偏。湛然止水，深乎如淵。仁愛及物，孰司其權。蔽公溺私，孰貽其愆。種善種惡，出乎心田。高門于公，奕世象賢。寶氏陰德，丹桂五傳。敬告心君，慎哉勉旃！

## 謙齋銘

江明遠氏扁所居曰「謙齋」，將以自號。祖母徐、母鮑俱年高康強，或者以爲侍奉之所，然頗乖于義，華陽舒頤乃爲之銘曰：

惟江氏子，齋以「謙」名。處己則善，待人以誠。或云奉親，名實違情。六十四卦，惟《謙》爲吉。君子履之，中心必式。令色足恭，內乖外容。抑抑循循，善保厥躬。巽順者詭，獷狷者庸。良恭儉讓，庶合乎中。熟《陳情表》，效江革孝。我銘斯齋，希子是蹈。（以上見清道光二十九年舒正儀等校刊本）

《貞素齋家藏集》卷二

### 題許公重二小像贊

水村人

長身玉立，奮威武於亂離；迨乎成平，恢廣大之鎡基。天我徐卿，固天命之所係；壽儼孔氏，亦世道之所希。

### 呂婦贊

至正十二年〔一〕

巖鎮呂竹坡左史之孫女諱嘉真，年十七適吳氏子，壬辰避寇黃山桃花潭，爲寇所殺。徵予文，爲之贊曰：

閨門四德，柔順居先。臨難不屈，出乎性天。群盜旁午，巖遯穴宿。彼惡少逢，死不受辱。年未及笄，聘歸於吳。志節凜凜，風化是都。左史裔孫，亞寶氏女。納歎受降，寧不愧汝？桃花潭上，聞者嘆嗟。我贊高風，嘉真永嘉。（以上見清道光十八年舒啓恭等校刊本《貞素齋文集》卷四）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 題章運之公像贊

宰相之裔，倉部之孫。威儀棣棣，衣冠恂恂。系傳建浦，派出古杭。築室登瀛，河澗羹墻。晝錦南峰，科第鐫名。高揭故扁，昭示雲仍。詩書紹往，禮義開來。故家喬木，再植再培。歷宋而元，歷元而明。世世亨德，典刑具存。顧瞻遺容，悚然屏息。繩繩後人，永嗣無斁。（清道光十八年舒啓恭等校刊本《貞素齋文集》卷四「補遺」）

## 楊鑒泉畫贊

楊鑒泉，善寫真，尤工于山水，取文公「半畝方塘一鑒開」之義。一日，過乳溪之上，寫朱將軍惟肖，其精緻匪時流可及，因爲之贊：

道寓諸人，有如此水。徧大地中，何往非是。承流則行，遇坎乃止。半畝方塘，鑒吾朱子。彼鑒伊何，洞達斯理。此鑒伊何，寓意而已。偉哉楊君，象形惟肖。彰施五彩，手目俱到。瞻彼清泠，載色載笑。混混晝夜，容光必照。靜以觀妙，動以觀要。不以色相求，是謂君子之深造。

### 墨鷓贊

蒼翎健翻，側目四顧。藏斂老拳，搏擊時露。噫！志在駕鵝鴻鵠，鸞鳩斥鷃焉足起柴爪之慕！

### 黃克明像贊

美頌碩大豐且腴，讀律蚤慕蕭曹俱。華裾照映紅芙蓉，時異利祿非良圖，田園作計歸來乎！

### 方彥敬像贊

彼美人兮巘之野，人言天子不得臣。世閒丹青空有色，誰能寫出商山春。鳳池暖回風解凍，國得一士九鼎重。畫史莫是天與能，羽儀髣髴君王夢。

姚仲明道士像贊

自號明一，壽三十九。

道貌腴，美髯須。悟俗愚，玄教趨。超物化，通玄虛。明一明，無爲無。友扶搖，安期俱。勿二三，迺是渠，良可吁！（以上見清道光二十九年舒正儀等校刊本《貞素齋家藏集》卷二）



# 全元文卷一六〇三

舒 頤 六

## 貞素先生自傳

華陽山中有一老翁，年踰七十，皓鬚炯瞳，自號「貞素先生」。性直率，守信不阿，亦無矜矜之色，王公大人見之，坦如也。喜爲文章，人求紀述，則欣然援筆，未嘗以事辭。稱人之善，必本於父兄師友。又喜歌詠，或古風長律，取意而足，不蹈襲，不求奇，務在理勝。三爲教官，遭時搶攘，遂退處教授私塾，名所居曰「貞素齋」。齋之前，植花木數本，四時紅白相繼，環以湘竹。良辰美景，邀親朋話舊，有酒酌數行，不强人過飲，蔬穀隨所有，陶陶然，油油然，不計家之有無。風清晝閒，或篆隸數章，意與筆悟，即快然自得。晚值清平，得沒餘齒，身之所處，綽有餘裕。星者云：「年當及大耋，不終偃蹇。」自謂死生有命，豈敢必其說？富貴福澤，皆不足爲吾心擾。晉有靖節翁，與予異世而同志也。贊曰：

無拔俗材，無軼世志，爲鄉里所耻。守貧樂道，靡驕靡傲，惟古則是蹈。田不及頃，荒頓大半，欲與富室等，何不量之甚耶？嗟乎！詩書之澤，至於五傳。子孫賢愚，一付於天。儒衣儒冠，將不繼乎先，予於是有憾焉！（清道光十八年舒啓恭等校刊本《貞素齋文集》卷首）

## 二節婦傳

華陽在新安郡北，當孔道，山多聳拔連亘。民生其間，率多峭直，至於婦人，亦皆守貞不二志。其一朱氏，適宣政鄉汪仲英。年二十喪所天，事舅姑以孝，稱鄉里間。生一子同文，撫育至於成人，延師訓誨，綽有父風。葺舊田廬，以給衣食，躬歷勤苦，克成厥家。至正間，嘗以孝節聞于朝。同文破產竭孝道，因世革，不果就。迨洪武來復，舉于御史，亦不報，年七十有餘矣。其一胡氏，適汪龍。年二十四，子芝孫年二歲，而龍喪。家微，其先隸於邑，辛勤鞠子。比長，置身伺縣中。年三十，以病卒。僅有一媳同甘苦，育諸孫。壬辰兵燹後，室廬既燬，家無餘資，亦守志不二。今年七旬有三，淒淒然，毳毼然，常著短布襦治家爲活云。貞素子曰：自兵戈離亂後，婦人守節者蓋不多見。曩予客金陵時，姑蘇破，軍卒虜一女子，云其父嘗爲吳郡吏，貌甚都，善作軟語，媚其卒，同過維揚會親戚，乃與合卺。舟渡江半，輒自沉，終不爲所污。此女子之守節者。然華陽居萬山中，二婦生長其間，非有聰慧之資，識見之異，其卓卓自守，不爲溷亂移易，可尚也夫！魏曹文叔妻令女，夏侯文寧之女。文

叔早死，無子，恐家必嫁己，乃斷髮爲信。後家果欲嫁之，以刀截兩耳。曹氏誅，文寧爲梁相，微使人風之，又以刀斷鼻。令女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予觀之，令女無子不嫁，毅然氣節，千古之下，直欲與日月同光。今二婦有子不嫁，理固然也，而較之優劣雖殊，然皆有烈丈夫志。嗚呼！世有食祿享榮，臨難遽易所守，甚至賣降恐後，反婦人女子之不若，何哉？世道不古，民風日偷，觀於此，寧無愧色？況事繫綱常，關風化，有非汎汎細故者比。予故牽聯書之，以警夫世之奸姪并失所守者少自省云。

### 三害傳

蚊、蠅、鼠三者，皆物之爲人害者也。較其害，鼠爲甚，蚊、蠅次之。當炎暑時，蚊與蠅黨結而得志，駢集而陣屯。尋臭逐香，沾其餘瀝，晝之爲害者，蠅也；伺隙巡罅，紛聚如轟雷，吮人之膏血，宵之爲害者，蚊也。鼠之害過斯二者：翻盆甕，嚙器皿，跳梁穿墉，莫分美惡，雖貧亦惡之。予謂蚊與蠅趨炎附勢而已，鼠則靈於二者，晝迺伏，宵迺出，物無妍媸，群壞而莫知顧忌，害尤甚者焉。嗟夫！世之害，豈斯三者而已哉？微而害物，私而害公，大而害天下國家，豈非斯類邪？予因有感，作《三害傳》。（以上見清道光十八年舒啓恭等校刊本《貞素齋文集》卷四）

## 邢孝子傳

明洪武二年〔一〕

孝子邢名珍，字楚寶，其先保定人，官弋陽，因家焉。母胡生珍十二年而喪。父少慈，稍忤意，輒箠楚。珍性嗜酒，人勸之飲，醉乃止。比長，痛母蚤逝，鞠育恩罔報，朝夕思念莫已，遂止酒絕葷，販賣經營，懷善果以報。數歲阬軍旅中，弗克如所願。年三十未娶，侍父官新安之績谿。又二年，營積白金三百餘兩，於修文鄉興福寺集僧衆，設水陸大齋會普度衆生，凡七晝夜，答四十八願，孺以乳灼，指以蠟燃，報三年乳哺愛，可謂孝矣！里之觀者千餘，莫不興慈悲心。至必齋供去，莫不太息惻然，起酬怙恃恩念。夜將半，具天人供，召十方菩薩，啓白所以然。力疲，倦欲困，冥冥中見母氏至，即號呼，痛哭聲絕，氣不甦踰時，衆皆驚異。齋畢，僧偕珍來，具述乃事，時己酉十月十五日也。澤按：己酉者，明高帝洪武二年也。其元年戊申，先生撰《三賢祠堂碑》，偁知縣歐困、縣丞邢倦，倦其即孝子之父歟？《績谿志·官司表》誤「邢倦」爲「惻倦」。《三賢祠堂碑》已錄入刊本。

貞素子曰：夫忠臣出孝子之門。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孝，況如來耶？灼孺燃指以報母，昔嘗聞之，未見其人也。不幸世罹兵難，爲人子者，德色於親者有之，墮飢寒者有之，瞋罽者有之，斯世道之不幸，亦教化之所未至歟？好偵財、私妻子者比比然。予觀珍諄諄然，誠有報母心。集緇侶，作善果，固常人之情。經營數年，涉風波險艱，罄所積，一旦爲佛設供，冥冥中見母氏至，嗚呼！斯

真實心所感而致然乎？抑佛之靈應而然乎？常人所難，而珍爲之若易易者，異常人之所難也，亦化人向善、盡孝之心也。向使知吾儒事親之道，必不如是之泥也。是故於佛也固芒芴，於報母誠也，可尚也。作《孝子傳》。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 星源周門二節婦張氏方氏合傳

明洪武九年八月〔二〕

張氏諱妙成，先世中原，徙居歙西。父良友，元杭州路田賦提舉司副提舉。母王氏。從兄珏，字伯玉，號中齋，內臺祇班；瑾，字仲美，號德齋，饒州路樂平州知州。張氏生於前辛亥，澤按：辛亥者，元武宗至大四年也。幼而聰慧異常，稍長，即知禮節。織紵組紃，學女工不怠。既笄，而嫁於星源周亨甫。亨甫爲江浙醫學副提舉，竹塹公之長嗣也，閥閱相尚。張氏相夫奉尊章，辛勤起家，鞠育二子德、智，家計遂充。姑章以天年終，喪服葬祭無違禮。居無何，夫亨甫患瘋疾，不幸己卯五月十三日卒。澤按：己卯者，元順帝後至元五年也。張氏時年二十有九，孀居絛然，銜哀茹苦，首如飛蓬，誓不再適。子長者甫六歲，幼者三歲。張氏治喪事，稱家有無，竭力爲之，雖傾貲不吝。唯務教育其子成人，庶承其家。周家世工方伎，夫卒子幼，未能紹其業，僅以小兒科南星膏市於門首，以資其生。柏

舟之節，守之彌堅，宗黨媿戚咸無閒言。夫之同父弟遠翔，誣以分家業不均，計之，使嫁而利其財，且曰：「嫂不及時，守二幼，復何所望？」張氏答曰：「汝兄既喪，家業所存幾何？況兩經隣火，俱爲煨燼無餘矣。所幸者僅有二子，不絕其嗣。且汝兄臨終時，囑之以守二子，既已許諾，安可食言？我之死靡佗而已！」其言甚厲，遠翔不敢復言。其勵志守節如此。縣有差役，張氏攜子具狀以聞，得例蒙優免。厥後二子成立，德字伯康，智字伯寧，俱有家室，克奉烝嘗，有子有孫，能養其志。春暉之報，天道殆不可誣。如張氏者，庶幾盡始終之義者哉！洪武庚戌二月三日，以疾終，壽六十歲。澤按：庚戌，明高帝洪武三年也。

方氏諱滿，世家新安。元建德路總管諱回，字萬里，號虛谷，其從祖也。父忠尚，母張氏。方氏生前癸丑，澤按：癸丑者，元仁宗皇慶二年也。長於令族，四德允全。年既逾笄，適星源周子和氏，諱闕，爲徽州路醫學提領澤民公之嗣子，亨甫公之從弟也。兩家崇尚禮義，家道裕如。丁丑七月六日，澤按：丁丑，後至元三年也。不幸夫子和以疾卒。方氏時年二十有五，茹哀煢煢。姑汪氏垂白在堂，子慶幼孤在室，方氏仰事俯育，以侍以養，備極艱辛，殆不異其夫之存也，閭里咸賢之。中遭隣火，家貧屢空，方氏處之晏然，僅以家傳治小兒南星膏市於門首。勤於紡織，以爲家計，守志逾堅。厥後慶既長，字德賢，娶而有子，克承其家，用娛晚節，以報春暉，亦可見天道之不誣矣！壬子，方氏行年六十，澤按：壬子，洪武五年也。一日，疾病，語慶曰：「而父蚤卒，吾勤苦勵志，鞠汝長成，所望汝不墜先業耳。吾今其死矣！」語畢而終。慶辟踊哭泣，頓絕復甦，遂以致疾，僅三日而繼亡。嗚呼！母爲

夫以死守節，子爲母以死送終，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貞素子曰：余寓郡萬山堂，適星源周生善禎奉尊人伯康翁之命，以張、方氏二節婦行實屬余傳。伯康爲言：張氏則其母，方氏其同堂之叔母也，皆以盛年喪夫，其矢心茹苦，堅守清貞，一門雙節，何其賢哉？是宜伯康父子哀慕無已、紀錄而不忘也。余媿非史筆，辭不獲，遂述爲二傳，以俟夫觀民風者采焉。洪武九年丙辰秋八月，天台山人舒頤撰。澤按：傳中「星源」字原本作「同里」，塗改爲「星源」。論中「星源」字係添注，原本無。據原本，則二節婦皆以歛人而嫁於歛者也，《徽州府志》亦繫二節婦於歛縣下，似原本爲是。然改之者或非無據，今姑仍之，而詳著其說，以俟後賢釐定。婺源縣亦名星源，此星源或係歛之邨名，未必即婺源縣也。題中「星源」字則澤所加，原本分爲二題，曰《節婦張氏傳》，曰《節婦方氏傳》，而方氏後系以論。然其語實合二節婦而論之，非專論方氏一人也，揆以《史》、《漢》義例，自應合爲一題。又「貞素子曰」四字，亦澤所加。（以上見清道光二十九年舒正儀等校刊本《貞素齋家藏集》卷一）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 雲山一懶翁姚先生璉行狀

刻《新安文獻志續編》

先生名璉，字叔器，晚號雲山一懶翁，歛之漁梁人。姓姚氏，秀夫公之四子也。性穎悟嗜學，博

通經史，有明體達用之才，所歷事功焯著。再命任吳江州教授，爲憲使蘭子房薦，改浙東閩使，閩帥移剽諸公咸重之，凡有疑難繁務，多從商決。復授中書樞密選委，設法招安海寇。金華有富民，以粳稻稽掌七郡錢糧，在閩，先生悉令兼領，遇有官民利病，聽議舉行。四明有土豪，造舟俾兇爲寇；金華有富民，以粳稻挾貸貧戶，三月用徵倍償，又責之不易，以徐而剝其左目。有司皆爲容延，先生即白閩使，追牘而懲治之。四明有通水渠爲強者湮占，致一道居民飲皆浸溷，爲病甚，即往治而通之。鄞縣鄉硯渚水灌田數千餘頃，歲久崩壞，田隨以荒，詣各鄉，諭率大家合併貲力，相與修築，不日事功畢就，自此田甬有年。民爲歌曰：「得斯飲，獲斯食。願我公，福無斁！」已而值內艱，服闋，受掌太平路教授，以廉能，爲平章卞顏公舉攝當塗縣事。時維寇逼境，爲率民義守險阻，謀保其地。寇聞之，輒怖愕退去。縣民叔姪以家財相訟不決，積有歲矣，即遣至庭下詰之，諭以大義，而復以古尺布斗粟曉之，民感其化，遂各以財相讓而退。未幾，紅巾爲亂，遇總兵董孟起舉赴征，參理運謀，隨軍克復餘杭等五縣，昱嶺等關，以功授昌化令。遞爲鄉井被戕，辭歸，且察其勢有不可爲者，遂屏歸山谷，以「雲山一懶翁」爲號，至有強之仕者，悉不應。生元大德五年辛丑五月二日，歿皇明洪武元年戊申三月廿九日，享年六十有八。娶定潭鄭氏，生大德八年甲辰七月六日，歿至正十三年癸巳四月十五日，享年五十。子男一某，女二。側室楊氏、呂氏。呂氏男二：思德、思文。楊氏男二：思義、思達；女一。卒，皆葬卅一都下邨，癸山丁向。（清道光二十九年舒正儀等校刊本《貞素齋家藏集》「補遺」）



### 蘇文定公祠碑

至正十八年十月〔二〕

吾邑之西隅，有亭曰「翠眉」，不知其何人作也。前則一小山對出，自亭而望，嫵然如眉，地勢平衍，林木蓊蔚。元豐末，蘇文定公爲縣，愛其幽清，時往遊焉，賦詩其上。公去而邑人思之，即亭爲祠。中更黨籍禁錮之餘，重以寇攘之厄，井邑蕩然，公之遺翰了無存者。紹興中，饒縣解一堂，名曰「景蘇」。後令曹訓刻公在績谿所爲詩三十六篇於石，而摹公像于亭。歲月寢久，棟宇弗支。淳熙十年，公曾孫秘閣脩撰諤爲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按行邑中，來拜祠下，出俸錢付縣吏修之，經久亦頽矣。至前江淮太守高昌答里麻識理侯天章，當艱危之際，出處未嘗關于心，來宰吾邑，下車初，詢父老曰：「吏斯土者孰賢？」僉曰：「眉山蘇公子由，爲吾邑之賢令也。」次日，謁于祠，嘆憾其剝落，輒出俸泉，固將及之。召頤作文，以爲之記。又明年，厥工告曰：「祠已成矣！」闕亭爲四楹，得家廟本，別繪公像於中。前爲軒楹，以面兩山；後爲便舍，以待遊者。以公之愛其處，規制仍舊，不敢侈也。夫公之名滿天下，而文章誦於四夷，功烈論議具載信史，豈須記而後傳？蓋績谿在巖邑間，公之爲令僅半載，而邑人至今乃不能忘，則其道德所加，必有樂施而民信者矣。雖然，公之對制策，當仁宗朝，已有敢言之氣，而幾見黜於有司。驅馳州縣，不得用於臺閣者踰二十年。迨東坡先生以詩得罪，公亦坐貶于筠，起廢而來績谿，則既五十矣。自是始還，曾不數年，任言責，司翰墨，以翊政路而登闕

下矣，則向之忌嫉於公而蹭蹬不偶者，未足爲公嘆也。昔公自蜀入京師，縱觀河山之雄、宮闕之壯，上書韓太尉，實自比司馬遷，欲求天下之奇聞壯觀，以激發其志氣，顧以一縣之微，一亭之小，耳目所寓，未厭而樂之，何哉？公嘗有言曰：「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其斯之謂歟？今理侯之政，惓惓慕公，徇民之思，以志於公所遊之地，則績谿者，殆公之桐鄉也。故頓撫民之謠，以爲祠神之章，俾歲時酌公而歌焉。其詞曰：「公之居兮岷峨西，懷欒城兮家貝茨，翠眉之山兮何足以嬉。公之來兮崑崙邱，大江注兮九河流，翠眉之水兮何足以遊。嗟公視於天壤兮等於浮漚，擾擾萬類兮是惟蜉蝣。撫茲百里兮曾何異於九州，剖折獄訟兮亦吾廟謀，不爲此棄兮詎爲彼留。金閨兮玉堂，調神鼎兮輔巖廊。朝臨乳水兮暮栖海康，榮枯貴賤兮公以爲常。藐祠庭兮山之左，杉千章兮竹萬箇。公之去來兮世莫可期，慘雲車兮斯人是思！」元至正戊戌冬十月癸酉日記。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 三賢堂碑

明洪武二年〔一〕

大明洪武紀元，四夷率服，中夏來貢，遠邇咸期於治。然匪教莫輔，於是禮宣聖廟如常儀，始創太師徽國文公朱先生祠。公生時，婺源居有井，白氣上騰者數日，故生而神靈，穎悟聰敏，特異能言。

時韋齋先生指上曰：「天也。」復問在上何物，先生奇之。幼從群兒戲，畫八卦沙上，以指示之。少長，厲志賢聖之學。年十九，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累遷知靜江潭州，轉兵部，拜直寶煥文閣侍講，致仕華文閣待制。明年，七十有一卒，贈中大夫。自登第，仕外凡九任，立朝僅四十日。於乎！道其難行也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改今封，諡曰文。外氏祝居紫陽，故得專祠。眎績默闕狀，前令茲邑者，欲作復輟，弗克就厥志。人事不齊，士氣恭默。適湘中歐困來莅政，慨言興舉，乃撫舊學遺址，去縣治踰百步許，以是年四月建堂，立像惟肖，以門弟子黃公幹、蔡公元定配。經營齋廡及門，甃石于墀，級階于庭，垣墉庖湢，丹雘塗堊，外內完美。禮飽於經術者爲弟子師，復構文會亭于後，爲師友講肄游息之所，面陽位亢，戶牖明豁，山光雲影飛動欄檻間，爲一邑壯觀。諸士躍然曰：「文教興乎？令知所本乎？」嗟乎！道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斯道無乎不在，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無非道也。三代已降，周公、孔子出，斯道始著。秦燔詩書，道幾於熄。漢興，董仲舒云「道之大原出於天」，當時倡爲似是。近世儒先方回以爲天出於道，學者善之。先生繼周、程、張、邵諸君子，擴聖賢未發之蘊奧，纘百世之絕學，六經四書仁義道德之說，子史百家傳志譔述之言，莫不竭其心，殫其慮，剔抉刮剝，窮天地事物之理，測鬼神造化之機，判古今得失之繇，論議卓然爲百世師，所謂衣被生靈，羽翊斯道，扶持世教，先生之功爲多，大有關於風化也。且夫邑有闕典，而令不知舉，責民鄙夷而不可化，是大不然。苟不教而責其不化，夫豈民之罪也哉？祠成，涓以秋仲舍菜。諸生感令之興舉，咸願刻石以頌。余亦嘉令崇道尚賢，於法宜書。然則爲忠爲孝，以之

相期於諸生也。同寅縣丞邢倦、典史蔣原禮贊其成功云。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 重建登源廟碑

明洪武十年四月〔一〕

登源廟者，越國汪公之神之祠也。公生而岐嶷，美髭髯，好武事，以勇俠聞。叔父寶歡爲隋將，深器之。當隋之季也，天下大亂，高祖起太原，受命有唐。公秉山川之雄，提三尺，奮不顧身，柄六郡，握萬衆，旗導旄指，悉聽號令。武德三年庚辰，潛遣其弟宣城長史鍊佛，走長安，申欵誠。明年九月甲子，奉表歸唐。高祖以制褒之，曰：「汪華往因離亂，保據州鄉，鎮靜一隅，以待寧晏。識機慕化，遠送欵誠。宜從褒寵，授以方牧。可使持節總管歙、宣、杭、睦、婺、饒六州諸軍事，歙州刺史，上柱國、越國公，食邑三千戶。」貞觀二年，入覲，授左衛白渠府總軍。十七年，改忠武將軍，行右衛積福庫折衝都尉。明年，太宗征遼，遷九宮留守。駕還，偉其功。二十三年，薨于長安，享年六十有四。永徽三年，歸葬歙之雲郎山。按事實，公四世祖叔舉，字鵬遠，宋武帝大明間爲軍司馬，年九十八卒，葬登嶺白楊坑。鵬遠生泰，泰生勳明。勳明生僧瑩，陳文帝天祐初，爲海寧令，遷郡長史，而公生焉。於戲！公負忠勇之氣，保塗炭之民，識天命之歸，達君臣之義，仁知兼該，威惠並至，宜其歿而爲神，

廟食百世，以祛疾癘，以福我民，可謂靈也矣！宋累追封至昭忠廣仁武神英聖王，廟錫忠烈。元改封昭忠廣仁武烈靈顯王，廟之廢興不知其幾，復燬于至正壬辰之亂。我朝龍興，奄有海寓，凡名山大川、忠臣烈士，祀典實嚴，神乃復唐舊封。洪武八年，許之長葛唐侯由宏州來令吾邑，甫期，政脩民化，邑以善治稱。越明年，夏秋之交，績、歛俱旱。侯即虔告祠下，甘澍輒應。是年，獨境內大稔，民咸曰：「耿耿，神之賜也，侯所致哉？」未幾，奉旨：「凡祀典，神祇廟宇，或敝或廢，咸一新之。」侯乃蠲潔，謁祠下致敬，環視高下，莽焉邱墟，遂惻然審諸耆老曰：「廟燬久不治，則毗祈日慢，禎祥弗降，實爲神羞。」於是無遠邇咸相與剪榛翳，畚瓦礫，度材惟奇，命工惟良，卜日惟吉，衆手並作。殿視舊規宏敞壯麗，鞏飛翼然，丹堊煥然，像貌巍然，群峰拱于前，一水環其下，林木蓊鬱，闕幽獻奇，真神明之居也！庶可揭虔妥靈。況水旱疾疫，有禱必應，生養休息，皆蒙廕庥。歷唐迄今七百餘歲，綿綿蒸嘗，是孰使之然邪？保障六郡，民不知兵，功孰大焉？奉籍受命，掃除姦兇，忠孰大焉？經曰「仁者必有勇」，又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神兼有之。昔周穆王得八駿西巡，樂而忘歸。徐偃王有朱弓赤矢之瑞，四方諸侯賓貢者三十六國，其後偃王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百姓從之者萬餘家。偃王卒，鑿石爲室以祀，至今香火不絕。漢祖之興，吳王芮以功封長沙。光武之起，公孫隗囂矜己饒知，卒至土崩。南越尉陀奉詔稱臣，黃屋、左纛。俱廟食百世，與公之於唐，功烈同其赫奕，當時之民，祀而祝之者惟恐弗及。況吾績邑實神明桑梓之邦，而登源又邱陵之勝者乎？宜其邦人思之愈久而愈不忘也。綠照亭在廟之東，俯瞰潭洞，虛敞高明，脩藤古木，遊鱗可觀，適足以滌煩慮、絕塵

想。侯皆新之。創始於是年十一月辛巳，明年四月，功既訖，士民大享於庭，欣然曰：「穹哉惟休！」乃相與請文，以勒諸石。唐侯名昊，字彥昭。主簿高彥誠，北平人。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 雲臺遷地重建碑

至正十四年〔一〕

雲臺觀者，方外之士所創之居也。肇於唐永泰初，其故址在縣南七里，每旦望，邑大夫必至，憚往返之勞也。宋寶慶三年改遷於邑西翠眉亭之左，蓋取便於近也，朝廷錫額「雲臺」。今百餘年，羽流二三徒，而其教寢微，相地者以爲山龍無氣，八風不停而致若是。作興之士再欲改創，而卒無其所，嘗以爲恨。皇帝即位十有一年，當至正辛卯，河南寇變，明年三月度江，四月突入徽境，燬城邑，而斯觀巋然獨存，梁棟崢嶸，窗戶零落，四顧蕭然，觀者一慨而已。又明年春二月，克復縣治。道士王虛中端愿而向道，絕茹飲，律守是恪，予嘗嘉之。一日，稽首於予，曰：「觀之不興，則其道幾絕。即欲遷創，擇艱吉良。願檀樾以秀野之地布施之。」予歎而應曰：「夫秀野，則頤之太祖母與太伯祖宋授忠義檢法千乙公之墓在焉，又豈敢棄而爲方外之居、清虛之道場乎？」虛中請不已，迹其心亦拳拳然，於是以西偏之隙地充之，廣凡若干丈，袤如廣。甲午五月，乃辟其地，剪其荆榛，撤其舊而遷

之。三清居其中，爲屋凡三楹；北居真武殿，亦爲屋三楹。工之計凡三千九百二十，緡之費凡三千八百有奇。外爲山門三楹。若垣墉，若廊，若方丈、庖，將次爲之。嗟夫！以方外之士，廩無擔石之積，囊乏分銖之資，一旦成就若此，豈易易哉？予孔子徒也，以仁義道德之說淑諸人，老氏之所謂「道德」云者，非吾所謂道德也，憫其教之將湮，乃施以是而俾輯之，非求福田利益也。求福田利益而施之，其如仁義何？後之爲其徒者，思其創之艱，能繼其業而興之，則予家之地，亦相傳於無窮也。虛中法名椿永，授集賢院檄云。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 曹溪庵碑

凡山水勝概，幽寂不與俗混，而得名者，一切爲佛刹庵宇所有。予年壯浪跡東南，凡奇絕勝概，幽寂深窈佳山水，莫不注意登覽，寄情其間。比歸老田里，追憶舊游，殆不可復。若曹溪庵，雖不甚宏敞，亦山水之小勝者歟？曩歲，老屋數椽，不蔽風日。壬辰燬于兵，榛莽不治，荒穢尤甚。舒太湖今安慶路善知識程善因辟地以處住持，辟草萊，薙荆棘，爲門爲堂，凡十數楹。左庖右漏，整然不紊，若有爲者之爲。額曰「曹溪蘭若」。脩清淨身，作如來供，日趺坐一榻，誦《華嚴》數卷，究竟身心，航

濟彼岸，斬絕內驚外視，規戒若虛，語者不佞。初，曹氏族盛，曰南坡，厚積而薄施，名所居之村曰曹村，庵曰曹溪，立祖禰木主其中，歲時祭祀，奉先思孝，禮也。因其姓而演其教，字焉而彰其功德，人焉而祀其香火，世殊事異，夢幻泡影，殆不我誣。今日蘭若，釋氏以爲閑靜處。世有託閑靜而混污濁、絕葷酒而不忘嗜慾者，於善知識，匪若也。雖然，太湖爲西淮名邑，司空山二祖道場在是，故人多慕嚮佛法，我巾大袖，頂包手錫走名山，師焉而不髡。善也子然度江，由宣之績，處患難而擇幽勝，構故址而新是圖，聳觀瞻於一鄉，異乎近世學佛者之爲也。梁天監初，僧智樂之韶之曹溪，聞其水香，掬嘗其味，云：「此水上流有勝地。去此百七十年，當有無上法寶演教。」六祖禪師出，果如其言。雖然，地分遠邇，而曹溪之名則一。後之人念其勤儉，嗣而葺之，俾鐙鐙相續，亦將如智樂所云，則善之勤也，庶無負。（以上見清道光十八年舒啓恭等校刊本《貞素齋文集》卷三）

### 故處士張君吉甫墓誌銘

代旌德縣尹劉性撰。性字粹衷，爲翰林待制。

至元丙子夏五月，績溪有布衣張吉甫以疾卒。於是，鄰邑與其邑之往來者交齎咨痛惜，相吊曰：「急誼豪雋之君子死矣！不可復見矣！」余未始識吉甫也，而其氏名逞逞熟吾耳，則必非庸衆者比。是年冬，吉甫之孤憲，應以其里儒胡相所述事狀來謁銘，曰：吉甫諱有常，幼名重五，姓張氏。曾大父寘，號拙翁，宋授江東提刑官。大父恢，魁漕貢進士。父騰光，宋太學生。吉甫年十二，志趣



超卓，氣貌深沉，提刑君見而奇之，曰：「是宜爲吾曾孫，必大吾門。」故吉甫自少讀經史，洞悟元貫，本末粲然，反己篤踐，不專見聞，然亦未嘗以自多也。既壯，去遊四方，益究覈人情物理，善趣時識變，而終不與人苟同，故無所遇合，而歸居鄉里。崇睦嫻之行，赴人之急，以唯諾聞。善築事之是非成敗，云後當然，已而果然。於卹孤養老，尤極隱惻周盡。每鄉校闕官，必攝事，葺舊起廢，造禮器服。士嘉其義，題其居曰「恒齋」。門無雜賓，惟邑大夫之間政暨秀民之講學者造焉。初，娶胡氏，無子。後娶章氏，子四人：憲、應、懋、慎；女四人。孫男七人。享年七十有三。墓在邑之西九都，曰葉里。憲、應之來謁也，禮甚莊，容甚戚，辭甚恭，余既辭謝不獲，則謂之曰：「余未始識而父也。然孝子之志，不可以末之遂也。矧曩者余識相也，相老人言，庶幾可徵。余觀古昔盛時，取賢斂材，于其不能文辭者，往往張其事，以激靡敝之習。求之於古，亡是也。而父既沒，子能頌頌致孝容，稱其服，知銘其先人之行，茲非道之行於家乎？鄉校者，公論之所出，不可壓以勢力，而父攝事，而長老子弟咸推服無異言，茲非德之孚於鄉乎？且號其讀書之所曰「恒」，則吉甫之學，有見於此。恒也者，德之平常而可久者也。世或稱吉甫爲急誼豪雋，此其本矣。銘以是其傳哉？」憲、應皆再拜稽顙，曰：「子誠爲知吾親者！」銘曰：

古風愔愔，以有恒心。世媮孔壬，浚之求深。展也張君，以恒不慳。于家于鄉，式昭德音。

績溪之陰，墓門有林。勿剪勿侵，嗣人之欽。（清道光十八年舒啓恭等校刊本《貞素齋文集》卷四）

## 普慧居士偈

有學佛氏者普慧，張其姓，短褐而絺巾，望之知其爲善知識也。慕空尚寂，於究竟殆未迢脫，欲俾人人解悟性根，通徹本源，見如來法身遍河沙世界，是心普矣，俾慧亦普，恐未也。夫人爲萬物之靈，稟賦有清濁之異。清者慧，而濁者否焉，烏乎而普？是故普慧者，佛氏之心也。予懼夫迷於近而遺乎本，乃作偈以解之：

厥初形始賦，慧性已云具。朗然萬光明，照耀靡內外。混混物欲中，昧目昧所見。至人性不移，不爲彼所汨。心有普慧心，了了長如是。每於靜處觀，皎若大明鏡。脫彼污濁途，超入清淨境。竟作如是觀，皈依悉解悟。（清道光十八年舒啓恭等校刊本《貞素齋文集》卷四）

# 全元文卷一六〇四

舒 頔 七

## 代作祭鄭知縣文

三存一。公名仲良，代子永壽作。

追念先考自干戈擾攘，出入軍旅中，涉獵艱險，凡二十餘年。遂丞武寧，閱兩考，有聲，復移宰績邑。循循治民，無疾言遽色，無苛虐用刑。遭時事之紛紜，託形氣於杳冥。嗚呼哀哉！去家千里，孤苦零丁。上有伯氏，白髮鬢髻；下有女兒，皆髻鬣而姪姪。孰知夫祿可以得名，而不足以保身？孰知夫勢可以及人，而天不假以脩齡！嗚呼哀哉！痛裂肝腸兮老幼不寧，舉目無親兮風霜慘人。望下蔡兮雲憑憑，渺大江兮揚舲。刲肥牲兮薦芳馨，子女羅列兮哭前庭，雲車霧駕兮來魂靈。嗚呼尚饗！

## 祭表兄戴仲德歸壙文

明洪武六年十二月〔一〕

我母汝姑，汝父我舅。中表兄弟，如足如手。幼同筆硯，兄獨挺秀。比長異途，兄獨守舊。田園是娛，日酣醇酎。親友過從，禮意彌厚。天不假年，踰五十壽。嫂氏克勤，家業益就。遭時亂離，歿于兄後。雙菽北莊，十餘年久。茲當歸藏，山明水秀。有子有孫，貲產日茂。頤等異姓兄弟，親誼實厚。聊陳薄奠，辭愧鄙陋。魂其有知，鶴駕雲岫。嗚呼尚饗！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 祭方道夫文

代吳祐作。

至正二十三年四月〔一〕

某不幸，蚤歲喪父，孤苦零丁，內無兄弟，孑然獨處，苦無所依。況家貧，無期功之親相爲引援，所幸者，賴外舅念某出自儒素，以衣冠微族見稱于時，於是招贅于門。年未及冠，朝夕與外姑撫育訓誨，樹立門戶，至于成人。比長，俾遂室家骨肉之親，半子之分。迨癸卯，生繼宗。在襁抱中，外舅指此兒曰：「汝舅卧病在床，對姊氏云：『倘生男，可與我爲後。』不幸汝舅卒，汝果生男，遂名繼宗，立

爲後，庶無違吾兒前言，無使汝舅無後也。」言之，嗚咽動心。又云：「吾族應繼者無其人；縱有之，族遠，不吾肖也。田園物業，付汝夫婦掌管。繼宗長大，敦師教誨，俾其成立，即吾孫也。汝無忘吾言！我老矣，僅有一弟堅夫，顧自有田廬，諒不爲我患。汝母與外姑可同居，朝夕奉養惟孝，吾瞑目，可無憾矣。」其言凜凜在耳，兢兢不敢忘。今年春，外舅嬰疾旬餘，戚戚憂念，設不諱，將如之何？幸而無恙，私竊自喜。所慮者，戶門之大，稅糧之重，科差之繁，非外舅，隻力莫能支。嗚呼！天其祐善人乎？其不祐善人乎？四月八日，疾復遘，視以爲常，亦未嘗服藥，飲食之奉，淡如也。翌日，吐瀉並作，家人亦不經意，俄頃，長逝矣。嗚呼哀哉！追念外舅自幼以辟薦董府經歷，倉庾筦庫，中經喪亂，幾墮惡少手，幸而得脫。嘗云：「世事甫定，老於田園，無復他求矣。憂于心者，惟女與外孫繼後一事耳。」嗚呼！天其果從人願乎？外舅辛勤起家，至于豐裕，平生涉歷世故甚繁，奉於身者甚薄，交於人者寡儔，謀於世故者未嘗不爲之用意，年踰耳順，鄉里稱之曰「善人」，亦足矣。嗚呼！外舅之料於前者，莫逃其說，計於後者，天其從之乎？祐與外姑均抱無涯之恨者，此也。佳城已遷，術者以爲未吉，暫啟於後圃，庸俟卜吉，再遷窀穸。茲陳薄薦，少罄微忱，躡踊哀送，以奠安夜壑云爾。

## 祭先妣安人戴氏文

七存一 至正十八年九月(二)

壽而歿於太平之世，衣衾棺槨之備也必矣。今而適遭亂離之時，雖有踰七望八之壽，而衣衾與棺粗備而不華，爲人子者，得不爲之極哀而深痛耶？吾母之生也，以勤儉持家，以和柔處衆，不矜不耀，畏威保守，故家恒給而事無遺失。壬辰夏四月，寇至邑，挈家上坑口，依親弟胡瑞卿。未幾，接踵而來，罄所有而攘之。吾母憂且驚，寅夜去十三都，泊外舅許氏，以諸表弟之可托寄。又慮頑獷勢未靖安，遂如十四都，栖梧桐坑。迺遇上竺嶺之金洲，止周榮甫家。山深地險，將謂難可逃而惡可避。彼時吾母挈諸媳、諸孫及吾兄弟凡二十餘人，登崇陟險，不杖不扶，徒步而趨，筋力尚強健，愁鬱患難，忘身心之爲勞也。迪雖私喜，日夕兢兢於懷。況四方蠭起，人心惶惶，身將無所依焉。如此者半載，事勢稍寧，回四都小莊，暫息風翼而憩萍踪。明年，群寇如初，避地人四散逃遁，吾母一如平常時，未嘗以乏肩輿而告勞。嗚呼痛哉！迨至丙申二月，洞獠卒至。時寇據吾郡猖獗，獠怯捕，屯駐水渦，僅七八千餘人，恣殺人，擄牛畜，婦女、絲帛之物，時俱留苧干，莫之辟。衆驚懼，以貨通於獠，老幼問道出。迪與弟遠、遜以牛及家之所有賂五七惡少，得脫，負母至葉山。時雨雪未止，泥濘，且畏怯，步進復却。潛高朱山小松樹下，衣濕天寒，戰慄不已。又無深林巨壑爲之掩蔽覆幬，遂爲寇所獲。吾兄弟皆被繫，吾母哀以告，得免。迪與弟遠、遜裸而跣，身中鎗者六七，幾至殞命。賴天地神

明、祖宗陰靈之庇，免墮危難。復縛至小莊，以撿括未盡，發而遺之，苟全殘喘。當此之時，母哭不見子，子哭不見母，哀痛籲天，奈何！奈何！嗚呼！誰謂吾母子兄弟復存而活耶？度不可居也，頃如十三都，抵上塘胡家。勢又未寧，人大鄣山，宿胡子坑，幾三月，未嘗知鹽與肉味，風飡露宿，飽常少而飢常多，暮竄朝奔，憂有餘而喜不足。天之相吾母者，與之以壽而不與之以福，及其老也，與之以勞而不與之以逸，傷哉！痛哉！丁酉秋七月，瀕洞復如壬辰故事，辟楊溪坑半月，雖免憂驚之患，澹泊之況，戰兢之懷何嘗朝夕安也？談星者云吾母壽望八秩之上，私竊自喜，意吾母復見太平而遂一日之樂，是天不負吾兄弟也夫！何不耄而衰、不疾而萎，使吾兄弟失望苦痛至於此極耶？今年七月二十二日，迪以事出邑，母倚門而祝曰：「汝宜蚤歸。」恒目送之。言猶在耳，二十七日，訊來，報母伏枕，而粥食少進，不知感何疾。亟歸，以奉湯藥。卧而未起，見曰：「吾兒來矣。縣中事靜否？」對曰：「無事。」即喜。憂在外之媳與孫也，憂往來軍馬之擾攘也，情緒不閒，每每若是。時則精神恍惚，語言不如常時，計將安施？遂禱於神，告於天，期如談星者所云。吾妹自楊邨來視疾，感熱症，僅兩旬，旅櫬而歸，其痛盡爲何如！八月十三日也。又七日，吾母亦長逝矣！豈期天不相而數止於斯，竟奪吾母、吾妹之速耶？痛哉！痛哉！嗚呼！棺雖具而無槨，衣衾備而不華，吾知其不悅於心也必矣。連城甲兵，頻年不息，憂思勞苦，萬緒千端，甘旨之奉未嘗一日適口，吾知其不樂於懷也審矣。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鞠育之恩，昊天罔極。生也何耐？歿也何報？九泉之下，永隔音容。杳杳冥冥，莫聞莫覩。茲當終七，設祭如儀。魂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尚饗！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 祭張仲敬人壙文

仲敬諱慎，葬松塘，代乃子英材作。

明洪武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維洪武二年十二月二十又一日壬午，孝男張梓謹以牲醴庶饘之奠，百拜致祭於先考文宣教張公之柩：嗚呼哀哉兮遭時不祥，痛父之不幸兮倏然告亡！嘆家業之陵替兮父伯先喪，煢煢子立兮干戈擾攘。何詩書之澤兮遽罹此殃，哀皇天之不仁兮中情孔傷。奉吾母兮北堂，澹蔬食兮韜光。籌策莫措兮安貧守常，浮菽淺土兮寸心皇皇。歲月荏苒兮幾星霜，茲卜吉兮崇塘。青山盤盤兮龍驤，生氣融融兮鸞鳳迴翔。水流子癸兮環抱，明堂月吉兮時良。魂魄安厝兮千秋永藏，養生送死兮子道克襄。百靈呵護兮川源流長，陰福子孫兮百世其昌，肴核雜陳兮奠椒漿。（以上見清道光十八年舒啓恭等校刊本《貞素齋文集》卷三）

## 祭知縣理天章文

至正二十年十月

維庚子之歲十月甲申朔越十有五日戊戌，邑人舒頤等凡十有六人，謹以清酌素饌之奠，致祭於前知縣天章理公之靈：澤按：庚子歲，元至正廿年，僞宋龍鳳六年也。理公以丁酉八月來爲知縣，至是年九月



卒，在任凡四年。粵公以聰明豁達之資，處於流離顛沛之際。公以剛毅果敢之操，混於干戈擾攘之時。公以正直不屈之氣，陷於便諛諂諂之黨。公以仁民愛物之心，屈於時貴百僚之下。嗚呼！所屈者，時也；其不可屈者，志也。公守京口，撫摩招誘，減糧數萬，民感恩厚。磊磊落落，不常不苟，表表偉偉，出乎人右，訛言以興，一旦歸咎。出宰小邑，未判之始。下喬入幽，時行時止。政令赫然，威愛交峙。驅車金陵，厥職重委。帑藏日增，丞相乃喜。荏苒半載，歿於旅邸。澤按：此數語，理公蓋奉遣金陵而客死於道者。有聞有知，傷悼曷已！嗚呼！其去也，興何武之思；其歿也，懷召伯之惠。嗟嗟踵承，爲公之恥。某等邑氓，昔依公庇，不幸公死，追慕靡替。寒雲黯兮結愁，澗泉咽兮不流。民永思兮惠愛留，涕泗交垂兮奠於道周，魂其有知兮往來此州！尚享！

### 雲臺觀祭理知縣文

澤按：先生蓋爲理公作去思亭於雲臺觀而祠之，此則亭初成而祭之之文也。時雲臺觀在秀野，厥後觀徙寶蓋山，而故地荒廢，亭亦邈不可攷。

肇開邑治，實自我公。招諭來歸，其來雲從。明察果斷，灼見心胸。唾視當世，孩提英雄。禮讓韋布，謙抑厥躬。探討冬冬，參究空空。覈微觀繳，必本其宗。智識卓絕，開昏啓蒙。舊爲牧伯，箴言讒訐。牛刀小試，蜚聲颯颯。琴陰滿縣，惟德之崇。棠陰滿路，惟仁之功。構亭我宮，景蘇遺踪。仰公高誼，祠隆碑豐。音顏弗覿，憂心忡忡。豆饌卮漿，潔淨致恭。瓣香稽首，諒鑒愚衷。尚享！

## 祭王主簿仲寶母宜人嚴氏文

惟王母兮淑德，赫佳子兮栖棘。陸閨門兮悅親戚，勤理家兮薄修飾。享天年兮逾七袞，髮如絲兮瞳如漆。戲諸孫兮日繞膝，笑牽衣兮華堂夕。造物兒戲兮瞬息，厭棄人世兮一疾。客殊鄉兮千里隔，睇鍾山兮雲月黑。魂歸來兮猿鶴泣，儼衰絰兮雲仍集。陳薄奠兮哀何極，日黯黯兮風淅淅。丹旒附輶兮魂來格！澤按：王主簿，當爲金陵人而宦於績谿者，而今績谿志乘中了無可攷。

## 祭程良甫妻沈氏文

七月廿八日丁卯

婦主中饋，柔順是貴。克勤于家，以睦以義。田園日豐，門戶日充。子孫盈庭，家道日隆。夫君先世，巖穴深避。露宿霜飡，且憂且畏。四方清寧，日望升平。甫踰希年，遽返幽冥。有子謫泰，謂非其辜。澤按：泰，乃州縣名。良甫氏之子必有以非辜而謫戍其地者。有女適隣，孰謂非愛。瞑目九泉，無憾無愆。懿德淑行，閨門之賢。鄉里執紼，慟哭于道。丹旒翩翩，薤歌前導。素饌一筵，薄奠一卮。千秋永藏，輦山之涯。尚享！

## 先妣大祥祭文

至正二十年十二月

太歲庚子十二月甲申朔，孝男舒頤等偕媳婦妯娌某等，謹以剛鬣香醪之奠，拜祭于先妣京兆郡邑安人戴氏之靈：粵哀哀父母，此恩曷酬？誥誥子孫，此德曷報！子生三年然後免，天假百歲誰云多？念鞠育之難忘，追罔極而未已。饋于閨室，儉以治家。相于先君，勤以教子。頤粗知學術，稍拔時流，出入乎宮墻，遨遊乎湖海，先妣與有力焉。三爲冷官，慚菽水之奉養；數遭強寇，幸鋒刃之莫覩。嘆祥服之倏臨，禮絕飯僧，孝當祭葬。遷神主于家廟，奉靈柩于先塋。三牲列陳，諸子痛哭。肸鬻來格，烝嘗永崇。尚享！

## 先妣歸壙祭文

至正二十年十二月

太歲庚子十二月甲申朔越翼日乙酉，孝男舒頤等謹以雞豚肴核百拜致祭於先妣安人戴氏之柩而告曰：吾母春秋七十有七，兩遭離亂，備嘗艱苦。其幼也，值庚寅，事易定而危險少；澤按：庚寅者，元世祖至元廿七年也，時邑中有柯三八、汪千十、胡發、饒必成之亂。安人卒於戊戌歲，以春秋七十有七逆數之，其生當在至元十九年壬午。千十諸寇作亂時，安人年方九歲。及老也，值壬辰，事難定而險難多。十年之

閒，四方尚未底寧，丙申春，不幸遇洞獠，幾遭毒手。天閔仁孝，僥倖脫虎口，時天寒雨雪，頓與弟遜被繫就裸，吾妣與孫安信依依立高諸山松樹下，忍寒受餒，抱戰栗，收涕淚，目送吾兒與寇俱去。當此時，母之念子，子之憂母，此情爲何如耶？澤按：安信名謀，字有道，北莊先生第四子，時年生十有四矣。死生存亡，兩未可保。賴皇天垂慈，祖宗陰靈，各全其生。比回別業，一室懸磬，靡有遺物。將謂偷生，少延反哺之報。迨戊戌九月，諸兒孽逆深重，禍延慈闈，不疾而逝。哀哉！痛哉！澤按：刊本有《先妣終七祭文》，述安人之卒在戊戌八月，而此云九月，未審誰誤。其時即擬附于先君之墓，術者以爲歲時不利，遂停柩于別業。越三年庚子，月吉時良，乃畢襄事。地曰致敬，昔先祖山長府君藏于茲凡四十年，後遷葬旌德下莊。先君以此宅兆不吉，吾妣堅以此爲可，後得具眼者以決可否，今古果符其說，視舊少差。吾妣有見如此，非天幸歟？茲當山向卜吉，神靈呵護。考妣妥靈，福佑宗胤，俾熾俾昌，以德以才，弗墜書脉。榮矣哉！若曰期貴顯以蓋世，慕厚積以驕人，則頓之愚非所敢知。若子若孫，列拜墓下。馬鬣峨峨，永藏茲山。垂裕後昆，亘千萬古。有酒在尊，有肴在筵，情難盡而哀無窮。尚饗！

## 代知縣祭胡參政大海文

至正二十二年

澤按：宋潛溪《胡越公新廟碑》云：「公姓胡氏，諱大海，字通甫，泗之虹縣人。自元順帝辛卯兵興，天下大

亂。及我師屯滁陽，公往謁，用爲前鋒。乙未二月，取和州。六月，下太平。丙申三月，平金陵，下京口。丁酉三月，拔毘陵。皆與有功。其四月，從破宣城。七月，從諸將攻拔徽州。戊戌，從取婺州。己亥，取諸暨縣，又平處州。庚子，拔信州。辛丑五月，上閔公勞，授公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屯戍於婺。壬寅，溪洞兵叛，公遇害。甲辰，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據此，則先生此文當作於壬寅、癸卯間。其時贈典未下，故標題止稱「參政」，蓋喪柩自婺歸泗，道經績谿，官吏率士民致祭也。

天賦威武，挺生英雄。助我王師，克西伐東。列郡來降，破竹望風。錫以重爵，酬以懋功。人參台衡，于公于忠。東陽屯戍，苗民逆凶。禍生不測，天奪我公。龐眉之叟，髫稚之童。迨夫聞見，莫不哀恫。靈輻載途，道經山中。僚吏致敬，肴核潔豐。靈魂冲冲，駕于豐隆。嗚呼哀哉！尚享！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 代翟仲誠縣丞祭鄭知縣文

澤按：鄭知縣，即諱仲良者。翟縣丞，蓋與鄭公同官績谿者，而《績谿志》中竟佚其姓名。

惟公慈愛，寬以治民。不亟不徐，深得民情。走也丞佐，事之如兄。才謏德薄，相于厥成。豈謂中道，棄我而薨。遭時艱難，祿不保身。世態惡薄，妻子漂零。公其長往，老泪如傾。襁抱之子，孰

憐煢煢？風霜載途，搖搖銘旌。卮酒薄奠，少罄鄙誠。魂其有知，來格來臨。尚享！

### 代縣官祭王仲寶主簿母宜人嚴氏文

古有孟母，教至三遷。溫柔恭懿，四德允全。克勤克儉，閨門之賢。有子栖棘，綵衣翩翩。有孫在膝，髻齒嗎嗎。溫清敬養，甘脆肥鮮。曰福曰壽，享其天年。云胡一疾，竟返九泉！某等忝與賢嗣，官同銜聯。哀痛之情，寧不惻然？謹陳薄奠，再拜几筵。魂其來臨，霧駕雲輶。嗚呼，尚享！

### 代祭王用和文

澤按：此文未知代何人作，王用和亦無可攷。

惟公聰明，磊落不羈。爲郎應宿，左右是司。分垣守婺，軍民咸宜。澤按：此四句，則王用和當係官婺源者。蠡茲有苗，逆我王命。澤按：苗民作亂在丙申、丁酉兩年間。禍延賢良，乃隕厥正。旅櫬載途，歸將于殯。某叨丞攝績，莫以致敬。澤按：此二句，則祭用和者時攝績谿縣丞。魂其有知，哀情孔罄。尚享！

## 代道士王虛中祭姚仲明文

嗚呼！學道者不多見，而悟道者尤少。私謂得吾徒而窮乎幽眇，何造物之戲人，乃天年之不保！遷基構宇，竭力同心。經營造作，艱辛孔壬。扶持提挈，實愜我謀。如手如足，何啻斷金！年幾不惑，二豎遽侵。肝腸痛裂，斂以棺衾。卜宅兆於後圃，望祈招之悵悵。生同居而死同穴，惟以見師弟子之情深。嗚呼！天道變乎常，人事反乎故。始期汝以送我，豈料師送汝以歸乎仙路！自今厥後，付人世於兩忘，寄死生於朝暮也。慨思何人，爲予之助。嗚呼哀哉！寒雲黯兮重重，寒流咽兮繞琳宮。靈魂安妥兮松岡惟崇，颺雲旗兮往來無蹤。千秋萬古兮馬鬣永封，卮酒載奠，情莫既兮哀無窮。嗚呼哀哉！尚享！

## 代表姪戴珍祭其父仲德歸壙文

嗚呼！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昊天罔極，恩報未果。二姊一弟，同珍四人。一弟一姊，蚤逝幽冥。嗟嗟亂離，我生不辰。山谷遁藏，風飡露宿。艱辛百端，孰念其獨？上賴陰靈，下蒙其福。屋廬聿新，衣食粗足。父亡母歿，垂二十春。浮菽北莊，事墮因循。念茲在茲，此志莫伸。遭時艱難，

科斂不息。戶門叫囂，靡有寧日。霜露之思，曷報其極！養生送死，人子之道。暴露經年，辟踊哀悼。辜逆深重，莫克報效。高視牛眠，偶爾獲之。山環水抱，龍虎護持。窀穸永藏，八風不吹。月吉時良，克襄乃事。封肥瀝醴，列拜隧次。嗚呼哀哉！淒風起兮天寒，白楊蕭蕭兮歲已闌。明日春兮鳳歷頒，執紼扶襯兮崎嶇亂山，兒孫悲泣兮聞者鼻酸。長夜漫漫兮千秋萬古，福我子孫兮山靈呵護，神魂降祥兮百爾嘉祉。嗚呼哀哉！尚享！（以上見清道光二十九年舒正儀等校刊本《貞素齋家藏集》卷二）



# 全元文卷一六〇五

舒 頔 八

## 祈雨祝文

至正甲辰五月三日，同邑令告於越國神祠。 澤按：甲辰者，元至正廿四年、僞宋龍鳳十年也。

是年，明高帝始即吳王位，然尚未改前朝年號，時我縣歸附已八載矣。

梅月霪雨，亢陽虐時。五穀不生，民乃薦飢。豈民受譴而天致罰歟？抑怨氣上黷而致愆歟？莫政令不德而致然歟？彌月不雨，非民之辜也，天之殃民何酷邪？惟神血食六州，民是依賴。願賜甘霖，百穀咸稔。仰靈庥，答嘉貺，民其敢忘？神無詒羞！謹告。（清道光二十九年舒正儀等校刊本）

《貞素齋家藏集》卷二

## 績溪縣上梁文

辛亥八月十日庚寅

伏以新安乃文公講學之地，乳溪亦穎濱過化之鄉。道德可尊，才名尤重，矧絃歌之聲藹百里，況政教之惠留一方？顧梁棟之摧頽，奈獄訟之繁劇，爰因舊址，復構良材。共惟令尹，仲良鄭侯，視篆之初，謀以易蠹朽。治民之道，務以施循良。適當豐稔之秋，又值太平之日。堅剛取夫大木，經之營之；簡樸合夫古規，完矣美矣。非壯麗無以敵山川之勝，非宏敞無以表子男之邦。西挹翠眉，時覽群峰之秀拔；東瞻石鏡，常懷黎庶之窮愁。羨武城小試於牛刀，效單父雅彈於琴操。用度廣而不煩民力，工役重而匪奪農時。革故鼎新，協和僚佐；截長續短，補苴編毗。爰架修梁，輒伸善頌。

梁之東，扶桑旭日照瞳瞳。久聞兵革三邊靜，共喜車書四海同。

梁之西，禾黍秋風眼界迷。小邑絃歌風俗美，大明氣運與天齊。

梁之南，棊堂深靜坐潭潭。事簡吏閒民樂業，小停僚佐共清談。

梁之北，從今願展飛騰翼。年登豐稔樂四方，人慶昇平歌萬國。

梁之上，高挹雲山數萬丈。反風吹滅虎渡河，又見雙鳧遠相訪。

梁之下，山川一帶堪圖畫。文風日振俗風淳，士類彬彬詫游夏。

伏願上梁之後，天地清寧，人材俊傑。風調雨順，家家鼓腹含飴；海晏河清，處處脩文偃武。賴

一人而有慶，祝萬壽以無疆。普降禎祥，咸霑吉福。

### 龍川環秀樓上梁文

厦廣千間，有美杜翁之詠；樓高百尺，夙聞陳氏之豪。仰承累世之基，遂創連雲之第。工師勝任，氣象增雄。恭惟胡仁卿氏詩禮名家，中庸舊學。謀畫出群材之上，聲名傳百里之間。既富何加？爲善最樂。迺運經營之志，以儀鐘鼎之居。爰即究畧，聿來胥宇。眼前突兀，奚止容旋馬之休；雲際穹窿，便可舉摘星之手。誠一時之佳致，果不日而能成。屹然榱桷之雄，富矣薨飛之壯。請申張老之頌，輪美焉，免美焉；雅宜夫子之居，申如也，天如也。軋軋上堂之機杼，琅琅西塾之誦絃。一門群從接芳鄰，四面軒楹來勝概。賓友共笑談之適，觥籌叙交錯之歡。即仁宅以安仁，由禮門而習禮。並懃崇於孝悌，咸膺集於嘉祥。寶桂聯芳，早看諸孫之秀；于門高大，果符駟馬之榮。茲舉雙梁，聽歌六律。

東，仰止龍山第一峰。擁出晴曦開曙色，青青草木阜薰風。

南，一溪流水綠於藍。陶窗寄傲無人會，細玩天光照碧潭。

西，前崗矗矗與雲齊。有時柱笏迎朝爽，更約佳賓共品題。

北，萬仞金峰高岿崩。憑闌仰睇碧天寬，心與衆星同拱極。

上，棟宇巋然夸大壯。儲書萬卷課兒孫，濟濟儒風興禮讓。

下，燕雀紛紛來賀厦。藏脩游息樂時雍，明月清風寧有價。

伏願上梁之後，既堅既好，爰處爰居。醞酒臨江，雅有幽人之豪邁；鳴騶入谷，仁迎來使之皇華。是所願焉，必有興者。（以上見清道光十八年舒啓恭等校刊本《貞素齋文集》卷三）

## 雲臺觀上梁文 至正十五年

乙未正月三日庚申。 澤按：乙未者，元至正十五年也。是年二月，韓林兒僞帝於亳州，僞號宋，僞

龍鳳元年。時明高帝始渡江，取太平路，我郡尚未歸附。

伏以道非常道，太上開元始之天；玄之又玄，老子闢陽明之地。占乳溪之勝概，對梓潼之崛奇。龍脉蟠蜒，前包藏而後護從；旛幢引導，左翼衛而右夾持。鼓函谷之清風，騰蓬萊之紫氣。高岡雲曉，愁顰八字之翠眉；秀野雪晴，光動半奩之石鏡。步虛壇靜，朝玉帝於北極之宮；拜將臺高，會神仙於西池之圃。道其興矣，天必從之。事既諧於舍土之家，教當崇於開山之主。肇於唐而興自宋，迄我元而徙於茲。地凡三遷，年歷數世。伏願上梁之後，法事日新，羽流雲集。愈昌愈熾，祝萬壽於皇朝；美奐美輪，祈五福於黎庶。胡肇昕按：《上梁文》古作「伏願」云云，多在詩後。先生此篇置在詩前，或是變例。兒郎偉：澤按：「兒郎偉」三字，世多不解。舊或以爲「唯諾」之「唯」，或以爲「奇偉」之「偉」，樓攻媿獨以爲關中俗語，如所謂「你們」之「們」者，蓋呼兒郎輩而告之，而所謂兒郎，則指衆工也。近時盧抱經學士又以爲如邪許

之類，蓋用之以齊衆力耳，有其聲不必定有其義，其所謂兒郎，則亦指衆工也。諸說似皆可通。又按：「兒郎偉」三字多置於文之末，亦有置於詩之首者，更有置於文之首者，都無達例，隨意所爲者也。

梁之東，仙境新開翠萬重。峨峨殿角撐雲起，鳳詔飛來錫美封。

梁之西，三日王正萬物齊。天開圖畫人間世，從此超昇別有蹊。

梁之南，琳宮鼎創隱潭潭。九轉丹成便歸去，白雲堆裡睡方酣。

梁之北，四山秀聳環金碧。夜半天壇覲玉皇，風吹環珮煙雲溼。

梁之上，移來小作瀛州樣。法天法道合自然，東華燕罷回仙仗。

梁之下，照室丹光長不夜。白猿玄鶴總知音，秀奪溪山本無價。

### 績谿縣廳上梁文

洪武四年

洪武四年八月十日庚寅起建，知縣鄭公仲良。澤按：先生《績谿縣上梁文》有二首，皆洪武四年八

月十日作也。刊本已載其一，而復出此者，意縣署內有兩堂，皆同日上梁，此文爲正廳作，而彼文爲後堂作歟？

伏以華陽古邑，介乎宣歙之兩間；政事公堂，易此棟梁之百尺。丕闡皇家之經制，重恢階凡之規模。竊惟此縣從來，允是通衢所在。經百十年旁風上雨，歷幾許任賢宰名侯。宋蘇文定之遺愛在人，元張參政之去思有記。澤按：張參政，疑即諱毅字彥宏者。翠眉亭上，留西山勝境於文章；白鶴觀

前，傅石照奇名於志乘。於茲聖代，實近南京。昔李侯支櫟於建國之初，澤按：李侯，疑即高昌理公天章諱思明者。理、李音同，字亦通耳。丁酉秋，我縣歸附，明理公始來爲知縣。而蔡宰撫字於成規之後，澤按：蔡宰，未詳何人。《績谿志·官司表》有蔡公諱美字勢宣者，然其莅任乃在洪武五年，此文作於洪武四年，安能預稱？疑《官司表》中鄭公前、理公後容有佚其姓名者，不然，則此文或有後人刪潤於其間也。至今善政，尚感人心。猶懷崔令尹之棠陰，況是胡待制之桑梓？恭惟宰邑鄭侯，德如玉粹，量豁淵澄。丞武寧兩考而來，宰績谿三月而化。一心但忠君以報國，庶民皆趨事而赴功。因所利而利之，故能樂其樂也。美矣善矣，聿新輪奐之雄；經之營之，實惟政教之本。允爲好也，信以成之。丹桂飄香，先中秋之五日；錦標絢綵，越社節之兩辰。溪山百里春回，冰月一輪秋瑩。修梁肇舉，善頌斯陳。兒郎偉：

拋梁東，梓潼山擁翠屏風。從此官清民事簡，瞳瞳初日上階紅。

拋梁西，翠眉亭古與山齊。千載穎濱蘇學士，至今佳句尚留題。

拋梁南，曾聞石印現油潭。山似排衙來拱揖，願侯終任拜朝參。

拋梁北，此去南京纔咫尺。鳳書早晚自天來，褒美我侯功烜赫。

拋梁上，豐年時雨蘇民望。家家鼓舞樂昇平，文教從茲端可尚。

拋梁下，風淳俗美官休暇。琴邨月夜犬無聲，斗米三錢應有價。

伏願上梁之後，山川改觀，市井增輝。碧瓦朱甍，見眼前突兀；金章紫綬，展心上經綸。訟理政平，民豐物阜。（以上見清道光二十九年舒正儀等校刊本《貞素齋家藏集》卷一）

### 登源祖廟疏

明洪武九年八月〔一〕

伏以英雄定亂，拔劍輔翼於李唐；威武顯靈，錫號寵光於趙宋。赫王封之八字，魏廟食於六州。惟我乳水登源，實齊司馬陵寢。爲藏祖之故地，建奉王之專祠。既殿庭久燬於劫兵，賴明良再謀乎棟宇。雲車鐵馬，神光烜赫於前朝；虎略龍韜，功蹟播揚於令典。民有水旱疾疫，禱之默從；國無凶荒札瘥，護之惟謹。茲聖主欲重新建造，而賢令擬復舊完成。正殿聳雲霄，大宋小桷之攸用；粧樓鑱烟霧，深閨邃閣之適宜。前後亭臺，要使行人喝采；東西廊廡，須教觀者點頭。小道人不免抄題，大夫士慨然樂助。況朝廷下蠲免之詔，貧富優游；而廟宇乃成就之年，公私吉慶。五風十雨，兆嘉穀之穰穰；百子千孫，祝民家之世世。福緣有自，功德無邊。謹疏。

〔一〕據舒正儀《貞素先生舒公年譜》。

### 沈谷華休官人道蓋庵疏

處士沈谷華久厭塵勞，將依清淨，天官告老，道妙求真。茆屋中三教俱全，蒲團內一心無

染。出家兒豈有卓錫之地？貧道人兼無點鍊之金。短疏恭持，高賢樂助。

伏以五柳先生爲折腰而棄職，三閭公子因新沐而彈冠。民生之至樂曰閒，鄉論之咸尊曰老。笑指白雲歸去，還它物外高人；醉邀明月同行，輸與詩中樂聖。一壺酒，一枝花，儘教慢舞狂歌；數株松，數椽屋，贏得早眠晏起。生於土，歸於土，百年空自經營；貧在天，富在天，一世何妨落魄。衛國蘧夫子，知四十九年之非；西天善財童，解百千三昧之智。學有蚤莫，道無聖凡。悟則四病四相皆空，迷則八識八風俱起。蓋棺事始定，古今那一箇抽頭；臨死淚方流，瞬目便衆人彈指。既知如此，即合處分。且如老去做道人，大似急來抱佛脚。有證有修，絕類盲人摸象；求解求脫，還同巴客驚蛇。福田罪性本來空，地獄天堂皆是幻。包天包地，無過一點真心；通鬼通神，只是一箇誠字。照鏡迷頭，演若達多狂走；割皮憫世，刪陀羅樹能醫。白老鼠，黑老鼠，嚙斷藤根；好冤家，惡冤家，合成煩惱。昔歲漂沉邱井，今朝跳出樊籠。解放痴條，潑殺悶火，便是人間快活漢，真成蓬島地行仙。黃金鑄鼎，要烹天地之根；黑水煎鉛，將鍊兔烏之髓。半斤八兩，都從一內生成；萬彙千名，盡向三中變化。秦樓楚館，天涯芳草王孫；蘿屋松窗，紙帳梅花獸自。雲筒息氣，一聲高，一聲低，聲聲透徹虛空；拄杖麻鞋，幾步險，幾步穩，步步踏着實地。老先生醒了也，衆徒弟去來兮。回頭見麼，能幾日桃李春風；屈指數咱，是連夜梧桐秋雨。且道目今，何處安身立命；更休推調，便須弛擔息肩。抖擻舊精神，安排新格範。貧道人於紅塵中，鬧市裏，不寬不窄，非正非偏，平地上安閒處，蓋一座小茅庵；富長者於歡喜內，慈悲中，或重或輕，隨緣隨施，福田邊，塵俗外，做一件大大好事。謹疏。



(以上見清道光十八年舒啓恭等校刊本《貞素齋文集》卷四)

## 修造雲臺觀疏

伏以雲臺仙館，到此處已是三遷；霞珮羽流，至清朝不知幾化。偶逢劫亂，復徙荒陬。玩山水可是清幽，去市廛頗勞跋涉。欲仗擎天手段，做成出等規模。遂使教門，翻爲福地。三清殿何曾結甃，上清堂總未裝嚴。正緣門廡蕭條，并與漏庖缺略。顧瞻聖像，黼黻剥漫。出入路途，崎嶇詰曲。大長者慷慨施爲，小道人蒼黃措辦。欲事必就，非財不行。或金銀米麥之資，或木植瓦甎之助。種種合用，件件可爲。即便捐廩如塵，敢不掃門肅珮？從今整頓，全賴作成。玄元閣金碧輝煌，步虛壇風雷瀕洞。豈特山川改色，亦與城市增光。士大夫隨喜，搦管賦詩；公卿相聞名，停驂問道。焚香祝贊，願皇家萬壽無疆；稽首皈依，慶士民五福咸集。結緣做事，脩善報恩。

## 修整曹溪庵諸佛像疏

右伏以曹溪一滴水，原原不絕而來；我佛萬化身，世世相傳而往。開山固非此老，演教亦賴斯人。新創數椽，尚未可偁其輪奐；舊云三世，更如何也要裝嚴。瞿曇世尊，未覩慈悲之相；觀音菩

薩，欲開歡喜之容。大功德資助，出於大家；衆因緣成就，在乎衆力。護法諸天之森列，見身羅漢之威崇。裝點庵寮，望施主揮金若土；觀瞻聖像，俾道人頌德如山。祝壽算之縣延，期子孫之昌熾。芳銜請注，大筆便勾。

### 修造登原廟疏

右伏以奮英耀武，豈但觀察於六州；爲國安民，允宜廟食於百世。況累朝錫以徽號，而祀典載其豐功。神靈常鎮乎山川，殿宇遽遭於兵革。便須重蓋，必仗厚資。矧水旱疾疫之不時，有禱必應；凡風火盜賊之失備，無感不通。固宜潤色長廊，緊要經營大殿。隨家豐儉，施捨梁棟之材；募匠謀爲，悉盡斧斤之力。看取這回成就，須然別樣崢嶸。運木石者山高，捐金穀者土積。朱薨映日，喜神人以協和；畫棟參雲，慶國家而悠久。良緣普法，善事樂成。澤按：先生《登原廟疏》文有三首。攷登原廟燬於元至正十二年壬辰，成於明洪武九年丙辰，中歷廿有五年，必嘗屢議修復，然屢議屢輟，故先生疏文亦屢爲之。刊本已載其一，乃作於洪武丙辰者。家藏本仍有二首，均不知作於何年。今錄存一首，仍一首詞意似淺近，姑舍旃。

### 題造翬嶺庵疏

伏以翬嶺嵯峨，倚浮空而星辰可摘；佛庵廢弛，當孔道而艸莽未芟。復興土木之工，須仗檀栾之力。三閭固出於大造，斧斤不日成之；百斛敢望於大倉，途路此時平矣。始因劫火，成出庶家。畫棟朱簾，共看飛雲卷雨；彫闌繡檻，少延咏月嘲風。普結良緣，祝國祚無疆之壽；同修勝事，積子孫享福之基。功德無邊，稱揚莫罄。

### 題造新嶺茶亭疏

結茅以蔽風雨，稍便往來；煮茶以供使商，暫焉憩息。屋欲易瓦，囊乏餘貲。座有行人，瓶無留茗。二者幾於掣肘，十方普告大檀。或施物以償烹，或舍財而結垆。過者頌彌陀佛，來者僦士大夫。勝如平地升仙，強似泗州造埴。多多少少，即便勾題。子子孫孫，咸臻福壽。

## 題開洪富嶺路疏

右伏以嶺名洪富，來者頗怨詰曲崎嶇；地屬新安，行人每愁艱難登陟。頭上雲雷之瀕洞，眼中邱壑之縱橫。要將棧地削開，直把慳囊打破。大家用力，小道堅心。不平處步步休饒，稍寬些人人得濟。長鋤短畚，搬沙運土於山巔；白米蔞銀，倒廩傾箱於富室。這番平穩，同躋不礙之途；長恁康寧，共樂無邊之福。

## 題洪富嶺開路蓋亭疏

伏以危乎峻嶺，行人頗怨艱難；葺爾小亭，來者可曾休息？欲謀創建，更儼鑿疏。所費浩繁，用備悠久。豈惟木桓之重？抑且工役之勞。貧道人到處抄題，衆信士隨緣布施。不消百斛，便構數椽。戴月披星，少憩乘鸞跨鶴之士；衝風冒雨，也停息肩弛擔之徒。直須剗艸誅茅，方見開山鑿壁。這回着脚，高出塵寰；此去凝眸，靜觀大道。好事何須攬掇？遇緣即便承當。

## 重修仁里富陽橋疏

欲上登原廟，必過富陽橋，一板兩板側又欹，三步五步去復止。觀形顧影，慄膽驚心。危乎殆過瞿塘，險矣勝如灩澦。用工重構，募力費財。伐木作梁，固是久長之計；鑿山壘石，方爲永久之謀。大檀樾齊冒發心，小道人便當下手。長虹波卧，恐來司馬之題；束帶水衝，不失尾生之信。人無病涉，任從拍岸之洪濤；我喜升高，亦暫解鞍而濯足。津梁內穩，福德無邊。

## 新造豐干橋疏

地名豐干，路通輦嶺。顧山溪之險隘，奈潦水之激衝。上下畏途，往來病涉。擬伐雲林之巨木，駕成河漢之長橋。非財不行，用工豈少？橫虹霓百丈之勢，接蒼龍萬里之津。好事立成，豪家樂助。（以上見清道光二十九年《貞素齋家藏集》卷一）

## 虎入市文

適有客過予，曰：「近虎狼入市，何邪？夫虎狼，陰類也，晝則隱山林，遁巖壑，惟恐人之爲己害；暮則舍幽僻，惟村落是窺，求飫其餒，亦其性然。曩歲，村落間或有之，市井未聞也。苟一至焉，莫不異而怪且驚也。世變俗移，虎狼白晝入市若墟焉，攫犬豕牛羊，復爲人傷，亦時邪，奚其怪？」噫！子所覩者，獸怪也。抑知夫人怪有甚於斯者乎？罔矜窮困，虐斂荼毒，教弛禮廢，斯文其將喪乎？斯其有甚於虎狼者乎？」客不答，感而哀之，遂退。

## 南山虎文

南山之虎，黃質，黑章，白額，與彪、豹伍，巡深山大澤中，惟獸是食。秋冬之交，草木黃落，得以肆志從欲，猛莫斯盛。藏深林，伏衰草，飽則眠，飢乃出。磨牙鼓唇，掉尾而奮威，咆哮嘯風於廣莫之野，噫，可畏也哉！然樵夫豎子，或於山蹊谷澗之際，忽爾見之，則膽落心喪，莫知所以。而虎欲伺而食之，幸而免者乃潛踪問道以歸，告諸父兄，相與聚謀設計，張機畫阱，去猛獸而不爲人害，是心亦良矣。彼虎何知，怛然如平昔時。一日，諸父兄集鄉里之壯者、强者、有伎藝者，又群聚而告曰：「南

山之虎，伍彪、豹，食獸殆盡，必伺人而食之。里之童稚，朝牧而暮樵，得不彼見？見必被牙爪，寧復有全軀邪？」於是鄉里善其說，謀爲機阱，伏矢石於幽僻，執鎗刀以尋其窟穴，四合以圍之。群虎豹皆驚，迹莫能遁，有中矢石者，有墮機落阱者，皆殺之，迨無遺類矣。且食其肉，寢其皮，而鄉里寧矣。悲夫！物以類聚，物之情也。今之人深謀而懷毒，有甚於斯。始於害人，而終爲人害，理之必然者，由其見之不明，悟之不蚤故也。因覩其事，述爲文，以戒夫殘暴。（以上見清道光十八年舒啓恭等校刊本《貞素齋文集》卷三）

## 閔蝶文

昔人謂朽腐化神奇，二者常相仍以時，使不化，不足爲造化矣。夫蝶輕便色澤，食於物，惟粇粉是采，亦出於朽腐者歟？不然，何其異文而奇也？飛飛於春色之間，穿粇戀蕊，舞風栖霞，蘊蘊然與粇相得，粇亦爲之增輝，曾不知景之換、物之移、世事之殊焉。今夫處深閨，蘊姝麗，愛其文，刺而繡之，與飛飛者無異，畫工頽其真，騷人悅其情，模寫而歌咏之，吁！何其模之多耶？雖然，迨其仆而斃也，或棄於粇叢，或委於路隅，螻蟻嘍其質，泥沙汨其文，輪蹄蹂踐，莫知所已。昔時風月，一大感慨，莊生寓於夢寐，可謂達觀。予謂居盛世，處富貴，戀戀顧慕，尚以爲未足，及其仆而斃也，去蝶不遠矣。悲夫！

## 績谿縣勸農文

己亥歲作

澤按：己亥歲，元順帝至正十九年、僞宋龍鳳五年也。其時我縣已歸附明高帝，知縣爲高昌理公天章。先是，至正十五年乙未，韓林兒僞帝於亳州，僞號宋，紀元龍鳳。明年丙申，明高帝克金陵，始僞吳國公，仍用僞宋年號。又明年丁酉七月，吳國公將胡大海、鄧愈取我郡，所屬諸縣皆歸附。元時僞郡曰路，郡官曰總管，縣官曰縣尹，至是，改我徽州路曰興安府。未幾，復爲徽州府，改總管曰知府，縣尹曰知縣。其八月，以前江淮知府答里麻識理來爲績谿知縣，即高昌理公也，字天章。先生此文，蓋爲理公作也。理公爲知縣，時蓋三載矣。又按：先生殘文有《丁酉勸農》一作。勸農在春時，我縣未歸附，理公未來，應代前尹作。

夫農者衣食之本，王政係焉。非農則衣食缺，非政則教化衰，二者不可偏廢。故郡有守而縣有令，職以農事，所係不爲不重。方今青陽布令，萬物發生，雨暘以時，花朝之日，令出郭，載酒肉爲爾農勸者，重農事也。邑父老爲我呼諸農而告之：「近年以來，南北變亂，兵革不息，田疇荒蕪，民多饑餒，非政不行，時勢然也。今將禍息亂定，竣於清寧，或逃竄山林者率皆歸來，或荒廢田疇者悉皆開墾，無以乏牛而墮耕作，無以充軍而起妄想，勿作禍惡，勿欺善良，勿酗酒作盜，勿縱欲不孝，有一於此，官有常刑！」暇日教子弟習詩書，俾知禮義，藝桑麻供衣服，以遂生理，歲時



雞豚共樂田野。此皆爾農之美事，亦縣令之所樂聞也。」言未既，諸父老進酒而謝曰：「咸願聽教勸，無敢怠！」

### 績谿縣勸農文

癸丑歲（洪武六年）作

澤按：癸丑歲，明洪武六年也。攷其時，知縣爲蔡公美。

夫衣食者生民之本，匪衣則寒，匪食則飢，飢寒逼身，吾爲此懼。於是爲爾農勸：方今青陽布令，萬物發生，宜勤爾稼穡，力爾耒耜，浚陂池以防旱暵，辟艸萊以致稔熟，事蠶桑以供衣服，畜雞豚以備烝嘗，此皆爾農之事，又奚待勸？若夫教子弟以詩書，交朋友以信義，睦於鄉而和於家，遠非禮而悖孝弟，此猶有望於爾農，可無勸乎？前之所勸，勸其勤也。勸而不勤，則有飢寒之憂。後之所勸，勸以學也。耕耘既時，糞溉既力，衣食足而禮義生，教化行而風俗美，此又吾邑之盛事。爾農其聽之無怠！澤按：先生《勸農文》有四首，一作於丁酉，一作於己亥，一作於癸卯，一作於癸丑。丁酉、癸卯二作皆殘文，不能著錄。二文之間各脫半簡，丁酉作但存前半首，癸卯作但存後半首，雖則殘文，竝皆佳妙，方之斷圭零璧，猶可寶貴也。不忍棄置，附見左方。丁酉《勸農文》前半首云：「四民之中，農居其一。夫農者衣食之本，生殖係焉。苟不務農則飢寒生，飢寒生則盜賊作，此理之必然。農可忽乎？故每歲仲春之月，邑長率父老僚吏出郭，具酒饌，爲爾農勸者，重農事也。自我令斯邑，遭時多難，四方盜賊不息，干戈不寧，以致田疇荒蕪，民受凍餒，非令不德所

致。欽承聖天子明詔，哀下民之痛苦，迺蠲糧稅，以甦民力，此非常之恩。然而自壬辰迄今，五六年間，科斂之繁「此下闕」。癸卯《勸農文》起手云：「仲春之月，花朝之辰，邑令率父老僚吏」此下闕。後半首云：「陂池防墉之隕壞者築之，田園土地之荒頓者辟之，男勤於耕，女勤於織，則衣食足矣。子弟教以詩書，長幼知其慈孝，則禮義生矣。毋作非爲，毋作盜賊，毋酗酒不孝，毋賭博取辱。有一於此，其辜非輕。敦本業以趨世務，盡人力以待天時，此深有望於爾農也。迨夫禾黍離離，秋風場圃，雞豚鄉社，笑歌豐年，此又昇平之盛事，願爾農勉之聽之，毋忽！」（以上見清道光二十九年舒正儀等校刊本《貞素齋家藏集》卷一 魏崇武點校）

# 全元文卷一六〇六

盧琦 一

盧琦(？——一三六二)，字希韓，號立齋。惠安人(今屬福建)。至正二年(一三四二)進士，十二年遷永春縣尹。十六年調寧得縣尹，擢福建鹽課同提舉。二十二年遷平陽知州，未上任而卒(《元史》卷一九二)。有《圭峰集》二卷。現以明萬曆三十七年(一六〇九)刻本為底本，校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驅睡魔賦

盧子好讀書，每閱一卷，輒欠伸思睡。盧子曰：「是必有魔我者。」乃為賦，驅之千里之外。其辭曰：古之君子，自強不息，宰予晝寢，仲尼斯責。允也神禹，寸陰是惜。展矣周公，夜以繼日。萬世而下，咸仰盛德。後乎諸賢，亦殫厥力。董兮下帷，衡乎鑿壁，各有令名，著于簡冊。肆予之學，作輟靡一。厥咎在汝，莫能汝克。方其茅齋寂寂，晝長如年，烟生古篆，風入新絃。爾或至止，孝先欲眠。穉堂淒淒，夜寒如水，銅壺促更，鐵檠繼晷。爾或至止，希夷好睡。至若佳客滿座，載笑載談。爾或

窘我，我舌以緘。明師正席，講道窮理。爾或窘我，我心以弛。雪案螢牕，手不停披，擷詩之葩，採禮之儀，揭《書》之要，搜《易》之微。爾或病我，力倦神疲。吟誦之餘，才思攸攄，歌亞靈均，賦凌相如，詩驚李杜，文駕歐蘇。爾或病我，詞澁興枯。爾來無聲，爾去無跡，窺之莫見，捉之莫獲。今子將以仁爲矢，以勇爲弧，以志爲將帥，以氣爲卒徒。扞吾禮門，用屏爾居，障吾義路，用塞爾塗。爾宜遁跡於無人之濱，竄身於不毛之區，毋入我廬，毋邇我軀。《詩》不云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子將如何。言猶未既，恍惚之間，若夢若醒，有若答我曰：「噫嘻，子言過矣，豪家甲第，待子孔敦；美褥疊綉，華衾耀文。垂珠簾以掩晝，設翠幙而扃春。仙翁野衲，接子益勤；竹牕納月，柴關閉雲；席樹陰以終日，對柏子之清芬。彼屢得我而不以爲厭，我數訪彼而不以爲煩，故日與游陽臺之雲雨，步華胥之乾坤。臨謝池以覓句，詣槐國而游魂。奚獨見斥於夫子，而使我不能自存也耶？」予曰：「富貴者何事乎勤學？隱逸者何心於功名？予也，進不少攄其志，退不得獨善其身。是以汲汲孜孜，靡遑底寧，期努力以弗怠，或庶幾而有成。子宜亟行，我非少恩。」睡魔於是春歛憂呻，逡巡畏縮，電走風馳，一往不復。

### 悠然亭賦

蘇子瞻說陶詩云「本自採菊，而舉頭見山，悠然忘情，趣閑而景遠」，可謂深得此詩之旨矣。然此老自彭澤去官歸，不爲世故所縛，隨所寓輟悠然，非特採菊見山之詩而已。靖山蔣君慕靖節之

風，而以「靖山」爲號，取採菊之句，而以「悠然」名亭，其趣向從可知矣。予因爲之賦，以擬君之趣。賦曰：驛溪之山層層，驛溪之水冷冷，有隱君子，俯溪而亭。窗八面兮玲瓏，屋數椽兮丹青。景無禁而可取，門雖設而不扃。儉不及陋，奢不及侈，而扁以悠然之名。主人無事，日遊于亭。曰昔義熙哲人，解組來歸，神契靈均，節凌伯夷。念夙世之所慕，冀往躅之能追。忽舞蹈以有得，乃援琴而歌之。歌曰：「若有人兮山之麓，步東籬兮容與。紛春妍兮何之，撫秋香兮遲遲。暮秋香兮娛人，立西風兮誰晤？」又歌曰：「若有人兮山之麓，步東籬兮彳亍。日將夕兮忘歸，采芳馨兮盈匊。盈匊兮遺誰？羌好修兮公所獨。」又歌曰：「若有人兮山之陰，樽有酒兮床有琴。撫琴兮無絃，釀酒兮屢斟。何千載兮寥寥，羌獨會兮余心。」歌闕，于時有客坐于亭上，聞歌而晤，攬衣而起曰：「大化一漚，浮世萬殊，事有共途而異域，人有異世而同趨。維先生之所尚，與靖節兮相符。至若灑氣橫空，荷枯柳敗，盼芳藂之始華，傲晚節而獨在。方離披以向榮，聿璀璨而可愛。幽馥散乎庭戶，雅韻凌乎蕙蒨<sup>(二)</sup>。登斯亭也，覽斯物也，其靖節之所采者歟？連峰相繆，一碧葱蒨。既列屏以競秀，亦排闥而自獻。嵐光凝而暮寒，木葉下而秋遠。雲出岫以來歸，鳥投林而已倦。登斯亭也，對斯景也，其靖節之所見者歟？維亭之下，鑿苔而池，分數畝之靜幽，開一鑑之漣漪。導泉流之縈迴，泛瓦影之參差。亭亭者華，不蔓不枝；圍圍者鱗，躍波而嬉。於此而嘯咏，何異乎臨清流之賦詩？維亭之側，瀕池而圃，恍惚乎三逕，依稀乎五畝。夕延竹外之月，朝拂花間之露。時摘我蔬，時種我樹。清陰在觴，佳色在履。於此而逍遙，何異乎涉南園以成趣。綸巾翩翩，羽扇載揚。薰風南來，衾枕晝長。似卧北窗，夢

寢羲皇。佳賓既至，歡伯在席。留連投轄，談笑岸幘。似遊廬阜，偃仰醉石。左圖右史，前經後傳，秩然插架，可味可翫。爾遺埃壘，身謝軒冕，澹然閑情，孰羈孰絆。似乎歌歸來之詞，以遊下澗之館。嗟卷舒有時，顯晦惟遇。釋莘野之耒而澤民，投渭川之竿而佐主。墅平泉者，秉國之鈞；堂綠野者，中興之輔。今也四海爲家，萬國車書，吾子將爲鳴陽之鳳乎？抑將爲空谷之駒乎？將爲在林之鶴乎？抑將爲泛冰之鳧乎？「主人笑而謝曰：「北山有移文之誚，終南貽捷徑之譏。謹我優游，勉我遁思。夜鶴不可使之蕙怨，曉猿不可使之林悲。」言畢，但見空山寂寥，涼颯颯爽，四簷露冷，雙溪月漲。付物我於兩忘，夫奚有乎得喪？又安知夫蔣之爲陶，而陶之復爲蔣也耶？」

〔一〕隨所寓輟悠然：輟，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作「輒」。

〔二〕雅韻凌乎蕙蒞：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作「窗」。

## 海賦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旋斡乾樞，包括坤寓。思昔洪水懷襄，帝命神禹，乘四載以焦勞，決百川而東注。屯余車於龍門，率飄風而來禦。天吳紛紛乘旗，罔象導夫先路。炭漫瀾渺，茫無涯淑。浚壑谷以納衆流，指西極而回顧。於是地軸載安，端倪呈露。波涵太清，雲興風起。東接扶桑，西逾弱水，

北洗沃墟，南激珠厓。珠厓之外，不知其幾萬里。浴陽烏於東津，沒望舒於西溼。蜃樓市於空中，鮫人織於水底。馬銜開口以雄吞，海童邀路而瞪視。其神怪有如此者。其鱗則巨魚突兀，高濤浮游，六鰲負山，大鯨吞舟。揚波之鬣，插雲之鱗，固莫名狀，何數乎魚蝦螺蚌，鱸鰕魴鱈。其羽則鯤鵬變化，扶搖九萬，鬣鬣蔽雲，羽翼凌漢。鷓鴣避魯門之風，精衛沿發鳩之岸。詭色殊音，群飛類浴，徜徉乎波瀾。沙石之岑，渤澥之島，又何計乎雙鳧乘雁？其寶則陽冰以濯，陰火潛嘘，赤鱗紫貝，詭石文渠，蛟室之所儲，又何止乎鰲山之貝、蚌殼之珠？予方觀瀾作賦，染筆濡墨，客有笑于傍曰：「子所言者海之迹，請爲子言海之澤。廣大無涯，流行不息，蓋納百川而不泄者，海之量；載萬斛而不重者，海之力；潤下作鹹者，海之性；卑以自居者，海之德。舟楫以濟不通者，是其仁；潮汐往來旦暮者，是其信。與天地以長存，歷萬古如一日，此海之所以爲大也。子之言固未究其萬一。」予聞客言，有覩其顏。上手稱謝，探本知源。客喜而笑，岬巘同觀。達大觀以遠眺，步徙倚以盤桓。蹠玄虛之故步，感軻氏之難言。

### 重建登科巖記

惠安縣西一里有巖，曰登科。稽之邑志，始名登高山。宋乾道間，邑人盧瞻讀書其上，以八行舉，因改名焉。是山有林麓泉石之勝，諸峰環峙，萬象在下。大海際天，一望無極。每佳辰良月，邦人士女，咸茲以嬉。崇浮圖者因爲之殿，宋季燬焉。延祐甲寅，邑之好事者乃宇其故址，修葺未完<sub>(一)</sub>，歲深

且壞。至元丙戌，前進士雷侯子樞，來宰是邑，去煩除苛，興廢舉墜，易法律而仁義，化呻吟而嘯歌。視政之暇，訪求幽曠，以資遊觀，得茲山喜曰：「是何其名之嘉也？」且相距咫尺，寧憚勞乎？」迺率僚屬登焉。至則慨昔賢藏修之地鞠爲草莽，爲之惻然者久之。越三歲，戊子冬十月，計工度材，令白沙寺主僧嗣証董其役，吏陳振、王君爵給其需，芟夷孔艱，墾闢寢廣，既葺前殿之壞，復作後殿屬之。高明爽塏，雅與山稱；翼以兩廡，表以山門，又與殿稱。官弗匱助，民弗匱力，己丑春二月落成。稚耄聚觀，咸謂規制之盛，前此所未有也。於是雪溪林先生走書鐔津之上，屬予爲記。其言曰：「子，邑士也，於盧公爲裔孫，而又獲與雷侯同舉，子爲文志茲役，庶幾揚乃祖之美，昭令尹之功。俾與茲山相與無窮，不亦遑與？」余惟自有天地，即有茲山，閱千萬年，至于吾祖而佳名始著。自吾祖以來又幾百年，至于雷侯而舊觀一新。地不自顯，因人而顯，亦其數然也。余以升斗縻茲不能去，他日歸鄉里，携朋儕相與杖履其間，當爰筆賦之。雷侯名機，字子樞，以延平府推調是官，所在咸有治績。長子燧，次子燦，俱領鄉薦。

〔一〕修葺未完：修，原作「苟」，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改。

## 重修永春縣學記

泉郡之西百二十里，置永春縣治。縣之西五里置學。稽之邑乘，學舊在縣東，宋大觀迄紹興，凡



再遷而後定。元至正十二年壬辰春三月，予始蒞縣事，即謁學，教諭高仲舉等進而言曰：「是學自至元內附以來，前後累改，然歲久屋老，隨葺隨壞，宜更久之。顧學租薄，猶不足以供祭祀、贍師生，如營繕何？」予喟然嘆曰：「彼釋老之宮，布滿天下，在在華麗，今天朝右文，而聖人之居其陋若是，吾徒得無赧乎？」矧余來，方欲以教化理諸邑，而學又教化所自出，尚得辭其責乎？」於是邑之好義者，若陳惟孝等，相與謀曰：「令方有事于學，吾黨當叶力相之，以速于成。」無何，而粟盈于倉，楮羨于帑矣。是年夏六月，首作戟門五，高與殿稱。距戟門四丈有奇，建櫺星門以臨通衢，與戟門稱。戟門之左爲小屋，右爲亭，因故趾而加崇焉。亭舊名「思樂」，令易而扁之曰「光霽」。遂及明倫堂，暨左右四齋。柱之腐者易之，棟之撓者更之，俾可以久。堂之東、西各有庫，西以經史，而學官私居鄰焉；東以藏祭器，而魁星祠密邇焉。堂之前構儀門，與兩廡接，爲門如戟門之數。儀門之內，鑿地爲池，甃石以瀦水，而橋其上，環以欄楯，仍繪先聖及從祀像而華其殿。由殿而廡而門，悉加丹堊。十四年甲午夏五月，安溪縣寇作，六月侵我疆，官署民戶燬于火，而是宮巋然獨存。既而義旅聚於斯，栖兵于齋，飼馬于亭，穴垣而蹊，斧戶而爨，所不克毀者僅廟。余與戈甲相卧起，弗暇顧也。十五年春三月，寇平，民獲休息，乃復召工補頽。戟門之外，砌石爲亭，而種樹于其側；櫺星之外，築墻二十丈障其前，闢官道而廣之。徙興元、省賢二坊于道之左右而相望焉。蓋至是而役告畢矣。又以士之無養也，復勸陳光輔等，捨田若干以廩之。以祭器之未具也，復範簠簋籩豆以用。秋八月上丁，克如禮。禮闋，宴于堂上。群賢具在，教諭顏寧助等請曰：「某等重役于茲，與執事相周旋，殆將四載，中更禍

患。尚賴先聖在天之靈，獲就緒矣。今者釋干戈而俎豆〔一〕，捨甲冑而衣冠，雍容揖遜於禮樂之地，顧非幸與？願記之以示來者。」余聞之，學所以明人倫也。夫人倫有五，而君臣爲五倫之一，所係爲尤重。聖人教人爲學，亦不過明此而已。永春承平日久，民不習鬪，寇始乘其無備而掠之。邑大夫士且忿而起，慨然興義兵，爲國家出死力，其細民亦往往用命於鋒鏑之下，而不暇顧其身，以攻則克，以守則固。寇分道闖吾境，大小三十餘戰，而竟不能入尺寸，蓋民心惟君臣上下之分不可一日廢，故其臨危捨命，有不待勉而爲之者，豈非平昔服習聖人之教而然哉。然則學校之設，其有功於世大矣。今百里寧謐，吾與君等得相安於無事，其可忘所自耶？諸君子第以營繕之顛末求余文，而不知余之記殆有重於此者，輪奐云乎哉。衆咸曰：「然。」遂書記。

〔一〕今者釋干戈而俎豆：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作「日」。

## 永春縣重建公署記

縣隸泉郡七，獨永春山水之秀，視它縣爲最。以誌考之，是地爲桃林場，晉天福間，始陞爲縣。縣治背大羽，而面象山，下臨溪水，陰陽家以爲最勝者也。公署重建於至正元年辛巳，時監縣鎮奴，尹方建翁，典幕黃真仲也。十四年甲午夏六月，燬于鄰寇。寇恣擄掠，所在焚蕩。予與義士呂用賓

父子、僚友伊守禮暨諸慕義者，大募民兵擊之，屢戰屢克。十五年乙未春三月，寇平，官曹即他所理公事。民復業者，往往依村落以居，市井蕭如，過者嘆息。是年耆老數十人，踵門告曰：「公署所理，民望所屬也，久廢可乎？且自君失之，自君復之，不亦善乎？」予喟然嘆曰：「事有廢興，是固當爲然，民病未甦，恐未可爲。今日夕當代，恐不及爲。」父老請弗置，遂許之。於是富者輸財，貧者輸力。九月興功，木石陶冶之匠，各執其技，命邑士顏希道督之。乃作廳事、後堂，總爲間十。廳事之西，爲江、黃二公祠。東爲幕所〔一〕，翼之以吏舍，表爲儀門。堂故卑濕，爰積土而增崇之。前爲亭，後爲軒，左右爲房。凡深淺廣狹之制、陰陽向背之宜，一仍其舊，而高明稍勝，人咸謂其規模之偉也。時縣尉趙居仁、陳岩寨巡檢方純，亦各以其所宇來白，余念其役不可輟，因以邑民所輸力者，分給之，居無何，而尉司之署亦成矣。衆復以樵樓爲請，乃併作之。曾未就緒，而余改調福之寧德矣。他若犴獄、倉庫、庖厨之屬，凡所宜葺者，不暇葺而去，蓋十六年丙申冬十月也。嗚呼，予作邑垂五載，方其始至，天下承平，境內無虞，日與士民共享優游暇豫之福，安知邑寇之禍若是然乎？拊摩於瘡痍之際，營繕於煨燼之餘，錢弊法舛，工備費巨，安知今日之事庶其苟完乎。余既不能固守封疆，貽我民荼毒，復勞我民以就茲大役，寧不重得罪於我民乎？嗚呼，其亦艱哉，抑亦不得已而爲之也。與我同志，圖惟厥終，則匪予之幸，斯民之幸也。故書此以識歲月，而尤不能無望於將來云爾。

〔一〕東爲幕所：幕，原作「慕」，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改。

### 三華重修講堂記

至正九年己丑六月，余以事抵三華，即謁廟學。偕諸儒坐于講堂之上，顧瞻棟宇欲壓，因謁教諭商君季友曰：「學以明倫也，堂以講學也，可若是壞耶？盍圖之？」起而曰：「僕備員于茲，興頹補弊之務，恒置于心。欲獨任諸己，則廩如懸罄；欲旁托諸衆，雖家至戶諭，言未易售。固將待其人而後興與？且是學之經營顛末，具載于碑，始終皆吳氏之功也，廣德二守武略公實作之。其後寢壞，則略之子臨漳二守遜齋公修之。又其後，正殿、兩廡暨櫺星門壞，遜齋之子、今汀州二守松泉公重修之。松泉於學尤究心，旦夕代歸，斯堂之新可卜矣。」明年庚寅夏五月，季友走書延平，諗予曰：「比者松泉公歸自汀，僕輒以向之復于執事者請。公欣然曰：『是吾責也，是吾父、吾祖之志也。』於是捐財集工，不俟終日，凡棟、樑、椽、桷、竹、瓦之污腐殘缺者，悉易之。完緻視昔加倍，丹堊漆髹，煥人耳目<sup>〔一〕</sup>。興役於己丑六月，畢工於庚寅三月<sup>〔二〕</sup>。糜鈔爲錠八十有奇，而它人無與焉。學之人士僉謂吳氏有功於學三世矣，宜載其事于石，俾來者考焉。執事幸爲記之。」余惟學乃教化所自出之地，其事似緩而實急。自夫二氏死生禍福之說勝天下，無賢愚貧賤，咸靡然趨之。求其用力於教化所自出之地，則亦寡矣。吳侯獨以高明特達之見，崇正學而不惑，其諸異乎代之人歟。且人孰無子孫焉，然不能保其皆賢而無不肖，作於前而述於後者，幾何人哉。吳侯乃能以其祖、父之心爲心，俾鄉校之士

藏焉、脩焉、遊焉、息焉，其必知所自矣。雖然，堂之設豈止於是而已，固將相與講明古昔聖賢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窮而推其說以淑于鄉，達則充其用以濟于時，斯無負吳侯所以作新斯堂之美意<sup>〔三〕</sup>。侯名克忠，松泉其號也。教諭名皓，三山人。

〔一〕 煥人耳目：煥，原作「燠」，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 畢工於庚寅三月：寅，原脫，據文淵閣四庫本

補。

〔三〕 斯無負吳侯所以作新斯堂之美意：吳，原作「吾」，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東坡善應庵記

至正二十一年辛丑，予抵福清平南之東坡，至于善應庵。一日，僧覺真暨優婆塞陳覺榮來諗曰：「是庵創於大德己丑，至元戊寅乃重建焉。其事則陳、何二師之經營，其教則東林遺法也。二師去世久，而事實未有紀，恐遂湮沒無以示來者，敢請。」予曰：「第言之，我爲若記之。」極西之方有淨土焉，其國無三惡八難，其人大樂，有能念佛三昧，往生彼界。晉時，廬山遠法師懼夫代之信者弗篤，作爲咏歌以勸之，由是東林有白蓮社，當時化焉，故庵宇比比有之。而此以善應名，蓋取觀音經中善應諸方所語也。」又曰：「庵故陳覺堅宅也。覺堅年甫壯，輒脩淨業，嘗建安福庵後灣，厥有成規，乃出謁道師之有軌行者，以究其道。既歸，思別度法宇，謂莫東坡若也。遂以宅爲之，而居其族於旁里，不以混焉。」

乃拓厥基，欲其舒也。乃凹厥壤，欲其燠也。首作佛殿，次作觀音閣，後灣陳覺正實相成之。於是覺堅老矣，其徒陳覺慶，道行愿殼〔一〕，爲時所推。自嗣以來，內潰私蓄，外資衆施，務新厥故，用弘茲庸。既鳩工，視中殿曰：「狹矣，其廣之乎？」視觀音閣曰：「陋矣，其易之以高明乎？」視棟楹椽桷曰：「腐撓矣，其悉更之。」既克有成，咸就矩矱。施之金碧，被之漆髹。殿之後闢軒，東向，累土爲層臺，而墉以衛之。閣之下闢軒，南向，列其房於左右，外則旁取簞篠、花卉之屬雜植焉。涅槃有堂，香積有厨，寢有次，食有所，殘繕苟完，即以其餘市田若干畝，課僮種藝而取其人以食。蓋覺慶主之，而覺真、覺榮與北山林某咸有力焉。予聞而復曰：「釋氏以人天小果目締構，然以崇象教，匪是曷依？是庵也，有覺堅基厥始，有覺慶圖厥終。若二人者，殫精神，竭志慮，以慮翼之〔二〕。卒克就緒，茲惟艱哉。雖然，非以眩美觀也，其惟弘爾佛之教，以惠斯人乎？夫佛之道，其教不過導人爲善已耳。雖蚩者流〔三〕，幽明之五濁，仇之十纏、九惱，囚之罔覺罔脩，誰愆誰尤，然而性固善也。導之善，善斯應矣，又奚他之求！及其至也，可行其道，諸惡不留，其群聖之儔與？今夫海島荒遐之處，戒葷血，人念三昧，誓超惡趣〔四〕，期生淨域，豈其俗固然哉？教所被也。然則茲庵之作，其利益不既多乎？若夫究真諦於一言之頃，悟奧義於一事之微，學者殆未易進此，然頓由漸入，尚勉諸。」覺真、覺榮曰：「然。」遂書以授之而鋟諸梓。覺真，號東庵，覺堅之孫。覺榮，號桂堂，覺慶弟子。其戒行顯著，里之人尤加重云。

〔一〕道行愿殼：殼，文淵閣四庫本作「謹」。

〔二〕以慮翼之：慮，文淵閣四庫本作「輔」。

〔三〕雖蚩者

流：蚩，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作「蚩蚩」。

〔四〕誓超惡趣：誓，疑當作「誓」。

## 惠安縣學修學增田記

至正五年己酉夏六月，惠安教諭傅君馳書告琦曰：「惠安學凡四遷而迄定于縣治之左。前至元癸巳，令尹趙君仲臣之所創也。舍如舟，廩如罄，倚教席者視學如傳。間有以革陋爲志，往往畫於力不足，以叩有司，有司聽之漠然，不少加意，如是者積有日矣。至順庚午，監縣樂禮公寔來，毅然以興學自任，官之狹者闢而廣，田之失者稽而復。士爲建祠、樹碑，德之也。又十有二年辛巳，吳漢臣來守茲邑，飾大成殿，殿廣袤凡若干，悉易磚以石。又三年甲申〔一〕，陸公君華繼至，乃大脩明倫堂。棟撓者更之，礎陷者平之，枲、桷、瓦、甍無纖巨，咸徹其舊腐破缺而新之。堂之後曰『尊經閣』，閣之下曰『崇賢堂』，畢就輪奐。更築環圃之墻，爲丈六十有奇，徙光霽亭其中，仍斥而大之。又自櫺星門達于通衢，翼以石欄，爲間凡四十有六。自始役迄終，公每躬督之，不務苟成，不求速效，必完必固，圖可以久。於是學之制始備。先時邑民陳某以罪没田于官，鄉豪陰據之。前令吳公廉得其狀，議以所没田與學養士。牘具即代去，豪賄吏陰更其牘。公亟以前議白之府。府是之，因召豪至廷下，示以法，豪遂服。田悉歸于學，於是學廩始給。邑之耆士來言曰：『凡有功於學者宜祀，今仲臣樂禮公既有祠，公與前尹吳公，獨不宜祠乎？』衆諾而祠之，將載其事于石，因以所入田附書焉。」請予爲記。

某聞：諸邑令，古諸侯也。邑學，古庠序也。董子曰：「設庠序以化於邑。」夫興學以化於邑者，令之事也。邑得良令難，前有作而後克繼之者尤難。若二公者其位同，其志同，其興學之功又同。即于學而並祠之者，蓋秉彝好德之良心，其施於二公者亦同也。某，邑諸生也，目當時之陋，每羞且憾之，今者居有廬，食有廩，絃誦有次，其可忘所自耶？爲我語同志之士，其益勗乃德，淬乃業，處而善其身，出而周於用，庶幾不負二公教養之初志云。是爲記。

〔一〕又三年甲申：申，原作「辛」，依文淵閣四庫本改。

## 遊凌溪記<sup>〔一〕</sup>

惠安之北鄉，其泉石林麓之美，獨菱溪爲最勝。溪之上，兩峰對峙，蒼翠可愛，崔嵬巒嶸，狀若相敵而不相讓者。一水出兩峰間，或淵濶黝黑莫測其底，淺僅沒膝，瑩徹淨幽，魚之往來可數也。溪多石，水觸之則滂湃有聲。其最巨者，離列水中，相距咫尺。水東而過，過則帖然。凡幾屈折，出而抵于驛道之衝。宋治平中，橋之以渡，即所謂永濟橋者。水由橋下徑注，有山橫截其流，水復曲行疾逝。自此以往，予亦未暇究其所窮也。曩余來訪親舊，愛溪之勝而屢遊之，然信宿則去，不能留也。至元己亥初夏，予與莆陽人方君同寓烏石精舍，溪出烏石山之背，每日未晡，



主人輒相命以出。出則之菱溪，至則上汾下流以釣，得魚以歸。歸則月出東山矣。故夕率一至焉，雖風雨亦往，然猶以爲未極其趣也。五月末澣，不雨不暘，主人野服芒履，客亦如之。一僮釣竿以從，一僮肩酒雜以肴簌，始由永濟橋側，披榛取道以達溪。主人把釣，立于翠蔓青樹之外，倦則與客列坐石上，命酒少酌，酌罷則釣如故。頃之，步且前，石愈奇，水愈清，地愈奧，意愈適，而魚之嗜餌者，亦數數獲之。於是爽氣憑陵，煩襟瀟灑，雖屢酌不醉也。已而復得石橋數間，盤桓久之。溯此而上，計當猶有佳處，而日入矣。噫！主人生於斯，且將老於斯，余與方皆客也。山色水光不可奪取，分而去也。雖欲常賞諸勝，其可得乎？昔柳子遭事謫南州，久且不復，其最勝者，若黃溪鉗鉶潭諸處，無所不遊，遊輒爲之記，所謂雄深雅健之文，皆以是得之。今余才不見用於時，文不足示於後，姑書以誌歲月云耳。

〔一〕《遊凌溪記》，嘉慶《惠安縣志》作《馬山埭記》。

# 全元文卷一六〇七

盧 琦 二

## 元故真士陳公墓誌銘

至正十三年癸巳二月二十二日，有元真士惠安陳公卒于烏石之正寢，得年五十有八。卒之日，其侄女偕盧琦在永春聞而哭之。又十日，其從子從仁走書于琦曰：「先叔父向有疾，嘗爲文，囑其子同曰：『吾平生慕古道，今老且病，倘不起，喪事一依古禮，慎毋用二氏，非親知不受吊。』踰月而葬，題云『有元真士烏石陳公之墓』足矣。茲不幸歿，同悉從治命，將以是年四月二十四日辛酉葬于林坑山之原。惟先叔父夙遇執事厚，知叔父之詳莫執事若，其銘以來，庶有以慰死者於地下。」琦得書泣曰：「嗚乎！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真士。今我戀茲升斗不可去，真士病不及問，斂不及視，葬不及會，吾負真士多矣！」嗚呼，尚忍銘之哉！「真士諱士麟，字子信。元貞丙申二月二十日生。曾祖諱元善，祖諱嗣源，父諱旃澤，母黃氏。真士早失怙恃，事二兄惟謹。性嗜學，諸史百子靡不遍閱。

手未嘗一日釋卷。凡古今人物事變，往往能道其詳，雖老師宿傅弗逮也。治家有法，教子有方，待姻戚舊故有禮，恤下有恩。動輒取則古人，每誦諸葛武侯「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之言以自儆。視習俗姦僞，戚然若有所不堪者。所居山水明秀，即居之東偏爲亭，有池臺華卉之翫，命酒酌客，殆無虛日。或適意漁獵，放浪藪澤間，與勢利邈不相接，蓋有所悟矣。娶莊氏，先歿。再娶王氏，有淑德，生男一，即同也。生女五，長適葉，次適連，次許適柳，末許適王。琦往來外館，今三十年，真十念之如一日。去載繇永春入仙遊捕寇，取道惠安還邑。真士語留信宿，別時無他祝，惟曰：「若先人教若廉謹守道，事載家乘，幸念之勿廢。」嗚呼！真士已矣，寧復聞斯言哉！銘曰：

樸以葆真，曰唯古人。遯以養晦，曰惟真士。佳城言言，真士之墳。菱溪可竭，刻文不滅。

### 樂齋陳公墓誌銘

予穉歲聞先子前村公及舅氏豐山公每言，夙昔遊浮休先生之門，同舍凡數十人，而樂齋陳公尤表表。時予雖耳公之名，未及見也。一日，駕舟至樂島，始見公。眉目娟秀，意度閑雅，有古君子之風焉。自公肥遯于家，予每歲游學他郡，不可得而復見。及予歸自京師，公以詩來賀，暨舅氏屬和聯篇。今纔十餘年，先子歿，先舅氏歿，公亦歿。歲月流邁，諸老淪落，可勝悲哉。公諱立功，字連仲，號樂齋處士。以至元己亥九月二十五日生，乃後唐金紫公、光祿大夫諱政字雍之仍孫。其先自江州

義門入閩，居惠安之南浦扶陽。迨宋，戶曹諱南鄉者捨宅爲院，遂遷于樂島，居海上。內有林麓之美，秀氣恒鍾乎人。故陳以明經顯者相繼。有曰遇平者，終鬱林知州；有曰遇鳳者，終新州新安知縣。公大父諱季卿，宋宣教郎。父諱慶祖，收節郎，興泉巡使。母劉氏。公少敏達，惠安尹子俊趙公奇其才，薦爲泉州庠直學。公勉職，已而嘆曰：「親在，吾安能逐聲利於外而廢甘旨養哉！」即杜門不出。事巡使公及劉氏以孝聞，睦族善鄰，教子待賓，與凡所應接者，各盡其道。每慕少游之爲人，常曰：「騎馬乘車優游鄉里，得善人之稱足矣，此外復奚求哉？」晚年喜溪山之勝，遂卜居于仙邑之龍水。即居旁爲小屋，扁曰「樂齋」，固其號也。一夕謂諸子曰：「吾老且死，汝亟爲我買舟，吾當涉海適故鄉，與族里父老相聚而別，是吾志也。」即往造焉。將返時，公從弟諱至明者，年七十餘，以詩賀公曰：「福緣善積見曾孫，金玉團欒聚一門。白髮弟兄何忍別，勉君終老聚陳村。」公讀之，泣曰：「吾豈忽然忘情哉，第死在旦夕，且卜葬仙溪有年矣，安能久處此也。」因依韻答之曰：「重來海上撫諸孫，桑梓森森影在門。老去豈無懷土念，新丘已卜水邊村。」遂返龍水，信宿而歿，時至正辛卯十二月二十日也，得年七十七。公娶劉氏、林氏、宋氏，皆先卒。林氏、宋氏已葬。劉氏生男英，娶林氏。女某，適莆陽萬，俱夭。林氏生男漢，娶鄭氏。宋氏生男三，沃娶卓氏；灣娶林氏；演娶黃氏。孫男三人，孫女五人。曾孫男女三人。劉氏生於甲寅七月四日，歿於戊寅八月十六日，得年五十又一。諸子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公柩及劉氏葬于仙邑連江里某山之原，從治命也。余試邑山中，時艱事劇，弗獲奔走數百里以弔公之墓，姑即行實而銘之。銘曰：

海上山峙，隱士攸止。學積于躬，孝形于里。有屋有田，貽厥孫子。晚圖乃居，于彼龍水。扁舟涉江，撫其姻戚。姻戚孔偕，一別而死。佳城言言，仙溪之浹。我是用銘，昭示來裔。

〔一〕各盡其道：各，原作「冬」，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祭烏石陳貞士文

維至正十有三年，歲次癸巳，四月戊戌朔，越二十又二日己未，侄女僭盧琦謹以牲酒祭于故妻叔貞士陳公之靈，告以文曰：嗚呼，茫茫宇內，孰不有生，貞淳伊邈，巧僞相乘。公有至性，百慮一誠。人生百歲，孰不有死，悉崇佛老，以畢喪事。公有遺命，爰卻二氏。其生也順，其死也安，生死罔愧，今人所難。烏石之陽，菱溪之北，不事奔競，以遊以息。胸中萬卷，古今歷歷，揮塵清談，聽者無斃。種稻盈郊，樹桑環宅，市書課兒，釀酒延客。杖屨往來，東阡西陌，或漁或獵，隨意所適。我陳氏僭，數登公門。公其念我，情義孔敦。留或旬餘，語或夜分。論經講史，聞所未聞。及我出仕，屢辱誨言。懼其惰荒，戒以廉勤。尚期暮年，保厥貞固，豈料一疾，而斃之遽。佳城伊邈，輻車載舉，願言執紼，道修且阻。瞻望弗及，雙淚如雨。

## 上惠安吳縣尹啓

郎官出宰百里，載縮銅章；書生窮經十年，尚磨鐵硯。不圖今日，獲立下風。恭惟某官，剛方有守，溫粹無瑕。文章可以名家，才略可以經國。宜大展於驥足，乃小試於牛刀。金浦栽花，邊地播去思之頌；錦鄉衣綉，小邑誇創見之榮。睠此龍山，控茲驛道，自昔號煩劇之所，至今爲彫瘵之區。鮒轍之厄未蘇，鳧舄之來何暮〔一〕？以明敏蒞事，案無滯牘，獄無滯囚；以禮讓化民，畊則讓畔，行則讓路。膏澤源源於久旱之際，紀綱井井於積弊之餘。仁已洽于一方，政每形於三異。丕績擬河南之治，夫奚以加；清德照石門之泉，終當不易。沉庇上之厦最大，而延賢之席尚溫。自顧草茅，獨淹蓬華。抱和氏璞，屢遭刖足之刑；鼓伯牙琴，尚冀知音之賞。倘葑菲無遺於下體，獲桃李盡在于公門。

〔一〕鳧舄之來何暮：鳧，原作「島」，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答吳縣尹啓

叩闥依日月，叨蒙聖主之恩；下筆生雲烟，聿拜長官之貺。捫心自愧，揣分奚堪。竊謂士之際

遇有其時，道之廢興，係乎數。自大元天下之定于一，將及百年；由甲寅科舉以暨于今，已踰兩紀。何列郡人才之輩出，獨吾泉風氣之未開。厲賢宰之作成，致鄙儒之振拔。如某者，踈庸無似，困踣半生。估畢徒勞，莫了一經之債；旨甘弗繼，敢希三釜之榮。束書遠赴玉京，唱甲猥塵金榜。歐生閩中貢士，豈期韓愈之全科；賈氏洛陽少年，蓋得吳公之一薦。方圖造謝，遽辱寵嘉。觀禮孔庭，俾綴衣冠之末；肆筵偃室，叨居樽俎之間。在吾道以有光，諒輿情之胥說。茲蓋伏遇某官，聲譽藉甚，詞藻燁然。里巷喧謳歌之音，門庭杜苞苴之謁。撫窮扶弱，民有父母之可依；摘伏發奸，人謂神明之罔測。政績最於他邑，文化洽於泮宮。遂令下才，式歸洪造。知己之恩特厚，寒微其何以報公；理民之術尚疎，高明必有以教我。

### 領舉贄上本路鄒總管

太守民之師帥，首唱文風；儒生賓于玉家〔一〕，適逢景運。遙瞻列戟，爰進鄙辭。恭惟某官，性地如麟趾之仁，世胄有鳳毛之貴。二十年戀闕，帝曰汝其臣鄰；一萬里分符，民謂家有父母。挹紫帽清源之雄麗，擁朱幡皂蓋之光華。明足以察吏奸，寬足以蘇民瘼。處處服龔黃之化，賣刀劍而務農桑；家家誦孔孟之書，賤珠琛而貴道德。課兒之燈不夜，延賢之席常春〔二〕。某自顧草茅，久淹蓬華。家貧親老，未遂祿養之初心；日暮途窮，復睹賓興之盛制。偶獲鄉闈之捷，將爲京國之行。禹

門變化之神，當自拔於聖代；鄒管吹噓之力，尤有賴於明公。

〔一〕儒生賓于玉家：玉，文淵閣四庫本作「王」。

〔二〕延賢之席常春：賢，文淵閣四庫本作「師」。

## 分司海口場祈晴

伏以官有常職，惟煮海之爲勞；民不聊生，爰籲天而有請。仰干鴻造，俯瀝蟻忱。伏念某叨貳漕司，忝理經費。朝廷責任之重，負荷弗堪；省府號令之嚴，譴讓輒至。事或因而或革，心且恐而且憂。比者領職途中，茲焉分治海口。歲辦一萬引之上，額數頗多；時當八九月之間，工程猶少。老幼登程而就役，僚屬隨地以分催。土汛當收，而連朝霖雨不止；火伏已迫，而列竈烟焰暫停。雖云人力之未周，實則天心之莫測。蓋由蒞政不謹，每傷陰陽之和。故自興煎以來，屢被風雨之患。勢豈容緩，計將曷施。顧微臣無尺寸之能，安所逃罪；念下民有鞭笞之苦，誠不忍言。乃命羽流，肅陳清醮。竭精誠而控告，祈陰翳之開明。上憂國，下憂民，非爲己禱；外滌身，內滌慮，惟求天知。乞賜兩月之晴，甘捐十年之算。伏願上帝如在，群后若臨。金輪吐耀於山川，日日慰輿情之望；玉屑奏功於鼎鼐，人人慶邦課之登。



## 建言常平

切聞政所以養乎民，惟善則可守；法不必泥乎古，有弊則當更。伏觀至正七年，詔書內一欵：「言路通塞，治道所關。內外大小衙門官員，凡朝廷軍民利病直言無隱。」卑職承奉使司劄，使前往延建四路點視常平倉。已行遍歷，點視外，切緣常平之役，昔戴胄、耿壽昌之徒實建明之。豐年增價而糴，歉年減價而糶，蓋有成周救荒之遺意焉。國家舉而行之，誠良法也。然近年以來，但見其害，而不見其利，蓋法立弊生，以至於此。顧今日講究方新，推行甚力，而甌生乃欲冒陳其弊，不幾於躁妄乎？然其弊不知則已，既知其弊而姑付之緘默，恐非明詔究利病、極言無隱之意也，故敢以足跡之所至，耳目之所逮者言之。其弊有八：省府明文豐年收糶本，分派鄉都，爲里首者陰符吏弊云：某人當領鈔若干，某戶當納谷若干。吏輩從而漁獵之。受甲之賕則移於乙，得乙之賂則移於丙。及其姓氏已定，則家家被擾無遺矣。此其弊一也。省府發降糶本，在各路，則減刻於府吏之手，縣不能得全數；在各縣，則減刻於縣吏之手，鄉都不能得全數。比及輸倉，需求多門，而每石之費蓋數倍於官本矣。此其弊二也。立倉皆於郡邑城郭，然鄉村之民近者三五十里，遠者三百里，其不通舟棹之處，又多值饑寒。賑糶往復跋涉之費若干，聽候逗留之費又若干，雖舉以貸之，而不受其直，民亦未如之何也。已發倉之際，其司縣貪猾之吏、市井儉巧之徒，與夫權豪勢要之強有力者，往往詭立姓

名，悉空其倉而糶之，而閭閻田野困窮無聊之民，雖一夫不得與焉。此其弊三也。各處闕官子粒充爲糶本，其吏貼人等往往挾官府之威而預期以徵之。圖一己之利，而穹價以受之，名曰官錢，實歸私室。及其迫於上司之文移，則臨時取其低價買糶，帶水濕者有之，雜糶者有之。糧之損壞消折職此之由。此其弊四也。糶本發下各縣，其提調官典該行吏貼，相與爲奸邪，以青黃未接，民間艱糶爲詞，飛申上司。既從其請，則移糶本以爲他用。及至上司或差官盤點，或移文催徵，往往倉惶失措，或私券而賒貸於富家，或低價而收買於鋪戶。糶未足而虛裝作數，藏未久而湮變損壞。其後官吏、倉官人等，或以罪去，或以滿去，而賠償之責，不過斗級數人而已。或斗級所不能償，則凡有產之家，不免重受其害。此其弊五也。汀州居萬山之中，其民不爲他業，惟業農以生。雖以貧民遇斂歲，亦必有積聚。其地又無深溪大川，舟棹所不到，故穀價恒賤，汀人固無所賴乎常平也。官府賑糶，明曰收糶，徒作虛文，而汀人受其實害，至有不可勝言者。又況武平、上杭二邑去汀州爲尤遠，其谷價視汀州諸邑爲尤賤。始者講究，即二邑之境上，共置一倉於黎畬，取其道里均故爾。殊不知聚黎畬而居者，皆屯田軍也。人人能耕，家家積蓄，方有司收糶之時，二邑去倉各五十里，欲水運則不可以舟，欲陸輸則所費倍蓰，姑得輕賚而就糶於軍，而軍人坐得添價之利。及其變糶之日，彼二邑之民無一至者，凡在倉之糧悉爲軍所糶，而軍人坐得減價之利。國家立法之意本以爲民，而斂散之利悉歸於軍。此其弊六也。倉官攢典人等，近以例革去，而專其責於提調官，使提調官賢亦不過無擾於民而已，決不能爲吾民利也。苟或不職，則任用非其人，收貯不如法，其病抑又甚矣。此其弊七也。建陽

平糶倉乃前邑令勸率產民捨米以充之，積至千石有奇，擇士民之謹願者，司其出納而官不與焉。民甚便之，今尚無恙也。崇安亦有平糶令，其法一如建陽，近因常平之設收糶未敷，本縣迫於上司之點視，乃以平糶倉所積之米充其數。邑父老屢訴之，曾不爲理，平糶所積悉歸於官，常平之惠略不及民。上乖國家立法之美意，下負百姓備荒之初心。此其弊八也。願罷各處常平，悉歸徵元本還官。若欲必行賑糶之法，莫若勸率產民捨米，如建陽等處平糶倉，俾民自掌之。如此，則上不費官本，下不傷民財，而家無擾，猶愈於常平。區區所見，特此具呈，如蒙准信，備申上司，乞加裁覽，不勝幸甚。

### 諭寇文<sup>〔一〕</sup>

皇元混一天下百餘年，近歲構亂，河南、湖廣、江浙等處悉皆搔動。人皆爲國家憂之，獨高見之士以爲聖上寬仁大度，宰相賢明，天下必無事。今各處郡邑盡行克復，百姓俱以平寧。自京師至福建一路無阻，汝等居深山，知紅巾之亂，未必知紅巾之滅。知縣官之有虐政，未必知聖主、賢相之有洪恩。惜乎無人爲汝宣達此意。況泉郡古爲佛國，自歸附以來，民不知兵，雖有盜賊，隨即勦除，百姓享承平之樂，他處所未有。汝等一朝作梗，禍連諸邑，百姓受流離之苦，前此未聞。且汝祖、汝父爲大元民，汝身爲大元民，大元何負於汝？汝乃甘心悖逆爲盜乎？汝縣官未嘗結怨於汝，路官未嘗結怨於汝，城中之人未嘗結怨於汝，旁縣官民未嘗結怨於汝，汝敢焚燬他邑，乃復攻打城池乎？

慈母十月懷胎，三年乳哺，方始得成人身。官府設獄不敢輕人命，必審覆無冤方置人於死。汝等殺人如刈草，曾不動心，何也？人家架屋，遮風蔽雨，養子育孫，有三十年、五十年不能完美者，汝等焚屋如點燈，使人無蓋頭之地，何也？人生有貧有富，自是分定。汝等見富人如仇，必欲焚其屋而殺其人，何也？汝等必曰：「半錠一石谷，十兩一斗米，尋常欲求一飽不可得，今日既得酒食，又得財物，何苦而不爲盜？」又曰：「官軍未大集，民兵未大舉，我何憚而不爲盜？」嗚呼！爲此說者譬如魚遊釜中，特湯未沸爾，湯沸則爛熟矣！家居惠安，與汝等即鄉人也。近宰永春，於汝等即鄰邑也。我才德不及於衆，恩信不孚於鄰，是致汝等侵我土疆，毀我縣治，掠我人民，惟自責己，不敢怨人。然深思，以爲盜之由誠非得已，因爲汝縣官吏、鎮守官軍虐政所逼。生事激變，汝等一時有所不堪，遂至於此。間脅從者，多有富足之家，知理守分之徒，豈不知古今順逆之理，但無路脫身，誠可哀痛也。我乃永春令尹，念汝等本皆良民也，念隣之民亦皆吾民也，豈可坐視而不恤哉？欽惟國家許人以悔過自新。近歲台州方國珍、福寧州康僞元帥（二），俱各聚衆數萬，悉皆投首復業，衆所週知。汝等若能悔前所爲，開陳激變緣由，赴官首告，咸與免罪，復業爲民。或能爲官出力，招諭旁縣賊徒，盡數投首，克復他邑，即與申明上司，論功陞用，不亦善歟？不然大軍四集，玉石俱焚。李志甫二年而滅；羅天凌數月而亡；其餘小寇，亦半月、一月而誅。爾一則爲康僞元帥等歸附復業，一則爲羅天凌等自取滅亡，汝等誠熟思之，孰得孰失，姑以人情言之。汝等身冒矢石，日從戰陣，每挈妻攜子，入山傍林，風餐露宿以達旦，何如奠枕而高卧其家乎？聚衆千百，烹羊宰牛以爲娛，何如炊飯釀酒，煨芋剥

棗<sup>〔三〕</sup>，與妻子相對面乎？汝等誠熟思之，孰苦孰樂，我不能掉三寸舌於汝，姑移文以戒諭汝<sup>〔四〕</sup>，汝等其聽之毋忽。

〔一〕諭寇文：諭，原作「論」，依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福寧州康僞元帥：帥，原作「師」，依文淵閣四庫本

改。

〔三〕煨芋剥棗：棗，原作「粟」，依文淵閣四庫本改。

淵閣四庫本改。

## 跋伯章九龍卷

鄉貢進士伯章公所藏畫龍九，甚寶愛之，識者以爲所翁筆也。一日爲他人持去，且二十載矣。今復得之，伯章以舊物復還自賀，所與往還者亦往往歌賀伯章。予惟龍，神物也，屈伸小大，飛潛隱見，其變化蓋莫測也。今而復還，其伯章奮躍之兆乎？龍之象屬乾。乾爲陽數，用九，以九變化也。伯章春秋四十六矣，今歲在卯，由卯而午則四十又九。伯章其以是年，射策於九五天飛之庭乎？

## 跋趙茂叔山居圖

右趙茂叔《山居圖》，畫師李居中所作也。藁山離立，蒼靄一色，飛瀑由崖谷中出，匯爲平湖，黛

蓄膏停，澄徹可鑑。寒雲翠煙，相與往還於莽蒼之外；夕嵐掩冉，坳起於林薄之間〔一〕。老樹高可百尺許，柯葉紛敷〔二〕，茂叔玄冠縞衣坐其下，左琴右書，翛翛然嘯傲於埃壒之表，厥趣亦奇矣。一日，茂叔持以示予。予覽而嘆曰：「嗟乎！世之厭塵雜者，恒慕山居之爲高，然非誠能脫去富貴而甘心於寂寞者，其能一朝居哉？」茂叔少侍宦四方，壯而遊京師、入國學，歸而客錢塘，市居非山也，豈其平日之所慕者，恒在是與？夫自昔英雋之士，孰不欲以才諳自見於世，不幸而遭世之否，則山林而已矣。今者明天子在上，雖圭華門寶之儒，皆攘袂而起。茂叔以英年實學，方將與群有材者相馳騖於功名之野，茲豈山林時乎？茂叔且徵文余，爲賦《白駒》之三章焉，茂叔以爲何如？

〔一〕坳起於林薄之間：薄，原作「簿」，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柯葉紛敷：敷，原作「數」，據文淵閣四庫

本改。

## 題牧牛圖

榆柳之社、蘆葦之鄉，俯仰有崗巒數澤之勝焉。牛數十爲群，往來輕煙薄霧間。牧豎穩跨牛背，鞭箠不施，任牛所適。人與牛相忘於悠然之天而不自知。畫者非深知其趣，不能作此。予田野人也，於其趣稔矣。今者，逐逐車馬之塵，無少休息，忽覽此圖，爲之悵然。

## 題曾君世家盛事集

吾泉自宋以來，由進士出身至宰相者，自曾魯公始。公定策功臣，三朝元老，若蘇頌、蔡確、梁克家、留正之相業，視公則有間矣。父子兩府，唯魯公及子孝寬、蔡確及子懋而已；狀元及第，唯公之從孫從龍，及梁克家而已。一門進士十餘人，惟曾氏及楊、呂、石、蘇四姓而已。至如一門二相，兄弟三人同時侍從，祖孫四代書殿館閣，則曾氏獨專其美，而他族不與焉。然則泉郡衣冠之盛，莫曾若也。琦生長是邦，每閱郡乘及聞諸故老，未嘗不羨慕曾氏之盛。今年，彥明君始出示此卷，因知其事尤詳。《詩》曰：「君子有穀，貽厥孫子。」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彥明君其勉之。

## 題山水圖

予昔寓山中，每覽溪山之勝，心甚樂焉。嘗有詩曰：「平生愛丘壑，來此看烟霞；野迴嵐光合<sup>〔一〕</sup>，溪深樹影斜。小橋無客渡，半嶺有人家；獨坐楊陰下，黃昏望釣槎。」蓋紀實也。今者奔走官事，羈旅城郭間，無復埜趣。忽展此卷，恍若曩昔所觀覽而賦咏者，心爲之豁然，因題數語于後。

〔一〕野迴嵐光合：嵐，文淵閣四庫本作「風」。

## 求麥舟疏

至正己丑春，友人三山方子不遠數百里至劍津，袖春陵太守木軒先生所贈詩以贈予。且泣以告曰：「僕獲戾于天，母歿未葬，而兄又歿，惟是坐一貧爲祟，一喪弗克舉，有年矣。鄉黨莫予知也，故有是行。仁人君子，得無有范文正者乎？」予聞而悲之，因爲作儷語數聯于後，庶好義之士讀之而有感焉，必有能周其急者。

右伏以季札過徐君之墓，解劍而行；仲尼遇館人之喪，脫驂以賻。蓋重義者不忘其人於既死，而濟物者安知我之爲更貧？三山才子方氏，素受業於木軒先生之門，嘗登名於棘圍亞榜之外。學由積於富，命不幸而窮。前喪慈母，後喪難兄，禍在接踵；上有老父，下有孤侄，言之痛心。幾載于茲，一喪莫舉。惟陟彼崗，陟彼屺，每爲安厝之謀；就有若斧，有若堂，殊乏經營之力。倘非疾疚切己，詎肯奔喪告人。情實可憐，義所當念。大家周急，庶小寬罄室之憂；隨意贈財，安敢必麥舟之惠。



### 求麥舟疏爲建寧李宗父作

龍江書院長艮成李先生沒，旅櫬權厝于茲八年矣。其子宗文欲挈柩歸葬，而困於無資，尚義之士，幸相與圖之。

伏以季札吊徐君之墓，掛劍則行；仲尼遇館人之喪，脫驂以賻。盛節既傳於昔，遺風可望於今。故龍江長李公，藝精于勤，行純而慤。一經貢士，嘗充上國之賓；五載學官，竟作他鄉之鬼。壽則不固，命亦何窮！值時節之多虞，圖歸葬而弗克。親舍隔千里，道路間關；旅櫬垂十秋，光陰荏苒。母在而年過八袞，兒來而囊乏一錢。方欲挈柩而還，誰能損財以助？凡在交遊之士，寧忘惻隱之痛。倘念故人，舟中之麥勿吝；亟歸黃壤，墳上之草易青。（以上楊玉芬點校）

# 全元文卷一六〇八

## 汪文璟

汪文璟（一三〇六——？），字辰良，常山宋畝（今屬浙江）人。年十一，通諸經大義。年十八，鄉舉第二。泰定元年（一三二四）中進士，授餘姚判官，號爲廉平。陞太常禮儀院太祝，遷翰林院編修，聲望甚重。出知餘姚州，頗有惠政。仕至中議大夫、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元末兵亂，寓餘姚，以國難憂憤不食卒。有《歸朝稿》（一作《居朝稿》）、《明農稿》行世（明萬曆十五年《紹興府志》卷三七，清光緒十二年《常山縣志》卷五一，《明一統志》卷四三）。本書收汪文璟文五篇。

### 餘姚州官題名記 乙酉 至正五年

餘姚故爲縣，元貞元年始陞州，今五十年。歷任於是者，姓氏、歲月漫無紀錄。余蓋嘗爲州判，今以守令復來是州。暇日，乃與監州世英取舊牘，次其先後，而刻之石，其歲月有不可考者闕之。嗚呼！當一愛民之切，不啻父母之於赤子，湛恩深澤，方藉守令而致之民，故選舉既嚴，之官者又親加

誠諭，及命宰臣，以宣其諄切之意焉，而忍負之，不以父母斯民爲心，如古循吏者乎？《詩》不云乎：「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文璟無以及斯言也，書是，與同志者勉之。新安汪文璟記。（清光緒二十五年《餘姚縣志》卷一六）

### 修海塘記

至正七年三月十五日

曩余佐治是州，每歲二三月，鳩人夫，輦木石，以修海隄，民苦之。余蓋從事於是，亦不過修舊趨急，以紓目前，未有以大慰於民也。今二十年，自翰林復來，是役之不復講也數年矣，小民晏然，得及時以勤業，爲吏者無往來督責之勞，葉君石隄之功，於是里談家誦，樹祠刻石，而不能自己也。嗚呼！是可謂有功於州民者矣。父老爲余言：石隄既成，昔之衝齧墊溺之處，沙塗遂壅，蘆葦叢生，綿亘數十里，若有天助然，亦異矣。余既嘉葉君之功，又自愧其不能及，日與判官楊君及州之民巡行隄上，視損缺罅漏者，補而築之，而立石州門之左，以示來者，庶幾久而不壞焉。至正七年三月十五日記。（清光緒二十五年《餘姚縣志》卷八，民國九年《餘姚六倉志》卷五）

## 餘姚州儒學增造記

至正九年

至正八年冬十有一月，新建「成德」、「養蒙」二齋，文會堂，東西坊門，凡八十有八楹。既成，會儒者及諸生以落之。先是，後至元丙子，學燬於火，幾盡。知州王侯惟正案其舊規，創而復之。既而侯去，繼其任者劉侯紹賢復爲兩齋，重廊以環屬論堂、禮殿之左右，於是學制粗備。然而朔望二丁之會，主祭之官、相禮之士雜還廊廡，無以爲期集更衣之所，齋舍雖設，隘陋淺逼，不足以容學者，況小學有師，而大學弗置，於教闕焉，非所以長育人才、大其所就之意也。至正六年四月，文璟始至州，既視事，首謁夫子廟。時學正徐君雙老、儒者趙君珪等爲余言之，於是以衆所推鄭君彝、趙君由浩主大、小學事。師道既立，教養一新，負笈而來者于于也。方議廣齋舍、築賓館，以大其規，會令下，權息土木之役。越二年而至於今，而克成也。嗚呼！古之學者，陋巷環堵而講道不輟，固未嘗以所居之崇卑動其心也。然而頰宮之修，魯人至形之歌頌，蓋上之人鼓舞作興之意著於是焉。況去隘陋而就寬敞，其於藏修息游之所，亦不得謂無助也。然則是役也，詎容已哉？夫守令者，民之師帥也。昔之爲師帥者，躬行於上以端其本，任賢取友以輔其教，而後治化成而風俗美，若單父之彈琴、武城之弦歌，皆是物也。文璟不敏，豈能端本以稱師帥之任？州之賢者幸而輔之，庶幾誘掖作成，觀感興起，以無負國家崇化育才之美意，而有以繼言、宓二子之遺躅，此區區之心也。若夫潛心大業，孜

孜孜不倦，以要其成，則誠有望於諸生之自勉云。學正徐君未幾以病去，權其事者汪君焱。大學訓導鄭君亦以憂去，繼之者楊君璩。是歲十有二月，奉訓大夫、紹興路餘姚州知州兼勸農事汪文璟記。  
(清光緒二十五年《餘姚縣志》卷一六)

## 修上虞城記

至正二十四年

至正二十四年，太尉方公與其賓佐僚屬議曰：「上虞寔要害地，城池不設，何以奠民居、固士志？」即與貴介弟知行樞密院事國珉率賓佐、僚屬、將帥偕來，諷故實，相地宜，慮財用，以令役于近地之州縣，曰餘姚、奉化、昌國、鄞、慈谿、象山、定海，並上虞爲八邑。其役之贏縮，則視田賦所入爲之差。惟上虞當六之一焉。其築之之法，斬木爲杙，夾而列之。杙長二丈有四尺，陷其五之一于地中，其四出地上，因以崇土，土與杙等，則輦致巨石，縱橫疊置，以護其外。至其面，則治使平正，以石帖之。於是規制既定，民庶子來，宵營晝作，鼙鼓弗勝。陸運川輸，材用山積。公與知縣及其賓佐、僚屬日周行城上，察工役勤惰而勸懲之。凡爲城十三里，其址之厚二丈有五尺，五分其厚之四以爲城身之高，十分其高之九以爲城面之廣。其上則每二十步架樓櫓，以宿巡警之卒；其下則于四隅列營房，以宅屯駐之士。鼻臂爲陴，樹木爲柵，塹以深濠，懸以飛渠，守禦之具，無一不備。陸門五，水門三，皆環石爲洞。下關重扉，上屹層閣，鋼以金鐵，絢以丹雘，嚴嚴翼翼，既固既飭，而山川形勝，爲

之一新矣。經始於是年之十月，踰月而告成。（清康熙十二年《紹興府志》卷二）

## 重修城隍廟記略

至正二十五年

城隍廟在州東北二十步，故老相傳，宋淳熙閒封崇德王，至正二十二年加封崇德昭應王。越三年九月，命下，而知州王侯瑑來莅是州者二年矣。政簡而役均，民安而吏肅，水旱疾疫，有祈於神，無不輒應。侯於是樂民之和，感神之德，而侈上之賜也，乃捐俸，以率其僚屬、父老，大修厥廟，易其朽蠹破壞，而增其未備者。於是，門廡殿寢，內外一新。復於殿左構龍王祠，飾觀音像，以便祈請，從民志也。工既訖，父老請記於余。余嘗承乏是州，當是時，朝廷以六事責守令，勉勵之詔日下，恒懼無以稱塞上意，以爲政煩而訟舛，使小民失職，其責在己。至於水旱癘疫，螟螽之不時，其責在神。在己者，不敢不盡其心；在神者，不敢不告焉。以是三年之間，幸而無有災害以戕其民。蓋嘗列神之功，以請於朝，未報也。至正十九年，分行樞密院都事謝侯理以分省之命總制州事，留心民隱。於時邊圉未寧，軍旅擾攘，屢禱之神，輒告，民賴以安。連歲夏旱，無不應祈而雨。乃并列前事以請，遂有加封之命。王侯能寬易不擾以臨其民，承事不怠以奉其神，故廟修而神歆其祀，神悅而民受其福，比於黷祭諂祀者，蓋不侔矣。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者，所以治民之本也。不知修其本以治其民，而區區焉飾土木、陳牲牢，以徼鬼神之祐，是謂捨本務末，非知爲政者也。今王侯莅職

既久，政化既孚，而後從事是廟，以昭上之寵，以報神之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其於為政，可謂得矣。《詩》不云乎：「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因父老之請，為書其事，而竊取古人賦詩之義，以終其意焉。廟修於至正二十五年四月十有五日，成於十二月一日。（清光緒二十五年《餘姚縣志》卷一一 以上魏崇武點校）

## 述律杰

述律杰，一名鐸爾直（朵兒只），字存道（從道），號鶴野（虞集《道園學古錄》卷一〇）。其先本是遼東貴族，遼太宗時賜姓蕭。金滅遼後，改述律為石抹（奴婢之義）。述律杰的曾祖父居太原陽曲，隨元太祖征戰立功，授保寧萬戶。述律杰襲職後，恥姓石抹，上訴朝廷，乃復原姓述律（蕭）。泰定末年，至京師上屯耕便宜。文宗即位，授任撫定冀關陝，又跟隨平定雲南大理之亂。順宗立，授雲南宣慰司都元帥。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以陝西參政守御潼關，第二年九月潼關陷落，力戰而死。本書共輯得述律杰文二篇。

## 滇南華亭山圓覺寺元通禪師行實塔銘

至正十年

元通禪師字玄峰，昆明周氏子。開建華亭禪師也。初，母夢祥雲繞室，娠而生師。齟齬具有威儀，童年喜讀書，十二歲精通經史。性好緇素，年十四厭塵縛，謂：「世諦不足破生死。」棄儒披緇，禮玉案雄辯法師，嗣寶積壇主。與寶洞山雪庭禪師，及海內諸善知識參同玄妙，一代偉人歟！先是，於爨下入定七日，聞林鵲噪而省，頓悟圓明。擔簞遠遊，遍歷名區。極天目，晤中峰，一語忘筌，真機全解。別後返滇，結茆玉案，苦草爲庵。請名於天目，中峰命之以「即心」，并有偈云：「百億日月繞四欄，光射銀山穿鉄壁。一庵內外赤條條，拈來總是心生苗。」器重如此。在滇主講席者有年。平居著有《高僧傳》，流行於世。師豈常人瘼？若夫夢芙蓉而感檀施，興叢林而得榮祿，佛面滿月，法曹籤雲，詳記起建顛末，規模固已大備，美矣矣矣。及今煅鍊聖凡，鑪鞴宏開，又歷有年所。至正九年己丑嘉平三日，集衆於法堂，示之曰：「記取臘八，吾將歸去。」越五日示寂。師生於中統丙寅，世壽八十有四，僧臘七十。樹靈塔於山之陽。乃爲之銘。銘曰：

吾師瘼，其生也有所自，其死也有所知。是生是死，色兮空兮。非甚盛德，其孰能與於斯。

（一九九〇年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五〇冊）



## 寶珠山能仁寺之碑

至正十三年

古鄴闡城之右、西山之阿有邑曰石壁衝。其閤而襄陵，復入幽谷。樹林茂鬱，窈而深幾三百武。喬木陰森，湍流鳴玉，如在塵寰之表也。又徑直而隴一里餘，高門崇牕，階城峴岫，扁曰「寶珠」。紺殿巍峨，薨棟環偉，金光耀燦，眩駭心目，恍若覩史之境。像釋迦如來以位其中，菩薩左右，八部四周，一顧儼然，咸生敬仰，俾鄙恪頓消，使凡情之且格。會龍像有丈室，擬選佛有僧堂。衆香之厨，宣明之室，蘭若所需，罔不備具。瑞氣靄於巖隈，祥風披於澗曲。此乃慧雲靜公禪師自玉案以來，斯勸率本邑人楊阿左、黎長太、師忠、董實、董慶宗、王松、張宗、尹生等，兼募昆城檀信同力之所創也。寺后巖顛有瀑泉，飛流百丈，如垂萬索珠簾之狀。雖天造地設之神異，非公之□尋人莫可知也。經始於至治辛酉之嘉平，落成於泰定丁卯之姑洗。上祝聖天子萬年之壽，下祈黎元共享之樂也。公厥祖居滇，生而天質淳粹，行潔圭璧。總角之齡，穎悟紛譁，終歸于盡，遽投寶積壇主宗嗣玉案雄辯大師上足雪庵講主，披薙受律。葺容膝之居，一無儲蓄，澹泊虛懷，研究竺墳，審諦真理。八載間冰蘖無改，其始終之如此。其弟亦爲僧曰祖孔，赴京勤事帝師。法旨特降，號曰「慧雲」，憫公之能也。噫！公之心佛而事道，履道而僇功有如此者。日召筇竹慈鏡高弟鑑庵，謂之曰：「人之所以能其道者，貴乎有所繼述也。今吾於此芟荆誅棘，辦此一段因緣，庶幾繼人之志，無愧於雪庵也。吾將老矣，述其



## 魏元裕

魏元裕，臨邛（今屬四川）人。元至順時在世。本書收魏元裕文一篇。

### 跋張浚與虞允文書

至順二年五月

謹按，宋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虞允文以儒臣參謀軍事，敗金主亮于采石，薦立大功。三十二年正月，張浚起於廢絀，二十年之後差判□康兼行宮留守。高宗視師江上，浚迎謁道左，風采隱然，軍民以手加額，恃浚爲重。時楊存中爲江淮荆襄宣撫使，允文爲副使，中外以存中失望。二月，改允文試兵部尚書，充川陝宣諭使，措置軍馬，與蜀將吳玠相見議事，當其起行，此張浚手書之所以作也。浚堂堂國老，不附和議，爲秦檜所擠于外，至是年已六旬餘矣。觀其老筆槎枒，人昏若拙，而忠言讜論，不減年少。虞允文字彬父，年已五十三，誓死報國，宣諭川陝，與張公道同氣合，所以相勉者，藹然見乎私書之間。後彬父之出使也，與王之望會於西縣，與吳玠、李道會于襄陽，與吳玠會于河池，前後博議經略中原之策，令董庠守淮東，郭振守淮西，趙樽次信陽，李道進新野，吳玠、王彥合軍于商

州，吳璘、姚仲以大軍出關輔，因長安之糧以取河南，因河南之糧會諸軍以取汴，則兵力全而□道省，至如兩河可傳檄而□驛疏上聞。是知張浚之書不虛□于友契，而彬父之行豈輕諾於張公哉？一公忠義肝膽懸照今古，向非姦楨賣國，則韓、岳、張、劉之兵淨天下如反掌，使乘輿還京，宗社按堵矣。嗚呼痛哉！張、虞其忍言之。至順辛未夏五月十又九日，臨邛魏元裕拜書。（《故宮書畫集》三函四二冊）

## 劉復亨

劉復亨，厭次（今山東陽信縣東南）人。博學工詞賦，至正間登右榜，狀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累遷至諫議大夫、普寧路總管（清光緒二十五年《惠民縣志》卷一五、二三）。本書收劉復亨文一篇。

### 法輪禪院重修善瀆堂記

至順三年七月

法輪，即古之靈巖，不知何自本始。隋大業中，僧頭陀慧觀自終南來，睹雙峰巋峙，中夷而外阻，疑異境。翦荆荆棘，將築室，發地得石，迺靈巖遺礎，因治舊基，以立殿宇。傳數世，至後唐，燬于兵。

晉天福五年，省常禪師重爲繕構。宋太平興國三年，賜以今名。由教愍湛、洎源而下，衣鉢相繼，宗風不墜。金大定二十九年，洎源始立石載其本末云。洎傳茂師，遭寇亂適并，寺復焚蕩。事寧而歸，但瓦礫耳。逮善公紹業，居然窮蹙，不得復事事。善將終，呼其徒五人而諭之曰：「寺燬有年矣。吾力寡財殫，莫克繼事，俾盛蹟鬱堙久不聞。況吾徒在嚴，其所事無像，是無教也。以是諉汝，勗哉，無爲守窮山、坐孤室而已。」於是德蔣、德海、德貴、德寶、德英感憤，散游募緣，力經理數年。至元二十二年，建西羅漢洞。又明年，起前殿東觀音殿。又二年，修聖僧堂方丈。既而蔣等相次化去，獨英上人主寺。至治二年春，余以州倅祀孔子於天井關，遂北陟松嶺，造宇下，周歷游覽。崖壁磴絕，松翁鬱陰翳，而太行、析城、王屋群山隱隱可數。英上人方建灋堂，即前曰：「寺有起廢，事難合并，工垂成而子適至，我比聖諱之幸歟？願得文以書之。」居數月，上人介東平張鉉頻以文來請，固嘗許之。越明年，有元城之命，不果。後九年夏四月，余從察獄使者過澤，上人需于館，猶以爲言，豈偶然也邪？堂修於延祐三年春正月，成於泰定二年秋九月，中繪釋迦五士、菩薩、羅漢等像，又創伽藍像祠，齋廚庫庖悉見完立，然後像教以明，聖法以尊，撞鐘擊磬，而衆有依歸。土木塗概之繁，丹雘黝堊之飾，瓦甃鐵石，傭工匠石，凡費中統鈔一萬二千貫文有奇，米麥三百一十有五石，可謂勤至矣！吾聞身毒之灋深而博，守約而易從，弘而振之，存乎其人，導之以慈悲，示之以因果，宜乎人樂趨向之速也。邇而諸夏，遠而要荒蠻夷、嶺海之外，莫不漸其化，誦其言，以蘄福利。其學者宗之，尊信而愈固，崇敬而弗怠，無一區之田、十緡之積，視創一殿一閣，裕如也。凡天下名山勝地，又悉已化而爲名

刹，斯其教有不可得掩者也。上人姓王氏，晉城人，生十年而髡緇入寺。又二十六年而受具，依名僧圓公習浮圖法，服勤精力，明悟了釋，究群經，極要奧，業行修潔，登講席者歷年，爲僧衆仰慕。補官通玄妙義大師、澤州僧副事。親喪毀瘠，用儒者禮，滋可尚也已！至順三年秋七月，承直郎、晉寧路總管府推官厭次劉復亨記并書丹。（清光緒二十七年《山右石刻叢編》卷三四 魏崇武點校）

## 周 德 洽

周德洽，號西山逸民、西山老人，山東人。曾任大都大長春宮三洞講經、諸路道教詳議都提點，封清遠明逸弘真大師。本書收周德洽文六篇。

### 創建玄逸觀碑 泰定三年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蓋有道之士隱居行義之所尚也。故王猛捫虱而談當世，子牙釣魚而佐姬昌，此古今之所共知而不可誣者。夫我全真大教，自長春宗師棲遲磻溪、龍門凡十有三年後，復居海上，聲傳漠北。遇太祖聖武皇帝玄纁青蒲之聘，征詣行在，首以道德仁義爲陳，一言止殺，

萬國生春。自是以來，玄教運彰，猶初升之日，始達之泉，不期明而光，不期浹而遍。所以名宮築館，星分棋布，在在有之，此玄逸之所由設也。其形勢則震玉簪而掖焦嶺，蹴昆浪而枕方山。煙嵐鬱其上，溪水灌其中。方春光爛熳之時，杏桃夾岸，松竹盈門，比晉室之武陵，但少淵明一記耳。其爲幽人逸士之居，宜哉！始觀主王姓者，世爲金商之高崖人。譜逸，祖考不詳其名。生宋紹定之壬辰十一月十一日。年方弱冠，屬淳祐多難，隨兵北渡，隸平水臨汾之賈翟村柳老人家，鞠爲義子。柳欲爲娶，堅謂不可。後許自便，遂往吉州棲神庵，禮長春真君派下樂全子清逸大師張君高弟徐老仙爲師，得名志素，道號頤真。就養既久，盡獲其傳。師亡心喪，禮闋，來遊九峰純陽上宮，貓耳山西南，結茅以居。後于至元十七年，始賈今孫谷口地產，愛其境土，移此修營焉。於是親率徒侶，叶力同心，日就月將，樂天交食。初則陶覆陶穴，次則芝房雲廡，已而堂殿辟容，又則農莊水輪，凡所養生之具，靡一不辦。逮至元二十八年，真人張公嗣教，署玄逸爲額，仍札付提點本觀事。道緣方盛，俄歷兩楹之嘆，於至大二年九月十三日上征。迴算始生之年，享春秋七十有八。以觀事付高弟，今提點王君道祐繼興住持。道祐與余有數年之舊，一日，禱余紀玄逸營建事。余難之曰：「學道之士，瓢操水飲，穀食鶉居。至親者父母，至愛者妻孥，猶拚而不顧，豈以區區締構營業爲哉？」應之曰：「不然。如謂士志道而耻惡衣食，華門圭竇，不以高堂廣廈爲安，則誠若吾子之譏矣。然而玉棺未降之前，飢寒寢處皆有所不免，安敢力不情之爲以矯一時之俗哉！且爲人徒與爲人子無以異。其父勤勞，堂播於前，其子廢墜，構獲於後，使其先鬼餒而無依，可謂能子乎？吾子幸無多詰。」余嘉其篤實無誕，言

之有理，遂不讓而書之。（下缺二十九字）（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道家金石略》第七七七—七七八頁）

### 祀太玄妙應真人記 至元二年

元統乙亥二月望日，制授洞陽顯道忠貞大師、諸路道教都提點、中嶽廟住持都提點井公，趣裝領嵩山中嶽廟事。將之陝右泥陽靜明萬壽宮，特奉完者臺皇后懿旨曰：「嘗聞五臺靜明宮爲唐孫真人道場也。若往彼，當賚捧御香祝文，於其處行降致祭，庶幾福我有元宗社無疆之祚。」公唯其命，卽於是歲十月，詣還靜明，謹擇日齋戒行禮。是日也，風霾沉寂，天朗氣清，有以見將事者誠恪而表宮闈之至敬也，仙靈之垂佑也必矣。敬再拜而刊之石，以壽歲月云。西山逸民周德洽記。

#### 祭文

真人太玄，毓秀唐年，芳名偉躅，千載依然。氣合鴻濛，神參太極，尚冀仙靈，福我元國。伏惟尚饗。至元二年歲次丙子上元日。（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道家金石略》第七七九頁）

### 浚州長春觀棲真堂記 至元五年

浚隸大名，有山曰浮丘，隱然阜城中，豈漢河間獻王師之舊隱耶？又曰大伾，或古濁河經此，卽



《禹貢》至于大伾者是已。北城之陽，觀名長春，建於國初，實取我明應真君之號。今特進神仙玄門演道大宗師、重玄蘊奧弘仁廣義大真人完顏公愛其山川秀爽，比年以來，煙裝雲駕，嘗稅於茲。公既主玄席，後人聞之，皆以爲榮。觀主張志進曰，不可無堂以旌之，迺構丈室於觀之後。邦人樂助之，不幾月而成。綠窗素壁，淨几雲屏，迴然一蓬閬耳。當其雲開風靜，天寬日永，俯瞰川途，人煙會集，舟車雜遝，指顧之間，有紅塵、蒼霄之隔，真仙遊之絕觀也。於是相與礪石，具狀來京，請議其名。真人曰：「吾嘗遊憩於斯，宜榜之曰棲真，以示桐鄉之愛。」就命西山子記之。西山子再拜而應之曰：「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此劉夢得之語也。蓋山川景物之幽美，一經至人曾居若遊，榮光萬丈。若淇門之得公和，磻溪之得呂望，崆峒廣成，太華希夷，富春嚴陵，洛下堯夫，首陽二老，商山四皓，傅巖黃□，陶菊周蓮，閱數千載之下，使人敬瞻竦顧曰：昔誰此居，昔誰此遊，昔誰此愛，俾山川景物之增輝不朽者，至人之殘膏餘馥也，豈特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而已哉！華於棲真堂也，亦云。（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道家金石略》第七九五—七九六頁）

## 大元重建龍山觀碑

至正三年

《易·繫辭》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如《詩》載陶覆陶穴，定之方中。皆自野而文，自樸而華，文物之備，蓋有漸也。宮觀之興，實原於此。

今龍山爲觀，亦祖諸是爾。成觀之主，兆自有唐開元歲，天寶觀住持知觀苗德兒，下迨明昌二年道士王守泰等，流芳千載。及我皇元至元戊辰，天寶觀真大道宗主通和大師、本方舉師牛希仙門弟賜紫金欄圓明大師丁德全、上足五方都舉正于公清淵，重新締構之也。觀違青社七里有奇，其山川形勢，則背倚堯祠，瀑水、駝峰、龍山、石公、洋河周其四遠。面清溪，肘翠阜，春花秋果，白石丹崖。牧唱樵歌，響震林樾；黃鶯紫燕，聲度軒牕，盤谷、桃源，不啻過也，正宜幽人清士之所盤桓。爲殿爲堂，東西方丈，雲寮靖室，齋厨庫廐，以楹計者不下三十有餘。其塑像金碧綵繪，殫其技無遺巧焉。同槽碾磨博鐘之制，特其餘事爾。首功於前至元戊辰，斷手於元統甲戌，歷年滋久，可謂曰艱哉。其爲聖天子萬年祈福之場，士庶民請恩之域，固不偉歟！其周圍童土，豐歉足用，培植果樹，富埒封君，木奴之數，不足比也。外而臨朐縣石灰村，田宅與夫耕牛服畜無一不備，務農力本者何敢望焉。公之績德，可謂不負其師矣。公姓于氏，清淵其名，號葆光明真普應大師。世居雪宮之第六都張家莊，七歲著道士服，葷腥酒絕不茹飲。博通經史，中立不倚。自幼至老，俚俗之言不出諸口，純誠愿確謹厚之士，綱紀而有爲者。嘗蒙第十二祖沖妙真人器任之，法賜金欄紫衣，充益都路都道錄，歷階至教主五方都舉正。登真於後至元乙亥三月二十三日，享春秋七十有六。葬於觀之南原仙塋。度門徒甚衆，翹楚有幹局者四人焉，曰：劉進善，號沖和普潤大師，本觀提點。程天祥，瑞真普照潤德大師，法賜金欄紫服，本方法師。于太清，守道崇真常善大師，法賜金欄紫服，益都路道門提舉。仇天祥，真常明德大師，法賜金欄紫服，本觀提舉。尚餘法徒子姪輩與其方下宮觀宿德綱首人員及其本宗襲傳掌

教真人，次序載於碑陰之宗派圖。至正甲申孟陬元宵節，天寶觀住持舉正沈進靜、迎祥宮本路道門提點張天良等，導公門徒輩，命余撰次之。或曰：道則一而已，猶有真妄之別乎？曰：道者，人物性命之理，天地鬼神之奧，大則無不包焉，真則不容僞矣。《語》云：「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由此觀之，則真大道者可久而爲之矣。或者笑而領之。銘曰：

青社城右，龍山之陰。觀以山名，維繚維深。東海高門，有孫乃耳。從令威師，來奠于此。平心鍊性，種植耕耘。七十餘載，歲月彌勤。率其徒侶，伐木諱諱。成此峩峩，齋房殿宇。朝鍾暮鼓，晨香夕燈。祝天子壽，岡陵維增。事遂功完，宜酬逸樂。晚景桑榆，西山日薄。年逾從心，幡然上賓。總茲成業，托付門人。詔爾門人，休負師祖。鑑我斯銘，毋忘勤苦。（清光緒三十三年《益都縣圖志》卷二八）

### 玉清宮提點張公壽堂之記

至正五年

公名志功，字善卿，世居北海之蘇村。大父張六翁，祖妣王氏。考榮，妣□氏。妙善<sub>(一)</sub>，妙善之考爲公舅父，嘗□□符侍長春北觀，年九十又三沒，有祥鶴之瑞，亦積善有源而鍾秀於公也。公生有異瑞，父母知其非凡兒，甫十四，迺舍爲老氏法，着道服，投本宮清和大宗師的孫李道正爲師，學爲全真。務勤之暇，朝經暮史，手不釋卷，雖螢雪窗案之士，有自謂不及於公者。年益長，德益高，用是聲

價四馳。宣藩路府州縣吏軍萬戶士夫編庶，及往來使客、方外高賓，宿食迎送，靡不得其歡心。時議有鄭當時、漢孔融之比。然其所費皆出于田疇力作之儲，非幻俗規取而施之。□其營建之績，殆三十年，曾無虛日。殿堂雲廡、方丈庫廡、靈祠清室、州之邸舍、他所觀庵，以楹計者不下千數。博覽宮垣、石門碑銘又其完美，信其爲志功也。如公者，可謂不負其名矣。累代真人嘉其勳階，今號曰明真悟理安然大師，職曰益都路道門提點、住持玉清宮事。此皆公之大略也。至正乙酉，公年六十有二，聽聰視明，未來之壽詎可量耶？乃遽嘆曰：「人生百歲，若白駒之過隙，始必有終，理之常也。一旦不諱，有累他人。身後之事，及□健而爲之，其誰曰不可？」遂用己資於宮之乾方仙塋，豫起壽堂棺槨，門徒子弟不日而成。就命記於西山子曰：「吾豈踵桓魋之妄者？實自了其蓋藏之備爾。」余應之曰：「古今人所謀不同，未審公何所主焉？有刊石於山，慮其見毀，再刻以沉江者；有掛酒於車，荷鍤目隨，曰醉死便埋者；復有娶資遙裝，預修生世者；分香賣履，咿嚶之聲，哀聞左右者。由是觀之，以爲狂耶？以爲達耶？明者於此必有所辨焉。羊祜之碑垂聲光于不朽，豪傑之謀也。酒壺娶資之戲，悟死生之莫逃也，達者之事也。桓魋石槨、曹瞞香履，二子之愚，公豈爲之哉？」曰：「然。」然則余將位公于叔子、伯倫之兩間，其亦可乎？」曰：「可。」輒爲之記。若夫徒派次第，悉具于石之□正文，不贅。是歲四月吉日，青社西山逸民周德洽拜書於益都太極宮所居衡門之下。（民國二十年《濰縣志》卷四一）

〔一〕此處疑有衍文。

## 重修東嶽岱山廟碑

至正九年

崗阜雄高，河山壯麗，宜隆神宇，福庇斯民。否則魅奸鬼物，憑依據有，翻害一方，殊無便益。茲河東縣永樂鎮招賢里北寨天齊大生仁聖帝行宮所以立也。廟之創始，未詳肇於何代。僕斷碑字漸剥泐，猶刻曰「舊碑湮沒」，未云：「宋庚寅歲，時序繆盪，年穀不登，疾疫薦至，民致禱輒蒙惠佑。」意者當此際重興，明征奚惑。其地爽塏高平，有城數雉，下瞰純陽故宅，今已宮庭軒豁。北近中條，山麓崛起。左控崤陝，凝眸可覩。潼關太華，高險西南，天灑洪波，縈帶中午。以堡堞相之，坡陁繚鬱，宜出英雄。諺謂國有善風水形勢者，使鑿爲斷崖深澗，消泄其旺氣，若秦於豐沛築厭臺，瓮朱砂，埋寶劍之類，其或然也。又必嘗爲前朝津渡控扼之所。壯雄如此，不托聰明直正之神，編戶民何以堪之？莫構帝廟，有以也。夫列祠於環擁，蒿里閻羅則對峙金方，義勇諸司則行於震位，一以岱宗爲主而朝拱之。其獻殿門廡已棟梁榱題矣，方儲瓦甃灰泥而將完之。嗚呼，壯盛矣乎！可稱歲時享賽明神之所居，他莫與等也。按祀典所載，五嶽視三公，由古皆然。唐宋已降，王而帝之，校於望秩，其禮尤尊。奉高太山，則爲帝正居，七十二君封禪之地。皇元改巡狩之禮，惟遣使代祀其下，此東嶽之大概。其散布於天下者，皆帝行宮。蓋青帝乃東方木德，爲發生之主，凡有血氣之類，莫不好生而惡殺，華夷遐陬，屋而祀之者甚廣，比他神福惠吾民尤溥，是以禱之者無禁。迨茲至正丁亥，不翅千

有餘歲，民事之益謹，蓋非淫祀之比。此又人神相依之大略爾。若夫比年之營繕弟叙，則各有梁記存焉，不煩重述。其六管社耆宿，則副使張進、衆維那六管社人等，及大純陽宮提點梁道從等，就諸人內校之，舍資用功最多，如手之鉅擘者，惟張進等數人而已，當載於文內。其各社人名，則魚貫於碑陰，亦次第之宜然。是歲玄元降日，進率社宿請余紀其重修歲月，謹拜手而銘之曰：

東方木德仁居尊，乾之長男天之孫，發生萬物譬厚坤，岱宗鼻祖□□根。高峰觀日騰金盆，登覽可把參辰捫，黃流萬里來昆侖，北寨千秋古廟存。木天今聳蠹閭闔，丹青恍目輝朝暉，歲時酌獻六管邨，肉山酒海海簫鼓□。帝敷恩澤不易論，雨風順調呵疫瘟。張也勤續忘晨昏，衆推功德猶長昆。我文無味敵熊蹯，黃華下俚挾兔園，砭砭混玉欺瑤琨，姑鏤始末留高原。（文物出版

社一九八八年版《道家金石略》第八〇七頁 以上鄧瑞全點校）

# 全元文卷一六〇九

凌光謙

凌光謙，至順三年（一三三二）曾任海康縣儒學教諭（嘉慶《海康縣志》卷八）。本書收其文一篇。

## 新建海康儒學記 至順三年

雷郡舊爲古合州，分海康、遂溪、徐聞爲三縣。今二縣皆有學，而海邑獨無。縣之儒借附於郡學，名不副實，甚非所宜。帥闔擬注，學官皆設教諭，因循者滿，官不乏人，學非其地。至順壬申，謙忝供前職，謂夫海康附郭縣也，而學遠寄於遂邑鹽海之邊，其不可明矣。僕有志於正名建學，經度甫及歲餘，而學祭期適屆。請於憲司幕長洪川郭公，詢其所以行。郭公明於任事，意亦欲歸其學於縣邑，乃就雷城內得地於迎恩坊城隍廟之廢址，又得民地連屋一所。於是買屋與地，通用鈔三十二錠。輒甃木石梓匠之費，皆官師生徒各輸其力以助厥成。乃於榛棘中鳩工規畫，創建殿宇門廊，堂櫺星，

東西二齋，凡二十六間。至順三年十月□□有八日，造創大成殿。是歲臘月既望，奉塑先聖像。郡侯禿魯迷失復捐俸列塑四國公，彩繪兩廡，從祀於位。向非郭公力主其事，曷由恢復臻此乎？僕踈陋，姑叙其創建之顛末云。（清嘉慶十一年本《海康縣志》卷八 李鳴點校）

## 徐 圖

徐圖，泰定時在世。本書收徐圖文一篇。

## 胡令公碑記

令公胡暹，字進思，婺州東陽義烏人，唐憲宗朝佐中丞裴度平淮西，以功陞武任將軍，宣宗時奉命至海昌，召禪門齊安國師，師□□□□坐而化，將軍回至長河，過海神祠，亦立化於庭□□□□聞宣宗遣桑稱二御帶，追封齊安□□□□□□爲昇平將軍，與海神並祀。至宋康王南渡，乘□□□□河，無船可渡，入廟叩之。出門，忽有大舟迎王，□□□□名居曰桑稱。二姓，本里胡進思家人也。建炎元□□遣官召進思併桑稱二人，里中並無。因廟中有胡將軍碑，載將軍召齊安事蹟，州官申覆，詔



封令公海神，與桑稱皆進王號，同祀土穀，廟號威烈赫靈之殿。泰定間方太守入廟禱祀，蝗不入境，命里人重立碑石云。（清乾隆四十一年刻本《海寧縣志》卷六）

## 晏天麟

晏天麟，至順間任荆門州（今湖北荆門）學正。本書收晏天麟文一篇。

### 荆門州守佐題名記

至順四年

古者，守牧之任十有二。秦分天下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漢唐以來，沿革不一，莫非以牧民爲事焉。聖朝混一海宇之初，以荆門爲府，後爲州，有年于茲矣。河南江北號爲第一區，地方千里，民繁物衆，當南北衝要，王人使客，馳驛往來，迎送不暇，居官者非才有餘，不足以任其責。自至元到今，守佐多得其人，承流宣化，崇五事，興百廢，立綱紀，厚風俗，濟濟相望。《書》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其此之謂與！易水田侯來守是邦，慨念昔人往矣，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而州郡題名在在有之，何獨荆門寂然無聞？乃謂諸同寅曰：「人固不在鏤石而有

名，然某也忠，某也廉，某也直，抑後人或有誦之者，非盛事耶？」僉曰：「諾。」於是乃取天曆戊辰歲月可考者書之，俾勒於石。至順四年。（天啓元年《荊門州志》卷八 曾貽芬點校）

## 程良真

程良真，天曆間任新昌縣學教諭（《新昌縣志》卷五）。本書收程良真文一篇。

### 新昌縣學田記

新昌，越之山水縣，學宮宏壯有度。瞻學田三百八十餘畝，地視田四之一，以年遠籍遺，宿猾巧匿，其削滋甚。天曆改元，承務王公尹茲邑，首以學校爲己任，修葺敝陋，勉勵曠弛。良真承乏文學，奉御史建言，諮弊以告。公愀然殫慮，乃命贊理，覈復方廣寺僧占田四十餘武，吳丁伺地武次之。皆奸露隱彰，舊物俱還，廩膳以充，衿佩咸集。遂俾飛鸚食椹，懷我好音，而知明德之功，猗歟盛哉！諸生謀伐石，志厥美，併疏田數於碑。公名綸，大名路開州長垣縣人。（民國《新昌縣志》卷五 邱瑞中點校）

## 王 鵬

王鵬，至順、元統、後至元間爲益都路濰州儒學正。本書收王鵬文二篇。

### 重修東嶽廟記

至順四年

至順四禩夏季月，北海縣永豐鄉南四都穆村土宿王公，厥目偶罹疾，血流泉湧，弗止弗瘳。母亦罹疫方熾。翌日，祀于神，至誠。視殿宇欹圯，神塑弗稱，亟謀嚴新厥構，粵若神拯。越數日，疫既得差，目亦乃瘳，厥既營修。割己緡十千，僦工掄材，躬役其事。迄始于終，綱以帝，目以神，飭以赭堊，輪奐宏敞，廟宇深艷，□稱往昔。以縣陰陽教諭杜孝先嘗贊其事，專孝先來州儒學巧文紀實。鵬竊嘗謂：鬼神者，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也，爲德尤盛。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其體可謂微矣。然而陰陽以之而流形，造化以之而著迹，其於生長收藏之道，飛潛動植之理，浩浩然於天地之間無乎不在也。故考之嶽帝，山之首，神之魁。今公爲是舉，一新廟貌，亟謀礪石若□述□可遜耶。欽惟皇元，奄有天下，稽古立制，加東嶽天齊大生仁聖帝，遣使歲時薦獻，俾有司涓潔致祭，其尊崇敬信如是

之盛者，豈有他哉，爲有生之類旱乾水溢而禦之矣。今廟則新矣，墉則峻矣，斯則賢公之敬神如在之誠，豈淺淺者哉？若自帝神以爲常事而褻慢之，過是廟也，吾知慄慄然有愴矣。公名進，字晉卿，其爲人也，謹恪而克謙，溫文而好義，□於農事，孝盡子職。原其所以盡事鬼神之神禮，其驗諸盡事人之道也歟？若士若庶如數百人，并列于碑陰云。

## 重修廟學垣墉記

後至元四年

嘗謂不求夫子至聖之妙，則無以見根本源頭之真，亦猶忠信之極，以造一貫之也。雖然，夫子聖之時者也，千萬世宗之，如行者之有歸，射者之有的。歷漢唐而下逮我朝，首出綸音，先之於學，所謂「似緩而實急」者，學校是也。由是，大成至聖文宣王廟遍天下，郡邑立師，以教導子弟爲先務，春秋上丁，行釋奠禮。嗚呼！吏民得以經行禮義之地，亦異哉。適至元戊寅春，古燕梁公來守是州。下車之日，心興吾道，首割己俸，僦工掄材，改作極星之門墻，而復閱閱其上，翼兩崇墉，墁瓦丹雘，暨內外階砌，力爲錘畚，儼然一新。落成之日，龕石既礱，丐文紀實。予忝居教職，義不可辭，勉以管見文之。若夫後日由斯道過斯門，食祿不爲竊位，子弟不爲不肖，郡邑之士一從古人，不爲習俗惑，未必不自賢守梁公始。濰州儒學正墨水王鵬記。（以上見民國三十年《濰縣志》 葉愛欣點校）

## 朱 晉

朱晉，曾任林州儒學正，至順年間在世（民國《鄴下冢墓遺文》卷下）。本書收朱晉文一篇。

### 有元贈宣武將軍左都威衛千戶騎都尉追封清河郡伯

#### 張公墓誌銘并叙

至治元年夏六月七日，行軍千戶張公卒，是月葬于湯陰西岡之南原，未有以銘諸墓也。至順三年十二月二日，夫人任氏卒，其孤世昌懼其父之行能伐閱世次泊母之懿德泯沒，上無以白于世，下無以告于幽明，令其弟世恭以來謁銘。晉以姻戚之舊，知公爲詳，故爲序次其說曰：張氏故家世彰德湯陰人，大父祥，生元，公之父也。公諱進，以至元九年應戍襄陽，攝百夫長，率隊伍行。是時襄樊未下，公被重鎧，率死士百輩，奮戈殊死戰。未幾樊破，宋將呂文煥以城降，論功第一，真授百夫長。十一年渡江，丁家洲、焦山、呂城之役，身先士卒，不避矢石先登，攻下常州，賞銀二笏。宋平，勞官，昇左都威衛中百戶，宿衛京師。無何，加敦武校尉，侍衛親軍上百戶，錫銀符。廿三年，西夏之役，加昭

信校尉，千夫長，錫金符，馬十疋，楮幣五千緡，青貂裘一襲；命世昌襲前職，佩銀符。明年，帥府檄公月速古里屯田，戰敗賊帥滅怯里，俘獲裨將欽察等五人，昇中千戶，佩金符。又明年，檄公和林稱海屯田，遇北寇，逆擊，大敗，斬馘千餘級。路隘馬跌，左臂傷，帥府恤其病且老，以世榮襲其職，佩金符。公徑歸相下湯西之別墅，優游鄉里，以病卒，享年七十有七，贈宣武將軍、左都威衛千戶、騎都尉，追封清河郡伯。公爲人性倜儻，尚氣節，不事小謹，能振窮急，而自養尤儉約，其平生所爲如此。夫人任氏，出於良族，德形于容，言復於行，婦德冠于九族，享年八十有八，卒封清河郡太君。至順四年春正月五日，祔葬于公之墓。夫人三子，長則世昌，次則世榮、世安；車氏一子，世恭；何氏三子，世英、世能、世寧。男孫十六人，銳亨、鎔、鑛亨早卒，餘幼未名。銘曰：

其賦性也明以通，其稟氣也直以雄。乘時以起身，橫槩以策功。使公不學，凜然有古名將之風。致身活國，忠孝始終。太行巖巖，湯水溶溶。有銘其孺，流芳無窮。（民國十二年石印本

《鄴下冢墓遺文》卷下 羅超點校）

## 徐 桂 蟾

徐桂蟾，至順年間在世。本書收徐桂蟾文一篇。

全元文卷一六〇九 徐桂蟾

## 修儒學記

至順三年冬，憲使按部，屬邑長可齋修理儒學，明教源也。以十二月庚申率二政李文衝，佐幕蔡公文中、董公震，職教洪公與寧，釋菜於廟，議其舊而新是圖。明年春，廣大成殿左右翼宇，以治從祀，講堂樂亭，掄材易楹，薨桷檐櫺，悉使理之。內燕居則備周室，文昌肅其祠，外兩序則具六齋，禮門崇其墉。芹香硯池，浴沂有亭。越四月，留公文亭萬曆壬子志作亨新領學事，銳意訖庸，於是槐陰滿庭，致奠告成，樹石堂上，屬爲之詞。曰：愚嘗聞諸同年逕畷徐子之言，袁得賢侯而學興，婺源得茂宰而書閣成。學者登斯堂，踐古人之跡，必取紫陽朱子、盱江李子有關世教之記誦之。今書賢大夫維新之績，敢以聞所聞以助方來，設庠序以成化於邑，抑豈徒哉？可齋公名密兒可馬，受承直郎、龍游達魯花赤兼勸農事。（民國十二年刊本《龍游縣志》卷三三 羅超點校）

## 岳天祐

岳天祐，相臺（今河南臨漳西）人，任文學掾。本書收岳天祐文一篇。

## 昭忠逸詠序

至順三年七月

士見危致命，此立身之大節。君子道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而已。功業係乎時，忠義存於我。於漢、唐得諸葛公、狄梁公、郭令公，天下服之，社稷生民賴之，可爲委質事君之法。若時與道違，當效杲卿、真卿、張巡、許遠輩，庶幾君臣之義盡矣。宋史未脩，其季世仗節死義之臣將遂湮沒，而勵賢善俗，士君子之所當爲也。南豐逸士劉如村作《昭忠逸詠》，茲以見示。觀其事蹟具備，贊詠警策，誠有益於風教者焉。嘗聞劉後村有《詠史》三百首，游清獻公愛之，携入都堂。今如村之《逸詠》，實可備太史氏之採擇，非特游公之賞識而已。噫！五倫之道、五常之教，周浹維持於上下數千載之間者如一日，非人力之爲，皆天理之同然也。覽是篇者，亦克用勸。文學掾相臺岳天祐書此，以識所曾觀。至順壬申中元。（文淵閣四庫本《忠義集》卷二 曾貽芬點校）

## 馬 速

馬速，至順年間爲通議大夫、徽州路總管，兼管内勸農事（汲古閣叢書本《歷代蒙求纂註》卷首）。本



全元文卷一六〇九 馬宗成

三九〇

書收馬速文一篇。

## 歷代蒙求纂註序

至順元年七月

蒙訓之書，有關世教尚矣。若夫泛而不切，隱而難求，以之啓蒙，未見其可。括蒼鄭安國因汝南王氏所著《歷代蒙求》，復採經史諸書，爲之纂註，上自太極之分，至於聖代之盛，開卷瞭然在目，蒙童誦之，誠有資於啓發。余叨守新安，職務敦勸，偶見是書，因語郡教授王子宜鋟梓以廣其傳，使古今四千餘年之大要，家曉人識，不特爲童習之書而已，化民成俗，豈無補云。至順改元七月，通議大夫、徽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馬速。（汲古閣叢書本《歷代蒙求纂註》卷首 曾貽芬點校）

## 馬宗成

馬宗成，號湖湘道人。本書收馬宗成文一篇。

## 碧霞洞慶真閣記

天曆三年三月

天曆三年春，臨江胡雲興整葺碧霞洞天，架閣道，以便人之登臨，粧飾元帝聖相，立龕堂，以起人之瞻仰，扁其額曰「慶真閣」。仍鑄銅鐘懸挂，晨昏扣擊，使聲聞於天，而乃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桂林勝狀，南北東西環遶皆山也，山皆平地拔起，而成碧玉簪之秀者，看來亦未足爲勝，其有□岩空洞，中間更有古跡可驗，此爲勝爾，堪羨。桂之關北出內城之外，沿隍池東去二百步，一山突起，朝北開岩，生成洞天之景致，古曰碧霞洞。今也胡君出力，命工履崎嶇，披蒙茸，架閣道，接高空，此後人來登臨者，必景行而歸功也。元初安奉治世福神、侍從將吏於高巖之上，歲久損壞。今也胡君捐財，命匠立龕堂，安聖像，肅侍從，列天將，此後人來瞻仰者，必加敬而傾向也。聳聽鯨音震動，鳴聲遠揚，何況洞中佳致，常清常靜，塵飛自隔，風過不侵，遇夜則天漢相連，斗星正對，誠爲仙境。宜胡君目爲勝境而樂然修飾之，抑又慶師真高閣從此一新也。噫！桂林有碧霞洞天之勝，微雲間之士，其誰與興？援筆成文，記其歲月云爾。時天曆庚午三月望日，湖湘道人馬宗成述，寓桂府臨江胡君雲興立石。（希古樓《八瓊室金石補正·元金石偶存》曾貽芬點校）

## 馬 秉 英

馬秉英，至順年間在世。本書收馬秉英文一篇。

### 順德路總管府忠勤堂記

至順三年

竊聞帝王之置百司庶府，有內外之別。內則以台司爲重，蓋朝廷政教之所出，然廊廟之貌，非尊嚴不足以威華夷之觀。外則以藩府是重，迺人主命令之所寄，故廳堂之儀，弗壯麗則不足以聳士民之瞻。雖隆替有數，興建則在乎人。本郡寔《禹貢》冀州之地，邢侯所封之國。皇元開創之初，尚爲邢州，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混一六合，疆理萬宇，以其統臨九郡，號斗南之名區，河朔之要路，土地日闢，戶口歲增，中統壬戌之秋季，肇改曰順德府，于今七十年矣。舊有府廨廳事及旁廡等室，壁壞簷摧，不堪以待風雨久矣。延祐中，總管靜春何公由衛率府使來治是邦。公諱德嚴，字子運，易水人也。自下車即有經營之志。一日政事之暇，謂同僚曰：「顧茲廨宇頽敝如是，今不葺理，後將滋甚，非唯無以嚴官威，以聳民瞻，且將起苟安姑息之物論。豈不聞晉冲尚爲青州刺史，將代，更作舍宇，

林帳宛然，擬待後人。以此監之，良可愧也！宜與爲謀。」咸服是議，願協力勸相斯役。爰即故基而改作，材木瓴甃一切所須，皆取足於各官俸金，力役於公，使絲毫無犯於民。不踰月厥工告成，如竹之苞，如松之茂，鳥革翬飛，勝觀一新。盛集賓客僚屬而考之，觀者有棟隆之讚，歌者擬《斯干》之詩，獻酬莫畢，公乃改容而作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矧諸侯乎！吾輩享榮名、食厚祿，寤寐思之，唯忠以勤可以報上，欲書此以爲堂額，朝夕升降，視爲警戒，不亦可乎！」客有旅進而前者，請曰：「我公居官任職，宣化承流，興舉學校，勸諭耕桑，克盡其心，可謂忠矣；往還迎迓，驥不釋鞍，吐哺待士，聞善速行，不憚其勞，可謂勤矣。如公此舉，□□爲可文，且美而無加焉。」翼日命工鋟木而完之。自時厥後，凡歷四政，未見介意。至順改元之秋，大尹嘉議路公、同知武德忽都魯公、推官承務王公、經歷徐承事、知事耿將仕，還覩是堂，土木締造，設色之巍然煥然，相謂曰：「前政何公有如是嘉績，苟不勒碑記實，則令名不著，後世無聞。況君子所貴者成人之美，當有見美必爲之勇，不可有先後、彼我之分。」遂乃相與萃財，用撰匠師礪石而制作焉。既而推官承務王公，暨司獄李白益、家古自教授杜居仁親詣衡門〔一〕，申懇求記。僕謝不敏，至於再三，王公等禮義益篤，監請四，竟不容辭。忝應雅命，勉綴斯文，不能纂述諸公忠勤之業，將來自有秉巨筆者寫之琬琰，標諸竹帛，昭示無窮。今姑取其耳目之所逮者，錄而付之，彼有竊位苟祿，備員全身，辰待三載，略無所作，視此可謂龜鑑者歟！謹記。（嘉靖十五年《順德志》卷二〇 曾貽分點校）

〔一〕暨司獄李白益、家古自教授杜居仁親詣衡門：家，疑當爲「蒙」；自，疑當爲「字」。

## 曹太素

曹太素，至順、元統時官潞州儒學正。本書收曹太素文一篇。

### 五龍王感應記

大元至順三年歲次壬申春己季矣。甲天下之雄勝者，莫過於河東，壯河東之地勢，爲古今天下之脊者，莫隆於上黨。是邑也，乃倚於潞。潞之爲郡，其亦偉歟。潞之東南僅半舍之內，巍乎森然，有勅賜五龍廟在焉。咸有加賜王號，蓋其德符於五方者也。昔多應感，民因立廟，於理宜哉。《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矧魃氣爲虐，歲之豐凶，民之生死實所繫焉，豈不爲之大災患也歟？考諸五字爲義，驗諸其疇，五居皇極，又合於五行之數。論諸河圖，亦居其中。然則五之爲義，其尚矣哉。當其福祐一方，民庇千里，惠亦非淺。變陰晴於頃刻，振雲雷於須臾，風伯雨師，率皆聽命，然則民之所以依於神，神之所以庇於民，亦惟守土之官致敬竭誠，齋心

被慮，以感格焉。是知神之爲靈，豈可怠忽苟且，而欲傲神之惠也。比年至順庚午及辛未間，雨澤失序，雪瑞愆期，民皆嗷嗷，物至枯槁。已蒙誠意交孚，神明感格。殫報國之忠，實憂民之志。精白一心，敬詣神域。凡禱雪雨，則有影形之應也。今者歲舍壬申，魃氣如前。有奉訓大夫、潞州達魯花赤李羅帖木兒，奉議大夫、知州溫珪輔，承事郎、同知劉深，州吏杜希晦，忠翊校尉、上黨縣達魯花赤蠻子，典史張君輔，司吏李克恭等，於三月二十日謹備清酌，詣廟百拜，僅及三日，遂雷雨大至，成霖洽旬，霑濡至矣。其屢禱屢應，捷如桴鼓，何其神驗之速耶？《書》曰「至誠感神」，信不誣矣。若然，則龍之靈通，□萬變照鑑洞徹，視之弗見，聽之弗聞，使人齋心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有感遂通，禱之必應，如卜筮之信，如符合之真，如影響之敏，其故何哉？此神之靈也。僉曰：龍之爲神，其靈照矣。神之於民，其惠博矣。切謂神之所以靈應者，感其祈禱之誠耶？祈禱之所以感於神，龍之靈耶？願刻石廟，著厥美焉。本村鄉耆諗予爲記，予不獲已。今忘其固陋，喜其神龍靈應，感誠致雨救旱，是以妄用鄙意，彙括其具道之實，於是乎書。謹繫以銘：

備國四靈，爲福九有。體祕淵泉，威施宇宙。倏忽變化，頃刻飛揚。緩不可測，速亦難量。掣電撐霆，震雷驅雨。乾德之符，生意之主。屢禱屢應，至靈至神。永歆祀享，千古惟新。（清

光緒二十七年《山右石刻叢編》卷三三 王樹林點校）

## 崔 濯

崔濯，字彥明，雞林（一曰高麗）人。至順初官前遼陽路蓋州判官，歷官大司成（《元詩選》癸集壬下）。本書收崔濯文二篇。

### 大元故征東都鎮撫高麗國匡靖大夫檢校僉議評理

#### 兼判內府寺事元公墓誌

至順元年閏七月丙戌，征東都鎮撫元昭信年五十以病卒，將以九月甲申葬。葬不可無誌，子婿等以夫人之命，索文於雞林崔濯。嗚呼！東方故事，位登二府者葬皆得銘，矧公行實端方，雅爲衆允，濯敢以諛墓爲辭而不諾耶！元氏籍出北原，有諱克猷，佐神聖王定三韓，號功臣，官至正議大夫、兵部令。厥後益大，代稱有人。兵部生左僕射諱徵演，僕射生兵部尚書諱穎，尚書生閣門祇候諱禹卿，閣門生檢校少保諱德，少保生監察御史諱深夫，御史生尚衣奉御諱禮，奉御生左司諫諱承胤，司諫生贈左僕射諱璿，僕射生僉議中贊文純公諱傅，文純生同知密直諱卿，始受

宣命，帶金符，爲武略將軍、征東行中書省都鎮撫。武略公媿知僉議府洪公諱祿遵之女，封開寧郡夫人，是爲公考妣也。公諱善之，生七歲以父任爲西面都監判官，十七換虎職爲散員，二十七拜郎將，二十八攝左右衛護軍、帶奉善大夫，明年德陵召至大都，大見眷遇，驟拜中顯大夫、密直司右副代言司僕正，知三司事，又襲父職，宣授昭信校尉、征東都鎮撫。是時德陵入侍聖朝久，殊無東歸意，國人遑遑，罔知所出。皇慶癸丑，公與今政丞化平君告朝廷，欲奉德陵就國，因忤德陵旨，化平有臨洮之行，而公罷歸。延祐甲寅，貶官以通直郎出知沔州。未幾還。至治辛酉，起判繕工寺，拜通憲大夫，尋改大司憲，移判典儀寺。是年德陵西往吐蕃，而上王入朝，見留東人。分曹流言而多有詭隨，而公守正不撓，士論是之。及泰定甲子，入密直爲副使，遷同知。司事才一年，罷爲匡靖大夫、檢校僉議評理、上護軍，家居六年而終。公通介多能，處事徐詳，無不辦者。琴與棋妙絕一時。嘗以醫可利人，廣市良材，依法修合，丐藥者日踵門，待之無僇容，人多賴以活者。媿彥陽郡夫人金氏，故相文慎公諱賸之女，生子男龜壽，爲幞頭店錄事。松壽，尚幼。女適神虎衛郎將柳寶鉢，次適濟危寶判官安靖。系曰：

嗚呼！爲善者福而仁者壽，孰以宜福而不厚、宜壽而不久耶？彼蒼者天，此其何負。吾意屈於前者伸其後，天不終靳，人無妄受。告而子孫，惟先人之業是守。



## 大元高麗國故壽寧翁主金氏墓誌銘

金氏爲貴族，蓋起新羅之初，俗傳金橫降之自天，取以爲姓。又言自以小昊金天之後，因氏焉。子孫享國久，至敬順王傳，遇國祖神聖王誕興，知天命有歸，納土自附，其宗屬多內徙，蒙恩被位，代著忠□，愈遠而愈大以盛。近有名宰相諱鳳毛，門下平章，生門下平章諱台瑞，平章生樞密院知奏事諱慶孫，知奏事生密直承旨諱信，承旨受尹氏女，父諱璠，判大府監事。故壽寧翁主，其季女也。年十四以右姓而賢，配于王氏諱暹，故藥城府院大君，寔顯王第四子，文王之母弟平壤公諱基十世孫也。世附近屬，克襲公侯。伯父帶方公諱激，在世祖皇帝時，率本國子弟宿衛于內。天子嘉其勞，寵賚歲至累百。翁主年二十九已寡，而三子一女稚且幼，既皆教育成立，至于抱孫。長珣，淮安府院君；次瑀，昌原府院大君；次琇，樂浪君。孫有八人：曰證，爲保寧君。曰讜，曰諝，爲正尹。曰訶，曰頰，餘俱幼。延祐至治間，有詔索王氏女，而女入其選，今適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室烈間，封靖安。翁主迺所鍾愛，當其遠送，憂懣成疾，自後時已時作。至元統三年病殆，藥不効，越九月乙酉卒，年五十五。先此，東方子女被刮西去無虛年，雖王親之貴不得匿。母子一離，杳無會期，痛入骨髓，至於感疾隕謝者，非止一二。天下孰有至冤過是哉？今天子用御史言，制禁之。舉國老幼，喜際仁□，不知手舞足蹈者，獨恨翁主未及而至於斯也。嗚呼，悲夫！用是月甲辰，合葬于大德山西麓大

君墓之東。其哀事，命有司官尤之。而淮安、昌原二君執喪如禮，其季在都不及焉。二君好書愛客，有承平貴公子之風，且習家國禮文典故，王氏取宗法者歸之，豈非慈訓有方而致之然耶？皇慶二年，王始受封即位之日，淮安君陪侍左右，禮無違者。□恩及親，於是錫壽寧之號，繼命趣月供支，視長翁主皆特恩也。士議，金氏既配大君，其稱謂不宜與宗女同，他日必有能辨之者。予客長君久，而性又魯，於其徵銘無敢辭，直叙氏族顛末而□其士議，無有隱也。銘曰：

有山翼翼，有水沄沄。神安新兆，有崇其墳。千載之下，尚考斯文。（以上見吳興劉氏希古樓

刊《海東金石苑》 王樹林點校）

# 全元文卷一六一〇

## 兀納罕

兀納罕，元統年間，任中山府同知（明嘉靖二十八年《真定府志》卷一五）。本書收兀納罕文二篇。

### 增修中山府廟學記

元統三年十月

仰惟吾夫子生知之聖道，大德隆興，天地同乎覆載，日月並乎照臨，四時達乎消長，百姓爲之範模。暨乎刪定繫作，祖述憲章，俾三綱明而五常序，禮樂興而教化行，夙夙乎亘千萬世而無窮已。故《孟子》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是以代代褒崇設廟而尊祀之，亦以宜矣。逮我皇元，奄有天下，列聖相承，稽古右文，徵用儒雅，郁郁然而文明之治洽乎海宇矣。尚慮有所弗臻，而屢發德音，累頒明詔，以興廟學，尊祀典爲首，其不爲大雅重也邪！乃曰似緩而實急者，學校是也。後之霑化被澤而日用其道者，可不知所先務乎？尤不可忘其本矣。且中山，其古之雄藩、河朔之巨鎮，真南北之要衝者也。

其民淳，其俗厚，有魏國韓忠獻公之餘風焉。府城究陬爽愷之地，昔有宣聖殿宇。自經板蕩之餘，鞠爲瓦礫之墟。迨乎庚戌歲秋，郡之前政張侯已嘗繕葺之。迄今又歷八十餘年，而其間風雨之所震凌，時務之所變更，則漫淪隳地，可勝嘆哉。至元統癸酉七月，高陽張公從先來任師儒，首謁聖廟。觀其摧弊，洎闕廊、沂二國公配位，甚有感激於心，而念茲不忘。越明年春，欲啓復興之意，乃計學租之人，師廩之餘，先爲創望曾、思二祀享位於東西列序，冕服南嚮，儼然如生。丹青畢具，獨聖殿無力葺完，終不能盡其善而稱其懷，將何以庇聖賢之容，陳釋奠之儀哉？公復喟然嘆曰：「心欲爲而力不周，力有餘而人弗爲，均其不能也。況聖賢之德之澤，人人孰不刺焉，忍令闕典如是乎？」翌日，偕直學林肱良，據以興作之由，謀于義士周源者。源聞而喜曰：「愚雖里閭細民，幸苟完美。嘗以歉歲米數千石出濟饑民，蔑有難色，矧今會斯盛事邪！願樂從之。」凡營繕一一所需，源悉爲之助。由是經而營之，爰咨爰度，涓日之吉，遂輸錢三千餘緡，以爲葺修之費。繼有功有未給，又楮幣二千四百有畸以飲之，總其錢五千餘緡。其材堊甃□□□□□□其役夫皆以□□□□□□□□□□民並資給於周源矣。及其董□督功，圖畫其事者，實教授張公之良能也。輸財樂施，贊襄其美者，周源之義行也。治政有成，化民趨義者，府郡諸公之德也。諸公謂誰，監府侯也列不干，知府侯尹吉、貳尹侯桑兒加思監、通判禿堅撒里、推官王從理、知事王從真、案牘韓好義，皆一時之賢儁良吏之最乎。至於殿宇之葺修，賢像之增置，誠可謂闕者備而弊者完，舊者新而腐者固，是可尚矣。□□于己亥之春二月，落成於是年夏五月。金碧丹雘，簷楹棖桷，戶牖垣牆，咸歸一新，可謂炫耀人目矣。不惟後學朝夕有所

瞻，春秋享其祀，抑亦甚有副於聖天子崇儒道、敦化源之深意也，顧不韙歟？先後始末，事既畢工，闔郡耆師成省、陶有道、安喜縣教諭陶善道、鄉貢進士劉克誠等持行實謁予，而言曰：「富者貴乎施，施而合於禮者鮮。勇者必有爲，爲而適其義者難。今源能以廟學而篤志若然，施而不較，克誠厥功，詎不爲合禮而適義哉，亦人之所難及也。願祈文志于石，以示將來，不亦可乎？」余曰：「文翁建學校而民歌，魯僖脩頹宮而詩頌，常袞設庠序而蜀興，此皆厚風化、育人材之本然也。余雖不敏，覩斯善行，敢不竭狂斐而揄揚其美乎？」遂援筆而爲之書。元統三年冬十月吉日立。（民國二十三年《定縣志》卷二〇）

### 中山周氏義行銘

粵若皇元元統歲舍乙亥孟秋前月，余始倅中山也。在郡士民咸以義夫周源德惠見稱。是時初若未倅信者，後歷久之聽言觀行，跡而實之，則知夫前日之說信而不誣。況聖人以爲所譽者，其必有所試矣。一日，定之耆舊郭立、王惟榮輩，狀其事以文石爲請，而將激于後。余揣不能，辭之再四，度弗獲免，謹按其實而叙之：周氏諱源，濟川其字。世爲中山人。家頗完美，素以利物濟人爲心，因以著其名也。先嘗罹歲荒歉，民不聊生。有司文具未獲仰給，源聞憫之曰：「吾家幸而有蓄，忍令鄉民若是耶。」迺出米數千石以賑之，由是飢民得全活者不可勝計。延祐戊午禡，都省檄下，和市綵繪四萬伍百有畸。既輸于官，不給價直。連歲申索，匠民苦之。欲訴于朝，貧弗克遂。源恤其難，以楮幣

百九十緡助其行，因而上允其請，得貼支價三萬緡，悉給于民，民以復蘇焉。泰定乙丑，境內大旱，民多疫癘。嘗爲懇禱昊天玉皇祠，晝夜雨澤霑足，歲事以豐，民復安帖。源慮答神之休，獨捐己財以新其廟，繪塑儼然。其拯災弭咎有此者。戶族米珍匱乏，莫能通役。源惻隱之，遂割南突河第舍一區、八兄里陸田伍拾八畝以贍之，俾不至於流散。其捨己利人之心類乎此。郡有宣聖殿庭，閱歲攸久，殘弊弗堪，祀弗稱事。源顧傷之，願施楮幣百三十緡以重葺之。所以庀工次第備刊於石。其隆師報本之誠，又數乎此。鄉鄰老無託者，屢爲衣飲以惠之，其先後不可悉載。里人高氏、郭氏、尚氏□□逾歲，源爲徵索之其家，見彼窮且病卧，而湯藥莫能給，因而感泣，即焚其券而罷之，凡數家焉。暨夫闡純陽之醮筵，修毘盧之佛事，飼饑民之餽粥，散寒士之米薪，無非仁義之發見也。嗚呼！闔境之間，富室豪門星攢奕列，不知其數千百矣，似源之處心，若源之行事者幾何人哉？誠希世而鮮聞也。矧夫聖朝屢頒詔旨，遍及諸方，凡有節義者具名以聞，表旌閭里，蠲除徭役。其於待賢之禮，亦以厚矣。今而我君獲覩若人，而行若善，以超庸俗，詎不爲褒尚也哉？撫其始末之實，而爲之銘曰：

定武名藩，方千百里。俗厚風醇，民庶繁侈。有叟周源，義行翹峙。樂施輕財，世罕倫比。值歲艱食，衆將殍徙。倒廩傾困，惠及彼此。拯溺援活，寧家寧口。匠士窮乏，貲盡以起。物價已頽，民咸驚喜。禱雨禳痾，應孚盟誅。建祠玉皇，報功無已。憫族氏貧，舍田以俾。孔廟傾頽，復新崇理。祀享有依，稱夫罇簋。鰥獨癯殘，新糧濟矣。設醮純陽，爲民祈祉。飼粥散財，丐人幸爾。像佛梵宮，費維一己。恤匱賙窮，德難枚紀。茲勒貞珉，用彰厥美。（民國二十三年

《定縣志》卷二〇 以上何本方點校

## 徐驥

徐驥，當陽（今屬湖北）人，元統年間在世。本書收徐驥文一篇。

### 重建明倫堂碑記

元統元年十一月

在昔聖人申命司徒敷教寰宇，厥後家塾、黨庠、術序、國學風化以陶，人倫以厚，潤澤漸被，靡間遐邇。古者門閭有塾，里中有道德者教焉，業擅專門，生則師，沒則祖而祭。故三代詳於設學，漢唐是因，選賢興能。文翁治蜀，常袞師閩，事業有成，芳潤青簡。唐武德中，詔州及鄉皆實學。宋仁宗二十有三年，復詔州縣立學，時守令自堂而構，由菑而穫，家詩戶書，文風郁郁，故實可攷。今也混同文軌，惠恤章縫，內而辟雍，外而侯泮，以及州邑，罔不修舉，崇化興賢，四方風動。而當陽西枕峽山，東帶漳水，古曰玉州。始因兵燹，士民挈徙隣郡。逮至元丁丑，郡邑政平，還定安集，遠近聞風，負粒屬襁，烈市受廛，剪蕪剔蒼，日就倫理，夜無犬吠，春有讀耕。邑令王君元寶議教化本原莫重於學，乃

相舊址，始建禮殿宮門，伉作東西，追述前軌，嚴嚴翼翼，制度復舉，莫祀有義。厥後銅梁趙珪繼任其事，始構堂，設講席，衿佩來遊，執經待問矣。歷歲滋久，風雨震凌，邇來略施營飭，簡陋猶故，棟折椽頽，勢將就圯。咸謂弗加作新，胡以經久？至順初元秋九月，縣監侯某資性通敏，器局整嚴，爲政有經，臨事有畫，衆服其信。今年春，謂縣直李茂實曰：「國家以法化爲宏綱，台省以學校爲機要。當陽小邑，甚簡而靜。今前廟謹嚴，獨明倫堂左欵右側，弗稱瞻視，吾將撤而爲新，然學計涼薄奈何？」茂實對曰：「茲事舍公其孰爲？自有胸中樓閣，奚憂地上宮室哉？」侯哂曰：「固當勉爲，匪唱孰和。」乃縮俸金，屬寓士衛琦是贊毗。由此，士友聞者樂奉芝楮，願相其成，獲多助矣。匠石行山訪求大木，援尤良者，不足則遠市江濱瀟湘，良材度可給用，審視舊規湫隘，爰加恢拓，畫工於堵，斧斤刀鋸，昕夕展力，旬月就緒。柱石平正，梁棟窮隆，陶瓦旃幪，氣象巍峨。庭宇軒豁，如跂斯翼，如翬斯飛，黝堊膏澤，光彩輝映。師旣增高，賓席加整，先進後進，各以序次。肇工於癸酉暮春之初，底績於是歲八月既望，不擾不煩，事皆克集，將涓吉日，合樂以落之。在鄉善士謀曰：「是舉也，邑長首建嘉謀，同寅官屬羽翼宏多。盍識其事，爲吾邑榮？」僉言曰：「然。」衛琦來諗曰：「邑庠堂成，大夫張主力也；彌縫纖悉，夙夜究心，職教力也。頒書以示來裔，敢草創以請。」驥以老疾辭，不獲，而曰：「聖道行乎天下，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詎以郡邑爲間哉？昔子游宰武城，聖人樂聞其絃歌，學道愛人，語意深遠，則知治邑必有教。晉杜預以平吳大功封當陽侯，則知當陽古爲名勝地。時宰不以及瓜爲傳舍，而以修泮爲急務，真見超卓，遠邁時流。矧今朝政嘉靖，化瑟更張，文科取人一十載餘矣，士由是途紺青



拖紫者衆。吾玉州士來遊來歌，如琢如磨，升斯堂者，巍冠而講唐虞，州貢鄉英身登高第，足躡亨衢，必有自楚望出者，吾黨懋哉！元統元年十一月。（民國二十四年重刊本《當陽縣志》卷一六 羅超點校）

## 陳 權

陳權，至順年間官提調。本書收陳權文一篇。

### 陝州重修廟學記

鴻濛肇判，兩儀立焉，聖人出而爲億兆之君師。繼天立極，垂世設教，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人也。吾夫子以天縱之姿，生乎周末，接道統之傳，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如《易》之十翼，《詩》之詠歌，《書》之訓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樂》之威儀節奏，刪之定之，贊之修之，百王憲章至此而大備，三綱五常之道至此而大明。繼往聖，開來學，其功賢於堯舜者猶信，所以萬世尊仰而敬服之。噫！非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孰能與於此哉？左氏稱仲尼素王，唐曰文宣，宋曰至聖，以王者禮祀，歷代褒封，尚矣！皇元龍興，冠以「大成」二字，崇德報功，邁乎前代，猗歟休哉！繁陝之爲郡也，居驛

程之衝，署政者日以供給爲事，廟學荒涼，漫不加省，徒有燕麥、兔葵之歎。走自下車以來，日漸修葺，一時同寅協恭者，僉謀又同，因命學正范伯亨董其工。儒籍多士助其役，增廊、沂二國公於左右，以正昭配之義。殿宇、神門、講堂、齋廡，補其缺漏，暨聖賢章服，重潤以采色。始於至順壬申之夏，落成於次年之春，凡十閱月，輪奐一新。諸生肄業者彬彬然，庶幾禮樂之風，復見乎甘棠之境。走忝提調之職，以此而塞責，可乎？雖然，此其大略也。若夫春誦夏絃，教誨涵養，而有緝熙日新之功，俾俊秀之士，登瀛洲，步玉堂，開陝風氣之先者，後必有其人焉。姑記於石，以俟來哲。（光緒十七年《陝州直隸州志》卷一四 郭立傑點校）

## 徐公邁

徐公邁，蜀（今屬四川）人，僑居彬州。進士，元統年間在世（嘉慶《湖南通志》卷二一八）。本書收徐公邁文一篇。

### 元鑄普陀大士像碑

自有宇宙，便有山川。地形景物之勝，天下爲不少，然地不能自勝，因人而勝。盤谷以李愿勝，

東山以謝安石勝，浯溪以元次山勝，永州澹巖以黃山谷勝。地勝景勝，而高人勝士偶遇一顧，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深，雖在遐陬僻壤，而名播今古矣。嗟夫！宇宙無盡，大運循環。人居其間，汗隆興替，雖山川鬼神不能違。消息盈虛，天之道也。宜邑艮巖境，憩狐兔猿獠之所，人無過而問焉者。中有普陀大士像，久爲石竇泉滴，彫剥圯壞。天曆己巳歲，邑長振齋公到任，首謁此山，景與心會，覩塑像之不堅，圖爲久遠計，於是謀改範金，捐財率先，邑人相與經營。其傍列十八尊者、龍王諸像，並以銅爲之。既而新牧長李羅帖木兒又能繼公之善，從而潤色，加以純金飾之，景像一新，山川草木皆有矜色。仍以餘財置諸田產，爲此巖永遠修奉之計。慶成無何，適值亢旱，於茲祈禱，一再感通，應時澍雨，邦人大悅。振齋於此，不惟發揮此巖景物之勝，而又加惠此邑祈禱雨澤之利，聲名惠澤，垂之無窮，一段勝績，是可書已。僕蜀瑣尾，僑居郴城，自邑來者每翕翕稱譽振齋撫字心勞，百里蒙福，而又以其餘力賁飾乎山川鬼神，規摹整暇，不但施之一邑而已。僕喜聞而樂道之，於是乎書。公名金金，授承務郎，爲縣達魯花赤兼勸農事，振齋其自號云。前進士徐公邁記。（清嘉慶二十五年刻本《湖南通志》卷二一八）

## 胡深

胡深（一三一四——一三六五），字仲淵，龍泉（今屬浙江）人。有天資，有學識，嫻熟檜馬。至正年

間，石抹宜孫守處州，聘深爲參謀。十九年（一三五九），明將胡大海進兵處州，遂降明，被召至南京，授中書左司員外郎。繼之，受命總制處州，屢敗來犯叛將。入見明帝朱元璋，升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二十五年，陳友定來犯，臨陣被執，因元使督迫，被殺害，時年五十二歲（清光緒《處州府志》卷一一）。本書收胡深文一篇。

### 祭萬戶葉良器文

英姿毅氣，扶植桑梓。自遭時艱，除暴禦侮。論功錫爵，宏開藩府。有事島彝，佐我威武。克盡所事，深入其阻。秉節不回，取義而死。嗚呼昊天！我思曷已。崇獎節義，王國有禮。敬致一觴，魂其來止。（清雍正《青田縣志》卷一三 何本方點校）

## 胡祖廣

胡祖廣，字漢卿，鉅野（今屬山東）人。至正初仕至通奉大夫、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贈翰林侍讀學士，封魯郡公，謚忠肅（清道光《鉅野縣志》卷一一）。本書收胡祖廣文二篇。

全元文卷一六一〇 胡祖廣

### 大元加封宏吉烈氏相哥八刺魯王元勳世德碑

至正元年

曾大父特薛禪生長朔方，氣雄萬夫，善騎射，材力過人。草昧初爲本部長，東禦勅敵王漢。早識太祖皇帝，委心事服惟謹。大父按陳那演性慷慨，果決敢爲，綽有父風。以智勇擒戳大敵，太祖嘉重，以妹妻之。會承命南伐，逐金主汝南，拓境萬餘里，論功行賞居上列。擔以宏吉烈氏男尚帝女，女爲后妃，配尊胤瑞，永爲懿戚。父帖木兒拜駙馬都尉，從王師收未附國。及南宋，親冒矢石，潰圍陷陣，所至捷報□□，北過故濟州，乃分地也。帳於城南，視其雉堞完固，土沃俗淳，謂左右曰：「此州可爲治郡之總。」至元六年，請命於朝，創立濟寧府。十八年，陞府爲路。駙馬都尉乃以驅虜及從行蒙古軍三千餘戶分爲十七奕，散居濟、兗、單三州，俾安居，遂生設官，各主其事。元貞二年，遣使於朝，請立濟寧、大都、池州、安西投下總管府。蒙古不加恩，遂分賜汀州、永平、濟寧等路以爲屬郡。至元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於東鄙。世宗皇帝親御六軍，躬行天討，甫至虜境，爲伏兵掩襲，帖木兒帥麾下精兵犯圍突戰，殺傷甚衆，虜亦遁去。上壯其膽略，特賜名按答兒圖。母囊加真，世祖皇帝主，鍾愛無比，後封皇姑、魯國大長公主。先是，遣使奉築應昌全寧城，立上路總管府，制可其奏。置官署，開巷陌，立社稷府庫宮殿，大其制度。人民日衆，車馬第舍填郭溢廊。兩路南北相去七十餘里，冬夏以避寒暑。在京師者尤爲傑觀。至元二十二年，上巡狩至應昌，晏王與主，賜金蓋黃纓，眷

顧特異，所以親親尊賢，其體一也。在成宗皇帝時，主嘗乘小玉輦叩殿陛，上遙見趨迎，欲爲挽引，其見敬禮如此。主生三子：長敦不刺，尚順宗皇帝主相哥刺吉，初封皇妹大長公主，再封皇姊大長公主，益封皇姑徽文懿福貞壽大長公主。至大二年，敦不刺封魯王，縮金印。武宗皇帝嘗謂百官曰：「昔我太祖皇帝龍飛朔漠，肇造中夏，宏吉烈氏有開國勳。」特賜主玉輦、象輿。舊典唯設斷事官，創立王傅、官府及怯憐口都總管府、錢糧都總管府，銀印，皆賜金虎符，斯古慎簡乃僚之任也。武宗皇帝備法駕，幸於主府，叙家人禮，極權而罷。明日，遣丞相亦兒吉你諭旨，以永平路益封，其差徭稅課悉爲魯有，仍賜平江路稻田五千餘萬畝。子阿里嘉世禮，自幼襲封魯王，尚順宗皇帝主朵兒只班，封肅雍賢寧公主。王薨，世次襲位，即今王相哥八刺也。先封鄆安王，尚成宗皇帝主普納，封鄆安王，主再封鄆安大長公主。元統二年三月，今上皇帝加封魯王，制略曰：「眷維世祖之甥，克紹前王之統，宜頒異數，以副寵光。」褒封主皇尊姑大長公主，制略曰：「朕寅紹丕基，念恩均於九族。追維烈祖尚尊，及於連枝，曰若宗姬，宜隆顯號。懿歟富哉！」故凡有國而來，名王雄藩，忠勳緯績，未有若是之盛者。在今，親親尊賢，斯又歷古之所未聞也。蓋王祖宗積德百餘年，國封在魯。昔周公以王室懿親，相成王制禮作樂，立大功於周，封於魯。其旌賢命德合符於今。洪維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海寓既一，公天下爲心，分疆析壤，封侯建王，有人民社稷，然豈徒封靡富貴乎？彼蓋聖天子嗣祖宗以守天下，諸侯王奉天子以守其國。四封之內，恪守王度，修其職貢，時其聘問，宜乎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也。至正辛巳，司馬木里赤等跪進於王：「僕等叨忝朝命，無以報效，重念王之元勳世德，恐無

以彰於後，敢請著之金石。」王允其請。是年夏，南來伐石他山，適濟寧路總管劉承祖等願割己俸錢以緡計者二千五百貫，用佐其費。冬，司馬北上，有復於王曰：「濟寧劉總管願割俸金助役。」王喜，以白金五十兩、絲綺各一端來寵答之。至元三年，祖廣致仕，泐東憲使，歸鄉。至正元年三月，王復遣木里赤傳命，賚白金以兩計者五十，幣帛、尊酒來寵錫之。欲報惠禮，其當若何。是年秋，司馬且告曰：「僕等恭承王之美命，允請立石，非縉紳先生不能以述王祖宗功德。」自退老田里，心力衰耗，不事於文日久，不足以顯揚王休。伏思之，王以國之懿舅，世篤忠貞，欽若成烈，以纘舊服，雖知其不能繪畫，然感德之誠不於此見，將何以盡之？遂不復讓，故述，仍繫以辭。辭曰：

於昭聖代，厚我藩國。分茅列土，天命有赫。四封諸王，有光於魯。昔周之興，有功是主。邁古超今，宏吉烈氏。薛禪筆迹，太祖事是。龍飛虎據，迺疆迺理。分正君臣，寵光日致。奕世子孫，尚帝之主。擔以姻好，褒崇篤祐。設官代治，人民社稷。綿延千載，日隆一日。累封疊誥，德音孔昭。山河帶礪，烜赫天朝。慶及我王，世祖之甥。卑躬慎德，忠孝粹明。金闈令主，成宗之女。克配賢王，來嬪於魯。眷顧愈隆，降詔偕封。賞延於世，綿綿繼崇。山川土田，何啻魯疆。火維冰天，貢稅是將。作室維城，寒暑之居。騎從擁扈，玉輦象輿。族大而貴，有錫自天。維屏維翰，於蕃於宣。爲磐石宗，以固以強。慎乃服命，率由典常。天眷我元，帝億萬年。荷天洪福，王年斯千。走爲是詩，匪時溢美。後天不朽，金石信紀。





西，朔漢本非鄉里。從軍轉徙，幸寧於茲，土沃民和，牛羊稼穡，自足以養。今老矣，復不能逐水草居也。因家焉。後北使屢促召，竟不往。公少時好田獵弓矢，至是釋弓矢，絕不畋獵，力農積粟，務施惠，饑寒暑者均之衣食。里中德之，遠近咸以善人稱。勸之仕，但搔首喑喑不應。享年八十六，終於正寢。配夏氏，賢明柔順，克協婦道，年八十三不疾而卒。合葬於濟寧鉅野縣昌邑。原配邵氏，尚無恙。三子，長即郡公也。公幼涉書史，尤精天朝語，慎密。沉。州使才選侍魯王給使，時魯王嘉其，以書達於朝。延祐二年，用。達魯花赤。縣東距濟寧，西距麟府，道里適中。絡繹往來，給使無寧。時庭中訟牒，一力綜理，使廩餼饒裕，行者忘勞。訟至即決，訴者情服，始終如一。父老紀，至今頌之不忘。至治二年，轉州。至順二年，復以治郡課最，轉武略將軍達魯花赤，監濟寧路。郡方千餘里，奄有魯封，興學校，勵士風，起惰農，退吏，政有弊者一新之。境西南距大河，夏秋之交，東民患。公考州利害，築以禦外潰。疏濬溝澮以泄內浸，水害以息，民用莫厥居。常戒家僮勿挾勢細民，即此可見公之所守矣。仲曰陸禮勅，魯王尤親愛之，首命為昭武校尉，管領濟寧東平等處打捕鷹房諸色人匠等戶總管府達魯花赤。未幾，召為總管，府廨寄治郡城蒞職。又與長公時同，且節或歸縣。詔旨兄弟以三品服，金紫，左右排立，時人榮之。入侍母夫人側，互稱觴為壽，愉愉怡怡，世莫易其樂也。三曰設都戴爾，誠篤惟謹，念二兄勞於從政，不忍朝夕去

母側。□□□自任孝□□其□□母□□貞守□□端詳□容。別男女內外，截截具有度。女四人，長適□□縣達魯花赤慕理持。餘三人皆嫁令族。監郡公娶夫人榮氏，一女適李氏。三子曰：伯顏察邇，次仲兒，次□□□，皆好學守□□□□□□□□□□施猶未艾也。其銘曰：

維唐元族，疆圉西北。□□剛武，奕世赫赫。聖皇靖之，內□不忒。密邇多遜，愍介帝室。□□□□□□□□。武功揚揚，時罔或恫。方行河南，奠□□□。斂威弗矜，恢□□□。迺瞻原隰，沃彼昌邑。□我戈矛，□□□□。我牛我羊，濕濕濺濺。令子□孫，□孫孔碩。帝命孝孫，惟忠惟恭。□休厥祖，□□宏暢。□□□□，保艾東人。東人安所，孝孫有慶。□□□□，壽母令妻，家□□康。曰世允藏，俾熾而昌。銘以□存，□□□□。 (以上見清道光《鉅野縣志》卷二〇 何本方、許麗艷點校)

## 孔思邈

孔思邈，元統年間在世。本書收孔思邈文一篇。

雙節祠記〔一〕 元統二年

君臣，天地之大經。忠孝，臣子之大節。聖人垂世立教，所以詔天下之爲人臣者也。夫委質爲臣子，達而臺閣顯官，下至州縣百職，治簿書，赴期會，積日累月，中才之人，類皆可以無過；若夫橫流奔潰之衝，戎馬交馳之際，白刃臨於前而心不爲之動，死生在俄頃而色不爲之變，非氣節有大過人者，其能如是乎！傳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吾於二公見之矣。天曆改元，陝右搆亂，放兵四劫，蒲津正當其衝。時達魯花赤中順公八札海牙及朝散領府事靳公走檄告急，樞府調兵三千赴之。河東荒歉之餘，公私並竭，無所仰給。二公相勉以忠義，首捐家財，置備糧草料，集丁壯，與軍官併力守禦。賊不得騁，乃遣人說降。公使諭之曰：「聖上以正統登臨寶位，汝曹獨不聞之乎？吾受命守此土，有死而已，勿多談。」相拒旬餘，賊勢日盛，不幸領軍者無死綏之志，引兵宵遁。賊偵知之，率衆渡河，燒房舍，殺掠人民。或勸二公避其鋒，公曰：「吾守臣也，去將安之？且如一城生靈何？」端坐府中。俄而賊至，俱被執。朝散公至也先帖木兒軍前抗論，不屈，死之。中順公至奉元，死於省門之外。嗚呼！二公可謂得其死矣。人誰無死？而公獨能於死生患難之際，守節蹈義，百世之下，聞風者有立矣。中順公諱八札海牙，畏兀人，自和州轉河中達魯花赤。朝散公諱克忠，字唐臣，自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二〕，出知河中府。期年政事修舉，民大和會。未幾，西

賊猖獗，無兵可戰，無城可守，力屈而死。事聞，詔贈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勳護軍，爵封郡公，各賻寶鈔三百錠以給葬事，官其子五品。公朝之於臣下，報功卹孤之典，可謂至矣。唐張巡、許遠守睢陽，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圍守踰年，外援不至，城破被執，巡即死之，許遠死於偃師，睢陽至今祀之，號爲「雙廟」。以二公死節較之，異世而同轍者也。歐陽子作《五代史》，五十餘年間，傳死節者王彥章一人而已。國家承平日久，士大夫涵濡聖化，皆能以名節自任。邇年以來，死事之臣，史不絕書，何其盛也！元統甲戌，中順大夫彭城李公居德來守是邦，覽山河之形勝，弔古人之遺跡，慨然思二公之豐功遺烈，懼泯沒而無傳，乃與監郡中憲公諸耆暨府僚諸公僉謀樹碑，詔後之人，且爲千萬世忠義者之勸，命思適爲之辭云。銘曰：

歲在戊辰，群兇猖獗。磨牙吻血，扇毒烝民。時惟二公，持節河中。力扼其鋒，不使其東。卒潰不支，賊遂獗猖。封疆之臣，城亡與亡。事聞於朝，卹典駢蕃。升秩二品，晉流薇垣。賞延於世，生死哀榮。來者有考，視此刻銘。蒲川滔滔，中條峩峩，二公之忠，千載不磨。（清雍正十二年《山西通志》卷二〇五《藝文》）

〔一〕明成化十一年《山西通志》、嘉靖三十八年《蒲州志》、萬曆四十三年《平陽府志》題作「守節碑記」，或「守節之碑」。清光緒十二年《永濟縣志》作「中順朝散二公殉節碑記」。

〔二〕自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原作「河中江南北行中書省左司都事」，據明嘉靖三十八年《蒲州志》卷三改。

## 田宗尹

田宗尹，元統年間任遼陽懿州儒學教授（民國鈔本《滿洲金石志》外編）。本書收田宗尹文一篇。

### 懿州城南學田記

學可無田乎？曰：不可。無田則粢盛不備，士失其養。粢盛不備，則無以祭，士失其樂善不倦，孰肯捨簞食豆羹爲學校計哉？懿州當衣冠之會，文風必待人而□。丞洪鶴山從韋氏得地，建學宮，構講堂，士得庇其身。至治二年，其提舉李克□定主右丞，始足□朔望之供。老宿貧寒，師□廩膳，概□□□瞻也。元統□□□，遼陽請□咸平知府洪淵爲試官，詢及學田，予□計以對。時提舉燕志□□□□麟□□實來監試院，知州吳秉彝提調試院，□□忝爲廉□□□言□□□院日□□梁健力贊成之，公慨然曰：「昔瀋陽文正公參□□省，嘗以緡□□□晌，東至官道，南至□，西至小道，北至姜家地，屋壹區，井一眼，雖未能襲□□□學官，備□□□之□□瞻之資，以從諸公請，何如？」僉曰：「昔鶴山嘗即地以斜□□，其終□學者□□□餘，講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

□□墜於地，非公之賜而誰歟？□之捨土田於浮屠以徼福者，又可同年諸？□□樂公之博濟，委司□徐昶立封界，爲久遠之謀。後主喜是，學者知斯地□□若祭祀不豐，道學不明，慎勿以無田而藉口。中有孤墳，恐述於遠，因撥□□遊學死無所歸者，往葬之，遣學戶歲時致祭焉。曩者經營兩廡，若參政□□□晏，以私緝助於學，俱□得寫名，以傳諸後，今亦表而出之，庶幾興□□□□□東方世族也。□□瞻兮南之田，德可慕兮。洪□□□□綿□□□奉□□□。

（民國間鈔本《滿洲金石志》外編 李軍點校）

## 徐 □ 亮

徐□亮，至順年間在世。本書收徐□亮文一篇。

### 宣聖廟重增本息記

夫子之道切於人倫日用之實，甚於水火，不可一日無也。□子祀事□特見於一州一邑，雖鄉村里社亦有之。郡之□□五十里有關曰「天井」，路當南北衝要，山隘關小，邸□商賈、耕讀之士共集百

數，廟南石上有聖人迴車轍跡，廟因有焉。世變風移，風雨剝落，廊廡頽毀，會遇文章賢牧奉訓伯福王公大振儒風，創建外門□□廡□□北，邸舍復爲修整，以安行旅。所得房課，不計多寡，以充廟祀。春秋釋奠，禮之豐慊，殆不可考。至大德丁未，繼有□善州長奉訓解公守政是州，致祭于廟，復憫兩廡正殿之疏漏，十哲賢像之弗完，總率僚屬，先輸己俸，施舍有差，鳩集有數，修飾已完，仍餘中統鈔貳伯伍拾緡以爲本，官立文卷，召募本關王珍、崔直等就帶營運，每歲取息中統鈔九十緡，加以課□□充祀物。厥後循良相繼，定爲彝儀。泰定已來，水旱相仍，民□饑饉，行本之家闕食者有之，逃亡者亦有之，每遇三丁，本利□數不敷其用，焉能取息以供釋奠之祀哉？止令本官前縣掾王弼孫同弟瑞及張伯□男溫等借貸營辦，官民未便。至順辛未，承事裴侯來尹是邑，勤于撫字，政有成績，未期，闔境咸被其澤。次年仲春上丁，侯率屬吏執事詣廟祀□，其儀制一如□禮，顧正殿、東廡、講堂、店舍俱有傾圮，甚爲惶恐，會僚佐及近門人戶，前州牧段正卿、孫功允、南小□□星輅□王□，賢像益新，柱□□廊廡已完，邸店逆旅所用無□不具，仍將元本緡數從便徵收，見在人□貧者收其本而免其息，逃□□之數□□敷元數從新給付，富實之民□璧、張溫等依前營運，存本取息。及店課，每歲所得中統鈔陸拾緡，二項計獲利鈔□伯伍拾緡，特命璧等逐月收受，以供春秋二丁從實銷用，置立印，署文簿，責付璧等收貯，以備照用。噫！侯之用心豈淺淺□。夫經始創業於前者固難矣，繼志有爲於後者爲尤難。侯之治是邑也，不期年而五事□善政所施，雖行旅赤子無不咸稱

□□復完盛事，豈徒銜於路人，誇美而已？要當紹春秋籩豆簠簋之際于後世矣。一旦□□縣掾楊德昌來白，慮日久湮沒□□求文列石以紀之。亮牢讓弗獲，姑摭見聞之實以述之。侯潞之漳源人，名從善，字□甫，□□貴胄，進身風憲，其臨政也□□柔□茹，以廉幹勤謹爲固守，以重新清廟爲己任，下不失崇儒重道之懇心，上不負聖朝加號褒封之盛意，於斯勉焉，可謂知所先□□□之爲政者能以□□之心爲心，則廟祀綿綿無窮矣。勉書以爲記。（清光緒二十七年刊本《山右石刻叢編》卷三四）

## 徐道齡

徐道齡，號玄陽子，元統年間在世。本書收徐道齡文一篇。

###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注後序

元統二年九月

道可名，道非名，常行是道；名可道，名非道，常用是名。昔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太上道祖老君降蜀都，授天師張真人《北斗本命經訣》，蓋哀憫大地衆生迷惑真途，沈溺苦海，不自知覺，永無輪轉，故垂無上之法橋，濟度存亡。無物不被其澤，而其好生之心乾乾不息，則聖德玄功豈易言



哉？道齡甫自弱冠留志斯經，但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必書之於簡冊，及取諸先賢先覺解蘊釋奧之文，未嘗去手，日就月將，玩味不怠，始知我太上以是經、是訣垂之於世，特不虛設也。洪惟北斗九皇天尊，乃天地之樞機、人物之陶冶，司性命，判生死，運陰陽，建歲時，分晝夜，立寒暑，明貴賤，化賢愚，主禍福，振紀綱，開解謝之門，指延修之徑，上至帝王，下及士庶，皆由七星之主宰，三台之生養也。或云此經文辭淺近，旨意乖訛，殊不知太上故以日用常行之事道之名之，啓發愚蒙，盡歸正道，其上智之士當易境而行之，則自然長生也，何疑？道齡吏遷吳中，幸獲考滿，暇日靜慮洗心，截長補短，別義綴章，少明太上授受之餘意，非敢爲訓誥之師也。遂援筆臨文，似有神助，不逾月而集成。噫！道不遠人，人能弘道，此之謂歟！道齡俚語鄙辭，不足以宣揚聖化之萬一，謹取前賢之訓以爲之釋，其有不與經旨相符，脉絡失經之處，余以日用常行之道切於己身者證而解之。如宅舍得安寧，註之曰「修身正心」；六畜保興生，註之曰「屏六賊，淨六根」，似不失本命之事實、延生之要訣也。夫道可名，名可道，如針芥之相投；註幸備，刊已就，必聖真而是相。雖文理不精，識見不廣，則不敢索怪搜奇以眩高人之耳目也。道齡愚誠以斯經力上祈聖朝一人有慶，萬壽無疆。宮闈福千歲之秋，臣宰輔三台之化。下冀歲時豐稔，民物安榮。沉迷超碧落之天，人我樂玄靈之道。凡諸同志，勿以人廢言，當以命爲重，謹序。元統二年九月九日，玄陽子徐道齡齋沐焚香再拜謹題。（《正統道藏》卷一五）

## 李震孫

李震孫，莆陽人，元統二年（一三三四）任靜江路儒學教授（清嘉慶六年《廣西通志》卷二二八）。本書收李震孫文一篇。

### 廣西道平蠻記

元統二年十月

嶺南控蠻夷窟穴，自古爲邊患。我皇元受命，威德遠加，悉建長統屬。大德中，有小醜肇釁，自是，宜、賓等洞效尤蜂起，禍延海北、廣東、湖南，無寧歲。朝廷屢命親王、重臣征討，狸鼠負穴，朝班師而暮復號嘯<sup>〔一〕</sup>。元統初元，聖天子遠念南嶺飛龍舊藩，欲俾群生脫艱虞而臻平康，命建屯選將，遣才望臣監臨。中議大夫撒竹兀歹公適總憲綱。公簡重有韜略，撫衆料敵，慨以身任之<sup>〔二〕</sup>。時逆儔不自悔禍，尚陸梁梗化。癸酉冬，陷道州，回涉吾境。同知元帥失列吉思戰沒於南隘<sup>〔三〕</sup>。甲戌春三月，復寇吾屬邑，長驅入全州，且回，即欲攻桂城。公乃咨幕賓張君師聖、照磨李君君諒，會中順大夫、宣慰副使也先帖木兒公暨經歷周君瑞，及召闔郡文武官僚，告之曰：「今日之寇<sup>〔四〕</sup>，貪而深入，

我以逸待勞，邀而擊之，必敗爾。將軍大夫，厲甲兵以致天討，用命有賞，不用命有罰，勸哉！」公乃齋戒，告上下有神，晝夜躬巡城郭，自捐帑金，募敢死士。四月己未，賊距城一舍，聚謀乘間攻城。庚申，公督萬夫長鐵傑總兵出征，用公所募士當先鋒，軍民兵踵之。翼日旦，遇臨桂廖村，獲其伏。計窘逆戰，我師斬其旗，隨射殪厥酋，鼓而進，大敗，斬首數百。公受凱於東城逍遙樓，勞將士，第功賞。惟允得所掠男女，令悉給聚，咸泣謝曰：「解倒懸而更生之，公惠也。」逐北餘黨，馘擒纍纍至。所擒巨酋，相與哭曰：「吾同若弄兵，髮殆種種，出轉戰而入□□□□□□，今一敗塗地，天亡乎！」初，賊未敗之先日，天震雷電，以風折木，揚沙晝晦，江谿水溢。既敗日，□□□□□□，川氣鬱葱，則公之精神感格，豈特人效命於明，神亦協力於幽。比訖事，公嗟曰：「爲暴者，幸藉天之威敗獲，但瘡痍者尚呻吟，惇獨茹苦，死者或暴露，予惻然於懷。」乃命知事張君，發庫資二千緡，賑所寇興安邑四百家，用埋死恤生。噫！昔交趾女子徵側反，尚在化外之地。儂智高叛，不踰年即平。豈若此寇，轉攻化地數千里，遺毒螫生民十年，士卒肝膽脂草野<sup>五</sup>，藩臣邊將死難，項背相望。公一旦發蹤於堂上，而俘馘於郊外，何易哉！於是邦父老咸囑震孫曰<sup>六</sup>：「□□□□，茲舉文學宜紀。」震孫既述其事，復係以詩曰：

有寇如鬼，篁茅舒嘯。煽厥妖氛，昏濛嶺嶠。歲在甲戌，來覬桂城。謀殘我人，稟負我羸<sup>七</sup>。有赫憲公，克運厥韜。一鼓殲之，如火燎毛。始是來覬，桂人惴惴。臨谷恐墜，公曰無□。及既克止，萬室按堵。公摩其怖，踴躍欲舞。公曰噫哉，予曷爾保。惟帝之德，無遠不冒。遐哉帝德，公克祇之。獨秀巖巖，永歌垂之。元統二年十月□□日，靜江路儒學教授莆陽李震

孫撰。(清光緒十七年桂垣書局補刊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八，點校本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八，光緒三十一年刊《臨桂縣志》卷二〇 邱居里點校)

〔一〕朝班師而暮復號嘯：復，《臨桂縣志》無。

〔二〕慨以身任之：慨，《臨桂縣志》作「概」。

〔三〕同知

元帥失列吉思戰沒於南隘：失，點校本《廣西通志》作「矢」。

〔四〕今日之寇：日，《臨桂縣志》無。

〔五〕士卒肝膽脂草野：草，原闕，據點校本《廣西通志》補。

〔六〕於是邦父老咸囑震孫曰：囑震孫，原闕，

據點校本《通志》補。

〔七〕橐負我贏：贏，原闕，據點校本《通志》補。

## 李 永

李永，字可久，進士(明成化二十二年《河南總志》卷一九)。致和元年(一三二八)，任秘書監辨驗書畫直長(《元秘書監志》卷一〇)。本書收李永文三篇。

### 黃河隄防記

後至元二年

天下之言水患者，古今皆以河爲重，而雄懦駭浪，如驚雷奔電，浩浩蕩蕩，田野廢爲巨津，禾

稼沒爲洪波，此昔人所謂禦河無長策也。粵自禹功既施，生民乃粒。然歷春秋、戰國，當漢、晉、南北朝、唐、宋之際，河水爲患者，載在典籍，班班可考。我聖天子紀元之始，即預以水患爲重，凡沿河路府州縣，官御所受，皆知河防事。濟寧之虞城，境隣大河，其西北十餘里，即《禹貢》之孟豬澤也，地尤卑下，其潰決每歲二三焉。張公子仁由都水太監而爲濟寧總管，以公知水勢之緩急，故有此授。而公於未授也，言於中書省，奏奉聖旨，頒降御書，每夫一名，支鈔一兩五錢。借貧民之力，而支官給之錢，而無食之民，賴以得安。既任之後，於元統二年十二月日至龍邱鎮，陳潔牲，祀河神。是時滉瀆之波，凝而爲冰。受祭之後，渙然冰釋。既祭之後，復凝而爲皎潔稜層矣。《書》曰「至誠感神」，不其然與？公之至也，天方旱，而二麥闕瑞。迺虔心致禱，俄而六合生雲，萬里飄瑞，平地盈尺。虞城縣尹游行簡、主簿阿都赤、幕官王居簡咸以爲喜。既而復請命於總府宣差相公阿也孫都同總管張公，東西百餘里，植柳數千萬株。又監築隄防，以禦水勢，而游波寬緩，無復決潰之患矣。又恐土或疏散之處，親率吏夫，補視堅完，然後已焉。吏夫或怠於是者，則董之以威，以懲其慢。其勤於是者，則投以溫言，以慰其勞。非忘私順理，憂公如家者，烏得能如是乎？且河水安流，農夫安業，市廛安居，五穀熟而桑麻鋪分，誰之賜也？百姓咸曰：「我大府衆相公總督之功，而邑宰游公行簡、主簿阿都赤、幕官王居簡相與協力，以成其事。」自今以始，膏土災退，民莫攸居，水國化爲樂土，居樂土而民得其所矣。非勤於撫字，憂民之憂者，能如此乎？朝廷以恤水災、勤民隱爲言，而守上之官體愛養斯民之意以爲意，而郡侯縣宰之賢，不惟聲譽流

於一時，而且光於史籍，著於後世矣。且河防之未設也，縣尹游公、主簿阿都赤、幕官王居簡等，晝夜不遑寢食，思所以彌災之方，寧患之策。不憚勞苦，而以土功民事爲先，海內循良之守令，如公留心於民事者，幾何人而已？監縣官拜住見隄防成功，喜曰：「自余之初受除也，知兼河防事，曾以水災爲戚。今同列等既勤勉以成功，可謂勞於禦患，而勤於愛民者。水災既除，此境之民可以既富且庶乎？績之偉，孰有過於此歟？」銘曰：

洪水方割，中國爲壑。大哉禹功，是疏是鑿。崑崙綿絡，砥柱包括。浩浩洋洋，茫茫漠漠。

未設隄防，如海斯闊。漲濕吞原，懷山入郭。土功既脩，浪伏圻堦。田野爲陂，沮洳成澗。五穀

凝烟，三農懷樂。宣化承流，政無所作。（清光緒二十一年刊《虞城縣志》卷八，乾隆十九年刊《歸德府

志》卷一四有節文）

## 分務勤勞記

善爲政者，因民所欲而行之，則士心悅而民心服，美政行而百廢舉。彼循常守轍，慢公失職者，視公務爲緩，私務爲急，而孰肯留心以稽古哉！游公居敬，字行簡，以元統三年三月間來尹虞城。蒞政未幾，端本澄源，起昔人所廢，先構鐘樓，驚夜周密，使民知晨昏有常，法度有在，而不敢輕觸憲章。脩三皇廟，以嚴開天之祀，極報本之誠。脩宣聖廟，矢棘翬飛，煥然改觀，俾儒者嚴朔望之祀，而

知本仁祖義，崇禮先師。置曝厦三間，以肅事上之儀，而壯城池之觀。又施慈仁之心，使訟者不曝於炎日之下。立廂房二間，俾繡衣槐府之長爲退休燕息之地。置儀門以止妄往來者。置窑而得古碑於黃壤之下，乃宋宣義郎章炳文之記。於是召石工採石，鑿底而承其下，使循良之名沒於泉泥者復覩天日。是誠以稽古賞善爲心者也。吁！用心若此，則民安得不悅服哉！孟子云：「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監縣公拜住、主簿阿都赤、典史焦信趨事赴功，亦與有勞焉。其身正，不令而行，誠哉是言也！銘曰：

猗歟君子，秉德淵清。守身廉介，賦役均平。邑生悅氣，野動歡聲。舉遺興墜，飭靡增閑。義庭整飭，聖廟經營。風煙增瑞，鐘鼓有鐳。興廉得秀，發壤獲銘。仁看青史，香溢循名。（清乾隆八年刊《虞城縣志》卷八，光緒二十一年刊《虞城縣志》卷八）

## 洞元觀記

世祖皇帝神功叡謨，天造八極，赫然崇老氏、重元教爲首務。列聖繼體，崇獎有加。爰命四海，增廣三清廟宇，際天所幬，雷行森偃。於是神京尺縣，元州丹垠，下迨毳裳卉服之埜，無不法宮巖巖，禮殿峩峩，清淨之教，光耀前古。虞城，故河濱斗僻縣，城民廬舍，三三五五，散若疏星。方河朔兵交，彼百姓田廬妻子不自完，視元元之教爲何事。有程志明者，荆楚士，去家學老氏，遂

爲陳志久、胡志常洞元之徒。挂瓢其間，綿蕤四三椽，樹以松檜，爲洞元別祠。師卒，弟子吳道堅繼其業，於是鳩工市材，構廣堂殿。閤闕沉沉，宮廬巍巍，朱甍綠瓦，金停碧飛，參差出榆柳，如蜃樓臺見之罟海上，如中天化人之居，雲霞結而星辰構也。蒼松老檜，上排煙霄，撞鐘擊鼓，俯震闌闔，若謝人世而凌太清。予徘徊顧瞻，美其丹雘之飾，驚其成功之速，而賀師之成。師曰：「未也。吾聚衆且百指，靜習步虛之聲，將歛鸞鳳之迎，非欲幽吾之棲，侈人之觀也。」秦定初元，予被貢進士試歸，值炎焦暑熅，假榻是間，與師談道滌煩。師瞿然離席曰：「雖有仙居勝迹，苟無巨筆鴻文，以鋪揚其事，則後世宮垣圯廢，湮滅無聞矣。」因請文於予。予自以才學疏舛，不堪其事，辭之四三。益甚其請，且曰：「其不負我創始之劬乎，願爲我記之。」予始赧然曰：「老氏之說，以有爲徼，以無爲妙，意者賤有而貴無也。不有是師，功於何成？不有是宮，衆於何棲？然道可悟而不可學，仙可聞而不可即。即是心以悟是道，推是道以洞其元。虛無之境，冥漠之域，果有果無，顧何定在？吁！虛無之道，誠難學也。得其道則功成九轉，白日飛昇，使此心湛然與大虛同流，此形飄然與寥廓無礙。時有古今，而身無古今，此王喬、應真所以獨美於前，而無繼於後，與槁於林下者，又奚啻千百而什一。則師之聞此言也，得不勗其所難，而謹其所忽。前之所謂鸞鳳之迎者，又或可致矣。不寧惟是，蓋公治黃、老，曹參用之而齊治，漢文尚之而民安。武帝好仙而方士雲合，晉談虛教而天下風靡，卒之巫蠱之禍興，播遷之辱兆。非老氏之道而遠，人之爲道者自遠乎老氏也。我國家崇是道也，固將上軼漢文，循老氏之自然，致天下於無爲之域，而不惑



於虛無之說，則治與天地長久，師之名、吾之文，與江山鐘鼎俱存矣。又何空垣廢宮，落爲狐鼠，湮滅爲恨哉！吾方高子之學，乃欲寄吾文之有，以壽子之無，然則有無無有，是將安折衷？」師相與抵掌笑曰：「吾學固在孔、老之間。」（清乾隆八年刊《虞城縣志》卷八，光緒二十一年刊《虞城縣志》卷八 以上邱居里點校）

# 全元文卷一六一一

李仲璋

李仲璋，河東鄉貢進士。本書收李仲璋元統二年（一三三四）文一篇。

## 增福相公廟記

元統二年二月

元統二年甲戌春正月壬□□□日以增福廟記爲請。予以疏於文翰，固辭不獲，姑因所見而筆之。夫至剛而健者，陽之德也。至柔而順者，陰之性也。陰陽以健順之道，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無爲而成者，鬼神之功用、天地之大德也。古之王者所以望於山川，徧於群神，崇以爵位，旌於廟號，紀於祀典，掌於宗伯而無遺者，爲其有功業及於生民，有德澤垂於後世也。季莊阡陌之隅，有廟宇聳然而鶩出，□□之曰「增福相公之祠」，本里右族楊公世通之所建也。昔者，神之□於□也，治丞相府軍國事，輔弼文明二帝。貞誠而盡忠，鷹揚而□□。總百揆而□居三省，服金章而紫綬賁躬。其後世之保民也，慶延而壽隆，財盈而貨豐，□以乎血食而簋□，廟享而無窮矣。至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加

徽號曰「增福」。凡有禎祥妖□之兆，天灾疫癘之□，祈之而無有不應焉者。天下烝民被其澤者多矣！自宋金而下，杓禘嘗蒸，□曾有乏。及我元□行先代典禮，封泰山，□□□，禋祀往者忠臣義士，諸神畢舉，其神顯膺其賜矣。及至元二十一年，董工治梓，甄陶□削，飛樑架棟，獸□□甃，藻玉穰提，金碧神像，不歲而告成厥功。《易》曰：「井收，勿幕，有孚，元吉。」所以落其□物也。楊氏其姓也，世通其諱也。氣稟清高，賦性溫毓。世以農桑爲業，豐於泉貨，盈於蓄牧。寬仁□□，樂善不倦。涅不緇而磨不磷，昆季中最爲白眉者。公二兄，曰世德、世亨。四子：曰元慶、元廣、元清、元貴。四姪：曰元因、元興、元忠、元旺。其餘宗□，□見於世系圖中。此姑錄其本末而已。故刻諸翠琰，垂於不朽□□。定襄縣司吏高茂篆。河東鄉貢試院進士龍谿李仲璋撰。□□臨江路新淦州蒙古字教授郭禿綿。大元元統二年甲戌二月二十五日清明立石。（民國二十一年《定襄金石考》卷四 邱居里點校）

## 范 圭

范圭，元統年間在世，曾任教諭。本書收范圭文一篇。

## 重修韓公亭記

永城，昔爲亳之屬邑，金隸于歸德，城郭蕭疎，民俗淳厚。凡吏之循良者，歷歷可舉。故宋韓忠獻公，嘗蒞是邑，政平訟理，境內清夷。以其閑暇，於縣廡北，迺卜爽塏之地，構亭以爲蘇息之所。知公有時適意忘懷，覽山川，臨風景，對花卉，視耕稼。或□書史，或味樽俎，亦足以節勞逸，陶真樂耳。邑人沐公之化，思公之德，仰斯亭猶南國之甘棠也，因而葺理。逮至政和中，知縣彭君厭其卑狹，增其宏敞。歷年閱月，上雨傍風，棟椽梁桷，蓋瓦及軌摧撓破缺者尤甚，凡宰邑者莫肯顧雷。迄于元統改元春，麟臺張侯起宗下車視事，廉勤明敏，剔蠹夷姦，公亭肅靜，百廢具作，慨然浩嘆，迺與監縣惟周協謀興築。遽庀徒葺事，斬木陶甃。是歲夏四月落成。越明年春，主簿伯宜，典史彥達繼至，請爲樹石，以勒成績，屬余爲記。遂謝不敏，一再不獲命，因誦所聞而言曰：昔韓忠獻公歷仕宋朝，佐治廟廊，耀名竹帛，有北漢循吏之譽，一韓一范之謠，未有不因此發刃而能遠到也。今侯不隳前工，不廢後觀，豈惟致登望之樂而能識先賢之心，知先賢之政，推而達之百里，愛養黎庶，導揚風化，政迹章章，難以勝紀。用斯道以往，又豈但一邑爲然，他日居民拳拳思慕者，又何如也。（明成化二十二年本

《河南總志》卷一三 龍德壽點校）

## 姚 紱

姚紱，陝州（今河南三門峽市西）人。元統二年（一三三四）任承務郎。後至元三年（一三三七）任南臺御史，五年，任都事，朝列大夫。本書收姚紱文一篇。

### 新復黃甲洲記

昔我世祖制詔，若曰：諸廟學之政，無或阻撓之。又曰：其土田無或攘占之。列聖是繩，申飭維謹。惟爾典者非人，傳視厥官，政隳弛，滋弗治，地馴奪於民。盜地耕初曰賃，尋以榛廢，賃弗輸，稍弗征，又久，則私券出，又更久，則去籍，竄易靡不計。典者罷弗任，甚則私啗以利，更復護焉。士從旁閒發其一，吏弗知政，漫弗一省，或更爲貨來以助盜。由是地奪於盜恒多。乃者御史論以法，茲弊如前所稱云。攸學舊有文浦港，發源文清塘，西北流入攸水，曰大港頭。自此鑿爲渠，引水東流，朝於學，北入於攸水，中爲甲洲，四面水。西自鑿水入渠，東連浦口，南邊港北，盡攸水之竝洲與渠咸隸於學。《圖志》曰：占籍自淳熙以來。碑碣曰：國初籍民悉具於上。先是，貨者馮吉輩九戶死，洲

廢漸弗治。會深水，一雨漲，溪徙而北，洲沮洳廣袤，居民間有賃墾者。至治元年，民有譚任叔爲浮梁是溪，賃置禹廟其上，租歲入者又五千。自溪後日徙，洲益廣，民張八手、梁景賢之徒，始私墾而謀攘之，凡爲畦二十有六，或輸或不輸，租以不盡理。泰定三年，事聞於憲府，州倅趙鈞澤、知州侯祐屢承委勘，治具弗譌。有王孛羅、王甲三，以其地第五畦及第七畦、十八畦，自服來歸。至元二年春，紱按部將之，攸士有以洲事來具言者，命有司覈之，盡以歸。明年，余有南臺之命，舟次於湘，攸士請壽堅珉示永遠。予故記其實而書之，一以示知懼，一以示知勸云。（嘉慶二十五年《湖南通志》卷一〇 曾貽分點校）

## 董 僎

董僎，鄱陽（今江西波陽）人，鼎孫，真卿子。元統間在世（通志堂本《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首）。本書收董僎文一篇。

###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後記

元統二年九月初一

《周易》經傳，自漢諸儒以來，紛紜不一，欲速好徑者則混殽而莫分，嗜古復初者則離析而難讀。

家君授受之際，頗欲更定編集，以程子《易傳》、《本義》合爲一書，而未能決。乃筮之，遇師之坤，於是尊經以統傳而不失於古，訂傳以附經而且便於今，合程朱傳義之全，采諸家註釋之要。僕幸供檢閱參校之職，久已成書，不敢私於一己，負笈閩關，謀繡諸梓，庶幾家傳而人誦之。時元統二年歲在甲戌九月朔旦，男僕百拜專記。（通志堂本《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首 魏崇武點校）

## 董守中

董守中，字君庸，莘縣（今屬河北）人。至正間爲即墨縣尹，興利除弊，信賞必罰。邑中兵籍肆害，按贓聲罪，莫不畏避。有使巡海上，荒淫無忌，從者夜入人家，索獲，竟坐之法。廉平不苛，有占循吏風。又嘗建縣治，創儒學。去後，民爲立碑（清乾隆五年《萊州府志》卷九，乾隆二十九年《即墨縣志》卷八）。本書收董守中文二篇。

### 修歸德州廟學記

清廟之制，有其時而無其人，則大事不立；得其人而遇其時，則百廢交舉，文采一新。爲天下後

世規範者，實在於此。皇元奄有區宇，列聖相承，謂孔子之道垂憲萬世，加號隆禮，爰興廟學，七十餘年矣。然大郡小邑，學校假館借徒，廟貌弗稱，故典者比比有之，豈有其時而無其人歟？歸德在大河之南，控制州邑，方四千里，實名郡也。稽之於古，乃高辛氏之子閼伯所都之地，殷王庶子微子所封之國，吾夫子實所自出也。其爲廟貌，可後諸郡也哉？宋大中祥符間立國子監，又置應天書院。金季以來，燬於灰燼。天造草昧，因其故址，立正殿三間。延祐四年，改創大成正殿五楹，兩廡神門，講堂齋舍，體制粗完，有石以載。後至元丁丑，知府李侯守中，字正卿，朱幡皂蓋，爰戾是邦。視政之初，即詣是學。顧瞻制作規度闕而未完者，尤違典禮，甚非聖朝尊崇先聖、開示後世之美意，於是即府治謀之。始塑聖賢像，增置櫺星門，闡蓋講堂後舍，以侈絃誦之教。同知不答夫禮、判官李羅罕、推官梁思溫、知事伯顏、照磨吳興祖僉應之曰：「賢侯此舉，稽諸歷代，質之當今，誠不可專美於昔人也。」侯乃規措有方，不勞民，不傷財，次第而營。爲之兩廡，萊蕪侯曾點而下一百有五位，撤圖立像，彰施五彩作繪，絺繡不裳，儀容端古，儼然如在。與四科賢配享十哲，彬彬焉。創建靈星門，危峩壁立，嶄然一新。講堂誦室，如翬斯飛，宏敞靚深，以嚴□□□□葺理，闕者增完，典制所載無一不備。經始於至元戊寅之春，告成于七月既望。徵文於余，實其始終，鏤諸堅珉。竊惟夫子之聖賢於堯舜，道德敦厚，教化無窮，如天運之流行於春夏秋冬，時無不有，無物不然，曷得而輕重也哉？昔桓魋欲害夫子，有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迨及秦焚典籍，坑戮儒生，共王壞其舊宅，彼□無加責焉，而吾夫子之道，昭昭猶在也。今居文明之世，崇儒重道，曠古□□□□以



降，知所先後，一意於廟貌之脩，百廢悉舉，蓋亦得其人焉爾。然□□有所，師生有廩，其於文教之興，他日風俗盛行，必以此郡爲甲乙也，顧不偉歟？後之繼政者，宜鑑於茲。（明成化二十二年《河南總志》卷一四）

### 莒州知州劉侯去思碑

至正五年，恩州劉侯來守是邦，下車視篆，地廣民稀，土瘠人剽，乃日夜寅畏，鋤強起懦，恩漸義摩，政令大行。是歲大旱，侯乃齋禱，已而霖雨三日。明年蝗生，侯復竭誠禱焉，蝦蟆群孳，吞食盡絕。山東盜起，標掠州縣，朝命剿捕，渠魁殄殲。註誤者二十九人，侯詳讞得情，以脅從罔治；論大寇三人。城郭蕩壞，侯乃悉心規理，導西湖，引黃華水，環注城池。四門構橋，以限內外。寇知莒有備，咸遁去。至修聖廟，勸農桑，積常平義糧，逾額以石計者二千有奇，尤非他郡所比，誠今之賢守令也。置之循良之列，不亦宜乎？侯名好禮，繼先其字，才氣豪邁，有士君子之風。及瓜去郡，莒之耆老柳景益因民思之不忘，請予誌其事，以久其傳。（清康熙十一年《莒州志》卷二，清嘉慶元年《莒州志》卷一三，民國二十五年《重修莒志》卷五二 以上魏崇武點校）

## 柳宗監

柳宗監，曾任全州太守。元統元年（一三三三），重修清湘書院（光緒《廣西通志》卷一三四）。本書收柳宗監文一篇。

### 清湘書院記

東郊先生，大名人，名開，字仲塗。守全州日，作讀書堂於北山。公退，率學者講誦其間，後人名之曰柳山。嘉定乙亥，郡守林岳始即故基作齋舍，賓致縉紳章布之彥，日月肄習，期踵先哲。寶慶丁亥，郡守陳榆奏請清湘書院額。至元丙子，毀于寇。元貞丙申，部使者登訪，乃屬守臣總管耿大節復興之，規制略備，歲久寢以摧毀。至順辛未，予自成均出守是郡。釋菜先聖先師，拜先生遺像。顧山川之映帶，覩遺構而增慨，病學廩不給，謀所以新之，未遑也。元統癸酉，乃始經營，俾錄事劉晉董之，山長李文郁佐之。鬻材募工，仍故址，度地勢之宜而布置之。以位在外門，礱石材，固層基，柱砌堂闕，兩階應門，爲重廊，以陞燕居。祠爲屋計百五十有八楹。明倫堂之右又有源泉貫堂下而東出，

乃導之過率性堂，匯燕居堂之左。泉懸流百尺，三折而下，作池潄之。作齋池上，爲屋五十有二楹。經始於八月甲申朔，明年六月甲子落成。諸生請志之。予思二儀既判，山嶽攸奠，扶輿清淑之氣，不有賢哲搜抉呈露，發揮幽潛，以貽後人，則樵牧區耳，否則羽流、釋子居耳。自有此山幾千百年，始有此州，宅此者幾千百人，始有先生表而出之。其幸不爲二氏所先，卒爲學者肄習之所。夫道非文不傳，自六籍不作，百氏競出，迄於嬴秦，文與道俱喪。雖然，道在天地間，若元氣不息，人心天理未始喪也。西漢之興，董、賈出焉，班、馬之流，日以繁肆。下逮東漢，以抵建安、正始、永嘉，愈趨愈下，光嶽氣判，則韶濩絕響，駢麗排偶，極於李唐。昌黎倡爲古文，期復古道，學者仰之若山斗。又越五季，極於宋初，先生始推尊韓子，以力挽凋敝之風，而歸諸大雅。穆、尹繼作，而後文風丕變。濂溪作《太極圖說》，橫渠作《西銘》，上溯千載，始煥然與六籍相表裏，實自先生啓之。先生登開寶癸酉進士第，雍熙丙戌來守是邦，凡十典郡，唯此郡有書堂，他郡未聞焉。予行天下，歷閱書院，或宅山幽，或資水勝，宏深靚麗，或不讓此山。若夫地勢擁抱，層岡疊嶂，異態橫陳，三江兩泉，襟帶縈絡，松風瀑竇，宮□迭奏。靜觀元氣，發斂化育，以明此道，全體大用，則他山當少讓矣。第局於形勢，難以展拓。講堂雖具，齋舍闕焉，而至是始備。乃因源泉混混之來，名曰「有本」，於以表聖賢盈科後進之義，以廣先生汲引後進之志。上距開寶癸酉，適丁六甲子。全之人丁涵濡先生遺澤以名世者，蓋有之矣。又焉知方來無勵志古學，復古道，發舒韓柳之氣，爲此山增重，皆茲泉之放於四海者邪？嗚呼！文運方隆，予日望之。（清光緒七年《廣西通志》卷一三四 何本方點校）

## 任 棡

任棡，後至元年間曾任亳州知州兼本州勸農事（明抄本《滎陽縣志》碑記類）。本書收其文一篇。

### 滎陽令潘君治蹟碑

元統初元，皇上俯矜兆人，命有司舉可守令者，仍俾考其績之殿最以聞。次年，河北河南道憲府以滎陽令潘公惟梓治爲屬內最，上焉，朝議才之，擢戶部司記。又七年，邑人感公惠化，懼久無紀，洽規將湮滅無傳，無以風後來，著不忘，條其事狀，走書介其郡人管城蔡簿君澤來請銘。謹按，侯字元用，惟梓其名，鄆城人。由胄子釋褐，判衛輝州，宰趙栢鄉，治皆有聲。令是邑也，首以佐綏民猷爲務。閱學宮，獨惟先聖禮殿，兩廡若序咸創作之，周阿爲室三十四間，號曰環廊，以禮先賢，以崇教基。又前爲櫺星門一，部使者爲題扁，鄭守殿元霍公思齊爲記之。察民異行，請旌趙壁之孝，以示勸善，以激氓俗。惡終訟者之妨善良，啓澆薄也，辨憲檄讞兵官夾谷氏之誣，其餘訴者，必立爲決遣，仍諭以理，多自相爲解。訟既以簡，民因亦和。邑古東號墟，素稱嚴險，盜常

訴者，必立爲決遣，仍諭以理，多自相爲解。訟既以簡，民因亦和。邑古東虢墟，素稱嚴險，盜常恃以自便。侯教民墾除蔽翳，相所宜業，使自盡其地力，課桑以株，閱其實，不容以文具欺罔。由是地加闢，宅無不毛者，至今人利賴之。而盜亦以治生自贍，恥前之非，多革面者，則以防範嚴，不容于鄰保，各斂迹焉。初，邑及它三皆以隸鄭，征賦自四分至一，以地若戶多寡差降徵之。侯以它邑賦數相角，茱陽爲少而獨重，文請于州損輕之，故河之南，言者方侯以尹鐸焉。嗚呼！國家子視民，父母蓄之，令與身親，猶傅姆也，休戚屈伸寄之命焉。其不稱者，詭隨于承望，蹶顛于臨劇，其不狼疾者少矣。侯，儒者也，獨能體上德意，不事其末，敦本實焉。正之以道，治教具張，易難而暇劇，其爲人概斯可見。余慕侯績，又義其民不忘賜，期其昭昭弗朽也，故不敢固讓，而樂爲銘之。銘曰：

聖憫群黎，分治立規。令惟民表，亦惟其師。惟是束號，地徧民疲。孰爲絲繭，孰裨瘡痍。訟噉盜攘，賦又倍徙。有淑民彝，羌其與知。猗嗟潘侯，身以任之。欲吾與聚，惡吾弗施。利乎必興，弊乎其釐。時猛時寬，惟務攸宜。有蕪既菑，宅毛沃而。閭彼官庭，裕我民私。父子孝慈，兄弟既怡。市也優優，其野熙熙。侯去何時，而慕不衰。嘉矣侯功，于弗朽垂。侯道則遠，其軌可追。斯名孰徵，于來者期。（明抄本《滎陽縣志》碑記類 李鳴點校）

## 朵爾直班

朵爾直班，曾任御史中丞。本書收其文一篇。

### 題鄭氏義門家範後

太山王元戴出僉瀾東憲，余以書屬之曰：「浦江鄭氏同爨者數世，賢使者宜爲風教致意焉。」元戴後行部至其家，徘徊太息，賦詩而去。今觀其家規，周詳嚴密，雖唐宋名公卿素號有家法者，亦不過，宜乎元戴嗟歎詠歌之不能自己也。鄭氏之子孫尚世守之，則永無隳廢矣。御史中丞朵爾直班書於京師迎陽坊之寶忠堂。（清刻本《麟溪集》已卷 李鳴點校）

## 詹天祥

詹天祥，元統間爲教授（清光緒五年《武進陽湖縣志》卷二八）。本書收詹天祥文一篇。

### 重修祠山行廟記

昆陵郡西市故有張君廟，去郡治三里，郡志所載八廟，此其一也。按顏魯公所書舊碑及常安民等撰次世裔云：「真君姓張，黃帝之後。夏禹時，有名秉者事禹，分治水土，均江海，通淮泗。行山澤間，遇神女曰：「上帝以君有功，遣吾爲配。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必有食其報者。」其後真君生於鼎之龍陽洲，隱於廣德之橫山，神功懋德，烜著於時。既沒，州人祠之。凡東南之民雨暘疫癘，有禱必應。自李唐至于聖朝，昭受封爵，由是行祠興焉。至元初，郡祠燬于兵。郡即舊址建真君殿，時有元覺慧主其祠事。越五十年，爲至治二年，郡經歷張汝霖始建獻亭。至順二年，達魯花赤買閭嘉議與掾鄭元中議建廟門，材斲既具。元統元年，吳人丁振宗爲郡史，從祭祠下，環顧榛莽鬱盛，中心惕焉，與僚友仇懋德、張用禮議所以興修祠宇，乃捐己俸<sup>二</sup>，以勸施者，又以私財足成之。致飾禮殿，創建

門廡，外疏溝池，周樹嘉木，象明靈，庀器用，百廢畢舉。從尤氏孫道宗之請，以凝妙冲元宏道法師施用存甲乙住持。用存以私田五十畝捨入祠祀，且以其資加構室堂云，而振宗實綱紀之。古者聖人之製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今夫山川之祀，功利及於民則封爵厚，其報禮之文也。真君之祠，功利之昭昭者具在祀典。振宗以郡史之列，乃能篤治民事神之事而興構之，施用存又能成其志，可謂賢矣！後之人，其毋忘施者之惠與創造者之功，嗣而葺之，則神之神是邦也，其有已哉！振宗字顯之，以儒術飾吏治，行粹才敏，故能有爲如此云。（清乾隆三十年《武進縣志》卷五，清光緒五年《武進陽湖縣志》卷二八魏崇武點校）

〔一〕乃捐己俸：己，《武進陽湖縣志》本作「以」。

## 王 揆

王揆，後至元元年（一三三五）任壽昌縣尹。本書收王揆文二篇。



## 包孝肅公祠記

肇慶郡治東曰龍圖包公祠，其來尚矣。公在宋康定初，由殿中丞出守於端，以清心直道爲治本，地方千里不識賊盜，吏無叫囂，水蛋山獠，熟化奔走。恩威並著，歲乃太和。歸之日，一硯不持。獨恨方志不能傳公行事，而海隅之民戶誦人詠至於今稱之。君子謂「有功於民則祀之」，孝肅公之食其土地宜矣。嗟夫，公之精忠粹德，於昭炳耀，載於史冊，稱爲神明之政，聞者莫不興起。後爲邦者，當以公爲師。延祐七年，知事宋深道、照磨盧世華修敬祠下，顧瞻棟宇，上雨傍風，彫剝不完。相與謀曰：「責其在我。」於是，樑桷瓦墁之朽腐漫漶者，悉大治之。既訖工，乃曰：「登斯堂，酌斯泉，而祀事久廢，可乎？」爰定典禮，以春秋時祭之，無侈前人，將爲後規。明年春，白之府，齋祓即事，自郡守而次，薦裸揭虔，僚屬在位，降登有數，俎豆具陳，牲酒是儀，神人來格，耆艾嘆嗟，不圖復見文物之盛也。秋祭如初禮。端之爲郡也，萬山四峙，攢秀疊碧，大江橫前，環抱逶迤，原野疏曠，無癘毒之侵。俗尚簡朴，近梗化者，亦復間見。比年以來，號爲易治，政平訟理，囹圄空虛，公無負租，民安其業，雖有水旱疾疫，不爲災眚。牧長行寬平之政，幕賓盡佐理之方，是皆蒙公之澤，囿公之化，遂濟登茲。猗歟休哉！咸賴有紀，以著厥美，姑叙其重修歲月，被之金石，并以誄文刻之石以貽久。誄曰：

一麾北歸，一硯不持，越數百載，遺愛在茲。後之來者，景行先哲，包井之泉，清風高潔。

（光緒二年《肇慶府志》卷七）

## 東嶽行宮碑

後至元三年

聞諸故老：宋真宗封泰山，詔天下縣邑皆祠東嶽，東嶽之有行宮自此始。壽昌方五六十邑，邑治東青龍之山，東嶽行宮在焉，靈蹟最著。其左有聖水池，凡冤誣無所訴者，質一鑑之清泚，聽兩詞之曲直，如鏡之明，而妍醜無遁情，亦異矣。若夫奕奕寢廟，則至元癸未，縣尹王子玉、丞李應甫、尉丁用重建，暨達魯花赤阿里、尹李炳踵成之也。新作南門，則至順辛未，達魯花赤完者不花、縣尹尹玉之經營也。兩廡之敝者修之，闕者補之，聖水則覆以亭，而黝聖丹漆之，崇邃巖整有加於舊。至元再元乙亥冬十有一月，揆來爲尹，三日告至，載肅詢於前政，父老指而言曰：「王公，赳赳武夫，僅識丁字，而愛民如子，真誠不欺。時江南新附，法制未定，差徭實繁，每抱告身詣府拜且泣，訴民不堪，卒得請以六邑十分之一爲準，民到於今受其賜。尹公勤敏慎密，守法奉公，長令交孚，政以不擾。前後相去垂數十年，王公之善政猶在，尹公之去思未泯。今人廟告虔者邀神貺，尤思吏德也。」明年大旱，揆偕達魯花赤李羅、簿徐辰孫宿廟下致禱，甘澍輒應，乃亦有秋。又明年，虎都不丁代監邑，薦裸益虔，歲以薦稔。同寅協恭，冀有成緒，於是，合議所以答神賜。僉謂：「聖母之宮將敝，爰并葺之。」民吏翕讚，徵工肇役，用告厥成。是役也，瞻盼蠻之靈，祀甘棠之澤，一舉而兩善備焉。故書不得而

辭也。爰誌其歲月，勒諸石。（臺灣影印《壽昌縣志》卷九 以上葉愛欣點校）

## 李臺山

李臺山，後至元三年（一三三七）至六年任常州路無錫州知州。本書收李臺山文一篇。

### 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余公興學記

後至元六年六月初一

東南方面之寄，布宣政教，數千里而遠，而儒學專教事焉。噫！亦重矣。夫教居政之先，學校為教之本。人倫明于上，風俗移于下，則刑可省而政□□，□爭悖亂之萌，無自而作。知治體者，必以教化為本，政事為末。故儒司之設，雖無有司政賦之繁，而其所係輕重緩急，視彼何如也？而況郡邑學校，三百餘區之廣，而總于一司，無禁令刑罰，懲慢以威遠，而欲樹風聲，布條教，使人知向方，如面命之者，是果何道而臻此耶？翰林余公之蒞江浙也，以廉律己，以正帥人，守而不同，上不以為倨抗而自重，下不以為嚴。知士子講學之久廢，而行法之必自近始也，則首嚴堂試於杭庠，以試諸郡。知教官非才，而見惡之必務去也，則先斥污濫於明學，以警其餘。異時煩文移，急科斂，吏卒旁

午，爲學廩蝨，校官怠若，事沿文檄，空數郡無弦誦聲。迄公任，皆禁絕之。科舉事格，有欲據試院爲它治所者，挾威福以震動公。公正其辭色，力爭不屈，卒能存之。林和靖墓在孤山，爲鄰僧所據，滅其迹矣。公陳於憲司，既復而中沮，公卒直之。益募好義者，爲堂爲亭，爲門爲守舍，通屋若干楹，可久不泯。其它有□於世教，有補於學校，凡其職分所當爲者，不遺餘力矣。於是錫學諸生請記其事，予止之不可，則諗之曰：官無崇庠，以廉計治。政教無遠邇，以善服人。夫以江浙之大，學校之廣，以一身端本澄源於其上，而其所就有若此者，是豈聲音笑貌、口耳滕說所能致乎？其必有未施信于人，而人信之者矣！凡有位者，可不知所勸哉！公名謙，字德撝，肅政廉訪使明肅侯之仲子。以文學際遇，由翰苑而膺是選。先是，將旨使安南，卻金瓶之賂，諸公形之歌詠。其抱負設施，蓋有素者。居江浙七年，臺憲薦章凡幾上，廩廩嚮用矣，庶幾徵儒效於它日云。至元六年六月旦日記。朝列大夫、常州路無錫州知州兼勸農事李臺山撰。（民國十六年刊《江蘇通志稿·金石志》卷二二 邱居里點校）

## 陳宗義

陳宗義，洛陽（今屬河南）人，後至元時爲奉訓大夫、耒陽知州兼勸農事。本書收陳宗義文一篇。

## 蔡倫廟碑

後至元四年九月

嘗聞神之載祀典者，所當修崇；郡之有名勝者，所宜表異。城南李氏，祖業有池一漲。業主推官李叔源承德謂：「昔蔡倫於池邊造紙，漢時封侯。不知何代於池畔立祠，置像在內，因名蔡倫池。後爲洪水漂蕩，其像移於他廟，故址尚存。」予聞而考之傳誌，自古書契並以竹簡、縑帛書之。縑貴而簡重，不便於用。後漢和帝時，中常侍蔡倫創意以樹膚、麻頭、弊布、魚網之屬造紙，以代竹簡、縑帛，於世便益，封龍亭侯，至今千有餘年。竊思侯之能，功垂萬世，遂捐斗升之俸，并糾郡之好義者，協力命工，度其故地，爲祠一座，仍復設像於中。祠旁置屋，募民居之，以奉祠事。於敖山二都地名北冲口，創置田壹拾畝，并廣濟倉後，予親栽桑樹一百四十根，俱付其祠，以充給饈。祠成，勒石其下，以記重興之本末，并助資之士，列于左方。後至元四年歲次戊寅九月吉日，奉訓大夫、耒陽州知州兼勸農事洛陽陳宗義立。（《永樂大典》卷八六四八 郭立傑點校）

## 陳椿

陳椿，天台（今屬浙江）人，元統中爲松江下砂鹽場司令，撰《熬波圖》一卷。本書收陳椿文一篇。

### 熬波圖序

元統二年三月

浙之西，華亭東百里，實爲下砂。濱大海，枕黃浦，距大塘，襟帶吳松、揚子二江，直走東南，皆斥鹵之地。煮海作鹽，其來尚矣。宋建炎中始立鹽監，地有瞿氏、唐氏。瞿氏之祖爲監場，爲提幹者，至元丙子，又爲土著相副管勾。官皆無其任者也。提幹諱守仁，號樂山，弟守義，號鶴山。詩禮傳家，襟懷慷慨。二公行義，表表可儀，而鶴山尤有古風，輔聖朝，開海道，策上勳，授忠顯校尉、海道運糧千戶，深知煮海淵源，風土異同，法度終始，命工繪爲長卷，名曰《熬波圖》，將使後人知煎鹽之法，工役之勞，而垂於無窮也。惜乎辭世之急。僕曩吏下砂場鹽司，訪其子諱天禧，號敬齋。於衆綠園嘗出示其父所圖草卷，披覽之餘，瞭然在目，如示諸掌。嗚呼！信知仁民之心，如是其大乎？抑嘗觀淮甸陳曄《通州煮海錄》，恨其未詳，僅載西亭、豐利、金沙、餘慶、石堰五場，安置、處所、捐灰、刺

溜、沃、滷、試蓮、煎鹽、採薪之大略耳。今觀斯圖，真可謂得其情，備而詳矣！然而浙東竹盤之殊，改法立倉之異，猶未及焉。敬齋慨然曰，成先君之功者，子也。子其爲我全其帙而成其美云。椿辭不獲已，敬爲略者詳之，闕者補之，圖幾成而敬齋下世。至順庚午，始得大備，行鋟諸梓，垂於不朽，以美鶴山存心之仁，用功之勤，下以表敬齋繼志之勇，託付之得人也。有意於愛民者將有感於斯圖，必能出長策以甦民力，於國家之治，未必無小補云。時元統甲戌三月上巳，天台後學陳椿誌。（四庫全書本《熬波圖》卷首 郭立傑點校）

# 全元文卷一六一二

## 烏馬兒

烏馬兒，後至元時任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嘉慶《山陰縣志》卷二七）。本書收烏馬兒文一篇。

### 代祀南鎮記

後至元二年

至元二年，歲在丙子四月十又九日，皇帝御仁明殿，召承德郎、翊正司丞臣幹赤，承事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臣烏馬兒入受詔，匱香篚幣，將以寶曆代祀於海嶽南鎮。臣幹赤等奉詔馳驛，以六月十六日至於紹興，越翼日辛卯，詣南鎮祠行祀事，朝散大夫、紹興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臣禿堅董阿與祭。竣事，守臣請刻石以示永久。欽惟聖朝奄有九有，懷柔百神，有能表正方域，產財用，興雲雨，咸秩祀典。夫四鎮爲國四維，綱紀天下，獨南鎮去京師最遠，爲東南砥柱，功德在斯民尤盛，從古尚焉。今聖天子事神治人，恪遵祖訓，故崇敬之至如此。執事之臣各竭其誠，對揚休命，省牲視饌，壹以其式。夜漏不盡十五刻，率寮寮人即事，庭燎伊煌，管磬具舉，牲酒肥潔，登降以數，人情胥樂，神靈顧



饗，爰有繁祉，以昭寵光，宣靈致和，嘉氣充溢，勸相皇圖，與天無極。臣烏馬兒拜手稽首謹書其事，勒於石。朝散大夫、紹興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禿堅董阿，承務郎、會稽縣尹兼勸農事呂誠，登仕郎、會稽縣主簿黃元承立石。（清嘉慶八年刻本《山陰縣志》卷二十七 羅超點校）

## 完者台

完者台，即元順帝完者忽都皇后奇氏，高麗（今朝鮮半島）人。原為宮女，答納失里皇后死後不久，立為第二皇后。伯顏忽都皇后死後，立為皇后。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至正二十八年（一三六八），從順帝北奔。《元史》卷一一四有傳。本書收完者台文一篇。

## 元統乙亥泥陽靜明宮祭文<sup>〔一〕</sup>

真人太元，毓秀唐年，芳名偉躡，千載依然。氣合鴻濛，神參太極，上冀仙靈，福我元國。（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耀州志》附《五臺山志》第一三頁 李軍點校）

〔一〕題目點校者擬。

## 馮餘學

馮餘學，西河人，後至元間在世，曾任教諭（道光《舞陽縣志》卷一〇）。本書收馮餘學文一篇。

### 達魯花赤伯顏察爾去思碑

粵自封建廢，郡縣分，斯民之命懸於監牧之守，其來尚矣。縣令之在郡，其與民尤親，得其人則民樂業，失其人則民罹殃。考諸載紀，灼可見矣。聖朝累詔重牧民之選，良有以也。至元六年二月，內公以朝署來監是邑，貌偉心正，言文而氣和，公敏而寡欲，事簡而刑清，析理必合於人情，用法必據於定制。以故吏胥惴畏，而欺蔽不萌；黎庶向化，而風俗歸厚。蒞政期月，境內大治。於是流逋四歸，耕耨樹畜，俱有條款，而輕徭薄斂，辨奸僞，褒死節，省浮費以供驛傳，去苛細以罷里蠹，敦教化以立鄉校，明治體以飭官署，晨昏有鐘鼓之警，田野絕追科之擾，盜竊屏迹，囹圄空虛，猾獍革面，而爭訟息矣。乃建開元之廟，新夫子之宮，創迎候之館，構游燕之堂。百廢皆興，而善最備矣。每廉車按

臨，庭無冤訴，檄牒徵需，民不煩苦。事上撫下，曲盡物情。論答詳捷，莫不心悅而誠服。政平訟理，苞苴不行。由是以官爲賄者患焉，乃沉機密計，思造事以撓民，履畝以自實，而因騁其欲。度侯必不詭隨，妄干以私祈，侯處之若罔聞知。衆願納貨若干緡，侯不爲動。於是轉賄權要，委侯遠出，冀得自便。侯守職益堅，事竟中沮，而民免腴削者，侯之力也。夜市中遺火，老稚寢守於肆，牢閉駭惑，侯適過處，奮足破其關鍵，鬱烈燻灼，手揭以出。脫煨燼而更生者，侯之賜也。若夫以心感人，而人心悅服，刑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任職三年滿代，又歲再更矣，而民謳歌其德，洋洋盈耳。在邑之士，僉謂侯之德，感之深而思之久，存於斯人者雖不能忘，未若著於斯文者自不可忘也。乃合辭偕造而請曰：「子留滯茲邑，若侯之政績，固嘗飫聞而審知矣，有非信口耳者比也。且子志於文學，不解吐軟媚辭，幸詳述焉，用以著不忘之實也。」夫斯民之利病，繫於邑人之長。睿想憂勸，慎選其人，詔令諄復，戒鰥厥職。然而郡縣相望，監牧之能勝其任者，蓋可數也。若侯者，德足以化民而成俗，才足以立政而集事，吏服其能而民懷其惠，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使之愈久而不忘者，是豈威驅而勢迫哉？其上不負於聖明，下不媿於黎獻，殆將登顯要而潤澤溥施也，益可期矣。載揚善頌，以美侯之德政而刻之石，俾民朝夕咏歌，以寫其去思焉。歌曰：

禁門出入瞻重瞳，英才翹楚承恩隆。來監舞水奏治功，三年善最起疲癯。春和涵育雨露中，秋高明月行澄空。吏胥凜立冰鏡同，承宣聖化歌時雍。四民父母情志通，感恩愛戀何能終。

馬鞍山高鬱青葱，舞水餘波流清淙，堅珉鑱刻垂無窮。（清道光十五年《舞陽縣志》卷一〇 李鳴點校）

## 馮 雯

馮雯，後至元年間曾任晉寧路沁州儒學正（《山右石刻叢編》卷三五）。本書收馮雯文一篇。

### 重修懿濟夫人廟記

梁餘邑之東南距城四十里，有里曰合山。里之南三百餘武，於山之陰，林木蒼蔚，水泉沸涌，有古祠焉，曰懿濟夫人。夫人之弟曰顯澤侯，並有靈應。每遇旱暵，四國禱之，則玄雲觸石，霈澤周被，靡不答其所求。賴神錫福，積有年矣。予竊攷之古碑，參以民傳，以爲夫人蓋樞姑氏之女也，世代未詳，莫究其實。夫人有柔懿之德，歿而爲神，暨弟侯咸能興雲致雨，澤潤生民。按《祭法》有曰：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有功於民則祀之。一神蓋有功於民者也，血食於斯，世享其祭，不亦宜乎？其爵秩祝號，封自宋朝。逮至金室，廟毀於兵。劫火之餘，鄉耆之魁者因故基構庫宇，粗置神位，扁曰聖母，曰顯澤王。厥後有經略使張公，始治而侈之，迄今十餘紀矣。風簷雨壁，歲久朽蠹，宋桷毀墜，幾爲荒墟，謾無有省之者。本廟道士白道榮，自幼出家，賦性純謹，心志於道，及成童，勇

於爲義。其事神接人，無不推誠致敬。居十餘歲，慨然有志於是。其視頽圯，軫念不置。於是匠木僦功，累歲修理，厥有成績。始於至治二年五月，撤新拜殿；泰定四年八月，圻鏝顯澤殿壁，四周磨礪瓴甌，東砌花臺二座，工程其巧曲有妙致。天曆改元，補葺東雲堂二十楹。至順元年，重建太尉堂一十二楹。繪塑神像，完舊益新。赫赫巍巍，儼然可畏。至順三年秋，恢復舊制，創蓋神門，兼營東雲堂三間而小其制。元統二年，以夫人之殿庫陋，無足快目，復革故改作。反宇翬飛，四榮跂翼。至元四年，重修龍王堂一十二楹。前後興造，認認然歷十餘載而始克備。經營之間，厥亦勞矣。而道榮曾不以勞爲少懈，可謂彊毅其力，堅忍其性者矣。嗚呼，有志者事竟成，豈不信哉。落成之日，黃髮耆艾，野夫版尹，來會祠下，觀其廟舍峻整，階序廓大，棟宇軒翔，金碧輝映，抃蹈歡躍，咸相謂曰：「今神既能對於禱祝，又俾有憑託而宣其烈也，微我道榮，其曷能忍！」於是傾囊倒篋，以佐其費，協力率衆，以贊其功。人事既備，神用時若。予適以公事抵梁餘驛，道榮持酒來謁，屬予文以記歲月。予視夫官府造作，刑驅勢逼，尚有不克完者，今道榮無刑勢之驅逼，而人趨事赴功，樂爲之助，卒底于成，世亦罕矣。以其事功周密詳備，是不可以不志。（清光緒二十七年《山右石刻叢

## 傅行簡

傅行簡，臨江（今屬江西）人。後至元、至正初官富川教諭，建郡文學掾（《湖北通志》卷一〇六）。本書收傅行簡文一篇。

### 興國路重修教授廳記

至正元年六月

後至元庚辰秋，予自西江來典教富川。初至，太守申侯肅以賓禮，即與語曰：「郡庠非不壯也，學廩非不足也，歲計非不充然有餘也，前職此者，往往屈力單慮，志弗及行。朱夫子云：『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領護覺學，嚴祀聖師，圖書服器之藏，金穀出納之事，皆獨任之，責匪輕也。今迺無泣事之所，容膝之居，將何以責其盡職哉？子儀圖之。」承命退而考諸圖誌及門隄等碑，皆具載乾道庚寅徙學城西，嘉定甲戌虞守以學路舊並民居迂隘，出公田易寺之池，四岸植柳，中蒔蓮，立泮水、詠歸二亭，爲坦途以便士友之來往。學之東偏，則有教授廳。視其舊基，則頽垣荒草，如適莽蒼者，厯存者殘碑耳。因念茲地重興，豈非有待於斯時哉？遂白之于府，出粟

捐資，度地擇材，售匠以直，計工以備，先葺堂居，次建公廡，爲屋凡七十四楹，瓦甃五萬，結石六百餘尺，工食之數亦如之。黜堊丹雘，莫不畢備。於是創大成雅樂，新從祀像設，祭服完，庖廩具，庶幾學校爲有成矣。贊其成者，實幕府李仲安、王通輔。予不敢憚勞，夙夜奉公，惟恐其行之弗力焉。嗟夫，行之以力，非其人則力不能致；待之以時，得其人則時不復失。《傳》曰「待其人而後行」者，良有以也。申侯名克溫，字直夫，南陽人，今以美解去。繼守茲郡者爲憲使焦公之嗣，名思忠，字恕卿，世居南宮。禮賢崇化，好學善書，因請以「敬敷」二字題其堂，并輯前後教官姓氏刻諸石。至正元年歲在辛巳六月望日庚申，建郡文學掾臨江南洲傅行簡記并書。（民國二十三年《湖北通志》卷一〇六 李鳴點校）

## 傅 貴 全

傅貴全，字子初，鄱陽（今屬江西）人，至正時在世。進士，曾爲將仕郎、慶元錄事（乾隆三十九年

《歷城縣志》）。本書收傅貴全文三篇。

## 金石例序

至正五年三月

聖人《春秋》褒貶，著於筆削者謂之例；國家政刑賞罰，見於制度者謂之例。是皆以其可爲法於天下後世也。濟南文僖潘公蒼崖先生取古昔碑碣鐘鼎之文，提綱舉要，條分類聚，定爲十卷，名曰《金石例》。一卷至五卷，則述銘志之始，而於貴賤品級、塋墓羊虎、德政神道、家廟賜碑之制度，必辨焉。六卷至八卷，卒葬月日之筆削，特詳焉。九卷則先正格言，十卷則史院凡例。制度筆削，於此又可以概見焉。使世之人孝子慈孫，觀其制度之等，則思得爲而爲，不□爲而不爲，而於事親之道，不至違禮矣。觀其筆削之旨，則思孰爲可傳，孰不可傳，而於揚名之道，有以自力矣。是豈特爲文者之助，於世教將重有補焉。公之子敏中，來官於饒，出是書以示予，因得以觀夫公之篤意斯文，而又喜斯文之有賢子以傳也，遂爲之引。至正乙酉春三月望，賜同進士出身、將仕郎、前慶元錄事鄱陽後學傅貴全。（清乾隆三十九年《歷城縣志》）

## 縣官題名記

至正十一年三月

玉山，江東名邑也。邑建於唐之證聖，由唐暨宋餘五百年，令佐之賢者固多。宋季邑毀於亂，前



代題名不可考，見於郡志者，令則曾易占、章得象、黃袞、石純臣、李由數人，丞則張絢、韋能千而已。國朝垂八十年，賢長貳踵相接，今監邑公仁輔懼久而弗彰，將攻堅珉題其名，書來請記之。貴全嘗承檄續郡志，得盡閱架閣故牘，郡邑官姓氏、上代歲月、稽之粗悉，乃爲序次，并記其端。使後之覽者，即其姓名，詢其行事，能介潔自修者幾人，能通敏有爲者又幾人，必慨然念己之未有是也；貪冒無良者幾人，庸冗弗立者又幾人，必惕然恐己之亦若是也。人之觀者，又將指曰：此嘗德我者，宜其顯庸而昌厥後也；此嘗毒我者，宜其覆敗而弗延於世也。以吾慨慕警惕之心，聆民之言，爲善其有弗力乎？是則題名有碑，豈小補哉？仁輔壽安初筮仕，而善於爲治，雖更嘗之士有所未逮。莅治期年，訟理政平，民物乂安。訪邑典之缺而舉之，首復旌忠、愍節雙廟，建文定書院，興劉氏義學。凡有關於治教者，行之惟恐後，題名亦其一事也。吾知後之覽者，必將有感於斯矣。歲至正辛卯春三月記。

（清康熙二十年《玉山志》卷一〇）

## 映雪齋記

至正七年十二月

映雪齋者，雲間孫明叔書室也。室邇素王燕居之宮。明叔幼習俎豆，禮遜溢於目，詩書熟於耳。既長，見益多，聞益博，學日益進。所蓄書經幾千卷，若注，若疏，若解義，諸氏之說備焉；史幾千卷，若紀傳，若書志，歷代紀載萃焉；子集又幾千卷，筮史醫師方技之精者，古今名賢墨迹之真者，聚以

類焉。闢一室，序次甲乙而尊藏之，題曰映雪，蓋希其先世之勤於學也。而或者疑焉：夫勤學而雪是映，本由於膏之不繼。今明叔非不足於膏也，映雪而讀，一時適然，雪亦非常有而可映也，而是之名何居？解之者曰：齋之中素壁四環，紙窗幽潔，籤牙之垂垂，軸玉之疏疏，其境皆雪也。皓兔欲沈，晴鳥未翔，曉色漾乎書帷，寒光耀乎虛楹，景又無時而非雪也。指送瑤琴之彈，手映玉塵之揮，談清而屑霏，唾咳而珠玉，則雪在乎其人。濯宿污於蟬蛻，來新見於融冰，湛然虛白，皎然靈瑩，則雪又在乎其人之心。是則雪雖不常有，而吾雪則常有也。雖焚膏而讀，而吾之志則常若映雪而讀也。明叔其賢矣哉。余常卧衡門，釣寒江，東櫂剡溪，北上燕山，交是雪久矣。江空歲晏，梅花欲春，扁舟下松江，明叔邀予坐齋中，焚香讀四聖人《易》，但覺夜寒窗白，萬象昭然。時至正丁亥十二月三日也。

（清嘉慶二十三年《松江府志》卷七七 以上李鳴點校）

## 賀 祿

賀祿，澤州（山西晉城）人。曾為鄉士。後至元前後在世。本書收賀祿文二篇。

## 福嚴院重修法藏記

溲澤郡之硤石，太行之名山也，其佳麗匪佗山可等。曩有明師遠公擇是而處焉，福嚴精舍權輿於此也。考之他碑，迄今八百餘載矣。中間先後締構王宮梵刹，曰堂、曰殿、曰室、曰洞，宏敞相接，惟有所謂法藏者，置《大藏經》之閣也。歷世代之綿遠，緣風雨之摧剝，以致梁楹腐朽，棟宇撓折，將恐有就毀之患焉。元統乙亥，講經律論弘義大師住持講主秀公，一旦欲補葺而更新之，僧衆復從而樂翼之。於是度費計工，募材召匠，競趨其役，而無一倦焉耳。檀越聞之者，爭施其財。經始於是年之春，比迨夏而告成焉。腐朽者於是乎鮮，撓折者於是乎平；其功倍於前，其固愈於舊。峻簷危楹，輪焉奐焉。琉璃脊光奪日月，金碧吻勢踴蛟龍。上凌蒼穹，下瞰丹水，旁顧峰巒巍峩然，崢嶸於霄壤之間。其雄哉！茲所以壯佛宮而竦人之瞻敬也。僧通□獨捐己財，造方匣幾七百箇，盛聖經余五千卷。其嚴整也，無風雨之損；其緻密也，無蟲鼠之傷。尊佛敬法之懇到，於斯尤見焉。爰當換易梁楹棟宇之初，下則衆木相銜，上有萬鈞之重，難矣哉！然一動之若泰山之安，舉之如鴻毛之易，無纖毫之失，其故何哉？或者謂匠氏智巧技藝之能也，殊不知秀公貞如之德，僧衆不二之誠，與夫恭勤精修之所感，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越明年，有僧善裕通遇踵門求文以爲記。僕辭曰：「予樸鄙不敏，而所謂文者，未之學也。」僧曰：「豈冀爲華藻而銜于人哉？特紀其工役歲月之實，刻諸完青，

俾後之嗣功者，有以知識之。」故書。（清光緒二十七年《山右石刻叢編》卷三四）

## 重脩南關觀音堂遺蹟感應記

至元二年八月

粵觀音堂，在澤城南門外偏左，白雲北際偏右。舊有基墉，前抵道路，北迤濠水，西近城門，東圍垣墻，前代已經兵燹蕩平，視若僻隙廉隅之地也。大宋崇寧間，僅有本州青蓮寺長老鑿巒重舉功力，木料磚甃，起立觀音堂殿三間，週延四阿，環以廊舍，及構前殿三間，俱有佛像，甚相具焉。安慰僧衆，凡遇雨暘逾度，捍禦灾祥，無求不獲，無顧不從，當爲祝釐嵩岳之壽也。歷代燈傳，輝映雲集。豈至元二年八月初旬，殿後水發，滄泆衝流，將南關居民房舍滄傾，官民憂懼，幸得郡守達魯花赤忽都魯海牙親率官僚耆老人等，恭謁觀音堂所，祝禱祭祀，遂感，波息水止。蒙郡守達魯花赤台旨，給俸米鈔貫，敦請青蓮長老福裕重脩，殿堂一新，永爲本寺僧衆嘉闡觀音靈感洪誓之頌。特酌潮水消釋，官民渴仰，共樂慈良，遵行善俗。古有諺語云：「下有海眼，不可瀆犯。」從善之士，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存歟？斯徵是言，使觀者起信焉。豈大元至元二年中秋八月上旬吉日。（清光緒二十七年

《山右石刻叢編》卷三四 以上李仲祥點校）

## 萬家閭

萬家閭，文宗時歷河南廉訪副使、監察御史，後至元間爲茶運司同知（《元史》卷三二、三五、九七、一三七，《新元史》卷七二）。本書收萬家閭文一篇。

### 添印茶由事議<sup>(一)</sup>

丙子 後至元二年<sup>(二)</sup>

本司歲辦額課二十八萬九千二百餘錠。除門攤批驗鈔外，數內茶引一百萬張，每引十二兩五錢，共爲鈔二十五萬錠。末茶自有官印筒袋關防，其零斤草茶由帖，每年印造一千三百八萬五千二百八十九斤，該鈔二萬九千八十餘錠。茶引一張，照茶九十斤，客商興販。其小民買食及江南產茶去處零斤採賣，皆須由帖爲照。春首發賣茶由，至於夏秋，茶由盡絕，民間闕用。以此考之，茶由數少課輕，便於民用而不敷，茶引課重數多，止於商旅興販，年終尚有停閑未賣者。每歲合印茶由，以十分爲率，量添二分，計二百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八十八斤。算依引目內官茶，每斤收鈔一錢三分八釐八毫八絲，計增鈔七千二百六十九錠七兩，比驗減去引目二萬九千七十六張，庶幾引不停閑，茶無私

積。中書戶部定擬，江西茶運司歲辦公據十萬道，引一百萬，計鈔二十八萬九千二百餘錠。茶引便於商販，而山場小民全憑茶由爲照，歲辦茶由一千三百八萬五千二百八十九斤，每斤一錢一分一釐一毫二絲，計鈔五千八百一十六錠七兩四錢一分，減引二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張。茶引一張，造茶九十斤，納官課十二兩五錢。如於茶由量添二分，計二百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八十八斤，每斤添收鈔一錢三分八釐八毫八絲，計鈔七千二百六十九錠七兩，積出餘零鈔數，官課無虧，而便於民用。（《元史》卷九十七 魏崇武點校）

〔一〕 題目點校者擬。

〔二〕 據《新元史》卷七十二。

## 萬 英

萬英，濰州北海（今山東濰坊）人，定遠大將軍、提舉莒密等處鹽酒課事萬權之孫，元統間爲奉議大夫、福建路治中（嘉慶二年《山左金石志》）。本書收萬英文一篇。

有元故萬公墓誌

乙亥 元統三年九月初五

公諱權，濰州北海縣人氏。勇略過人，□識事幾，朝廷命定遠大將軍，提舉莒密等處鹽酒課事，晚歲優游鄉里，無復仕進意。至元戊辰夏四月十一日卒，得年八十有二。配夫人四：付氏、鄭氏、高氏、□氏<sup>(一)</sup>，後皆祔葬焉。子男五人：長曰汝楫，大元贈承德郎、益都路判官；次曰顯祖，益都路益昌庫使；曰鐸，海州臨洪鹽場管勾；曰汝弼；曰汝霖。孫男一十六人：長曰英，奉議大夫、福建路治中；曰釗，登仕郎、東昌路司獄；餘未仕。元統三年乙亥秋九月初五日甲申，孝孫英等卜兆於北海縣西北二十五里萬家原先塋近北，啓中穴而合葬焉。孝孫等頓首再拜。謹誌。（清嘉慶二年《山左金石志》，清宣統元年《匄齋臧石記》卷四三 魏崇武點校）

（一）付氏、鄭氏、高氏、□氏：鄭，原闕，據《匄齋臧石記》本補。

## 李惟彥

李惟彥，齊東（今屬山東）人，特恩進士。至正二年（一三四二），爲將仕郎、般陽路膠水縣主簿。至正七年（一三四七），任從事郎、益都路壽光縣尹（清道光二十年《濟南府志》卷一七，民國二十五年《續平度縣志》卷二五，民國二十五年《壽光縣志》卷一三）。本書收李惟彥文三篇。

### 重修齊東縣學宮記

後至元三年

我皇自開創已來，韜戈戢武，以崇儒右文爲治。上而京師，下而郡邑，皆祇嚴廟貌，建學立師，廩生徒，俾教養，爲興起斯文之所。齊東小而富庶，隸河間，爲僻遠。然土沃民秀，風淳俗美，甲他邑。大德間，監邑探馬赤叶尹、簿起大殿。皇慶壬子，又諧寮案作門廡。繼而曰堂曰庖，亦不乏人。歲月久，不無廢圯。今邑尹鄭侯以前作者心爲心，惻然于中。監、簿、幕亦贊其成。計庸度費，捐俸揮金，易其弊而新是圖。乃理傾葺漏，飾垣壁，丹楹闔，緣其疏而加之槩，烏鼠去而風雨除。既雄且麗，愈嚴奉祀之歸。肇役于至元丁丑秋九月四日，就工于是月之既望。邑文學魏君士文欲刊諸石，以開來



者，請予言而志之。余聞：吾道之在天下，若水火菽粟布帛，不可一日無。無則饑寒立至，不能一朝。而爲天下主張綱維，非吾道其誰道也？若吾夫子，不幸生于春秋擾攘之際，心斯道，身斯道，口斯道而筆斯道，以壽于無窮。雖没千六百餘年之久，而其道昭然如一日。噫！後之學者，果能游息于是，而仰夫子之容儀，有所感發而興起焉，請自茲而張本。（民國二十四年《齊東縣志》卷六）

### 重修上清宮宗派記

至正二年九月

全真之名，徵於老而著於莊。其爲書，《老》極約而《莊》極博。雖博約不同，要其歸，不出乎虛無恬淡，抱一無爲而已。是道也，此老、莊之所以爲道也。自老、莊而來，綿歷千餘年久，其爲道者，不祖其習。或吐納故新，變化黃白，服食草木，以求夫延生。庸詎知殊失老、莊之旨。老、莊外形骸，齊物我，以死生爲虛妄，何嘗屑屑以是而爲者哉！正陽、純陽，置論寥寥無聞。以及於金，王重陽倡全真於關西。暨我聖元，長春大全真於東土，而其教始盛行於天下。若清和大師真常子范志敦，實長春高弟，目擊長春之道而得其真者也。迨其謝師來遊，乃宮上清於磐石，而衍其宗。法眷也，子王志端、孫江得福、曾張德真，凡三繼而廣其傳。予嘗勾稽膠濟，稅駕於宮，樂其山水秀麗而忘歸。甫于解紱之日，德真姪曰道明者偕其叔譚、郭來自于磐，謁予寓館，懇予以宗派文于石。予嘗旁閱老、莊之書，而窮二子之源；委質諸史，而知二子之出處。老嘗爲柱下史，莊嘗爲漆園吏，雖著書寓言如

彼，然未嘗無意於天下也。一則觀姬轍既東，王綱解紐；一則際戰國分裂，諸侯爭雄。□務者無非奪攘侵伐，權謀功利，而於是時之二子，亦惟有高尚其事而已。此和其光同其塵，寧樗散其材，曳尾於塗，而無悶者也。俾處乎文、武、成、康之世，未必不出而仕之矣。若重陽、長春，雖懷奇抱異，亦丁運之草昧，而不得不寄跡於黃冠。會太祖龍飛朔漠，長春能徹宸聰，虛宸宇，沃宸衷，以惠及生民，良有以焉。予嘗讀《西遊記》、《磻溪集》，而憫長春之行己術、達己道者，不無謂也。儕重陽之門者四人，然不若長春之爲盛。而門弟子擬諸其倫，亦爲甚顯。此真常子所以能張大其門戶，而擅磐石之美。又嘗馴習猛獸，而著狼范之名。如宮之營爲始末，山水形勝，有山陰張杞記，故不復贅云。至正二年秋九月日記。（民國二十五年《平度縣續志》卷三）

## 朱氏族葬昭穆圖記

至正七年

族葬古乎？非古也。古者不封不樹，寧有所謂族葬者耶？夏商而周，郁郁乎文哉。葬禮之失，始夫秦漢。以秦漢而降，而視周，則爲古而得其中矣。吉凶之兆興，風水之說起。下及於委巷，扼腕而談地理者以塋原而誣周公，甚可歎也！吾長白先生記斟鄩許君孟謙之族葬，而憫吉凶之獲，豈無故乎？予嘗疑葉水心議晦翁好談風水，果何謂哉？非以族葬爲不美，是或有說焉。使晦翁九原可作，亦以予言爲快。文卿朱君亦斟鄩人，志夫孟謙而慕乎族葬者也。以諱政者爲始祖，簡爲昭，

祐爲穆，叙世次而兆焉。欲刻諸石，以貽後人，介孟謙而來請。予嘉夫文卿不業儒，能弗感秦漢而降之陋習，故喜爲記之。（民國二十五年《壽光縣志》卷一三 以上邱居里點校）

## 柴 緝 熙

柴緝熙，後至元時任河間路長蘆都轉運司儒學教授（《山右石刻叢編》卷三四）。本書收柴緝熙文一篇。

### 遷修洞霞觀記

皇元開國之初，以道濟天下，雖將帥亦以不殺爲心，極彼焚溺。歲壬辰，行省兵馬都元帥塔察兒忽神公平汴而西，大河東分置營幕。聞喜之東鎮，寔燕秦衝要，去鎮僅五里南山下，因家焉。遂大築周垣，廣尋崇倍，樓其四隅，中堂壯麗。戟門外，引涑流以爲限，其威武四徹，過者凜然。後，公惑言於宅相，若有所忌，因附鎮而居焉。聞景雲宮觀妙大師韓志謹，暨保謙大師劉守柔、洞微大師吉抱一，道業邁□等，爲衆所推，以遺宅畀焉，俾爲祈禱之所。又割田四旁，以歲入廩其有衆，于以延國

祚，于以祐雲仍，此公立觀之意也。蒙真常大宗師賜額曰「洞霞」。方經始庀材，命工營造，韓遽解化，未幾吉亦繼之。門人楊元亨、仇襲明懼墜先業，相與同謀協力。前後爲二殿，屹然對峙。儀像飾以金碧，燦然一新。兩廡翼若，至靜室庖庫，井井有序。外三其門，以饜衆望。積十稔而後完，時至元十八年也。迨延祐乙卯秋，霖雨連月，地瀕涑沮洳。由是水泛溢，垣傾基圯，不可以居。衆苦之，議欲遷焉。卜龍山惟吉，其勢喙長川，腋邃谷，形勝罕出其右，其地忽神氏主之。主觀者李洞玄、楊洞寧、楊洞瑄及張洞山、郭洞崑，詣公六世孫今蒙古軍副都萬戶昔里伯吉昭毅與萬戶八撒兒昭勇，啓以墊溺之患，及其先公立觀之意，俱允其請而樂施焉。乃經理區畫，使崇卑豐殺，咸得其所。悉輦故區之材，而觀於其巔。凡殿庭儀像，一切興建，與昔不少異。至爽塏軒豁，四顧廓然，巍乎若壓巨鼇之首，則霄壤不侔矣。洞瑄等恐世遠昧所自立，具事本末，謀記諸石，請予文者，三返而益勤焉。予作而嘆曰：「忽神氏重道純至，以膏腴之田，輪奐之居，視猶一芥而不惜，寔人所難也。中遭傾圮，幸其孫昭毅、昭勇克紹厥志，而成就之，此又難之尤者。」噫！彼拔一毛而不爲，與夫簞食豆羹見於色者，可同年語邪？洞瑄等以先師營建之勤，不忍淪覆於地，艱瘁百至，捨其舊而惟新是圖，其志亦可嘉矣。較之弗肯堂構，以逸自居者，相去何其遠哉！是役也，可謂一舉而衆美具焉，其昭示永久也宜矣。（清光緒二十七年本《山右石刻叢編》卷三四 龍德壽點校）

## 董恕

董恕，嘗爲豐城縣吏目。後至元間在世（康熙三年《豐城縣志》卷三、康熙二十三年《靈邱縣志》卷三）。本書收董恕文一篇。

### 建加封南嶽府君碑記

丁丑 後至元三年六月初三

聞之：以勞定國，澤被生民，捍禦災沴，有功於世，其享國家之禋祀也，宜哉。若齊聖廣祐王，更有不容已者。靈□地隸上都西南邊陲，舊有古廟一區，殿宇巍峩，廊廡壯麗，歲時香火甚盛。至元二年冬十一月，普顏帖木兒保義主靈□簿。公即蒙古氏，普顏其字也，由恩蔭來判是邑，下車初，徧謁諸祠，瞻及王廟，乃曰：「昔我有元統一海內，推祀歷代有功烈者，以王權鎮南嶽，祀典褒崇久矣。前元改元，加封靈惠齊聖廣祐王號，仍詔天下崇奉焉。何靈邑獨無頒降之徽音乎？其於上崇德報功之意，不能無負，苟弗珉，無以永其傳。」遂捐俸勒石，以昭制典。起工於至元三年夏四月，成於六月初三日。嗚呼！公華胄舊族，生長貴介，首創是舉，誠知治政之所先矣。夫煥德音，樹豐碣，非止仰

答上意已也，蓋爲王之靈福祐茲土，俾雨暘時若，灾侵不及，農安於野，而士習其業，無患害之洊臻，此公之素志耳。奏竣日，屬予爲記。不敢謝不敏，撫其實而書之。時至元三年夏六月哉生明。（清康熙二十三年《靈邱縣志》卷三 魏崇武點校）

## 譚 慥

譚慥，洛陽（今屬河南）人。後至元間在世（民國二十四年《張北縣志》卷八）。本書收譚慥文一篇。

### 虞台嶺觀音堂記

故中書丞相贈和寧忠獻王康里脫脫公之子曰鐵木兒達世，偕弟達識貼睦邇既成景賢書院，請於譚慥，曰：「興和西南五十里曰桃山，桃山之東五里曰虞台嶺，供奉尚鷹，每夏居焉。歲丁丑，有旨造鷹室，刻二石鼓，以紀歲月矣。然其地乃草漠之衝，輻交轡錯，由秦晉燕齊而北者，由灤京、遼東而西者，道必出焉。智愚往復，良惡弗辨，不可以口舌訓。惟觀音大士有救水火力毒八難之願，雖在介冑，亦爲敬禮，嘗建堂兩楹於道傍，先生爲吾記之。」予曰：「大士之願，考之釋書可見。吾儒雖罕言，然而人遇

暴難，有叩蒙應者何？誠也。猶空谷呼聲，非谷也，人也。大士遇人急難，無叩不答者何？明也。猶日中物影，非物也，日也。然則大士之明，實我心之誠矣。且子不見夫卜者乎？傴僂叩齒，手持著龜，以決吉凶，罔有弗驗，蓋敬愈切，神愈靈。人之意氣，一有所屬，則草木朽腐，俱為神明焉。嗟夫！著龜尚爾，矧大士圓通普照，出乎素願者哉？則不待號呼，其救我難也，必矣。鐵木兒達世今為同知樞密事，階資德大夫；達識貼睦邇今為侍御史，階中奉大夫，俱有令德，視其建造，知其忠厚矣。於戲！吾嘗聞諸《中庸》云：「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富哉言乎！遂為記之。（民國二十四年《張北縣志》卷八 魏崇武點校）

## 吳尚志

吳尚志，江西盱江（今撫州）人。後至元元年（一三三五）鄉貢進士（《道園學古錄》之《送吳尚志序》）。本書收吳尚志文一篇。

### 禮記纂言後序

先生《禮記纂言》，凡數易藁，多所發明。而《月令》、《檀弓》，尤為精密。若《月令》言五行之祭，

所先不同，天子所居，每月各異。《檀弓》申生之死，延陵季子之哭，子曾子之易簣，子思之母死于衛，子思之母死而不喪數節，是皆諸說紛紜，不合禮意。先生研精覃思，証之以經，裁之以禮。于經無據，于禮不合者，則闕之。藁成尚請鋟木得命，遂與先生之甥周濂，集同門之士，相與成之。先生手自點校，未及畢而先生捐館矣。先生之孫當對門考訂，始于至順癸酉之春，畢于元統甲戌之夏。（《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 龍德壽點校）

## 張引

張引，字惟遠，一作維遠，濟南歷城（今山東濟南）人。養浩次子。後至元三年（一三三七）用父蔭爲秘書郎，至正十四年（一三五四）歷官西臺御史，次年遷閩海憲僉（《濟南金石志》卷二）。本書收張引文一篇。

### 擬雅詩刻跋 至正十四年三月

《擬雅》古詩二篇、《晨興》五言今律一篇，先文忠公所遺翰墨也。引恐其久或靡沒，命工摹勒如



上。嗚呼！先公遂閑之情，取友之誼，於此庶見其一端矣。至正十四年甲午春三月良日，朝請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嗣男引百拜謹識。（乾隆三十八年《歷城縣志》卷二四 傅慶芬點校）

## 林 宇

林宇，後至元時爲從仕郎、奎章閣學士院照磨（嘉慶《山陰縣志》卷二七）。本書收林宇文一篇。

### 代祀南鎮記

後至元三年

自《虞書》著封山而《周官》列州鎮，蓋以奠安一方，綿絡地氣，出雲雨，興寶藏，資民用，非止辨州域，限風氣而已也。大江之南，財賦之區，會稽爲東南之巨鎮，故祀禮孔嚴。至元三年歲在丁丑五月戊申，今天子御明仁殿，出帑香幣祝冊，命奉議大夫、規運提點所達魯花赤臣八萬麻失里、奎章閣學士院照磨官、從仕郎臣林宇代祀於南鎮昭德順應王祠。六月甲午，抵祠，下有司告充具，迺率守土臣通議大夫、紹興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臣亦祖赤等行祀事。酒牲肆陳，禮樂畢舉，駿奔合敬，胖蠻潛孚。祀畢，守臣請紀其事於石，以鐫功勒成告後。夫歲祀彝儀，宣達上敬，臣等之職分也，顧豈以紀

載名姓爲誇勞哉！惟治道隆而後祀典興，祀典興而後福祥至，時和年登，民康物阜，山無盜賊，海不揚波，神之所以福我國家者也。皇極在上，斂福錫民而民亦爲之保極，則國家之所以崇祀於神者，庸有紀極乎！代祀之臣與守臣均此願也，乃刻之石，與祭臣朝列大夫、紹興路總管府治中沙沙，奉直大夫、紹興路總管府判官蘓澂，承務郎、紹興路總管府經歷孫惟孝，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費詵，紹興路儒學教授余烈，府吏方逢辰，進義校尉、紹興路會稽縣達魯花赤兼勸農事也先帖木兒，登仕郎、紹興路會稽縣主簿黃元承，典史董圭，至元三年六月日立石，從行者國子生楊培。（嘉慶八年《山陰縣志》卷二七 王明澤點校）

## 萬松齡

萬松齡，後至元時在世。本書收萬松齡文一篇。

### 儀門外大井記<sup>〔一〕</sup>

太史公列六家指要，以陰陽之術居其首，後世堪輿家託焉。近代堪輿宗曾、楊，不知范氏越鳳所

全元文卷一六一二 萬松齡

謂傑然者也。都昌爲邑，舊治王市鎮，遷今治所，始于唐。山明川媚，故老相傳以爲越鳳過之，喜其地勢，合兩儀、五行、八卦、十干、十二辰之說，爲浚五井于方隅，蓋有深意焉。由是疏通，縣延淵深，名公鉅卿、賢士大夫多此焉出。至元丙子冬，廬陵范公貳令斯邑，首詢民瘼，凡可以恤其隱，剔其蠹，無有知而不爲。值歲歉，爲勸分，以濟困乏。雨暘愆期，純忱祈禱，應捷桴鼓。善政攸漸，和氣爲之感召，瑞麥駢秀。又越期，政通民阜。優游暇日，訪搜古蹟，而表章之。問五井所由，曰：「噫！果吾祖所爲，而我後人修濬，可緩與？矧井濬不食，爲我心惻！」乃捐己俸七百緡，得甃五千六百八十，用以浚智圯。井冽寒泉，利用汲引，吾享其功，民被其澤，豈小補哉！予嘗讀《詩》，公劉遷邠，「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衛文公徙居，升虛望楚，「景山與京」。堪輿之術，殆權輿乎是，又不待太史公列六家指要而昉始也。《易》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范公于是得勞民勸相之義，並受其福也，宜哉。（清同治十一年《都昌縣志》卷一二，清康熙十五年《南康府志》卷一〇 魏崇武點校）

〔一〕《南康府志》本題作「都昌儀門外五井記」。

# 全元文卷一六一三

葛復振

葛復振，蠡縣（今屬河北）人。天曆間在世（明弘治七年《重修保定郡志》卷二四）。本書收葛復振文一篇。

## 蠡州重修建文廟記

夫天地之爲大，生育也，覆載也。然天地不能盡其大，惟得孔子以盡其大。日月之爲明，遞炤也，和物也。然日月不能盡其明，惟得孔子以盡其明。雖然，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得孔子以盡之，其矧有生者邪？故先大聖者，則彼道不有孔子，必絕於統緒；後夫聖者，則此道不法孔子，必過乎中庸。迨茲降者，當其時，後其世，東漸西被，必賴之依歸。大哉！吾孔子之道，垂世立教也，一以貫之矣。校之，則天地有晝夜，而其道無晝夜；日月有盈虧，而其道無盈虧。喻如世無其道，則貿貿焉爾。當春秋、戰國時，楊、墨敗常，儀、秦遂構。蟬聯秦、漢、三國，角逐鼎峙，滔滔遷變，愈起搶攘，以

致籌爲不君、不臣、不父、不子，第猶無晝而夜，無盈而虧，其如治道何哉！是故凡爲生民者，莫不由孔子之道以立。夫道者何？五常四端，人人之所固有也。然亘今昔，性之者堯舜，存者三王，學而復之者賢智，恭而憂之者其次也，皆以頡頏世之歲月，循環於天運興衰之際。獨孔子之道，發揮堯舜，弘大三王，甄陶賢知，砥礪愚不肖，繇是昭人文，奠上下，致中和，紹元氣，所以天地能盡其大，日月能盡其明，謂斯世也，從可知焉。信乎！聖之至而功之極。故夫過化存神之妙，孰能得而窺測哉？雖然，欲其道之明於天下，傳諸後世，不依乎言語文字之間，其何以乎？由是《詩》必刪，《書》必叙，《易》必讚，《春秋》不能不脩，《禮》《樂》不能不定，于以霈澤乎萬世也，罔有攸窮。時厥後者，京國路府州邑皆有學，立廟庭，故自天子達于守令，咸得通祀，升降誠敬，如弟子禮。夤緣各代，追贈以侯若公若王，而謚「文宣」，增謚「至聖」以崇之。獨我聖元大德十一年，加贈「大成至聖文宣王」，南面，被天子旒章，敕天下奉而祀之，則其光寵前古，未易比隆。惟蠡州，即漢蠡吾縣地，而桓帝之故封，亦塞上之一區也。乃今車書混一天下，昔所未有也。四民繁密，肩摩而領接。在昔廟學掃地，又無堅碕可考，以致五代以上罔究。則其下當宋遼扼邊受兵之地，仍及我元初，天兵南指，河朔徯蘇，非兵火以灰之邪？不然，御史柳公、滎陽鄭公嘗守是邦，曷乃絕迹乎此？且二程先生其祖五世而上瑩阡在焉，屢嘗命駕，過謁祖墓，曷無文以遺此？我世祖隆興，聖聖相承，崇儒重道之旨，累形綸音。時至元丙寅，柳中人篤祿美世監是州也，太守邢臺劉復泉同謀起廢，聿新殿宇，肇像大成，以實正位。飾塑顏孟，配座左右。閔、冉、曾等十賢，疏東西向以從祀，襲古制也。自後監州者歷杜、郭、

高、朱四公，續建講堂、齋舍於東西廡，增塑七十，肖貌以列中，則其廟學方具體。徑遭泰定丁卯，泮涸至元丙寅，忽五紀有二。其年六月，高陽郭克明德昭來知州事。開府，越翼日，行香謁大成廟。腐敗卑陋，罔堪行事。公即感念，啓廣新之志，然由下州蒞民，積獄理之不暇，因閣是議。時蒙古氏徹里帖木兒適監州事，與諸寮佐協恭作州，餘二載，政清人和。公權輿于前，儀同寅，僉避之，隨偕在官同祿者各捐俸金楮幣。社長里善，互施薨楣。民有駕神憑以脇群醜，會機敗，入其收私之當輦者，則其助之者源源而來，若有以陰相之也。於是，增瓴甃石粉，諸材以具，遂墮其舊，而鳩僦以大之。時公所厥猷，且曰公餘，不省舍而徑董役，寮佐叶力斐忱，乃進簣堂其基一尋，構殿其上，而與基稱，有如大匠縱巧乎其 upper 者，莫可尋數。然則其麗也，金采狎獵，景曜脩文；其勢也，輪奐斯美，簷宇斯飛。其概勝可瞻，惟雉門易檐，增飾而已，自餘屋宇仍舊。允矣，廟學之遇也，蓋由孔子之道愈遠而愈壽也。經始斷度於天曆己巳十月，落成於庚午三月，公暨寮佐率屬迎大成像於新廟，以正南面。易躋顏、曾、思、孟東西座，新制也。次疏十哲，位皆著定，罔失攸序，所以春秋朔望得展周旋之敬。工費之餘，市桑地八十畝，即以中統五千二百貫，省酌其直，畀廟學永主圭田，以崇祀典。執事者狀其事，辱以文請，復振以野夫辭，弗獲。已念玉堂諸公筆林而文海，乃不此求而求諸野夫，因竊惟之：自古祠其咸秩者多，而注意清廟者少，蓋以禍福不以道也。惟快觀乎茲廟之建也，大其故制，與其稱，俾聖賢之祀，脩於前日，又知不欺于聖門，不愧于屋漏也。苟文諸石，得以指其姓名，閱其實事，則吾州之賢者必唱而和，不肖者必感而悟，由是悉知向道，日漸月摩，斯爲鄒魯之風也。他日，蒲稍馱驥，採

菁擷莪，慕道而行，嚮道而止，得以顧瞻廟貌，咏春風，歌俎豆，而徜徉於仁義道德之場者，又未可以一二計也。鄰封接壤，凡居官食祿而佩青紵紫者，孰不興斯心而知所以報本？則侯之賜，又將不獨法則於一方，而傳聞於隣辟矣！《詩》曰：「不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侯其以之！是爲記。（明弘治七年《重修保定郡志》卷二四，清光緒二年《蠡縣志》卷九，光緒十一年《保定府志》卷二九，清同治十年《畿輔通志》卷一一四 魏崇武點校）

## 孫友仁

孫友仁，至順年間曾任汝州郟縣儒學教諭（正德《汝州志》卷八）。本書收其文一篇。

### 兩蘇先生神道碑陰記

至順改元秋，汝士劉端伯捧禮部侍郎符文及奎章閣學士虞中奉楷書八字，下汝之所隸郟邑，爲宋眉山兩蘇公所識者，而前進士忽欲里赤來監縣，董其事，樹石，且屬予爲記，刻諸陰以彰不朽。愚嘗謂二先生孕天地之精英，奪眉山之秀氣。卯角知書，混然天就。始受嚴父之傳，而終造聖賢之奧。

初，老泉先生之未第也，閉戶十年，貫穿諸子之書，研窮百代之史，而二先生侍側，得於心傳面命之際，莫不自家法中出來。一日隨親赴闕，隱然名動京師，天下士子莫不知有蘇氏之學。然上方用之，而小人間之；上方通之，而小人塞之。然用舍通塞之際，豈足爲二先生病？予獨惜者，大道方行，邪氣遽入，國家因之而衰，生民由之而戚，而二先生所學，豈不有關於世之輕重歟？方先生之治汝也，地有小峨眉之名，及卒於常州也，得歸葬故里，奈道途險阻，終不獲濟，因卜厝於斯焉，而穎濱先生亦預此。昔遺山子元拊統郡，蓋嘗刻石以表其墓，雖年代湮遠，而碑石猶存。今天啓斯文，皇猷煥爛，二先生之名復彰者，皆平日所學不苟故也。予竊謂世道有升降，人心無古今。數百年之間而一旦顯煥於玉振金聲之際，非二公之幸也，道之幸也。俾嘗置二公於死地之人聞之九泉之下，豈不動厚顏之赧，而感人又豈不動忠良之嘆乎？是爲記。（明正德元年本《汝州志》卷八

李鳴點校）

## 郭孝基

郭孝基，曹州（今山東荷澤）人。進士，至順元年（一三三〇），任南臺御史，後官集賢直學士（《至正金陵新志》卷六）。本書收郭孝基文二篇。

全元文卷一六一三 郭孝基



## 奉勅致祭孔廟文

惟王宗主名教，表正彝倫，並日月明，同天地仁，晝萬古之夜，人四海之民。惟中國之爲中國，實有賴於斯文。欽惟皇上，念闕里爲毓聖之地，故特祭。遣一介之臣，香承手錫，酒分上尊。惟中書欽若休明，用敬助相，禮之錢緡。牲牢既設，簠簋斯陳，神之格思，歆此明禋。以充國復聖公、郕國宗聖公、沂國述聖公、鄒國亞聖公配。（清乾隆三十九年刻本《曲阜縣志》卷二七，清乾隆三十五年刻本《兗州府志》卷二八）

## 致奠曲阜孔子廟記

有元至正二年十月壬戌，皇帝御咸英殿，勅中書具奩薌朋酒，命集賢直學士臣郭孝基乘驛致奠于曲阜先聖大成至聖文宣王之廟。中書助祭元寶二千五百緡。嗣衍聖公臣克堅爰擇十二月丁巳之吉，釋奠如章。禮成，臣孝基等拜手稽首謹言：皇帝欽崇聖教，建宣文之閣，崇文之監，日御經筵，講德唐虞，辨章三代，日夕乾乾，遜志時敏。式惟宣聖孔子，昭垂六籍，丕覺萬世。惟聖知聖，是用啓自天衷，特致殊禮。希世盛德，其可泯而勿宣。刻之金石，光示永久，禮實宣之。臣孝基聞聖人之道，

執一常，御萬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綱一正，萬目畢舉。故曰王者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人心服于下，天理應于上，樹之風聲，束以禮義，不動聲色，靡然於變。協風時雨，諸福之物，罔不畢至。漢祖致祀，天下歸心，唐宋升祀，永錫祚嗣，用此道也。皇帝天縱元德，加以聖學，垂衣論道，天下泰寧。心悅神孚，獨得淵衷，有非臣下所能窺測者。小臣載筆，敬用作銘。銘曰：

皇帝若曰，惟天惟聖。揭乾之明，握坤以正，惟禮惟樂，惟刑惟政。文以經緯，武以戡定，立我邦家，功斯爲盛。皇帝若曰，宗文在中。乃楮辟雍，乃流泮宮，有庠有序，八表攸同。巍巍素王，籩豆鼓鐘，於論曲阜，曷不加隆。皇帝若曰，有典有則。春秋上丁，庚子之吉，致享厥家，常祀不忒。誕昭予敬，致奠惟特，予薌予酒，于聖之宅。皇帝若曰，予嗣歷服。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君君臣臣，惟聖予福。于時處處，敢忘嘉告，聖經是式，我祀匪續。皇帝若曰，予聖時欽。惟汝臣鄰，惟汝士林，汝子汝孫，士庶時忱。服聖之言，精白爾心，勵相國家，爾玉爾金。（《古今圖書集成》第二一七册《禮儀典》第一九五三頁 以上李軍點校）

## 李 懋

李懋，字子才，建康（今江蘇南京）人。至順元年（一三三〇）進士，云泰定間中書堂會試第八名。官

鄱陽縣丞。本書收李懋文一篇。

## 繭館賦

有博文敦禮之君子，稱往古盛事，而告客曰：「漢有繭館，皇后之所親蠶也。子亦嘗習其書而睹其事，究其制而知其說之詳歟？蓋自夫蒼姬訖錄，炎劉奮興，淳風未漓，盛德昭明。抑末務以崇本，尚恭儉而克勤。故雖隆爾母儀，以示萬姓，而必躬執婦道，以倡九嬪。則夫是館之築，其殆庶乎基漢家四百年天下之承平。」客曰：「唯唯。所謂繭館，非古者公桑蠶室之類乎？然則其事固非創見於漢，特至漢而新其名爾。彼良農服田，比櫛次鱗，非不多也，而帝籍千畝，胡秉耒而躬耕？蓋竭己之力，所以奉祠祀之粢盛。紅女懿筐，晨遵微行，非不衆也，而世婦獻繭，胡手纒而三盆？蓋爲黼黻文章之服，不可以自怠而資人。其所以同主宗廟社稷之重，而上配九重之尊者，良以此也。想夫步搖之冠，鞞翟之衣，委委蛇蛇，僮僮祈祈，淑慎不忘，肅恭有儀。翕乎媵嬪，煜乎珈笄。六宮皆春，列館同輝。縈素絲之皎潔，濯清泉之漣漪。於是御者子來，効焉景隨。求端理緒，積銖累鎰。爛霜雪之盈延，煥元黃之在茲。戒慎乎《豳風》卒歲之語，擬議乎《葛覃》無斁之詩。存心乎經綸元統之織，終事乎詠歌福履之綏。如是而謂之基漢家四百年之業，君子之言信不誣而有徵矣。」君子曰：「善。子雖未究漢館之制，而立言之理則然。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當其寒。欲民從以畢協，盍

身率而先難。故將有聞獻繭之事，而同挾纊之歡者。若夫椒房蘭室，玉戶金鋪，重樓曲閣，圓淵藻櫺。歌臺舞榭，披香度曲。綺綉雲衢，綦筍金屋。愴聲色之歡娛，汗汗青之紀錄。此固非漢室之令典，而君子之所不道也。雖然，此非漢之所得而專美也，後有作者，因邱陵以爲高，而高於邱陵者也。苟能宏遠其規模，廓充其矩度，增益其儀式，振揚其聲光。攬扶桑之枝不足以供蠶，挹靈潢之水不足以奉繭。則我皇元之制作，當百倍於漢，不其偉歟！「客謹受教而去。」（《選印宛委別藏》本《青雲梯》卷上 徐勇點校）

## 李敬仁

李敬仁，昆明（今雲南昆明）人，至順元年（一三三〇）進士。曾任大理路推官，官至雲南宣慰司副使（明萬曆六年《雲南通志》卷八）。本書收李敬仁文一篇。

### 追爲亡人楊昭宗神道碑

□□□□□□□□□□彥誠，號復齋。世譜：高祖曰琮，乃大理巨族。琮生福。福生慶。慶生三



之義備而民知學，先王之遺制爾。句容繇山名邑，爲集慶屬縣〔一〕。學宮弟子，典則猶存，皆其江東父兄子弟。學之田□畝計一千六百一十八贏。山鶴田之□贏，則加其一。□八地□百六十□贏，在水之塘，畝有五贏。歲人以斛計，大小麥物九十六贏。粟倍于麥，贏又加其三十四。菽十六贏。楮以貫計，□□十八贏。延祐經理士緩於防，細戶□爲□弊而更其舊。□□御史□□□例，凡江南學院，令有司稽其田畝之實，郡諸侯與邑大夫□□□□諸方□且刻石焉。去年秋，良知承乏于學，遂合其儒□□□，俾贊其籍，並加理焉。後之君子，庶有徵諸。至順二年春二月十五日，教諭許良知記。（清光緒三十年刻本《續纂句容縣志》卷一七，清嘉慶九年刻本《江寧金石志》卷六，民國十六年刻本《江蘇通志稿》卷二一 李軍點校）

〔一〕爲集慶屬縣：集，原闕，據文後附記及《元史》卷六二補。

## 釋道澄

釋道澄，至順間爲蕭山縣城壽昌正觀律寺傳南山宗教住持，賜號「智鑑慈忍大師」（民國二十四年《蕭山縣志稿》卷三一）。本書收釋道澄文一篇。

全元文卷一六一三 釋道澄

## 紹興路蕭山縣咸通重興之院記

辛未 至順二年二月十五日

咸通重興之院者，許徵君故宅。徵君諱詢，字元度，會稽太守旻之子，夙探聖道，徇法休名，改其故宅爲蘭若焉。唐咸通十四年，賜額曰「重興」，意其中廢而復興也。靈悟禪師開山，妙通律師結界，大佛殿光祿徐公所建，三聖像東越招討司樓公所造，四大部經夢庵記并所置也。山門法堂，鐘樓藏殿，光明、觀音二大寶閣，廊廡庖湑，衆屋悉完，象設端嚴，天龍森列。每遇夏旱，一方人士隨禱輒應。徵君在晉時，與支遁輩爲方外交，講經接席，風流千古。其地號許賢里。厥後名僧相踵，振興祖道，傳三世凡十數人，文物盛矣。寺坐鏡臺峰，揖幽究巖，上有古浮圖，大溪橫前，左有仙人石，傍有仙人洞，每以雲氣出入驗晴雨，穹屏疊障，壁立千仞，境趣奇矣！昔王渤題詩於其上云：「巍巍怪石立溪心，曾隱徵君下釣綸。東有祠堂西有寺，清風巖下百花春。」然則人境之勝，自唐已然矣。今則屋凋人謝，澗慚林歇，所不改者，獨溪山而已。余受經茲山，出住壽昌，每一回首，未嘗不慨然興感。故惟古殿頽弊，首出囊金，率衆興葺，募郡檀越造立靈山一會聖像，安鎮道場，以元日至人日，建觀音期懺悔法。惟斯寺之建，古無紀載，後世無所稽考，因叙其始末，刻之堅珉。嗟夫！寺之重興，豈特一土木之工哉？將見秀毓僧英，宏揚教觀，以續遺響，以壽吾佛之慧命，而不負捨宅者之初心，則區區之所願也。元至順二年龍集辛未中春日，在城壽昌正觀律寺傳南山宗教住持智鑑慈忍大師釋道澄述

并書。（民國二十四年《蕭山縣志稿》卷三一 魏崇武點校）

## 葉 現

葉現，字景龍，南陽侯葉琛之弟，麗水（今浙江麗水）人。初為温州路瑞安州判官，後至元間，以杭州路臨安縣尹致仕。明洪武初以薦至京，授通州勾管，尋陞府判，擢南雄知府，築隄瀦水，灌田萬餘畝，人稱「葉公陂」。宋濂稱其「飭己廉介，操心仁恕」（《麗水縣志》卷一〇「人物志」）。本書收葉現文三篇。

### 重修通濟堰記<sup>〔一〕</sup> 辛未 至順二年春

栝蒼，山郡也，南其畝者界乎溪山之間，無深陂大澤以禦旱。古之人作為隄堰渠隄以限水，盈則放而注諸海，涸則引而灌諸田，故力農之家無桔槔之勞、浸淫之患。栝蒼七縣皆有堰，惟通濟一堰灌麗水西鄉之田為最廣。在昔蕭梁時，司馬詹、南二公相土之宜，截水為堰，架石為門，引松陽遂昌之水入于渠隄，中分為概，暢為枝<sup>〔二〕</sup>，旁通為葉穴，蔓延周遭百有餘里，溉田廿萬畝有畸<sup>〔三〕</sup>。宋乾道間，郡守范公奉議克復是堰，以田戶分為三源，鳩工有規，度程有法，凡啓閉出內之限，靡不詳刊于



石。歲久事弊，堰首易如傳舍，昔之冗者湮<sup>〔四〕</sup>，築者潰，由是下源之民，爭升斗之水者，不啻如較錙銖。郡守雖嘗展力修治，而堰首各以己私，漫不加意。至順辛未春，部使者中順公按行栝郡，諏咨農事，覽茲堰之將墮，迺諭于衆曰：「是堰之作，幾數百年矣，茲而不復，農功益艱<sup>〔五〕</sup>。」於是郡長中大夫也先不花公、郡守大中大夫三不都公皆相率承公意，命邑宰卞瑄承務實董其役。度土功，慮財用，揣高下<sup>〔六〕</sup>，討尋尺，斬穢除隘，樹堅塞完，數日之間，百廢具舉。栝之耆老有曰：「昔鄭公作渠，秦民以富；白公繼之，漢賦以饒。今中順公復通濟之堰，得非古之鄭、白者與？」咸願勒石紀功，以垂不朽。現歸耕田里，聞公偉政，故樂爲之書。公名幹羅思<sup>〔七〕</sup>，字謙齋，高昌人，廉明著績，累居風憲憲史。古相王宗善、鎮陽魏楨、濟寧劉鎮皆文士也<sup>〔八〕</sup>，實贊其事焉。是歲二月既望，將仕郎、前温州路瑞安州判官葉現記并書，中議大夫、前處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月忽難篆額，宣武將軍、同知處州路總管府事八哈瓦丁、承務郎、處州路總管府治中怯台、承直郎、處州路總管府判官武居禮、承德郎、處州路總管府推官張顒、承務郎、處州路總管府經歷田幹等立石，戶曹掾天台陳應潤、督程孫宗年、梁與可鏞，鄉農葉慧清□□。《處州府志》，清道光十六年錄古齋刻本《麗水志稿》卷二）

〔一〕此文《處州府志》署撰者爲「葉峴」。

〔二〕暢爲枝：枝，《麗水志稿》本作「支」。

〔三〕溉田廿萬畝

有畸：畸，《麗水志稿》作「奇」。

〔四〕昔之冗者湮：冗，《麗水志稿》本及清光緒三年《處州府志》本作「穴」。

〔五〕農功益艱：艱，《麗水志稿》本作「難」。

〔六〕揣高下：下，原闕，今據《麗水志稿》及清光緒三年《處州

府志》補。〔七〕公名幹維思：幹，《麗水志稿》本作「幹」。〔八〕古相王宗善、鎮陽魏楨、濟寧劉鎮皆文士也；楨，《麗水志稿》本作「楨」。

## 崇道觀重建三清大殿記

丁丑 後至元三年五月

青田元鶴洞天，名著道家書，扶輿淑氣，至人間出，自青牛道士鍊丹其間，而卯山真人父子亦嘗涖止，至今浴丹井、點易窗遺跡尚班班在。唐天寶初，里人朱府君昆弟捨宅爲觀，賜額「崇道」。宋宣和辛丑燬於寇，越三十有四年，觀主趙處襄始復其舊〔一〕。山去邑治不半里，混元峰擁其後，石龜山翊其左，龍巖、披雲諸峰聳其前，蔚爲仙聖宅，遊觀之勝也已。予猶記少時獲從老成先生履齒後，亭館絮修，竹樹茂美，坐盤石，挹寒泉，棋聲琴響，迴脫塵境，使吟者忘句而遊者忘歸也。山川神靈，赫奕昭著，鄰邦遐壤，奉香幣而來款謁者，不絕於數百里之外。幡蓋華幢，光映林谷，鐘鼓噌吰，聲落闌闔，亦一時之盛哉！歲月滋久，藩拔級夷，道家者流，役役於神仙之官府，以故觀益弊，而三清殿最先圯。至元辛卯，前住持真常明遠大師劉道紀以廩計單薄，未能經營，旋買民居樓屋三間以奉真旂。顧規模褊陋，弗稱觀瞻，未久復廢。迨延祐丙辰，又二十六年，前提點養素凝和沖靖法師陳元徽誓捐衣資發揚，擇良工，掄美材，與住持提點洪懷玉重建大殿，規制視舊有光，眸容穆清，仙真翊衛，霓旌絳節，森列後先，金爵觚稜，丹碧飛動，舊觀頓回，道俗歸仰。其徒陳建孫、洪以寧、劉宗伯等咸願立

石，請予識其興復之歲月。予既嘉養素之善始，而又欲勉其後之善繼，故爲作詩以勸之。詩曰：

元鶴洞天，丹崖鬱隆，有赫清都，化人之宮。山川孕秀，神靈所鍾，仙伯幽人，鍊蛻虎龍。丹井泉寒，易窗露濃，雲裾霞裳，襟佩瓏瓏。五百年來，道教日崇，歲深□□，蘚剥苔封。鐘魚寂響，笙鶴改容，鬱羅蕭臺，萬道攸宗。爾臣爾民，歲祝華嵩，捧薌歷階，疇敢不恭？小兆臣微，夙慕元風，倡誼捐資，諷日僇功。雙礎蟠蛻，修梁巨虹，金闕寥陽，照耀青彤。三境高居，列真景從，萬目瞻依，有慶其逢。事天依誠，事君依忠，我爲此詩，相其鼓鐘。至元三年（下缺。《金石志》作「歲在丁丑五月庚申日記」。）（清光緒二年《青田縣志》卷七）

〔一〕觀主趙處襄始復其舊：襄，《道家金石略》本作「寰」。

### 高溪崇道觀碑

丙寅 泰定三年三月

括上應少微，以處士名郡。其扶輿清淑之氣，旁薄鬱積，結爲名山，鐘爲昇□，□□□出，後先相望。若唐玄真護國天師靈虛見素真人葉公，尤所謂杰然者已。師發迹卯山，標名紫微，勛著國家，澤流后人，靈迹顯應，具開元御撰碑，□略弗著。由括城西四十里，地號高溪，溪入原十里而近，爲聖山古龍所家。其鄉嘗爲歲旱，師由卯山望氣，迹其居，丹書鐵札，檄龍□雨，甘澤隨應，歲以稔告。鄉民

德之，相與肖師像，立廟溪西，以土神配，禴禘每效，福嘏頻集。環溪□□，皆師裔緒，合詞于朝，請即廟建觀，賜額高溪，時開元間也。宋祥符改錫崇道，宸居巍巍，有翼有巖。迨宣和陸寇兵毀，惟師像巋然獨存。草創興□，未復先緒，至淳熙壬寅，則山靈中歇，□修幾墜。時總餉敷文葉公宏，暨叔父修職公芮，慨念厥紹，□爲樹立，乃請葆光道士洪端本爲之主，爬梳整理，首復甲乙舊規，一傳而葉葆和，再傳而詹虛一。改向重建，面甲背庚，拱挹中法，景氣頓回，殿堂廊廡，齋館庫庖，爲屋凡百五十楹。前觀主紀道潛、法嗣陳如琳實佐其役，至陳觀□繼序，三世弗替有加。峙都門，捷重堤，舊畝新畬，是堂是構。前咸陽主簿葉君師孟篤志粉榆，倡誼協助，集里曲，建齋會，瑯函藥笈，音梵相答。泰定三年三月，欽奉聖旨，賜大護持，林谷動容，道俗歸仰。先是，觀之始基，開山祖命工辟原下蕪磧爲田，僅二頃，歲食恒不給，至是□□□□家各捐所有，廩人增裕，合前七百斛，居與養兼備矣。咸願有述，以垂永久。余嘗謂道家者流，□清淨□□□□本，專氣致柔，歸根復樸，彼惟自求于內，非有待于外也。雖然，室廬之興替，人勿（下缺）靈□焉。是觀也，幸住山數公前倡後承，以昌其緒，鄉之士大夫（下缺）室廬益壯，晨鐘□鼓，升堂千指，而人物益繁，蒼（下缺）伊護之功豈非祖師之靈（下缺）來者□□□泰定（下缺）。（文物出版社《道家金石略》以上魏崇武點校）

## 羅 允 澄

羅允澄，羅田（今屬湖北）人，後至元間爲羅田尹（明嘉靖三十五年《光山縣志》卷五，明成化二十二年《河南總志》卷一六）。本書收羅允澄文一篇。

### 買均去思碑<sup>〔一〕</sup>

縣侯買均種德以終考更去<sup>〔二〕</sup>，去之日，民無問老少賢不肖，莫不嗟咨涕洟，以悲其去。既去之，又六年，有指其樹，曰：「公所植也。」於其堂，曰：「公所治也。」見士之有禮者，則曰：「公之教在焉。」問鄉之無訟者，則曰：「公之化存焉。」則相與話談而思之，思之而悲之，如其去時。有作而言曰：「公之德在民，我等猶及見之，而思之弗忘，固宜。後之人弗及見公，公之德將遂湮沒而無傳，可乎？」民聞而愈悲，則又曰：「聞古之人有功德於民者，史則書之。然漢史傳循吏，顧不及縣令。後世良令，雖有善，不及書，而民彝懿德，有不容釋者，則或碑而刻之，猶史書之所以傳也。始公之至也，發姦隱，詰貪墨，裕以和衆，簡以制劇，不苛刻以爲察，不因謀以爲智<sup>〔三〕</sup>。先是，兩浙饑，京師歲

遭不給<sup>〔四〕</sup>，迺改之淮，而有司傍緣漁獵不一，細民因之破業者十七八。公之董是役也，廉以束乎下，公以抗乎上，敏以綜諸事，而光山視他縣爲獨完，民至于今歌詠之。是皆宜有銘也，其銘諸？」衆曰：「善。」敬以請。余謂天下之縣令有賢否，而風俗有厚薄。夫人之情，有以係乎其心，固不能無思。然始而思，終而怠，久則忘之，亦其勢之必至者。今民之於君，思之愈久而愈深，至更數政而猶不已焉，于以見君之德之賢，而光山之俗之厚，概有非天下之所可及者。嗚呼！《甘棠》之詩，不作於召伯聽訟之日，而歌於繼世之後，此所以爲忠厚之至。吾於是亦然。乃爲之銘曰：

維昔召公，爲民之極。召去棠存，睹棠斯惻。猗歟賢侯，爲召之似。翼翼厥猷，秩秩其始。有頹其綱，有瀆厥棠。是築是耘，去彼莠稂。穆穆泮宮，青青子衿。維師作則，維德之欽。家塾黨庠，分而教之。蚩蚩其氓，薰爲《詩》《書》。我田既闢，我桑沃若。我賦爲均，我凶而樂。山川鬼神，敬用有事。蝗不我災，雨乃時至。太倉之粟，維浙是遭<sup>〔五〕</sup>。曰至順歲，乃以饑告。有司上言，淮用是給。有血其牙，有雨其泣。我侯曰嗟，我民如傷。相彼饕貪，往扼其吭。彼洩而吁，我怡而嬉。侯我父母，曷其忘而？維侯之德，不棠而陰。作詩遂歌，以繼于《召南》，以慰我民心。（明嘉靖三十五年《光山縣志》卷五，明成化二十二年《河南總志》卷一六，清乾隆三十五年《光州志》志餘卷三，乾隆五十一年《光山縣志》卷一九 魏崇武點校）

〔一〕買均去思碑：題目點校者擬。買，《河南總志》本作「王」。

〔二〕縣侯買均種德以終考更去：買，《河

南總志》本作「王」。

〔三〕不因謀以爲智；因，《河南總志》本作「陰」。

〔四〕京師歲遭不給；遭，《河南

總志》本作「漕」。

〔五〕維浙是遭；遭，《河南總志》本作「漕」。

## 李居謙

李居謙，凌江人，至順二年（一三三一）居雄州。本書收李居謙文一篇。

### 雄州儒學記

至順二年三月

雄舊有學，有郡郭間地，臨通衢，負中山，面滄江，前方廣而平，後豐隆而阜，信得所矣。惜其地有餘，而宮室未備。殿不足以稱素王之居，庭不足以肅衣冠之會。自宋慶曆迄今，幾三百年，世嗣而葺之，豈無其人？然未有能闢而廣之者。皇元右文，治崇教本，褒禮之制，眎昔有加。泰定丁卯冬，監郡教化的中議公來守是邦。謁學之初，周旋四顧，風蕩雨廩，蟲柱鼠壁。既而嘆曰：「主領敦勸，吾職也。坐視圯墜，是弗克任也。」乃經乃營，迺視委積，理宿逋，覈田畝。號令一出，侵疆自首，匿租自增，厥用沛然。明年，庀工度材，先其亟壞者。爲一堂，翼以頰室，曰明倫，所以正講席，以明達道

之本也；曰振文，所以奉四先生，而廣道學之源也。覆理張文獻公祠，所以景先哲也。治博士館，所以宅師也。至若門墻必新，齋廡必益，祭器樂器，庖廩用物，弊者更之，闕者創之，所以興百廢也。又明年，禮殿成，制度高廣加於舊，庭墀橫廓倍於前。綵繪丹堊，以安神棲。碱石平治，以容展禮。新書樓以貯典籍，碑頃畝以壽土田。其爲學校計，遠矣！是舉也，不役民而工力足，不假助而財用敷，非胸中素有規畫者，能之乎？落成，博士諸生，舉酒爲慶，且曰：「一日不可無者，綱常也。萬世不可廢者，學校也。昔鄭子產不毀鄉校，夫子稱其仁，況增修乎？魯僖修類，《詩》頌其能。文守興學，史稱其善。今公之德諸生，至矣！惜乎未能頌之歌詩，播之史氏，吾屬之欠事也。」中議公顧謂諸生曰：「凡吾所以廣學宮以勉教養者，豈直爲釣名譽、市恩惠而設意？實有望於若等。且宮，故宮也。地，故地也。不脩則已，今焉而卑者崇，陋者廣，輪焉奐焉，美粹乎其中，歸焉轟焉，昭著乎其外，始足以稱地之美，得非人力之所致耶！士之藏脩於此，游息於此，質美者故不少。誠能因其固有而擴充之，升堂而廣大高明，入室而精微蘊粵，則地又因人而重，是今日新學意也。士其勉之，又將爲異日慶。」士聞而感激，退而紉繹其言，書諸紳不若刊諸石。中議公世爲阿魯溫氏，閩帥中奉公之子。嘗爲姑蘇別駕，政率可紀，其聲迹見於碑。爲吾郡眎蘇爲尤信。其德政大者，雄氏碑于石，茲不悉數。至順二年三月朔，凌江後學李居謙記。（中華書局影印《永樂大典》卷六六六 邱居里點校）



## 吳允功

吳允功，鄉貢進士。元至順時在世（一九三九年《新樂縣志》卷五）。本書收吳允功文一篇。

### 奉使宣撫曹公惠政碑

奉使之職尚矣。由周以來，迄於漢唐，累代因之。皆推訪臣隣，巡行郡國，俾宣達德意，詢問疾苦，究吏治之得失，所以除民瘼，息民肩，輸民情而贊民務也。其所任甚大，所責甚重，而其得人尤甚難也。我皇元混一六合，憲章隆古，列聖相承，子民之心，至渥如也。特稽於股肱，分遣諸道察訪利病，期於元元共享有生之樂，贊襄弼諧，救寧邦本者，其奉使曹公乎！公雲中懷仁人，泰定三年冬十月一日，承詔南下，經歷郡縣，弊革事理，綽有政聲。初，至元二十六年，民有李得讓、劉郁，默恭以新樂居要衝，士瘠民困，事劇政煩，間於兩府，以編戶相較，不及什一，而送往迎來，朝貢出使，驛騎如雲，凡庖之饘品，廐之芻菽，百需咸仰於民，加以官和僱買力役等，征日無虛曠，虞蒐扈秣，所費不貲，遂上書府路，訴以兼併。議以靈壽、無極地僻民衆，令協濟什五。既而二縣之民遇事緩用寡，則稍

集；或事急用多，則逃匿。我縣官僚，懼失支持，每轉貸以終其事。後徵還付，數多不足，官民咸謂未便。大德改元，吳汝舟、田茂等復以其故具陳於府，請以僱買丁夫等役均於他縣；送迎供給，本縣自備，庶幾名實相當，是無偏任。正定路達魯花赤脫紇帖木兒公，深恤體免，民爲勒碑，樹於廨左。逮公陞轉他所，即渝循初轍，民疲不勝。於是哀籲逋逃，道路相望，戶口倍減，征數未更，舉首疾額蹙，罄罄悚駭，靡不盡然。十有一年冬，李儀、劉允中等再申詞於府，乞遵前擬。未及決，會奉使石公分命燕南，乃相率復其事。即召府路，令如民言。民以公文刻於石，以備考證，然亦竟莫之從。及曹公應詔燕南、山東等處，聞風者僉曰：「我輩重困數年，息肩之期，在今日乎？」於是默恭、許諒、劉樹等詣在所，縷陳本末。公艷然曰：「張官置吏，本以爲民。今貧富不均，多寡相若，爲民之實，果何事耶？苟非更張，失職孰甚！」仍以府幕連狀呈路，輒令蠲除。公既之山東，明年春復坐和買方紙繩麻各若干，本縣備詞申文，未報。適公還次中山，監縣忽失納公、主簿劉公，率恭等往言之。公遂移檄府路，自縣劃時除免，以從民便。是後奉行不廢，民賴蘇息。至順二年春，條堤於木坊，其葦草、丁夫，復科同凡隸，督責甚急。賈志元、李榮祖、朱守道等相謂曰：「聖天子以天下之廣，萬幾之衆，慮弗克周知歷覽，故圖任老成以爲心膂，俾華夏海隅普沾聖澤，蒸民之福莫大於此。今奉使曹公，措我輩於息肩弛擔之地，使流涕太息者不作，怨詈之聲不聞，是皆聖天子恤民之心，而我公奉使之至也。今木坊之費，直以千計，我民不行，則是爲方命，若遵行之，則奉使之議皆爲具文，是負聖天子均賦役、問疾苦之美意也。盍具檄白憲司？」衆然其約。監憲普濟耳公遂諭府擬文下示，以例於後，作輟

之勞方弭。微公之來，民流殆盡。凡復業安居，輕徭薄賦，皆我公之惠，監憲公有以成之也。前揚州路經歷王衍、冀寧路錄事司錄許諒，及耆士劉樹默良佑、司惟忠、劉繼先、王允、李仲達，方議刊堅珉，紀公等惠政之實，及諸君子進言之勤，以傳於不朽。監縣蒙哥帖木兒、尹縣趙思睿、判簿賈文煥、幕賓張憲知其謀，樂捐俸以爲之倡。鄉里之和者資幣雲集。迺市石於山。胥吏趨事，不日礪成，遂屬允功屬文。愚不敢以固陋辭，謹依長官劉公行狀以述之，因繼之以銘。銘曰：

皇元聖德期三王，爲民百選咨賢良。賢良濟濟允朝堂，曹公器局最爲長。鉅材隆棟膺帝揚，綉衣持斧嚴秋霜。丹心充塞含春暘，雲霓遂望枯回芳。三征及復沈痼傷，陰膏一洗瘳痍瘡。

熙熙民賴寧且康，風雲嘉會誠汪洋。感公惠政懷難忘，刻諸翠琬傳無疆。（民國二十八年本《新樂縣志》卷五 龍德壽點校）

## 董文淵

董文淵，至順間爲廣寧府路總管府儒學正（中州古籍一九九〇年《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冊四九）。本書收董文淵文一篇。

## 御香碑記

辛未 至順二年

蓋自上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詢四岳，重山川。歷代相仍，有隆無替。逮我皇元奄有六合，崇封五鎮，誕修祀典，咸秩如之。遣使有常，歲際無越。今上皇帝當宁宸中，克承祖訓，特遣邇臣集賢大學士、銀青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溫迪罕、御位下速古兒赤答里麻等欽奉聖旨馳駟，賚擎御香白金盒一箇、紫錦幡一合、中統鈔伍定，以爲致之禮〔一〕，恭詣□北鎮真德廣寧王神祠。於至順二年歲次辛未，七月丙申朔越一日甲戌，謹率僚屬，禮成三獻，神明來格敬用。刻石于庭，庶幾以彰聖德，敢昭靈威，以貽萬年不朽之示。尚賴神祇撫佑生靈，物育民安，永禋大鎮，誠亦國家之洪助也。謹誌。

（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冊四九、頁一三九，民國二十三年《奉天通志》卷二五五 魏崇武點校）

〔一〕以爲致之禮：此句《奉天通志》本作「以爲致祭之禮」。

## 李復

李復，曹州（今山東荷澤）人。至順、至正年間曾任潮州路儒學教授。本書輯得李復文一篇。

### 府官續題名記

至順三年五月

元有天下，六合一家。設官分職，遠邁前古。路置總管府，府之長官曰達魯花赤。正官曰總管，即古之太守也；次曰同知，即古之通守也；又次曰判官，曰推官，古有是名矣。皆同堂議事，一紙署判。前代守倅姓名，已班載于郡志。今之英僚，未有紀者。至順辛未，亞中大夫王侯元恭，以江西省理問來守茲土。凡關於郡政之大者，起廢圖新，不可勝述。一日，諭于學校諸生曰：「郡有牧守，其來尚矣。潮為廣左甲郡，米穀之蕃之富，民淳俗熙，昔稱易治，蓋昌黎過化之地也。任師帥之責者，得其人，則日漸以治；不得其人，則日漸以亂。吁！牧守之責，不亦重乎？今將列府官名氏于后，垂示將來，非惟備郡志之闕，且欲使後人指其直回以為懲勸，豈不躉歟？」諸生咸曰：「善哉！王侯之用心。直內省不疚者矣。」至順壬甲五月望日，潮州路儒學教授曹南李復記。（《永樂大典》卷五三四



暨請于邑尹魏公等會集，蒙□□□□董二□相與勦力，贊成其事。□□行臺，凡故地入于民者，□考舊籍，二□□付，遂得其正矣。且有案牘存□，茲不殫紀。□呼！茲地之設，其意深矣。國家本爲育材養士之所，比無知之輩，一旦乘隙切取，詎有坐視而不辯者耶？仰惟聖人德澤涵煦，□□□斯民，得蒙治化，措之於無訟之地，是皆不得而喻之者。矧學之廢興，物之得失，諒亦有數焉。然於其理，□莫能昧也審矣。逮監邑旦只班、尹李公、簿薛公、典幕王公、學諭竇公，乃相謂曰：「當刻諸石，傳之無窮，以備落沒之患。」因摭始末，求予爲記。予嘉牛君之誠懇，繼以尹簿之善政，載觀聖業之復治，俾後之學者束手而享其利，何其□歟！庶幾不負聖朝崇□之美意也。至於宣教化、正風俗、紹前學、覺後進，豈不隆於翌日耶？時至順三年冬十一月上吉日記。（民國七年羅氏影印本《金石萃編未刻稿》 郭立傑點校）

## 陳光大

陳光大，至順時在世。本書收陳光大文一篇。

## 惠濟東西橋記

至順三年

按《雷志·湖塘水利》：湖在城西，郡人不知灌溉，宋紹興間，郡守何公庾築堤瀦水，東西爲閘，以時啓閉，以沃堤南之田。又引而東，經過濟橋，合特侶水以灌東洋田，化斥鹵爲膏腴。歲久潰墮，湖因爲地，近湖之家據而田之。後郡守鄭公明揆其山以隸州學，得種二十石有奇。端平間，有提刑張公以爲放生池，復西湖水利，易以沒官馮直田四十石償學，湖仍官有也。湖有堤，有橋，有亭，匾曰衆樂，曰狎鷗，曰泳波。皇元以來，垂六十載，亭與橋閘俱廢。湖既失灌溉之利，人復病利涉，親民者莫之問。至順三年，郭公思誠甫下車，考圖訪古，惻然曰：「此有司責也。」召攝海康事龐照磨，諭以利病，若亟修無緩，復命天寧寺住持議緣捨。一時官僚士庶咸悅此舉，捐金錢若干以助，寺帑司其出納，公簿考之。於是市材攻石，磚瓦釘灰，夫匠日食之費咸取給於是，官無所擾。政暇，雖暑雨，必日一至，指示方略，井井有條。甃石修閘，以便疏決，建亭橋上，以息擔負，湖光山色，左右掩映，儼然圖畫，真雷陽之奇觀也。既成，復建堂於橋西舊十賢祠遺址之側，像圓通大覺其中，爲雷民祈福。前創門樓，與橫舟亭相對峙，爲一郡眉目，金碧璀璨，光彩照人，命曰水月堂，以橋成跨水，水通而月湛，福田皆在月光中也。後堂岡頂平地一區，主者陳氏。東南山地兩小段，主者鄭氏。各喜捨八堂爲業，以俾常住，界至載之券書。因名其橋曰惠濟，匾以額之，併志諸石云。（清嘉慶十一年《海康縣志》卷八 郭立傑點校）



## 郭建中

郭建中，至順年間在世。本書收郭建中文一篇。

### 重脩贛縣記

稽古贛縣，自漢始隸豫章郡，吳隸廬陵。南部由晉迄陳，隸南康，隋唐隸虔州，宋初仍唐。紹興癸酉，改虔爲贛。皇朝奄有四海，建邦分職，縣秩六品，爲贛踞附庸。厥山崢峒，厥水章貢，厥戶二萬四千五百七十有奇，厥賦糧石六千一萬三十有四〔一〕，厥稅合中統八萬二千緡。地重而物富，邑之雄也。縣治昔在百家嶺，始興歲無考。嘉定乙亥重建，具載姚瑤記。代革以後，陵谷日變，非復製錦之舊矣。於時上而分省，次而行院，文臣武將，各率其屬。聚若雲屯，去若星散，郡府且避席，何有於邑哉？嗚呼！百里之治，民社所寄，茲猶不常寧。或分治公廨，或共寓民居，紛紜錯雜，多歷年所。大德己亥，時清俗美，改卜於古稅務之基，東與舊治相接。徙明弼堂以爲廳事，復因陋就簡。曾幾何時，簷楹之前傾後仆，棟宇之左支右撐，人者摧壓，方且視如傳舍，弗加修理，文移簿書獄訟，又寄他

治。世運循環，無往不復。至順壬申秋，總管教化的來牧茲郡。下車之後，以附邑爲先務，召官若吏曰：「昔卜吉之地，曠而弗居，必反之，其永於茲邑。」迺捐金爲之倡，令撤而新之。梓匠陶埴之工，無敢不善；畚築垣墉之役，無敢不逮。內爲正廳三間，北爲堂，東爲佐幕，爲樓庫列左右，吏舍十有二。街之中爲門，又築二室，以安神棲，浚雙井，以便民汲。外爲重門，以嚴出入。規模軒豁，視昔有光。竹木瓦石匠夫之費，通計中楮九千四百七十緡有奇。工既畢，縣尹宗榮祖請記之。余惟古者，諸侯卿大夫士，其宮室以命數爲之等，示有尊也。今之縣，雖僚佐皆受命於朝，其勢故不得居卑陋，如閭閻編氓。然世以土木爲難事者，或憚而不爲，則壞而不可支。今也工多而民不勞，費廣而民不擾，居處之崇，燕息之安，不出於下之奉乎上，乃出於上之愛乎下，豈大道爲公之意乎？雖然，賢太守視邑如子，先有以庇之；邑之長貳，其能視民如子，大有以庇之乎？（清順治十一年刻本《贛州府志》卷二〇李軍點校）

〔一〕此句數字疑有誤。

## 王 穆

王穆，曾任總管。至順年間在世。本書收王穆文一篇。

全元文卷一六一三 王 穆

## 城隍廟碑記

至順二年

國家設官立政，本以爲民。故習俗之澆淳，黎民之休戚，旦夕耳目最相接者，其惟司縣之職乎？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乃魏闕注員，驗資授給，在外任者，率以歲三周滿解，下車末期，已有守代，閱公座如傳舍，視印署爲姑息，醉醲飽鮮，偷安倖免，遑恤其他耶？果欲扶顛起廢，招亡字存，苟非明達誠正之才，亦蔑有濟矣。愚自天曆三年春，懷安豐之舊廬，閒居養疾，聞邦之賢大夫發一格言，行一善政，如炎而涼，如渴而漿，如口出而身履，如屠門之大嚼，稍或不然，則中懷戚戚，有數日不能遣者。彼何預於我哉？亦以天理公道去人心不遠也。霍邱，中都近縣，地僻民朴，廟制圯壞爾。有司漸次創立，是以文廟聿興，則士風勵而人知所以勸學矣；三皇殿成，則播植繁而民知所以務本矣；復修縣廳，是堂高政平，民知承惠而訟簡矣；又修館驛，是送往迎來，民知致廩而敬上矣；再修尉司爲治之所，是盜賊屏息，民知安其居矣。雖忠顯呂尚書祠堂，猶加繕完，邇又經營城隍忠佑輔德大王之廟，是禍福昭彰，雨暘時若，民知樂其業矣。然則爲民創制如此，非徒觀美而已，是大有裨於教化，竟未詢誰之所爲也。至順二年春，鄉弟羅山教諭張淑英，將霍邱縣耆宿儒學等官之辭，致書於余曰：「城隍之神，守土血食，陰相一方，廟在縣治之西北，淮水之東岸，因周霍叔之故址也。地壇崇爽，林木叢茂。今則重建正位三間七架，面勢巍然，神門一座三闔，金碧燦若，靈飈肅馭，王冕端

居，禱祈感應，報施影響，輪奐新美，牲酒薦饗。啓役於正月之初期，成於二月之末。至若文廟三皇，縣廳驛館，無廢不舉，皆吾承事郎達魯花赤名怯列者爲民創立，專力之所致也。凡此興造，首捐己祿爲之倡，官吏士民從而和之，訖無難色。百工執藝，旬月告成，市肆不易，而農時勿奪，民罔困而神人俱依。蒞政三年，謹始克終，深得衆心。咸願求文紀德，勒石於廟，以圖遠傳，不識可乎？「愚驚且喜，曰：「有是夫？何其多能也！觀諸近代邑令，鮮有其儔焉。夫一邑之中，有人必有神，而忠佑其至切者也。神以理幽，令以治明，二者相須，以維民事也。今盡心於神者如此，則其爲民者可知矣。怯列之功，亦偉矣哉！矧令尹楊承事、主簿康將仕、典史高安富皆賢明公正，從善若流，同寮相遇之幸如此。愚文雖鄙陋，又烏可惜辭？」（康熙九年《霍邱縣志》卷九 索冬梅點校）

# 全元文卷一六一四

## 洪師中

洪師中，鄱陽（今屬江西）人。宋末出仕，至順時在世（光緒本《東甌金石志》卷一二）。本書收洪師中文一篇。

### 有宋故承議郎行大理評事添差通判泉州趙公墓誌銘

趙公安行，諱若瑟，其先汴人。建炎初，諱定之公南遷，爲温州，因寓邑樂清。曾大父諱彥譯，承節郎，累贈通奉大夫。大父諱立夫，寶章閣直學士、通奉大夫、永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贈金紫光祿大夫、少師。父諱時詰，直徽猷閣、朝請大夫、太府寺卿。公年二十，以門功除臨安新城尉。三年，司法蘄州，居太府卿憂，不果行。服闋，明年爲常州武進丞，攝宜興令。宜興豪猾周辛，其黨樂大五等居環隘而城前棧大坑爲出入道，二十年公賦不輸。吏捕之則決水漂棧，捕卒盡陷死。及上其罪，而親舊熾要路，觚陷輒至。公至曰：「此不殄，奈何令民！」即狀事聞府，尋以新令至，還武進。

會趙與積爲常，辟攝司理，居僉廳，遂白與積，選吏率甲士焚其所，盡獲之。獄成，聞上，奉敕戮辛等二十餘人以徇。能名聞，除淞西提刑司提幹。獄有吳良冒嫂，嫂縊死。吏進牘，夜讞，風滅燭，燃隨滅。公怪，輟而寐，夢一姥謂曰：「妾吳良嫂也，冀爲理冤獄。」旦日核之，乃良兄正通婦，妻憤而縊。正以妻前三日嘗爲良所冒，陰遷尸掛良外戶，因坐良。公以事白提刑，良獲脫。民祠公治西。是年，舉進士，舉刑法，銓當大理評事。權臣賈似道嫉之，故授福建提刑司檢法。三年，平反莊綰等獄二十餘。提刑趙崇機述以上，上嘉之。以大理評事除公添差通判泉州，賜緋銀魚袋。時以就宏詞試，未果往。既而有邊事，察訪使秀王辟公機宜，帥師守台州，及而城陷，遂不仕。明年丁丑五月己亥卒，年三十六。積官承議郎。娶陳氏，封安人。子嗣僊、嗣儔、嗣仁、嗣傅。孫次誠。公嘗葬邑西山。至順壬申九月壬午次誠遷之，與陳氏合葬盧奧山，以父嗣仁、母梁氏祔。謂余與公同出仕，且深相知，以狀來請銘。余銘曰：（下缺）（清光緒二十五年本《東甌金石志》卷一二 龍德壽點校）

## 王行簡

王行簡，金閩（今江蘇蘇州）人。曾任鎮江路丹陽縣儒學直學。元至順時在世。本書收王行簡文一篇。

句曲浮山天王寺重建山門記 至順三年七月

天王寺擅句曲浮山之勝，創始於有唐，距今數百載，聖教流行，彌久而彌昌也。大德丁酉來，寶殿壯麗，像設尊嚴，由寢而廡，土木金碧，莫不洞心駭目，惟山門歲久，圯毀不治。皇慶間，寺耆舊德玉遂謁諸檀，度咸出力以相之。問木於虞，聘工於輸，不期年，棟梁突兀，規模廣袤，與殿堂稱。方將有事於覆蓋丹雘，俄而玉公齋志而寂，悲夫！越七八寒暑，旁風上雨，無能繼其志者。至治壬戌，邑之上容鄉經君奏差爲著姓，富而好施，一日迺諭於衆曰：「寺既完美矣，山門乃出入必由之地，其可中道而置之邪！」於是勇捐己帑約三千餘貫，僱匠氏以竟是役，託許君清甫督其事。清甫，其懿戚也，能一乃心力，以成厥志。未幾，瓦縫參差，雪脊界天矣。權輿於是年八月十有四日，至十月九日始竣事，藻梲粲霞，丹楹煥日，仰墜俯翬，種種嚴好，至者入門，咸以手加額，極口稱頌經君之好義也。近寺耆宿介僧從日屬筆於余紀其事。余嘗聞范文正公之言曰：「夫事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也。」今以玉公之事觀之，尤信。《傳》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迺知經君之見諸事物者，仁人之用心也，不然則日引月長，捐失成功無疑。今一旦落成，谿山改觀，龍象生驪，而衆咸德之。噫！疇知機緣之來乃在是耶。玉公有知，可無餘憾矣。君名得時，字行甫，篤厚君子，觀其所爲，可以想見其人焉。寺之廢興顛末有前人記在，余不過叙山門始終以紀歲月云。時

至順三年七月十五日日記。（民國十六年本《江蘇通志稿·金石二十二》 鄧瑞全點校）

## 周汝霖

周汝霖（約一二八九——？），魚臺（今山東金鄉）人。天曆、至順間任都水監。本書收周汝霖文一篇。

### 穀亭閘記

皇元混一區夏，定鼎幽薊，九州內外，無不臣順。然糧運商賈，率自漕河輻湊京師，而東阿、臨清一帶不通舟楫，每陸挽以進，公私病之。至元二十六年，始建議立閘，運道無壅，國用饒而民不稱困四十餘年矣。議者猶欲於穀亭鎮創石閘以厚水利，諸貴畢力而厥功告成。爰是祠河作會群屬落之，誠非細故也。是役也，倡于盧公德安。公經營之，阿里董成，縣尹李居時亦効勞勤，例得並書。因記之。（清康熙三十年刻本《魚臺縣志》卷一八 鄧瑞全點校）



## 周積翁

周積翁，上饒（今江西上饒）人。天曆、至順間，曾任壽昌縣教職。本書收周積翁文一篇。

### 興修儒學記

唐虞比屋，可封五品，教敷三代，校序庠所由設，尚矣。王迹熄，霸圖興，天縱將聖，寄以大道，立世教宇宙間，如日月行天。倍秦起漢，而過魯之祠舉。自是以來，開設學校，雖諸生能歸藏壁之書，後代表章六經，垂祀四百。叔季臣子猶知崇尚名節，教道久洽於人心也。子陵釣澤，雙臺屹然，漢世名節於焉砥柱，雲山江水所由建標也。壽邑嚴上流屬邑，在六代陳周司空之忠貞，唐李刺史之雅道，宋周大雅之孝行，翁處士枯木之詩，胡校書默山之集，皆有關世教，而范文正公之善政，南軒、東萊兩先生之善教，猶有存者。凡邦之有德有言爲世表範者，皆祀於學，故其俗淳朴而勤本，士篤文行而有守，木本水源，信而有徵。學宮當鼇翻極轉之餘，舊規渙漫。皇元正大一統，列聖相承，以興學校，美化爲先務，蓋將比隆邃古，使六經之道晦而復明，猗歟盛哉！至元以來，邑令李公炳、王公瑀、尉

恕齋李公思誠，累政而後百廢舉，潛齋何氏之述備矣。大德間，審齋趙公由遲分教，作成居多。厥後廩稍不給，往來教官視同傳舍，無絃誦聲，棟宇窘於震凌，垂三十餘年。至治三年，令覃懷韓公郁始周廟楹。天曆元年夏，昌平尹公玉爲邑之一年，政成而民始信，時上饒周積翁來學。既見，公曰：「某來，思修學。其初志，曩以應武備未暇。子既來，今其時矣。」秋，會小稔，乃與典史宋君文炳計出己俸爲倡，而僚屬咸從之，諸生捐資相役。乃命劉允升掌其計，積材瓦，鳩工徒，視從祀齋舍門廊敝壞特甚，率先營之，起仆支傾，周密完固。冬十有二月，今達魯花赤完者不花公來，寅衷既同，議以克全，揆工費不貲，以俸益之。明年，至順元年秋八月，主簿海魯丁公至。越十月，而廟之棟宇煥然一新，門樹列戟。又明年春，明倫、翼教二堂，極高明亭咸復舊規。乃新祭器，凡師生日用悉具。今而後，祭祀有嚴，講肄有次，所以淑而心，佚而身，期其業積行成之意，遠矣。諸生願勒石以紀其實。竊謂魯侯修泮詠於詩，文翁興學書於史，千載間見。故必有千載心，而後能爲魯侯、文翁之事。六館名流，三公掾屬，出宰百里，學道愛人，皆得之素講於縉紳經綸之餘，穆如清風，世濟其美，上論惟允，是可書也。范公謂嚴先生大有功於名教，愚由是枚舉邦之文獻名教所尚者，于以徵今之修泮興學尤大有功於名教也。當其拓地築宮，莫考時代，而經營完美，迄星霜三紀以來，其廢其興，自有其時，有其時斯有其人耳。是舉也，簿公則躬程督，幕府則力贊成，如積翁者無能爲役。嘗謂時有古今，道無古今，世教人才誰謂不可復古乎？繼自今絃歌化行，民興禮讓，是邦之士明其明德，有其良貴，爲孝爲忠，其窮其達，堯舜君民，于以欽體聖朝千萬年立世教開太平之實意，毋負賢侯嘉惠學者之心，洵有

望於同志。嗣而葺之，猶有待於後之君子也。（清康熙二十二年《壽昌縣志》卷一二 鄧瑞全點校）

## 馮元杰

馮元杰，延祐年間在世（嘉慶《四川通志》卷七八）。本書收馮元杰文一篇。

### 鹽亭縣修學記

太極判而天地位，聖人作而吾道明。聖人之於吾道，猶太極之於天地也。吾道或污或隆，猶天地之一否一泰。先聖仲尼，與天地合德，如日月代明，扶三綱五常於幾墜，運四時百物於無言，繼往聖，開來學，刪《詩》、《書》，制《禮》、《樂》，儀範百王，垂憲萬世。文中子謂：「大矣哉，夫子之道！太極合德，神道竝行。」誠哉是言也。方今皇上體天立元，修文偃武，一德隆盛，治教休明，興學校以闡大猷，設科舉以造多士，敦本抑末，崇雅黜浮，聲教所及，文風大行。蓋挽漢唐之卑陋，復羲皇之淳樸，此吾道大行之日，天地開泰之時也，猗歟盛哉！鹽亭居潼之東，古號名邑。顛沛流離，莫甚於戊午之變，而士氣恭矣。其廟學墮廢，不知幾何年也。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天朝北渡以來，混一區

宇，治平之日已久，而邑學宮僅存禮殿宇宮之地，其他未復舊觀。大德二年，前尹孫世榮爲葺補兩廡，狹陋弗稱具瞻。至大德辛亥，簿尉閻公德明爲建儀門，竟不克就。厥後繼其志者鮮矣。延祐丁巳夏四月，承事郎成公世榮來莅於茲，以學校爲急務，首謁儒宮，顧盼乎左右，榛蕪滿前，詔諸生曰：「夫子而師也，學校而居也。佻兮健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學校可一日忘乎？」又與諸同僚曰：「爲父止慈，爲子止孝，爲臣止敬，交友止信，此夫子之教也。夫子可一日忘乎？審爾，則夫子之宅爲邱爲墟，又可一日忘乎？」乃首捐己俸以爲士民之勸，規畫錢糧以爲餼廩之資。而時判簿李公安仁、典史任公如椿喜聞其言，各率資來助。儒戶之輸力者各有差。公喜不勝，直任其事，凡有缺典不如法者，悉議新之。於是度材鳩工，開瓦礫之地以廣其規模，築中外之砌以壯其基構，建靈星門三，爲更衣亭二，革兩廡之陋而高其棟宇，補儀門之缺以謹其出入，創崇術堂以爲講道之所，置日新、時習二齋以爲游息之地，立加封、詔旨二亭，繪七十子名賢肖像。吏不辭艱，工不告勤，百廢具舉，循循有度。又欲進禮殿之基而高大之，恐疲於民，不果。或謂民籍戶不滿千，儒冠不滿十，安用牛刀之所治乎？公曰：「不然。古人取士論政於學，有學不修，則論政無其所，取士無其方，將何以化民成俗而復唐虞之治乎？」公之修學，可謂知所本矣。是學也，經始於丁巳之夏，越二年，落成於己未之春。門館堂廡，輪奐一新，丹雘黝堊，光彩炫耀。規模宏遠矣。昔魯僖公修泮宮，而魯人頌之。蓋非魯公不足以致泮宮之成，非泮宮不足以彰魯侯之德。鹽亭得成公大修學校，人感其德而頌其功，豈特魯侯專美於昔哉？雖然，學不修，久則必廢；士不學，久則必荒。是知學不可一日不修，

士不可一日不學。有能體公修學之志以爲向道之志，則他日何患無豪傑者出，擢高科，登顯仕，射策天庭，光耀鄉里焉。若是則上無負朝廷崇儒重道之至意，下無負我公承流宣化之盛心。是有望於吾徒也。延祐己未二月望日撰。（清嘉慶二十一年《四川通志》卷七八 李鳴點校）

## 傅定保

傅定保，莆田（今屬福建）人，延祐年間在世（弘治《重刊興化府志》卷二六）。本書收傅定保文一篇。

## 興化軍錄事司記

金華趙君敬叔繇泉錄事再調予莆。知之者皆曰：得無少貶乎。或則曰：泉，劇郡，未易治。趙君游刃於絲棼麋沸中，裕如也。今以其施於泉者而施諸莆，顧不易耶？予應之曰：事無劇易，視人爲劇易耳。居無何，敬叔以書來諗曰：塔納改司莆城，閱月有六，惟是官守湫隘甚，謀諸同僚，並撤而新之，達魯花赤萬家奴、判官完者、幕掾彭城埜咸曰宜，幸而迄事，敢以紀年月請。予喜且嘆曰：或者之論信矣。又曰：地小司卑，興作爲難，獨不可以已乎。予曰：地無小，有人民焉；官無卑，有

職分焉。況治守係一城之耳目，居必爽塏，規置必端直，宴處必靜深，凡非所以奉己也，所以疏視滄聽，儲神安身，清政令之源也。世之病於弱者，苟安以玩愒歲月，固不足責。疆者雖足以自奮，又乘此以戚吾民。有能於政務餘暇，儲財度力，以新舊起廢，使民不知役，可不謂賢乎？役起延祐戊午十一月，訖己未二月，郡守東泉公實嘉其事，榜其廳事曰知本，取《大學》第四章之義。於宴處之室，榜曰無倦；於掾吏之舍，榜曰從正。皆諷經以立名。夫昔為政必本於學，莆多儒而事簡，賢師帥方以孔孟之學淑是邦，司存於郡最近，朝聽晝訪之餘，倘能順下風而問道焉，以其所講聞者相與切磋研究之，曰寡欲，曰誠身，曰敬事，曰愛人，毋昧義利之幾，毋決性命之情，則斯民被吾道之澤矣。《詩》曰：「相在爾室。」二三君子尚懋之哉。（明弘治《重刊興化府志》卷二六 李鳴點校）

## 程 栗

程栗，新安（今屬安徽）人，延祐進士，官寧國路宣城縣丞（《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五》）。本書收程栗文二篇。

## 涇縣修學記

學校爲人材風化所出之地，故善觀政者，必於學校，而善爲政者，亦必首致意於□。涇舊稱多士，在宣郡諸邑上。比年官師職曠，教養之道如綫。延祐戊午，蘇公汝舟□尹茲邑，視學宮齋房，庫陋圯毀，堂殿不分，陞級夷沒，廩庖蕭然，禮樂之具，悉皆殘□，乃登進邑士之賢有爲者而告之，相與飭其舊而圖其新焉。度地訪材，商程僦役，□不漫施，材不徒費，踰月而殿庭廊廡、門屏周墻、尊經之閣、燕居之堂、廩庖饗庖之□，皆秩然而改觀矣。新篔簹鐘磬絃匏笙簧之屬，以遵於古。籩豆簠簋尊彝壘竽，則□冶銅爲之。循圖按制，靡不堅緻，亦可見其不苟爲也。於是稽版籍，索隱欺，追負逋，□浮屠所侵之田，寔學官訟之累歲而不能直者，則又量入爲出，定其規畫而搏約之，使豐不侈而儉不嗇。春秋釋菜，朔望奠謁，泣事肅恭，講論渠欵。邑之人士，莫不歡□感化。君子於是知蘇公之善爲政矣，浚源培根，匪汲汲期會簿書者所能望也。學□生徒，咸屬予記。予曰：是固當記，然盍求天下之名能文者？予雖有語，其果可傳歟？□然，當略爲諸生言之也。蘇君脩學之宮，復學之田，其志豈惟是安爾居、飽爾食而已歟？夫使之安飽者，養士之常；不求安飽者，爲士之志。居其宮，糜其粟，而業弗精，行弗成，蘇公之志云爾乎？否則攻絺繪，競葩藻，以趨夫詞章之末；又否則顛于誦數，纈經撫傳，劓鉢心目，惟決科榮身是務，亦未爲至也。蘇公之志云爾乎？蘇公之惠于涇之士也

厚，望于涇之士也深，不負蘇公，斯不負聖朝興崇學校之意矣。學之生徒，皆序而進曰：願勒此於貞珉，以著吾大夫之志，庶使涇士之朝夕有省也。蘇公名濟，山東益都沂人，世以文學顯。其爲政知大體，以廉能有□□，汝舟其字也。于時力協志同之士，則有達魯花赤塔出，主簿馬大淑，縣尉劉源，典史季天祐，陳泰，教諭汪洪，姑記以厲後之君子云。延祐七年歲次庚申四月吉日，賜同進士出身，將仕郎、寧國路宣城縣丞程栗記。（民國二十四年《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五》李鳴點校）

## 蘇公政績記跋

至治元年

爲政非難，知其要爲難；治民非難，得其心爲難。然非知政之要，則又安能得民之心矣乎？予近往涇邑，睹其儒醫之學，與夫社稷風雷之壇，鰥寡孤獨之居，皆煥然其新，井然有條，隆碑豐碣，鐫勒源委。愚于是知涇尹蘇公之政爲能知其要矣。蓋觀其篤意於儒，則知君之存心于人材；觀其致力於醫，則知君之垂情于民瘼；觀其崇社稷風雷之祀，則君之急農事可見；觀其隆鰥寡孤獨之養，則君之惠窮民可知。舉網之綱，挈裘之領，目張而毛理，有不俟乎言矣。君秩既滿，郡侯推焉，部使薦焉，將去涇而遷焉，涇之民著其嘉績，播之聲律，欲以壽于金石，以致去後之思。噫！何君之得民心如此乎，亦以其爲政知要而然乎？予讀涇民之文，深嘉蘇君之爲政，而又深歎夫凡爲政者之不能盡蘇君也。故書其文之後，以致吾意云。至治辛酉嘉平月望，新安程栗跋，齋長王元禮書。（民國二



十四年《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五》以上李鳴點校）

## 李仲謀

李仲謀，字敬心，撫州路宜黃縣（今江西宜黃）人。延祐三年（一三一六）任石城縣儒學教諭，歷臨川縣教諭，遷建昌州儒學正，後至元三年（一三三七），任平江路常熟州儒學教授，仕至曲江縣尹（明嘉靖十五年《贛州府志》卷七、嘉靖三十三年《撫州府志》卷一〇、清道光四年《石城縣志》卷四、同治十一年《建昌府志》卷六）。本書收李仲謀文二篇。

### 刑名通義序

至正三年

《書》曰：「宥過無大，刑過無小。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富哉言乎，真千萬世明刑者之龜鑑也。唐虞畫象，鄭鑄刑書，其事雖殊，其所以欲民之不犯，則一而已。近世崇尚儒術，其習談孔、孟者，往往羞稱申、韓，若能知爲治者之本矣。然而刑不能以不用，其議法律，輒取具於臨時，甚可慨也。今之爲吏治者，必以通制爲宗，然於義之所取，文之所措，

又或有所不知焉。永嘉王君與之，生宋之季世，而肄業於儒。元興，始由儒而入吏。深病世之爲吏治者，惟務刻深，而疎於法理，遂取古今法律之文，徵諸經傳，而研究其義，犁然有得於其心。公卿大夫，事有疑難，輒從君辨解。其有補於吏治，固自不少。復慮不能徧以語人也，遂集通例比類，作《無冤錄》，以明檢覆之法式；作《欽恤錄》，以辨刑殺之情罪。既老，復作是編，名之曰《刑名通義》，以補二集之遺缺。其意若曰：「刑者，所以正其罪也。議刑之際，一有不當，則死者不可復生，重者不可復減，豈不有傷於爲治之大體乎！吾書之作，將以救爲吏者之失耳。若子產救世之論，則何敢竊取其義焉。」余一日得君所爲稿而觀之，見其章分句釋，援古證今，無非發明好生之大德，重倫紀而崇禮化，忠厚惻怛之心，藹然見於言外。亦可謂之有補於孔、孟之教者，殆不可以申、韓之書例觀也。抑君由吏入官，致政承直郎、樂清縣尹。澤及其子，而子孫且賢。行年八十有三，而操守不衰，行不扶杖。於此，已可見其爲忠厚之報矣。故重爲之起敬而序之。至正三年癸未，書於永嘉郡學。（民國二十四年刊《永嘉縣志》卷二七）

### 修社稷壇記<sup>〔一〕</sup>

後至元三年

天開地闢，人生其中，非土不立，非穀不食。社爲五土之神，稷爲原隰能生五穀之祇。故言社則必及於稷，不可偏敬者也<sup>〔二〕</sup>。相古聖人，設爲社稷之祀，除地爲壇，以受風雨霜露之氣。東社西稷，

壇俱北面，壇外有墼，各有門，非徒事觀美而已。顓頊以共工氏之子勾龍能平水土，故祀以配社；以烈山氏之子柱能植百穀，故祀以配稷。湯年遇旱，始遷柱，而以棄代之。欲遷勾龍，而無可代者，至于今因之，未之或改也。宜黃縣爲撫屬縣〔三〕，舊社在縣西陲，國初尚仍舊。大德紀元，始命郡縣議置新社于西南郊。主簿東平聶珪徙至今所，而壇制向背，多未如式。天曆己巳，今尹資陽何槐孫公講議禮制，復度地之廣狹，而定其壇墼之宜。一壇未訖工〔四〕，而何以憂去官，歲久弗復治，馴至圯毀。至元丙子，有司議重修，俾邑南鄒世傑、廖文實共董其役〔五〕。工未及施，會濟陰陳敬脩以儒宗世胄來尹茲邑，於勤民事神之務知所急。先一日，閱吏牘，得脩社壇事儀。迺七月初吉，率吏民至壇所，顧瞻究度，圖惟厥終。世傑、文實，嚮風慕義，謹然趨進，願叶力赴工〔六〕，惟指畫是從。即日伐石取材，晨夜展力，如理家事。於二壇之外，一爲墼，各設四門，悉如禮制。增陶瓦密覆齋廬，而正其欹側，鏤以甄石。外設門屋三間，繚以周垣。平其道路，樹之松柏。塗墍丹牖，中外一新。前奎章閣學士虞公篆書二字，揭之齋廬，偉如也。八月戊寅落成，達魯花赤禿先率僚佐行秋報禮。于時薦獻有壇，拜俯有位，致齋有廬，瘞坎有所，粢盛潔馨，牲牢腍肥，祀事孔明，神其來格，其自今興，迄用豐年。父老觀禮壇下，謹曰：「此令尹之功也。」尹以語邑士李仲謀曰：「是鄒、廖之力也。吾豈得以他人之力，爲己功哉！子其作文以記之，尚有勸於來者。」余諗于衆曰：「郡縣得通祀而遍天下者，莫古於社稷，蓋以爲民祈福而報功也。守令民之父母，若稽祀典，舍此將奚先？宜黃新社，自創始迄今已四十年，經營作輟，弗獲大備。今令尹一加之意，甫及浹旬，而聿觀厥成，不亦異乎！然則斯役也，

微令尹之賢，不能致夫人之勉力。微二人之賢，亦豈能體令尹之用心哉！是可書也已。」衆皆曰：「然。」遂爲之記。至元三年丁丑歲孟春月上澣六日，平江路常熟州儒學教授邑人李仲謀記。（清康熙五年刊《宜黃縣志》卷七，道光五年刊《宜黃縣志》卷三一 以上邱居里點校）

〔一〕修社稷壇記：修，原本作「舊」，據道光本改。

〔二〕不可偏敬者也：敬，道光本作「廢」。

〔三〕宜

黃縣爲撫屬縣：宜黃縣，道光本無「縣」字。

〔四〕一壇未訖工：道光本無「一」字。

〔五〕俾邑南鄒世

傑、廖文實共董其役：道光本無「共」字。

〔六〕願叶力赴工：叶，道光本作「協」。

## 傅商俊

傅商俊，泰定四年（一三二七）任金谿縣儒學教諭（同治九年《金谿縣志》卷三三之二）。本書收傅商俊文一篇。

### 金谿縣儒學置田記

聖人臨御天下，設爲學校以教養斯人者，始于四代學，四代學始于虞庠，養老即出米廩。米廩何

所入乎？井田自黃帝始，則學校所養，必公田所入者也。虞舜食惟時。禹八政，一曰食。武王所重民食。孟子論三代學，先均井地，民有恒產，而後謹庠序之教。士無恒產，而有田以祭。抑士固自有田，則居游學校，不在公養者乎。秦焚書坑儒而井田廢。後之臨御天下者，學校之制，於四代有加。設博士弟子員，而教養之法密。惟井田廢而用以養士者無徵不信。若朝廷給郡縣學田自趙宋始，民絕戶、僧廢寺田撥付之；民田爭訟不決，有司亦付之學校，贏財貿易而入焉。州縣學惟南方最盛，雖書院亦盛也。自南北混一以來，事沿特異，凡三二十年，教養不度，遂設提調學校官以督勸工課、拘鈐財用焉。撫金谿邑學，祀先聖先師；槐堂書院，祀三陸先生，各有田以祭以養。三二十年，倉庫朽虛，歲罔有人。延祐戊午，平陽李公有來尹茲邑。越四三年，而倉庫寔增，置田若干畝。公滿任去，濟南呼延公瑞代尹，復增置若干畝，皆出羨餘所置。乃廩益露積，庫益珍貯，百費胥此焉出，歲用裕如，士得所養，視昔有加。然士之居游于斯者，宜先養大體而後小體。茲邑爲三陸先生之鄉，復齋先生掌教興國軍學時，固稽學廩豐餼養以待士，然教以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謂當明先王之道也。商俊適隸邑學，兼照管槐堂書院事，計選曹月日將滿去。士友皆曰：「吾邑自南北混一後，未有爲學宮書院置田者，置田自二令尹始，宜立石以紀之。」會肅政廉訪分司行部茲邑，贊其成。商俊乃援古證今，文之以刻于石。蓋將垂教方來，非侈一日之觀美而已也。田段租額，件列于書院止善堂之石陰，茲不述。泰定四年七月癸丑，金谿縣儒學教諭傅商俊記。（清同治九年《金谿縣志》卷三三之

## 迺賢

迺賢（又作「納新」，一三〇九——一三六八），字易之，葛邏祿（又作「合魯」，義為馬）氏。世居阿爾泰山，後隨兄塔海宦江浙，定居慶元鄞縣。師事鄭以道。長於歌詩。時浙人韓與玉能書，王子充善古文，人目為江南三絕。至正五年（一三四五），北游齊、魯、陳、蔡、晉、魏、燕、趙之地，在京師交游甚廣。久之，歸浙東，劉仁本禮致之，主東湖書院事。二十二年，以薦授翰林編修。二十四年代祀南鎮、南嶽、南海，問道回鄞縣。卒。有《河朔訪古記》三卷、《金臺集》二卷及《海雲清嘯集》（《元史類編》卷三六、《元書》卷八九、《白雲稿》卷五《送葛邏祿易之赴國史編修序》、《羽庭集》卷五《河朔訪古記序》）。本書收迺賢文五篇。

## 徐伯敬哀詩序

伯敬姓徐氏，諱仁則，世為明之奉化大族。蚤孤，奉母鞠弟，至行有聞于時。家貧，益自勵，嗜字學，有能名，王公碩儒皆慕重之。君與予同生年，月日先於余，為莫逆者幾二十年。歲庚辰，君年三十有二，得疾，卧于家。予歸自京師，聞之，馳往省焉。君伏枕已逾月，既莫而別，君曰：「明日不復

握手。」越宿訃至，君果死矣。嗚呼！君之孝弟溫慎，益自治問學，天假以年，惡知其不少概見哉？而卒以死。如予之愚，而求知之深，又惡得不深悲哉！予再至京師，徵銘于太史危先生，以志其行實，於是復作詩以哀之。

### 寄題壽張堂詩序

曹之中陶城，韓伯常世所居也。南距黃河七十里，伯常驗井泉北洄，告諸鄉鄰曰：「河殆將北，吾陶城必受之。」皆不信。伯常乃傾貲築臺五十尺，冠屋其上。不再歲，河果北敗，多爲蕩析，而韓氏之堂巋然，人始竦然異之。伯常今推長子恩封壽張尹，因以其封名其堂云。（以上見明汲古閣刻《元人十集》本《金臺集》卷一）

### 南城詠古詩序

辛卯 至正十一年八月十六日

至正十一年八月既望，太史宇文公、太常危公偕燕人梁處士九思、臨川黃君殷士、四明道士王虛齋、新進士朱夢炎與余凡七人，聯轡出遊燕城，覽故宮之遺跡。凡其城中塔廟樓觀，臺榭園亭，莫不徘徊瞻眺，拭其殘碑斷柱，爲之一讀，指其廢興而論之。余七人者，以爲人生出處聚散不可常也，解

后一日之樂，有足惜者，豈獨感慨陳迹而已哉？各賦詩十有六首以紀其事，庶來者有所徵焉。河朔外史迺賢序。（明汲古閣刻《元人十集》本《金臺集》卷二，同上《御選元詩》卷三八）

## 讀汪水雲詩集

水雲汪元量，字大有，錢塘人。以善琴受知宋主。國亡，奉三宮留燕甚久。世祖皇帝嘗命奏琴，因賜爲黃冠師。南歸，時幼主瀛國公、福王平原郡公趙與芮、駙馬右丞楊鎮，故相吳堅、留夢炎，參政家鉉翁、文及翁，提刑陳杰、青陽夢炎與宮人王昭儀清惠以下廿有九人，分韻賦詩，以餞其行。水雲之詩，多紀其國亡時事，與文丞相獄中倡和之作，文丞相又與馬丞相廷鸞、章丞相鑑、鄧禮部光薦、謝國史枋得、劉太傅辰翁序其詩集，劉公又爲批點。余間聞危太史言，曰：「水雲長身玉立，修髯廣額，而音若鴻鐘。南歸<sup>〔一〕</sup>，數來往匡廬，彭蠡之間，若飄風行雨<sup>〔二〕</sup>，世莫能測其去留之蹟。江右之人以爲神仙，多畫其象以祠之，象至今有存者。其諸公所賦墨蹟，嘗見於臨川僧舍云。」及予至京師，因徐君敏道得《水雲集》，讀而哀之，偶成二律，以識其後。（明汲古閣刻《元人十集》本《金臺集》卷二，清乾隆間刻本《水雲集》卷末）



〔一〕南歸：南，明汲古閣本作「北」，據《水雲集》本改。

〔二〕若飄風行雨：雨，《水雲集》本作「雲」。

## 仙居縣杜氏二真仙廟詩序

癸卯 至正二十三年

東陽杜氏二女子，早喪父母。鬻餅市中，厨人挑之，二人憤殺厨人，走匿仙居之孟溪，夜雨水漲，皆溺死。其屍閣鉅木上，蒼藤纏束，儼若棺椁〔一〕。時隋大業間也。唐令令狐某取其遺骨〔二〕，塑像建廟溪上。宋時，古靈陳襄禱雨屢應，刻石祠下。國朝至正壬寅，東陽陳君元祥以浙省員外督制茲邑，水旱之禱，顯有奇應。明年，君督漕入京，請諸中書，令太常議封貞惠、貞淑二真仙，元祥因徵賦詩廟壁云〔三〕。（文淵閣四庫本《元音》卷一二，同上《宋元詩會》卷八六 以上魏崇武點校）

〔一〕儼若棺椁：《宋元詩會》本作「若殯宮然」。

〔二〕唐令令狐某取其遺骨：《宋元詩會》本作「唐仙居宰

令狐某封其遺骨」。

〔三〕自「宋時」至篇末，《宋元詩會》本與此差異較大，茲錄如下：「自爾水旱之禱，輒有

奇徵，宋令陳襄碑之。今使君東陽陳君元祥督漕入京，上其事於中書，命太常議封貞惠、貞淑二真仙，詩以紀之。」

# 全元文卷一六一五

## 顧瑛

顧瑛（一三一〇——一三六九），一名德輝，又名阿瑛，字仲瑛，號金粟道人，崑山（今屬江蘇）人。家豪富，築亭館曰玉山佳處，招致賓客，日飲酒賦詩爲樂。嘗舉茂材，署會稽教諭，辟行省屬官，皆不就。張上誠入吳，欲強以官，乃隱於嘉興。長子顧元臣曾任元水軍都萬戶，元亡，隨子徙濠州，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卒。有《玉山璞稿》二卷、《逸稿》四卷，又編有《玉山名勝集》八卷、《外集》一卷、《草堂雅集》十四卷（《強齋集》卷四《故武略將軍錢塘縣男顧府君墓誌銘》、《明史》卷二八五）。本書收顧瑛文三十二篇。

### 與子剛書<sup>〔一〕</sup>

向曾附字問起居，想達聽司。光弼員外詣門下，迨今不知何在。今因稟從道便，敬寫前詩，以通近信。新民先生有無辜之累，政在府上，所見不齊之中，能無斯文之念，轉一語爲解紛乎？從道公

差至彼，望分付僧房住七五日。更望作成，早回尤好。從道，菊坡甚愛其誠謹。倘有書，附菊坡、廷傑，託之無妨。鄙藁在鐵崖先生處，煩討付從道回。幸幸。思邈二府會閒道意，稍涼往見也。六月十八日，布衣生顧阿瑛詩帖上子剛判府先生。元璞卧病不能作書，囑筆申敬。（叢書集成初編本《玉山逸稿》卷四）

〔一〕題目點校者代擬。

### 釣月軒分題序

至正十年七月初五日，琦龍門過玉山，留數日，將泛蘭陵之舟而未果。十二日，起文高先生雨中見過，復留周旋。是日飲酒釣月軒中，秋暑乍退，雨止復作。龍門琦以「舊雨不來今雨來」分韻，予得「舊」字。

### 芝雲堂會飲分韻序

至正十年秋七月十有三日，起文高先生自姑蘇汎舟，攜酒殽過玉山，會飲芝雲堂上。座客于匡

山、琦龍門相與談詩，疊疊不絕。酒半，龍門分「藍田日暖玉生煙」爲韻，予探得「藍」字。坐無長幼，能詩者咸賦焉。

### 芝雲堂燕集分韻得歌字序

余與楊君鐵崖別兩年矣。庚寅嘉平之朔，君自淞泖過余溪上。適永嘉曹新民自武林至，相與飲酒芝雲堂。明日，鐵崖將赴任，曹君亦有茂異之舉，同往武林。信歡會之甚難，而分攜之獨易，安可不痛飲盡興以洗此憤憤之懷？因以「對酒當歌」爲韻，賦詩如左。于匡廬屬瑛序數語爲識云。

### 可詩齋分韻序

五月三日，讌客於漁莊之上。是夕賓客既散，遂與范陽盧伯融、淮海秦文仲張燈啜茗於可詩齋，以杜工部「已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平聲字分韻，因各口占一律〔一〕，以紀歲月。予得「公」字，遂書于左。

〔一〕因各口占一律：律，四庫本《玉山名勝集》卷四作「首」。

### 湖光山色樓口占四首序

至正十年五月十八日，予與延陵吳水西、龍門僧元璞、匡山于外史避暑于樓中。時輕雲過雨，霽光如秋，各占四絕句云〔一〕。

〔一〕各占四絕句云：各，底本作「冬」，據四庫本《玉山名勝集》卷三改。

### 湖光山色樓燕集以危樓高百尺分韻得危字序

七月初五日，余會于匡山、琦龍門於樓上。輕風吹衣，爽氣浮動，纖月既出，乃移樽樓外閣橋團飲。時瑤笙與琴聲歌聲齊發，泠泠天表，如霓裳羽衣，落我清夢。遂各賦詩以紀。樓之主人顧瑛題〔一〕。

〔一〕樓之主人顧瑛題：此七字底本闕，據四庫本《玉山名勝集》卷三補。

## 錢謝子蘭分韻得東字序

至正十八年九月

至正戊戌秋九月，毘陵謝君子蘭過玉山中，謂予言曰：「僕旅寓合塘之上，今年夏秋苦霖雨，田皆白波，與陂湖相通，所居復卑下，老妻稚子〔一〕，不遑寧處，兼乏樵蘇之所。今于泗川里得屋一區，主于友人管伯齡。其里亢爽，宜禾麥，予乃攜硯田而就耕焉。故來言別。」予遂置酒於書畫舫，邀恢公復初、袁公子英、陸君元祥、朱君伯盛，以「江東日暮雲」分韻同餞。予得「東」字，子蘭得「江」字，亦賦詩留別，餘字各有所屬云。玉山顧瑛識〔二〕。

〔一〕老妻稚子：老，底本脫，據四庫本《玉山名勝集》卷七補。

〔二〕玉山顧瑛識：此五字底本闕，據四庫

本《玉山名勝集》卷七補。

## 題桐花道人卷

至正十年十二月

桐花道人吳國良，雪中白雲林來，持所製桐花烟見遺，留玉山中數日。今日始晴，相與同坐雪巢。以銅博山焚古龍涎，酌雪水，烹藤茶，出萬壑雷琴，聽清癯生陳惟允彈石泉流水調，道人復以碧

玉簫作《清平樂》。虛室生白，塵影不動，清思不能已已。道人出所攜卷，索和民瞻石先生所製《清平樂》詞。予遂以「紫玉池試桐花煙」書以贈之〔一〕，且邀座客郊雲臺同和。時至正十年臘月廿二日也。  
（以上見叢書集成初編本《玉山逸稿》卷二）

〔一〕予遂以「紫玉池試桐花煙」書以贈之：桐，底本作「想」，據四庫本《玉山名勝集》卷五改。

### 三體心經偈

並引

予友朱君伯盛，精字法，悟空相，故濮陽吳思孟爲書三體《心經》以贈。前有淮海張叔厚白描觀世音象引首，久欲題識，而難其人。適與予同訪了庵禪老，伯盛出此卷一見，而了庵言下意會，即拈筆一一重爲指出，信當世之三絕也。伯盛又欲予證明，予以久交不能固辭，強于心上加一轉語，製成二偈云：

斬釘截鐵畫虛空，三體分明一體同。讀得心中無一事，蓮花開在海當中。

當心一畫到如今，畫畫皆心不可尋。盡說朱珪精字法，看他那畫上求心。金粟道人顧阿瑛，焚香爲說書以爲識。

## 復博文詩跋〔一〕

承寄諸作，讀之不忍釋手，隨即和復。適往禾興，失于寫上。昨日又辱見和八詩，合溪行卷始不寂寞矣。鄙作附呈，併求竄改。顧阿瑛載拜博文先生館下，正月十五日呵凍書于不二室。

〔一〕題日代擬。

## 爲黃雲卿題林屋先塋圖跋

至正十二年十二月

前日會雲卿于法海僧舍，今日移筴索詩，美其思親之念，懸懸于翰墨間，爲賦一律。更命畫生倪原道寫小圖于前，蓋欲重起雲卿之所思也。至正壬辰臘月十日，顧瑛識。

## 題趙仲穆臨李伯時鳳頭驄跋

元樸帥白吳興來，辱仲光兄見寄仲穆所作紫花馬圖。展玩之餘，敬題一絕爲識。桃花源主者



顧瑛。

### 題陳惟允溪山秋霽卷跋

至正二十年四月

予久不見惟允，忽惟寅攜是圖過草堂。開卷如覩顏采于夢寐中，雖正在閱道藏之時，不免破綺語戒，爲製唐律四韻以歸。時至正庚子歲立夏後二日，金粟道人書于玉山草堂。顧阿瑛。（以上見叢書集成初編本《玉山逸稿》卷四）

### 題宋徽宗臨唐懷素聖母帖

至正十五年五月

余方病，因寄食閒雲菴，了然持懷素帖示余。覽帖不覺心目洒然，余目亦醒也。其筆勢如蒼松出崖谷，挺然之秀，超邁羣峯。始而畏其嚴毅，不敢近。及覽之久，其畫頽然。其頽者非真頽也。龍蛇之蟄，方屈方伸，而天然之巧寓乎其中，若不經意，而人自不可及也。了然其亦重哉？余日不復病，呼墨援筆書此，以示絕寶云。至正乙未重午後二日，書於西郊草堂。玉山顧瑛。（上海書店影印

《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合編》冊九頁一三六八）

## 題宋趙伯駒畫春山樓臺

嘗論古人作畫，若不作荆浩、關同、畢宏、張璪之木石瘦硬，烟雲遠近，一以色取之，則當若大小李將軍之真山真水，草木人物，臺殿館閣，皆令如本。句有誤。獨千里之筆，特造其妙，雖師數子而擅出藍之譽。當時宋思陵極愛重之，世所留傳甚少。此卷天機所到，精意隨之，自然天成，倏若造化，真畫中之聖，不可及也。金粟道人顧阿瑛題。（上海書店影印《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合編》冊一、頁三二四〇以上李軍點校）

## 口占詩序

至正十六年

海虞山人繆叔正扁舟相過，以慰別後之思。予謂兵後朋舊星散，得一頃相見，曠如隔世。遂邀汝陽袁子英、天平范君本、彭城錢好學、榮城趙善長、扶風馬孟昭聚首可詩齋內。諸公亦樂就飲，或携肴，或挈果，共成真率之會，由是皆盡歡。飲酒酣，各賦詩以紀，走筆而就。興有未盡者，復能酬倡以樂永夜。予以詩先成，叔正俾予序數語於篇首。緬思烽火隔江，近在百里，今夕之會，誠不易得，況期後無會乎？吳宮花草，婁江風月，今皆走麋鹿於瓦礫場矣。獨吾草堂宛在溪上。予雖祝髮，尚

能與諸公觴咏其下，共忘此身於干戈之世，豈非夢遊於己公之茅屋乎？善長秉筆作圖於卷，予索孟昭楷書以識。峇丙申歲己亥月乙亥日，齋之主人顧瑛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玉山名勝集》卷四）

### 來龜軒詩序

予自吳興避難浮家而歸，玉山佳處無一毫之失。忽於西廡空庭中有神龜，大將尺餘。四牆無隙，不知所來。乃添一小軒，扁曰來龜，以符龜來之兆。及有舊犬，聞囓軍士右足，環柱不能脫，衆槍將及始去，匿於田坂中不能得，予因呼之爲阿義。陸君良貴有《義犬行》。因紀龜之靈，故及犬之義也。

### 綠波亭題句後記

至正十六年

余家玉山中亭館凡二十有四，其扁題書卷皆名公鉅卿、高人韵士口咏手書以贈予者，故寶愛甚於古玩好。今年春正月，兵入草堂，書畫無長物。夏四月，有軍士數百持戈特來，索予甚急。時予與家累輩尚在山中，由是獲免，然不知其故。後三日，始知爲不義者誣。及歸草堂，而諸卷皆爲之分挈而去，每與汝陽袁子英嘆諸朋輩手澤不可復見。秋八月，予欲謝世緣而無策，不免削髮作在家僧。

一日，通守馮秉中下車問訊，茗供之餘，遊觀諸所。爲余言曰：「君家書卷向爲軍士持去，予知君好事，皆爲君收得之，明當奉送。」不數日，囊貯七十餘卷以歸予。檢點諸亭館卷中，惟《柳塘》、《絳雪》、《綠波》三卷不在焉。嗚呼，物之聚散豈偶然哉？向之大變而無所失，忽罹細故，皆星散而去。又得賢守于衆手中裒輯以歸，使吾之亭館愈增其顏，然不忍獨使三亭館處寂寞也。暇日與袁子英、馬孟昭分補其闕，各書一卷。予得此卷，以前書鈔爲續卷，因記其得失云。昔丙申歲己亥月庚申日，玉山顧瑛書於綠波亭。

## 秋日海棠花開序

亭之主人顧瑛，得商鼎靈石者數輩，日相玩賞，以遣世慮。一日，同覩此花於脫葉間，露紅蓓蕾於炎風赫日中，甚可驚訝。後三日而花大放，乃延汝陽、莒城二公，烹鱉斫鱗，嘗新窺蓮花白酒，與花神洗糴。少焉，清風南來，明月東上。頓思匡山寓於越，香山阻於杭，龍門歸吳江而無信，道路梗絕，莫知何在，予子元臣，孤身守忠，存歿未保。向之看花觴咏者，惟汝陽一人而已。對花傷感，漸成不樂而罷酒。越五日，而河南陸仁良貴、太原王楷叔正，同舟泊溪上。是晚鬱蒸尤甚，而此花尚留數十朵在。急命書童張席，露坐樹旁，相與折花劇飲，各永言之。嗚呼！花不以寒暑而開，人而有吳越之阻，世殊事異，能不慨然！予向時《絳雪亭詩卷》兵至時爲亂軍中好事者持去，就俾莒城貌圖于

前，予賦唐律一首于後，請坐客相次以紀。時丙申七月廿八日也。（以上見《玉山名勝集》卷五）

### 浣花館題句識語

予別墅號小桃源，達秘書爲余篆扁，諸名公賦咏疊筆。至正戊子春，故人張楠渠詩來，乃知其隱居之所亦號小桃源。嗟夫！天台、武陵固不在論，今之托是名者又何多也？王、謝爭墩於千載之下，識者哂之。遂以桃源之號歸之楠渠，易其顏爲浣花，又恐杜陵翁笑余久假也。呵呵。館之主人顧瑛識。（《玉山名勝集》卷六）

### 過吳江紀行小序

至正十一年一月

至正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吳興鄭九成自平江載雪過予玉山中。時積雪始晴，水木澄霽。桐花道人吳國良者攜洞箭自陽羨來，乃相留雪巢數日。日與匡廬山人于彥成聽箭酌酒，而國良先別。二十八日，忽以他故，于山人過越之行，予亦有泛舟之興，雪夜至楓橋，已四鼓矣。十一年正月一日，于山人買舟發吳下。初三日，予始過寶帶橋。初四日泊垂虹橋，癡雨泥寒，篷窻獨坐。靜思世情，真墮幻境，更欲如雪巢之清會不可得也。聊賦十二韻以紀此行始末，以留他日之觀。匡山再來，則吾已在

婁上矣。詩成就簡鄰九成、陳敬初、瞿惠夫，以紀云。玉山顧瑛書于舟中。

### 遊錫山紀行詩序

至正辛卯八月二十有四日，余避冗往遊錫山，謁倪徵君。時徵君留毘陵，遂與客登惠麓，適蒙泉。鄭高士將過金陵，邂逅泉上，飲茗贈詩而別。凡三宿回，復纜舟閭闔門外，凡得紀行詩若干首。錄貽諸詩友，因賡唱迭和，遂成卷軸。今次叙之，以識歲月。異日開卷撫事，則今日山水之適，朋舊之勝如在眉目間，不能不爲之興感也。顧瑛書。

### 觀音山詩後序

今年三月廿日，陳浩然招余與鄰雲臺、琦龍門遊觀音山觀寒泉，暮宴張氏樓。時徐楚蘭佐酒。楚蘭以琵琶度曲鳴于時，雲臺遂爲之心醉。予曾口占《蝶戀花》云：「春江暖漲桃花水，畫舫朱簾，載酒東風裏。四面青山青似洗，白雲不斷山中起。在眼韶華能有幾，玉手佳人，笑把琵琶理。狂殺雲臺標外史，斷腸只合江州死。」酒散登舟，則夜已過半矣。明日歸玉山中，卧病彌月，不得與諸友朋會已半載。八月之暮，又以世路多岐，厭入城府，遂泊舟閭闔門之光霽齋。而登山臨水之思，未嘗

不興於懷。適匡山人自越中、陸河南自婁江來，得同討幽勝。九月七日，復遊寒泉。登南峯之高，有懷龍門，留婁江。雲臺方長街走馬，不能與此清會，遂賦二律以寄意，且欲邀匡山、河南和寄云。（以上輯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明袁華編《玉山紀遊》）

### 書畫舫夜集聯句跋

聯句終，鐵崖乘興奏鐵龍之笛，復命素雲行椰子酒。余口占云：「鐵笛一聲停素雲。」鐵崖擊節，遂足成一詩，俾余次韻，併錄于此。詩曰：「黃公壚西逢故人，坐客各以能詩聞。椰漿半斗破明月，鐵笛一聲停素雲。繭紙題詩寫章草，爪皮看鼎辨周文。人生嘉會不有述，何異市中羣聚蚊。」余和詩曰：「春水畫船如屋裏，船頭吹笛隔花聞。并刀落手碎玉斗，椰蜜分香屬紫雲。上客日傳金帖子，美人夜織錦迴文。高堂醉卧翫鮓月，肯信東家帳有蚊！」時至正八年上巳日，玉山人顧瑛識于書畫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顧阿瑛撰《玉山璞稿》）

### 方寸鍊志

伯盛朱隱君，余西郊草堂之高鄰也。性孤潔，不佞於世，工刻畫及通字說，故與交者皆文人韻

士。予偶得未央故瓦頭於古泥中，伯盛爲刻金粟道人私印，因驚其篆文與製作甚似漢印。又以趙松雪白描《桃花馬圖》求勒於石，精妙絕世，大合松雪筆法。惜其不得從游於松雪之門，使茅紹之專美於今世。因題四絕於卷末以美之。伯盛勿以余言爲譽，後必有鑒事者公論也。至正十七年中秋日書於玉山草堂，金粟道人顧阿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書畫題跋記》附明郁逢慶編《續書畫題跋記》卷八）

### 登虎丘有感詩後記

僕將發濠梁，因登虎丘，辱彬上人款茶。話間，始知居中禪師住此已久。翻思二十年前與姚子章同見時，真若夢寐，何相見之緣若是？又值吾師遠出，僕此行亦不知何日還鄉，謾寫前詩，托古道轉達，且當一番相見。他日南歸，却來座下作有髮侍者也。三月廿六日，金粟道人顧阿瑛合什附寄居中禪師侍香者。

### 巫峽雲濤石屏志

予嘗住震澤，聞松陵謝氏伯仲賢而好事，而予水仙之舟未得一造其所。今高君叔携此卷至別業求題，且知楊鍊厓亦到湖上，由是益知其賢而好事。故製長詩一篇寄題寶屏。他日或飲君薔薇花



下，幸出此爲張本云。至正乙巳七月二十一日，金粟道人顧阿瑛書于合溪別業。（以上輯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顧阿瑛撰《玉山璞稿》、卞永譽撰《書畫彙考》卷一九 以上王樹林點校）

### 拜石壇記

至正十六年正月五日

瑛素有米顛之癖，見奇峰怪石，輒徘徊顧戀，不忍舍去，或百計求之不得者，必圖寫其形似，標諸草堂壁間，以爲几格供。後至元戊寅四月下澣，訪老僧巖叟于東城之菴，菴即故宋周太尉宅。斷垣之外燕麥中有假山在焉。遂披榛約棘，褰衣而登其上。羅立諸峰，已爲好事者挽載去。獨有一石，似壁而失其左股，欹卧於高梧之下，上有老坡題識觴詠之語。易之歸而立諸中庭，左暎右帶，無非松竹芭蕉枇杷之屬，多者書帶草耳。石之挺挺拔拔如老坡獨立於山林丘壑間，愈見其孤標雅致也。瑛加之拂拭，永爲子孫寶玩。明年，奎章閣鑒書博士丹丘柯敬仲下訪，見而奇之，再拜題名而去。丹丘辭翰鑿博，有元之元章也。於是砌石爲壇，字曰拜石。後三月而御史白野達兼善來觀，嘉柯之逸，爲作古篆「拜石」二字于壇，又隸寒翠以美其所，石之名由是愈重。然皆未知所紀之詳。至正乙未冬，周履道自梁鴻山攜贈老坡手帖，讀之，乃是答忠玉提刑快哉亭飲移者，上有賈秋壑私印，其辭與紀石甚肖。嘗記大全集中，有次王忠玉遊虎丘詩，有連日與王忠玉諸公遊西湖次韻詩，有次劉景文答馬忠玉詩，蓋當時有兩忠玉焉，然莫知其孰是。及考宋史，元祐四年，坡爲翰林學士兼知禮部，以論事積當軸

者恨，故請外，拜學士龍圖閣，知杭州，以避朝諍也。瑛想老坡風流曠邁，行千里間，有名山勝水，豈不與友朋醉酒賦詩，以快其意。又考諸雜錄，忠玉乃王規父姪孫，先坡在維揚，後坡渡江。坡答其詩，有「及君未渡江，過我勤秉燭」之句，是則書所記者，王忠玉無疑矣。然後知石維揚故物，帖則王忠玉家寶也。吁！石之在山，不知其幾千萬年，因坡之題鑿而出山者，又不知其幾百年。帖之壽又非石比，兵殘火燬，展轉流落人手者，亦不知其幾百年。今一旦二美併來，抑神物有所會合耶？吾玉山有所際遇耶？又思丹丘、白野，不二十年皆仙去，坡仙有靈，豈不能於風清月白之夜，挾二公同道遙於此壇乎？瑛亦豈不能摘古玩、酌一樽於此壇乎？不因此石，其能永傳！敬書此記，俾伯盛朱茂才刊于他石，使後之覽者，知石與帖并拜石之壇有所來自云。至正丙申正月五日，金粟道人顧瑛書于玉山草堂。

## 玉鸞傳

玉鸞不知何時人，或曰吳仙君女彩鸞別稱也。龍頸兔唇，面七竅，鑿混沌，得不死術。初，漢祖入咸陽，獲昭華瑄氏，驚異之，豈其裔歟？性嗜音律，遇善者叩之，隨大小輒響應。劃然長嘯，則風雨聲自九天至，龍爲之吟，蛟爲之泣，谷應坑滿。人異其術，爭聘之。鸞誓曰：「得驪珠萬顆，走盤貫索，圓轉不絕者，即結髮事之。」東海鐵能龍君聞之，輒然喜，益以琳球琅玕，鮫人回文錦，連理珊瑚鉤。鸞笑曰：「龍亦良耦哉！吾所以待聘者，將以愧後世相如文君之爲也。」既耦，騎鶴往來婁江山

水間，人疑龍爲蕭史，鸞爲弄玉也。帝鴻氏在洞庭野張廣樂，龍、鸞與焉。帝使各售其伎。龍鳴剛而清，鸞鳴溫而和。帝嘆曰：「治世之音，其玉鸞乎！」龍耻，辭去，客于鐵仙門下，居六客之右。鐵仙更築七客寮以處之。仙嘗憮然曰：「汝神物間氣也，心雖不相能，終復合耳。」謂其友片玉山人曰：「若能使離者合乎？」山人曰：「鸞時時偕鳳凰來鳴吾山椒，聲甚淒麗，意若求伉者。今七月七日之夕，天女紅織，帝命嬪于河鼓，鸞必送之。使鐵龍倚樓作《鳳求凰》曲，某復鐵仙語招之，鸞不敢辭矣。」如期，鸞自鴛湖偕綵雲翱翔雲間，聞鐵龍吟，曰：「此必鐵仙人悲嘯，何音響瀏亮若是。吾誠與龍君忤，不可負山人請。」遂與俱造七客寮。鐵仙聞鸞在門，倒屣出迎，躬撫視之，不知促膝之前席也。龍知鸞來，鏗爾舍瑟，面甚埃墨，弗肯見。鐵仙啞爾曰：「金石，八音領袖也。兩賢苟相阨，聚九州之英，豈足以鑄此錯耶？」手攜龍出，交拜之。客以次皆就見。是夕，仙具龍鮓鹿脯，酌以十八仙酒。酒酣，八音交作，合以桑林之舞、經首之會。少焉，白龍沸於潭，皓鶴和於陰，百獸舞於野，鳳凰翥于山。白虹紫霧，盤旋于仙人之廬。聞之者莫不怪其風作水湧、澀轟澎湃，以爲雞犬構櫺皆上升矣。翌旦，鐵仙更製沉香閣古錦屋，使鸞別居之。出游必二人侍。後皆隱于九龍峰云。論曰：昔張華云斗牛間有紫氣，雷煥謂寶劍之精上徹于天。爾後豐城獄中，得龍泉、太阿，則雌雄劍一也。鐵仙人負不世出之才，以正始之音鼓舞一時，人有奇才異能者，咸樂登其門。若玉鸞者，既遇山人，微鐵仙人，則龍鸞寧老于江海間，泯泯無聞焉。吁！世有華、煥，然後有龍泉、太阿，吾於鐵仙人亦云。

（以上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玉山璞稿》 以上李鳴點校）

## 金粟道人顧君墓志銘

至正十八年五月

金粟道人姓顧名德輝，一名阿瑛，字仲瑛。世居吳。譜傳野王裔，未必然否也。大父以上皆宋衣冠。大父仕皇元，爲衛輝懷孟路總管，始居崑山之朱塘里。父玉山處士，隱德不仕，在養。予幼喜讀書，年十六，幹父之蠱而遂廢學焉。性結客，常乘肥衣輕，馳逐於少年之場，故達官時貴靡不交識，然不墜于家聲。三十而棄所習，復讀舊書，日與文人儒士爲詩酒友。又頗鑿古玩好，年踰四十，田業悉付子壻，于舊第之西偏，壘石爲小山，築草堂于其址。左右亭館若干所，傍植雜花木，以梧竹相映帶，總名之爲玉山佳處。詩有《玉山倡和》等集行于世。不學干祿，欲謝塵事，投老于林泉而未能果。先是，浙東帥府以茂異辟爲會稽儒學教諭，趣官者至則趨而避之。至正九年，江浙省以海宇不寧，又辟貳崑山事。辭不獲已，乃以姪良佐氏任焉。又五年，水軍都府以布衣起佐治軍務，受知董侯搏霄。時候以江浙參政除水軍副都萬戶，開府于婁上。又一年，都萬戶納琳哈喇公復俾督守西關，繼委審賑民飢。公嘉予有方，即舉知是州事。朝廷使者銜宣見迫，且欲入粟，汎舟釣于吳淞江。丙申歲，兵入草堂，奉母挈累寓吳興之商溪。母喪于斯，會葬者以萬計。是歲，函骨歸瘞于綽墩故壠。當時交相薦舉，乃祝髮廬墓，閱《大藏經》以報母恩。復鑿土營壽藏于山之陽，環植叢桂，扁曰金粟。自題春帖云：「三生已悟身如寄，一死須教子便埋。」蓋人傳前身是慧聚寺比丘延福。又夢中知向一世爲黃

冠師，姚興孫者是也。金粟道人由是而名。道人娶王氏，生男元臣，宣授武畧將軍、水軍寧海所正千戶，今陞水軍都府副都萬戶，未任。生女妙福，贅陸琦。次子元禮，今授正千戶，總鄉民，守本土。元貴，習舉子業，未冠。某在幼一人，女二人，皆庶。孫男二人，孫女四人。予嘗慕趙岐了身後事，趙加勅子刻石墓前，皆生而達者。吁！當今兵革四起，白骨成丘。家無餘糧，野有餓莩。雖欲保首領以歿，未知天定如何耳！今年四十有九，且有鵬鳥入室，恐傾逝倉卒中，則泯滅無聞，且欲戒後之子孫，以苧衣、桐帽、椶鞋、布襪纏裹入金粟塚中，慎勿加飾金寶，致爲身累，故先自志。并爲之銘曰：

大生之有歸，猶會之有離。譬彼朝露，日出則晞。予生也于生弗光，予死也於予何傷？願言茲宅，永矣其藏。大元至正戊戌五月廿九日，顧阿瑛自製並書。汝陽袁華篆額。（《名蹟錄》卷

四 以上王樹林點校）

### 金粟道人小像贊

謂其有意于榮進與？咏歌彈琴，誦古人之書。謂其爲闊略于世故與？能擴先世之業，昌大其門閭。逍遙戶庭，名聞京都。忽自逸于塵氛之外，駕扁舟于五湖。性印朗月，身同太虛。非欲會玄覺于一致而貫通于儒者耶？（《道家金石略》第一二二二頁 李鳴校點）

## 馬 晉

馬晉，字孟昭，扶風（今陝西扶風）人。至正年間在世。本書收馬晉文一篇。

### 絳雪亭詩跋

〔一〕

至正十六年十月

右《絳雪亭詩》一卷，兵入草堂時，圖史散佚，玉山歸而獲此卷于池中，完而可讀者惟前詩五首耳。自張師允御史至王叔正之作，凡若干首，皆于《名勝集》中重錄于右。惟御史之詩乃袁子英所隸，餘詩并七月紀時與序，皆予書以補舊卷之失。丙申歲十月望日，扶風馬晉記。（文淵閣四庫本《玉山名勝集》卷五 曾貽芬點校）

〔一〕 題目代擬。

## 馮勉

馮勉，字彥思，池州建德（今安徽東至）人。至順元年（一三三〇）進士，授常州路錄事，累遷韶州府推官（萬曆《池州府志》卷五）。本書收馮勉文四篇。

### 解試清廟瑟賦

猗歟瑟之良兮，鍾天地之蕤英。紛柯條之暢茂兮，沐風露之清泠。立基下謀之既遠兮，又咸英韶濩其弗逮。諒后夔之不遺兮，顧工倕其安在。際有周之盛德兮，郁清廟之載歌。將需材之製瑟兮，宣烈文之至和。若有人其采采兮，雲飄飄而來下。羌剪伐以待用兮，豈曰偁夫矩度。邁公輸之準繩兮，超郢人之巧妙。伉離婁以察微兮，駢師曠而審調。偉姬旦之制作兮，仰穆穆而敬止。俾聲洪以且舒兮，懷徽音其不已。藏祀事之孔嚴兮，殫後王之肅籬。若陟降於彼蒼兮，聲求陽其渾融。肇黃鍾以爲宮兮，迭商角而羽徵。二變音之既加兮，互周旋而條理。上君王而下臣民兮，暨事物而有徵。表前緒之耿光兮，昭白日之精誠。聆幽幽而飛揚兮，若鳳凰之鳴岐。又正直而不流兮，若詠

羔羊而素絲。紛陽律既諧於陰呂兮，若睢鳩之在涘。又大小之純如兮，若信厚之麟趾。宜秉德之無數兮，儼多士之濟濟也。一唱而三歎以從兮，信遺音之至美也。想其罇鐘兮鏗鏘，洛磬兮琳瑯，群音兮翕張，總大成而有章。大樂作兮萬邦諧，天門決兮地根開。百祥兮畢集，四靈兮斯來。夫瑟列於堂上之樂，其功則浩浩而無涯也。客或詰之曰：子不聞鼓瑟而合於軒轅之律呂者，彼豈不歌於周文，乃徒立於齊門邪。予應之曰：瑟之舍兮，浴沂風兮。瑟之用兮，歌聖神之功兮。瑟兮瑟兮，與天地相爲流通兮。客唯而退。（清道光五年《建德縣志》卷一九 李鳴點校）

## 解試策

切謂天下之事，不患於不知其弊，患於知而不言；不患於不言其弊，患於言而不改。知而能言，言而能改，則天下之事無弊矣。執事發策秋闈，下詢承學，首及東南公田鹽利之弊。愚竊以爲蠲公田之弊，在於申明源流之害；蠲鹽利之弊，在於遵守祖宗之法。然皆在於得人而已矣。夫歷代田賦，若夏之貢，商之助，周之徹而兼助貢，大率皆取於民者什一，是時未有如後世之弊。魯宣公履畝而稅，已爲十而取二。自漢以降，或三十而稅一，或立爲租庸調，又或立爲兩稅之法。經制之不定，多寡之不齊，去古日遠，而不得其中正，其弊日甚，而馴至於繆。安石宋景定間之公田，其弊滋極。彼權臣賈似道者，謂公田足以餉邊兵、免和糴，於是易民田以爲公田。公田之賦倍蓰於民田，而又限



之以定額，饒沃者輸稅僅足，而徒有耕耨之苦，饒瘠者輸賦不給，而民常有終歲之憂。富者以是而日就貧困，貧者以是而日就流亡。且世爲之害，而莫得以貿易之。彼上欺其君，而下疲其民，以至於此，獨何心哉？天朝平定江南，田賦之制，不求羨餘，可急之征，剷除殆盡，獨公田之弊，有司失於申明奏減。昔之爲政者，可坐以不知其弊之罪耳。今之爲政者既知其弊矣，何惜一言以救積年之弊，以寬一道之征乎？若曰歷年既久，厥數猥多，則當覈其田之肥磽，較其賦之虛實，果可征者而征之，果可去者而去之，又何難乎其從哉？夫有志於恤民者，從義而不從利，言而當乎義，何計其身之利不利也，又安知吾言之不聽、聽之而不遂改哉？在我盡言之之道爾。若知而不言，而甘與民胥入於罪罟，此距心之所以自知其有罪，而吾弗知其罪，可乎？此公田之弊，在於申明源流之害也。若夫鹽利，供國家之需至廣也。然祖宗之制，未嘗不以高價椿配，急徵其直爲禁，而以置買用食從民便爲喻。其絜矩之心，與民同利之意，爲何如哉？昔管仲之所以獲鹽利，則亦何嘗曲爲之防，過爲之計，而齊用實以富饒。其不專其利而與民同利之意，觀其書可知也。稽之於古，徵之於今，立法非不善，取法非不遠也，奈何管計者未盡得人，是以昧於明詔之旨，差熟海王之篇，動以三犯，恐干有司。彼有司者，承流宣化，民之師也。而一旦以錙銖之微利，耳目之所不及，而笞辱之，愚切爲當今惜也。度口計升，月考贏屈，此殆具文，而往往吹毛求疵，少有弛，薄責隨之，亦以資其官吏之貪，而重爲州縣之困耳。宜乎郡縣不得不下虐於鄉都，抑配農民占認引數，追繫鞭撻，甚於斷趾也。彼農民自生自養，而宜保之若赤子也。彼固有攻苦食淡而不能聊生者，豈可必以口計其鹽而獨征其課哉。此州

縣之所以承其令而重爲吾民害也。謂之非急徵其直，可乎？謂之能聽從民便，可乎？誠使能毋急徵其直，而民不被抑配之苦，能必聽從民便，而官不受三犯之責，上不失國家之課，下不失官民之心，此蠲鹽利之弊，在於遵守祖宗之法也。公田而不得其人，則因循苟且，而不能以申明其害；鹽利而不得其人，則貪昧隱忍，而不能以遵守其法。必明理慎行之士而用之，二者之弊庶可以去矣。夫急於申明者必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而後公田之弊可去，而斂從其薄，而民用可充。民用既充，國用安有不充者哉？夫謹於遵守者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必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則鹽利之弊，不勞而自除矣。夫謹正鹽筴而官免其咎，官免其咎，則民又何以罹於咎哉？是故處之之術，在於得人而用之，則事不終日而理矣。幸明良相逢，而無異時聚斂之徒以主權利，懷仁抱義者將接踵而爲時用矣。惟執事先生尚加審擇焉。（清道光五年《建德縣志》卷一九 李鳴點校）

## 武進縣學記

皇元教被海内外，郡縣有學。常屬縣武晉學獨闕，教授雖設，祀事率附郡學，教無所施。天曆二年，郡總管移刺迪經始于城東，度地畝幾，貿屋楹幾，南嚮爽垲可愛。會引去，業未究。越明年，知事翟思忠寔來，蚤諮莫謀，務底厥成。縣尹陳瑛暨教諭曹志學協圖惟謹，捐稍庀工，日葺且治。殿

祀東西廡至靈星門，咸秩有序。像事先聖，位配享至從祀如禮。迺釋菜告成。邑人士瞻望慕悅，陶唐輔等願入田六十八畝，永奉祀與養<sup>〔一〕</sup>。尹復慮來學日廣，經費弗充，請于郡，析郡學田二百七十畝畀斯學。郡既允，僉議踴焉。今教諭張鎮德、吏符廷屬勉記<sup>〔二〕</sup>。或病地弗弘，勉謂地無弘，惟學乃弘；學弗自弘，實弘於人。昔孔子畏于匡，厄于陳，伐樹于宋，卒歸老于魯，寢塞寢行，寢窮寢昌，制法垂憲，恢前拓後，天經以正，地紀以陳，民彝物則以著。然存則聖，悖則狂，得則治，失則亂，晦則否，明則泰，亘萬世一日。故先覺有言曰：仲尼以萬世爲士<sup>〔四〕</sup>，苟宮環堵，堂尺階，道固無貶，矧學創粗具，俾方百里弦誦相屬，翕然嚮道，疇不曰繇茲學始？顧蒞民者風厲振掖何如耳。使賦亟訟繁，急小緩大，學用弗舉，雖有忠信，誰實進于有成？然邑俗尚儉朴，先禮讓，有延陵餘烈，其上率下應，不影響音，惟興茲學可徵。克倡克助，克承克從，不期而集，以有功，自守以下皆可書。使來者益弘斯學，繇孔子道以化民，繼繼如是，其功固不可勝紀。《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上化下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上下化也<sup>〔五〕</sup>。不在于功，而在于道，以嘉嫩南邦之服習<sup>〔六〕</sup>，以承衍天子之聲教，耿哉永有賴焉<sup>〔七〕</sup>。至順癸酉四月日記。（一九二七年《江蘇通志稿》金石二十二，光緒《常郡八邑藝文志》卷二 李鳴點校）

〔一〕教授雖設：授，光緒《常郡八邑藝文志》作「諭」。

〔二〕永奉祀與養：《常郡八邑藝文志》此句作「永奉

祀兼以養士」。

〔三〕今教諭張鎮德、吏符廷屬勉記：吏，《常郡八邑藝文志》作「史」。

〔四〕仲尼以萬

世爲土：土，《常郡八邑藝文志》作「上」。

〔五〕上下化也：《常郡八邑藝文志》此句作「下化上也」。

〔六〕以嘉嫩南邦之服習：嫩南，原闕，據《常郡八邑藝文志》補。

〔七〕耿哉永有賴焉：永，賴，二字原闕，

據《常郡八邑藝文志》補。

## 潔己臺記

潔己臺在碧瀾亭之上，泮宮之前，舊有皂莢樹，大數十圍，亭亭如蓋。監邑忻都公並樹築臺，扁以「潔己」，爲澡雪去垢之義。滄浪之水清斯濯纓，滄浪之水濁斯濯足，此古今之通義。學宮屹立乎碧瀾溪之上，臨清流而賦詩，坐茂樹以終日，此學宮之大觀也。然景不自美，因人而彰。大德四年，會雲樵達魯花赤忻都公莅政是邦。詣學之始，見溪唇有喬木翳於西南隅，問之曰：「此何木也？」予謂：「乃邑宰公餘晏息之所，古之皂莢，今俗以皂角名者是也。生稟異質，其莢間歲分東西枝而斂實。」公曰：「可以澡雪精神，可以洗滌塵垢。經始一臺於橋陰之下，目之曰潔己，俾名實相稱，夫豈不妙！」於是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翼以楯欄，公且親筆「潔己」二字以扁之。公，燕山世家，明直如鑑衡，清廉如冰蘖，誠高潔自守之行也。蓋互鄉之童與其潔己以進，此來者不拒之意，而雲樵之心，抑亦體夫子之心爲心乎。我之大賢於人，何所不容。公退之暇，嘉與同寅晏坐於臺，游目縱懷，清心靜念，誦文談笑，幽賞清吟，酒盈樽而令亦行，射既中而奕且勝。若夫岸花汀草，鷗鷺忘機，清風徐來，

蟬鳴哽咽，上下一碧，水光接天，六出飛花，披簑擲釣，雖四時之景不一，其樂無窮。而或水漲則虐浪排空，烟收則翠嵐橫野，隔岸聞牧子之弄笛，傍溪觀漁父之槩舟。及其綠蟻醒而雀舌香，金烏沒而兔光出，市廛客旅，一塵不侵。登潔己之臺，于以澡身浴德；觀潔己之字，於以滌慮洗心。去其舊染之污，遷善惟新之域，皆爲修潔己之行矣。而遨遊者衿佩搖紅杏之月，絃歌奏綠槐之風，講頌之餘，登斯臺也，而得風乎舞雩、浴沂詠歸之趣。後之爲政於是邑者，興廢而葺之，勿俾甘棠去後之思專美召伯云。時新文學掾毗陵孫元德謂予曰：不可不記於石。固辭不獲，於是乎記<sup>〔一〕</sup>。（清道光五年《建德縣志》卷一九 以上李鳴點校）

〔一〕固辭不獲，於是乎記：此句原脫，據嘉靖《池州府志》卷九補。

## 劉讓

劉讓，字敬修，一字敬先，桐城（今屬安徽）人。至順元年（一三三〇）進士，任翰林典籍，累官順州知府（弘治《桐城縣志》卷二）。本書收劉讓文一篇。

## 兵馬指揮脫別台馮公去思碑

夫世有稗穉，制鑿鋤以斬艾之；有狐狸，縱犬鵠以擊搏之；有盜賊，發騎卒以勦捕之。蓋所以存其養民者，而去其害民者。我皇元承平百年，中原兵甲晏如也。至正十年，聖天子宵旰圖治，立兵馬指揮使司於外郡，職三品，官六員，幕賓同上路，司掾則與路吏相調用，俸秩加優。非才力兼瞻，不能勝是任。也里可溫氏脫別公台，由河間都轉運司判官來副其使，以三品印分鎮開滑等州，應酌事務，暗合成度，民服吏畏。凡麾下士卒，靡不知其甘苦，而時加撫慰之。由是上下一心，內外無間。惜其所領單弱，使之居雄統銳，雖古名將不是過也。十一年，盜發河南，多者千餘，少不下數百，所在爲官府害。明年二月，滑濬賊兀努罕等萬餘，分劫中趙、蕪湖、潘章諸地，進報甚急。公方奉省符巡河上。丁丑，賊入滑州，焚屋舍，劫囚徒。壬午，賊逼開州，有司力不支。癸未，賊入城，焚州治，民居，殺劫方熾。公帥饒勇日馳百里，斬關入束門。賊聞角聲，皆亡命奔走，相蹂死者甚衆，斬首三十餘級。晡時，公練兵秣馬，約黎明捕逐，賊已宵遁。乙酉，公整伍出北門，賊方執火焚王舍民居，爲邏騎所獲，公立命斬首以殉。丙戌，斬賊諜翟不花。旁午，賊又至城南，列陣堤上。公帥所部對壘，且射且引，欲致之洪洋橋外曠地合蹙，以賊諜設不動。移時民登城，喊如堵，乃遣精騎西馳來射，賊懼西奔。公逐北，殺數百人，獲甲杖馬畜甚衆。追數十里，會暮，西還。方議遠追疾擊，以衆少無應弗

果。戊子，賊并數營之衆，大攻戚城，紅衣遍野，呼聲動地。公出與敵，城中民悉奔竄，賊勢益強。左右諫以衆寡不敵，乃却保小濮州，夜檄集鄰郡兵。辛卯，會都省總帥刑部侍郎阿魯灰泊、本司經歷紀本紀統兵至白倉，勢遂大振。壬辰，破中趙寨，斬首數千級，降者五百餘人。日將午，又與分樞密僉院絆住馬會於潘章合戰。癸巳，又同省院總兵詣滑濬收捕賊黨，殺死渰溺萬數。公前後對敵，義氣英勇，手刃百餘人。嘗乘赤馬，每戰目皆皆裂，奮髯棘磔，所向披靡，音呼如雷。賊既平，復巡視內黃、清豐等縣，還鎮開州。士民懷感威德，遂具狀上達，乞除公爲本州監。朝廷以公之功，陞爲徐州兵馬指揮使，民失望焉。嗚呼！公之威德烜赫，爲開之士民戴仰如此，是宜鐫文以傳不朽。司掾高唐劉伯享適以其狀請，故不復辭，敢涉筆而爲之記。（清宣統元年《濮州志》卷八 李鳴點校）

## 楊 俊 民

楊俊民（一二九八——？），字士傑，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至順元年（一三三〇）進士，授翰林應奉，出爲山西憲僉，歷禮部郎中、國子司業，遷集賢直學士，拜國子祭酒（《元史》卷四四、嘉靖《真定府志》卷五、《滋溪文稿》卷一六《楊氏東塋碑銘》）。本書收楊俊民文五篇。

## 文宣王廟繪塑記

孔子既沒，魯哀公廟於故宅，終兩漢而不出闕里。魏晉以後，漸及郡國。唐開元進顏子配饗，升曾子以足十哲。前宋又進孟子並配。後宋益曾子、子思於顏孟之間，復躋子張於曾子之位。夫十哲困厄陳蔡，各品其長，二子未嘗在行險之間，何謂及門弟子？司馬遷於《世家》曰七十二人，既相牴牾，又與《家語》不合。考諸孟子，於孔子居密世邇，躬事其孫，乃曰：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宜以是爲定。然歷代不聞舉而正之者。先達姚文公力斥其非。古云：議禮制度考文，天子之事，人臣不敢專也。善夫圖究鄆沂鄒之爵錫，以復宗述亞聖之號，東坐西向，載諸令甲，則聖元一代之典，迄今尚有未升曾、思。大郡且然，況小邑乎？甚矣，斯文之難也。藁城縣學，其來尚矣。曾、思尚闕，西廡七十子舊圖于壁，歲久墜隳不完。至正八年冬，主簿張從先來蒞是邑，廟謁之日，即存諸心。簿，儒者也，由教授滄州，而白於縣尹李椿，典史王明德慨然倡和，割俸緡，次第舉行，好事者樂爲之助，未嘗撓於民。迺命善塑者補二配，饗食于殿，衣冠如制。善畫者繪七十子暨十儒于西廡，幅以縑素，軸爲兩像，凡四十軸。裝縵精緻，韜襲惟謹。二丁朔望，以次列之。祭器之敝者新之。既備，職亦滿。教諭孔彙嘉其事，請于縣尹梁師義、主簿安維，欲勒石以示將來。遂徵記於滹川楊俊民。俊民曰：竊謂藁城爲真定劇邑，先賢之典刑尚在，故文風士習，與他邑殊。今政于此者，克浚其化源，此善于



治者也。況簿以文學進，其于禮文之缺，故欲修復，而報本之意，乃惓惓乎其未已。則鑿之貞石，垂諸永久，孰曰不可。由是推禮之舛且闕者于首，而實所以嘉其用心之勤，以爲他郡邑之倡也。（民國二十三年《藁城縣志》卷一二）

### 宣聖廟塑像記

像設果古之制歟？古者有學無廟，凡人學必釋菜釋奠於先聖先師，不過設位立主而已。廟且不立，況像設乎？然則像設非與？蓋事有創於後世而不可廢者，雖戾乎古，有勸於今，得隨時爲制之義，君子必有取焉。昔者夫子既沒，魯哀公即宅立廟，終漢之世，不出闕里。魏晉以來，漸及京邑。由宋迄今，天下無不建廟，俾在在有所瞻仰，人人有所依歸，其於風化，豈曰小補？廟既增廣，像設固不得而闕也。或譏以此之形，冒彼之名，神果安乎？是又不然。面之寢揚，萬無齊同，概曰人形，未始不一。設位立主，固簡質，□自非聞道精禮之人，未免漫爾視之，漠焉奉之，其何以致誠敬而動觀感乎？今也衷以土木，表以采繪，風度尊嚴，冕服彰明，學者見之，肅然敬，惕然思，其心必曰：古人體貌不加多於我，而我不逮古人，獨何歟？由是可以事神，可以希賢，又何必索形似於千古之上乎？吾真定廟制，惟正殿塑像，兩廡兩序，圖以縑素。至正十六年，青州趙公任重來尹是郡，剽繁理□，期年政成。□□□監郡普顏公、治中燮徹公泊普化公，判官末里公泊多里公，同謁廟廷，升殿顯

望而歎曰：大聖生有異質，□祖庭所記，固難盡□□以石本司寇之像，卑陋不稱，四公十哲亦然，當改爲之。賢儒畫本，豈能持久？當易塑像。真定，河朔名郡，顧茲闕狀，吾等不得辭其責也。監郡以下皆曰：茲固平素之志也。即日割俸倡率，鳩費如干，市物募工。公特選儒生五人考評制度，俾末里公率三吏專督其役。首即殿上，據圖易故。次創百有五像。土木潔粹，工徒齊戒，各極心思之妙。肇自二月，告成五月。集賢楊俊民，郡之學者，代祀言還，聞斯走謁，仰瞻夫子藹然道德之光輝，退閱諸賢儼然揖讓之儀容，周旋殿廡，如游洙泗之間，徘徊眷戀，忘其地之非魯也。於乎異哉！教授高翥、學正張賁、學錄段文素趨而言曰：「盛典方成，先生適至，願文之石以紀府公之善。」噫！廟學，政之急務，不知者忽焉。承平鮮舉，多事遑恤。今公等上給兵需，下撫民瘼，既各有方，城池高深，市門增壯，不日而成。牧守之職，宜若無以加也。復興化原曠典於百年之下，使人驚喜歎服，新視易聽，何其賢也。非大尹剛毅有爲，孰能倡于前？非諸公協恭莫逆，孰能和于後？不有臬司贊勉其上，其何以增吾道之光哉！藁是數美，夫豈偶然？執筆欣躍，不自知其文之陋也。（民國三十年《正定縣志》卷一一）

## 修陽和樓記

陽和樓者，鎮府巨觀也。橫跨子午之遠，負超闌闔之表。每登於斯，南瞰滹水，北瞻恒岳，右挹

太行之晴嵐，左觀滄海之旭日，飄然若出塵世，御天風於九霄之上。自譙樓廢，宵漏移置，夜靜聞鼓角之聲，全城響應。昔人所謂聽更鼓分明而知尹之賢者，在是矣。至正十七年春，監郡普顏公、大尹趙公，慮其圯敝，將興是役，而不忍重煩吾民，集大刹僧諭之曰：「科徵稠疊，杼軸已空，爾等深居無擾，國恩至矣。今公家有必興役，可無施乎？且慈憫群生，佛氏之教也。」僧衆忻然，願獻資糧若干。迺選廉能者董之。厚直以募工，平價以市物。摧壓者正之，朽腐者易之，闕壞者補之。聳鷗吻於兩端，環粉堞於四門。鞏以瓴甌，表以黝堊，飾以丹碧，物精工善。肇事於三月，畢工於六月。過者駭心驚目。於戲！斯一役也，而有可書五。世傳此門爲子城南門，三面無跡，巋然獨存，修完古蹟，以壯雄郡，一可書也。震風凌雨，帡幪有庇，俾更卒安居司漏，候天節人，二可書也。督役則擇郡人仕而代閒者，不用公吏，以絕姦弊，三可書也。費出於諸寺，夫取於門卒，秋毫不犯乎民，四可書也。一言僧悟，忘貪向義，克濟盛美，五可書也。有五可書而書之，不但記歲月而已。（民國三十年《正定縣志》卷四）

### 勅建靜修祠碑記略

至正八年六月初一

聖元立極朔方之四十四年，爲歲己酉，而靜修先生起燕之容城，人品莫邁，不下孟子。是召公之國，生賢雖出後世，原始要終，抗衡東魯，寔賴先生而增重，非近代諸子所可擬也。自其將生，已有異

兆。既誕而神彩炯然。甫成童，進學之敏，一日十里。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驚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既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是時先生年方弱冠，而其造詣如此，蓋間世之才，上達之學，天成自得，振古之豪傑也。裕皇育德春宮，詔起先生爲贊善大夫。未幾，歸侍母疾。世皇復以集賢學士詔，謝病不起。天下咸高其操，至今稱道不衰。惜乎起手足之日，年方四十有五。天下欲斯文興耶，何奪先生之速也！近年學者追述範世之功，請列從祀，累章不報，議者謂於經無所著述。嗟夫！先生詩文，無非陸集箋註，惟善讀者知之。先師子安子曰：「吾每閱一過，於經必有新得。彼第以詩文視之，何啻千里。」初謚文靖，後欲改如許文正之例，執政者曰：「渠安得儕許，渠務獨善爾。」是烏知先生之志者哉？欽惟世皇聖慮深遠，微先生翊儲君，蓋欲他日相須向之用許公也。誠得裕皇嗣臨大寶，先生天假以年，君臣都俞，道合言從，必能致王道之雍熙，還風俗之醇厚，俾儒者之効，大白於天下，不但學者依歸而已。奈何事與願違，雖善無徵，徒貽獨善之誚，豈非天乎！墓在容城溝市里，縣大夫賈侯彝以集賢侍講學士蘇公天爵之文表其上。里故有祠，侯加崇飭，徵記俊民。俊民辭以道大難名，俾來數四，期以必得。恭維先生既終之五年，俊民始生，稍長，學於先師，即先生私淑之徒。侯之先府君執經先生函丈，侯能推庭訓之本以圖德，俊民顧可不究師承所自必致力乎？侯與俊民，文學既出一源，登科又爲同年，故初讓而竟諾，恐負在三之義，有孤賢侯之望，謹據管見，以爲祠記。族系贈爵，俱載於表，字諱稱

號，人所共知，不書，戒瀆也。至正戊子六月丙寅朔記。（清光緒十一年《保定府志》卷三七）

## 重修學宮碑記

學校爲風化之原尚矣，而昧者忽焉。古者塾庠序學布列天下，以淑人心，慮至遠也。人性固善，不有詩書漸染之功，豈能盡必其不爲惡乎？我國家崇尚斯文至矣，然猶專責守令以學校爲六事之一，爲守令者果能副上旨意，力資教養，俾家家聞絃誦之聲，人人有君子之行，漸仁摩義，盜賊亦無自而生也。當承平之日，尚視爲文具，矧多事之秋，肯盡心於斯乎？井陘爲縣，當冀寧兩路之交，顧遠屬於廣平，地瘠民貧，供需浩繁，亦侔兩路。自中人處之，專視征科，日不暇給，遑恤廟學。惟縣尹崔侯則不然，其言曰：「政治之本，學校爲先。瞻仰報德，廟貌爲重。今也殿廡之外，他皆無有，闕狀如是，其何以興學校乎？」乃割俸倡僚佐，首建神門，次神厨，次幕舍，視殿廡之摧折壓朽腐，易爲壯麗。自至正丙申庀工，至八月告成，祀器禮服，如式畢備。予考試河東鄉貢士歸，過其邑，適直大軍西征，侯於近郊關爲廣臺，秣具遍野，前軍甫去，後軍又至，斗粟□芻，悉經尹手，動勦惚倥，予亦不堪其擾也。及入邑中，北望孔廟，煥然一新，意何能也。蓋聞其父士安君昔爲國子助教，學者敬服。及爲典簿，修飭厨舍，至今稱美。淵源既有所自，加以進修精敏，宜乎有爲而無倦也。教諭陳政請書其事於石。嗚呼！使邑邑悉能如侯，風俗豈有不淳乎？宇內豈有不寧乎？奈何不能皆侯也？吁，可嘆

哉！侯名克，新都人也。監縣燕只傑大，主簿牛安，典史王輔，皆善人也，故能合志如是。（清雍正八年《井陘縣志》卷八 以上李鳴點校）

## 郭性存

郭性存，諸暨（今屬浙江）人。至順元年（一三三〇）進士，授嵯縣丞（萬曆《紹興府志》卷二八）。本

書收郭性存文一篇。

## 張文龍墓銘

維都水公，寬雅冲融。幾冠而武，從親于戎。帝嘉乃績，好爵是錫。論契宸衷，漕府是陟。有□金符，粟舟駕海。爲軍國需，致用理財。既兼其秉，載歷院階，亦式宣政。繫父弟昆，聯武青雲，覬殫厥忠，以報吾君。彼誣何爲，速以艱阻，子盡籲天，終荷矜煦。返爾弟兄，復爾秩名，維以維庸，克職虞衡。先廬歸止，父母塋只，忠孝之思，耿其曷已。天眷方隆，加賜雄功，奄爾招魂，嗚呼蒼穹。芄芄松柏，維皇之澤，後其昌者，視此銘石。（清光緒《上海志》卷六 李鳴點校）

## 王克義

王克義（約一二九五——約一三五五），崞縣（今山西寧武）人。嘗由國子生授平準職，元統三年（一三三五）任定襄縣尹。本書收王克義文一篇。

### 大元故進士牛安甫妻賈氏貞節誌

大元元統三年，歲在乙亥，尹治定襄，勸務敦本抑末，然俗尚澆漓，卒難見化。三月既望，開利民渠於滹水之陽，行至安橫里，姪壻牛英再拜稽首曰：「英家世淡泊，不能進於道義，惟故祖母賈氏守寡行孝六十餘年，噫！生無守節之文以顯於當時，死無立志之石以傳於後世，子孫之心有所歉也。吾父方欲見立，不幸獲疾而終，志有未申也。英，孫也，欲述先父之志，傳祖母之節，故來是告，以文為誌。」予職守是縣，勸率下民，聞此孝行，愛之重之，詎可吝一辭而不從更其善以嘉美歟？夫孝子之心，一於禮而已。聖人有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人之欲孝其親者，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故□之有時也。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為不孝也。所謂有禮者，為其所得為

而爲之者矣。英世本定襄安橫里人也，姓牛，隴西郡氏。高祖諱榮，天朝初裸從軍，進授征行千戶，錫以銀符。曾祖閏，至元初合州總管軍事。祖父安甫，字仲仁，鄉貢進士。祖母賈氏，亡金輸米石氏官，受進義校尉賈京之孫女。父君智，字通叔，讀書務農，以母故不仕。母王氏，四川等處□□兵校尉之孫女。英，字善卿，好古敏學，經明行飭，不事科舉，娶崑州同川朝列大夫、中書戶部郎中王公之孫女，將仕郎、晉寧垣曲主簿王君之女也。妹適本里王村白子信。英祖父安甫，讀書自若，隱迹不仕，天不假年，二十而卒。祖母賈氏，守節行孝，德克於容，行踐於言，奉舅姑，承祭祀，一如其法，婦德用光，家道是宜，雖漢齊之孝婦亦不過於此也。享年八十，無病而終。其父君智，念賢母之教，守節之堅，終始如一，旦夕不忘，素爲老母立貞節之志，奈家貧親老，一無所有，□□而逝，不得從其所欲，故有所不爲也。非不爲也，力不足，時不當故也。今英遵慈母之教，述賢父之志，乃命工立石，以彰祖母守節行孝之心，故爲之誌，俾傳千萬年也。（民國二十一年刊本《定襄金石考》卷四 鄧瑞全校點）

## 蔣宗簡

蔣宗簡（一三一——一三四一），字敬之，金壇（今屬江蘇）人，徙居鄞縣（今屬浙江）人。曾從程端禮學，家居講授（《金華黃先生文集》卷四《蔣君墓碣》、《宋元學案》卷八七）。本書收蔣宗簡文一篇。



## 大瀛海道院銘

至元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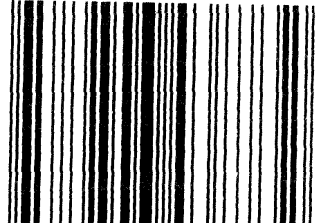
明象山爲縣傍大海，縣東廿里曰爵溪，至元二十有七年，縣人王一真築工其上，曰大瀛海道院，薙茂堞荒，宗楠頗具。大德十有一年，道士呂虛夷主之，克展其舊，制度遂視他觀。延祐六年，吳公澄爲之記。後十有八年，爲至元丙子，而丹陽蔣宗簡復銘之，曰：

于于象山，絡以爵溪，有歸其宮，神人所棲。孰克侈之，丹漆翼翼，免於其初，維呂師績。於戲呂師，吾識其人，廣穎疏眉，以養以存。古老氏言，扶疏其文，抉剔根窟，不待於門。其寢弛弛，其起九九，其語默無恒，唯老是似。凡人有稽，弟子有嗣，嗟余汝銘，又惡可已。老氏之興，各有所名，沉於末流，來迺繩繩。無沿是荒誕，以善其繼，刻文堅石，詔爾來裔。（《象山縣志》卷三一 李鳴點校）

ISBN 7-80643-873-4

I·229 定價：49.00圓

ISBN 7-80643-873-4



9 787806 438732 >